呼為先生其名氏根本具在憲宗實錄　其年七月勅殿中上衣奉御郭
環曾祖故陳州刺史崇可贈工部尚書曾祖母唐氏可贈晉昌郡夫人祖
母李氏可贈隴西郡夫人父故右威衛將軍義可贈禮部尚書以環妹才
人有寵故也未為妃后一旦褒贈崇及祖禰前例無之　天祐二年九月
六日内出宣旨乳母楊氏可賜號昭義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
先帝已封郡夫人可准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内
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安帝乳母
王聖曰野王君當時朝議猶或非之惟中宗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
尚食高氏為脩國夫人今國祚中興禮儀革舊臣等商量楊氏望賜號安
聖君王氏福聖君弟二王氏康聖君從之　其年十二月勅宮嬪女職本
備内任近年以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門祗候引
從宫人不得擅出内五代會要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　後唐太祖
妃劉氏同光元年四月册為皇太妃魏國夫人陳氏唐乾寧二年册為皇
太妃莊宗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並同光二年十二月册以寧臣立虚華韋
說為册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門降車入右銀
臺門至淑妃宫授册於内文武百官立班稱賀昭儀侯氏封沂國夫人昭

容夏氏封虢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沛國夫人出使美宣御氏封梲國夫人
御正楚真張氏封深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眞吳氏封渤
海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呂黎郡夫人瑶芳張氏
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
光二年十一月勅明宗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册至長興四年二月進
號淑妃應順元年閏正月十三日册為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追謚賢
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趙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
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晉國夫人司寶郭氏封梲國夫人司贊于
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梲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人司膳霍氏
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
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卿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
氏封彭城郡夫人遇樂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衣
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梳篦傅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
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已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
六典内職叙而行之内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咸
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按前代

內職皆無封君之理此一時之制晉高祖潁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
月勅少帝實有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宫夫人充皇后宫尚宮並
天福八年十一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
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梲國夫人
司簿孟氏封沂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第子院使齊氏大使
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鄭國夫
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齊國夫人番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國夫
人春宫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等七人並超封本郡夫人實
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已下十一人並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二
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縣夫人劉氏並本宮太后宮司寶南陽郡夫
人路氏出使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賓閏運二年八月勅周太祖
貴妃張氏廣順元年二月追册淑妃楊氏廣順元年九月追册德妃董氏
廣順元年四月封册尚儀趙氏封沂國夫人尚服蘇氏封岐國夫人尚宮
甫氏封汾國夫人司賓葛氏封渤海郡夫人司寶柴氏封平陽郡夫人司
賓茹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記丁氏封隴西郡夫人司記劉氏封彭城郡夫
人典實李氏封隴西縣君司寶王氏封琅耶縣君司正李氏封隴西縣君

司正王氏封琅耶縣君尚食李氏封隴西縣君尚功曹氏封鉅鹿縣君司
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藥林氏封會稽縣君司藥翟氏特封鄱陽縣君並
廣順元年八月勅宋會要宋朝承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
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　舊有寶林
御女采女國朝不置太祖置司簿司賓並封縣君樂使並賜裙帔太宗置
尚宮及大監並知内省事充内宣徽南院使典承旨典司簿武封國夫人
郡夫人實省尚食封縣君司寶司儀司給封郡君縣君樂使之下增副使
改内省為尚書内省令尚宮大監並號尚書改祗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
衣梳篦為司飾枕被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副使為仙韶使副使弟子
呼供奉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閣掌宮門為直
門掌燈火為掌燈掌從物為宜仗針線院為裁縫院令司簿典掌寶司言
典監班司儀典承宣掌寶司儀及仙韶使副使封縣君司記知尚書内省
公事皆賜以君帔真宗置宮正司籍司樂司贊司珍司膳典寶典言典贊
尚儀尚功尚服尚食尚寢司闈司仗司醞司饎司正司設司興司苑司製
司綵樂長引客御侍行首押班殿直散直行首都行首筆頭知書者之名
景德二年增置太儀大中祥符二年特置貴人六年增置淑儀淑容順儀

順容婉儀婉容在昭儀之上司宮令一員在尚宮之上仁宗乾興元年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凡內命婦品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夫人正一品太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貴人無視品宮人女官品六尚書正五品二十四司司正彤史正七品二十四掌正八品女史流外勳品凡宮人女官職員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掌在內諸司文書入出目錄為記審訖付行監印等事其佐有典記掌記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掌宣傳啟奏事其佐有典言掌言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其佐有典簿掌簿各二人女史六人司闈六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其佐有典闈掌闈各六人女史四人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類其佐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司樂四人掌音樂之事其佐有典樂掌樂各四人女史二人司賓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其佐有典賓掌賓女史各二人司贊二人掌禮儀班序設版贊拜之事其佐有典贊掌贊女史彤史各二人尚服二人掌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掌琮寶符契圖

籍之事其佐有典寶掌寶各二人女史廿四人司衣二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其佐有典衣掌衣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飾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其佐有典飾掌飾女史各二人司仗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其佐有典仗掌仗女史各二人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管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膳二人掌膳羞器皿之事其佐有典膳掌膳女史各四人司醞二人掌酒醴之事其佐有典醞掌醞女史各二人司藥二人掌醫藥之事其佐有典藥掌藥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饎二人掌宮人食及柴炭之事其佐有典饎掌饎各二人女史四人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掌帷帳牀褥枕席灑掃鋪設之事其佐有典設掌設各二人女史四人司輿二人掌輿繖扇羽儀之事其佐有典輿掌輿女史各二人司苑二人掌園苑種植蔬果之事其佐有典苑掌苑女史各二人司燈二人掌燈油火燭之事其佐有典燈掌燈女史各二人尚功二人掌女工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事司製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其佐有典製掌製各二人女史四人司珍二人掌金玉珠寶財貨之事其佐有典珍掌珍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掌錦文縑綵絲枲之事其佐有典綵掌綵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記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其佐有典計掌計各二人女史廿四人宮正一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掌同宮正其佐有典正女史各四人內職雜錄真宗景德二年七月三日以雍王元份疾帝親視之問以母氏早亡得無永感元份頓首泣謝翌日詔置太儀以贈王份母任氏焉舊制親王母為太妃公主母為太儀時不欲有妃號故也　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詔曰朕以祗嗣慶基交脩茂則暮書壼教實繫國風辨彤管之等威既存於舊制益紫庭之位號亦著於前聞爰考典章用新班秩垂為憲度屬在陞平今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之上可著之甲令以為永式時將加恩太宗高昭儀藏昭儀故也　二月一日詔曰朕以宮壼之間各分事任班序之際夙著等威爰按舊章肇新明製增其常秩創以佳名所冀彤管承榮聿彰於茂渥紫庭位職彌振於宏綱今特置司宮令一員正四品班在尚宮之上著於令式以為永規時以宮正郎氏久在宮掖掌事故特增置於加恩也　七年六月十八日封婉儀楊氏為淑妃帝不欲藩臣貢賀故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中書翌日宰臣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闕禮望令客省依例受貢賀帝勉從之　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四月三日詔曰朕仰紹鴻基均章渙號眷惟宮掖建事充朝茂渥

方行徽章溥及其有恭勤顯著任秩已崇所宜別建嘉名用旌懿行今增置貴儀在淑儀之上時以加恩太宗臧淑儀故也　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曰朕祗紹慶基務敦靜治每遵勤儉用洽沖寧至於宮掖之中嬪侍之列雖僅充於儀職而靡厚於寵私頃以中閣有虧善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尚遇榮寵未叶彝倫郭氏宜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內美人尚氏昨由下陳列於近侍素非令善但肆驕矜特貸刑章令於洞真宮披戴永不入內美人楊氏自居左右靡踰箴規宜令出內別宅安置長秋之重陰教是宣顧厥位以難虛必惟賢而是擇當求德閥以稱坤儀屬於勳舊之家秉咨冠甲之族將行聘納式助蒸嘗襄者母后垂簾廣示慈愛遂有臣僚戚屬進獻女口入宮留處掖庭顧彰物論宜並放出朕常思恬素勤守端莊固於聲色之間絕無溺惑之意每觀古籍備鑒前脩上式恣於耽荒下必爭於寵幸虧德敗度莫甚於茲固深念於防閑弗暫忘於規戒自此八月之莫無事於訪求九御之班庶臻於簡肅洛爾宰府克輔善猷　皇祐二年十月十九日昭容苗氏特授淑儀　舊例內命婦官告並稱宜特進封至是中書門下議改稱特授後遂著例　神宗熙寧四年六月十八日岐國賢壽夫人朱氏奏昨以老病恩許於開聖尼寺養病今得安

瘥復見宮省本位使臣祇應人等乞賜推恩從之上諭宰執曰比眞宗皇帝子周王乳母也百歲而耳目聰明宮中無先之者可特聽許宮人有疾甚者出之比丘尼寺十亡八九上聞其然著爲條約使太醫治病歲終計其全失而誅賞之是所全治者多矣朱氏乃其一也　七年四月三日詔婕妤宋氏遇同天節賜親屬霞帔三道自今爲例　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詔妃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合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定法故立此制　九年九月十六日詔喬氏特封掌縫劉氏特封掌設　以給侍太皇太后四十餘年最爲勤舊故有是詔　十年六月一日詔典言李氏追封華原郡夫人　以李氏入宮七十餘年給事章懿太后洎仁宗誕生而供奉之勤著閫宮掖故也　十月十二日詔平昌郡夫人周氏先朝選置東宮保視朕躬凡十餘年勤謹小心久而不懈今以壽終贈楚國夫人　元豐元年五月十五日詔賜婕妤賢妃親屬霞帔各五道美人二道仍著爲例先是得妃苗氏賢妃周氏美人張氏乞遇同天節比類婕妤等親屬霞帔故有是詔　四年五月十七日詔洞眞宮女道士楊易行特補本宮法正仍賜號志靜大師以元係仁宗皇帝嬪御故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司設吳氏特授尚宮以景祐初承事章惠皇太后繼

事太皇太后垂五十年故有是命　五年正月九日詔典贊吳氏典記李氏典綵張氏各特進位一等以給事太皇太后歲久故也　十一月十一日詔故淑妃董氏與恩澤四人令本家具名以聞以逮事仁宗生莊爽大長公主故也　八年四月十二日詔咸寧郡夫人任氏特授京兆郡夫人典寶李氏特授司記任氏以神宗皇帝隨龍李氏嘗在藩邸日侍從太皇太后故也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九日詔典寶夫人龎氏特授司贊夫人龎氏以英宗皇帝隨龍保養荊王有勞故有是命　八月十七日詔內人張氏特授典贊夫人以伴哲宗讀書於藩邸勤謹不懈故也　三年九月十一日詔聽宣胡氏董氏並特授掌簿夫人管幹尚書內省公事以宣華累年謹密無闕故也　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詔聽宣夫人李氏特授掌簿夫人以管幹內庫有勞故也　紹聖元年九月十四日詔東陽郡夫人柳氏特進贈崇國夫人以入侍宮掖服勤勞累朝故也　十月十二日詔皇太后殿典寶朱氏爲司寶掌闈董氏爲司正掌籍閻氏爲典言掌設丁氏爲典寶聽宣李氏爲掌飾宮人薛氏爲掌珍李氏爲掌膳吳氏爲掌醞皇太妃殿宮人畢氏爲掌賓張氏爲掌製以御札兩殿宮人久在左右可特與遷補故也　二年四月十九日詔今後諸妃嬪陳乞本位使臣申入內

侍省與勤保明申尚書省　先是吏部請妃嬪陳乞有服親差遣者委本位使臣申朝廷下內侍省再行保明方得施行故有是詔　三年四月三日詔美人武氏進封婕妤充儀陳氏追贈貴儀以大寧郡王及上出閤故也　五年三月二日詔才人引用妃嬪條陳乞有服親差遣今後依條施行先是三省言諸妃嬪三年許陳乞有服親差遣一次吏部已用近例施行天聖內命婦品職令才人不在妃嬪品內合行改正故有是詔　元符二年五月二日詔宮人景氏等特與遷補景氏掌言裴氏掌贊張氏掌設勾氏藉吳氏掌綵蕭氏掌樂劉氏掌輿皆以久侍皇太后故特命之　二十九日詔華王俁睦王偲幼喪所生母才人馮氏乃王之所養母實自襁悉心撫養適□建王爵出奉外朝例合改封少報勤劬可特進封婕妤　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降哲宗皇帝乳母親國福康惠祐夫人實氏爲扶風郡夫人樂安郡夫人李氏爲隴西郡君永嘉郡夫人陳氏爲潁川郡君司闈馬氏爲掌闈司正白氏爲典正司贊王氏爲典贊才人韓氏爲紅霞帔以哲宗皇帝彌留侍疾無狀及蔽匿不以聞故也　四月一日贈仁宗司正曹氏爲華原郡夫人神宗尚宮楊氏爲榮國夫人京兆郡夫人任氏爲咸國夫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內命婦降生皇子許依大禮奏有服

親三品以上三人著爲令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詔宮人孫氏特授掌闈王氏特授掌賓　六日八日詔尚儀楊氏特授安康郡夫人掌設張氏特授典寶任氏特授掌記郭氏特授掌言並以隨龍推恩　十二月二日詔咸安郡夫人李氏特授溫國夫人仁壽郡夫人王氏特授咸國夫人典闈夏氏特授安定郡君掌寶王氏特授典言掌闈孫氏特授典記宮人王氏特授掌賓崔氏特授掌贊並以隨龍初遇大禮推恩　崇寧元年五月十三日詔以尚服張氏爲景國夫人司正白氏爲尚儀司記孟氏爲尚服典闈馬氏爲尚功隨龍曹氏爲掌設花氏爲掌珎王氏爲掌綵張氏爲文安郡君魏氏爲安定郡君高氏爲信安郡君劉氏爲普安郡君紅霞帔張氏爲永嘉郡君張氏爲仁壽郡君以昔在哲宗朝翊贊保護侍御服勤今徽几筵故加恩獎　二年正月十四日詔魏國夫人步氏特授吳國榮壽夫人安定郡夫人董氏特授儀國夫人司言閻氏特授司宮典飾李氏特授司贊典言景氏特授司飾並以欽聖憲肅太后宮人執事服勤同大祥推恩　三年三月十七日詔宮人王氏特授掌籍　九月五日詔宮人孫氏特授仁壽郡君　二十三日詔掌賓王氏特授永嘉郡夫人郭氏特授掌言　二十四日詔聽宣劉氏特授典記　十一月十八日詔典

記劉氏特授尚儀並以隨龍推恩　四年八月詔楊氏追贈賢妃以及事
禧陵潛藩故也　政和元年二月十六日詔以司言張氏為尚儀典記徐
氏為尚服典籍王氏為司簿典賓王氏為司飾宮人劉氏為掌闈裔氏為
掌製李氏為掌言張氏為掌贊楊氏為掌賓王氏為掌記陳氏為掌樂郭
氏為掌輿任氏為掌饍皆以皇后受冊禮畢推恩本閤宮人故也　四月
二十五日詔才人裔氏進封合得親屬恩澤可特與親兄白身進士昇補
三班借職　五月二十詔宮人曹國安人惠和夫人李氏昨遇冬祀大禮
特與依魏國惠和康祐夫人薛氏例封贈三代　十五日詔隨龍宮人故
濟陽郡夫人王氏可特贈國夫人　六月二十四日詔安定郡君夏氏封
才人同安郡君張氏封安康郡夫人皆隨龍人以正婦官換封故也　七
月十六日詔美人楊氏以降誕皇子特進封脩容　十一月十日詔婕妤
韓氏以誕育帝姬可封脩容其親屬及本位使臣諸色人推恩有差　二
十六日詔婕妤句氏美人魏氏昨遇冬祀大禮合得親屬恩澤並回授遂
位使臣　二年二月十九日詔婉容崔氏降誕皇子其親屬並祗應使臣
等推恩有差　四月五日詔脩容楊氏昨遇冬祀大禮合得親屬恩澤依
所乞回授與本位使臣　十月二十八日詔壽昌郡君韓氏以降誕皇子

可進封為美人　三年四月三日詔宮人典贊劉氏為司言以哲宗隨龍
宮人故也　五月二十八日手詔曰先王之政自家刑國自內及外惟我
祖考董正治官分建百職總核萬事然來五代之亂循襲舊制名不稱實
惟我神考外設六聯分職三省各有常守而宮闈內官尚或沿襲有所未
暇朝夕惟念內外家國理當一體則有條而不紊機政之暇因考古釐改
俾各遵承永為定制尚書內省內宰二人副宰四人總正六司佚率其屬
以聽內治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都事六人主事六人錄事十二人令史
十二人書令史二十四人書史二十四人內省六司司治視吏部職事官
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教視戶部職
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儀視禮
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政
視兵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
司憲視刑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
六人司膳視工部職事官內使一人治中一人史令使二人書令史四人
書史六人　四年正月四日詔依禮制局擬定諸妃告身綾紙四妃用雲
龍貴儀至婉容用葛藟鸞駱儀至充媛用蘭燕婕妤至美人用荇魚內命

婦告身綾紙內宰副宰用遍地雲鳳宮正尚宮內史郡夫人治中用雲朵
鳳國夫人用遍地雲鶴寶林至掌樂管幹仙韶公事用朵　七月四日詔
於宮城西北隅創建館宇專充掖庭宮人養疾之所以保壽粹和為名仍
差同知入內內侍省事李彀提舉所有差置官屬胥徒選醫治療與掌湯
劑立考覈殿最之格核存亡勸沮之法並仰提舉所條具聞奏先是宮人
疾患例於妙法廣福之寺醫治見至鮮有生者並尼徒上下幸其物故表
葬賻贈及其私財上知其弊故有是詔　九月二十六日手詔創建保壽
粹和館已設官置吏擎新條式可自今年十月一日奉行新法更不往廣
福妙法等院其見在逐院者仰一面結絕不候覆奏　十一月七日手詔比
者創脩保壽粹和館充掖庭宮人養疾之所建官設署一新條法　革去尼
寺宿弊又選擇良醫治其沉痾仍置典掌剸療人以供藥餌庶無夭枉之
患尚以管幹養病使臣未能革心利於必死覬有厚利未副仁政之本意
可自今第六等以下差養病使臣若病人亡歿即時申入內內侍省並提
舉保壽粹和館所別差官管幹殯葬　五年五月一日詔脩容韓氏父武
節郎中立特依初遇大禮例贈右武衛將軍　六月十三日婕妤劉氏以
降誕皇子其父及親屬推恩有差　六年三月十六日詔宮人曹國安仁

惠和夫人李氏乞歸道宇脩養可依所請特賜悟真沖道先生法名見素
八月四日婕妤句氏特贈貽儀以熙豐嬪御故也　七年三月四日詔隨
龍宮人楚國仁壽夫人王氏加號仁壽惠和夫人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內出手詔曰神考嬪御貴妃宋氏自熙寧初誕育皇嗣早德彌邵譽藹掖
庭逮爾洽謝殊用傷惻可依例賜二字謚并依貴妃苗氏合得恩澤七人
外更添三人以稱朕思親眷舊之意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岳
陽軍節度使王舜臣乞致仕手詔獎諭王貴妃　七年八月四日詔婕妤
王氏降誕親屬可依下項推恩親叔起復朝散大夫試殿中監王義叔親
姊之夫武節郎閤德府兵馬鈐轄士濆承節郎鄢陵縣巡檢郝誦各與轉
行一官親叔廸功郎新授守大理司直王義叟廸功郎新授滑州司儀曹
事義佐親兄從事郎監登聞檢院瑨廸功郎沂州司刑曹事琫親弟從事
郎汝州司刑曹事球並與改合入官親弟白身璞璪璹並與補廸功郎
十二月二十一日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往尼寺養病地歸
軍器所　欽宗靖康元年六月一日詔道君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宮妃嬪
為稱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潘氏可進封賢妃　九月四日詔榮國柔
惠夫人鄧氏永嘉郡夫人王氏宜春郡夫人孫氏位祗候使臣諸色祗應

人等依和國王夫人例支破身分驛券諸般請給以厄從隆佑皇太后故
也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詔才人張氏可封婕妤　十一月二十四日　詔
月供賢妃以下月料炭九百八十秤一半支本色餘折支價錢　十二月
十六日詔永嘉郡夫人王氏可特賜名從恭咸安郡夫人蘇氏賜名從溫
並轉國夫人除知尚書內省事諸般請給依祿式支破　同日紅霞帔李
氏馬氏與轉掌字殿直王氏文氏邢氏吳氏李氏王氏並與轉聽宣魏氏
趙氏張氏王氏解氏李氏董氏王氏並與殿直　紹興二年八月二十七
日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魚提舉十閣分嘉國懿康惠徽夫人朱氏
遣表乞依例推恩官吏並諸色人詔各特與轉一官資內白身人候有名
目收使　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詔哲宗皇帝房院美人慕氏魏氏並特轉
婕妤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貽慈聖獻皇后祥除故有此詔典飾郭氏
特轉尚字典賓蘇氏典衣宋氏並轉司字紅霞帔朱氏轉掌字紫霞帔張
氏王氏並轉紅霞帔張氏特與紅霞帔曹氏與轉殿直　五年閏二月五
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魚提舉十閣分潤國莊淑惠徽夫人張
從義與轉兩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魚提舉十閣分崇國夫人王
從恭與轉四字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同日司飾張氏與轉宮字典賓馬

氏與轉尚字紅霞帔楊氏與轉典字紫霞帔王氏紅霞帔趙氏李氏並與
轉掌字司設何氏與轉尚字紫霞帔宋氏與轉紅霞帔　五月二十六日
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仁可特授儀國夫人
依前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　同日紅霞帔李氏特授典籍司賓
張氏特授宮正　十五年五月十九日詔紅霞帔李氏特轉掌字十六年
二月二十三日詔紅霞帔黃氏轉掌字紅霞帔黃氏郭氏特轉典字五月
二十八日詔紅霞帔唐氏特轉典字紅霞帔王氏轉掌字十七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詔紅霞帔陳氏特與封永嘉郡夫人十八年七月三日詔紅霞
帔鄭氏李氏並轉典字　九月十三日詔典賓袁氏與轉尚儀紅霞帔王
氏與轉典賓紅霞帔趙氏與轉掌衣　十二月二日詔張氏與轉掌字九
日詔掌記黃氏特授典樂掌衣李氏特授典醞紅霞帔張氏特授典綵
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典飾唐氏特與轉尚儀紅霞帔李氏特與轉掌
琮　二十年二月十五日詔司記朱氏特與轉宮記典籍郭氏與轉司籍
掌綵王氏與轉典綵掌言李氏與轉典言尚衣王氏與轉典衣紅霞帔劉
氏與轉典綵紅霞帔周氏與轉典與　七月十八日詔典賓王氏與轉尚
儀紅霞帔張氏與轉典記王氏與轉典賓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詔

典賓張氏與轉宮字　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詔紅霞帔崔氏特轉典製
張氏特轉典琮四日詔典字黃氏特轉司記紅霞帔楊氏特轉典賓馮氏
特轉典簿鄭氏特轉典闈王氏特轉典籍董氏特轉典樂紫霞帔王氏特
轉掌賢張氏特轉掌言　三十二年詔書省張氏特與轉聽宣　十年十
二月三十日詔婕妤張氏可轉婉儀　十二年二月六日辛十五日詔特
贈賢妃十七日詔本位官可特各轉兩官內郤郢趙徹梁瑋並階官進郡
上各轉行一官張去為馮覲並進郡上轉行黎琦皆官上轉行陳識之吳
鉞各轉兩官內合寄資者依舊寄資親弟張萃與轉三官姪張子晉張子
習各補承信郎主管文字使臣並諸色祗應人各與轉兩官資礙止法之
人依條支賜令戶部支本色　十三年六月九日詔宮正韓氏進封才人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為紅霞帔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轉宮正　十四年
九月七日詔先降指揮封才人可更不施行　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制婉
儀慕容氏可特進賢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上宣諭輔臣曰婉
儀慕容氏頗有賢德年餘七十見娛侍太后可進位賢妃故降制焉辭不
受冊　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詔特贈貴妃　十六年五月十日詔典籍馮
氏進封美人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典籍

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自便本閣官吏等並發遣歸合屬去
處官告令有司毀抹　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安康郡
夫人李氏從謹與轉國夫人直筆宮正何氏賜名從信除知尚書內省事
與轉郡夫人　閏八月七日詔直筆尚儀楊氏特授信安郡夫人知尚書
內省事賜名從義　十二月二日詔何從信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
省事與轉國夫人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敏　二十
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詔知尚書內省事信安郡夫人楊從義除主管大內
公事與轉國夫人直筆司字呂氏除知尚書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禮
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南昌郡夫人王從敏除主
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典字李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
從貞　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尚儀袁氏可特授宜春郡夫人　二十
二年五月十八日詔新興郡夫人吳氏進封才人　十年九月二十七日
為紫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封新興郡
夫人　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逐便本閣官吏等並發遣歸
合屬去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吏部言賢妃慕容氏上遺表姪孫宗興乞
與使臣內安排依格合補承信郎從之　十二月三日詔才人劉氏祖母

耿氏特封郡夫人同日詔才人吳氏母裴氏特封齊安國夫人　二十三
年九月四日詔婉容劉氏母故永嘉郡夫人李氏特贈崇國夫人　二十
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制婉容劉氏進封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辭
不受册　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爲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司記十六年
五月十日封才人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進封婕妤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進封貌嫿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詔進封貌嫿並本位官吏依例合
行推恩叔保義郎閤門祗候懃與轉兩官忠翊郎顧特除閤門祗候僧悟
正與補左街僧録弟允升特於進郡上轉行兩官侯服闋日牧使堂弟承
節郎允中承信郎允恭各與轉兩官允廸與補承信郎堂妹夫張文中與
補承信郎本位官吏等兩經進封各特與轉兩官資合寄資者依礙止法
人特與轉行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詔該遇大禮依格合得蔭補恩
澤二人自紹興二十五年爲始特與放行　六月二十日詔自今後宫人
陞轉寧宇至宫正更不命詞給告止降宣命　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詔才
人劉氏弟齊卿晉卿堂叔攸偕偶並特與補承信郎　二十八年九月二
十三日詔宫正張氏與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
一日詔才人劉氏進封婕妤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七十八　十七

二月二十日轉宜春郡夫人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封才人三十一年八
月詔可令歸家遂便　二十九年二月六日詔慈寧殿夫人尚儀王氏與
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日詔宜華典衣王氏除
知尚書内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謹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十二
年五月十八日詔吳氏可封才人　六月十五日是月孝宗即位未改元
詔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崇國柔明淑美元犯
御名改作美字和懿夫人王從恭知尚書内省事永嘉郡夫人李從信元
犯御名改作信字並令改正别出告命　八月七日詔司字邢氏知内庫
封宜春郡夫人賜名從羑　二十七日詔張氏封平樂郡夫人依祿式支
破諸般請給　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和國夫人郭氏加封和國淑懿靖順
夫人　乾道二年十月七日詔贈和國淑懿靖順端恪惠和雍穆夫人
乾道元年七月九日詔壽聖太上皇后殿永嘉郡夫人張氏加封和國夫人
典字馮氏封信安郡夫人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十月十二日詔隨
龍平樂郡夫人張氏加封信國夫人　二年五月十二日詔紅霞帔夫人
韓氏封宜春郡夫人九月九日詔知尚書内省事和義郡夫人王攸謹
加封和國夫人兼主管大内公事司字直筆王氏宜春郡夫人知尚書内

省事賜名從義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詔紅霞
帔陳氏封信安郡夫人蔡氏封和義郡夫人鄭氏與轉宫字　六年正月
八日詔崇國柔明淑美和懿夫人王從恭加封崇國柔明淑美和懿順穆
夫人儀國柔惠夫人朱從仁加封儀國柔惠嘉淑静懿夫人並依祿式支
破諸般請給　王從恭年八十七歲朱從仁年八十九歲並嘗文字有勞
故有是詔　閏五月十一日詔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事崇國夫人
王從敏加封崇國惠和夫人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内省事永嘉郡夫
人李從信加封慶國夫人主管大内公事直筆尚字張氏知尚書内省事
封齊安郡夫人賜名從善　八月四日詔宫字鄭氏封新定郡夫人依祿
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十八日詔永嘉郡夫人張氏侍奉太上皇帝日久特
封婉儀九月八日詔本位官吏等各特與轉一官礙止法人特與轉
行合寄資人依舊寄資顧回授者聽白身人特與補進武副尉諸色供御
筆官蔚子翰林司供内儀鸞入内院子各特與轉一資礙止法人特與轉
行　三十日詔德壽宫和國夫人張氏加封和國柔嘉夫人御前隨龍信
國夫人張氏加封信國明順夫人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七年十
一月九日詔德壽宫典字趙氏封信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七十八　十八

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事和國夫人王從謹
加封和國恭順夫人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内省事宜春郡夫人王從義
加封惠國夫人主管大内公事直筆尚字王氏封永嘉郡夫人知尚書内
省事賜名從誠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十四日詔隨龍尚
字于氏封新興郡夫人隨龍尚字張氏封順政郡夫人　九年六月三十
日詔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事慶國夫人李從信兼提舉十閤分事
知尚書内省事齊安郡夫人張從善主管大内公事加封惠國夫人尚字
直筆劉氏知尚書内省事封安城郡夫人賜名從惠並依祿式支破諸般
請給内李從信只係還職兼領合挍宣命十月一日詔紅霞帔魏氏知内
庫特與封新安郡夫人賜名從正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正月十二日詔隨龍信國明順夫人張氏特與轉信國明順柔
靚淑貞夫人四月二日詔和國柔嘉夫人張氏轉和國柔嘉肅懿夫人
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特加贈和國柔嘉肅懿雍穆莊靚順正夫人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詔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慶國
夫人李從信特加封淑懿夫人三年正月四日以天熙檢如恩頒院除授
慶國夫人是年五月復慶國淑懿夫人依前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

事兼提舉十閤分事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上遺表乞將本位官吏祗應人
等依故惠國夫人張氏遺表例各與轉一官資徽止法人特與轉行內白
身人特與補進武副尉臣僚繳駁乞將徽止法人依條回授其白身人例
特一官候有名目日收使從之十二月二十八日詔德壽宮內人蘭氏特
封咸寧郡夫人　三年正月四日詔直筆司字吳氏差誤加恩錄院降紫
霞帔　十一月十九日詔和義郡夫人蔡氏可進封婉容十年十月八日
進封貴妃親屬並官吏推恩有差十二月四日詔內人李氏封同安郡夫
人劉氏封永寧郡夫人典字李氏封通義郡夫人　四年四月七日詔故
宮字徐氏特贈新安郡夫人以皇太子乳母故也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故
信安郡夫人馮氏特贈嘉國夫人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詔德壽宮內人
王氏特封平樂郡夫人郭氏特封咸寧郡夫人　五月二十一日詔知尚
書內省事新興郡夫人房從柔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崇國
夫人　同日詔直筆司字梁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
溫十年閏十一月十五日轉儀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六
年六月二十九日詔內人吳從善除主管大內公事轉信國夫人直筆司
字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咸安郡夫人賜名從順　十月二十四日詔

德壽宮內人陳氏特封新興郡夫人張氏特封高平郡夫人李氏特封齊
安郡夫人黃氏特封和義郡夫人　二十五日詔內人黃氏特封新平郡
夫人　七年十二月二日詔通義郡夫人李氏同安郡夫人張氏並進封
婕妤本位親屬官吏推恩有差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
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嘉國夫人王從誠特授嘉國惠淑夫人主
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成國夫人劉從惠特授成
國柔穆夫人　四月十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姜氏特
轉咸寧郡夫人　七月三日詔隨龍崇國夫人張氏特轉崇國婉靚夫人
　十年八月二日詔婕妤李氏贈貴妃八日上遺表乞親屬並官吏依故
崇國夫人周氏遺表例從之九月十五日詔恭奉太上皇后聖旨齊安郡
夫人李氏侍奉太上皇帝日久有勞特封才人親屬推恩有差十月八日
詔婕妤張氏進封婉容親屬並本位官吏推恩有差閏十一月十五日詔
直筆司字朱氏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譓知尚書內省事　十二月二十
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平樂郡夫人王氏封咸國夫人
咸安郡夫人郭氏封榮國夫人徐氏封信安郡夫人黃氏封咸寧郡夫人
聳氏封和義郡夫人　十一年正月八日詔德壽宮內人孫氏封高平郡

夫人蔡氏封縉雲郡夫人王氏封順政郡夫人張氏封南平郡夫人張氏
封齊安郡夫人　二月三日詔隨龍崇國婉靚夫人張氏特轉崇國婉靚
柔惠夫人　二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
事崇國夫人房從柔特轉崇國和惠夫人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轉崇國
和惠懿敏賢肅夫人九月二十八日詔內人闕氏轉南平郡夫人王氏轉
永陽郡夫人　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詔新平郡夫人陳氏特與封美夫
人十四年三月一日進封婉容親屬並官吏推恩有差十二月二十二日
詔主管大內公事信國夫人吳從善除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
十四年六月六日轉信國順懿夫人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轉信國順懿
賢惠夫人同日詔咸安郡夫人王從順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
轉寧國夫人直筆司字朱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禮
　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詔德壽宮內人紅霞帔李氏轉安定郡夫人　二
月二日詔內人盛氏特封南陽郡夫人黃氏封平原郡夫人　十四年正
月二十日詔嘉國夫人謝氏轉嘉國淑惠夫人永嘉郡夫人劉氏轉崇國
夫人　八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譓除主管大內公事知
尚書內省事轉潤國夫人直筆司字陳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順政郡夫

人賜名從信　五月二十二日詔德壽宮順政郡夫人王氏特封才人親
屬推恩有差十五年八月一日詔皇太后殿內人咸國夫人王氏轉咸國
靚穆夫人　十六年二月一日詔司字吳氏轉縉雲郡夫人以上孝宗會
要淳熙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詔紅霞帔張氏進封婉儀　六月十七日詔
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朱從禮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和國夫人典字
直筆馮巧巧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齊安郡夫人賜名從順　十一月二十
一日臣僚言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指揮國郡夫人各減代手分充主
管文字一名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候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近鄭夫人
馮夫人位各差主管文字并代手分充主管文字及手分三人緣逐位各
已承降指揮蒙朝廷給降付身了當不敢中請裁損竊慮日後更有國郡
夫人指例從舊差破三人難以阻遏乞檢會已降裁減代手分充主管文
字一名施行詔令照應已降裁減指揮將增置人並罷　紹熙元年二月
十五日詔咸國靚穆夫人王氏特授咸國靚穆柔正夫人信安郡夫人徐
氏特授信國夫人鄭氏特授清河郡夫人方氏特授安化郡夫人高氏特
授彭原郡夫人　三十日詔重華宮內人梁氏封新安郡夫人　三月十
日詔壽成殿內人崇國夫人劉氏封崇國柔惠夫人劉氏特封感義郡夫

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日詔宮人潘氏封新興郡夫人朱氏趙氏並興破宮字請給　五月二十三日詔重華宮內人宋氏特與封高平郡夫人　八月十二日詔壽成殿內人張氏特與轉永嘉郡夫人　九月二十三日詔重華宮內人傅氏特封信安郡夫人吳氏特封新安郡夫人韓氏特封齊安郡夫人吳氏特封咸安郡夫人　同日詔至尊壽皇聖帝隨龍人吳氏郭氏並封淑人　十二月十五日詔壽皇聖帝隨龍人信安郡夫人胡氏特與依宮人祿格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正月十二日詔重華宮內人朱氏特與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二十八日詔隨龍內人張氏封高平郡夫人依祿格支破請給五月改封永嘉郡夫人二十一日詔重華宮內人張氏特與破典字依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詔張氏可特封郡夫人請給特與依宮人祿式支破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大內女道吳仲脩特與補左街鑒義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詔宮人符氏與轉永寧郡夫人李氏與轉通義郡夫人　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三月十二日詔宮人張氏與封同安郡夫人以上光宗會要慶元元年正月七日詔宮人劉氏特封國夫人袁氏錢氏特封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二月十四日詔

壽康宮內人鍾氏朱氏並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月十五日詔宮人王氏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七月二十一日詔隨龍信國淑明慈懿夫人袁氏特轉信國淑明慈懿端靖夫人溫國柔惠莊順夫人戚氏特轉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三年四月袁氏加封信國淑明慈懿端靖柔嘉夫人戚氏加封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和懿英淑夫人八月十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平樂郡夫人楊從慧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崇國夫人直筆尚字衛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咸義郡夫人賜名從正　三年二月十二日詔宮人劉氏特封郡夫人新安郡夫人張氏特轉國夫人　三月二十八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典提舉十閤分事潤國和順夫人朱從議特轉潤國和順端肅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典提舉十閤分事和國夫人朱從禮特轉和國順懿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六日詔壽康宮宜春郡夫人宋氏新興郡夫人潘氏並特轉國夫人宮字陶氏特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壽康宮小殿直孫氏特轉齊安郡夫人于氏特轉新定郡夫人吳氏特轉咸義郡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支破　十二月十二日詔壽康宮隨龍信

安郡夫人陶氏特轉和國夫人宮字趙氏特封寧國夫人依祿格支破諸般請給　十三日詔壽慈皇太后殿內人崇國柔惠夫人劉氏特轉崇國柔惠端肅夫人咸義郡夫人劉氏特轉信國夫人宮字俞氏特封新安郡夫人朱氏特封齊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劉氏特封滎陽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五月十三日詔婕妤楊氏進封婉儀　同日詔宮人李氏特封新安郡夫人是月改封新定郡夫人六年二月改封和國夫人八月二十六日詔壽康宮內人安國夫人鍾氏特轉安國柔嘉恭懿夫人冉氏特封新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二十一日詔壽康宮宮人尚字張氏特封清河郡夫人尚字周氏特封高平郡夫人尚字馬氏特封安化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日詔壽康宮內人紅霞帔孫氏特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永寧郡夫人符氏進封婕妤　二十日詔宮人齊安郡夫人王氏特封吉國夫人通義郡夫人曹氏特封榮國夫人司字李氏特封通義郡夫人典字潘氏特封通化郡夫人曹氏特封永嘉郡夫人黃氏特封順政郡夫人紅霞帔周氏

特封新興郡夫人宮人駱氏特封宜春郡夫人周氏特封和義郡夫人童氏特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一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咸義郡夫人吳氏特封美人　五月二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才人武氏進封婉容　七月七日詔宮人曹氏特封和政郡夫人紅霞帔俞氏特轉咸寧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二十七日詔宮人掌字賈氏紅霞帔李氏並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嘉泰元年三月九日詔宮人通義郡夫人李氏特轉咸國夫人紅霞帔王氏特封新定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六月十三日詔知內庫新安郡夫人魏從正特與轉和國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則例支破　三年三月三日詔美人曹氏進封婕妤高平郡夫人閻氏封美人　四月二十七日詔皇后閤榮國夫人曹氏與陞兩字國夫人咸寧郡夫人俞氏新興郡夫人周氏宜春郡夫人駱氏和義郡夫人周氏司字李氏典字蔡氏各特與陞轉國夫人典字徐氏紅霞帔鄧氏董氏張氏各特與陞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請給　同日詔崇國夫人韓氏可陞兩國夫人　嘉定元年正月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典提舉十閤分事忠國莊順夫人馮從順與轉四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

書內省事崇國夫人楊從愨除兼提舉十閤分事興轉兩字知尚書內省事咸義郡夫人衛從正除主管大內公事興轉國夫人直筆尚字何氏知尚書內省事興轉郡夫人賜名從謹　五年八月十五日詔宮人楊氏除知內庫轉宴郡夫人賜名從簡包氏興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請般請給　九年閏七月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咸寧郡夫人王從義除主管大內公事轉潤國夫人直筆尚字呂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智直筆司字王氏興轉尚字賓業典字張氏興轉司字書省紅霞帔李氏馮氏並興轉掌字聽宣王氏吳氏未出請受官身王氏張氏內藏庫識字王氏並興轉紫霞帔未出請受官身楊氏張氏史氏並興轉聽宣實閤紫霞帔張氏管啟紫霞帔王氏未出請受官身田氏並興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年九月十二日詔宮人吳氏可封新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新安郡夫人何從謹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吉國夫人直筆尚字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信並依祿式支破請般請給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詔宮人吳氏可特與封咸寧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六年正月七日詔宮人紅霞帔楊氏特與封咸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

請給以上宋會要　金史百官志宮人女官職員品秩皆同唐制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典記二人掌記二人掌在內諸文書出入目錄為記審訖付行縣印等事女史六人掌職文簿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傳啓奏之事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事司樂四人典樂四人掌樂四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禮儀班序設板贊拜之事尚服二人掌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四人掌琮寶符契圖籍之事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伏衛兵器之事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品立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二人掌醫藥司饎二人典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宮人食並柴炭之事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帳牀褥枕席灑掃鋪設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種植蔬果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油火燭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寶財貨之事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二人掌錦文絲綵絲帛之事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宮正二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同掌與正二人糾察違失女史四人皇后位下女職司閨一員八品掌宮內諸並給散宮人俸給食料東儀一員八品丞儀一員九品掌左右給事宣傳啓奏經籍紙筆之事直閣一員司陳一員九品掌帳幕床褥與繖灑掃鋪陳薪炭燈燭之事東衣一員奉衣一員九品掌首飾衣服器玩諸寶財貨裁製縫線之事掌饌一員八品奉饌一員九品掌飲食湯藥酒醴蔬果之事

閤職

山堂考索知閤門事　宋朝橫班有內客省使崇政殿受朝而

升東階侍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則物回詔之事引進使四方館使唐四方館以通事舍人判隸中書省石晉始有爲鴻臚寺判館者宋朝初以檢校官判館淳熙四年改置使名掌又武官正謝辭國忌賜香諸道月旦正至章表郊祀朝蕃官貢舉人進奉使京致仕官道釋父老陪位之事會要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贊導三公郡邑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掌之舍人以下但通班贊唱而已會要其供職於內者多用國戚世族號為華要禮均侍從政和官制橫班使副之名既改為大夫而其職任則命內外官知馬職名其後所除總名知閤門事仍兼客省四方館之職焉紹興三年詔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先是御史臺六察所隸官司有因一時申明免隸臺察去處至是殿中侍御史常同乞依舊制施行所貴百司庶務有所按察不致違戾故也中興會要四年詔依祖宗舊制隸中書省不隸臺察中興會要五年詔右武大夫以上並稱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若官未至右武大夫者即稱同知同兼序在知閤門之下同上　同知閤門事　宋朝東西上閤門副使雖無定員然選任不及踈遠而所置常少於正使之數政和官制以左武右武

郎易二閤副使而閤門事乃命樞行知馬則同知之職乃昔時之所謂副使也職畧　閤門宣贊舍人　故事閤門無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沿唐制自隸中書省知抽赴閤門並稱閤門祇候其後直授閤門通事舍人非舊制也天禧中閤門二字政和六年改為宣贊舍人政和六年御筆閤門通事舍人名稱鄙俗可改為宣贊舍人詔旨　閤門祇候　國朝舊以閤門通事舍人閤門祇候二等謂之閤職蓋武臣之清選也　閤門通事舍人閤門祇候二等比館職清流為進取之基亦熟於朝儀不在此選又有看班祇候以命世家新進及擢閤門無檢使臣為之而無檢官乃知班使之長者二年無過遷改看班政和間改通事作宣贊且不復選人才而濫處不知其數人不以為貴也官制舊無舊止三五員天禧初上與輔臣語及減吏員而歎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祇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上曰比蓋相承為例當漸省之熙寧四年閤門請擇武臣子弟六人前後殿日祇應以閤門看班祇候為祇候五年熟識儀數乃除閤門祇候　閤門舍人　乾道中孝宗初置　慶元告詞云我朝重閤門之職乾道置舍人之員　帶御器械　帶御器械宋初以來書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橐鞬御劍或以內臣為之㑹要初是職止名御

帶咸平元年改為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自今無得過六人慶曆元年詔遇闕員以曾邊任有功者補之舊制外任帶御器械過闕朝見不宿衛熙寧六年向實移真定府路總管過京師特命宿直㑹要中興因乃　四廂　奉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四廂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　宋朝太平興國二年詔改控鶴曰天武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日騎曰集日　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虎捷太平興國二年詔改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上四軍　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虎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三軍宋會要記事

貼職

石林燕語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為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爾直館直院謂職之館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宋編年備要徽宗政和六年增貼職詔舊貼職惟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脩撰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脩撰并舊為九等清波雜志貼職初止有集賢殿脩撰直龍圖閣秘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起功赴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褒進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閣脩撰三等龍圖至秘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秘閣例遇稱龍圖直閣之名舊覲有二集英即集賢也江少虞類苑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蔵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自陳歲久請以貼職仁宗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大官給食俟三年與試因詔罷館閣讀書步里容趺王伯虎炳之自編脩官得帖職章子厚備問堂中諸人云雖主張呂正獻曰伯虎於例得實上恩也章遂默

然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九　二質

職

牙職

宋會要太祖開寶四年十月知邕州范旻言嶺外十州風土甚惡縣鎮津口稅賦失額州主令佐皆是衙前職名及土人補置因無廉祿非此色人不易久住慮言事者或請過除職官廣屯兵士未知嶺外所入則少朝廷所費則多創置之時別有宜便詔依舊例差衙前勾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以諸州所籍送審隸牙校者凡百人具九十五人補殿前承旨五人老病遣還先是方鎮侯伯得自補子弟為軍中校既死其子弟因父兄財力率豪横奮縱民間患之太宗在晉邸悉知其事故即位之始盡命諸州籍其名部送至闕下以賤職羈縻之　八年五月詔諸道州府軍監衙前使院客司通引官多是知州通判臨替狗情額外添人舊越遷補自今並須依次轉補及不得額外別置名目添人如日前已有此類並須改正如違許諸色人論正犯人當行配決告事人支賞錢二百千犯事人家財充賞其干繫官吏等並當除名新官到任後不舉覺亦連坐之　真宗景德四年三月詔開封府職員孔目官勾押官至前後行自來元不定遷轉年限今後並五年一遷逐度具功過以聞　六月詔諸州軍解發牙校守職年深已班行者自來例補借職若係藩方者即人員數多計其歷職久而方遷今後可特補奉職　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詔開封府使院職員前後行等特因轉補職名如有見闕更不轉補候逐司節級及舊管職名人數內有員闕即依舊例施行　八年正月詔三京及諸道州府軍監衙前使院職員等有受入己贓依法不至徒刑勒停見充散押衙者今後經恩特與降等收係或定額已足即令守闕如有闕亦依例遷轉內有元犯枉法贓并勒充衙前散職後再犯入己贓並依舊名目收管經恩不得收係應三司開封府過犯公人自來赦文該敘理者除犯入己贓及徒刑外餘並許於刑部投狀送所屬處勘會元犯因依以聞與量所犯等第收敘　八月詔開封府應管牙職將佐都押衙左知客押衙左番通引官行首並壹處遷補仍具新定資級以聞　舊例敘遷至牙職之首即府以聞補充班行至是本府以押衙知客權行首各奏歲滿出職故有是命　九年九月開封府言定衙吏為三等左右都押衙為第一等以五年出職客司左右知客押衙為第二等六年通引司左右番

行首為第三等七年並出職其職員不立等第有闕即本司次補從之　天禧二年十月詔逐路轉運司奏諸州軍都知兵馬使供職年限看詳有一二年或二年一替之處例各不同自今並二年一替　二年十二月詔諸路府州軍監自今都知兵馬使年滿並先申本路轉運司委使副看驗人材書堪任班行差使即得發遣赴闕如選懦不習書劄及老疾不任差使者即送逐處與攝長史司馬　五年七月詔廣南州軍都知兵馬使除廣邕桂州每及三年無過即試驗送闕下自餘滿日並試驗具入仕件析奏裁　仁宗天聖元年十一月詔宜州最處遠陲接西南蕃南丹州控帶靈洞其衙前職員累經差使甚有勤績自今都知兵馬使三年滿依例赴闕與班行諸處不得援例　四年正月詔應諸州軍州院勾押官已下係節級名目者如犯入己贓依法不至徒刑勒停該赦敘理者比類使院勾押官已下體例與衙前散押衙名目不得隨例遷轉　七月三省言夔州路轉運司運轄下十二州軍使院都孔目官勾押官職滿安排勾當名目內十一州軍已有舊例難議改更外有俞州使院都孔目官年滿取使歸農自今於本州守闕教練使安排吏不歸農從之　十月樞密直學士薛田言益州見管職員文帳內有歸明軍將後行四十餘人即今只有十餘人乞與除落歸明二字從之　六年七月開封府言在府使院十一案每日行遣錢穀稅賦及刑獄諸班文書不少欲乞添置守闕勾押官壹名已後為額與都孔目官同共繫書點檢諸司公事從之　十月臣僚上言伏覩豪民於防團刺史以上武臣門館希求牒帖補充教練使衙內指揮使或內知客子城使以至押衙廻圖軍將者竊緣並是元隨之人止可供身軀使而外道豪民求此名目淩駕州鄉兼并縱肆官吏至有陪接者欲乞自今武臣品秩合該補置牙校者止得於隨行人內收補更不得以豪民充從之　八年二月南京言當京自來並無長入衙前轉遷體例乞自建京後來牒西京會問留守兩衙分析到衙前所管職員都知兵馬使一人左右都押衙二人都教練使一人左右教練使各一人守闕教練使一人押衙二人並三年一轉至都知兵馬使三年滿出職如願在班行即押赴闕如不願者與攝長史司馬遷轉之時如闕職名人數將舊管長入軍將從一名排連資序轉充押衙守闕都教練使左右教練使都教練使左右都押衙都知兵馬使乞依此體例從之　四月知濱州崔有方言欲乞應諸州軍年滿得替理正押司錄事知差充衙前年滿願永充衙前者並依見在職承引客司等例據入仕年月次第相對遷轉所貴願充衙前人見此

遷轉職名體例漸次別為指諸從之　景祐元年二月十五日權三司使
范諷等言准敕詳定衙前人乞除川陝廣南福建兩浙等路且依舊外餘
路招召不曾犯徒刑有戶貫人充候及三周年不犯徒罪無官物縮繫願
上京充三司軍將今本州申三司抽填差使詔三司軍將如不至闕人且
仰住招候招到人額內數足即更不得抽差鄉縣人充餘從之十月九日
詔州府都知兵馬使今後年滿合得奉職者與借職借職者與三班差使
殿侍並三年滿無贓罪轉一資　五年二月十七日詔衙前軍將身死並
依客司承引官名闕許本家骨肉承填　寶元二年八月十二日以府州
都孔目官勾當府谷縣折諫為借職是州境皆党項部落豐人戶稀少朝
廷但以孔目吏事縣事教練使為獄官時知州折繼宣縱事不法罷去諫
常依衙為姦轉運使奏罷縣事授借職為糜之司理院許選牙職不犯徒
者充　皇祐四年十二月詔諸州衙前在緣邊應役者止令主管官物毋
使管勾公廚茶酒帳設司違者以違制坐之　嘉祐三年十一月詔諸路
轉運司開封府界及府界提點司體量衙前差配主持買納官物及押綱
之類有害民者條奏之　五年二月知雄州曹偕言幽州人杜清自來與
雄州探判事宜今事覺挈家來歸請補外州一教練使給良田數頃仍給

月俸從之以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定州言使
院都孔目官乞依太原府孔目官例年滿赴闕與下班殿侍本州指使
一年轉三班差使詔太原府年滿推恩指揮今後更不施行　哲宗元符
三年六月十七日試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黃裳等言契勘諸路
都知兵馬使年滿轉補三班差使借差在元豐條到部應副短使足日收
入住程指射差遣元祐立法乃許歸本州或本路管押綱運仍依名募得
替官員支給路費係短使者即理短使係住程者即理在職月日今看詳
在部人合應副短使一年以上無闕方許收入住程若獨許衙職出身之
人就使出外管押綱運理當短使顯屬僥倖今欲乞依元豐條格施行借
差從之其元祐指揮更不施行　徽宗政和三年二月八日中書省言契
勘今天下諸州軍因仍五代藩鎮之弊胥徒府史有子城使教練使都教
練使左右押衙左右都押衙中軍使兵馬使都知兵馬使名稱鄙俗今董
正治官守去因襲擬釐改作都史副史介史公皂衙皂散皂上隷中隷下
隷從之其請給遷補出職之類並依逐州軍見行條法施行以上續國朝
會要　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八日詔應殘破去處監司州縣人吏並減半
不經殘破去處減三分之一自今移文務從簡者　十月一日臣僚言諸

縣吏人自有定額比年以軍興為名多自添置百姓因事到官則邠肆乞
覓少不如意則舞文巧詆無所不至欲望行下逐路轉運司諸縣額外人
數並限日下罷免妄作名目占留者許諸色人越訴詔行下諸路依近降
裁定人數施行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詔應換授班直親從官差充諸州
軍縣指使依已降指揮於今之任候任滿日更不差人　十月二十四日
樞密院言諸班直親從親事官已降指揮保義郎以下差諸州軍指使未
曾立定人額詔每州各以五員為額內已過數人任滿日更不差人仍以
先到任為額　紹興元年八月六日戶部言吉州申昨來衙前舊法係稱
都知兵馬使等名目及本州人吏係稱都孔目官等名目後准指揮衙職
改都史人吏改典史等契勘建炎元年六月十六日勅開封府官並依舊
制諸州軍府准此竊恐都孔目官等並衙職等名稱亦合依舊詔諸路監
司州縣衙職人吏並依舊制稱呼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淮南轉運司言
建炎三年四月八日敕應殘破去處人吏並減半不經殘破去處裁減三
分之一今來文移減少民訟來多欲乞淮西州縣已減上更減三分之一
知將來民戶歸業事務繁冗許從州縣申請乞行添置其州縣如有吏額
減者聽其減併從之　八年三月六日詔監司州縣等處吏人犯罪但已

曾編配或於法本不合編配而情重法輕有司酌情特行編配之人雖會
恩或依條放還或改正過名並不許收叙亦不得投充他處名役從之
五月二十三日臣僚言州縣吏人各有定額中昨三分減一而官吏偏習
務為容庇往往過數存留望申嚴法禁今後專委提舉常平司覺察從之
九月二十一日詔諸路監司州軍人吏見帶校尉以上名目之人不自
陳解罷依舊充役者徒一年官司容庇杖一百　以臣僚言州郡舊制人
吏每遇考課推其年額最高無罪犯者補攝參軍號為出職未有得為品
官者惟節鎮衙前每歲解發一名補承信郎近歲以來寖失舊制監司州
郡執役人吏僉緣軍興之際叅功推賞竄名其間例蒙授以品官一州不
下數人高者至保義郎下者進武校尉且以近地數州論之平江府尤甚
為役吏而帶行階官固非舊制而又仍舊事行文案未嘗罷役參選故有
是命　十二年九月八日臣僚言州縣往往擅自增添人數額外收補充
手分貼司鄉書手并存着私名貼寫之類及收叙犯罪勒罷吏人入役并
有斷配他州者輒敢不往配所依前家居或存留在案充私名貼司恣其
作過伏望令戶部檢坐敕條行下諸路專責通判先自本州軍及過諸管
下照檢將額外增置及斷罷不應充役之人并存着私名貼寫之類並日

下放羈所有斷配之人如尚留本家即收捕依法施行訖嚴切押往配所
又管其州縣違戾之罪乞賜貸免自後有犯論如常法仍令部使者常切
覺察詔令戶部檢坐見行條法行下仰諸路監司按察如失舉劾令御史
臺彈奏　十三日赦勘會監司州縣公吏自有截定人額後因泛濫收係
及令負犯人冒名充役盡害百姓累加約束近臣僚奏陳又降指揮令戶
部檢坐條令申嚴仍委監司按察尚慮上下容庇奉行滅裂限赦到應負
犯及額外收係如私名貼書家人之類並放罷鎭寨場務依此當職官失
覺察並行竄責　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欲固邦本
在寬民力在省人吏今之州縣胥徒最冗爲民之害最甚且如既有正額
又添守闕既有習學又收私名創立事端則謂之專行分受優輕則謂之
爲案率置一局則三四人共之貼司又不可勝計比年以來朝廷屢行告
戒赦文累有約束或減省吏額或禁止冒役丁寧備至率皆巧作名目或
云見行理雪而所屬公文未下乞先次權案或云已經赦宥而敘復合得
元名乞先次收補於案牘公移則避罪而不繫書於監司巡案則匿名而
皆逃避凡此之類未易槩舉緣此州縣本無事也以人吏衆多紛擾而生
事居民本無訟也以人吏姦猾教唆而興訟追呼逮捕文移纍然第見吏

日盛富民日益貧比年守令監司恬不加恤朝廷豈可不爲之立法乎伏
覩建炎三年赦文內一項具載減罷人吏最詳而一時奉行不虔至今徒
爲空文乞下戶部委逐路常平官躬親出巡量立期限參照見行條令視
州縣繁簡分爲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如逐處已是足用則不須增
置如或過額則自當裁減內有曾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收敘稍有違
戾於額外收補委監司守令常切覺察如不遵守以違制論詔依令逐路
常平官參照吏額立定申尚書省　十二月十二日宰執進呈兩浙東路
提舉常平趙公稱奏一路人吏共四千二百六十一人減罷二千一百九
十三人上曰一路人吏乃有許多減得極是縱容此輩在官役錢固不足
惜惟是姦猾使欺大爲民害二千餘人衣食皆取於民使是供養二千餘
家民力枉不易況諺曰蠹此輩蓋是縣胥教唆詞訟尤爲民患上曰若諸
路依此措置減罷不惟州縣省事百姓亦受賜無窮也　三十年八月二
十五日大理評事蔡洸言伏覩紹興二十八年郊祀大禮勅契勘昨緣州
縣監司公吏猥冗已降指揮裁減及犯罪停罷之人訪聞往往循習積弊
別作名目收係既無吏祿則取給百姓至於教唆詞訟變亂曲直擾害公
私並日下罷逐與免科罪仍仰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

聞切見近日諸州縣監司吏額之外冒已去矣獨有諸縣未能恪意奉行
頓革此弊除吏人定額之外依前潛置私名號爲貼書數司其徒尚繁每
一劇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縣官利其便於使令一切不問
朝入縣門百十爲群散之吏舍行遣公事操切百姓乞取無厭抵暮無有
垂手而歸者使鄉民日贍一二百人自然膏血盡矣何爲而不困耶且有
老姦巨蠹累犯斷停置身無所專務判探縣道持其短長苟或不容則假
托姓名妄興詞訟官吏畏之無敢不留公事一入其手則舞文弄法擾害
公私正如詔旨之所謂者可不逐乎伏望申嚴行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
有違戾去處即依赦勅指揮按劾施行私名冒役之人一例依條斷罪詔
令戶部申嚴行下其昨降指揮令諸路監司參照裁定吏額至今未見申
到去處仰本部限一月催督如依前違戾具監司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
旨　十二月七日臣僚言州縣公吏每月請受從長官給券按月以支不許
借請不許以次官書判乞備坐見行條法及節次承降指揮下諸路監司
并所部州縣常切遵守今後公吏借請一歲通不得過兩月如過數借請
其借請之人及判狀幫書官吏並計贓斷罪及乞從戶部不時取索驅磨
將違戾去處按劾施行從之　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乾道二年五月

十七日戶部言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李庚奏今後吏人除理身
役雖有叙法更令本州縣保明申常平司　錄元犯重行覆實本部契勘
緣已有見行條法指揮該載慮州縣奉行不虔欲行下諸路常平司約束
所部州縣常切遵守毋致違戾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乞嚴
行禁戢監司州縣公吏非因差出不許借請令諸路監司互察從之　六
年八月二日試宗正少卿兼戶部侍郎王佐言乞令提舉常平司委州之
主官官限兩月取索屬縣額內公吏看詳如委有違條冒役人即行勒罷
如收叙應法聽令在役仍將各縣公吏姓名揭於板牓其稱再入役者畧
具所叙之因俾民通知歲終一易諭詐冒役者必須指具元犯刑名與收
叙不當因依如根究得實監司守令當職官依紹興二十六年八月指揮
坐違制之罪或姦民挾私妄訴亦科反坐從之　九年閏正月七日詳定
一司勅令所言契勘諸州衙職解發補官乾道令稱孔目官每州補一名
年滿解發赴闕補官緣政和二年二月九日指揮都知兵馬使改爲都史
昨修書日照都史二字作都吏字改移爲孔目官今看詳合將上條內孔
目官三字依舊作都知兵馬使爲文從之　七月十九日兩浙西路安撫
司言本司人吏平勞補進義副尉存留充主管文字三年爲滿本司係掌

行一路事務其主管文字實歷三年應解委是繁重乞欲將人吏補充元主管文字三年為任年滿無遺闕許轉一官離司從之　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十一月七日詔將吏職副尉職名依舊法隸都官　二年二月十日福建提刑葉南仲言郡縣獄吏推行重祿令職級押録之下有推司疑司之下有代書貼司自推款司以上行重祿代書貼司無祿也是以每有獄事則推款司主行之而賄賂公行則在乎代書貼司也獄成而無詞訴則衆分其賂有詞訴則貼司當之又相與營救止獄徼罪乞詔有司立定郡縣獄吏額數應在獄者並行重祿如敢額外增置無祿人吏並以違制論令監司按察以聞從之　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乾道七年太府寺丞王全福中請乞將州縣吏人就提刑司試中方許補充近來州軍循習久例皆不試補乞令諸州軍法司習學并知曉法律不係習學人解赴提刑司令檢法官依條收試逐州不限所取人數將試中人籍記姓名行下本州元習學人外其餘人數如諸州無合格人及日後闕少諸司許指名中提刑司選差詔諸路州軍每歲專委通判試補將試中人籍記以備差補　五年四月八日詔諸路提刑司行下所屬應州縣承勘人吏並從上名選差諳曉翔獄人從大理評事周卿請也紹熙三年五月二十

九日臣僚言伏覩法文應州縣分為等降許置吏額皆有定數近者所至多於額外巧作名色添置乞行下監司守令照應見行條制額外一人不許存留揭示姓名使民通知捨是許人越訴庶幾民不被其侵漁之害從之　慶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州府吏人資級自正額手分遞遷都孔目官及照檢文字其衙前職員資級自客司客將遞遷押衙等昨來臨安府陳乞本府係車駕駐驛之地事務不一委是勤勞竊見兩浙轉運司人吏年滿已降指揮補承信郎緣本府與外郡不同比漕司尤重乞比附開封府格法上降一等補承信郎欲乞除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自依見行條法指揮外今後諸路監司州軍人吏並衙職等並不許解發所有已係明在部之人亦不許補受庶免僥濫之弊仍乞今敕令所循立成法從之

館職

祖宗官制　舊制館職有三等所謂直昭文館直史館直集賢院直秘閣號正館職其次集賢校理秘閣校理為初除職名若選人入館則除秘閣校勘又有校勘黃本之名為館職之基也國朝選除館職名三人及第并制科或經廷臺諫官方得之自餘須宰執被詔各舉所知方召試賦論各一篇但文理粗通無犯者皆不落或上知名而付召試者亦然乃為仕進之崇選故號登瀛而卿相之責鮮有不出此進者遂熙寧中王安石當國喜用新進少年主行新法遂不由名試而直除館職由是闒茸輕薄之士得以濫厠儒館府已不知貴况崇寧而後乃增為九等職以為賞功之格自是俗冗不學之徒及嬰兒騃子或胥吏之後叨竊館閣之名孰為貴哉至元豐更官制以著作秘書郎為　等其次佐郎校書郎又其次以正字待未　朝官及選人皆取時學名士無復召試矣至於崇寧後多處恩倖至於伎術之子戎狄四裔皆預此除豈止闒茸不學之徒耶由是儒館養賢之名掃地矣詳見試子黃氏日抄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月嚼勞石林燕語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為濟州通判滿再歲當名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為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讀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五年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詳定選任館閣官請自今遇館閣闕人許帶職大兩省以上舉官有文學行實者二人在外舉一人更從中書采擇召試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舊例詔凡有臣僚奏舉並臨時取旨麟臺故事宋明道年間武寧軍節度使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琳

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頌秘書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仁宗以謂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特大臣所舉多浮薄之人蓋欲以立私恩爾朕甚不取也於是頌等送審官院與記姓名而已然士遜之子友直竟為秘閣校勘與盛度之子申甫皆賜同進士出身後陳升之為諫官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長育成就之意也請約自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員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為衆所推者召試仍不許大臣緣恩例求試補親屬上曰自今大臣舉館職中書籍其名即員闕選其文行卓然者取旨召試學士院考校毋得假借等第自是近臣無復以恩求試職者至至和元年十月宰臣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先是沆以監護溫成皇后園陵畢因辭恩賞而為其子請之嘉祐二年遂除館閣校勘景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博言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靜書特遷兩官今自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書預南省高薦自後

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時賜甄擢詔賜張瓌三品服
名王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韓維下學士院興試然二人者卒不就試
至和二年始以維為史館檢討嘉祐元年瓌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
賢院英宗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
耶參知政事歐陽脩曰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
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才當試其所長而
用之上曰公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
可否宰相曾公亮曰使臣等自薦而用之未免於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
人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固何嫌也上固使薦之於是琦公亮
脩槩所舉者凡十餘人上皆令召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
舉苟賢豈患多也乃先詔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
均大常博士劉攽王汾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
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須後試
已而召試學士院夏倚章惇雖入等以御史有言倚得江西轉運判官惇
改著作佐郎而已以劉攽王存為館閣校勘張公裕李常為秘閣校理胡
宗愈為集賢校理治平四年御史吳申言先召十人試館職漸至冗濫兼

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試論策
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試人亦乞通
新法考試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試詩賦
如申言於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至元祐中復舉試館職則試
策一道而已　故刑部胡尚書嘗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以大慶
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聞矣耆舊續聞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列例賜百朶并賜南庫法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
載因誌之　魏泰東軒筆錄宋朝赤縣荒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
孫僅知浚義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經慶中為館職一日飲於
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日禍作矣僅在頃
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勉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騎已
候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
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六年即為兩制亦
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滯於館職甚久熙寧初冬月聖駕出館職例當迎
駕方序立次衡顧同列而歎曰頃年迎駕於此衆肴凍倒掌為錫俟忽已
十年矣執政聞而憐之遂得同修起居注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

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
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為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
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
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繃孩兒矣鄧拂編舊例召試館職試詩賦各一篇
治平中東坡被召自言久去場屋不能為詩賦乃特詔試論二篇宋史王
安石推進士僉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試館職安石獨不獻文遂
再調知鄞縣列傳王居安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
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獨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
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久非儀極武非兼高
朝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容齋五筆
建炎南渡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秘書郎
二員校書正字通十二員為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遺土它司非
郎官郎御史惟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事皆從越府太宗正丞自乾道
以後有旨須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為郎三館之士固無
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為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為監既
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為欲經濟清要者則由著廷秘郎而躋左右二史

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
頗斬其選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名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
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馮太師集代范憲子功
謝館職表　恩光至厚盡出於天心職任兼優實形於望表循循僥昌重
集硯惶中謝臣文匪出於天資學不通於世務畢預三雍之盛會邊塵群
俊之名升退愆迷跡思見原本聖經皇與之所在治道川遑之可行見擇
過求敝輕於銜轡不龜非望誤置於等差人言劇而靡當天禍生於非據
念自須滅敢期奮興久之試効於天數尋亦名臨於帝宸親奉堯言之溫
厚興聞漢法之更張特分使權凡在宸斷伴按刑於江表尋易地於漢中
蔑著事功仰酬覆載力中逢而不足進故步以思還私試未適優命先及
況三館清華之地皆一朝英俊之游文章三代之餘風禮樂百王之舊貫
首此國治要先得人獨聖神最重於東求難輔相不參於擬議盛盛選
掇及微臣且人情崇近於鄉枌而地望素稱於東拜洪然華劇被此荒愚
比蓋伏遇皇帝陛下造化獨運於天生成無私於物念臣以一日顧問之
舊寮臣以四方奔走之勞愍然卑矜念以終始期有收於末効俾漸致於
禁近敢不奉承寬條安愁遠俗盡斷斷之一節少匪匪於萬分筆硯家傳

固不忘於舊學江湖身遠思有補於盛時庶成芒髮之勤上荅乾坤之施
趙清獻公集奏乞罷撥名試館職狀　臣竊聞呂周撥試充館職緣撥素
乏時才兼無仕譽在大名幕府以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中
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凡預選者號為登瀛苟
非其才則公議不許伏望陛下特賜寢斷罷撥恩命以破邪倖之黨散知
恥之風　宋劉元城盡言集論館職乞依舊名試狀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
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處於英俊之地而勵其名
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閑其聰明廩食太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
豪俊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
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狗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遽貼職名
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得輕授
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寔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
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倖得備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狀　右臣近
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
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
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推是播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

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
職並依名試方得除授而續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
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
特降指揮依放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絕
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揭傒集賀吳司諫館職　嘗竊觀本朝書
禁陛秘館伏惟慶慰某官倚誠端本造道資深擢自賢科任當諫列盡忠
補闕增帝衮之文章執節彈邪聳王綱之絕墨聰明春注中外樂趨會荅
閣之論才度蓬山之得路牙籤細軸緝唐室之遺經金馬石渠踵漢儒之
故事並國難德先奪邪函叢屬居要久猶馳慶戴悚之至并集所懷　四
賀王敏甫學士館職啓　竊審光被寵恩進膺華秩自聞成命膺切抃心
伏以圖蘇秘藏上帝名之冊府賢能叢聚前古謂之蓬山豈徒收軼籍之
勤蓋所重育才之地文章翰墨得士爲多輔弼公卿由此其選特艷顯擢
與論斂歸忝維列院學士國器宏深天貴茂拜絲衣就養業詩禮以趨庭
青雲致身角英雄而入穀識高衆譽名重上知方拔秀於相門再飯遴於
儒館金匱石室紬千載之遺文細軸牙籤傳一家之舊物經綸有素多武
爲重固宜自負以軒昂敢謂不遺於鄙賤連城至寶過僻陋以暗投萬里

亏衛知扶植之遠到銘深肺腑留示子孫　張舜民畫墁集代賀河州通判
辭於師中授館職啓　伏審進秩書林易官河右伏惟慶慰國家恢復土
寓遠選才良惟茲智者之慮能充協明王之賜賚渥中遠俗暫費於六
條爾省清游行趨承於二帶聲志惠先生集謝除館職啓　蒙恩授前件
職者奉對西清凛天威之咫尺策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顧影自惟無類
以奇惟石渠天祿之府秘金匱玉版之藏翰林墨客之文章河圖洛書之
典訓惟如齊諧之所志微至稗官之所收極備至于方言其流及于殘碑
煨燼竹簡發羽汲冢之編科斗漆書魯壁淹中之處蓋古人禮求諸
野而失官學在四夷僅有典刑推亡古昔仲尼之博借馬猶及闕之史篇
之尚遺譬以存遺蠹自非網羅百氏之學貫穿千載之間約六藝以成章
涸九流之頹曷則孰能删除繁穢訪失舊聞得商頌十二篇考次逸詩之
闕取武成二三策緒正古書之遺至於曉幼婦之微文釋血蟲之訓纂討
論竅識辨岐周枸鼎之銘義證古文逮東漢顯陵之策惟時遴選蓋嘆才
難固將廣裒傑之儲須以待朝廷之用必如前哲增重此名而況切近兼
嚴雍容嘯諾建章鳳闕望帝杜之太微策府玉山應星躔之東壁款搶材
於人物卿仰望於歲時某意廣才疏心勞志大空懷憂國見謂狂生中攉

末路之差池未分昔人之憂患言從宰掾入蓮書林汗清簡于表季純章
編於卒歲初無聞於是正獨能問于何如忝惟司空僕射相公德盛阿衡
師爲尚父服衮衣繡裳之命數龍冠上公偉龍章鳳質之儀刑照映群辟
著春秋責備之法得天下英才之歸雖此委膺不忘教育教云晚出得與
斯文乃睠蓬山世惟舊物慨流波之未遠惕風木之纏悲再命維新相望
踵武惟先人嘗掌斯事獲繼前脩辛父業復總群書敢期故寔永言陟岵
之感終廢蓼莪之篇然而以先儒之執訓詁而誤爾雅之彭蜞大夫之識
具教而名先君之獻武況如淺陋無乃闕疑庶幾罷焉之專可與魚蟲之
注述陶唐至于麟趾安所發明頌聖主之得賢臣茲能論著韓豹陵湯櫱
謝館職啓　右某啟名聞西垣無裨善政拔書東觀有玷明恩上愧訓詞
下慙公議始周置圖籍之史至漢增讎正之官必取長才以參妙選洪惟
治世益重儒生地接陛龍班諸司之禍迫傍閶闔風生三館之光輝備鑾
輅以親臨寵上公而兼領然而覽昔人之政事詢前輩之遺風授職尚經
如東海釣客之號禮賢未備有步行學士之稱空存稽古之名豈盡育才
之意觽編朽脫難分寫虎之訛俸祿酸寒不充騎驢之請自元豐更制之
後及主上崇學以來待遇頗隆英髦相繼未有朝脫身于草野暮投蹟於

蘭臺初下詔除拯硯西目何則世皆趺道而某獨守於舊聞士貴通經而
某粗明於大義為己之學憚而不精自好之言華而少實歷觀秉筆之士
罕遇好文之時故賡載之歌止聞於前世而離騷之作每出於舞臣方今
聖謨協於兩儀獻藻窮於六義有君如此士肯分於山林奏論何功詔俾
躋於仕版已銓材於吏部更試藝於中書窮語易工對從臣而思拙野某
則蔑超業省以神驚虛忝淮南之食時終愧江都之條對摧公孫於下等
錫以殊科取逆旅於新豐處之延閣念棄迹於青簡必者謬於全根始終
皆自於聖知推借寔資於公舉某官藏高絕俗德厚鎮浮學貫九流最邃
通於儒術身兼數器尤擅美於文章翻獻帝獻著蠡國是義先推轂韓退
之題借孺之門論可吹生皇甫謐序左思之賦陰憐長物猥賜餘光欲酬
國士之知惟傷匹夫之志伏惟某官陳為謨而慍竊躬尹德以璧湯四海
九州職周公之制作群工庶尹誦夫子之文章謂立功全在於得賢而報
國莫先於論士已大分於邪正猶雜進於妍媸念其志切彈冠義或難於
自衒察其器無佗用少推善於觀書起於徒步之中寘諸無競之地夫施
而望報固君子之所不為而受則懷恩亦鄙夫之所深恥謹當廣所未見
益其不能英俊並游儻少依於日月筆研淺事諒具補於絲毫謹啓陸佃

陶山集除館職謝丞相荊公啓　　某枉問漢敢妄意於英躔入館登瀛邇
叩名於仙籍戴循塞淺猥切統衡國家秉有赫之炎圖紹無疆之寶曆篤
生睿主登用真儒壯武烈於文謨貴居文於皇質恭以宮使相公先生道
承三聖德冠群倫既流膏澤以下民更興詩書而造士王言不出賜也偉
闡其文章大象無形參乎才見其忠恕武功常庭秉義甚高將集聖人之
清忍辭天下之任而某田叢與育最孰過悉乎聞咳唾之音耽在鐘鏗之
內回瞻日乎其後每望車塵既摳衣於其間更康廉賜比登詞館寔出師
門綫三年而為儒竊嘗承學焉九寫而成爲猥預於文熙懷甚功衡珠昌
歆秋陽以暴緬懷濯漢之清暮厥既成遐想洙泝之樂仕欲行義退思盡
忠庶無負於初心庸少償於至德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謝試館職啓　以
斧走道塗之餘興荒廢華硯之久玫其辭藝固無可觀寘在校讎益非稱
併為伐賞徒有靦態國家放唐漢之遺文脩祖宗改事振復儒館養成人
材被紹而舉者皆執政巨公操觚以應者多知名君子奉玉堂之大對參
金馬之俊游常患欲專心務學則奪之以衣食之謀欲盡力從事則妨其
為文字之習今則坐享大官之膳縱觀廣內之書以甲乙編次為工程以
黃墨精理為職業萬俊此局宜得其人某生於單寒之鄉長於冗散之吏

時之所汰志亦自厭流落四方使尋半世視顏且老年已抱孫投紱懷歸
官當任子豈期末路亦綴清涂繇章貢之劇邦陟蓬茉之秘府一門兄弟
如以次升同時朋儕最為後至蓋自知其無取故不敢以爭先則被甄收
諒由汲引此蓋伏遇某官推至誠樂與之厚廓大度并容之公提衡寒生
推轂晚輩采葑菲之賤體垂虹蜺之末光借衰之褒與以丹青之價遂令
淺鄙亦不棄捐重念勢有屈信之殊時有淹速之異故仕之於欲進也或
難於扶山或易於拾芥而人之於所知也或成之於遲暮或達之於須臾
方某之為諸生過執事之為祭酒屢聞教誨常辱提攜解褐踰二十年隨
牒既六七任聲迹湮沒不復登門光景蹉跎已如隔世邈於今日擢在洪
鈞雖台輔之柄執事可以必致而無疑而患難之身某寔不自意其及此
永惟孤臣孽子操心之苦竊慕匹夫膝毋致命之志方衆人之所不收而
平時之所無望蒙恩既厚報德云何惟有捐軀以為知己葛勝仲丹陽集
謝除館職啓　　芝檢誕頒猥荷褒遷之寵蘭臺入直獲從英雋之遊退揣
寡頑仰慚推擇竊以登延冊府號第一官紬繹祕文非具員吏歷觀前日
率付可人為名流侍用之選不華姓起家之選故凡青錢學士不愧赤衣
諸賢或由少就老而手不置書或自甲至丁而卷能該事或聚七千帙而

考練或課五十紙而校求衍環奇者旬日而了祕閣奧篇自標置者三年
而隔同舍共語圖形東觀蔚為經術之宗奏賦南郊爵若辭華之美以參
文本之才而始願止此如張伯緒之望而固求不遷劉昭代之妖儒幸聖
皇之崇學顯帝堯文章而飾萬物體周王壽考而烝衆材揭市更興建山
尤重肇新實宇中揭雲章老人出搜於神書童子不憂於朋字旬錄廣志
攤藏蓄之紛紜任筆沈詩華紳緣而商略間猶訛謬特重校讎言豕渡河
者三寔資是正書馬並尾而五更在研窮豈容素飧以累清議伏念某人
門具下年位並輕雖問學勉企於前修而聲望不高於時輩覬覬求志踽
踽國窮偶累竊於詞科因敦務於崖廉至青衿之學校久因蠹壞對黃卷
之聖賢益勤鉛槧俄嬰艱棘深自屏藏擁傷甫還於喪除收召俾承於官
之預清臺之載脣佐貳邠之司宗生賦餘糧了微功問何言此段稍識綱
人狀曼簡編覺芸香之消盡夜窺墳籍驚蠹狀之分光頓推久衰多難之
姿直國偶得儻來之幸此蓋伏遇某官朝廷元老學者宗師以獻可替否
贊時雍以激濁揚清照人望顯致掄才之助仰裨序爵之公謂牛鼎烹雞
用器固難於適稱然議蟻封試馬歷久始見於非常當求未見之書更輔
多聞之友措諸事業庶能酬教載之仁作為文詞或可頌泰平之盛周南

山房集股除再除館職謝啓　銜哀去國絕望清時申命起家復憂舊著痛永辜於覲養忍再竊於身榮剖膽之歸撫心流涕蓋聞好醜之並進畢無庶滯以求通然全為物之至堅改煎猶懼其耗木已拔而再植得地希能為良故天不能斷手材之易成士莫艱乎命之難進伏念某雖極人之蹤阮書為世所記憐一作發棄於叢鋼之初甄收於禁鮮之後玫府職名於文部書林接迹於俊雅雖未霑塗欒之清華已屢費斵斧之收挽而某始求外祿庶示殘而丐歸旋迫內艱舟過風而引去蓋無地以承其貴澤非造物不與之流行然父母生之不思稍稍而自見日月逝矣乃欲閔閔以及覲仰視爰為于何從祿天門蕩蕩一布武以何艱辣人樂樂百此身而莫贖閑餘於變八事復常禮有盡而易窮哀無涯而難盡方將灌園以老迨乾於耕使國人曰幸有子哉雖飯蔬食而無怨矣刷局年之遲暮撫奇達以知蹈軌引手於斷紋之淵復溢吹於英游之後莫知稱塞但劇凌皖森羞某官懋建大中博延髦士執度以式宮室概念才難爪膺而視生枯尚圖畦種田憐孤達不置定岐但某積困堤歷未寬墳素深惟先朝祕府之重庶幾豐芭數世之仁皆懷郢握之珎復甑藍田之國於皇得士無及無疆今猜緒麟閣之英已度越瀛州之盛采及叢品恖馬學頻鉛槧者書生之常為敢忘加勉流落者人情之所閔史冀其收用益公大全集謝除館職啓　從國子先生之後六見月書蓬集賢小職之間再承天詔未厭壁池之浴德已容玉海之觀珍茲惟造化之功深夫豈凡庸之夢到竊以置圖書之府歷代所同號英雋之躔明時尤重蓋彼使誇於典籍而此燕貯於人材雖預晏詩賦侍遇艱同於兩禁而進階廉職愛憎式出於一時銖居官不貴其有為知流俗竊疑其無用豈知封植拱把者所以備明堂之棟寶藏璠璵者所以成清廟之彝但觀累朝傑出之賢可見三館養成之效欽惟上聖懋啓中興臺討十全未嘗貴飾府楨群玉乃獨鼎新隆棲保宇之于霄隱帙典篇之編綵上追淳化大書閣祕閣之碑家槧皇居而向對寔臺之戶鑿篋斯士寔達為群必翰林墨客之俊才織竹簡添書之奇字焉書五尾能辨其非亥有六身然通其數惡宜當於清望且不愧於素餐如某者少日百羅長耳第一慈泉鍾之帝泊國富屏迹於民屋恨萌但之就荒乃復萌心於仕藉試吏未更於州縣入官輒近於都畿何有聲稱副滿大犬之深與居然疏名綴百執事之下陳雖農馬之智尋曾犬雖之効乏所憂般難反辱見治翔臺家復古之秋正館殿網貢之日必使上北門之對乃今竊東壁之光首下新書封武都之沉紫邁尋舊習忙舉

子之愧黃裏章服以青與抱槧鉛而晨入鶱餞供張圍無露索之持洞思蕪辭幾有倒棚之笑粗殫薄技僅列奏篇凝旒心恕其空疎當路面稱其拙直河東獻就吹噓力致于上天冥北風高決起遂逃於控地以凡骨而預飛騰之數以寡聞而聯是正之曹僥倖既多忸怩亦甚昔劉晏能識於朋凡而耀鄉善屬於文詞皆以奇童振茲清職慨漸衰於蓬鬢難遠繼於芳風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鎔治鑄頑雲雷濟物奉行故事方將赫杌於弱翁刊落陳言每欲網羅於韓愈善類顧忠而望賜誠心拔短以量長何取謝涼使參吠又隔弱水者三萬里示以津涯登瀛州者十八人近其步武王唯塞訥莫叙感藏某敢不捐究六書因推九寫顧李邕之一見肯合近功友孔子之多聞妄希速器武因涵養之力祖報生成之恩訏論襄陵集謝館職啓　險阻艱難忽反神明之觀扶攜倫比來陪英俊之游希稱所蒙史以為愧切以國家作猶於古訓館閣遺簡於時材細繹人文精符奎壁獨綸天造祥發龜龍儲在策嚴世為實祕非揚雄之沉鬱莫抗其奇有劉向之辯章庶究其博曹是群於大雅盡多出於名臣品流一清士譽遂定宜得俊賢之望益為盛世之華柱史晴深窮四方之所記石經是正萃千兩以來觀如某者學寡淵源文之珎瘁一丘一壑若有天貴三沐三薰殆非世器獨服膺於此道竊妄意於昔人審分願以即安忘歲年之易暮被明月而佩寶璐思飭躬以自奇飲墜露而餐落英恐脩誠之未潔股折彭澤之來目送瀛州之雲悠然一官營在三徑希圖名節忽至窮城祭于炳階不見庸能之異衆登之文陛又乏智畧以輳前夫何甄録之優亦竊扶轝之奇緒象戲於四部究鳥策於千齡神氣清明自發帝居之夢圖書典衍盡窺王府之珍於槧寵休是謂褒顯此蓋伏遇某官荒色吟域博洽群倫亮皇極於五三無相業於二八等差多士權衡之制石鈞養氣衆材若嚴阿之保草木曾是鴻鈞之造不遺一介之微某敢不益強其所不能究觀其所未至　又回章邦老賀館職啓　威鳳回翔下恩書於禁嚴折鶩蟲屓登仙隱於神仙稽古其榮撫懷惟愧伏念某非今則學老矣何施人逢利於馳驅吾為之範衆爭榮於戰擇獨集于枯志意凜乎猶存歲月忽其已晚一班一級益無味於少年之間三沐上薰復何能於多士之日得失聽塞翁之馬沉浮隨海客之槎熟謂幽人忽膺明詔俾望玉墀之晬移獲狩册府之高明冠猘辛世之塵履接群英之武遂容濩落一慰蹉跎此蓋伏遇某官游夏淵源鄉雲黼黻退不謂矣益嘗待我以彌文惟其有之乃能立人於餘論致烝孤陋竊世寵褒儻有合於明時少神志願期不移

於素守以尋友朋林季仲竹軒雜著謝復職啓　試仙都之守勅祐使令復廷閣之名史需恩霈冒寵榮之逾分積既懼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羇孤少興妄意淵源之學恥從章句之儒寒窓短檠凡弟自爲師友斷編蠹簡朝夕竊對聖賢斷志業之內脩置聲華之外慕偶塵末第遂躡常途寔不副於師言名輒詒於吏議咎由己致怨欲誰歸希爵賞而媢師臣節康安在託火災而遭原廟斃戮何傷軫胥罪之深仁從錫職之薄罰令亡人待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靖思所自蒙章何多此蓋伏過某人合四海以為公閔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以自新知我有親尋分符於便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睠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敦素履祇佩良規不謹於前方息熟而補劓思善其後當刻骨以銘肌李大隱先生集答館職啓　寵膺明命擢授祕文詔旨初傳士倫胥慶竊以國家舉久曠之典所以明試於人材修已廢之官所以儲養於英俊待以歲時之久須其望實之孚取而用之有可觀者惟茲首選宜得異材某官文備四科學該九變韜干將而未試懷良玉以自珍落筆變妝掄治明手大體奏篇輔良稱善發乎王言來符仄席之求遂冠登瀛之舉蓬山夐阻欺夢寐於舊遊策府載開喜興刑之尚在重煩左顧兼沐長箋愧感之私敷

宣固既黃公度知稼翁集謝館職啓　稅鞅丙州初離冗調讎書東觀誤玷清流辭忽近名免戀非據竊惟右道之隆替常繫人材之盛衰苟養於閒暇之時而須其成則至於緩急之際而收其用故皇朝大開儒館列承明著作之庭遴選時髦典圖籍藝文之事一無吏責每號英游非獨究簡編之斷殘抑將待器業之成就或以淹該而特從槖或以詞藻而代王言或經術淵源而師表諸生或識度宏遠而參陪大政凡旋登於要路率多由於此途列天睿聖中興典章大備追述祖宗養賢之制式符先帝稽古之心珍館一新挹天祿石渠之壯麗遺書盡獲軼開元正觀之盛多自非博物洽聞欵才偉識苦心識子云之奇字強記誦安世之亡書則何以接蓬萊方丈之遊紬金匱石室之祕如某者趍時獨拙賦分最奇鈍遲無倚馬之才涉獵乏夢熊之對少壯努力初欲無媿於古人長大苦飢豈敢有意乎當世徒以家聲之墜地要須儒術以謀身不圖蕞爾之才乃中甄然之舉一行作吏百不如人自決科雖闕於八年而莅事纔更於二考汲汲乎斗升之祿區區為口腹之謀忽被優遷寔踰素望人皆歆艷目曰登瀛之榮已獨凌兢心懷臨谷之懼重念寒門之先世蓋賞厠迹於英躔坐復首龜愁無歆向父子之學自量素業難居傳班伯仲之間何取孤蹤亦陪後

執茲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羽翼斯文雖巍巍勲業之無前尚切切人物之為意提携晚進不遺下體之菲葑收拾寸長盡種盈門之桃李遂令頑陋亦預甄陶某敢不奮發遠圖溫尋舊習力死而後已之學讀生而未見之書誓竭微軀仰酬洪造雖大臣務得人而報國不容謝私然志士為知己而殺身豈敢忘德朱松韋齋集謝館職啓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宸猥策名於藏室脫冥煩之冗役厠清切之英游祇荷甄收良深震悚竊以上聖御歷中興撫期方東武節之嚴笑夷借亂先貴文德之助叶躋艱難纂述典以宣猷開英躔而儲秀辰敎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繫歷世彌文之盛在國書裒積黃墨紛綸本原四目之神靈聿稽於詁訓緒正六書之變革精覈於聲形異同點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奇字深探酉陽之秘文捜蕪業於名山訂全根於往牒則何以刊讎四庫訂正九品如某者名寔不揚人門俱下抱孤經而千澤始脫名場遵三尺以在公蚤糜吏役皇皇從食冉冉趨塵僅成取効以不堪雖復備耕而何憾值濱池之方熾伏鄉里以深藏被檄行臺奔閩瀕海為親而善忘冗瑣之畢接攙上何階國宗高之絕跡巳分甘於遠屏誤蟲簡於旁招貝蠹長飢空羨公卑之果塵蹤易隔阻趨宣室之庭姑自信於

奇乜方日須於龍遣將改轅於下澤遂掃軌於衡門俄被恩言俾程薄技進賤妹之舊學取笑大方緋觚翰之蕪辭深慚少作寧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較群公之堵立皇明術燭備清燕之銜程卸推聖學之高明內省寡聞而殞越叛期睿獎加錫俞音進飛群玉之蓬獲肩於眾彥討譯曲全之畫博攷於前言望不素然思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材爲經濟望重稱譜推主公之心整領人物收群策之助圖回事功施及妄庸濫塵東扶城池在御不遺晉鄙之詩華袞所褒遂畧春秋之責某敢不益堅雖進之節盡讀未見之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成澤霧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崔敦詩舍人集謝館職啓給尚方札誤塵清燕之觀閱中秘書遽冒峻遊之選目駭文章之盛神驚光景之嚴輪揭登收天淵渥育歷考古人事業之宏隨盛衆平將問學之淺深積汎溥之素者斯有光明之功負單膚之累者必無美大之績究觀國家設館閣之意豈求士夫專鉛槧之工上窮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初下逮六藝凡種七略四錄之別微至占相方伎之學詳及凡將急就之書山負海含種羅絡包并之富天旋地縮震耀煌汗漫之觀緒其才能利澤斯世般以歲月優游其間而況東壁晴深西崑寔家昭回在上連天漢左界

之章咫尺不違近帝極紫宮之坐日覺太官之饋時承清問之臨寔斯文在茲乎宜東觀有人矣如某者迺昧微質荒陋淺聞臨文未解于摛詞識字罔知于雕篆聞門攷古殫思慮于足青仰屋著書筆硯評于尚白間闕祿養強躋歷通品凡自合于寵官才短終慶于冗役學行失步皆自取之轉衣為窶未忍爲此敢意姓名之公廢逢閒旅見之深嚴雖判畫之難工借勞于餘論訪蕩籍之良厚重遺于大臣頓召命于趣前即詞玻而奉對中堂落筆驗學士之環觀乙夜奏篇愧君王之稱善方期報最忽此遷除望蓬萊五色雲氣之中常恨溟波之隔聽洞庭九奏鈞天之樂始知帝所之遊聯華閣以朝趨占明廬而夜直覩氣埃之地逢淺而尚腆糊豐建之居䖍遙而自失永言僥冒寔有素緣茲蓋恭遇大丞相運動圖鈞翼宣王度念文物彫零之不振扶持以教其徹知人才成就之主難封殖以待其長致茲東擢及此妄庸然而人寔難知世常適患覽昌言論而嘆進古必有取其淵源之初誦鵬鶴賦而期佐王亦足占于辭氣之際顧念遺逢之異蓋難報塞之圖某敢不尊厥所聞求其未見鉛黃小技願莫稱于明思精白一心惟永堅于素履汪藻浮溪集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為郎廓寵則優播必而愧嘗謂治非文無以追古人惟學可

以發身致祖宗開三館而修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為四部而詳及於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俾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蓋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緗縹之遠大然自壹閣興于漢建今千二百餘年今藝文至于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殺更五厄之餘悠悠真贋之相承憤憤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琦館之新旨斷以淵衷之獨因己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王下觀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為榮或恨貲高而不得如某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慙愚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敢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既以稀遇比銜枚于江淵饑捐生于溝壑門闕王比不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尚以閨門之百指託於孫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通籍坐獲優遷起憂居偏處之中綴顯秩清貴之末朔旦陪修於盛典直書寓直于吳經劉郎何止於重來應氏遂榮於三入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頓萬古飲塞而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揚杜惠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為意故陰孤進不蘄上聞某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秉鳳去來之何補誓盡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己負事觀之志為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又回館職啓 某伏審光

奉詔除延登册府得人之慶有識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於所見異人皆出於此筌自書厄於五胡忽將更於再閏簡編歸地鉛槧無人逮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當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群書之譽考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証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夜紵中頒擢處群英之先俾求中祕之遺未遑馳問苜辱縢箋悚荷熏源數陳同既 劉行簡苕溪集謝館職啓 給札鑾坡初乏治安之策滋巾大祿蔚為遭暮之榮聞命自疑僣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緯道家蓬萊之山內藏祕錄闕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風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祕之文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弗修蹟事增華於今為盛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為之士開四庫以儲古今未見之書切近禁嚴雍容肅諾使其胸次揚推吞太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備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皆本作成兩禁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輩事契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實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兼人之器術業荒於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來使尋且老不圖末至獲並俊遊訪商編於煨燼之餘繼人物於風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譽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

微氣涵英特謂蕭相收先秦之圖籍寔佐周基而蒙數獻舊楚之典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實協贊謀猷要扶文物之頹迺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忝在品題某敢不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讎校雖曰世官補三篋之散亡終慙前哲與猶殫於歲月用仰報于生成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文同丹淵集謝館職啓 伏蒙聖恩授充前件職者猥被詔寵列職祕館移叨恩榮度衷揣分撫己慙懼伏念某出自遠蜀生於窮閻遭時之文從事于學性自樸鄙才非滄長嗟唐簡編力不逮古撰綴辭語殊無由高名聞寂寥跡緒奇蹇退守舊業田園皆荒進于榮遊道地逾遠觸餘選藝間里偶塵薦書外名殿廷誤中科級是後更佐兩郡行周十年近緣公車入改朝序尚茲借妄敢爾僥希攀授前人引例著令愚惘上達宸音下俞委之著儒杖以舊學並取者衆獨知寡難洎試淵題加多冗思小巫未退壹氣已銷大匠在前汗顏不止飛景將入蕪音僅成機杼不工痕疵固滿猥當奏覽常待報聞敢期清流亦用徽品竊謂圖書之府英雋所聚亡似而居有靦其面靜惟之致良有所階此蓋伏遇某官奬育徽才推揚介善言辨義否人為重輕眷茲單平階所扶振是致儒品亦外華階惟精乃心以辨厥職庶酬己目無玷愚陶畢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王安石臨川

集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
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
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
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
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
而後用况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家
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名今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
無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名至中書或名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
當設施之方又當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
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
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閔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材也其
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于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名其
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
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
尤材良行美可興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此興用一二大臣為舉不考
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唯行今陛下有堯舜之

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
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
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
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
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欺陛下得訪于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
朕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
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于上今欲廣聞
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
害而一切疏遠群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
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
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
者固非群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
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于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于擇人而官之而不
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
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

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
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
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于大體粗
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
本末先後大小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
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為之
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
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
恐未能終于逸樂無為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
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
樞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
為可乞明諭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名
置以為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又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
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臣雖未識
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然陛下不親見

其可賢亦唯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為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
九人者以為三館祗候親可試其才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
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
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知此考
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
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
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
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壞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
是非使于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
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惟有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
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洪文安公小隱集館職
策問　祖宗以三館育天下之英材推擇之重視漢之藏室唐之瀛洲為
不足道故必閱試其人然後命之則有事于此者非但若場屋進士為以
取科級而已今天下之事多矣而其大者三焉曰兵曰吏曰財兵自比年
狃於無事閱習之不以時豢養之不以道將姑息而不愛欺則解弛因循
不足以致一日之用議者或欲汰癃弱革冒濫作而新之則張皇紛更之

廣在所慮吏員猥并文武官在選過二千輩率以三人守一官而不足置之而不問歟則淹滯失職非足以待四方之士議者或欲裁任子抚流品改而張之則少恩變古之議在所恤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一意於愛民歟則養兵贍國不能以為卒歲之計議者或欲謹通歛嚴征榷榷以濟之則竭澤無魚之憂在所先此皆今日之急務吾君為之寢而不寐當饋而嘆亦學士大夫所宜有獻也顧聞至當之說將以復於上　衛俊樂先生集名試館職策　問國家規畫長策思欲武功綜核庶政盡革平時具文之習將以恢王略而飭戎備敢問今之急務孰緩孰切夫建事以擇材為本經武以鍊兵為先調度以裕財為難儲胥以足食為重朝廷議論所及皆已次第舉行矣薦舉之詔首加于將帥之選又及於文武小大之臣不知可以博盡群材否乎或謂介冑之所長搢紳之論豈能盡諗其優劣下僚之寒滯而上官之薦進未免有所遺遺則將何以闡掄材之路歟　中都簡試嚴良家之選諸路招募廣効用之額徒隸起戍收勇敢之士不知可以增儆軍實否乎或謂選汰子弟拘于等則之不齊至反遺其技藝招刺新兵雖可充尺籍之數而倉卒豈容責其練習通戍征行動為民擾安能使之循紀律而用命則宅何以為整兵之

計歟軍須供億支費寢廣常賦不可輒加矣置國用參計之司以覈天下之財廣鬻爵度牒之數以為權宜之策不知可以佐調度之之否乎然州郡私其所入未必以出納之實上聞或迫之太急必至並緣為欺恩命優於舊比而應令者殊鮮異時勸誘不至寧免敷抑之病則裕民之道本末猶有當講者歟通融常平以濟轉輸之不給分委和糴以為蓄積之先具不知可以實塞下之備否乎然官吏苟且目前增補不能以足脫若小歉荒政何所倚賴近旬糴數太多商賈輻湊遂利一時雖可辦集民間能無續食之憂則足食之方先後猶有可慮者歟伊欲使時材奮興而有適用之實王師精銳而有必勝之形版計周裕而源流無壅兵食充羨而公私無害子大夫當有深長之思以裨今日濟時之畧其詳陳之將以復于上　朱晦庵大全集答石子重　且如自己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它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思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它事都不可若以其理告君故不可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胡文恭公集贈梅聖俞試館職得賜進士出身　賦就甘泉客薦雄獨攀仙桂向秋風抽毫同列三英屋换骨才爭第一功暫看靈鰲居水下忱閒仙犬吠雲中婦娥應有偶才意唯許詩人到月宮出壹書虞錄　王十朋梅溪集劉韶美辭試館職　學問稱博洽向後無此劉太乙然青藜遇君天祿游給札試玉堂故事久不修過選先實才闕之歘掉頭我迺行祕書肯隨鈞槃不三日掃虛室佇想心悠悠張羅君不顧竊食吾懷羞西風吹蒹葭倚玉墀無由趨蓄淳熙藁賀吳仲權名試館職　重為胡外別難寄日邊書巨敢踈風義欣聞有詔除圖書天祿閣文陳玉堂廬祕記責讎校人材務養儲端如萊晁董不比名嚴徐惟我高曾世曹仍位序居永懷元祐始絶歎東夾初宸謝今如此凄涼實在予高祖書為秘閣校理曾祖為秘書少監

幕職

為政楷範幕官之職銜門大小事務無不干係實六曹之領袖一署之喉襟也一應文案該吏書係之後方赴幕司自下而上圓簽然後堂上呈押苟或稟議未定遽急下筆不唯不可施行抑且失于專擅凡過吏者赴幕僉書文字必須檢視子理可否然問其堂上曾無稟說定體若已稟定又須儘及長官如何纔方下筆庶無差誤其或堂上主議而中間事件有妨礙不可行者必須拉同寮詣堂判析利害長官定奪衙門事務有差錯者隨即檢舉施行各房吏有弊者隨即量事究治

此幕官之職也　朝野類要僉判司理司法司戶錄參節推察推節判察判之類幕者本以主帥出塞從權安營立帳而得此名如衛青幕府是也　書林事類王儉以庾杲之為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戴石屏上蕭推節詩歲舉幕職　續通鑑長編景祐三年八月甲寅吏部流內銓詳定內外臣僚歲所舉幕職州縣官自今侍御觀察使以上舉三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二人待御史諸司使以上一人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即不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為舉者始聽磨勘　劉攽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我國家以仁兼制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聘詞獎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日觀吾民歡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河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闘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狀言邊防事云河間東未通好時其民過隣里親舊家必帶刀劒霜降農閑里胥鄉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蓄健馬軋食冠王褢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為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閭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閉門走

迎不見危疑食稍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苦而武勇而無事以來
習熟為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為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
授士之從政選儒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輕揭急進
者貪其階緣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官邊任者紛墨
雜揉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府亦未嘗一日不嚴門戶之限藩籬之固其與
人也雖親戚友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列川者勝舟其馬山者獸
獲存焉為人牧民者知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為中國之陰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
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來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移時也商旅
不行小人喻於利亦妨奸之謂也夫之愛民久矣必為生智者以謀之損
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職損之居常興人言必嫌慨時事今其行
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警河北固無慮第
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
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興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畫操插騎馬而載
檄書北方多賢諸侯知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為
具勝舟設獸投者笑之歐陽公集送歐陽南赴廬陵幕職　弱冠炎緗

素芳年綴諸簪車比使章府蟬嫣良史林深期售荊璞倏去懷南環四翔
學更隱瞰踏守官歲十載重沿牒交遊辰興參思親恨悠緬遇舊老使尋
鯉彼諸鳳冒輪飛貼好音翳翳白鷺翩肅肅青江濤雁驚蔽洲渚抗稔臥
秋霧修翮稹侻咏攪翮有退心　我思陸義齋堂堂偉男子綉衣所經
行網滂不專美及茲諒非耄胡乃久不起傷哉不可識吾道良已矣我思
王東嚴為政終宰邑剛腸觸強禦是使儒者益百里淹士元公論非所愜
惜哉不可識寒雨短景急書林事類蕭推節詩撥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
調望君深英翰書判居選幕要把文章入禁林文獻通考宋朝祖宗以來
重之有集賢殿修撰故以名又殿直龍圖閣直秘閣三等政和四年二浙
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支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朝覲
天子因恩為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修撰與舊為三
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直閣與舊為六等曰直龍圖閣
天章寶文顯謨徽猷秘閣朝廷除拔自此尨矣舊貼職無雜壓至是因增
置乃定為雜壓系代國史外補紹興十年置直敷文閣淳熙十五年置直
煥章閣淳熙今自集撰至直秘閣為貼職中興後直
閣為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

三班借職

事物紀原談苑云舊制有借職承旨　太宗雍熙中改曰三班借職會要
以頭淳化二年正月也談苑又云自供奉至借職其員無數亦漢之署郎
比也按令自崇班以上曰大使臣供奉以下至借職為小使臣也職官分
紀國朝元祐令三班借職從九品宋顏范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
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勅牒靴服數人
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談笑終席而去次
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為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
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直須走馬東西南筆談劉敞彭城集延州藩落
都虞候俄千男仲政可三班借職制　勅某壯士戰死勇於報國義實可
嘉恩用不遺由乃父之盡力俾就孤之蒙祉古之道也爾其勉之可又三
班奉職孫軫男忠臣可三班借職制勅孫軫男忠臣永樂之戰爾父殞於
敵場徇義忘身其可嘉也卹孤置後吾何愛一作受焉爰疏茂恩以勸勇
士可　又莫州助教鍾迪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山澤之利三三而
有遠錫是地不愛寶以為邦用然必因人而發其勤不可不勸也賞有定
格汝是膺之年以新命是為殊寵可　又番官惠遠移厥可三班借職制
勅某其在種落皆為酋豪相率款邊足明歸義重譯而明綸綍解辮而襲

簪裳恩賞不訾圖所為報可　又皇太后殿管勾文字夏崇可三班借職
制　勅某執事長樂效勤官書延寵推恩厥有前例始命受服是謂寵光
髫而犬馬之誠以冀涓塵之報可　又李佛郎與右班殿直梁仲文李養
並與三班借職制　勅某人等朝廷惟寇盜強團暴奪良民名捕魁首厚
設爵賞而佛郎等用志協力罪人斯得賜金既以差予懋官亦宜溥及各
疏茂恩以對戒效可　又皇太后殿管勾文字朱宗懿可三班借職制
勅某執事官省劾力文墨歲月之勤良可省錄粤屬誕辰厥有前例錫茲
初命爵於仕版可　鄒道鄉先生集黃持補三班借職制　自我祖考以來
所以待曹氏甚厚故侑之逝也嘗俾官其諸孫而誘則以其所當得者為
爾請焉寵進爾官勉思飭勵　又李濟補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男某
爾父殞于行陣朕甚憫之錄爾以官是為忠報　又李昌本補三班借職
制　勅具官某朕惟風化之本肇於中宮故推異恩以貴其父其家所欲
授者朕則審而從之爾既入官勿忘祇飭　又孟勝轉三班借職制　勅
具官某爾父以忠濟勇數有戰功回厥寵遷用陞爾秩勉從訓令相與致
身尚有官榮侍爾自勉　又孫志雄等補借職制　某等爾父隕於行陣
朕甚憫之錄爾以官以為忠報往其奮勵茂對恩寵　又韋定男晟補借

職制　爾父服在邊陲預于虜冦憫其忠奮續以官榮宜思無忝之言往勵剛恩之志爾能自劾尚有襃陞　又胡弁臣補借職制　具官某朕於死事之孤尤所矜恤而有司言狀以爾名聞往續官聯勿忘忠報纂容秀逵楊文堂集故淑妃張氏姪張婉張瑾可並補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故妃遺言祈恩近屬錫爾一命往其欽哉可　婕妤張氏姪孫張承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宮闈進尉以恩回授令爾官使往其欽承可　故駙馬都尉曾詩女夫進士時　微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爲倩于尚主之家獲借官使無忘勤恪以報恩章可　醫官周道隆任景章楊虔厚大將耿道淳韓中立書藝局藝學許成吴成翟易韓奭曹成趙永圖陳德之張友王從志蹇仲恭韓球圖畫局藝學元方卞士端元遵尚從吉杜宗範郭惟簡可各轉一官皇城使榮州刺史宋漢姪男拭皇城使俞隨男僖左藏庫使壯公才兩姨弟劉涯已上三人各回授補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即英祖舊邸崇建寶坊爾等式祇奉之勞式膺回授之典錫茲寵命往其懋永可　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楊戩親堂姪茂實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姪某爾之諸父率職禁廷有勞當遷許其回授用錫爾秩時乃異恩宜懋忠勤往圖報稱可　程植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以勇敢効用克有戰功錫茲官榮往加厲勉可　故三班借職紀肓弟紀震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弟某爾凡奮武戎行委身徇國嘉其忠節悼念不忘錫爾以官往惟祗服可　兩朝祐聖太夫人董姪孫仲康仲弼可並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追懷恭懿襃恤其家錫汝恩章列于命秩往服事任無忘恪勤可　太后殿掌牋奏耿茂直劉豫可並授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職在牋瓮預茲慶恩命以官榮往祗乃事可　勑具官某等爾父以成書來上宜有襃陞乞移恩章屬于子姪退官一等特維寵嘉圖稱所蒙無忘忠孝可　楚州解發到呈試武藝人劉決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試藝殿廷武勇可獎錫之命秩俾服事勞往克懋承尚有襃擢可　百姓滑永全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惟爾敏于筆札祗奉有勞擢自民編錫茲命秩仍加廩康並示勸能往懋恪勤以稱恩典可　故右侍禁尚清男均坦可并特授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孤以勸忠義錫爾命秩其往欽承可　石知客押衙魚知進奏事崔通可借職勑具官某爾以勞能達于朕聽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故右班殿直馬寶男宜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父死于行陣臣節可嘉優卹其孤維以示勸授之命秩仍錫美名往服恩章勿忘忠孝可　故內殿承制李

仙長男峻次男峻孫忠履可並與三班借職　勑具官某等爾父効職邊陲死于金革肆推恩典優卹其孤服茲官榮無忘忠孝可　故太中大夫魏漢津親女夫張清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漢津之家祈恩于爾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左班殿直邊壽可右侍禁大將宋諒史叙可並三班借職制係大理寺祗應人　勑具官某等以爾祗事有勞宜加獎激錫茲恩典往其欽承可　皇后三從伯王子約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以戚屬之良預茲慶典官于武列往迪事功圖稱所蒙異知忠恪可　故右侍禁張安氏男思賢思忠可并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爾父奮不顧身死于金革推恩子姪惟以勸忠服茲命書無替厥紹可　蕃官三班奉職李琮男永誼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死事之孤寵以官使維忠維孝迺稱所蒙汝往欽哉勿替朕命　故三班借職紀肓男荅特與三班借職制仍賜名紹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奮身疆場効死戎行有司以聞朕所悼念錄爾命秩并賜美名移孝爲忠茲爲克紹可　漳州都知兵馬使張繼隆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帥臣上言爾有勞効命以官使往其欽承可　茶酒班殿侍鄭永立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父監督有勞宜加甄獎以資回授時乃特恩錫爾官榮往思所稱可　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秀州刺史陳興男賈文御龍直長行李瑾可並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家以勸忠義命爾官使往其欽承可　三班差使房從壽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久服事勞宜有襃敘命以品秩往其欽承可　故右侍禁王卞女夫薛安靖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之外舅以身徇忠推恩其家爾名來上錫茲命秩往務欽承可　故右侍禁王卞男仲錫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惟爾父奮不顧身死于金革宜推恩典優卹其孤錫爾官榮往圖報稱可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庫書寫文字郭景借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以書札之勞宜加甄獎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大將發運司前行徐楷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惟爾久服吏勤克有勞列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陸佃陶山集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朕嚴不急之官而宣徽院發以爾祗事以此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慎哉可　曾鞏元豐類藁爲正符借職制　勑某西南夷背德獸心敢闚邊隙爾能宣通兩諠協助軍謀宜進官榮屬之守禦勉思奮厲無替前功可　王珙楊宗立三班借職制　勑某爾等備吏屬治文書勤亦久矣是用從爾之請錫之命秩往惟祗飭以稱朕恩可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勑某有司言爾滿歲當遷而獎進

爾勞又當躐等是用加茲寵渥列惟命秩往惟祗服以甄汝可彭汝礪鄱
陽集故榮州刺史張世矩男天錫可三班借職制　勅某知府州折克行
言爾父甚直有力能自奮忠義富良之役身荷戟馳不測之單用克有功
始終邊陲能效邑著不幸以死公私悼歎已推恩禮以勸師沒夫爵祿為
才能者設朕不敢有愛肆命爾官茲非常典爾且長壯尚知所報哉可
故三班奉職趙進男忠三班借職制　勅某朕念爾考克隕身于王事是
用錫汝一命賜汝名忠逮汝長壯尚知無忘可　故三班奉職李安兄簡
三班借職制　勅某汝弟沒于戎事朕靡或忘肆命汝官以勸忠義

三班奉職

事物紀原設死云皇朝建國之初承舊制有殿前承旨雍熙四年改為三班奉職國朝會要則其事在淳
化二年正月改也職官分紀國朝淳化二年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蘇
耆續翰林志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猥雜及公翰林承旨上以其
稱手不別又惡其清貴散亂始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舊聞證誤按
實錄淳化二年正月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時宋文安白為承旨久矣
九月宋公既蘇文簡始為承旨學士舊謬矣元祐令三班奉職從九品祖
宗官制舊典三班奉職借職國初無此官太宗朝欲增使臣等級遂置此

名舊聞證誤按實錄太宗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非增也太宇所增乃
崇班借職亦比選人其差遣同供奉官以下注馬其校又有三班差使借
差不入品假其名而已政和初以承節易奉職以承信易借職云　慕容彥
逢攜文堂集故三班奉職洪攜兄髡可三班奉職制　勅具官某惟汝天
倫死于金革宜推恩典優卹厥家用錫官榮汝其祗服可　開封府職級
李满可奉職開封府頗內守闕府與事于士明可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
軍器建局爾與有勞錫茲官榮往其祗服可　三班借職孫渠可三班奉
職制　勅具官某爾踏練獄事推鞫有勞擢進一官以示嘉奬欽予時命
尚加勉旃可　故如京副使石福男堅可三班奉職姪男珪保姪孫戊可
五符授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死事之臣朕所閔惻肆推恩典以卹其
家命爾官榮往思報稱可　劉邠彭城集一班殿侍衛涓可特授三班奉職
制　勅某人卹孤錄嗣朝有著令矧父膺隨龍之遇宜厥子蒙世祿之榮
男跪茂恩俾從新命可　蕃官唆哆可三班奉職制　勅具官某唆聲瓶
弟唆哆朝廷錄死事之孤所以閔忠而勸能也唆聲果敢有功沒于戰陳
而無子息可被任用施及同產使厎族屬服我優卹思著來效可　蕃官
京吪結京吪脚鋒授並可三班奉職制　勅某等其父為國元賊敵聖力

寡恪闕而死勇壯可嘉錄其孤兒以示慼卹可　殿前東西班弓箭手劉
家可三班借職制　勅某以挽強射遠勇力出衆試之集教亦能無過宜
可（原缺）使以責來效可　故御前忠佐步軍副都頭成宗男京可三班奉職
制　勅具官某男某陳力奉上得親殿陛之嚴哀死卹孤宜有推蓋之報
詳推往續宜示賞延粵跣渥恩用光存歿可　李貴男遵可三班奉職制
勅具官某男某乃父歿身行陳以死効力雖其微品志可嘉也哀死卹孤
朝有常憲錫爾一命以勸來者可　鄱陽鄉先生集曹曄妹婿劉復特與三
班奉職制　勅某朕以曹曄乃賢懿大長公主之子仁宗帝皇帝之外孫
也憫其不壽特推異恩而曄父詩以爾為請勉自修飭毋愧官榮　揚文
翰弟文真補三班奉職制　文翰既歿推厥承襲而光爾等咸曰汝宜逮
吏以聞在所獲錄往圖報效益勵忠勤　彭汝礪鄱陽集散指揮右第一班
長行李清三班奉職制　勅某爾父貴服勤積年龐蹈罪戾今其歸矣何
以慰之錫汝以官俾嗣祿食尚執廉謹以圖報忠可　宋鑑王震撰故內殿
崇班劉景男可奉職制　有臣不難殺身以報國賞其可薄乎顧死者已
矣殆祿其近屬尚為之旌勸永惟乃父之忠勞爾是以有祿不可勉哉　梅
聖俞宛陵集送王景憲奉職詩　清羸將家子苦節自寒儒四壁我何有

一錢君亦無下灘船自急聞鴈日將晡行愛青山口人煙事網罟　李直講
集送杜奉職詩　青紫皆同道稀曾到薜蘿感君非我輩無事每來過此
別當貧病何年共醉歌人
生有後會爭奈鬢雙皤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三

二質

積　大寶積經八

不動如來會第六之一　授記莊嚴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衆所知識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善解脫自在無礙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教通達到於彼岸唯有阿難住於學地爾時尊者舍利弗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云何往昔諸菩薩摩訶薩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修行過清淨行被精進甲功德莊嚴是諸菩薩由被甲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世尊如是行願及以發心惟尊大慈開示演說世尊彼諸菩薩摩訶薩為利益安樂天人世間精勤修習過清淨行被精進甲由是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及為現在未來菩薩當作佛法光明讚揚功德證獲善根故使諸菩薩聞此法已於真如法性精勤修學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能問過去未來菩薩摩訶薩淨行光明廣大甲冑闡揚功德為攝受未

來菩薩摩訶薩故諦聽諦聽如理思惟當為汝說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從是東方過千世界彼有佛剎名曰妙喜昔廣目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彼與諸菩薩摩訶薩說微妙法從六波羅蜜為首舍利弗彼時有一比丘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法教志願修行佛言善男子汝今當知菩薩教法難可修習何以故菩薩於諸衆生不生瞋害心故時彼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無諂無誑實語不異語求一切智智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於衆生起瞋害心者則為違背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中現在說法諸佛如來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迴向於其中間若發聲聞獨覺心者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迴向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於衆生起愛欲瞋癡之心或與惛沉貢高惡作相應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安住迴向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生疑惑心如是或起殺害不與取心或起邪見及非梵行妄語兩舌麤獷相應或與損害相應則為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時有異比丘作如是念此菩薩摩訶薩由初發心被精進甲於一切衆生不為瞋等之所搖動舍利弗時彼菩薩因此念故妙喜國中號為不動時廣目如來

應正等覺見彼菩薩得不動名隨喜讚善四大天王釋梵世主聞彼名已亦皆隨喜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於彼佛前作如是言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未證無上正覺所修行業或違此言者則為欺誑無量無數世界諸佛如來安住說法者世尊我今發此大心如是迴向乃至未證菩提若於一一語言不與念佛及一切智相應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如是發心迴向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生生在家不出家者則為違背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未得無上菩提生生出家若不乞食不一坐食不節減食再食不食不持三衣不著糞掃衣不隨所而坐不常坐不住阿蘭若不安止樹下不露坐不住塚間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大菩提心如是迴向乃至未得一切智智若不成就無礙辯才說諸妙法則為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如是發心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不住三威儀或立或坐或復經行則為欺誑無量諸佛世尊我今發如上心乃至未得一切智智或於衆生犯根本罪或作妄語及餘世俗憒鬧之言或起摧伏他論相應之心則為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安住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與婦人說法若不起無常苦空無我之想而取彼相及露齒而

笑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安住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說法時顧指輕躁或見餘菩薩不生大師之想則為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坐聽法及禮外道沙門婆羅門唯除諸佛沙門弟子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大心至無上覺若行財法施時情有彼此應供養所生間異心則為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一切智心乃至無上菩提若我見諸罪人將被刑罰不捨身命而救護彼則為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時彼菩薩修此大行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無一衆生將被刑罰不救護者舍利弗爾時有一比丘作如是念如來於此行者當為作證復天人阿修羅等亦為證見舍利弗時廣目如來應正等覺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之所證見彼諸世間天人阿修羅等亦為證見比丘若復有菩薩摩訶薩被如是等大精進甲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皆當成無上正覺舍利弗時不動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未證無上菩提於其中間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有諸罪釁若說其所犯則為違背諸佛如來世尊我修是行願成無上正等菩提使我剎中廣大清淨諸聲聞衆悉無過失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若未證

得無上菩提乃至夢中若生欲想而有所泄則爲違背諸佛如來世尊我修是行證無上覺使彼國中出家菩薩彼於夢間亦無漏泄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乃至證得無上菩提我佛刹中若諸女人有女過失如餘土者終不取正覺若取正覺則爲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若菩薩以此大願種子成就者念隨出生如是諸法能爲衆生說種種教舍利弗時有比丘白不動菩薩言大士若此誠心不退至言無妄者願以足指搖動大地時不動菩薩以佛威神及本願善根力故令彼大地六種搖動所謂動大動遍動搖大搖遍搖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如昔所願今已成辦是故菩薩摩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學不動菩薩摩訶薩若有菩薩善修其行當獲如彼佛刹及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動菩薩初發心時幾何天子而來集會佛告舍利弗彼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天王及與帝釋魔王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等皆歡喜合掌作如是言今此所聞被功德甲我等昔未曾聞世尊彼不動菩薩當成佛時於彼刹中所有衆生不以下劣善根而得成就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不動菩薩被甲功德諸餘菩薩所未曾有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諸餘菩薩被大甲胄發趣無上菩提無有如不動菩薩摩

訶薩者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成就功德於賢劫中一切菩薩皆悉無有舍利弗爾時廣目如來授不動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言善男子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如然燈佛與我授記舍利弗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大光明普照世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如我往昔證一切智時此大千界六種震動復次舍利弗彼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卉木叢林皆向菩薩傾靡亦如我昔證菩提時一切草木傾向於我復次舍利弗不動菩薩蒙佛記時彼大千界所有天龍夜叉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皆悉合掌頂禮菩薩如我於此證大菩提娑婆世界所有天龍等皆悉合掌頂禮於我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得授記時彼世界中所有女人懷孕皆得安和分釋無諸苦難盲者得視聾者能聞如我成佛時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廣目如來應正等覺授菩提記於彼二時一切衆生無横死者亦如我證一切智時無有異也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悅意香普熏世界亦如我昔證大菩提妙香遍聞遍意無異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廣大功德佛告舍利弗言彼不動

菩薩蒙佛授記非唯有此功德又能到無邊功德彼岸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由廣目如來與授佛記彼時天人世間阿修羅等心皆悅慶隨順調善亦如我證無上菩提諸天人等皆同歡喜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獲授記時有大夜叉手持金剛侍衛菩薩如我無異復次舍利弗不動菩薩蒙佛記時諸天及人散諸名華塗香末香於菩薩上亦如我證大菩提時散諸香華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諸天人各二十億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得廣目如來授佛菩提記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蒙佛記時優鉢羅華波頭摩華芬陀利華遍滿大地亦如我道場諸華遍覆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無量諸天在虛空中散諸天衣覆菩薩上咸作是言願此菩薩速證無上正等菩提亦如我昔得一切智諸天散衣無有異也復次舍利弗彼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見不動菩薩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皆大歡喜甚於世間父母生子猶如我證一切智時諸天人等皆大歡喜復次舍利弗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人以佛神力皆聞不動菩薩授菩提記各施種種上服名衣珍奇美膳譬如比丘加提月滿一切諸人悉皆供養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欲界衆生持諸上味并奏天樂而以供養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得

授記已有如是等功德成就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甚爲希有善說諸佛境界不可思議如是禪定境界及諸龍境界不可思議諸業果報不可思議世尊彼不動菩薩住初發心攝受如是殊勝功德得如來記又成此等不可思議諸大功德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爾時尊者阿難白舍利弗言大德彼初發心菩薩被精進甲胄世尊略說少分功德猶故未盡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來略說何以故彼菩薩住初發心被精進甲成就不可思議無量功德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今已善說不動菩薩被甲精進殊勝功德唯願世尊爲攝受現在未來諸菩薩故廣爲宣說佛告舍利弗不動菩薩住初發心被精進甲如是功德不可思議吾今爲汝說其少分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彼不動菩薩發如是願假使虛空而有變異我之弘誓終無退轉由此願故不動菩薩所有功德皆速成就舍利弗我不見有於賢劫中諸菩薩衆被精進甲如不動菩薩者舍利弗賢隆菩薩所修之行比於不動菩薩於少分中乃至歌羅分亦不及一舍利弗不動菩薩所被精進甲胄無量千菩薩悉無與等舍利弗不動菩薩摩訶薩以此堅固誓願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現住於妙喜世界號爲不動如來應正等覺

復以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諸有乞求。頭目髓腦。手足支節。不逆其意。悉皆施與。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從初發心。乃至末證無上菩提。由此因緣。無風黃痰。及頭痛等。和合諸病。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道時。得如是等。未曾有法。舍利弗。彼由往昔。於生生處。供養承事。諸佛如來。於彼佛所。常修梵行。由是因緣。生生之處。還復本名。號為不動。從一佛剎。至一佛剎。生有佛世。常見如來。舍利弗。譬如剎利。灌頂大王。於世間中。得勝自在。從一宮殿。至一宮殿。足不履地。受五欲樂。彼不動菩薩。往昔行菩薩行時。生生之處。常修梵行。供養諸佛。隨所說法。示教利喜。皆與波羅蜜相應。少與聲聞地相應。能令諸菩薩。速入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此發心。於無上菩提故。獲此廣大。功德利益。又以法施。善根迴向。菩提。發如是願。我成佛時。於彼剎中。一切菩薩。以佛威力。聞我說法。受持讀誦。及能歷事。諸佛如來。從一佛剎。至一佛剎。乃至末證。無上菩提。常不遠離。諸佛世尊。譬如於我。唯除至究率天宮。補處之位。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法。合如是。若從究率天中。降神母胎。右脅生時。大地震動。舍利弗。最後身。菩薩摩訶薩。有如是瑞相。舍利弗。譬如比丘。具諸神足。入宮殿內。猶處虛空。住諸威儀。皆無障礙。彼復身菩薩。亦復如是。雖在母胎。而住虛空。一切胎垢不淨。不能汙染。臭穢之氣。彼亦不聞。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道。發如是願。若我當證。無上菩提。於彼佛剎。行菩薩者。及聲聞眾者。皆斷諸魔業。諸眾生類。於一切種。於一切時。令諸魔眾。不得其便。亦攝於我。行菩薩行時。斷一切魔業。而彼諸菩薩。乃至末成。諸大功德。常勤攝受。修菩提行。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往昔行菩薩行。演說諸法。及聽聞時。身之與心。不生疲倦。何以故。彼初發心。修菩薩行。時得法身威力故。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往昔行菩薩行時。作如是願。我佛剎中。所有菩薩摩訶薩。皆得法身圓滿。如我無異

佛剎功德莊嚴品第二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已說。不動如來。修菩薩行時。所有功德。復願世尊。開示廣說。不動如來。見今剎土。功德嚴勝。何以故。彼諸補特伽羅。行菩薩乘者。聞彼功德。生愛樂心。欲見彼佛。禮拜供養。住聲聞地。補特伽羅。證無學者。聞彼剎土。功德莊嚴。亦希瞻禮。供養承事。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問如是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分別解說。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一切智時。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彼世界中。所有眾生。如不動如來。證無上覺。經七晝夜。無有食想。

無饑渴想。亦無疲倦。冥處睡眠之想。唯有安隱歡喜。愛樂善心。而於彼時。世界之中。所有眾生。及以欲界天。無有婬欲。何以故。由彼如來。本願力故。彼諸眾生。現世攝受。此諸功德。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一切智時。彼世界中。所有眾生。皆至誠合掌。向不動如來。由渴仰如來故。能於現世。攝受如是無量功德。復次舍利弗。彼佛世界。功德莊嚴。無量佛剎。悉無與等。舍利弗。由彼如來。修菩薩行時。發斯弘誓。願此佛剎。殊勝莊嚴。如我於今。本願成就。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無上菩提時。於其剎那。彼須臾頃。三千世界。所有眾生。若有天眼。若無天眼。彼皆得見不動如來。舍利弗。此亦如來本願成就。令諸有情。獲此功德。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坐菩提道場。證無上覺時。天魔波旬。不生障礙之想。復有無數。百千諸天。以諸香華。及天妓樂。供養如來。各持細末栴檀。而散佛上。是諸香末。及彼華鬘。於虛空中。合而成蓋。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本願之力。令得成滿。復次舍利弗。彼佛得菩提時。大光普遍三千世界。日月諸天。光悉不現。此亦不動如來。昔願圓滿。今獲斯瑞。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昔行菩薩道。誠有廣大。精進甲冑。能發如是弘誓之心。由彼性修菩薩行願。能令無數。百千眾生。植諸善本。於無上菩提。又以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清淨佛剎。如是如是。迴向願力。悉皆圓滿。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有菩提樹。成以七寶。高一由旬。樹身周圍。半拘盧舍。條葉垂陰。周一由旬。下有基陛。周四由旬。佛坐其上。證菩提道。道樹四邊。有多羅樹。及蘇漫那樹。周遍行列。微風吹動。出和雅音。世間音樂。所不能及。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無三惡趣。何等為三。所謂地獄畜生剡魔王界。一切眾生。成就十善。地平如掌。而作金色。無有溝坑。荊棘瓦礫。其地柔軟。如兜羅綿。足所履時。其地即下。隨舉其足。還復如初。舍利弗。彼佛剎中。無三種病。云何為三。謂風黃痰。所起之病。舍利弗。彼佛土中。一切有情。無虛妄語。亦無醜陋。身無臭穢。於貪瞋癡。皆悉微薄。亦無牢獄。因繫眾生。舍利弗。彼佛剎中。無有外道異學之眾。所生諸樹。常有華果。復有奇樹。所現劫波。上出名衣。皆備五色。光華鮮潔。異氣芬芳。於一切時。常無變易。譬如天華。種種芬馥。彼衣香氣。亦復如是。諸服用者。身所出香。與衣無異。譬如此界。富樂之人。名衣自豐。服用如意。舍利弗。彼土眾生。所須飲食。如三十三天。應念而至。無有便利。穢惡不淨。舍利弗。彼國所居。宮殿樓閣。皆以七寶。而嚴飾之。於其四邊。多諸池沼。八功德水。受用隨心。周觀又多。悉皆清淨。諸眾生輩。多以法樂而居。舍利弗。彼剎人倫。無有嫉妒。一切女人。超諸女寶。獲天功德。此無能

比。假喻況之。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
算數譬喻。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舍利弗。彼剎諸人。隨其意樂。感
諸妙床座。皆七寶成。嚴麗具足。其所偃息。以兜羅綿枕。此皆由不動如來往
昔願力成就。如是種種嚴好。舍利弗。彼剎諸人。所資飲食。色香味等。不異
諸天。譬如欝單越人。無別王者。彼妙喜國。亦復如是。唯有不動如來。以為
法王。又如三十三天。奉事帝釋。彼諸人等。咸事如來。舍利弗。汝應知。彼不
動佛剎。功德莊嚴。舍利弗。彼土衆生。心無放逸。何以故。亦由不動如來。本
願力故。時一比丘。聞佛讚揚。不動如來。佛剎功德。心生貪著。而白佛言。世
尊。我今願生。不動佛剎。佛告比丘。汝之愚迷。豈得生彼。何以故。不以愛著
之心。而得往生。唯有植諸善本。修諸梵行。得生彼故。復次舍利弗。彼土衆
生。隨其所樂。有清淨池。應念而現。八功德水。充滿其中。飲漱洗浴。皆適人
意。有不樂者。即便不見。舍利弗。彼佛剎中。香風和暢。悅可衆心。而彼香風
為諸天人。作諸香事。由從人心。有至不至。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本願力
故。功德莊嚴。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女人衣服。及莊嚴具。從樹而生。隨意
受用。彼國女人。無女過失。不如此界。諸女等心。多嫉妬。兩舌惡口。又彼懷
孕之時。至於誕育。母子安適。亦無穢汙。何以故。此皆不動如來。本願力故

舍利弗。彼佛剎中。有如是等。安隱快樂。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佛
剎土中。無有市易商賈。亦無田業農作。常得快樂。舍利弗。彼佛剎中歌詠
遊戲。無有婬欲相應。彼諸人等。唯受法樂。舍利弗。彼佛剎中。所有蘇漫那
樹。及多羅樹。而為行列。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假使天人音樂。不如彼樹。舍
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欲攝佛土者。應當攝受。如是功德。及淨修佛國。如不
動如來。行菩薩行。攝受佛剎。功德莊嚴。舍利弗。彼佛土中。無諸黑闇。雖有
日月。不現暉光。何以故。不動如來。常有光明。普照佛剎故。舍利弗。譬如高
大樓閣。密閉戶牖。以摩尼寶。置於室中。其內有情。雖經晝夜。常覩光曜。彼
佛剎中。諸衆生類。見如來光。亦復如是。舍利弗。大樓閣者。比方妙喜世界。
摩尼寶者。此喻不動如來。摩尼寶光者。喻佛光明。閣中有情。譬妙國土諸
群生等。舍利弗。不動如來。隨所行住。有千葉蓮華。自然承足。是華金色。世
無可喻。舍利弗。此亦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殊勝願力。之所成就。時舍利弗
復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若入室中。金色蓮華。為承足不。佛告舍利弗
言。斯事微淺。何勞致問。彼佛世尊。若入村坊舍宅。其千葉華。即隨而現。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念。若如來降尊。入此室者。足下蓮華。應聚一處。
隨其所念。華則為聚。若復有人。願華住空。即如彼念。在空中住。由彼如來。

威神力故。舍利弗。彼承足蓮花。與諸人等。為塔供養。舍利弗。彼佛世尊。為
演法故。遍遊三千大千世界。隨所行處。其華即現。又彼如來。隨所化現。他
方剎土。其金色華。亦現於彼。以佛威力故。三千大千世界。皆以金色千葉
蓮華。莊嚴其上。

聲聞衆品第三　　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於說法時。能善調伏。無量衆
生。皆令見證。阿羅漢果。安住靜慮。八解脫者。其數甚多。舍利弗。彼不動如
來。應正等覺。有無量無數。諸聲聞衆。我不見若算師算師弟子。有能算數
彼聲聞衆。爾許頻波羅。兆伽羅。波頭摩。阿羅吒。若干阿頞婁。阿部多。舍利
弗。如此算數。無有能知。彼聲聞衆。定其數量。若干名者。舍利弗。如我此剎
諸善男子。獲預流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則無其數。於彼剎中。證阿羅漢。
亦復如是。舍利弗。譬如懈怠。預流果人。七返受生。為其說法。方獲勝果。彼
說名為。七返生人。舍利弗。若有於不動如來。初說法時。獲預流果。第二說
法。證斯陀含。第三說法。證阿那含。第四說法。證阿羅漢者。此諸人等。非一
生定。得盡諸漏。名懈墮人。舍利弗。彼佛剎中。得預流者。於此現身。而得漏
盡。非如此界。經七返生。斯陀含者。即於現生。能盡苦際。非如此界。經一往
來。名斯陀含。阿那含者。彼於現身。成阿羅漢。非如此界。往上地生。不還來

此。名阿那含。舍利弗。不動如來。於彼剎中。說諸聲聞。行住差別。乃至安立
如是聖果。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了此法。不住諸識。及於學地。而身殁已。住
無學地。方取滅度。舍利弗。無學地者。是阿羅漢地。假名建立。言無學者。是
阿羅漢。假名建立。舍利弗。彼不動如來。諸聲聞衆。清淨具足。安住堅固。舍
利子。此是不動如來。諸聲聞衆。假名建立。所謂大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
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教解脫。是諸羅漢。多住靜慮。八解
脫中。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有如是等。諸聲聞衆。具足功德之所莊嚴。復次
舍利弗。彼佛剎中。以金銀琉璃。三寶為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舍利弗。三
十三天。若欲樂見不動如來。禮拜供彼。諸天衆。從寶階下。至於佛所。時彼
諸天。見閻浮提人。富盛具足。便生愛樂。作如是言。我等諸天。有天福報。
彼閻浮提人。有人福報。我今所見。殊勝之福。與我無異。然閻浮提。復有勝
福。過於天者。謂不動如來。演說正法。是故天衆。常樂人間。舍利弗。閻浮提
人。若陞天者。了無愛樂。何以故。不動如來。在於人間。常演正法。饒益我等。
然我之福報。不異諸天。是故。三十三天。所不能及。舍利弗。彼界人天。以佛
神力。互得相見。譬如此界。閻浮提人。見諸星月。舍利弗。彼諸人衆。仰觀上
界。諸天宮殿。亦復如是。舍利弗。此亦是不動如來。本修菩薩行時。願力所

說舍利弗彼佛說法之聲普遍三千大千世界聽法四衆同無空缺舍利弗彼聲聞衆唯希法食無餘食想於聽法時一心寂靜若坐若立身心無倦舍利弗不動如來住虛空中為衆說法彼聲聞衆若得神通及不得者以佛威力皆住虛空以三威儀而聽法要何等為三謂行住坐是聲聞衆若欲涅槃結加趺坐而便滅度尒時大地為之震動既滅度已一切天人皆來供養或有阿羅漢將欲滅度身中出火而自闍維或有自然化滅無遺舍利或有於滅度時逝行空中如五色雲須臾消散滅無遺迹或住虛空如降時雨至地消盡舍利弗此亦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本修菩薩行時作如是願若我得證無上菩提諸聲聞衆以三威儀而取滅度復次舍利弗彼佛國中諸聲聞衆多獲四無所畏得四神足者復多於此舍利弗彼剎土中諸聲聞衆成就如是具足功德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諸聲聞衆功德熾盛廣大成就

不動如來會第六之二　菩薩衆品第四　尒時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世尊今者已說聲聞功德復願說諸菩薩具足功德何以故一切功德從此出生尒時世尊知其所念告舍利弗彼佛剎中有無量百千億諸菩薩衆皆來集會所有出家菩薩以佛神力隨所聽聞皆能領悟受持讀誦舍

利弗我於此界說法至少此不動如來所說法藏百分千分百千分億百千分算分數分迦羅分鄔波尼殺曇分亦所不及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修菩薩行時發如是願願我成佛彼剎土中所有菩薩以我威力隨所聽聞皆能領悟受持讀誦舍利弗是諸菩薩由彼如來本願神力於佛所聞悉能領受諷誦通利復次舍利弗若彼菩薩自心欲樂往異佛土舉心便至形服言音同方俗於彼如來禮拜供養聽聞正法善為問難能事已周還歸佛所舍利弗此賢劫中有九百九十六佛當出於世若有菩薩樂見此如來者應願生彼不動佛剎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從此佛剎及餘佛剎於命終後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不動如來佛剎中者必不信住諸聲聞地何以故彼行佛道常遇如來天魔波旬不得其便於二乘地永斷相續必定當得無上菩提常在如來諸大集會舍利弗汝應當知若住不動如來清淨佛剎者彼諸衆生終不退墮不可引攝亦不退還住無上菩提有大勢力不可搖動永無退轉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此世界或他世界若命終後生於彼土即於生時得如是念我已入如來室住無畏城舍利弗彼諸菩薩所有言議皆與般若波羅蜜相應互相遵敬起導師想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諸菩薩衆在家者少出家者多

皆以佛神力隨所聽聞即能領悟受持諷誦舍利弗若在家菩薩摩訶薩雖不繫念於法會中隨在方所若坐若立以佛神力皆能聽聞領悟受持讀誦通利彼出家菩薩亦復如是諸在異方乃至諷誦無別是諸菩薩捨身受身於所聞經終不忘失於諸佛土隨願受生舍利弗彼亦是不動如來本願功德之所莊嚴舍利弗若菩薩於一生中欲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者應當願生不動如來之所若菩薩於彼生已即見無量諸佛種諸善根復能為無數百千衆生演說法要令諸衆生增長善根舍利弗此賢劫中諸佛世尊當出於世若諸菩薩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種種資具供養如來便即出家既出家已於諸佛所淨修梵行以此善根方餘菩薩於不動如來之所於一生中與波羅蜜相應所有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算分迦羅分數分喻分鄔波尼殺曇分亦不能及舍世弗此亦不動如來清淨佛剎功德莊嚴舍利弗若有菩薩從此世界或餘世界於壽終後若已生現生當生不動如來佛剎者一切皆得不退轉位何以故彼佛剎中天魔波旬不為障礙亦無魔業之所嬈亂舍利弗譬如毒蛇神呪所伏不能為害一切諸蟲見彼毒蛇亦無憂懼然此毒蛇雖無毒害由本業故受此蛇身故名毒蛇舍利弗彼魔波旬亦復如是由不動如來往修

菩薩行時本願善根如是迴向願我當證無上菩提調伏諸魔不為障惱彼諸菩薩聲聞凡夫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不為障惱然由先業所感受此魔身生彼天中而自悔責無始故業獲此身名雖得自在常生厭患於彼如來說法之時諸魔眷屬常預聽聞聞已心靜於聲聞衆而生愛樂云何當得住於寂靜少欲知足彼諸魔衆常起出家之心而無障礙之想故彼國中聲聞菩薩及凡夫衆皆由彼佛往昔精勤弘誓威力得安樂住舍利弗此亦不動佛剎殊勝莊嚴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願生彼國由茲得願此善男子善女人終不退墮聲聞辟支佛地從一佛剎至一佛剎歷事供養諸佛如來於諸佛所聽聞正法雖未證得無上菩提而能見彼無量百千乃至億那由他百千諸佛於諸佛所種諸善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由此方便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茲善根往生彼國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彼善生善往如是諸菩薩摩訶薩滿彼剎中舍利弗譬如金鑛精加鑄鍊除去砂礫唯有真金造諸飾好嚴身之具舍利弗彼佛剎中菩薩摩訶薩住於真實亦復如是然彼菩薩摩訶薩清淨集會汝今應知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所有菩薩若已生若現生若當生如是菩薩皆行一行所

謂住如來行。舍利弗。云何如來行。所謂超過聲聞辟支佛地。言行一行者。是彼假名。是故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欲行一行者。應當願生。彼佛剎土。舍利弗。我所授記。得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此輩應生。不動佛所。舍利弗。是諸菩薩。生彼佛剎者。我不捨離。譬如剎利。灌頂大王。有敵國來。欲侵財位。王既聞已。作是思惟。我之妃后愛子。不堪繫敵。及諸財寶。收入宮城。不為怨敵之所侵害。王之國祚。安靜無虞。威震強敵。不憂災難。舍利弗。我不捨離。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如彼王之寶物。愛子妃后。修菩薩行者。應如是知彼佛剎中。無有畏懼。猶如功成。彼敵王者。即魔波旬。於菩薩行人。難為障礙。如彼灌頂大王。不被怨敵之所侵擾。如來亦復如是。不為天魔之所撓惱。舍利弗。譬如有人。畏於債主。逃遁遠國。不為債主。及於他人之所陵奪。何以故。由路遠絕。債主家人。不能達彼。彼諸菩薩。生妙喜國者。波旬路絕。亦復如是。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天魔波旬。常為菩薩聲聞。作諸障礙。妙喜剎中。諸天魔眾。不為魔業。彼諸菩薩。若已生。現生。當生。常無恐怖。何以故。由彼如來。本行菩薩道時。所有善根。如是迴向。我證無上正等覺時。彼天魔眾。不為障惱。及作魔事。舍利弗。譬如丈夫。善服毒藥。能使消化。方為食事。無有諸毒。彼剎天魔。亦復如是。常加利益。不為損害。舍利弗。彼

佛剎土。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爾時舍利弗。作是思惟。我今欲見彼佛世界。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及聲聞眾。爾時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則以神力。不起于座。皆令得見。告舍利弗。言汝今見不。答言已見。佛告舍利弗。汝見彼諸天人。徹有勝色。殊異相不。答言不見。何以故。我見妙喜國人。衣服飲食。及諸珍玩。皆是諸天器具。彼不動如來。處眾說法。猶若金山。光明赫弈。諸聲聞眾。無量無邊。譬如有人。遊於大海。中流四望。涯際莫知。觀彼聲聞。亦復如是。是諸聲聞。隨所聽法。身心不動。如入禪定。匪如此界。入定之人。時或掉動。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茲善根。彼諸菩薩。善得往生。妙喜世界。何以故。彼亦如是。得不退轉。世尊。譬如王使。遠適他國。執持符印。經遊來往。關防主司。莫能為礙。何以故。以王印力。人無遮止。彼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或從此界。若他世界。壽命終後。於彼佛剎。若已生。若現生。若當生。皆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佛剎。至一佛剎。常不遠離。諸佛世尊。皆當速證。無上菩提。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彼界所生。菩薩摩訶薩。與此世界。預流果人。無有差別何以故。如預流果人。不墮惡趣。彼界菩薩。若已生現生當生。亦皆斷諸惡趣。及聲聞辟支佛地。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從一佛剎。至一佛剎。不離諸

佛。及聲聞眾。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是諸菩薩摩訶薩。受生彼國。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從一佛土。至一佛土。常得現前。供養諸佛。及當證得。佛菩提果。舍利弗。譬如預流果人。決定當得。聲聞菩提。終不墮惡趣。是諸菩薩。亦復如是。或從此世。及以他世。命終之後。受生彼剎。從皆決定。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佛剎。至一佛剎。於諸佛所。常不遠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於此世界。所有一來向。及一來果。乃至住阿羅漢向。及羅漢果。與彼佛剎。所生菩薩摩訶薩。等無有異。佛告舍利弗。汝勿作此言。何以故。於此佛剎。菩薩摩訶薩。佛授記者。與彼所生菩薩。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於此世界坐道場。菩薩與彼所生菩薩。等無有異。何以故。彼諸菩薩。行如來行。不為天魔之所得便。於二乘地。永斷相續。從一佛剎。至一佛剎。常能供養。一切如來。乃至證得。無上正覺。爾時阿難。作如是念。我今應察。長老須菩提。辯才之力。作是念已。白須菩提言。我等應觀。不動如來。及聲聞眾。彼佛土時。須菩提。告阿難言。汝欲見彼如來者。今應且觀上方。爾時阿難。觀上方已。白須菩提言。我極觀上方。皆空寂靜。須菩提言。彼不動如來。諸聲聞眾。及彼佛土。亦復如是。如見上方。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此世授記。菩薩與彼所生菩薩。等無有異。世尊我今不知。以何為等。佛告舍利弗。以法界等故。得無有異

涅槃功德莊嚴品第五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作是念。世尊已說。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修菩薩道。功德無邊。又說彼土。及聲聞菩薩。殊勝德業。廣大莊嚴。復願世尊。於茲開示。彼佛滅度。化迹如何。爾時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告言舍利弗。不動如來。般涅槃日。化身分布。一切世界。於地獄中。說諸妙法。以法調伏。無量有情。皆當證得。阿羅漢果。然此時獲果方滅度。實證無學人。轉增其數。即於此日。授香象菩薩摩訶薩記云。汝於我滅度後。當得作佛。號曰金蓮如來應正等覺。復次舍利弗。彼金蓮如來佛剎功德。聲聞眾數。與不動如來。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入般涅槃。是時大地。普皆震動。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震吼發聲。其聲上徹。乃至阿迦尼吒天。諸天聞已。即知彼佛。入於涅槃。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所有叢林。及諸藥草。皆悉傾向。不動如來。涅槃之處。是時天人。悉以華鬘塗香。及諸衣服。而散佛上。所散香華。周帀圍遶。高一由旬。復次舍利弗。彼涅槃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皆向不動如來。合掌作禮。地方諸天。以佛神力。悉皆得見。入般涅槃。是諸天人。

經七晝夜心懷悲惱不受人天娛戲妖樂亦無欲想互相謂言不動如來為世光明作衆生眼今取滅度一何速哉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從此世界歿餘世界於命終後生彼佛刹若現生彼皆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非可以百數而數彼以千數及百千數舍利弗是百千菩薩摩訶薩數者應知入如來數皆入佛數皆入佛數入一切智性數若有菩薩摩訶薩當生彼刹者亦皆得入如來等數舍利弗除彼不退菩薩摩訶薩所餘菩薩於此世界若不聞積習不動如來功德法門者皆為惡魔之所攝受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般涅槃後乃至正法住世彼佛刹中所生菩薩摩訶薩亦當入其數所以者何由彼如來本願力故是諸菩薩若於後時受生彼者應當讀誦百八法門讀誦益已方能受持彼一切法不動如來之所安立一百八法門本性我滅度後若有菩薩摩訶薩當生彼刹者亦當讀誦一百八法門及能受持一切法門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善能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佛雖滅度其說法聲及莊嚴功德與佛在世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從身出火而自闍維舍利遺形皆作金色譬如佉羅樹隨分斷處皆有卍吉為字之文如來舍利亦復如是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所有舍利分分周圓表裏皆有吉祥之相相表之文其狀如下卍舍利弗譬如補羅迦樹隨解之處中表皆有吉祥之文彼佛舍利亦復如是舍利弗彼國衆生為供舍利起七寶塔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又以金色千葉蓮華而為供養其大千世界即以塔華而為嚴飾復次舍利弗若諸菩薩於不動佛國將滅度者臨壽終時曾不失念而見如是種種瑞相或有菩薩見當生土無有如來自方作佛或見彼有佛當即奉事或見菩薩入於母胎或見菩薩彼大甲胄或見捨家趣於非家或見坐於道場降伏魔軍或見菩薩證一切智智或見菩薩於某世界成等正覺轉於法輪或有菩薩住虛空中自身漸滅不遺少分譬然濕草煙氣上騰漸以消散至于滅盡舍利弗是諸菩薩既滅度已一切天人備修供養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以大涅槃般涅槃已正法住世經百千劫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動如來正法所住是何等劫佛告舍利弗二十小劫以為一劫彼住如是百千劫數舍利弗正法滅已有大光明照十方界地皆震動發大音聲然彼非天魔之所能壞亦非如來及聲聞衆而自沉隱但由彼時人少有聽聞多無欲樂能說法者皆悉遠元既於正法寡聞轉增不信不信增長則無精勤知法比丘自當退靜觀無樂欲不復弘宣彼佛微言漸當隱沒

往生因緣品第六

尒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以何因緣善根之力於彼佛刹而得受生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欲生妙喜世界者應學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發弘誓心願生其國如是行願能作因緣生彼佛刹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以此相應善根迴向無上菩提願與不動如來共相會遇舍利弗以此因緣當生彼界如是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佛之刹土願於未來世當見此光證無上覺因見光已成大菩提復以身光徧滿世界舍利弗菩薩以是因緣當生彼土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諸聲聞衆無量無邊願我當見見已起如是行證佛菩提證菩提時亦有如是無量無數諸聲聞衆舍利弗以是因緣故菩薩摩訶薩於彼佛刹而得受生復次舍利弗彼佛刹中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我當欲見此諸菩薩行禪定行願當隨學與諸菩薩處處結集同學同來同侶究竟願當會遇欲求圓滿大慈悲者欲求菩提及沙門者捨離二乘心者安住真實空性者於佛如來一切智性及法僧名號念住相續者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已願菩薩名者於彼佛刹當得受生何況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善根迴向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舍利弗以是因緣是人於彼佛土決定當生復次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願生彼佛刹者於東方無量世界諸佛如來說微妙法及聲聞衆應以其像隨念在前願我當證菩提說微妙法及聲聞衆皆如彼佛舍利弗是諸菩薩應修三種隨念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平等共習以此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如是菩薩迴向善根無有限量假使一切衆生各持一義量等虛空作如是言大衆彼之善根分與於我舍利弗此諸善根若有已捨給與衆生皆滿其器各各持去而彼善根亦無窮盡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不可移轉故舍利弗彼三隨念所成迴向一切體智以此善根三寶隨轉舍利弗若有菩薩成此善根應知不墮一切惡趣而能摧伏波旬及諸魔衆於彼佛刹隨樂受生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皆得隨願受生是故菩薩摩訶薩於此隨念善根應當積集彼積集已應迴向不動如來故於彼刹當得受生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佛刹功德廣大莊嚴於無量佛刹中彼皆無有是故菩薩摩訶薩應當發如是心我以此善根願當見彼土彼土莊嚴願當攝受亦願當見彼諸菩薩舍利弗以此因緣菩薩當生彼國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願生彼佛刹者應發增上樂欲之心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發增上心我皆與記

於彼佛剎。而得受生。舍利弗。譬如有城。無有樓閣園林池沼。亦無豕馬遊行之處。彼城之王。雖有力安處。而城無樓閣。諸功德故。則非莊嚴。舍利弗。我此佛剎。亦復如是。無彼功德故。則非嚴飾。舍利弗。我此剎中。若有如是功德莊嚴。則如不動如來佛剎嚴勝。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願當攝受清淨佛剎者。應如不動如來往修菩薩行。植衆德本。嚴淨佛剎已。及當如是攝取功德。復次舍利弗。如我今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調伏無量衆生。於二乘道。皆獲果證。及我聲聞。所調伏者。悉皆積聚。方彼如來。諸聲聞衆。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分億百千分數分算分。喻分。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由數無量故。若言解脫。則無有異。且止斯事。舍利弗。彼彌勒如來。當出於世。諸聲聞衆。及彼調伏。所餘聲聞。以方不動如來。聲聞之數。不及之分。如上應知。舍利弗。由彼如來。於一說法。善能調伏無量有情。然彼世尊之所攝受。無有能知。其數量者。舍利弗。我之聲聞。及彌勒如來。諸聲聞衆。乃至賢劫。諸佛世尊。所有聲聞。及彼聲聞。當所調伏餘聲聞衆。彼皆積聚。比不動如來。諸聲聞衆。百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其數多故。解脫無異故。舍利弗。白佛所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應知彼阿羅漢剎。非愚夫剎。何以故。彼佛剎中。阿羅漢

多故。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佛剎中。多滿盡阿羅漢故。復次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數量。不如彼佛。聲聞衆多。由彼如來。於一說法。無量有情。得阿羅漢。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猶有數量。彼一一會。無量有情。得阿羅漢故。諸會聲聞。無有數量。復次舍利弗。彼剎天人。植衆善本。餘界人天。縱以天眼。亦不能見。舍利弗。假令餘界。諸天及人。往彼剎中。善男子善女人。所盡其天眼。亦不得見。若人聞此功德。稱揚法門。聞已受持。讀誦通利。彼善男子等。皆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皆已見聞。是故聞此法門。即得信心清淨。舍利弗。東方一切世界。諸剎土中。若菩薩來人。或聲聞來人。於此法門。讀誦通利者。其數甚多。彼諸菩薩。及聲聞人。由願力故。於不動剎中。若已生現生當生。唯除不退菩薩。由彼菩薩。於諸剎中。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於妙喜世界。及他方剎土。在菩薩等衆中。而為上首。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不動如來功德法門。善能受持。讀誦通利。願生彼剎者。乃至命終。不動如來。常為護念。不使諸魔。及魔眷屬。退轉其心。舍利弗。應知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無上菩提。無有退轉之怖。亦無水火刀杖。惡獸毒蟲之所損害。亦不為人非人等之所怖畏。何以故。由不

動如來。常加護念。於彼佛剎。當受生故。舍利弗。譬如日輪。雖復遠遠。與閻浮提衆生。而作光明。不動如來。亦復如是。雖在遼遠。能與他界。諸菩薩衆。而作光明。舍利弗。譬如比丘。有天眼者。能見遠方。諸善惡色。不動如來。雖在彼剎。餘世界中。諸菩薩衆。所有形類等色。皆悉能見。舍利弗。又如比丘。得心自在。獲彼神通。波羅蜜者。雖在遼遠。了知一切。有情之心。不動如來。亦復如是。能知餘界。諸菩薩心。舍利弗。譬如比丘。證得天耳。身雖在遠。能聞諸聲。不動如來。亦復如是。餘世界中。所住衆生。作如是言。我於彼剎。願當生者。彼佛皆聞。舍利弗。如是已類。善男子善女人。所有姓名。不動如來。皆悉了知。若有受持。讀誦通利。此功德法門者。此諸人等。皆為不動如來之所知見。及已護念。時舍利弗。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彼佛。世尊護念。彼諸菩薩摩訶薩。如是白已。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彼菩薩摩訶薩。如來之所護念。何以故。由護念菩薩故。一切衆生。皆得護念。念利弗。譬如剎利灌頂大王。多有倉庫。盈餘穀豆。嚴城主司。善令監守。何以故。於饑饉世。當濟群生。舍利弗。是諸菩薩。於彼如來。滅度之後。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於正法。饑饉之時。作大豐稔。如來亦復如是。善能覆護。此諸菩薩。舍利弗。於此世界。有諸菩薩。當聞不動如來功德法門。能善受持。讀誦通利。

於彼佛剎。願欲受生。應知此人。得不退轉。舍利弗。若餘菩薩。於此法門。善能受持。讀誦通利。為無量無數百千衆生。開示演說。亦令諸有情。如是植衆善本。使當親近。無上菩提。舍利弗。若菩薩願速證無上菩提者。應當受持讀誦通利。如是法門。為諸衆生。開示演說。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應如是演說此功德門。大智慧業。當如是發起積集。彼諸人等。由發起積集故。於其現身。諸漏當盡。舍利子。是故聲聞乘者。若聞彼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廣為衆生。開示演說。何以故。此善男子善女人。由受持如是正法。於其現身。當證無學。舍利弗。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功德。稱讚法門。應當為他。時時演說。彼諸人等。不越兩生。當於現身。得盡諸漏。復次舍利弗。此不動如來。所有功德。稱讚法門。非愚淺者之所能受。其有智慧深廣方能受持。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當見諸佛。於此功德。稱讚法門。必當身得。舍利弗。譬若無價寶珠。從海將來。於意云何。此無價寶。何人先得。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諸國王。王子大臣。此人先得。佛告舍利弗。彼佛功德法門。亦復如是。菩薩先得。是諸菩薩。當不退轉。若聞此法。必能受持。讀誦通利。為無上菩提。於真如性。當勤修學。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欲住不退地者。聞此稱讚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住此

法門。於法性中。當不退轉。佛告舍利弗。假使有人。純以金寶滿閻浮提。持用布施。其聞此法。終亦不聞。何以故。此功德法。非薄福衆生。當執持故。復次舍利弗。若衆聞來人。聞此功德法門。受持讀誦。爲無上菩提。及具如相應故。精勤修習。彼於後身。當得成就。或於二生稱處。或復三生。終不超過。當成正覺。彼若聞此。稱讚法門。讀誦通利。復爲無量百千衆生。開示演說。舍利弗。如轉輪王。以先業感。七寶現前。不動如來。亦復如是。以本願力。我今說此功德法門。舍利弗。若諸菩薩摩訶薩。於此稱讚法門。若已聞。若當聞者。彼皆由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悲愍願力。或當於賢劫中。諸佛世尊。之所預聞。開示此之法門。如我於今。演說開示。不增不減。名數若干。舍利弗。是故菩薩摩訶薩。欲速證無上菩提者。於此功德。稱讚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爲他廣說。復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爲求此法門故。於彼村落城邑。聽聞受持。讀誦通利。雖出家菩薩。居白衣家。我說無過。亦隨聽往。何以故。彼善男子善女人。於命終後。欲令此法。當不隱沒。舍利弗。若彼村邑。在於遙遠。是諸菩薩。亦當應往。及住彼中。受持讀誦。開示演說。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於已流布。稱讚法門。或於他人。有是經卷。應可詣彼。而書寫之。彼人若有顧求。汝當斷貪。或使經行。若坐若立。汝等應由隨教命。書寫是經。若於彼村。求不能得。應詣隣境。書寫受持。讀誦通利。復爲他人。開示演說。若往餘方。勤求不獲。彼人應發如是誓心。我於無上菩提。不應生於退轉之想。由我已聞不動如來法門名號。是人於我。欲爲利益。令我聽聞。舍利弗。如是稱讚法門。有能演說。及預聞者。皆由如來威神之力。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由誰威力。而當得聞。舍利弗。我滅度後。由不動如來威神之力。當復得聞。或由四大天王。釋提桓因等。當勸加護。令諸法師。宣揚此法。及彼菩薩。本業成熟。四天王等。威加兼進。令諸菩薩。而得聽聞。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此法門。能成就廣大功德。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若於國中。雨雹爲災。非時霜雹。及餘種種可怖之事。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應當專念不動如來。及稱名號。是諸災害。皆得消除。由彼如來。往昔弘誓。百千諸龍。解脫衆苦。又由慈悲本願。誠諦不虛。迴向善根。要期圓滿故。稱彼名號。憂患自消。唯除有情。宿業成熟。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現身欲證無上菩提者。應如不動如來往修願行。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少有菩薩摩訶薩。已能如是具修淨利。及當淨修如不動如來者。舍利弗。彼諸菩薩。皆當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於佛性。及一切智。攝受佛國。悉皆同等。菩薩聲聞。

食。香華瓔珞。隨意所須。悉皆如念。譬如他化自天諸天。復次阿難。彼佛國中。有微細食。諸有情類。嘗無啖者。如第六天。隨所思念。如是飲食。即同食已。色力增長。而無便穢。復有無量如意妙香。塗香末香。其香普熏。彼佛國界。及散華幢幡。亦皆遍滿。其有欲聞香者。隨願即聞。或不樂者。終無所受。復有無量上妙衣服。寶冠環釧。耳璫瓔珞。華鬘帶鎖。諸寶莊嚴。無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復有金銀真珠妙寶之網。懸諸寶鈴。周遍嚴飾。若諸有情。所須宮殿樓閣等。隨所樂欲。高下長短。廣狹方圓。及諸床座。妙衣敷上。以種種寶。而嚴飾之。於衆生前。自然出現。人皆自謂。各獲其宮。復次阿難。極樂國土。所有衆生。無差別相。順餘方俗。有天人名。阿難。譬如下賤半託迦人。對於輪王。則無可喻。威光德望。悉皆無有。又如帝釋。方第六天。威光等類。皆所不及。園苑宮殿。衣服雜飾。尊貴自在。階位神通。及以變化。不可爲比。唯受法樂。則無差別。阿難應知。彼國有情。猶如他化自在天王。阿難。彼極樂界。於晨朝時。周遍四方。和風微動。不逆不亂。吹諸雜華。種種香氣。其香普熏。周遍國界。一切有情。爲風觸身。安和調適。猶如比丘。得滅盡定。其風吹動。七寶樹林。華飄成聚。高七人量。種種色光。照曜佛土。譬如有人。以華布地。手按令平。隨雜色華。間錯分布。彼諸華聚。亦復如是。其華微妙。廣大柔軟。如兜羅綿。若諸有情。足蹈彼華。沒深四指。隨其舉足。還復如初。過晨朝已。其華自然。沒入於地。舊華既沒。大地清淨。更雨新華。還復周遍。如是中時。晡時初中後夜。飄華成聚。亦復如是。阿難。一切廣大。珍奇之寶。無有不生。極樂界者。阿難彼佛國中。有七寶蓮華。一一蓮華。有無量百千億葉。其葉有無量百千珍奇異色。以百千摩尼妙寶莊嚴。覆以寶網。轉相映飾。阿難。彼蓮華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者。是一一華。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中。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諸佛。身如金色。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殊勝莊嚴。放百千光。普照世界。是諸佛等。現往東方。爲衆說法。皆爲安立。無量有情。於佛法中。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次阿難。極樂世界。無有昏闇。亦無火光。涌泉陂湖。彼皆非有。亦無住著。家室林苑之名。及表示之像。幼童色類。亦無日月。晝夜之像。於一切處。標式既無。亦無名號。唯除如來。所加威者。阿難。彼國衆生。若當生者。皆悉究竟無上菩提。到涅槃處。何以故。若邪定聚。及不定聚。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阿難。東方如恒沙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彼諸佛等。各各稱歎。阿彌陀佛。無量功德。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稱讚。亦復如是。何以故。他方佛國。所有衆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

非無優劣。而於解脫。則無有異。尒時欲界諸天。及梵衆天等。皆向彼如來。合掌頂禮。而三唱言。南無不動如來。應正等覺。甚為希有。又歸命此界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善能說彼。稱讚法門。尒時欲界諸天。以曼陀羅華。及諸天香。以散佛上。所散香華。於虛空中。合而成蓋。復以諸天華香。遍散彼佛。以為供養。時天帝釋作如是念。我此四衆。及欲界諸天。皆欲見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尒時世尊。如彼釋天心之所念。結加趺坐。安庠虛空。是諸大衆。以佛神力。亦住空中。皆遥見彼妙喜世界。不動如來及聲聞衆。衆皆見已。右膝著地。向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尒時此界衆人。皆作是念。豈非三十三天。為見彼佛而來集會。禮拜供養。是時帝釋作如是念。彼界諸天。以人相而住。我見彼諸人等。服玩資具。與彼諸天無少優劣。尒時世尊。攝神通已。告天帝言。彼諸人民。皆受天樂。汝應受樂。是諸人等。見彼如來及受樂彼受天資具者。彼諸衆生。從餘世界。命終以後。皆得往生。不動佛刹。尒時舍利弗。告帝釋言。汝見釋迦牟尼佛。及不動如來。由此緣故。汝於此身。得大善利。況汝已得過人之法。時天帝釋作如是念。彼諸衆生。聞此法門。亦得善利。何況得生。不動佛刹。尒時佛告天帝釋言。彼菩薩來人。當生彼佛剎者。亦得善利。何以故。彼諸善利。皆應得住。不退轉故。若餘菩薩。於其現身。願生彼佛國者。應如皆是。住不退轉。佛說此法門時。五百比丘。於無漏法。心得解脫。五千菩薩。六千比丘尼。八千優婆塞。十千優婆夷。及欲界中。無量天子。於彼佛剎。皆願受生。如來是時。皆與授記。於彼佛剎。當獲往生。若餘有情。當願生者。如來亦當與記生彼佛剎。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所謂動徧動等徧動。搖徧搖等徧搖。震徧震等徧震。由此法門所加持故。佛說此經已。舍利弗等。及諸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洗馬臣林爌
寫書官主簿臣沈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瓛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二寘

易

易書九十二

項安世家說太玄潛虛之法　易之準日也。以三百八十四爻則多十八日。減四正卦則又少五日及四分日之一。故言準日者必以每卦增七分。六十卦凡增四百二十分。日法以八十分爲率。則其四百分可當五日。其二十分可當四分日之一。而後始與星度合。然作易者初不以星度之多而增吾之六爻。而爲六爻七分。亦不以星度之少而減吾之震兌坎离四卦而爲六十卦。吾知爲吾易而已。至於太玄則八十一首。每首九贊。爲七百二十九贊。以兩贊準一晝一夜。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零一晝矣。而尚少一夜及四分日之一。作太玄者於是即八十一首之外。別增踦嬴二贊。其一以當一夜。其一以當四分日之一。凡以求合於星度而已。而不䘏吾贊之無首也。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玄之作也有人爲焉。此易與玄之辨也。易之畫卦也。一奇一耦。三之則爲八卦。雖欲增其一。不可得也。欲減其一。亦不可得也。又以八卦相重

爲六十四卦。雖欲增其一。亦不可得也。欲減其一。亦不可得也。蓋皆自然而然。非雖然也。至於潛虛則以五行生數爲原熒本仆基之五象。又以五行成數爲委焱末刃冢之五象。五生五成。共成十象。十十相合。其數爲百。不可增減也。而作潛虛者。乃每行以本數除之。一者存其一而去其九。二者存其二而去其八。自是而上。去七去六去五去四去三去二去一。惟十則盡存而不去。積所去者凡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行以爲潛虛。曰此天地之數也。則其爲術亦盡勞矣。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虛之作也有人爲焉。此易與虛之辨也。　潛虛減法　原減五。委減四。共減其九。熒減五。焱減四。共減其九。本減五。末減四。共減其九。仆減五。刃減四。共減其九。基減五。冢減四。共減其九。以上五九共減四十五行。以五行生數配生數者。惟原左得全配。原熒本　基至熒左則減一。原本左則減二。原熒仆左則減三。原熒本基左則減四。原熒本仆凡減其十。止用十五。　以五行成數配成數者。惟委左則全配。委焱末刃冢五焱左則減一。委末左則減二。委焱刃左則減三。委焱末冢左則減四。委焱末刃亦減其十。止用十五。　以生數配成數者。惟基左得全配。委焱末刃冢至仆左則減一。冢本左則減二。刃冢熒左則減三。末刃冢原左則減四。焱刃末冢亦減其十。止用十五。　以成數配生數無全配者。冢減一。基刃減二。基末減三。本基焱減四。熒本基委則全減五。原熒本　基　凡減十五。止用其十。呂喬年麗澤論說。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覆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爲。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爲精。亦精得。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乎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躍如也。遠裏卻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伊川易都不偏。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爲厄。胡伋西陸象山語錄。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三

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豈在它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象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揚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讚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文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言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雖然。

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家九二一爻爲發家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蒙辭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爲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卻有鶴實。慶陰象山集易數

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謂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九六爲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

之策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爲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陰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爲建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耦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耦一奇則四八八爲震之象。八四八爲坎之象。八八四爲艮之象。兩奇一耦則八四四爲巽之象。四八四爲離之象。四四八爲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爲老陽變　三耦八　爲老陰變　兩耦八一奇四　爲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耦八　爲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　二四六八十五材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

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岳。總爲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脈皆有胃脈。人無胃脈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理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爲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爲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爲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有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一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一三五七九。此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爲五。故五爲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耦也。而其中爲六。故六爲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爲十日。地中數爲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爲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耦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

真位。縱横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三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為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有中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五生土。而土居中央。黃勉齋

集易說　警學謂用患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為人。以位為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為虛。則觀象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足既實以下。皆指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為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為用雖本虛。而應乃有迹。猶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無事。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事。程子之說。與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盡之。非惟無所復為。取飲食燕樂之義也。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曰身脩家治。則於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內卦為明。內明。身脩也。風在外卦為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也。師取蓄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為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梂師亦然。師之為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

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為長。　困言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義。故命只為吾身性命。而致為推以與人也。黃勉齋年譜問易上六爻　這是陰陽奇耦散成。世間事變都從這裏出。若只作人事上看。便不是。如乾卦六爻。聖人便說六箇龍與人去占。初九潛龍勿用。占得這爻。一切人都未好做事。九二見龍在田。占得這爻。出得一步。利見大人。上面遇陽則九五之君。故好出來用事。這是隨人占象所值。即是爻象中間依舊有箇道理。如潛龍之時。聖人不教人出。却教人勿用。這便是道理。史子朴語史子曰。易者象而已矣。爻事猶器也。象猶器之模也。冶金陶土。同脫一模。形雖同而質則異。是故乾坤之象。可以為天地。可以為君臣。可以為父母。可以為夫婦。可以為首腹。可以為馬牛。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亦莫不然。苟以一象為一事。安能包羅萬事哉。張無垢先生心傳錄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於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康熙堂集

答邦美叔書　承諭讀易已兩終。親依得所。想見超卓。欽美欽美。淵在了翁及龜山左右。以未嘗學易。不敢輒問。今衰事已畢。幸未即死。得此披閱。而質疑無處。每當開卷。未嘗不嗟悼也。吾叔在彼。且宜著力。非唯盛年易過。亦恐暇日難得。如淵者真可為戒也。所引飲甘露不消。釀成毒藥之喻。以證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之吝。則恐未然。噬嗑一卦利用獄而已。六三之吝疑而不得其情者也。故孔子於繫辭釋其初上兩爻。明君子用刑之道。與夫小人可刑之理。則其餘爻視此可以類推。若更入他說。卦之全體析矣。當謂聖人立象以盡意。象近而意遠。故玩辭不必求異。惟在得味而已。觀易要得味。伊川發之。其說始於子思。今人所未喻也。味之一字。若甚淺也。然真知味者誠鮮。伊川有嗜炙之喻。亦嘗見之否。因書略及所聞。儻或不然。願更疏示一二。　答陳了翁右司書　淵於易書嘗習讀其句讀而已。比達廖兩書。皆以所得易之精微見教。自量不肖何足以當此意。反覆玩味。且幸且慚。所論自貴至順凡八卦發一義。例引而同之。使參差不齊者。如貫珠。又以孔子之教人。皆參之不忍。孟子之存養。舜之孜孜為善。與夫大學致知格物之意。錯綜其間。事理互融。義語俱妙。而始終連絡。適當人心。乃知古之作書者。非

獨措意圖備其造語立言亦無不該備也此可以傳不朽矣而以圖之
初學特辱教之圖安能受之而不慚乎當更熟讀而精思之恐後日於
此或能有所進也存其心養其性使所居不狹以達夫大者之大至於
蕪梗廓然不爲吾礙進而得所止矣而又自視焰然不有其大勞謙以
終之然後不爲小人之歸圖既粗聞其槩矣若乃學易之道以維爲要
體之於身其維安在生生之謂易豈積維絕之道乎又恐諸行無常事
屬生滅有生有滅不可以言易矣夫維絕而後續可也然而曰固我之
維又曰舍我之身何也舍身而不易雖可言所謂物不格則易而無體
易而無體則不足以見易如是則易未嘗無體也而孔子曰神無方易
無體何也豈此所謂體者無體之體乎孟子曰必有事焉格物而物格
之謂也以是爲易信乎其有體矣而今之爲易者離人而言易故常措
易於無用之地是以涉有者滯己而入無者惝空而易之道衰矣然則
舜與曾參之所有事者彼何足以知之向非左右以高明之學廓古人
所未發其孰能至此賁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以剛爲體而柔以文之也
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以柔爲體而剛以文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天
文也其亨者以剛勝其小利有攸往者以柔勝而已矣柔不可以偏勝也

會卑而徒以有趾也寧徒而弗乘顧吾之義而已自強之道也而賁之
所以亨者以剛勝也故賁其趾爲賁之初爲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其行
者自行也尚何待乎至於白賁則見素抱樸無所事乎外之文也故憂
患不能入焉是以無咎而得志得志得不在外故也然既謂之白而曰
無色者豈以白可以受采而本無定色耶四教之所先聖人施教於人
也故宜先易而後難力行之所後教人以爲己之學也故宜先內而後
外此其所以不同也凡此雖不敢不對而亦不敢以爲然者也其疑者
求解其是者求證如斯而已前書所謂震驚受震而非能自震者也抑
管中窺豹特見一班耳安能聞之於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乎所
寄語錄序已領淨土觀音二記於似祖處見之用意精深皆非淺陋者
所能究測也如有石本乞賜兩本爲望百川學海晁氏客語易曰閑邪
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
際而已矣宋魏鶴山集荅丁太監書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鏘然有
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進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知
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見爲踐安能遺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
施之卑庆不肖之人若引而跨之某則無以蒙稱歎不益加懋勉賤丈

手詩傳在成都圖見之惜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刊行未見刊之何所若
有贖本欲得一談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皆本
易經議筆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發之妙蹊此之爲大壯
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體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
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爲詳密想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
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
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嘗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
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
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
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
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倦看邵是不
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合程邵爲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
抄記固溫尋諸經一過然後爲之既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
涉獵疏鹵不惟義理愈抱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欠闕緣此
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未敢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未詩所
謂盡此餘生作狀臣者請賒此七字以見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

棲欲榜以藐文棲三字可否或云六經棲姑作六字以備未擇若供未
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未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
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荅荊門張僉判九甬書　先天廬吟益欲
追配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
易少有能知之者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之
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意謂理有太虛之實
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
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見之
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藐之爲象數則憚其難
知嘗欲爲之發明今茲未能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儻可以畢此願
乎餘詩大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爽歸大過向
待坐時精未燁燁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
荅真侍郎書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
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楊呂謝諸儒所以
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横渠之奥濂康節之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暴
論象占皆字字講求才月餘間讀者聽人人自謂有益旁近郡亦有來

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枉此行也前所呈繆
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
曾有此説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著參同中雖略有
此意而方圓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跋秦泊鎮兵部問易康
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
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内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絶學也其
見於擊壤諸詩迭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
泊鎮鄭楊建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
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
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濟彼洗
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允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
薄亦知汙者也 答劉司令書 張朱呂諸先生之已學者無所依
歸試哉是言詳味朱文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為多舊見輔漢卿略知此
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之蓋不讀邵易俯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
作平園以為知何 答知常德袁提刑中書 明有内外之說前書
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啓蒙済論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坎坎中一

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
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内明故聽屬水火為外光故視屬火而
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温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内外之辨矣若更以耳
目之體男女之生與一身水火之升降者之尤為親切魏鶴山渠陽雜抄
漢上云十翼十篇以贊易道不相附近不居聖也王輔嗣始分彖辭
附于爻下亂存古文余曰翼輔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
之則人指為卜筮之書而所作不遠矣 說卦 余曰自經秦火易書
獨存然說卦一篇乃出於漢宣帝時河内女子得之蓋說卦者陳説變
卦之義與夫象數所自出爾其間有伏羲八卦有文王八卦莫不踐而
存焉自大易之後歲二萬一千六百伏羲畫而明之歲六萬五千八百
八十一文王衍而繋之是以天地定位至知來者逆此伏羲八卦使世
謂之乾圓圖文王序而衍之即體以求用而有帝出乎震以下凡八卦
焉孔子推明作說卦子夏注圖而立先天後九百餘年五代初有白雲
鄭雲叟希夷陳圖南師傳分為二派傳至康節以乾圓圖說曰曰觀物
篇作皇極經世而文王八卦亦兼明之儒學藝諧學易無大過聖人之
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抵

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
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
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
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
一意 易數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以易卜而善言易蓋嘗與論
及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
數奇而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有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亦奇數也揚雄作太元遂有踦贏二贊蓋亦
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大抵易之為書
無所不有式以曆象式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説也大衍之數五十其
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此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袁蒙齋集易有太極銘 太極者何本不容言
既不容言易名太極極訓為中中無不包極亦訓盡盡無所盡又加以
太字何也不可得而形容擬議也太極非空空即不空太極至實至實
而通未闢前冥冥濛濛一氣既判昭昭融融昭昭即冥冥融融即濛

濛此易之有也何有於易哉何有於易是故能有能有求易乃無易矣
不執有則素何曰於生處觀之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大哉生乎生生
之謂易生生之謂兩儀生生之謂四象生生之謂八卦生生之謂萬物
生生之謂中無不包生生之謂盡無所盡可執有哉何所不有哉此非
實哉此非通哉此非空即不空哉此非冥冥濛濛昭昭融融哉名曰易
有易不自有人人有易人人有太極不在乎紙上之易亦不離乎紙上
之易銘曰 妙矣太極易何以有於生處觀天長地久生生不窮春夏
秋冬彼云無極何勞深闢我有有何斯昭昭之多 乾坤易之門銘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闢一陰陽也陰陽一門戶也非門戶則無
以見易滿宇宙間莫匪陰陽莫匪闔闢日昱晝月昱夜闔闢也春而生
秋而殺闔闢也其在人也開目見明瞑目見暗噓而息出吸而息入闔
闢也其在物也舒而為華斂而為實飛走而鳴蟄藏而息闔闢也皆易
也或曰易者變易之謂然則不易之義素何曰千變萬化孰為變化是
變化者即非變是故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易即不易不易即易吾何知
乎易吾又何知乎不易之易銘曰 日月為易為乾為坤乾陽坤陰是
易之門二闔一闢闔闢皆易於此乎入於此乎出出入有二乎一亦本

來熙黃起巖東墉集講易臣聞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爻繫於周公
彖繫於孔子而易成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
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
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
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為變所適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
所能盡耶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以盡天下之
變至神農堯舜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裳取乾坤而天下治降
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闕壞天下萬事紛然而起三畫之易
始不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爻為
彖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大易為變易不窮之書或
萬變藏於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為易之縕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於是
而難明也則乾坤為易之門而出者明矣或莫不由於易也而後謂之
道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之神蓋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
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於天道者然也消
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於人道者然也在
天之變易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

夫君子常用小人常屏則天下易亂而為治矣純用誠實然遂詐偽則
萬事變害而為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以不謹也恭惟陛下道
貫三材知周萬物舉而措之天下者大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者大
易之彌綸方且命君儒臣講明大易竊惟絜靜精微之妙窮理盡性之
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默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贊光明緝熙之盛惟是
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頃者陛下親御宸翰書易泰卦以賜輔
臣其於材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
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旨使天下
常治而無亂萬事常利而無害茲誠宗社無已之休臣冒瀆天威無任
昧死戰懼之至。　乾元坤元元者何也試觀乾元坤元之妙當於二五
兩爻觀之道本不可名言而聖人命之曰元元本不可形容而聖人又
命之曰中大哉中乎二五兩爻皆中位也有陽中有陰中陰陽皆中也
中與正有辨乎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正矣然而未中也中無所不在
在在皆有中道至於中不能加毫末於此此中之所以為大也先儒言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故皇極者大中之謂乾坤二
五之中所以為乾元坤元之大也乾之文言也龍德而正中謂九二也

又曰君德也以九居二人臣之位而以君德為言何也中無所不在固
可以通言也自二言之則為見龍自五言之則為飛龍飛龍之中即見
龍之中天下豈有二中哉坤曰順承天乾坤無二道也使有二道若之
何而順承耶六二言大而不言中六五言中而不言大互見也二之直
方大以中故也五之文在中其大可知矣彼執一者則謂二自二五自
五不識貫通之妙者不知中者也即乾坤而推之餘卦皆然也六二之
十年乃字九五之屯其膏當屯之時不敢苟合寧舒徐以要諸久不可大
有為寧收斂而畜其用皆時中之道也蒙九二剛中之才而有包容之
道其周公遭變之際乎六五童蒙之君賴剛中之臣乃濟其成王之謂
乎君臣各盡其道正所謂中也此蒙之所以亨也此蒙之所謂聖功也
需九二曰衍在中衍之一字妙矣哉履需之時苟不能寬綽厥心以俟
天命之定則不可以言中矣惟寬衍在中自然綽綽乎有餘裕也九五
一無所為需于酒食而已文王不遑暇食時當然也中也成王燕嘉賓燕
兄弟燕朋友故舊時當然也亦中也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訟非得
已也九二之不克訟其惟剛中乎剛中故能息訟五居尊位以斷枉直
惟其中正是以元吉同此一中也或息訟或聽訟中無往而不在其可

以執一言哉師五陰一陽一陽為卦之主九二是也其丈人之謂乎故
曰在師中吉六五為長子惟其中行故能代大君當帥師之任若後以
弟子分其權則失中矣兵凶戰危其可輕也哉比六二處比之時無阿
比之私得中正之道矣故不自失中乃吾之本心也何失之有以九居
五明白洞達故曰顯比既曰位正中又曰上使中甚矣中之可尚也自
屯至比或上體或下體皆有坎焉履險而不失其道不足以驗中之可
比通行而無礙也至小畜則免乎險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中我所
固有行其所無事自中自吉其不失固宜九五有孚于衆陽以中正而
居尊位豈獨富而已哉能使九二得牽攣而後于上蓋不止乎獨善而
已後之九二坦坦乎無係累之私惟其剛中故不自亂九五後帝位之
尊剛中之上九為正當然猶有貞厲之戒何也非禮勿履兢兢自持聖
人之心與天同運未嘗有一毫之間斷也嗚呼大哉中乎在乾坤為乾
坤之中在餘卦亦皆同乎乾坤之中人見其變中未嘗變也聖人建大
中以為天下準為萬世準有百千萬變之不同而聖人亦不自知其所
以然而然也與賢與能皆中也揖遜征伐皆中也誅管蔡封蔡仲皆中
也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皆中也過門不入陋巷簞瓢皆中也父師則

去爲臣則守皆中也中無定在變化云爲無往非中雖然變化可也無忌憚不可也變化者未嘗不允執無忌憚則不允執矣至於拘儒則又執一而非執中矣天下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者無它故焉不壞於執一之拘儒則壞於無忌憚之小人前史所載昭然可觀嗚呼安得明易君子而與之論中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之未畫安有陰陽陰陽尚無名安有道名嗚呼一之未畫已具陰陽陰陽未有名道在名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體有體亦太極太極無畫有畫亦太極太極非陰非陽陰陽亦皆太極不名曰道而名之何耶名爲未悟者設也名立而人愈不知道離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非也即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又非也噫甚矣人之難悟也吳詠鶴林集某閑居寡儔時豢賜書以勞岑寂且辱錄示至日講義見教體段平正辞指條達如以子半爲復之初黄鍾爲復之候仁爲復之元仰見探索之工但首闢諸儒動靜之說此爲未瑩耳蓋陰陽易也動靜易也易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然二陽爲臨三陽爲泰四陽爲大壯五陽爲夬漸生漸長日新月盛心普萬物而流形於穹壤之間於斯時也

物寔相雜雖可名狀大壯雖曰見天地之情而所見者特其發達於外者耳而心之精微妙密則未之能測也惟復小而辨於物五陰方剥於上而一陽已生於下當爾斂之中已有孳萌之兆於貞固之下已有流動之脉生生之理無一間停息於此而觀則昭明潔淨見得天地之心較爲親切故在周子則謂之陽之根在程子則謂之動之端在朱子則謂之闢之始在邵子則謂之陽之初起處大抵皆於動之端倪識破此心真善觀物者也况坤上也震下也坤即是靜震即是動聖人分明以此二體畫卦若離動靜而言陰陽離陰陽而論易道是猶以無寸之圭而測景以不度之衡而觀星則復易爲紙上之易又安能窺測造化之心哉蓋易自老氏王輔嗣以來止就歸宿處觀復至河洛諸儒方以發動處觀復羲文周孔之精蘊密義至此復大明矣不審尚中便以迎長日之至者爲復耶抑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後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後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者一月之後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後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析之爲一月一日無日不可揲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或自小坯積分或從中手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縱施横設無不可觀只看入

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此卻要吾人喫緊用工書問往來亦附贅懸疣耳尚中識見自高燕心常爽必欲窮極某靜中自得之妙又安能妙萬物以爲言哉一日之間雞鳴而起讀經東窻下飯罷歸池習古法帖學未成又棄去復命子姪以所讀之書隨筆抄記至之稚有山有梅園竹塢非風雨日暖不出夜則青燈中古牆閱史冊牽至子之半乃寐尚中以爲易乎否也雨寒迫節草草古荅未教餘俟後訊

某自中川罷守僕四若溪窮居林水之間粗安其拙雖白道而窮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起真死矣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髣亦疑之何天之不憖庇吾鄙耶狀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挈妙子隱於吳門幾與世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窻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最難學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翰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彖爻辭先說易一字老先生只言變易蓋謂陰陽相確日月相斛晝夜相承死生相摎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有戴神墨復霽或或以玄測或以後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行流通看若見

理到亦只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爲醜傳之學也尚中以爲何如近聞夫看論語嘗寄序引來然好推命名曰術究卻又作好奇吾人只是講學讀書不妨細商量獨懼其年之老也僕馬日夜孜孜斃而後已因荅來教輒備及此亡弟壙誌一本就納過目必爲惻然春和切望撑小艇訪我於花外當同作徑山洞霄之游餘筆以斯文斯道珍嗇斯流潤泉

日記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明三才之道是以立天道以氣曰陰陽立地道以形曰柔剛立人道以形氣而統之以知識曰仁義是三才之道皆稱一而爲二也亦其所見如此或有所本也　晁子止云易之上下篇不言德而言彖象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咸常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於天道下篇始終於人事故上篇始於天地而終以坎離下篇始以夫婦終以未濟也　晁子止以老說易似類晉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爲之說者如日乾爲馬一章設卦者遠原諸物也乾爲首一章設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于身或取諸近遠遠取則八卦具於萬物無非身是以神心包乎萬方近取則八卦具於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乎六府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

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謂一以貫之者。君德之而作易。其道無由也。此一段亦可取 王弼兼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爲物。遊魂爲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明異之則至賾萬物。不與聖人同憂。罷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 余克忠正甫記嘗見方李嘉說孫伯長之孫云。伯長有易書。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孫行。易道復晦。又云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驗理則昭然。又六子即是乾坤破體。又畫卦取象本爲時物。見於日用。無所不合。此麻衣道者易說也。 又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而止於有孚失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太二子有其知制作之旨者歟。易是衆聖人之作。有子曰者孔氏言也。李宣帝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大小戴禮博士注。謂嚴彭祖顏安樂。章建初四年詔陸登讀易三年。不曉文義。 兆子止曰列禦冦謂氣爲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爲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 郭子和易書。其所長所見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未光晦本義。稍後離則有功。發衆論則過矣。

程可久解易抑末矣。盡變不失時。易道也。贊易與體易殊異。 易無所不備。垂世明道之書也。書出治以紀變。詩治效之著於人心。不自已之書。禮教人爲學。春秋俾王道之散。易自前以及於後。春秋由後以及於前。周官一書爲成王作也。周公輔文武。文武用周公。何待於書焉。 呂麗澤說易多疑程而少質。朱晦菴說易。多祖邵而少通。 伊川所解易未足以盡易。亦足以畫見其學也。 程正叔解易云。位極而無適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張平子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則易亦未爲全書。 希夷消息麻衣易云。山自天之二而隆。似乎未有人言及此。當更詳究諸家之說。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耶。俞文豹吹劍錄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學到則理到。年衰則識衰。史蓮峯先生家集 三易之書。名之所命。必有其義。書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孰同而孰異。取而爲卜筮者。孰當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難明也。聞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語道者衆而味道者希。其弊蓋起於世之儒者措意太過。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遠人。而人亦以道爲清虛無用之物。舉而措之莊老之間。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盡。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語道至是。則道之興亡。非天而何。苟天下幸而聖人百度修明。庶政和務。則是道也。應入於刑名度數之間。而爲禮樂刑政之化。天下不幸。庸君暗世。則是道也。亦將自晦於無用之地。歷古而來。聖聖相承。雖所尚之不同。所爲之各異。而區區所傳亘千古。歷萬變。亦無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故繫辭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古之聖人所以體道之妙。用道之實。其示天下也雖有可見之迹。而實運於不可見之心。雖有可知之事。而實藏於不可知之用。其舉而爲事業。則可知而可見者。常載於詩書。其化而裁通而變。不可見而不可知者。獨傳於三易。則易之書。實天之所畀。道之所存豈可輕議之耶。昔伏羲之作。造於太古之初。其聖神之妙。仰觀俯察可以劃卦矣。然而未敢以自爲也。及龍負圖而出於河。龜負書而出於

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當明夷之時。羑里之艱。險阻艱難。備嘗知矣。重文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鳳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負天縱之將聖。以好學之不倦。亦可奮然而興易道矣。然亦未敢自專也。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逮夫五十以學易。且韋編三絶。豈非是書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存。而聖人亦不敢以輕議者耶。向使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是數聖人者。亦泯然而已矣。柰何聖人憂患之心。思天下後世之切。至以謂吾而不言千百載之後。吾之所謂妙用者蔑而不傳。則道亦從而喪矣。是以伏羲神農黃帝則有三墳焉。夏商周則有三易焉。三墳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墳也。其妙道一也。是皆聖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間。蓋是書也亦幸而出於三皇之時。而顯於三代之際。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戰國。遭秦歷漢。泯沒於千百載之後。遂使腐儒曲學。得以肆其臆說妄儀。上古遂以爲無用之具。雖或取信於一時。然亦不過目之爲卜筮之書。大抵其說不過有四。以謂春秋之說。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楚子指以視子革。以能讀古書。春秋之至今幾千百年矣。時之久遠。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歷古而來。典籍之阨不可勝數矣。風雨之霑濡。水火之沉爐。亦

憂矣。西漢之興，雖間出於屋壁之藏，未必能無遺散者。故漢下求書之詔，是書亦不顯於是時。藝文志所錄古書爲詳，而是書亦不載於當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實出於近古，遺秦焚書，又以卜筮獨得不廢。能然而載允一卦，需于血出自穴，與夫係辭所謂子曰之辭，使世之議者未免致疑於其間。况是書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義旨深厚，不可以言語造者，又焉能曉其義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辭引政典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使世莫不以爲夏后氏爲政之典，雖孔安國亦莫不以爲然。今此書政典之篇，頗與書合，則其辭之可具載於詩書，隱而難知，略而不詳，又不過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嗚呼，歷是四疑，而遂使三皇與夫文王孔子盡心者泯，非特辭辭不伸，又入於卜筮之學，孰宜知治天下之妙用實在於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噫，所不可知之事，闕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苟不能然，而黃鼓邪說，妄指聖人之書以爲僞矣，吁可痛也。幸承明問之及，然而欲論是書之義，則非止十捻之窮思，數萬之累辭，蓋聖人之神道妙用寓於其間，而實非區區場屋之文所敢議也。若夫止於名之所論，書之所作，卦之所次，數之所占，與夫取而爲卜筮，下及諸儒之論，秘府之藏，則亦不敢不論，以攻邪說。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藹然見於當時。故天不愛道，河圖洛書復降，是道以助至化。元豐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屬，歷唐州之比陽，是書復出於野民之家。天之未喪斯文，豈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國叙書，以謂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天道也。今考墳之所以有三，曰三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蓋墳雖兆於三皇，而其道實顯於夏商周之際。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此其命名之義，作書之人有如此者。連山之書以艮爲首，歸藏之書以坤爲首，坤乾以乾爲首，雖三易之書，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經卦者皆八，其重之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數，取以爲占驗，則陰陽老少之數，大抵亦不離乎七八九六而已。蓋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而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天地之所爲，時運之所會，雖聖人亦豈得與奪於其間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數之際，雖稍有不同，大抵如執會要以觀方來，終而殊塗同歸而已矣。此其卦之所次，數之所占，

其同異有如此者。然而周禮獨載是書於太卜筮人之官，而純取以爲卜筮，遂使聖人之神道，以爲後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設，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之說，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載占筮最爲詳悉，以周易爲占者十有六，以連山歸藏爲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黃裳元吉。穆姜之筮于東宮，此連山歸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言兆也。然而咸以爲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頗爲近正，其餘又怪誕不經，則是書謂之卜筮則可，謂之醇爲卜筮則不可。此其所以爲卜筮者如此。然是書之不幸，汩沒于諸而杜子春鄭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無一言以及之。又從而爲之說曰：此陰陽之說也。惟杜預孔安國纂粗能得之，而亦紛紛藉藉，終以不據王於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粲然，而秘府所藏尚不過連山歸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書亦未見其間。此其諸儒之論，秘府之藏，不過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嘗論之，書之泯沒于世，非大聖大賢則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鶡冠子，有若儀禮，有若墨子，非韓愈而振起之，則與異端邪說並棄於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元倉子，非柳宗元而力辯之，則其遺編餘論亦與草木而俱燼矣。是數子者，尚不過論五霸之大略，或崇虛無之空言，或爲黃老刑名之學，或出於戰國縱橫之流，而二賢尚能扶持，使得炳燿以傳誦於人之耳目。況三易之書，天之所存，道之所在，聖人之妙用存其間。此正諸生喜與執事者論之。

經濟編 司農卿兼尹京 淳熙丙申，臨安府擇尹，大臣啓擬公在議中，參知政事李公彥頴奏李樁於人無妻曲。玉音曰：正欲得如此人。被旨兼攝。

轉對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正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九五：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比六二：比之自內，正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觀六二：闚觀，利女正。象曰：闚觀女正，亦可醜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

曰觀我生觀民也　無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革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無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漸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

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寔受其福吉大來也　右十六卦九居五六居二皆當其位而已否同人觀無妄咸遯蹇萃既濟十卦二五中正相應而皆有戒惧比之為卦九居尊位餘爻皆順一陽有艮之止坎之體而無震之動所以吉也隨乃動而說天下隨時變泰之卦故九五嘉吉而二猶有所失焉家人女正之卦二五位當而相應故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可不正也益二五相應皆吉蓋損上益下之卦也革之時文明以說有元亨利貞之德巳日而後革之當之至也故悔亡二五皆吉漸之進也如女歸焉故二五皆吉亦有三歲不孕之艱焉　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臨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畜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無尤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恆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大壯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睽九二遇主于巷無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損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歸妹九

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未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五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右十六卦九居二六居五皆非當位而二五相應俱吉惟大畜雖說輹而無尤損雖有征凶之戒而能中以為志也常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夫婦之道非君臣之事也大壯六五一爻有喪羊之象而亦無悔者喪羊謂不成乾而有兌體故無悔終歸于成乾也　臣竊嘗讀易觀聖人立象明君臣之道別君子小人之分垂教萬世深切著明非空言也乾陽物也其體剛健為君之象坤陰物也其體柔順為臣之象六爻之位以五為君之位以二為臣之位王弼以謂初上無定位係辭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謂二三四五爻也故凡六居二九居三六居四九居五為位當九居二六居三九居四六居五為位不當六十四卦皆然也故九五為君之位當六二為臣之位當又凡位當則曰正也二五皆謂之中也其吉凶悔吝皆取于當位正中與否及應與不應耳二五一陽一陰則謂之應俱陰俱陽則謂之

無應是皆有據者也。然則六十四卦二五相應者三十二。六九居五，六居二，當位相應，宜乎言無不利，而考之比、否、同人、隨、觀、無妄、咸、遯、家人、蹇、益、革、萃、漸、既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辭多艱。六居五，九居二，位皆不當，宜乎不利，而考蒙、師、泰、大有、蠱、臨、大畜、當、大壯、睽、解、損、升、鼎、歸妹、未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辭多吉。何哉？此聖人之教必然之理也。蓋乾以剛健為體，以虛中為用，用虛中而行其剛健也。坤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用剛中而守其柔順也。故乾天也在上，坤地也在下，而乾下坤上則為泰，乾上坤下則為否。是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乾坤也，陰陽也，剛柔也，健順也，互相為用，不可須臾離，離則非道也。故乾陽剛健象君子，坤陰柔順象小人。是故乾在下則君子內，坤在上則小人外，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人之事泰矣。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天人之事否矣。此所以有取于六五九二之相應，無取于九五六二之相應也。六五虛中之君能用剛中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濟之理；九五剛中之君惟用柔順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委靡矣。有如臨之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象曰：未順命也。臨二剛浸長，將泰之時也。九二剛得中，上應六五柔中之君，苟不知四陰尚衆，天道未光，臣

區區以委曲順命，下保其民，而急于求合以圖進用，六五應之，則變而為屯矣。將泰之道有屯膏之凶矣。惟未順命，安其位為君保民，以待三陽交泰，上下志同，然後初應四，二應五，則成咸感之吉，故初二二爻皆曰咸臨。象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三變然後成乾故也。六五知臨，謂能委任九二剛中之臣，不急責其順命，故能成泰之時。九二先之中有信而無悔，故辭曰孚兌吉悔亡。象曰信志也。六五知其可信而行之，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彼區區諛佞之臣，常萌規進之心，或覬望，或有所進獻者，曰我能承順君命，是烏知咸臨之義哉？夫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待乾體成，天道光而上下交耳。非用剛中而守柔順者，烏足以語此？遯之為卦，於臨之象聖人已豫言八月有凶，為二陰浸長將否之時，為君子之戒，故六二之辭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不言中正，不言位當，不言利吉無咎，但曰固志而已。蓋柔佞固位之象，如黃牛之革，牢不可破，莫之勝說，言莫能盡也。此爻所以獨不言遯。咸、否、剝之內皆由此爻，聖人垂戒，豈不深切著明乎？至如咸九五、六二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常六五、九二位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聖人之情又可見矣。詳味諸卦意旨相符，仰惟陛下虛已待物，至如臣草微

賤，亦受其盡言，可謂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深合易旨之妙矣。然則未見有剛中而守柔順之臣，上副陛下焦勞求治之意者，臣愚慮未以剛中求之，而姑取柔順之士，故士夫從風之化，皆柔順以固寵祿而已。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蓋皆取于順，而臣輒以柔順為不然者，若不以剛中而守其柔順，則將無所不至，故聖人戒履霜堅冰之義，曰蓋言順也。言順之極，則必至於是也。故六二之辭曰直方大，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不專取于順也。臣願陛下觀象玩辭，取九二剛中之臣，或未即順命，使究其義無虧，則信而任之；察六二柔順之臣，或無所守而挾情，則絕而外之。君子小人之分既別，必得盡臣道之士，仰副陛下恢圖之志，可以端拱而天下化成矣。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吉凶生，自然之理也。若使君子同小人，非國家之福。或指善類為黨，或專交結為謀，辨之宜早辨也。內君子外小人，永泰之道。伏惟陛下聖明，必能察之而不失也。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不任惶惧待罪。　金正叔集

六日七分

乾坤二卦，天地闔闢，陰陽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其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長之道，配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

若夫坤之純陰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陰極而陽復，故乾之初九來居坤之初位，是為復卦，此乾之一陽用事，十一月卦也。以至于乾之九二來居坤之二位，是為臨卦，此乾之二陽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來居坤之三位，是為泰卦，此乾之三陽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來居坤之四位，是為大壯卦，此乾之四陽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五來居坤之五位，是為夬卦，此乾之五陽用事，三月卦也。及夫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上位，而夬之上六一陰為五陽决去，故六位純陽復居於乾卦，乾純陽用事，四月卦也。乾之上九亢極矣，陽極則陰生，故坤之初六來居乾之初位，是為姤卦，此乾之一陰用事，五月卦也。以至于坤之六二來居乾之二位，是為遯卦，此坤之二陰用事，六月卦也。又坤之六三來居乾之三位，是為否卦，此坤之下體三陰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來居乾之四位，是為觀卦，此坤之四陰用事，八月卦也。坤之六五來居乾之五位，是為剝卦，此坤之五陰用事，九月卦也。坤之上六來居剝之上位，是一陽剝落也，故六位純陰復居于坤卦，坤之上六用事者，十月卦也。陰極則陽來，故復歸于乾。觀乾坤六爻之動，則十二月陰陽代謝之功畢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臨二陽

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姤一陰生故曰柔遇剛也一陰之來小人之道亨故變復而爲姤遯二陰生故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之道消故變臨而爲遯夬五陽並進上一陰將隕衆陽之盛君子之道亨以剛決柔故變剝而云夬夬決也剛決柔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衆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隕故變夬爲剝易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復卦云七日來復或者謂日當爲月言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于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明矣輔嗣但云來復者七日諸儒妄爲異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說以謂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內六爻主六日而尺餘七分耳即當槩舉六日而言之不當云七日也又況六十四卦以每卦當六日即當有三百八十四日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計有四百四十八分得五日餘四十八分總其數當有三百八十九日餘四十八分則當朞之數繆矣說者無所依據故妄震離兌坎爲四方之卦獨不繫於日又妄云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之日既云用事之日豈得不繫於日且乾坤於八卦爲父母爲天地萬物之祖何爲亦只主

六日七分之數如是則一歲四時之中乾坤所主者十二日一十四分爾乾坤二卦之用於天地四時之功何其小也孔穎達云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乾坤用事坤卦有六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至陽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云七日也如穎達所論何不思之甚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陰用事至于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主六月矣設只以十月純神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設以六日七分之說爲然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則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之策已備矣卦主六日七分者漢之易家皆無此說惟京生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候風雨寒溫言災變之術固已妄矣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也

初上無陰陽定位　輔嗣略例云按彖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異功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無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爲陰位邪則乾之上九不得云貴而無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無陰陽定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無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其位而云無者也歷觀衆卦皆亦如之初上無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又云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以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卦之終始位無常分非可以陰陽定也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不及初上之定位也君卿謂乾之初九亦陽之位陽德未章藏其用潛故謂之潛上九亦陽之位但以亢極非君之位故云無位需之上六以一陰居卦之極位非君位而爲三陽之主故云雖不當位非謂無陰陽之位輔嗣但以乾需二卦觀之故謂諸卦初上皆無陰陽定位又輔嗣辨位之說直以卦下之爻爲陰卦上之爻爲陽此又失之遠矣夫陰陽本位但以數而言初三五本奇數乃陽之定位也二四六本耦數乃陰之定位也至于揲卦爻以時成或動而之變得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剛柔之體各來其時而來居者其位得居臣父子夫婦賓主之象故其間有陰陽得其本位者或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或爲之主而非君位者或得君位而非爲一卦之主者故家有失位得位之爻惟物上是卦體之始本非居中得正之位猶若下繫之三章云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

其中爻不備次章始有三與五二與四同功異位之說是已先論初上之位矣亦不言無位也又繫辭云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若只以居中四爻爲有位耶則三材之位缺而不備矣又說卦云易六位而成章文言云六位時成既有六位之說而周云無位未知其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九　二質

易

易書九十三

趙善譽易說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元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泰爻用九亦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充以待續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元用三方存北極以爲元老陽有三十六策元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泰書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敢以雄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元本地道而作故首之與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於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遇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

夫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無心之感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遇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然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推之豈妄也哉　家陸佃陶山集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禮於天官言懸治象於地官言懸教象此有掛者有象之證也禮言效馬者左牽之效犬者右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懸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於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於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

矣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敵爲兩於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爲飛而下爲至於會意水洊而至爲洊於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稱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大明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才而才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於父言體則於母關之者舉陽以見陰也於長女言用則於長男關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於中男言才於中女而關於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

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說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才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呂淨德先生集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於數而成於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畫萬物之理學者要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自然或以爲無補於教略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於占術方伎之事而後已夫略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於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縕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以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於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行有三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出於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也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於渾淪之先發

之於成蓍之後。為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
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通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為九。象變則乾
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為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
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於坤則為震為坎為艮。此
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為陽也。坤三畫上交於乾則為巽為離為兌。此關
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為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
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此陰陽九六之數互見
也。八卦之生本諸乾坤。乾為陽。故其策二十有四。此九六之數抑又合於
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
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具而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
畫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以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
易用蓍之意。而繫之於經曰大衍。夫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
用也。是以明於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蓍
之奇而歸與扐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
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於此。而不兆於彼
也。夫不取其奇而一之。何如也。蓋道者以靜為本。以動為末。靜者得之於

不為。不為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扐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
九六者靜也。豈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
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六。大數
之極也。卦以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陽奇
偶之數。其可悔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為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本於
數。不惑於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
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而言者。求於八卦之先。而未
至於象也。以氣而言者。得於六爻之後。而不歸乎象也。求於八卦之先。而
本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為卦氣起中孚。蓋
數與象與氣。於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
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
默者氣也。今目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
之耶。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置而不言。其動
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
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於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

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為乾。六畫為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
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
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
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為之始。以六子為之次叙。不
為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則其誰曰不然。
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
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
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
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為男。一索而得巽為女也。此諸卦相生
之法也。夫陰陽者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
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爻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於一陰一陽之
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於坤得震
而為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於乾得巽而為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
於坤得坎而為中男。則謂之師。坤之二求於乾得離而為中女。則謂之同
人。乾之三求於坤得艮而為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於乾得兌而為少
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於坤得震而為長男。則謂之豫。坤之

四求於乾得巽而為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坎而為中男。則
謂之比。坤之五求於乾得離而為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於坤得艮
而為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於乾得兌而為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
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屯鼎。四
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
子以次而生。起於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於數
得之於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紜者。孰為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
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
之道。括萬事之緼。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
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考。信夫物之有體必有用。體
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名者衆。始乎天地地化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
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奮。
風之泠泠。山積而上。澤然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
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
由之而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於卦而揭之於象也。專言乎
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所畸。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

重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有諸卦之祖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為否交為泰而未及於下雷未宣於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為師水必親地為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於天可需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於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大柔而明居於外天剛而高處於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有大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於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果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畫事也上以剛德止節於物從權行令所謂有事而行能也故山下有風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於衆而可觀望觀也大地晉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蒙得其地有決導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為和居山之上蹇非其地蹇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必就地萃也大矣而上山止而下萃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賁適成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咸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上有大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施教齊物於外家人也艮之氣既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雖始於艮及其鼓動

甲坼則雷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為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乎中號令行於外以及於物故風澤為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渙散也木上有水順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大下澤睽也澤居上大震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於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為姤君德未居於上號令不及於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為小畜雷電有相須之物也電作於上雷動於下有必合之理故大雷為噬嗑雷電既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為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於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常也風散雷動百物也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於澤畜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既濟相逮也然則否也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奚可謂互見邪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晁景迂集易規 說之山縣無事輙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於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

磁州武安縣成池軒 三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於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奈何使之學者以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乎伏犧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於此何衛陽猶曼排之況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乎欲無言則所感不淺矣此之初闕靡細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象作傳意天二子者可語伏犧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離惜哉唯揚子雲準易而為三玄三行論三微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犧氏之易也 應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乎不知其何以也係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於三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無發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恒遯睽損萃升未濟十有六卦之彖以應爲

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既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則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象何為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象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邪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為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坐大有六五之交與夫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為無應而九三公用享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顧豈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為無應而九二鳴鶴和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為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順初九六四號為有應而初九凶於捨龜六四言於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為無應而初六允升大吉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吉豐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吉鼎六五九四號為有應而六五鼎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為無應而上九又

亦王鉉何邪睽初九九四號爲無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爲得又復何邪由是言之爲論夫有應無應而明得失邪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予嘗遠究其失亦非弼倡之特弼專以斷爲術耳蓋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房於易論世故貴應今捨世而作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戎徒貴奇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審於郭璞而璞不以位爲應矣况其不爲璞者乎昔殷荊州問遠公曰易以何爲體遠公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響便是易乎夫以感論易者猶見鄙於前人而乃區區於六位之應不尤末乎　位

繫辭謹於爻而略於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無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無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者旣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

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爲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擬指之微不諱彖覡之惟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謂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爲善則無過耶何必用柔中而補過也學者不以四爲中則六四承不能用柔中而補過矣謙六四無不利撝謙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頤六四顛順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爲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爲虛而仁爲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於蹇而危何也解之九二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於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邪困之九四號爲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爲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爲

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爲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號爲失位而旅於處得其資斧噬嗑象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則言貞厲无咎得當也旣濟彖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彖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有失初不繫於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彼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才十有三屯豫臨噬嗑震兌中孚未濟之六三解夬革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衆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也嗚呼聖人之告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彖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彖在卦者則又亦彖卦者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无交害之類是也顧弗明乎學者仍倡之善於自昧　承乘　學者旣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譬如狡兎三窟期必一安其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承柔則吉陰乘剛則凶紛紛者至於專君奪民分女冠婚患得患失區區卦塡鳥覩覩會通於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離皆得於上而失於下坎皆得於下而失於上豈其然乎且易之繫辭當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彖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哉象亦有所謂從上答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正以一爻爲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屯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正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柏帝時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然則乘應之學自荀爽而盛歟　中正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於周公亦且賢於仲尼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凡六

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艮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爲者。又復何邪。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爲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復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非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邪。以卦言之中孚用中。家人順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爲童蒙之吉。順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邪。蓋彖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而爲言。又安得以爻卦爲一體哉。會卦爻之不辨也。憑夫。

卦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爲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頸也。卦猶贊也。聖人何喜多端而蘊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能成小畜之卦乎。同人六三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爲之辭曰。成卦則可。爲爻則不可。乎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咥人亨者。正爲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橈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妄使卦爻氷炭者。卒無典常旁行而流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阜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於象。則亦盡於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某莫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嘵嘵於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裏城患之。乃爲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嘵嘵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輩。巧於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弼乃太恕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之託興於草木鳥獸乎。孫盛之詣弼宜哉。盛爲象妙於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動變。故表圓

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諸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畫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稽較與之談。必也孫安國乎。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於五。不知孔子魯逢被。何乃爲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魯不得以獨夫自全其故何邪。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未果何在邪。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爲主邪。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以極矣。又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爲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顧豈一德之云哉。學者於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於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於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於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於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爲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於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爲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彖於恒言巽而動。於益言動而巽。於咸言止而說。不於損言說而止。何邪。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於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爲一之於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於八卦。惟知一德。孰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於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雨穗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狀。亦晚矣。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爲咸恒。咸恒變而爲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而爲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爲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爲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居坤上。而爲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賁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情明爻變通。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晚邪。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弼曾未知思乎。孫盛誚弼以傅會之辯。利於浮義。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効。五氣相推。皆損落多所不關。非誣也。今之學者溺溺

又皆鄒之下走也。訓詁　古人之訓詁綫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衆數用至隋唐間何妥二劉輩好異務華訓巧而通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剥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毫髮輕重審於商君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綫而簡唯易為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亡也艮六五艮其象象曰止諸躬也兌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知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朋盍簪　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古非掾攜之資而及乎簪　則一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適與今日寡審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必知今人之語法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爲其語多倒故也況夫易之作於中古乎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夫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奈何使之人纏於穿鑿必為之辭哉若夫文字有科斗籀篆隸書相仍之訛舛或其授受之不同則具在別錄羅泌路史發揮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象象爲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貫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以一途盡雖然請試爲若漫言易之說

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爲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爲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爲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三而爲乾偶畫成於三而爲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爲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爲地初三五之陽爲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爲巽離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爲卦六一陰始姤而爲卦六二陽始臨而爲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爲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爲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不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尺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爲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爲剛陰畫爲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乎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旦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成艮又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爲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爲易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爲易散於日上爲冒相對爲明對而虧爲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冒者晦也明者望也朒有望而食者也是故西回朒谷明戴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猝旦忽暮比夜忽起行之易也然劑而重寒劑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淋雨積華奕休勢之易也地化而驚化而地形之易也魚鞏而飛鳥鞏而沉性之易也積氣爲才游魂爲變精之

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終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爲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違爲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抵輒死繇此喻之日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爲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爾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鐘雲房而與之論哉　逆者論兮父與日逆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順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患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畤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宣故爲是參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漫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无自而明內外上不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无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象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遞也日月更遞而相貿者也遞也度去匿逐而迹焉者也至於象

則像此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焉者也遂與遯同遂猶隱也如左之有
測像猶想也如左之有擬日遯甲者起於戰國法也時之數者一起凡而
有隱士之意蓋形也者象之著而象也者象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彖
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彖何謂也易者蘆蠸之
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蜥易蜥蜴是
也亦曰石蜴曰蜂宮曰龍子曰蠑螈曰蝘蜓曰蜥蜴曰蛇醫曰守宮又曰
蚵蚾東齊曰蝘蜓善治蛇疾俗呼蛇師一曰蚖蜴一曰十二時每時一
變色故亦名曰易錢以本紗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爲守宮之射與龍通氣
故倚而者用之又能俯蟲以示合云彖者茅犀之名犛神是矣犀形動角
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彖亦曰茅犀狀如牛而小一角善知吉凶
文庸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脉有
成倏騰應四時而已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
其生故諸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兆已細意皆
相類又進枕之與進先其是故謂之象耳其十二少肉惟鼻其本肉脂隨
四季移於四足五藏始乳三千一角亦能知吉凶米浮化十土苑馴象死
上令取其膽不復門之枕豈得之前左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爲象

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
濟之狐童牝之牛豶豕之豕虎豹莧狗羊鼠豚羝牲禽具鮒隼雉鴻鷄鳴
鶴鳳凰咸取而象之鳳凰見猶妻之笑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杞
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簀于輻于輪于輹于匕鬯于資斧于缾甕缶于匡
鼎騎弟茀弧矢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膂于圭于衣于繻于簪于屨于袂
于御于繩于囊赤紱黄裳于巾于帛華帶徽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
于宮于廬于蕃于牖于舍于廬部屋其居于次于廢棟攝門戶於都則取
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關于庸于廟于社于比鄰郊野於物則
取于梯于葦于杞于瓜于蘭于竹于葉于木于茅于茹于蓍于株于葛藟
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於月於斗於夜於晝於雷出入於
日中昃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年七日八月在
地則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陂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陰於莽於磐於
苞蓄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鹿剛鹵金
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頂於止於頰於輔於口於
鼻於頰於舌於牙於齒於當於限於腓於尾於足耳目頄面須髮腹背脢
拇腓臀汗血股肱心膂眇跛孕育夭劓刖荊刵桎梏刖涅尸疾婚媾慶

譽齎咨涕洟歌號笑語咥咥嗟涖戚儀志意適係關盱突來焚棄靡不飾
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
夫家人元夫丈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耋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
夫小子女須娣妹邑人行人寇盗戎介仇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
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哭
青驅田戰征耕穫惡涉弋獲盟爲言論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帛足黜
咏翰音羣華巢飛躑躅角牯羽翼香臭甘苦玄黄朱白浮青公餗乾胏腊
肉飲食享餁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者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
也是以象立而卦明象設而文顯曾何疑滯之有而代之學者煩蔓辭溺
章句且不知易之爲義何緣而諸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
乾也而坤亦爲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爲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
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
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
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靚代
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爲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
深求於易此負荅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

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鄭樵厚二先生編數　龍馬負圖戴九履一左三
右七二與四爲肩六與八爲足五爲腹心是天地自然之數也亦謂之九
宮縱横皆十五數總四十有五陳搏孔傳謂龍馬出河伏羲遂則其文以
畫八卦謂之河圖大衍之數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
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是故四營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演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或者六十四卦在其中矣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既減其五又
虛其一何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之氣通於萬物故減
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故當爲之說曰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
於北地二上駕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
地四右轉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
生者成以耦以耦生者成以奇天陽也故其數奇地陰也故其數耦奇耦
相合而五十有五之數備大衍之數減其五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
之本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
而其用四十九　易之遺書　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經解以爲易司馬遷

東方朔皆云。而易則无之。同後于父敬如君所。左氏以為易而易則无之
正其本萬事理。杜欽以為易而易則无之。无變復貫知言之選。武帝以為
易而易則无之。按顏師古注司馬傳。差若毫釐之言 引裴駰言无。乃亦猶
是也。漢儒明經。執易緯以為經。豈不謬哉。嘗觀左氏所載占筮之辭。此類
甚多。竊意其謂易以為特卜筮之流。決其所占。否則連山歸藏。如今不同。
故繫以為經。漢焦延壽作易林。如乾之九三。則曰道涉多阪。故言遲蹇亦
猶是也。　諸儒重卦之說。　王弼以為宓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
禹。史遷以為文王。以經考之。隨之上九曰。王用亨於岐山。明夷之六五曰。
箕子利貞。皆商周時事。然則以為神農伏羲夏禹。皆非也。或以為文王武
王時始追王。此已言王。似非文王時重。然則爻辭孰作之歟。宣子適魯見
易象而言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是爻辭意亦周公作
也。然此之論易者以為人更三聖謂伏羲文王孔子而不數周公。蓋父統
子業也。此數語見孔穎達正義。孔穎援韓宣子之言以驗曰。卦辭文王。爻
辭周公。馬融陸績並同此說。今依用之。觀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四。則六十四之體已具久矣。　孔穎達正義云。重卦之人。諸
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

以為文王。其言尚及文王者。按繫辭神農時已有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
之。不攻而破。其言神農亦未為得易緯數。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
神農。時神農見取諸益不重卦矣。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
於六十四。為得其實。　孔子彖象用夏正。　或曰易象非孔子作也。雷在
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
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岳
矣。恐大象非孔子作。殊不知周正雖建子。而孔子彖象皆建寅。故以復為
十一月。遯為五月。此正孔子行夏時也。　文言　穆姜襄公九年。占有文
言之辭。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下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時。已誦隨繇之
辭。因取乾卦文言。然其言與今易稍異。穆姜之言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
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今易考之。刪改者二。增益者六。則古以有是言。孔
子特文之爾。　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其義。也川　易學
京房之學專守名數。王弼之學高談理致。繫辭文言序卦。或以為非孔子
作。其間每更一事。必稱子曰。若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歐公亦以為然。
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文辭與今易不同。然則今之序卦者。恐非夫
子全文。或出於經師。未可知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生員臣江增光
圖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繳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二寘

○

檄 洪武正韻刑狄切。說文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以號召也。後漢紀爲封長檄猶今長牒也。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插雞羽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許慎說文檄二尺書以木數贊。胡狄切徐鍇通釋按檄徼兵之書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也。顏狄切爾雅無枝爲檄 邢昺疏釋曰凡即上文楫楫也。檄則楫也。謂木無枝檄楫直上長而枝者也。劉熙釋名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顏野王玉篇戶狄切。符檄。郭忠恕佩觿集檄。檄上工益翻出莊子下胡亦翻羽檄其械韻補叶音奚約切。郭璞蜜蜂賦誅戮峻於鐵鉞招徼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圖期動不安而齊約。釋行均龍龕手鑑檄正。檄今。檄又苦弔反旁擊也。揚桓六書統匣母。檄 統作檄 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溷音。一曰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二曰皎也。明言此使令皎然而識也。司馬相如有諭巴蜀檄。趙謙聲音文字通檄。又借蓮賓作敫非。爾雅昀敫俗字。韻會定正匣至切。諭告之書。字切匣至匣形質檄。

篆書 檄 說文見杜从古 檄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 檄 六書統 篆韻 檄

隸書 檄 六書統 真書 檄 虞世南 草書 檄 章草 檄 檄 檄 並趙漢 檄 鮮于樞

總叙

劉熙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司馬長卿諭巴蜀檄注李周翰曰檄皎也。喻使皎然知我情也。周穆王令祭公爲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蘇鶚演義檄者吉誓之流。史記注吾檄者皎也。辯理皎然令知我意非也。顏思古注急就篇曰以木爲書長三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又曰檄。激也。陳琳檄魏武帝祖君彦檄隋煬帝皆此類焉。戰國策曰張儀檄楚而始得名。宋歐陽公集與陳員外書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惟有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珊瑚鉤詩話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太平御覽周穆王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慣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齊桓征楚詰菁茅之闕。晉屬伐秦責箕部之焚。管仲呂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稱恭行天罰。諸侯

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爲毅。抑亦厲詞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攙搶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徵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于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意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姦閹携養。章實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詞書釁。皦然暴露。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溫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休明。或叙否剝。指天時。審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作。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颺詞。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王海檄單書也。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魯仲連爲書約矢。遺燕將。秦針化移檄。蒯通說范陽令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皐。謂其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齊威將軍掾州刺史諭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如東萊漢史喻莎車諸國是也。東萊先生曰。檄書頭說某官告某將士。蓋聞說封疆招撫之意。說一段。云云。惟爾某處將士。說爲賊拘脅而不能自歸。及略說賊之罪。幕府。說受命討賊中興之盛。叙當時形勢。賊將欲滅。須自歸。王工。說有過人大度之意。開其自新之路。末以歸附。則有厚賞。怙終。則有顯戮。自擇禍福結之。末云。凡所以賞封。具如令甲。周益公擬諭隗囂檄云。昔吳芮趙忠。曾裂長沙之壤。田橫亡命。身居海島之虜。顧逆順之均分。惟智愚之當擇。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檄貴鋪陳利害。感動人意。所業檄題。欲出唐大將軍河南招討使傳州縣檄題。出夏侯端傳。乃高祖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覺氣象佳。但所疑者一慰字耳。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六四。如司馬相如諭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代蜀檄之類。隋唐以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賓王檄。鄭畋檄蒲銀。李充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唐說齋擬檄題。居逸東道大總管諭高麗首領部落。幽鎮招撫使諭朱克融。右衛率府長史君西

城兵討中天竺。冊府元龜。三代而上重于文告。春秋之際。尚于辭令。其後司戎秩而專討伐者。乃有馳譽販飛羽書。以暴揚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亦乃諭以去就之理。陳夫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爲福。開其自新之路。成乎不戰之績。蓋以傳布遐邇。誕告士民。使知其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者矣。

文檄

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爲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索隱曰。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爲檄。即傳檄耳。唐書舒元輿傳。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雄健。一時推許。虔拖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元史趙璧傳。世祖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爲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

羽檄

西漢書高帝紀。上曰。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檄。音胡歷反。淮南王傳。持羽檄從東方來。董仲舒云。羽檄不行中國。息夫躬傳。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頴曰。押音甲。習也。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小夫使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李翀日聞錄。魏武奏事云。今邊有急。則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魏志孫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所爲。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詐。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避能者也。

長檄

西漢傳湖安帝紀。民訛言相驚。窮困道路。欲歸本郡。所在爲封長檄。印封之也。長檄猶言長牒。欲歸者皆以給長牒爲驗。

書檄

晉書孫惠傳。惠爲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魏書劉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太平御覽。孫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爲中書郎。檄雲集。含不起草。北齊書高祖西討。命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隋書孔德紹傳。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陸游南唐書高遠字懋遠。父樸。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秘書省正字。條大

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

專典符檄

唐書岑文本傳 河間王孝恭平荊州以文本為別駕從擊輔公祏專典符檄

食檄

高似孫緯略 弘君舉食檄有所謂麞毗牛膝炙鴨臛燕熊白麞臑糖蟹車螯如何嗣極侈於味去其甚者猶且組臑糖蟹便門人議之鍾岏曰組之就臑縣於岳伸蟹之將糖躁捷獨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獲殼外緘無香無臭與瓦礫何異宜充庖廚永為口實齎之視君舉蓋無以優劣也東京文公乾筆詩宣文蒲蓋真可學鍾岏蚶蠣更無求其視所謂赤米白鹽野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侔矣

口占檄

西漢書朱博傳 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延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陳書顧對吾侍識洽聞侯景之寇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唐書李夷簡傳元和中夷簡帥南西川萬州刺史王頲積婞驕虜讋怒叫去夷簡逐頲占檄諭禍福讋落便平

草檄

南史江淹傳 齊高帝江淹為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善飲啖鵝炙垂盡進酒數斗文誥亦辦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新唐書孔述睿傳高祖德紹事竇建德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擲樓下新唐書李密傳祖君彥博學強記屬辭贍速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為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盗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即將王拔柱曰尋筆生有餘罪乃變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唐書元萬頃傳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李勣率兵伐高麗萬頃從筆書記使草檄責之五代史廣南西路轉運使諭交州檄 太平興國五年交州丁璿幼大校黎桓專制七月侯仁寶討之六年三月賊詐降仁寶被害轉運使許仲宣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明必再舉桓懼遣使入貢 虞允文宣撫川陜辟王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實錄嶺南轉運使諭交州渠帥檄 許仲宣為轉運使會征交州師不習水土以便宜罷其軍分屯諸郡太宗嘉之仲宣遂草檄以諭交州渠帥即送款內附遣使脩貢宋史張峴傳峴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峴所進者播之四方蘇易簡筆譜陳書蔡景歷陳武帝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後事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謀景歷不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援筆立成辭義感激

篤檄

漢書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自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汝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不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晉書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趙誘攻周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檢為檄檢馥之故將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檢之辭檢聞之遂毀草旬日馥衆潰

作檄

北堂書鈔晉中興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永嘉五年洛陽傾覆王澄不遣軍瞻攘袂流涕顧陳大義澄令作檄下筆即成辭既壯麗見者咸以是稱之太平御覽梁書曰元帝檻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檄湘東曰既膽且雄耳勇伊何即書記沈炯之文也有司焚毀湘東弗知僧辯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既不敢謂見遂謟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于炯 又曰偉王洛陽人也學通周易嘗在淮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紋存亡楚漢方龍鬭秦關陣未央既至江陵繫之于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湘東不願湘東取視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剜其腹抽其腸出乃斬之北史穎川荀濟初與梁武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嘗謂人曰大丈夫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也武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舊唐書郭正一傳李勣征高麗嘗令元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淥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後會赦得還

傳檄

史記高祖紀韓信拜大將軍乃謂帝曰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惟邯欣翳三人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淮陰

侯韓信曰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言索隱曰按秋毫秋乃成王逆注楚詞之說也為毫直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於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按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陳餘傳武信君引兵攻范陽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東漢書耿弇傳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弇入造牀下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以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光武大悅乃拜弇為大將軍　劉表傳初平元年表為荊州刺史時宗賊盛袁術阻兵屯魯陽蒯越曰威德既行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續後漢書孫韶傳韶年十七收伯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歡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新唐書王勃傳駱賓王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唐書李巨川為華州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伊億萬之衆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力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唐書夏侯端傳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節招諭乃拜大將軍河南招慰使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接淮二十餘州皆順附　顏杲卿傳安祿山反時杲卿在平原起兵討賊既擒將高邈等送京師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餘萬入土門復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謂大將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方圖饒陽弃甲走

移檄

史記南越傳秦二世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太平御覽張軌為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梁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為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軌然然從之東漢書耿恭為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喜遣使獻名馬　李固傳固為荊州刺史時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路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因從為太山太守千里移檄者言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新唐書王弘義傳王弘義以飛變遷左臺侍御史嘗移檄州縣所至震慴之吉切懼也弘義輒訖五立切為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　張士貴傳士貴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高祖移檄招之即降宋史慶曆中歐希範誘溪洞聚黨入叛上以白諭習南方事除轉運使便宜行事諭移檄屬郡募士人翹俘敢戰者甚衆又轉乘以守要害

馳檄

西京雜記枚皐文思敏捷長卿淹遲揚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廟堂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冊用相如皆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也後漢書孔融傳時黃巾寇數州北海最為賊衝董卓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縱兵講武馳檄州郡唐書馮元常傳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劫州縣詔元常討之乃先馳檄示禍福賊黨多降晉書易雄長沙人也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非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惡城陷為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怍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見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無不傷惋

露檄

晉書甘卓傳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以義兵勤王室卓乃興巴東將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焉耳本傳

飛檄

唐書裴寂傳武德二年留撫河東飛檄郡縣促入營壘相保唐實錄長慶元年八月以鎮州投節度使弘正下詔曰梟音未革狼顧猶存害忠良恣為殘賊毀舟樺蔡覘鯨鯢脫祛於蛇豕人神共憤將士叶謀咸願誅夷用伸寃痛尚念一軍之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其魁餘復何罪宜令魏博等軍各出全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具諭朝旨開遂復之門廣自新之路

騰檄

唐書河間王孝恭傳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

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失棨破之由巴騰檄遠近所致檄下

摻檄 唐書溫庭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庭皓使爲表答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具述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寧無一人摻檄乎因之

被檄 朝野類要帥撫監司州郡遇有官或待闕人攝職謂之權局本官自謂之被檄是也

陳琳草檄 續後漢書陳琳傳琳爲曹操作檄草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檄翕然而起曰此能愈疾病也及平鄴謂琳曰卿昔爲本初作檄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太祖愛其才遂捨之

一日百檄 東觀漢記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毛義奉檄 聖賢言行故事後漢廬江毛義少清節家世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而仕者也章帝建初中下詔褒寵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心耻奉檄 北堂書鈔後漢謝承書曄字君長會稽山陰人少常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承曄心耻斯役遂棄車馬到犍爲詣杜撫受詩易宋景文公集奉檄漢上和兄長延評喜于迥迤　猶平賓牒嘆離居始得還家奉板輿出沐恩深湯弔蠛枝文宣令守成魚三杯旅第鬢屠切百末凝酷獻壽餘鐘鑲空名堪自笑又隨軺馬趣移書漫游集奉檄南遊慮百端違刺辛苦換微官方言異俗初難解白日青天正一般晝暖霧消山隱隱夜寒風起海漫漫禾穎莫向愁中改要看班衣奉母懽竹溪陳夢庚詩　日月孔蕉孟慶咲申與韓合於三尺法行矣一分寬火傘不遮熱冰壺獨抱寒平反了無幾足跡略高峯江湖後集史衛卿捧檄家山　閒居愧未能准慎冷於冰家檄官無倖山吟客有僧池荒眠鷺石樹折飲猿藤寥落誰相問孤明雨夜燈曹彥約昌谷集揚伯洪風有經濟心捧蜀餉之檄議經費於光範其行甚勇使道不鄙尚能訪死生於湖莊袖出古體詩八章格高不可及又見示總郎諸文所作送行篇意可見也託與味不薄不敢以不能爲解勉賦五十六字以見鄙誠可賀一笑嘉定癸未春分後一日　扁舟下峽七經年猶憶西民困備邊已病一夫空有議誅淇元帥本非賢公朝慮蜀天常近之子憂時史未然過合郤留經濟用此行應不媿登仙籍流澗泉集劉簿檄自安仁回泊天寧　玉石村前捧檄來冰溪閑君小徘徊因僧定可了禪悅與俗何能毒雅懷秋到山林風未脫涼生絺綌雨須催送知有句曾吟不想象章來更樂耶

曹寅詐檄 續後漢書孫堅傳荊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以兵至登樓遙問欲何爲堅前使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乞資直爾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進及下樓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封胡降檄 東漢書鮑昱傳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

功曹懷檄 兩漢博聞陳寔傳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注云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覆其事也

登屏窺檄 訓女蒙求晉何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及無忌與劉裕定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而泣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雪恥矣

以半紙檄 梁書蕭銳曰吾先人國于此若狗其情後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群盜誰敢不從

劉訏掛檄 南史劉訏傳刺史張稷辟訏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掛檄於樹而逃

監軍別檄 新唐書鄭珣瑜列傳珣瑜鄭州榮澤人爲河南尹時韓全義將兵伐蔡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者珣瑜輒挂壁不酧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王既戎多情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沴也故下無怨讟

文昌下檄 唐書段文昌傳太和四年以檢校左僕射帥京南時南詔相襲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責即日解去

弘宣下檄 唐書盧弘宣傳拜東川節度時歲飢盜結酋豪自王聯逋瀘嘉榮諸州詠蠻落搖亂弘宣下檄脅諭賊黨多降

駐馬成檄 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在秦府十年常典記室每軍符府檄或駐馬立成文約理

畫初不
舉業。

爲鬬雞檄

唐書王勃傳：沛王聞其名，召署府。時諸王鬬雞，勃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搆，斥出府。

留囊中檄

業邦郡和李翰家采：唐楊再思第明經，初調元武尉，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至于衆中檄無所事，幸留他物可持去。

馬上爲檄

唐書薛收傳：收爲記室，判陝東行臺金部郎中。時方討王世充，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皆如夙搆。

詩文

冊府元龜魯仲連遺燕將文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田單攻聊城，未長十綫十餘年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弃時而背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此事士卒十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

名矣。才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下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後漢隗囂字季孟，王莽末，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爲上將軍，立廟祀高祖、太宗、周公，割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帥，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大風毀王莽路堂，又拔其田事堂池東榆樹大十圍。王莽乃曰：念業閣俊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漢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置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天下昭言，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使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

猶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曆言身當盡此
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備亡秦之軌推
無窮之數是以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絕路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
州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
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則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工作莽
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
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
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
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
銅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工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發冢河東攻劫
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
奔馳續漢志曰吏乘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也法冠晨夜冤繫無
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扶衆庶行炮烙之刑
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帝等二十七人莽又作行順時之令
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醯判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故忠宗族

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埋之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
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
歲改莽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
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
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
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統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
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
軍分鎮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賂爲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
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
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
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
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帥時
町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
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濊貊高句驪公西羌龐恬
傳幡等怨莽奪其地以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驪兵
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爲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

江海之瀕滌地無類類猶善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
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
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
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墜也莽殺其子宇臨莽妻王氏以莽數
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
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
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
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嶽中嶽嵩高也
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
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改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
單于曰服于高句驪曰下句驪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橐
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橐韜也臥鞴
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負子流亡責在君上既安
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
尹王向莽尹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
者囂乃移書於向諭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

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
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丁綝爲偏將軍從光武征伐綝將
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內陳留潁川二十一縣

蕭穎胄爲
冠軍將軍西中郎將東昏侯使誅戮群公雍州刺史蕭衍奉南康王即帝
位於江陵遂廢東昏侯爲涪陵王使蕭穎胄夏侯詳移檄告京師百官曰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
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天運不常衰
有時而隆數無常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虞牟效
節故風烈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
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
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
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輯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
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敦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乃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
之制非雲如離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誅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
綱窮肆凌暴十佩平行三風咸襲居喪而無哀貌在慼而有嘉容酣酒嗜
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新贊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

戮江僕射蕭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將
之宗望或國之虎臣並勲彰中興功比申呂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
重見疑正信貽釁害加賞扶眉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支纖
落之痛信則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壹意景內通濫刑外不
堪命驅士分之民為先死之討倒戈廻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
賴蕭令君斂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平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基江夏
王拘追戚族牽制臣力逆屈當時廻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採情顧加鴆毒
蕭令君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搆漸見疏
疑浸潤成災奄離愍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
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忌愚戾窮縱醜惡散騎王戚以為家勢災
釁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騑服宣淫孽臣數十祖裼相逐暢飲寒肆之
間嘗游街陌之上挾挈群臣以為歡笑劉山陽備受凶盲規肆狂逆天誘
其衷即就梟剪夫天生烝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豈有尊臨
寓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勲高者速斃尤族
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恤不憂慢游
是好民怨於下天憾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

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
英睿含景之徵著於哲年當璧之祥兆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
居上游任總連師家國之否寧濟是當幕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
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
朔將軍領中參軍軍主王法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
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樂藹等領勁卒三萬凌波
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
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輔國將軍中直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
將軍中兵參軍軍主朱識中直兵參軍軍主宋永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
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
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赴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
侯詳寧朔將軍諮議軍主沈忱寧朔將軍領中軍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
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萬騎駱驛繼發雕飾高麾則五星從源
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為之矞皇山淵以之奔沸幕府親貫中胄援
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鉦鼓紛紜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

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
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志
力齊會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
猛指景風驅舟艫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千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
戈之衆威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
惟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
道消之運受迫群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
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
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賀蘭祥
為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
遣其軍司檄吐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恃
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毁喋喋黔黎
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統天下東龕南剪無思不服天降有周世
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國國則神皐西岳險則百二猶存卿士師師群
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于西垂作藩於僞
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我先皇含垢藏疾仍存羈縻敦

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明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
是故往年致寘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猶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莫夷
我穀參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章四海化洽八荒以彼
惡稔禍盈故命龔行天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禪
戈採甲岡革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臣乃文乃武受福廟堂元戎啓
路太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扶施指麾為其謀主柱國化政公
貴早播威聲奇正無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寘厥與國睦親同趾反道驅
引予之民總穹廬之衆解我成山雲蒸霧合柱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將
皷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
然可見若能轉禍為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優隆永藩西
服如其排徊危邦觀延時漏覆宗滅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
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
撫安西土振旅而還　宋袁豹為高祖太尉長史高祖遣州刺史朱齡石
伐蜀使豹為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憑阻負
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自者王室
多故戎羿遘紛波振塵駭覃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

是長驅反噬於州相擁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雷靡天
光暉及昭晰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是以來奄延
十載而野心不革游魂伺隙招聚遺叛共相封殖使撓我疆場搖蕩
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烏
逝奔伏窟穴引頸待戮當今壯秋露晞南寇埃掃朝風載廓庶績其凝康
哉之歌日燕比屋之隆可詠狐織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蹟顧言載懷
奉命西行途虔荊郢瞻望巳漢憤慨交深清江原於濫觴澄氛祲於井絡
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丕太守劉忠精勇二萬直指
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
曜外水遣輔國將軍索邈總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子徒率
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網宏掩衛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具冑景
濁波爛華夷百蠻雲會霧集以此攻戰誰與為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
動者哉今三峽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荊門之險攝入其阻千衛四達
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
擾四民之富乎陽不能自安於庸蜀對禪不敢寘命於南中荊郡折誅伯
約控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蚊如盧循

強如容趨凌威南海騁制壯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流鐵馬千群亢原塞隰
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右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
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為明王
化雖驅迫于時本非與主從之法雲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覃
而時命寇讐之殘崎嶇豺狼之吻豈不遐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
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捨逆取順度自三驅斧
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
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悛大
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巴東王休若
為鎮東將軍明帝即位為行會稽郡事孔覬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
代之覬與吳郡太守顧琛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
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帝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
為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
尚書張永候進休若董統東討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寡衆有兆禍至無
門倚伏之參寔惟人致故篇迷貪亂終殄宗祀昌言構釁旋潤斧鉞斯則
昭章紀牒鑒戒古今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歆靈釋塘業緩旒皇

上二雖集瑞應叡運歷屬儀標再能輝電擧盛緩繁樞不佚滌牧之誓嶷
政中寓不郢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彰天重搆幽明戴紀禁敵斯光而
群孟恣虐協扇童孺義爾東垂復淪醜跡即回從惡蜂動蟻附聖圖寵發
神威四臨羽驛所屆義旅雲屬梲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効皎然已顯
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驍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乘
霜江蘇或騰焱荊河金甲耀大庭鼓聲震海清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
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
之霜銳五千龍騰虎步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
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瓊川蓋河左軍將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
幼文穴從僕射全景文貞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
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狠豕入之總司戎統鸞
劍東雲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晝晦剽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
勳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慇彼群迷弗辨先禁拒轍之臂撫雷霆之衝已枯
之葉當霜飈之墜天鑒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為成
前戴不忘後事明鑒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欸則福鍾年祉慶覃來裔孰
知身膝宗屠鬼餒魄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孔覬千五百戶

開國縣侯生禽顧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準賞將士多是東人又兄
子弟皆已附逆帝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軍不相侵驅
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
悅帝又以吳喜為建武將軍東討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同逆尋陽
王子房檄文與喜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
彼耶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思奉來旨從身狂惑
民深恢驗聖上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斯逆救剋賊比皆剋甫寄為長之
枕世荷國恩事愧為猶不傒食甚令饑勤所部星言進邁相見未遠不縷
多陳　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州文隨篇作檄郡縣書自元氣肇一作闢厥
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
長上玄愛育黔庶一作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一作
春冰而為一作是懼敬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
之謀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
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之仁壽所一作是以
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因一作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久一作未有
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

而一作以取神器及續戎一作承負秦狼虎其心始嗜明兩之暉終干少
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於是罪一作稱深於莒
僕纍醑於商臣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嗟憤一作天地難容人神嗟憤
加以刑吁安忍鬩伯日尋後篇作尋戈銅闈所以殃禍晉陽於焉起釁一
作所以興亂句人為釁禮記作釁溢刑斯逞夷九族既殄唐帝闡其欽明
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乃一作復隳壞盤石勳絕後篇作滅綱維青
丘蕭寒寧止虞殯欲其長久冀可得乎其罪一也貪獸之行在於聚麀人
倫之禮一作體則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通章告終誰謂穀會損首身女弟
名教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
屋牝雞鳴於詰旦雌雉恣其于一作斯乘相服戲陳侯之朝窮廬同肖頓之
寢贖賞之後篇作不出女謁遂一作逆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
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暮忘一作不食是以大禹不重一作貴於天璧
光武無一作不隔於反支體此一作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後篇作嬉
於一作于酒俾晝作夜或號或呼一作式號式呼一作甘嗜蘗俊常居
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群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是一作此不行敗
奏於馬一作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酒一作飲酩酊無知一作名襄陽三雅之

盃劉遵範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邀一
作要逆旅殷紂一作辛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邈邇失望其
罪三也上棟下宇著于一作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唯避風
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瓊宮一作瑤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
阿房崛起秦族以之一作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一作車
廣立池臺多為一作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
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知一作其不可其罪四
也公田所藉一作職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一作纔通月止三日是以輕徭
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不藏府庫亦作無藏於府而頹一作猜抗驚翔不
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危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一
作損千金之用一作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邦一作
戶則城郭空虛千室一作里則煙火斷絕一作減西蜀王孫之室翩同原
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
虞五載周引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俗一作於乃復廣積薪芻多聚
一作備糧饟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
比於前一作先驅單轍馬跡一作跡遂周行於天下泰皇之心未已周積

之意雖窮宴西母以一作而歌雲浮東海以一作而覩日家苦納秸之勤
人阻耒耨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異華作內夷不亂華在德非險
長城之固一作役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蹤秦
代頗築更興廣營一作築其基址延袤萬里遂使屍骸遍一作蔽野血流
成川一作河積怨比於丘山一作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
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為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
愛人非求拓土又強弩末矢不能一作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
一作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一作吏而何用而恃眾怙力
一作力窮一作極兵黷武務在吞併一作唯在并吞不思後篇作務長
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則一作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只輪莫返夫差長國寔
為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陽一作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
於後一作扶翼奉後從天相顧壁弔成後篇作速行義夫切齒壯士挖腕
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
之言夏禹懸鞀一作鞀時總藏規之美而乃愎諫違卜妬一作害賢嫉能
直士正人皆由屠戮一作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
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輒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遂一

作促遠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鉗一作
緘口指白日而為一作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
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一作敗賞而錢神起
論銅臭為公梁冀受貨金之蛇孟他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
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一作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一
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昔食言自獨夫一作作
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於一作如浩壘陪蹕東都固守
一作守固闕鄉野戰雁門被一作解圍自外征伐一作夫不可勝紀既立
功勳須酬爵賞一作官爵而志懷靦覆言行浮詭臨危一作危急則勳賞
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奢一作頓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
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一作人死力走丸逆坂一作西此非難凡百
驍雄莫一作誰不讐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況一作既在乘輿二三
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空三字見後漢陳蕃
傳總萃一作三盡總率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
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㺄暴於中
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一作

為計一作纔同一而已蒼生凜凜一作慄慄咸憂杞國之崩赤縣一作子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表殷一作殷亡之年三十終姬之數一作姬終之世故讖錄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為丘墟之狀荊榛是庭旅之事一作宗廟為墟之妖荊榛狀庭之事夏后一作氏則災譽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奪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革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盟一作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文一作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有一作功而挺秀一作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元皇尹華作皇室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一作使彰載誕丹陵天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讖一作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於馬一作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後篇作安十非　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

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程擭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贊一作佐成湯蕭何之奉一作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絳郡公裴行儼上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摯䬃則斬蛟截鶬一作截蛟斷鶬彎弧則帶一作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吾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扶轄之士扶距拔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一作日　魏公屬當期運撫兹後篇作牧斯億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一作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軍一作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吒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作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灌殘螢英華作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西一作進百道俱進一作前以四一作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等昆吾惡稔飛廉奸佞尚一作久逆天數敢拒義師一作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廻洛倉北逐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爾一作其倒戈之心悉來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少建等助紂一作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一作將鳴空憑一作恃百樓之險鷰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一作春

煞典後篇作廻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一作已先據為日久矣又一作既得廻落後一作又取黎陽天下食廩後篇作倉儲一作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後篇作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一作術受賑東一作專征遐邇欽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虜後篇作數事夏表謙撝於一作自藍水須陀獲在榮陽實處戮殁於雎陽一作淮南郭絢授首於河北隋之卜珍一作俱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袁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潁一作南則隨機蕩定淮安濟陽英華作淮南海北則俄然送欵徐圓朗已平魯郡上柱國東平孟海公久一作又破濟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李士才一作惟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清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榆一作渝劉與祖起於北一作白翔崔白駒自一作在潁川起房一作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淇之右函谷之後篇作以東牛酒隨一作獻於軍前壺漿迎一作盈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華一作世胄杞梓良才歆神靈澤一作神鼎靈部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鼍鳴鼈一作龍應見機而作各宜鵠率子弟共建功名欧弁後篇作門之赴光武蕭何一作宗之奉高帝

當以一作豈止金章紫綬軒一作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建瑋一作忠具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一作同吠堯之犬尚何王莽之恩仍懷劇犢之祿英華作那酷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曾英書作曾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一作今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暗後篇作昧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岡縱火玉石俱焚義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礪明余旦旦之言皦日麗天知我勤勤之志一作意布告天下一作海內咸使聞知　房彥藻為李密檄竇建德文公遂氣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駃騎驅易水之壯士蹐踞燕齊牢籠趙魏奸通戎狄聲振華夏昔隗囂之居隴上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強也然而援無所恃躬遭屠戮遂使桀徒歔欷於墳下秦況不封於函谷啟託身得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協與非人劉表喪漢南之業魏公英雄電逝類晨風之拂北林率土星奔甚涓流之赴東海今隋主拘因於世充身制於朱粲白旗之首已懸烏江之船未艤去月二十日總管兵馬會同黎陽莫不拔蓋蒙輪賈勇求敵遠懷歸義分討不庭公能觀大底臺杜道無郡或以其方猶梗願協力齊盟南臨則黃河可清北指則幽雲

自卷公之遠度宏規。高勳茂績。竝將備將伊呂。呑併韓彭。自餘碌碌。復何
足數。降灌尚警干戈。未戢。想軍旅之事。各有司存。指蹤之勞。無虧於明鑒。
也內條惆悵。形於翰墨。情之所寄。言不能適。 孔德紹爲竇建德檄秦王
文 建德師旅渡河與王世充相救紹遷軍積汜河西上紬龍相聲言見不
絕水陸並進策城營壘於成皐之東屯號三十餘萬陰令人與王世充相
約乃遣泰王書 夏王敕問唐秦王。彼朝發跡大原。奄有關內。鄭氏先啓伊
洛。崇建宗社。子則創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辜。興師致討。深懷圉存。不
憚濡足。方今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投石拔距。蒙輪擊劒。統三燕之義勇。驅
六齊之雄傑。制敵如拾遺。殄高墉若摧朽。鄭都鞠旅。擊衆雲驤。我師躍
馬騰戈。光蕩氛祲。彼則外無救援。內絕軍糧。將聽楚歌之聲。方見崤陵之
哭。若能反鄭國之侵地。守秦川之舊邦。更修前好。不幸求請。魏徵爲李
密檄滎陽宋郡王慶文。見隋書郭玄慶傳 密既屯華洛東侵滎陽河南
郡縣其不警應唯滎陽不下王即隋之宗室故鄭疑密以一城之地不足
以動大兵先分打人喻條禍福 早把芳猷。未諳彼衆。其爲翹佇。興寢增勞
寒。易轉嚴凡。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 隋書作自猜 狂副。倍多歷歲
年。剝削黔黎 隋書作生民 塗毒一 一作炭 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精
丘酒池之荒。非爲淫亂。加以遣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 一作良
多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間 隋書作戰 翦去慶令
者也。營華洛。開發太倉。賑卹飢羸。咸從充健。吳戈電照。隸首算而無窮。冀
馬雲屯。弘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 隋書作同德 萬里俱來。莫不期入
關以亡秦。爭度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咸遣黎 隋書作人 承風
慕義。唐公起兵黎 一作晉 陽兵 一作軍 臨灞岸。三秦父老。千里攜師。叶義
同心。共爲犄角。先竇嚴武陽。興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咸詠。唯滎陽
一郡。仍 隋書作王 獨守迷愛 一作蔽 以宗盟尚疑。衡壁數陳。鍼藥莫愈。膏肓夫
微子紂之長 隋書作元 兄。魏 隋書作族 寔爲重。項伯籍之季父。臧乃非驊
然其 隋書作猶 去朝歌而歸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
但爲識寶鼎之遷 隋書作将 移知神器之先。故河決不可壅。樹顛不可維
所謂玄覽通神。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
族。只 隋書作此 與宿與隋朝。頻 隋書作先 有勳舊。遂得預沾盤石。遂 隋書
作名 在蕃。竿業放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楚焚慧
數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虎狼備念。同胞乃甚 隋書作有逾 況聞惟
勇及諫。戚鬱 禮記作參 句師魏文之毒。任城漢之鴆。河獻假使宗祧是一

跡不問親。況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 隋書作何能自保 王之爲臣。無所獻
納不能幽突伏。斬除頑去。感致令四海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
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先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
門送款。識機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 十六字隋書作安危之
山高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
破。偷存漏刻。阻違守東都。宕進自救無聊 隋書作今王世充屢被摧殄自
救無聊偷存晷刻韶恬支久阻違章津東都自守何暇圖人世充朝亡彼
隋書作違 使夕死。又東都荒酣酒已 六字隋書作江都荒湎 流宕忘歸內
外崩離。人情 隋書作神 悲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窮不充。若
切析骸。義同責弩。舉烽大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
得來緊啓詞。鏡師百萬。以破襄陽。想呻熊羆。沿流東下。尅期指日。定滅江
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 隋書作絕援 千里。餱
糧之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才 隋書作纔 盈數百。何以 隋書作有何 恃頼
欲相拒抗。飛 隋書作米 枯魚於市肆。即是未遠音因歸爲以運糧。竟知何
日。然城中雄 隋書作豪 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爲內應。 隋書作啓尺 恐
禍生匕首。釁起 隋書作發 蕭牆。狂 隋書作空 以匕人之形 隋書作 敕 隋
書作懸 賞千金之購。可以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狼豹百萬。馬首欲東。唯
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衝亂舞。鼓角潛鳴。哭號叔之死馬 一作馬 在
傳劍晨已也鼓叔死馬創在隋蜀滎陽郡棐襄陽鼓作成漬書襄城無忠
類之燋類。南陽首 鼓作寺 轉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獲聽刑之歎。何嗟深
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慶 將書惟居文老計乃出降 壽。
後唐魏王繼岌檄莊宗同光三年爲都統西討西川軍至鳳翔馳檄諭蜀郡
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善變之文。刻彼蜀氏。代
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輦
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秉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楊
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熏業著乎山
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息去。蛇豕尋生。遇此非人。據斯重地。蜀
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遵陽而自大。蓋屬昭宗里
帝。方茲播越。正切撫綏。先假戰飛淵之雨露。緋紅拆碧幢之貴。氣屬池難
樹之榮。狂兇遂山。漸展橫行之志。梟鳴出穴。曾無逆晴之聲。拔本塞源。見
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群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暫
艴。卻爲僭偽之謀。烈士聞之撫膺。儒夫見之攘臂。泊茲餘裔。益奮殘袄閣

堅橦權勳賢結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滛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叛橫拒轍之駝擬舉投羅之翼我皇帝仰膺玄識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散隔朝風連營虧邮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列騎軍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搖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𦍑不早回翔終同覆滅故令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校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校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偽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偽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偽所殺者萬姓瘡痍況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如偽諜挾我皇威覬吾大寶爲四十年之巨蠹覆十九葉之丕基作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做伯咸不替移閩境生靈一無擾擾雖蜀中遊辟亦合傳聞各宜審計變通速謀歸向據茲事件傳以捷酬勿謂無言竟貽後悔故茲示喻各宜知悉時排陣斬砍使康延孝將勁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撫使李嚴與延孝同行散人賚檄以喻蜀部

史記蕭何傳漢丞相諭告巴蜀檄　沛公爲漢王何諫曰願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進韓信爲大將軍說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

韓信傳漢左丞相韓信諭燕檄　高祖三年冬十月信既破趙斬成安君問計於廣武君李左車曰今足下虜魏王擒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息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爲齊計矣是時燕王臧荼項羽所立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西漢書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師古曰行取曰畧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上聞之乃遣相

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覲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也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弔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衆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𥲤縣著契皐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嚮走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佚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艸而不辭也師古曰埜古野字也艸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謚爲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跡也終以愚死後業傳稱故謂之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爲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師古曰，讁，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新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勿忽。師古曰，忽，怠忽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二質

檄　文二

東漢書漢大司馬移邊郡擊邯鄲檄　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朔。趙繆王子林說光武，不荅。林於是立王郎為天子，都邯鄲，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二月，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十人。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劉植、耿純據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更始二年二月。

伏隆諭青徐檄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肜、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漢書呂凱荅雍闓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史記，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禮記，舜勤民而野死。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濵，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漢書，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此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爾。上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置酒封雍齒，目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左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上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

日於姆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乃先晉人。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稱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魏書：鍾會為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劍閣。會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之濟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羽而有苗服，周武有發財散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材，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救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

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安，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牧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一壽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文選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善曰：魏志曰：同。翰注：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五臣本作州國守。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銑曰：劉史劉備也。郡國，謂為侯王郡國也。守，郡守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善曰：難蜀父老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向曰：圖，慮。權，勢也。言古明君皆慮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道東。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凌盛，群下莫敢正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之人能處之。曩，昔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權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

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善曰：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悅。鄭以呂祿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宰相國諸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鑒，戒。祿，產，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為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己。後代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至。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五臣本作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太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陵夷而明，長者是圖，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絳此言曹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

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目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爲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夏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鴞音囂騰操祖相中常侍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孽取媚於君爲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趙李權門爲名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之匄乞也賊醜肱也輿第卑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嵩以幣數買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五臣本作令德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縣疣贅殿別也贅之銳切肬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令善也贅疣爲蔦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僄卜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

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銑曰隳切僕鍵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鷙鳥也言紹督理鷙鳥掃除閹宦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鍼謂欒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亂謂卓遷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善曰魏氏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良曰提攜鼓聲也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求訪賢才棄瑕纍而取其能者後同善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五臣作附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音傳曰裨將及校尉依者凡人謝承後漢書陳龐表曰臣累世東鷹犬轉擊之用翰曰諮謀裨偏也紹來操爲兗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犬鷹搏擊之能可爲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勑聊切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傷夷折衄女六數喪師徒向曰夷

敗衄缩也師徒衆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五臣本有太守二字領兗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劉公山爲兗州公山爲黃巾所殺乃以操爲兗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長師旅而紹專以精兵修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或問羊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且勸獎以成威柄之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戰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將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爲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傳兗州兵衆擅威內懷反紹意也詩曰無然畔渙鄭玄曰畔渙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實道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銑曰跋扈猶強梁也肆縱忒惡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殺其與也曹君書曰袁屬淮行

傷賢害善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賢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予則孥戮汝濟曰俊奇也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爲兗州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善曰林衆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也憤怨痛恚也言士人怨恚舉手同聲欲討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謙爲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翰曰操爲徐州刺史爲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爲布所敗而失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貌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幕府惟五臣作推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貲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爲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圖末彭城非宋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黨也故復援

擐操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疾與切。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慣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矣。漢書曰：將西王甲頰漢軍壁，方高侯執金鼓見之。向曰：援引操貫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集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爲布所敗，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爲兗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善曰：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從天子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群虜，則董卓韓暹也。寇，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紬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河，遂舉兵攻紹。紹時爲冀州刺史。人衆愁叛，紹降瓚。夫敗紹軍鄴。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故使從

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迎至洛陽衛京師，遂遷許。遷，會天子而遷從也。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總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酋族也。漢書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孚子爲臨晉大夫，興困常之亂，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勳舉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翰曰：寮，官也。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皆以目相

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五臣作睚眦。被以非罪，榜楚，五臣本作楚榜。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向曰：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貌。楚，撲榜答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爲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得待奏報聞獻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善曰：操作揉。漢書曰：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兄也。爲弟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良曰：言帝弟塋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

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十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翰曰：隳，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五臣本作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五臣本作人。帝都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愁，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令人之言，悲者北之於禁，則民悲其虐，莫不吁嗟。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苛，煩慘，毒。罾，網也。繳，弓繳，射上以射鳥。穽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兗、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惡害如操者。酷，猛。烈，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爲問作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加緒含容，五臣作覆。冀可彌縫。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

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曰其聲豺也狼子野心
非是莫喪羊舌氏乎　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何所依之乃
欲摧撓大猷殘弱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　翰曰
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除
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
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
河北紹自將擊之　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譬操也言
操如惡鳥之雄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
發露瓚亦梟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
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
桀逆拒紹內時掩襲而取之操因謂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
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
鋒芒五臣作鉾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言發露操不果
成其謀也耳五臣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
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

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康陽
山也紹入朝歌自於康陽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
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將也質以物相質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
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
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
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
河有太倉　翰曰震慴驚懼貌逋竄遁逃也屯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太
倉備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善
曰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
勝任也銑曰螳蜋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
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服
孟堅與陳丈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
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
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作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善
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
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

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濟曰戟叉
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群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騁馳良
善勁弩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御部也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也善
反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為并州淮南子曰何
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
河　良曰越逾也涉度也濟漯二水也大軍汎黃河而角五臣本作躡其
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善曰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犄之從伐軍有前後譬如捕獸一人捉角二人戾足說文曰犄
戾足也　翰曰汎濟積觸也荊永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犄
擊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善曰李陵詩曰中說不肯隨且當後虎步銑曰
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
以沃熛炭有何不五臣本有消字滅者哉善曰楚辭曰羊憂患而延熸兮
若燎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其
剋必矣蒼頡曰焫燒也說文曰熛火飛也　向曰焫燒沃灌也熛火飛今
舉炎火之火而燒枯蓬傾滄水以灌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
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

流涕北顧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
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離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其餘兗豫
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
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善曰
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
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為
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布張楊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
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尚書曰又
師曰若敵讎弗息廣雅曰徽幟也徽與揮古通用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
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
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良曰張楊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楊將救之其
將楊醜殺張楊以應曹操楊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
史渙敗之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楊之眾皆敗亡憚勢無如之何且從之乎
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吾我廻旗方徂登高

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陣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善曰
揮幡也上崩瓦解謂崩摧供待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
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太傅曰股
肱良之要于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絶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
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
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斂也暴
休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操持五
臣作持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本有八字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
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息切向曰宮闕
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此乃忠臣肝腦塗
地之秋列五臣本作烈字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善曰翰曰肝腦
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
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眾旅叛善曰漢書以旅為助 良曰猜

詐過誤擄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使寇賊而持天
下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
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翰曰舉謂舉兵
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書到荊州便
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稍遷至建
忠將軍也宛與劉表合 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
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向日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首者封五
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
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善曰風俗通曰律
按律者法也皐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未更者始
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濟
曰部曲謂隊伍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
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聚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
拘偪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良
日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年月朔日子尚書

令彧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翰曰子若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稱者以官高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銑曰
操權其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其門但人心所招也夫見機五臣作幾
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
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
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曰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王弼曰窮必通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不能通是智者之思
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下五臣本有下字愚之蔽也良曰漬浸荒廢也
謂辟寘也言漸浸廢置不思起復是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
危以遠咎悔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
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
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本
作其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驟權小
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向曰吾
且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

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
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
斧故曰齊斧也 濟曰領項骨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
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洿刑書也譬猶鷇卵
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
鷇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
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良曰鷇卵為子
也翰羽也陸梁跳躍貌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
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
湖可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
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而權以在網目之中
也爨炊鑊鼎也言將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
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
苗氏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
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銑曰爾善注言此者欲以權折山水之固

也。朝鮮之壘不列，南越之種不拔。五臣本有也字。善曰：史記曰：天子計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横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横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列，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種，類也。此亦據陰而已。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為强矣。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吳與之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越為強(?)矣。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五臣作六軍。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

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强，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而殺夫差。良曰：同善注。屠，壞。罄，盡也。及吳王濞，滑細驕恣，屈强猖猾，始亂。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三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猾狂貌。始亂，謂為亂首也。自以兵强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衆某起。銑曰：太尉，周亞夫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散之易也。泮，消也。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漢書音義上頭曰：適啓其口，已首已陷其胷矣。紿音怡。向曰：罵，惡言也。陷，入也。

刃入於胷。謂鏦殺。餘注同善。何則？天威不可當，而五臣無而字。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濞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五臣作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横，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横，言多也。熊、虎，猛獸也。跱，立。皆以比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健將，故云勇也。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五臣本有者字。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善曰：淮南子曰：鶚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鷹隼狼顧之憂。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鶚，鷙鳥。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為獸者，有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銑曰：鈇，椹。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伏椹斧之誅，如火燒原草，無有餘遺也。孑，餘也。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李堪、成宜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

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頃次之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因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遂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威大。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惟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伏尸千五臣本作屍。十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良曰：漂，浮也。櫓，大楯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逃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善曰：魏志曰：公勅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翰曰：逋，竄。逃，逃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

馬伐韓約馬超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善曰魏志曰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凉州
銑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副
焉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
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
郎將領漢寧太守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向曰負恃也恃巴漢之
固不恭帝命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
年公征孫權次於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
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盡先誅也
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　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命
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五臣作旌首萬里善曰魏志曰韓遂叛
亂觀夏侯淵破梟氏之逆走也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又曰宋建自稱河
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凉州　良曰偏將謂夏侯
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
里謂自凉州入帝都也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

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翰曰散關關名同善注自是氐羌侯王豪帥皆奔走侍事天子也進臨漢
中則陽平五臣本作平陽不守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
據平陽關曹公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　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
大破之故云不守也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
委質還降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
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
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　向曰十萬之師
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逋亦竄也巴中地名也曹初欲大入
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郡
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夷王朴
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巴西
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賨皆地名朴胡
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
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
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往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良曰鉦鐃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
鋒言不用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
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善曰
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者
誠信於文德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
受千室之邑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
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亦見也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
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爲列
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
農工商反還也而建約之五臣作夫屬皆爲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
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　良曰夫屬謂親黨也鯨鯢謂
大戮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
有金城郡翰曰孥子焚燒也金城郡名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蒼頡篇
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非國家

鍾禍五臣作福於彼降福五臣作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善曰漢書
消息曰善惡逆順之理　良曰鍾聚也彼指魯等此指建約等逆謂建約順謂魯也
夫鷙五臣作鷙鳥五臣本有之擊字先高攫鷙之擊也牧野之威孟
津之退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此達往年來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
受戰于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
弱　濟曰攫執也言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
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今者枳
棘翦扞五臣作刊戎夏以清善曰枳棘以喻寇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汗　良曰枳棘惡木也喻寇賊也翦謂翦伐
削也言寇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
師百萬之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翰曰六師
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
令屠各湟中羌僰蒲墨反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
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逐水左
右羌之所居湟音皇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也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
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　銑曰並戎狄類也寔蕃

席卷自壽春而南，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向曰建歷壓也。席捲也。席卷謂盡
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席之卷自壽春入伐吳也。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
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鋭卒，南臨汶江，搤巴據庸蜀。善曰魏志曰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爲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曹夏侯淵也漢中
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鋭利也，汶江名，搤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
爲吳之援也。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善
曰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良曰江夏襄
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爲五
道而入也。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
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善曰大衆大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率五萬二
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尚書成王曰
元惡大憝。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憝，惡也。梟首謂
誅滅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善曰揚雄蜀都賦曰枝附葉從，
朿立景隨。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從隊相黨也。特，獨。禽，獲。疾，惡也。言將帥觀寔
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惡之。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
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

君亦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
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曰言我以降爲先，以誅戮爲後，故將取才，謂
有文武才皆收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主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善曰魏志曰
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濟曰同善注。呂
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
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良曰曹公
破呂布，張遼率衆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亦史不知其所實也。還討眭固，薛
洪、樛尚開城就化。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遣軍臨
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樛尚留守，自將兵
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
列侯。樛音留。翰曰眭固將居袁紹，留薛洪、樛尚守射犬，曹公擊破，斬之。
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爲列侯。官度五臣本有渡之役，則張郃高
合高奐舉事立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
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名。銑曰官渡地名，從征
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奐，當有二名也。後討

袁尚，則五臣本有尚字。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
陣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
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翰曰同善注。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欲降。
游與由同。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進軍至洹水，而游遂降。審配兄
子開門入兵。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
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擒配，斬之。良曰袁譚
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內操軍士以降也。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
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奔三郡烏丸，觸
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攻熙，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
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
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
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銑曰凡此之輩，謂總括前來衆之類也。魁亂曰搴
旗。芟，除。搴，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爲舉措哉，言必破也。審
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
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

也。善曰谷永疏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
禍爲福，報怨以德。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所
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爲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
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
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實之。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燼五臣作燼俱
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
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燼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君在漢中，東西懸
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
以冀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李典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戰而權
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
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
可拔，乃引退。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銑云懸隔，謂合肥水名也。同善注。言當
小軍猶且破散，今欲禦我大軍，當雷霆之威，必難冀其存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
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善曰周
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從兄鄣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
字孝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書

權乃運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去無是。權投
書與昭以示輔。恚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錄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
義也。武考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政云君之。將輔權兄同善法使輔置東。今言能者蓋欲非之。賊
義殘仁。莫斯為甚。善曰孟子齊宣王曰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尚曰賊殘傷害也。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
權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五臣作人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山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
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
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濟曰逋亡也。言
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山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
伐紂。飛廉恚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臧吳舊臣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
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臣作耽樂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
多福。保乂子孫。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
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也。乂養也。言先臣舊德當序史。多福安養子孫也。而周盛門
戶無辜。被五臣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
構。五臣作見。能負析薪。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銑曰周泰明武孝章
此內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迸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干親周
榮叔父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
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
我國家良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
賢則趨舍省而功施著。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也。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在
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而並見驅逼。與雨絕於天。有斧無柯。
何以自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濟曰逼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
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之。言並被驅逼不得卻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相顧
漢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五臣本作聖賢之德也。善曰毛詩曰鳳
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擇賦亡。天苦善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
猶鳳鳴高山以避羅網也。鷦鷯決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善曰韓詩
曰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鷦鷯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
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蘭。風至蘭折巢覆。有子則死。有
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鳥也。上乃下切。下古完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有鳥名
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將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蘭與荷同

翰曰鷦鷯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往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得於漢者
同鷦鷯之危也。苕葦華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
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善曰司馬長
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illegible]
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欲誅權。不惡眾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五臣作膺
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犯也。將犯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發
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未能。善曰未能
上之計。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
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濟曰言計
虎也。犬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發權則當計度大小歸
漢。背吳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音煩。善曰戰國策魏魋謂建信君
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
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
也。願公孰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良曰係蹄獸之絆也。蹯足也。猛虎
若絆則怒絕蹯而去。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趣齊兵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閒。齊王
曰蝮蓋手則斬手。蓋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
之戚。何故不殺。蓋音作。翰曰蝮毒蛇也。譬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
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本無以字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
忘復。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夫
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反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
闇背此理。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濟曰忽惰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
所栖也。謂惰上為高岡之安。樂巢葦苕之危。日至一日。謂旦存朝夕也。玉石俱碎謂
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復鄉雖悔
之。亦無及已。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
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五臣本作詔。如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
等給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晉書石勒將石季龍圍魏城
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遣誅屢藂。湧
寬繼逆。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

迯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迯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者封賞亦如之南史彭城內史劉裕移都下　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與何無忌等集義徒凡二十七萬推裕為盟主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逆臣桓玄阻兵荊郢肆暴都邑雖夏后之離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未足為喻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遭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斃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荊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逾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玆未足為喻自甚逆於今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

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蠭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誅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穎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晉書載記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忘害君父祿尸為賊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喻之姚萇窮凶肆害被人神於國識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靦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風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于衆咸然之藝文類聚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

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戢干戈息與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泰晉之壤頻梟僭偽末業陵遲遂亡淮濟驕日長久真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開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雖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令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修刑罔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制東海以注螢爝倒嵩岱以壓螻蟻其身康瀾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杜倪首有自來矣潔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磾降漢華封七葉為有其才豈無大位　梁任孝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罹梟剪之誅光狡憑陵必致纖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伏藉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燃臍燈府傳欽麗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乂黔黎事喻平杞爾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妄才凶悪醜類茹血飡腥本非人類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首豪侵凌我河縣所以流離憔越至海星紀仰冀園陵俯傷黎庶遂得

式仰廣朝寔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負扆當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鼓討光啟滑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讐怨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裹糧荷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載寧勿飛染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棄性強瞻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雖殺活由己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桑頻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曹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為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爆文至聖而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彙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逆陵蹐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後虎竊命集其餘業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遁迹於荒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為心　郗鑒檄巴蜀李勢曰昔巴蜀士民失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肯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

弛權勵窮凶肆恭神州李劉啓逆竊通岷川冀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携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劃於犬羊之群億兆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疚如首者也凡百黎氓秋毫不犯檄到翹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又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獲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戾沒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尅舊物竭師石虎僭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懐仁抱義含膽飲血靜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建寔組練映日遣孫吳之籌挾尚父之略莫不張膽咀鐵人思自百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燎秋蓬衝飈掃落葉也　晉桓溫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煎困譬擘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智成楚越登丘悵止征夫憤慨昔叔孫絶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恥存莽朝歷既遭借一朝蕩定極撫黎民即安大本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利既明隨才敘叙此之風義想所聞也宋書沈攸之傳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擧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運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願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斷島之功諸葛誕矜其侍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室傾巢爲豎子笑况乎行陣凡才斗筲小醜而懐問鼎之志敢構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嘘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忌趨利躬行反噬請衛誅首又攸之與鐔金童太一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華運凶當三懼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謝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覆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灃湖崩挫本非己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進再都王師又應肆法先帝矣聖量深河海宥其回溪之敗冀收曲崤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頻升宗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頌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罪一

也又攸之累登蕃岳自郢遷荊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變悔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包藏禍心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荊以來恒用奸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驅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郡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去昔桂陽奇兵欻起京師內奰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裁遣弱卒三千並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何其平日輸張賁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皇威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驕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竊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南人卑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罪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悖行慘酷視吏若讐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偏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弃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鼓贖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凌上大逆之罪六也蒼梧狂凶寡深桀紂猜忒外蕃鴆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遄戮攸之據業心靈宜同歡幸遂遠慝顯側深相嗟惜擧言哀抹揚聲吹竟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罪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兆到梁秦畢及而攸之密遏內鐵川塗弗達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淹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罪八也昇明肇曆恩深驛達中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榮授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嚟衆家誹之患不荷盛德反生譽寡此其大逆之罪九也攸之以溪壑之性含梟鴝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況乃擧兵内侮逆辭姦罔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擧無名之師驅怨讐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熱之心虎豹磨牙起吞噬之情鼓怒則氷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衆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燎山之焰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赴樓鋒刃交

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為早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禎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五

三術

律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　京兆崇義寺沙門道宣序 道宣隋朝人。其祖湖州人。父為陳朝吏部尚書。後隨駕入長安。生于京兆。即其中之子也。

原夫大雄御寓，意惟拯拔一人，大教膺期，總歸為顯一理。但由群生蓋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之法。然則心為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弘。是故特須尊重於戒。故經云：戒為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持戒之心，要唯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為標首，作持則羯磨結其大科。後進前脩，妙宗斯法。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自慧月西隱，法水東流，時兼像正，人通淳薄。初則二部五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眾鋒互舉，各競先驅，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發，弘之在人，人繫顛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歷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録，多約前聞，釁其宗緒，略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掛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昔之逕，不思返隅，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地矣。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慈誥若此，妄指寔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具羅種類，雜相畢陳，但為機務相詶，卒尋難了。故略舉羯磨一色，別標銓題，若科擇出納，興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統關諸部，撮略正文，必彼俱無，則理通決例，並至篇具顯，便異古藏迹。夫羯磨雖多，要分為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故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眾，豈令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也。

集法緣成篇第一　事法兼通大小，齊降，故前舉綱領，未振毛目，又緣通成壞，教相須張，並如後例，義無紊亂也。

僧法羯磨略有一百三十四，佛言有三羯磨攝一切羯磨，謂單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單白羯磨三十九法：三十中，二十七受懺悔，行鉢法，餘語法，觸惱法，與剃髮法，與出家法，差教授法，喚入眾法，對眾問難法，說戒和法，僧發露法，非時和合法，諍滅說戒法，自恣和合法，難事略自恣法，修道增自恣法，諍事增自恣法，第二諍增自恣法，受功德衣和法，捨功德衣法，第一增說戒法，第二增說戒法，簡集智人法，斷事遣不誦戒毗尼者出二法，遣捨正義者出二法，草覆地法，差往王城結集法，迦葉攝法，毗尼法，問優波離法，毗尼法，優波離答法，問阿難法，毗尼法，問阿難答法，七百中論法白差比丘論法白，正論法毗尼法，問一切法上座白，上座答曰行舍羅應有白。白二羯磨五十七法：作小房法，作大房法，差分臥具法，差說麁罪法，二十七還衣法，離衣法，減六年臥具法，護鉢法，差教授尼師法，制不往學家法，并解畜眾法，尼差求教授法，尼差自恣人往大僧中法，與外道住法，結受戒小界法，并解結說戒堂法，并解結大界法，并解結戒場法，結不失衣界法，并解結說戒小界法，并解結二同界法，結一同界法，結食同法，上三並有解，與狂癡法，并解受日法，差受自恣人法，結自恣中界法，并解分四方僧物法，賞看病人法，分亡人輕物法，結庫藏法，差人守藏法，結淨地法，并解差人守功德衣法，付功德衣法，差人懺白衣法，差人行籌法，遣信受戒差使法，尼與僧作不禮法，并解差比丘料理房法，持故房與道俗經營二法，與覆鉢法，差使告覆鉢家法，解覆鉢法，杖絡囊法，律文具出，如上應有差分粥分小食分佉闍尼差請教臥具分浴衣分衣可取與差比丘沙彌使。白四羯磨三十八法：諫破僧法，諫助破僧法，諫擯謗法，諫惡性法，諫惡邪法，諫擯惡邪沙彌二法，諫隨舉比丘尼法，諫習近法，諫勸習近住法，諫嗔捨三寶法，諫發諍法，諫習近居士子法，式叉學戒法，受具戒法，學悔法，呵責法，并解擯出法，并解依止法，并解遮不至白衣家法，并解不見舉法，并解不懺法，并解不捨法，并與覆藏法，本日治法，摩那埵法，出罪法，憶念法，不癡法，罪處所法。

對首羯磨略有三十三，佛言三語受戒已名善作羯磨，說戒法中亦開。十誦律云，對首心念分衣已名作羯磨，後來比丘不與分。義分二別：一但對首法，二眾法對首法，文通諸部，並如下列。但對首法二十八：受三衣法，并捨受鉢法，并捨受已師壇法，并捨受百一衣物法，并捨捨請法，捨戒法，受請依止法，衣說淨法，鉢說淨法，藥說淨法，受三藥法，受七日法，安居法，與欲法，懺波逸提法，懺提舍尼法，懺偷蘭遮法，懺重突吉羅法，音聲六聚法，露地重罪法，捨僧殘行法，白行人法，白僧殘諸行法，白入聚法，尼白入僧持法，尼請教授法，作餘食法。眾法對首有五：捨墮法，說戒法，自恣法，受僧得施法，受亡五眾物法。

心念羯磨略有十四，義分三別：一但心念法，二對首心念法，三眾法心念法，並通諸部，至文自須准僧法羯磨，獨四分一律。但心念法有三：懺輕突吉羅法，六念法，說戒座中發露諸罪法。對首心念法有七：安居法，說淨法，受藥法，受七日藥法，受持三衣法，捨三衣法，受持鉢法

衆諸心念法有四說戒法自恣法受僧得施法受亡五衆衣物法已前略
明緣集已後辯緣成壞前明僧法律中佛言有四種僧一者四人僧除受
戒自恣出罪餘一切羯磨應作二者五人僧除中國受戒出罪三者十人
僧除出罪四者二十人僧一切羯磨應作況復過二十若少一人非法非
毗尼不成一稱量前事毗尼母論云事謂人法也律云稱量比丘及白衣
稱量羯磨及犯事也然所爲之緣不出三種謂人法事也如受戒懺悔差
使治擯等爲人故作如說戒自恣等爲法故作如結界攝衣淨地庫藏等
爲事故作或具或單時離時合並先須量據使成應法之緣示也二法起
託處僧祇律云非羯磨地不得受欲行僧事律中若作羯磨必先結界然
託處有二種若自然界中唯結界羯磨一法自餘僧法並作法界中若對
首心念二法則通二界三集僧方法律云佛言當數座打揵槌盡共集一
處五分律云隨有木瓦銅鐵鳴者令淨人沙彌打之無沙彌者比丘亦得
不得過三通付法藏傳中令有長打之法三千威儀中具明杵下之數薩
婆多論云夫集僧揵槌必有常準不得互易四僧集約法夫界有二若作
法界則准三種謂大界戒場小界若論小界無外可集若戒場大界並須
盡唱制限集之若自然界則分四別謂聚落蘭若道行水界初言聚落則

有二種若聚落界分不可分別者准僧祇七樹之量通計六閒六十三步
若無異聚得戒羯磨若可分別聚落者准十誦律盡聚落集之二言蘭若
亦有二種若無難者諸部多云一俱盧舍案雜寶藏云五里是也相傳以
此爲定若難事蘭若如善見論云七槃陀之量相去五十八步四尺八寸
得作羯磨三明道行界准薩婆多十誦律縱廣六百步四明水界如五分
律船上衆中有力人以水若砂四面擲所及處此之六相皆謂身面所向
方隅齊限之内集僧無人方可應法也五應法和合律云應來者來應與
欲者與欲來現前得呵人不呵是名和合反上三成別衆者令六簡衆是
非律云未受具戒者出等又云有四滿數一者有人得滿數不應呵若爲
作呵責擯出依止遮不至白衣家羯磨如是四人者是也二者有人不得
滿數應呵謂若欲受大戒人三者不得滿數不得呵者若爲比丘作羯磨
以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足數若言犯邊罪等十三難人若被三
舉若滅擯若應滅擯若別住若戒場上若神足在空隱沒離見聞處若所
爲作羯磨人如是等二十八種不足數又云行覆藏本日治摩那埵出罪
人十誦云行覆藏竟本日治竟六夜竟此上七人佛言不相足數十誦又
云睡眠人亂語人憒閙人入定人瘂人聾人瘂聾人狂人亂心人病壞心

人樹上比丘白衣如是等十二人不成足數摩德勒伽論云重病人
邊地人癡鈍人如是等三人不成滿衆僧祇律云若與欲入若隔障若半
覆露中間隔障若半覆露中手不相及若一切露地坐中手不相及又云
若衆僧行作羯磨坐則非法乃至住坐臥互作亦爾四分云我住說戒處
不坐爲作別衆佛言非法五分云病人皆羯磨說戒佛言別衆義如醉人
等或自語前人不解心境不相稱等並名非法故律中受戒捨戒法內云
若眠醉狂恚不相領解如前緣者並不成故又須知別衆不足數等四句
差別臨機明練成壞兩緣四者有人得滿數亦得呵若善比丘同一界住
不離見聞處乃至語傍人如是等人具兼二法七說欲清淨一律云諸比
丘不來者說欲及清淨於中有三謂與欲受欲說欲等法若有佛法僧事
病人看病事者並聽與欲唯除結界一法有五種與欲若言與汝欲若言
我說欲若言爲我說欲若現身相若廣說欲成與欲若不現身相不口說
者不成應更與餘者欲又云欲與清淨一時俱說不得單說若欲廣說者
應具修威儀至可傳欲者所如是言大德一心念某甲比丘如法僧事與
欲清淨一說便止佛言若能憶性相名類者隨意多少受之若不能記者
但云衆多比丘爲欲清淨亦得二明受欲法佛言若受欲者受欲已便命

過若出界外去若罷道入外道衆別部衆至戒場上若明相出等七緣若
自言犯邊罪等十三難人三舉二滅擯在空隱沒離見聞處如是等通前
二十八緣並不成受欲若至中道若在僧中亦爾應更與餘者欲僧祇云
五種失欲如不足數中說又云在界外受欲持欲者出界外與欲人出界
與欲已自至僧中還此衆第五持欲在僧中因難驚起無一人住者如是
等並名失欲十誦云與覆藏等三人失欲五分云與尼等四人狂等三人
或倒出衆人皆不成欲十誦云取欲清淨人若取時若取竟自言非比丘
者不成清淨欲律云持欲比丘自有事起不及詣僧聽轉授與餘比丘應
作如是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與衆多比丘受欲清淨彼及我身如
法僧事與欲清淨三明說欲法僧祇云不得趣爾與人欲應與堪能持欲
僧中說者若有說者羯磨人如上聞已彼持欲者應答是也大德僧聽某
甲比丘我受彼欲清淨彼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若自恣時應言與欲自恣
餘詞同上佛言若受欲人若睡眠若入定若忘若不故作並成若故不說
得突吉羅若病重者應舉至僧中恐病增動者僧就病者所或出界作不
合別衆故若中道逢難界外持欲來得成八正陳本意謂僧私兩緣僧中
或創立法處則豎標唱相或常所集用則行籌告白等私事亦二若違情

治罰則作來已竟若順情請許多須乞詞並立文具願九問事端緒律云
僧今和合何所作為事合通別臨時准一通問十答所成法律云應答作
某羯磨然事有先後法緣通別說戒自恣應在後作受戒捨墮義兼通別
若結界捨界理無雙答並先須詳委然後答問中明衆多人法若作但對
首法如持衣說淨等通二界人唯是別若作衆法對首法如捨墮說戒等
二界盡集凡非別衆法則兩異並前須明識義無雜亂後明一人法若但
心念法事通二界人唯獨秉若對首心念及衆法心念界通二處有人不
得並如前集法中列三相應然不容臨機致有乖殊法式不成已前略辯
成法具緣後明非法之相僧法羯磨具七非佛言有七羯磨非法不應作
之一者非法非毗尼羯磨謂一人舉一人乃至僧舉僧一白衆多白一羯
磨衆多羯磨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交絡互作若有病無藥有藥無病有事
有法施不相當毗尼母云若說羯磨言不明了如是等人法事相並非所
攝也二者非法別衆羯磨謂白此事為彼事作羯磨名為非法應來者不
來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得呵人呵者是名別衆三者非法和合衆羯
磨非法同前和合反上四者如法別衆羯磨如法及非法別衆同前五者
法相似別衆羯磨謂先作羯磨後作白名法相似別衆同前六者法相似

和合衆羯磨法相似如上和合同前七者呵不止羯磨謂如法羯磨須僧
同秉今得呵人呵若住應法還呵不止即名非法義立七非謂律據事隨
事分七今已義求狀非斯盡謂單白羯磨三十九種各有非相義同過別
白二白四類亦同之若不別明成非冀顯今且就單白說戒具解七非餘
之三種例之可曉一者人非謂識過不懺疑罪不露界內別衆人非應法
等二者法非謂三人以下單白說戒顛倒錯脫有呵不止說不明了等三
者事非謂時非正教廣略無緣衆具有闕界非聖制四者人法非謂具二
非准事依法五者人事非法雖應教人事乖越六者法事非人雖應律二
乖名壞七者人法事非三相並非如前類驗理須條貫諸緣明曉成敗故
佛在世一事五處作之並成非法況今像末烏可輕哉義無怠慢對首羯
磨亦具七非就中分二若但對首法准取持衣一法以顯非相餘說淨等
法類解於緣有異一人非謂受對之人犯重遮難有呵者呵或對僧俗而
作作二法非謂持法錯脫說非明曉三事非謂犯捨異財不合聖教或五
大上色受持不成四者人法非五人事非六事法非七具三非並如上例
知交絡識相若衆法對首亦具七非今摘取捨墮一法條然具解餘者例
同有異也一人非謂界內別衆人非應法呵人設呵且止即非二法非捨

懺還財諸法乖正三事非犯過衣財如律所斷必非聖制理無懺捨並識
相而加法非有疑而過分有違加無知罪四者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
顯相如上心念羯磨亦具七非就中有三初但心念法唯取懺輕突吉羅
罪具解餘異例同一人非謂對人懺悔體非佛教也二法非謂但心念而
口不言雖言而非明了或增減錯妄三事非由事緣故誤犯則輕重或境
通衆多未了前相四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若對首心念及衆法心念
各具七非入通別衆界緣兩處並須准例隨事曉知之

諸界結解篇第二 界別有三攝僧界攝人以同處令無別衆罪攝衣界
攝衣以屬人令無離宿罪攝食界攝食以障僧令無宿煑罪宗意如此僧
界結解法第一有三種僧界一者大界二者戒場三者小界今就大界內
又有三種謂人法二同法食二同法同食別初准本制後隨緣別開結初
大界法時四方僧集會疲極佛言聽隨所住處結界應盡集不得受欲是
中舊住比丘應唱大界四方相若有山樹林池城塹村舍隨有稱之應須
義設方法如前僧法中具七緣已一比丘告僧云大德僧聽我舊住比丘
為僧唱四方大界相從東南角某處標至西南角某處標從此至西北角
某處標從此至東北角某處標從此還至東南角某處標此是大界外相

一周記必有屈曲隨事稱之並須別指分齊尺寸處所由不知制限結既
不成羯磨虛設受戒等法俱是空作故須如上分明唱相三遍已佛言衆
中應差羯磨人若上座若次座若誦律堪能作羯磨者問答已如是白大
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相
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
界相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誰諸長老忍僧今
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
於此四方相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解大界法時諸比丘意欲廣作狹作者佛言欲改作者先解前界然後
廣狹作從意當如是解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
時到僧忍聽解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
解界誰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
忍聽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一羯磨通
解有戒場大界者由文無偏局故得結同法利界法爾時有二住處別說
戒別利養欲得共說戒南利養佛言聽各自解界應盡集一處不得受欲
當唱方相結之結文與前略同唯有僧於此彼二處結大界同說戒利養

異結同法別利界法爾時有二住處別說戒別利養欲同說戒別利養佛言當各解通結文略同前又有二住處欲別說戒同利養爲守護住處故佛言聽之此四方僧物和合結戒場法時諸比丘有須四人衆羯磨事起五比丘衆十人衆二十人衆羯磨事起是中大衆集會疲極佛言聽結戒場稱四方界相若安撅若石若標畔作齊限已毗尼母云必以大界圍遶五分等律須在大界前結若欲作者先安三重標相內裏一重名戒場外相中間一重名大界內相最外一重名大界外相立三相已盡自然界內僧集在戒場標內先令一比丘唱戒場外相應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此住處比丘爲僧稱四方小界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標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廻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廻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廻還至東南角某標此是戒場外相一周訖三說已若有曲斜隨事稱之羯磨者如上應知已白言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作戒場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界相僧今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戒場誰諸長老忍僧於此四方相內結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結戒場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結已牓示顯處令後來者知諸界分齊餘條准此也解戒場法律無正文准諸解界翻結即得今亦例出理通文順應作是言大德僧聽僧今集此住處解戒場若僧時到僧忍聽解戒場白如是大德僧聽今集此住處解戒場誰諸長老忍僧集此住處解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僧集解戒場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有戒場大界法佛言不得合河水結除常有船橋梁又不得二界相接應留中間五分云不唱方相結界不成律文少略應如是唱相也大德僧聽我比丘爲僧唱四方大界內外相先唱內相從戒場外相東南角標外二尺許某標者此約當時有者言之不必誦文此是大界內相東南角某標從此西廻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廻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廻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廻還至東南角某標次唱外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處標西廻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廻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廻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廻還至東南角某標從爲內相此爲外相此是大界內外相一周訖三唱已若欲唱相應將四五比丘出戒場外盡標相內集僧然後唱二重標相已僧中方加羯磨其大如初結大界法無異故不出之結三小界法此三小界並爲難事故與律云不同意者未出界聽在界外疾一處集結小界受戒又言若布薩日於無村曠野中行衆僧不得和合者隨同師善友下道各集一處結小

界說戒又言若自恣日於非村阿蘭若道路行若不得和合者隨同師親友移異處結小界自恣故知非難無緣輒結頻諸難開若違制犯又皆無外相即身所坐處以爲界體故受戒中云此僧一處集結小界說戒中云今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自恣中云諸比丘坐處已滿齊如是比丘坐處僧於中結小界等故知俱無外相爲通呵人即小界受戒法云界外呵不成呵也此文釋成無外相明矣今有立界相房院於中結者羯磨不成以大界立相不唱非法小界無相若立非法故大界則入唱相羯磨文中牒之小界既無唱法羯磨自顯標相故重委明示庶無疑濫脫隨而結則成多犯一非是開緣二輒立相三處留久圍文云不應不解而去等四妄通餘法即非制而制其羯磨文如常之結解衣界法第二有三種僧伽藍若大界共伽藍等或界小於伽藍並不須結若界大於伽藍者依法結之則隨界攝衣也然有羯磨立無村結者若准律文先結衣界村內攝衣後因事起方乃除村今通立一法不問有村無村法爾須除薩婆多論正立此義以有村來五意故除若先無村作法結已淨人住處外村來入隨所及處皆非衣界若本村還出衣界仍攝若先有村在非攝村去空地衣界還滿由村來去非結解故五分律中成有斯意結攝衣界法時有默離比丘見阿蘭若處有一好窟自念言我若得離衣宿者可即依此窟住佛言聽結不失衣除駃流水白云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僧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誰諸長老忍僧於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已准上牓示顯處解攝衣界法佛言應先解不失衣界卻解大界應作如是解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解不失衣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僧今解不失衣界誰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不失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不失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解食界法佛言有四種淨地一者檀越淨若爲僧作伽藍未施與僧二者院相不周淨若僧住處半有籬障多無籬障都無籬障若垣若墻若塹若柵亦如是三者處分淨初作僧伽藍時檀越若經營人分處如是言某處爲僧作淨地四者作白二羯磨疑結若疑先有淨地應解已更結結攝食界法時有吐下病比丘不及得粥便死佛言聽在伽藍內邊房靜處結淨廚

應唱房若溫室若經行堂處若出家五衆房得作除去比丘五分云若於一房一角半房半角或中庭或通結僧坊内作淨地並得律令唱相令結法時僧在院外遥唱遥結應唱相言大德僧聽我比丘爲僧唱淨地處所此僧伽藍内東廂廚院中若諸菓樹下並作淨地如是三唱若更唱餘處住時據量隨事通局羯磨處作是白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令結東廂廚院中若諸菓樹下作淨地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結東廂廚院中及諸菓樹下作淨地誰諸長老忍僧結東廂廚院中及諸菓樹下作淨地者黙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結東廂廚院及菓樹下作淨地竟僧忍黙然故是事如是持解淨地法律云若有緣者解已便結不出解文例准解法應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解某處淨地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解某處淨地誰諸長老忍僧解某處淨地者黙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解某處淨地竟僧忍黙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戒受法篇第三　戒法理通義該道俗以五戒有犯則具戒成難故須條貫始終體相明緣七衆所受次如下列　受三歸法薩婆多論云以三寶爲所歸欲令救護不得侵淩故也歸依佛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歸依法者歸於自地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盤歸依僧

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善見論云並須師授言音相順若言不出或不具足不稱名不解故不成應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得屬法已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結已律無受法諸論文具出此但受歸法無有戒法故論云三歸已下有所加得歸及戒若無加者有歸無戒也　受五戒法經云有善男女布施滿四天下衆生四事供養盡於百年不如一日一夜持戒功德以戒法類通情非情境故也論云由戒故施得清淨也當於受戒前具問遮難故善生經云汝不盜現前僧物不於六親所比丘比丘尼所行不淨行不父母師長有病棄去不殺發菩提心衆生不如是等具問已若無者應語言此戒甚難能爲聲聞菩薩戒而作根本善男子戒有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名一分優婆塞具持五戒名爲滿分優婆塞汝今欲受何分之戒當隨意受彼時智者應隨語爲受阿含等經云於受前懺罪已然後受法應如是授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二日一夜盡形壽爲一戒一分五戒滿分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授已告云向授三歸正是戒體令人三結示戒所歸也我某甲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盡形壽爲一戒一分五戒滿

分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結已告言今當示汝戒相汝諦聽受之盡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盜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邪婬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妄語若飲酒並准上具問答已餘有六重二十八輕諸雜行相廣如善生經及行事鈔中說發願同行八戒　受八戒法善生經增一阿含云佛告優婆塞當於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往諸長老比丘所一一受八戒二一受之勿令夫次論中令五衆授之成實云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戒持八戒亦得成受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前受戒者下心合掌隨施戒人語勿前勿俱若違不成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莫使與終身戒相亂成實云五戒八戒隨日月長短或一年一月乃至半日半夜重受減受並得應如是授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一日七夜一年一月爲淨行優婆塞如是三授之也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七夜一年一月爲淨行優婆塞竟三結已次授戒相言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盜某甲一日一夜不盜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婬某甲一日一夜不婬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某甲一日一夜

不妄語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某甲一日一夜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高勝牀上坐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某甲一日一夜離高勝牀上座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非時食某甲一日一夜離非時食能持不答言能持阿含經云如上次第授已當教發願言我今以此八關齋功德不墮惡趣八難邊地持此功德攝取一切衆生之惡所有功德惠施彼人使成無上正真之道亦使將來彌勒佛世三會得度生老病死經云設有善男子善女人不發此願而持八齋者得少許福田引古證云　出家授受戒法七分明之一明出家功由菩薩二明有益超世三明障出大損四明既出家已行於罪行五明既出家行凡福行六明出家修道要業七明大小正行三學爲本廣如鈔中　乞度人法時諸比丘輙便度人不知教授已愚癡故彼不被教授不案威儀著衣不齊整乞食不如法處處受不淨鉢食於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如婆羅門聚會法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聽僧與授具足戒者白二羯磨彼欲度人者當往衆中偏露右肩脫革屣禮僧足右膝著地合掌應作如是乞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求衆僧

乞度人授具足戒願僧聽我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慈愍故三乞律中准羯磨文爲授具足戒者須乞畜衆法若案受戒揵度中前具列和上德已總結文云如是畜依止畜沙彌亦令故知並須以無德不合故也與度人法佛言當觀察此人若不堪教授復不以二事攝取一者法二者衣食當語言大德止勿度人若有智慧堪能教授又以二事攝者應與羯磨作是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僧今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度沙彌法律中度羅睺羅爲最初僧祇云若年七歲解知好惡與出家過七十卧起須人不得度若能修習諸業聽出家若初欲出家者爲說苦事一食一住一眠多學問答能作者度與剃髮法時諸比丘輒度人故衆僧不知佛言汝若欲僧伽藍中剃髮當白一切僧若不得和合房房語令知已與剃髮若和合作白已剃髮作是白言大德僧聽彼某甲欲求某甲比丘剃髮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剃髮白如是作白已喚入衆中與剃髮度人法式廣如鈔中五分云

先與受五戒已後受十戒授十戒法佛言若在僧伽藍中度令出家者當白一切僧已聽與出家應作如是白大德僧聽此某甲從某甲比丘求出家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出家如是白受戒體法善見云阿闍梨言汝隨我語教汝受三歸答言爾又應問某遮難發戒緣起准如經律例須具問方乃授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今隨佛出家某甲爲和上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授已便得戒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我今隨佛出家已某甲爲和上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結已與戒相盡形壽不殺生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偷盜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婬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妄語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飲酒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著花鬘香油塗身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歌儛倡伎及故往觀聽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高大牀上坐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非時食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捉生像金銀錢寶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此是沙彌十戒盡形壽不得犯如請僧福田經沙彌應知五德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永割親愛無適莫

故四者委棄身命尊崇道故五者志求大乘爲度人故依如僧祇律應爲說十數一者一切衆生皆依飲食二者名色三者痛痒想四者四諦五者五陰六者六入七者七覺意八者八正道九者九衆生居十者十一切入其列數釋相對治顯正並廣如行事鈔說比丘受戒法佛言善來比丘號若使比丘三語比丘邊地持律五人受戒比丘第五中國十人受戒比丘上列五受並正律文善來三語唯局佛在餘三通於滅後也授比丘戒緣戒是生死舟航正法根本必須緣集相應有遇難授不得令解二種羯磨具足五緣方成一能受之人有五種一是人道故律云天子阿修羅非人畜生不得戒故說云三歸五戒唯人有餘道所無二諸根具足律云若狂若聾若瘂身相不具百遮等人一切能汙辱衆僧者皆不得故三身器清淨薩婆多云先受五戒八戒曾破重者更受十戒不得故律云先受戒破於重戒還來受者名邊罪難又白衣沙彌造諸重業並十三難攝故四出家相具律云應剃髮著袈裟與出家人同若著俗服外道服衆莊嚴具裸形等不名受具故五得少外法律云不與沙彌戒而受具戒衆僧得罪故第二所對有七一結界成就以結不成羯磨無所依故二有能秉法僧以白四六數非法衆者不合秉故三僧數滿足非謂頭數滿十毗尼母云和

上二阿闍棃並須如法七僧爲證皆清淨明曉故律云若無和上若十衆不滿如不滿數中所明皆不成就故四界內盡集和合律云更無方便得別衆羯磨故五有白四教法毗尼母云羯磨如法故六資緣具足律云若無衣鉢若借他衣鉢並非法故七佛法時中毗曇論云若至法滅一切結界受戒皆失沒故第三發心乞戒律云若受戒人不自稱名不稱和上名教乞而不乞若眠醉嗔恚若無心受皆不得戒故第四心境相應或心不當境或境不稱心或心境俱不相應並非法故第五事成究竟始從請師終于受竟前後無違得各辦事正授戒體前具八法初明請師法律云弟子無師教授故造作非法佛言當立和上弟子看和上當如父母想敬重相瞻視又病比丘無人看故便置命終佛言當立弟子應共相敬重瞻視便得正法久住增益廣大和上看弟子當如兒想善見云以初來請故便便違教佛制令請也若依本律請法不在僧中今依十誦僧祇令受戒人先中僧中教使次第一一頭面禮僧足然後請之當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教如是請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請大德爲和上願大德爲我作和上我依大德故得受具足戒慈愍故三請已僧祇云衆中請已和上應語發彼意心律本言可尒教授汝清淨莫放逸依佛阿毗曇中二阿

闍梨亦有請法師既在上文餘師義例二妄受者所在佛言受戒之人不得在空隱沒離見聞處若在界外其和上及足數人亦不得在空乃至界外佛言當立受戒者眼見耳不聞處立也三差人問緣時有欲受戒者將至界外脫衣看稽留受戒事佛言不應令自今已去聽於先問十三難事然後受戒師當問云衆中誰能與某甲作教授師若有者答言我某甲能戒師應和僧索欲已白言大德僧聽彼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爲教授師白如是四出衆問法五分云應安慰言汝莫恐懼須臾持汝着高勝處等已取其衣鉢示語之言此是安多會此是欝多羅僧此是僧伽梨薩婆多云此三衣名九十六種外道所無唯佛法中有令故示汝也此是鉢多羅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也此衣鉢是汝有不答言是諸部中亦即加受法者也應語言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我今當問汝汝隨我問應答若不實者當言不實若實言實汝不犯邊罪耶答言無者應語言汝應不識此罪名謂曾受佛戒已犯於四重即是佛法海外人故名邊罪汝不有邪義決云凡問難有無意在相解故中邊不相領解尚不成犯戒捨戒今雖問而不識者與不問無別律云不成受戒故以下類此可知之汝不污比丘尼耶僧祇律云謂白衣時污

淨戒尼梵行汝非賊住耶謂白衣沙彌時盜聽說戒羯磨同僧法事汝不破內外道耶謂曾作外道來受具戒後復入外道今又重來受具足戒者汝非黃門耶謂非生揵妒變半月自截等六種者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僧祇云此二難佛滅後無佛久涅槃依舊文問汝非是非人耶謂諸天鬼神等變爲人形而受戒者汝非畜生耶謂有龍畜能變形爲人而來受戒者汝非二形耶謂此身中具男女根正乖道器汝今無不應一一具解問已若答無者汝今字誰和上字誰年歲滿不此三事及十三難並須一一問答以不具故不得戒衣鉢具足不父母聽汝不汝不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律本云年滿二十者能耐寒熱風雨飢渴持戒一食忍惡言及毒虫十事是丈夫相僧祇云二十已上七十已下有所堪能是丈夫位得與受戒若過若減縱有所堪及是應法而無所堪者並不得與受戒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白癩乾痟癲狂汝無如此諸病不並依有無具答如我今問汝僧中亦當如是問如汝向者答我僧中亦當如是答教授師應正理威儀已便告言待至僧中召命當來五白召入衆法佛言彼教授師問已還來衆中如常威儀相去舒手相及處立當作如是白言大德僧聽

彼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某甲已問竟聽將來白如是作此白已應喚言汝來來已當爲捉衣鉢在戒師前右膝着地合掌當教如是乞六明乞戒法彼教授師如前教已應語言計乞戒法汝應自陳但以不解故我教汝應言大德僧聽我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願僧慈愍故拔濟我三乞已教師復坐七戒師和上問法應作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若僧時到僧忍聽我問諸難事白如是八正問法應言此安多會欝多羅僧僧伽梨鉢多羅此衣鉢是汝有不彼答言是又語言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今隨所問汝當隨實答僧祇云汝若不實答便欺誑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亦欺誑如來及以衆僧自得大罪之汝不犯邊罪耶汝不犯比丘尼耶汝非賊心受戒耶汝非破內外道耶汝非黃門耶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汝非非人耶汝非畜生耶汝非二形耶若隨答言無者汝字何等和上字誰年滿二十未衣鉢具足不父母聽汝不汝不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乾痟癲狂病汝今有如是病無

耶並依問已有無具答詞義相領同前教授二正授戒體法薩婆多論云凡欲受戒先與說法引導開解令於一切境上起慈悲心便得增上戒應語彼言六道衆生多是戒障唯人得受猶含遮難不必並堪汝無遮難定得受戒汝當依論文發增上心所謂教攝一切衆生以法度彼又戒是諸善根本能作三乘正因又戒是佛法中寶餘道所無又能護持佛正法久住又羯磨威勢衆僧大力能舉法界勝法置汝身心中汝當一心諦受應作白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上白如是僧祇云作白已問僧成就不乃至羯磨第一第二第三亦如是十誦云羯磨受戒時當一心聽莫餘覺餘思惟應敬重當正思惟心心相憶念應分別之違者突吉羅罪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授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上次第問答無違者得僧已忍與某甲授具足戒竟某甲爲和上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見論中

及律並云受具足已和上阿闍梨等為當記春夏冬時某月某日乃至量影等時受具足戒次說隨相時有比丘受具足已衆僧捨去既不識犯便造重罪佛言自今已去作羯磨已當先與說四波羅夷法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波羅夷法若比丘犯一一法非沙門非釋子汝一切不得犯婬作不淨行若比丘犯不淨行受婬欲法乃至共畜生非沙門非釋子命時世尊與說譬喻猶如有人截其頭終不能還活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已不能還成比丘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盜下至草葉若比丘盜人五錢若過五錢若自取教人取若自斫教人斫若自斫教人斫若自燒教人燒若埋若壞色者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如斷多羅樹心終不復更生長比丘犯波羅夷法亦如是終不更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故斷衆生命下至蟻子若比丘故自手斷人命持刀授與人教死歎死與人非藥若墮胎若厭禱殺自作方便若教人作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言猶如鍼鼻缺不堪復用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不復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妄語乃至戲笑若比丘非真實非已有自說言我得上人法得禪得解脫得定得四空定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

那含果阿羅漢果天龍來鬼神來供養我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譬如大石破為二分終不可還合比丘如是犯此波羅夷法不可還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授四依法時世飢儉乞求難得有外道輙自出家受戒後僧無食便即休道佛言先與四依然後受戒復有外道求僧出家先說四依彼即報言我堪二依若納衣腐藥不堪此二便即休道佛言此外道大有所失自今已去後授四依應如是授言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依法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比丘依糞掃衣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檀越施衣割壞衣得受比丘依乞食比丘依是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若僧差食檀越若送食月八日食十五日食月初日食若僧常食檀越請食得受依樹下坐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若別房尖頭屋小房石室兩房一戶得受依腐爛藥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酥油生酥蜜石蜜得受汝已受戒已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處所和上如法阿闍梨如法衆僧具足滿汝當善受教法應當勸化作福治塔供

下缺

上缺二頁

佛言長衣長如來八指廣四指應淨施不者犯墮除波利迦羅衣不現前等薩婆多云不應量者過十日捨作突吉羅悔乃至錢寶穀米等亦令佛指面廣二寸也請施主法佛言有二種淨法真實淨展轉淨法薩婆多云應求持戒多聞者爲作施主若無請文義如請法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請大德為衣藥鉢展轉淨施主願大德為我作衣藥鉢展轉淨施主慈愍故三說其真實淨者及錢寶穀米等俗人為主呈准請之正說淨法善見云若衣物衆多疊疊說之欲總說者並縛相著別重法云大德一心念此是我某甲長衣未作淨今為淨故施與大德為展轉淨故彼受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為淨故施與我我今受之汝施與誰彼當言施與某甲受淨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為淨故與我我已受之汝與某甲是衣某甲已有汝為某甲故善護持著用隨因緣長鉢殘藥等並同準心念說淨法五分云應偏袒右肩胡跪手捉衣心生口言我比丘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於五衆中隨意與之隨彼取用得至十一日復如前戒儀言我某甲此長衣從某甲取還得至十日復如初言我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隨彼取用如是捨故受新十日一易金銀淨法薩婆多云錢寶穀米並同長衣十日說淨律本云當持至可信優

婆塞所若守園人所如是告言此是我所不應汝當知之論云除錢及寶等一切長財並五衆為長主若說淨錢寶希得衣物施不須說僧祇云施主若死等不得過十日便覓施主說淨毗尼母云若衣物未說淨然淨縫衣著已淨者則名不和合淨若色非法縫著如法者是名色衣和合淨更不須別淨

諸說戒法篇第五

摩得勒伽論云云何布薩捨諸惡不善法證得白法究竟梵行半月自觀犯與不犯清淨身口也善見云何得知正法久住毗尼母清淨者名布薩義僧說戒法若四人已上當白已說戒於十四十五十六日說戒聽上座於布薩日白僧言大德僧聽今白月十五日布薩白衆僧集某處說戒如是白已上座應教年少比丘具淨水燈火舍羅聽作時若打揵稚及餘時法若告言諸大德布薩說戒時到僧集已比座共相檢校知來者不來者其論莊嚴說戒衆具廣如鈔中僧同犯識罪識白法佛言若僧集說戒犯罪不得說戒不得聞戒不得向犯者懺悔犯者不得受他懺悔彼比丘白已當懺悔應作如是白言大德僧聽此一切衆僧犯罪若僧時到僧忍聽此一切僧懺悔白如是如是白已然後說戒律本更不悔本罪僧同犯疑罪發露白法佛言若說戒時一一切僧於罪有疑者應作

下缺一頁

緩急廣說之。律中則有三五略說，隨緣遠近，文非明了。今依毗尼母論云：
若序說，問清淨訖，應告言之：諸大德，是四波羅夷法，僧常聞。十三僧伽婆
尸沙，乃至衆學，並云：諸大德，是衆學法，僧常聞。諸大德，是七滅諍法，半月
半月說戒經中來。已上依文廣說。若難爭至，應隨到處云：已說至某處。餘
者僧常聞。若難緣遠近，不得說序者，僧祇云：諸大德，今十五日布薩時，各
正身口意，莫放逸。便各各隨意去。律本至布薩日，不得不說。若無者，應說
法。誦經亦得也。對首說戒法 佛言：若一比丘住處，於說戒日，當請說戒堂
掃洒令淨，敷坐具，辦添水瓶，然燈火，具舍羅。若客比丘來，若四人以上，應
白說。若有四人，應集白說戒。若有三人，不得受欲，應各三語說戒，如是言：
二大德憶念，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餘二人亦如是三說。若二人
共住，亦准此。若犯罪者，向清淨者發露。若懺悔已，方得加法。若有罪不發
露者，不應清淨法也。心念說戒法 佛言：一比丘於說戒日，如前辦衆具，待
客比丘。若無，應言：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三說。五百問事云：如上
加法已，有罪，有向四方僧懺悔已，獨坐誦戒至竟。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
沙彌尼，為別，餘詞同上。

諸衆安居法篇第六 時諸比丘，一切時遊行，蹋殺生草木，斷衆生命根。世

人譏訶，並鳥為群。佛言：不應一切時遊行。聽三月夏安居。有通訶別制，出
在尼律也。安居法 如佛言，有三種安居：前安居、中安居、後安居。前安居者，
住前三月；後安居者，住後三月。十誦律，佛制五衆並令安居。律云：尼不安
居，波逸提；僧等四衆突吉羅。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在中安居：一大遠聚
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行道；三多蚊蟻；四無可依人，人
具五德：一未聞令聞，二已聞令清淨，三能決疑網，四通達無滯，四正見；五
無施主供給藥食。並不可安居。律本云：安居有四種：一對首，二心念，三忘
成，四及界。並有據緣，如下具列。對首安居法 律本云：應白所依人言：我於
此處安居已。口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依某伽藍、某聚落，前三月
夏安居，房舍破修治故。三說。五分十誦云：彼人告所白者言：知，莫放逸。答
言：受持。律本云：夏中當依第五律師，廣誦二部律者，若違，得波逸提。春冬
依四種律師，違者突吉羅。理准律意，應問彼言：依誰持律者？答言：依某甲
律師。律師告言：有疑當往問。五分云：佛言，當於持律者安居。若處所迮閙
者，應七日得往，迮處心念。迮依者，檀越、村野、林樹、山巖、房舍等安居者，並
同上文，唯改伽藍為異。若修治破壞之語，局僧住處，隨事量處。其四衆作
法，唯改言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為別，餘詞同上也。後安居法 律

中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前安居，不至所居，十七日乃到。佛言：後安居，應
准上文，言後三月夏安居，餘文並如上。如是乃至五月十六日，後安居法
並准前。心念安居法 佛言：若無所依人，可自心念安居。文言：我某甲比
丘，依某僧伽藍前三月夏安居。餘詞同上。忘結便成法 時諸比丘，來至所
住處，安居忘不結。佛言：若安居故來，便成安居。律中為客比丘，本有要期
外來，託處有忘開結。必有住人，不在通限。若本有方便，通客主也。及界與
圍成安居法 時有比丘，往餘處安居，一腳入圍及界，便明相出。如是兩腳
入圍及界，便明相出。如是兩腳入圍及界，便經明相。佛言：並成安居。若准
人解，後二種法應在前後十六日。若在中安居，隨日得結受日法。時有佛
僧塔事，及父母檀越，居請受戒懺悔等緣，并瞻病求藥，問疑請法。若是諸
事，不知云何。佛言：不及即日還，聽受七日去；不及七日還，聽受十五日去；
不及十五日還，聽受一月日，又一月日應還。其三種受日，並不通夜，不同
他律。又所為之緣，但是破戒非法事，並非正緣，不成受日，及破安居。十誦
云：應五衆安居，五衆受日。若往赴在道，事盡即須返界，以無法故。明了論
中，有重受七日法。僧祇律云：比丘尼無羯磨受日法。若有緣，開七日，事訖
羯磨受日法 僧祇律第四十卷云：路遠緣長，為塔事、僧事，應作求聽羯磨。

事訖應還。有人加僧忍聽此安僧聖教，使羯磨例同之也。大德僧聽：某甲
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為塔事、僧事
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
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受日法 佛法東流，數本羯磨之受日法
全缺不同，皆自意言。本專正教，今學所宗，但依律本，本既無之，不可妄加。
又括諸部，並無加己，應告情已。羯磨者如是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
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
居。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為某
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
月日，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
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竟。
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對首受日法 中論但聽受七日，並無五法，僧羯
磨白中，義亦無失。十誦云：若無比丘，當從四衆受，應告言：長老一心念，我
比丘某甲，今受七日法，出界外為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白長老知。三說。
十誦律云：開獨住比丘心念受日，應准上文，唯除所對之言為別。命梵二
難出界法 律中若安居中，本二大童女、婬女、伏藏，欲來誘調比丘，又有惡

見怨賊、毒蛇惡獸，不得如意，醫藥使人，我若此住，必為我淨行，及命作留難，佛言聽法。唯毗尼母論云：安居諸部無文，開受日出界，違難法。律中比丘受七日出界，為父母兄姊等至，意留過日，或水陸道斷，還即過限，佛言不失歲。僧祇云：若受日在道，不得迂廻，當日若了，即還本處也。

諸眾自恣法篇第七。時諸比丘共住，受持瘂法，佛種種呵責，言：此是白羊外道法。自今已去，聽共相檢校，知有罪無罪，有十利，故便得正法久住。應安居竟自恣。僧自恣法。佛言：應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自恣，餘辯具如說戒中。比丘不知何時，佛言：聽小食大食上下座，應留今白云之也。大德僧聽：今白月十四日，餘日准此。眾僧集某處自恣。差受自恣人法。佛言：聽作時若打揵椎，若告言：諸大德自恣時到，僧集已，應先差人，應具兩種五德。一自恣五德：不愛、不恚、不怖、不癡，知自恣未自恣。二具舉罪五德：知時、如實、利益、柔軟、慈心也。十誦云：五分並差二人以上，若眾止五人，前後單差。若有六人，一時雙牒而作羯磨，應和問答已，白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誰諸長老忍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作此法已，兩五德者，方從座起，至上座前禮僧足已，然後互跪和白。白僧自恣法。佛言：自恣時應知比丘有來不來者，聽先白已，然後自恣，作是言也。大德僧聽，今日眾僧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和合自恣，白如是。佛言：比丘應十四日自恣，比丘尼應十五日自恣，此謂二眾相依住法。若無緣者，三日俱得自恣。正自恣法。佛言：應偏袒右肩，脫革屣，互跪合掌，應一一從上座作，次第應離坐自恣。五分云：取草布地，今在上自恣，老病者隨本座。應對前五德者言：大德眾僧，今日自恣，我比丘某甲亦自恣，若有見聞疑罪，願大德長老哀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三說。律本云：若說錯忘，一一教之。其二五德准僧祇云：各至本座處自恣，不得待僧竟。其眾僧自恣已，五德至上座前告云：僧一心自恣竟，便如常禮退出。十誦律略自恣法。佛言：若有八難及餘緣，如說戒中事者，略說自恣，但對首有二。略單白已，有三略，如鈔所明。若難事可得廣說，便廣說，若再說，若一說，若不竟，應如法治。四人以下對首法。佛言：若有四人，不得受第五人欲，更互自恣，應盡集自恣。若有四人，應更互自恣，如是白言：三大德一心念，今日眾僧自恣，我某甲比丘清淨。三說。已若有三人二人，亦准此法，唯改對首人數為異。又不得別眾，及以有犯，並不應此法。一人心念法。佛言：若

自恣日，往說戒堂，掃灑敷座，具盛水器、洗腳器，然燈火，具舍羅，為行客比丘。若無來者，應心生口言：今日眾僧自恣，我比丘某甲清淨。三說。尼差人自恣法。佛言：比丘尼夏安居竟，聽差一比丘尼為尼僧，故往大僧中說自恣。若僧尼二眾各不滿五，至自恣日，比丘尼往至比丘所，禮拜問訊，若眾滿者，應索欲問緣，答云：差人自恣。羯磨應云：大姊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白如是。大姊僧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誰諸大姊忍僧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尼某甲為比丘尼僧故，往大德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依備行無護者，應差二三人為伴，往大僧中，禮僧足已，曲身低頭合掌，作如是語：比丘尼僧夏安居竟，比丘僧夏安居竟，比丘尼僧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罪，大德僧慈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三說已，良久，僧上座告言：徒眾上下各互默然者，實由尼等內懃三業，外無三事，故不見也。雖然，上座有勑，勑諸尼眾，如法自恣，謹慎莫放逸。使尼禮僧足，解退至本寺，已集尼眾告，傳僧教勑，如說戒法所明也。此自恣說戒略教授法，律本又缺，義明前

後而臨事必須，理不容默，故且略標一句，以表常式，得時行用，未必依文也。

諸分衣法篇第八。於中得施有二：初謂七眾所施為僧得，二謂道俗所施為現前。若約緣就時，不出六種。一二部僧得施法。時有住處二部僧多得可分衣物，時比丘僧多，比丘尼少。佛言：分作二分，無比丘尼，純式叉摩那亦分作二分，若純沙彌尼，亦分作二分。若無二眾，比丘僧應分，若比丘尼多，僧少，若無應分作二分，若乃至無沙彌者，比丘尼應分得物已，至當部若皆須作羯磨分。所以名僧得者，以施主心普均一化，物遍通十方，但有僧尼皆沾其分，故名僧得。還須僧法羯磨，遍約十方來者，既作法已，現前自分羯磨如後。二二部現前得施法。爾時世尊三月靜坐，唯除一供養人。時有六十頭陀比丘往至佛所，為佛所讚，諸非頭陀比丘捨衣，或大積聚言：應布施僧眾，若與一人，聽與比丘尼非衣，若行波利婆沙摩那埵比丘應分與分，七羯磨人應置地與，若使人與，若沙彌應等與，若三分與一分。僧伽藍人應等與，若至四分與一分，若不與不應分，若分應如法治。三時現前得施法。時有比丘在異處結夏安居已，復於異住處，不知何處取物分。佛言：聽住日多處取，若二處俱等，聽各取半。若大得可分，應隨數人分，或隨籌分，乃至一人直擯取，不作心念法。四非時現前得施法。時現前僧

大僧可分衣物。佛言：聽數人多少，若十人為十分，乃至百人為百分。若好惡相參，應使不得者嫌。若分之，不合獨虔也。五時僧得施法。時有比丘，不分夏衣便去，後分衣而不得來。又急不出，行者分不如。威歎佛言：成分衣應相待，亦應出彼分，獨虔分之。如非時僧得施法。佛言：若一比丘安居，大德僧夏安居衣，應心念口受言：此是我物。三說已，若受不受，更有餘比丘來，不應與分也。六非時僧得施法。得施有二：一者道俗作種越欲以施物者，並通十方，皆與施福。故律云：時有異住處現前僧大得可分衣物，分衣時，有客比丘數數來，分衣疲極。佛言：應蓋一人令分，白二羯磨，與其正法。如後分已，人輕物中說。二者若亡五眾所有衣物，佛言：意一切僧。然僧四方現前不同，故物時重輕兩別，有物輕重物中分處非唯一眼，具如後十段。初明五眾死物之所屬。十誦有比丘死，衣物眾多，王家親舊欲並取物。佛言：王說不合，僧應得之。乃至今時，唯依三寶出家，財法必緣僧得。佛法非分，故入二僧，廣如鈔中說之。二分法十種。一者糞掃取，如五分律比丘死者。二者現前取，如十誦學悔人令擯人令守戒入共住互死者。三同見取，如律此彼二部互死者。四功能取，如律云三眾人死同羯磨眾僧五二部僧取，如律無住處死，薩婆多二界中間死。六面所向取，如論二聚中死。七入

同羯入和上。僧祇云：沙彌死，衣物令和上知。八入所親。白衣薩婆多云：減積人物，死隨所在得，如十誦寄人不寄處等。十在眾中死，羯磨取貴，亦如鈔說。三同活共財法。律無正斷，若取分別共財，則除隨身之物，已外中分。入僧同活，則任在者籌量出處多少，但取實情。主死同志，則無罰犯；若涉私懷，具招兩過。四負債法。佛言：應問言：誰負病者物？誰病者負誰物？知已應索取。若負他者，聽持長衣價，若無，賣三衣隨有餘與彼病人。僧祇云：當深察前人可信可澄明者與之，反此不得。五明屬授。佛言：僧聞瞻病人言病人有屬授來，若云病人臨終時言此物與佛、與法、與僧、與俗人，若我終後與者，佛言應索取現前僧分。五分：若生時與人，不持去者，僧應白二羯磨與之。六分物時。僧祇言：若病者死，不可信，應持戶鉤付僧知事人，然後供養舍利。毗尼母云：先持亡者去藏殯已，送長僧還來至寺，取亡人物著僧前，然後依法集僧分之也。七斷輕重物。十誦：病人死，無看病者，取衣物浣洗曝卷襞除棄，入眾中。律云：彼持亡者衣物來在眾中，當作是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彼此住處命過，所有衣物，此住處現前僧應分。如是三唱。毗尼母云：並取衣物在僧前著，已遣一人處分物，可分物、不可分物各別一處也。正明處分。佛言：若比丘死，若多知識，若無知識，一切屬僧。若有園

田菓樹、別房及屬別房物、銅瓶、銅瓫、斧鑿、燈臺、繩床、坐蓐、臥蓐、氍毹、卑眾守僧伽藍人、水瓶、澡灌、錫杖、扇、鐵作器、木作器、陶作器、皮作器、竹作器，及諸種種重物，並不應分，屬四方僧。種種長三肘、廣五肘、毛長三指，剃刀、衣鉢、坐具、針筒、俱夜羅器，現前僧應分之。律文正斷如此。餘有不出者，當於諸部律論類斷判當。觀律本判，意不容繞，恐自欺，必欲廣知，具如量處重輕物儀中。八量德賞物。佛言：五法成就，應與病人衣物。故知不具則不得賞。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應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死。五能為病者說法，己身於善法增益。僧祇：有四種皆作，若僧差作，自樂福作，邪念作，並不合賞。若為說益病者，欲令速差，下至然一燈，速命終者，便得此物。五分云：多人看病，與究竟者。律云：當與受持衣。若不知者，當極與。有病與上三衣，隨看中下與，衣亦令。十誦云：若不信者，與不好不惡六物。五分、十誦云：比丘病，二眾合得；比丘尼病，三眾得。摩得勒伽云：白衣看病，應與少許。尼三眾同之。十通云：看病人為病有出外乞食衣藥者，留持還付之。五分：外界看病者，依法賞之也。正明賞法。佛言：應與瞻病者六物，謂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應如是與：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

隨當時有者，雖入此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鍼筒、盛水貯器，此現前僧應分，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衣、鉢、坐具、貯器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看病比丘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律本具明有德合賞，若無德者，理非僥倖，必知事勞，無有法益者，可入輕物作法，然後和僧准謝，隨功賞贈。九分輕物法。毗尼母云：五人共住，一人死，不得作展轉分。律中出法，少不具足，今准非時僧得於羯磨，具有展轉之言，則五人已上須用此法。律文當差一人令分，白二羯磨，如是與之。有人存三番作法，此思文未之，亦有存二番法者。今准羯磨文中具含付分二法，餘無故不出。准律羯磨云：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諸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此法已，隨人多少取其衣物，依數與之，不宜別攬。更

極湯滿非佛制故五分云若不過者和僧與一無衣比丘善見云若一衣極好不須割破衆並有者從上行之須者直付之四人分法毗尼母云若但四人應作直分羯磨其實看病物長唯三人口和以衣付言諸大德憶念今持亡比丘某甲衣鉢生具等隨有言之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說自餘輕物羯磨準作直分羯磨云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誰諸長老忍僧今分是衣物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分是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捨衣若分衣若半來並准上衆多人分法毗尼母云四人共住一人死應依羯分捨衣已賞勞法住二人口知付言大德僧聽我等持是亡某甲比丘衣鉢生具針筒衆衣貯器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說已其輕物者准本律云應彼此三語受共分應言二大德僧聽此亡比丘某甲衣物應屬我等三說餘人亦爾有二人亦須准上具賞勞直付三語律了分物來入手客來須一與分一人心念法毗尼母云一相應法者二人共住一人死在者取衣口言此某甲亡比丘物應屬我作此三說已手執物故復來不得十得受衣法僧祇云若為病人求醫藥衣食及為塔事僧事雖當時不在並應與分善見云若界外比丘入亦須與分謂在羯磨時律中有比丘無怨別衆不成分衣又現前從中得與沙彌淨人分等或半如前分別十誦云比丘有衣鉢寄尼者若死比丘索取先見者分之若在白衣家死輕物隨五衆現前分重物任意遠近有僧法寺付之若無五衆者律令信樂檀越應守掌若無五衆來者應送與近處僧伽藍僧餘如鈔中也

懺六聚法篇第九

懺悔法律云有二種人一者愚癡謂不見犯雖見犯不能如法懺悔二者智人即返上句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故經律俱明懺悔然懺法多種若作事懺但能伏業易參若作理懺則能燋業滅業先論利根依理斷業如涅槃云若有修習身戒心慧能觀諸法由如虛空設作惡業思惟觀察能轉地獄重報現世輕受若於小罪不能自出心初無懺不能習善覆藏瑕疵雖有善業為罪垢汙現世輕報轉為地獄極重惡果是為愚癡若犯四重五逆謗法名為破戒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披法服常懷慚愧生護法心建立正法我說是人不名破戒成實論云有我心者則業煩惱集若無我者則諸業不能得報以不具故未曾有經云夫人修福須近明師修習智慧悔重惡業花嚴經云譬如幻師能幻人目諸業如是知是名清淨真實悔過二者鈍根依

事懺者若依大乘則佛名方等具列行儀依法懺悔要須相現准教驗心若依律宗必須識於罪名種相隨有牒懺若疑不識不合加法唯除不學者隨犯結根本此但滅犯戒罪也故智論云戒律中雖復微細懺則清淨犯十善戒雖懺三惡道罪不除如比丘犯諸性戒等懺波羅夷法佛言若比丘比丘尼若犯波羅夷已都無覆藏心當如法懺悔與學戒羯磨令三十五事盡形行之若衆僧說戒羯磨時來與不來無犯若更犯重應滅擯僧祇云犯重已啼泣不欲離袈裟者又深樂佛法應與學戒比丘不淨食彼亦不淨彼不淨食比丘亦不淨得與比丘過食除大淨五生種及金銀自從沙彌受食十誦云佛所結戒一切受行在大比丘下坐不得與大僧過三夜自不得與未受具過二夜得與僧作自恣布薩二種羯磨不得足數餘衆法不得作得受歲律云不得衆中誦律無者聽之毗尼母云與學悔法已名清淨持戒但此一身不得超生離死障不入地獄懺僧伽婆尸沙法佛言若犯僧殘已覆藏者隨覆藏日與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已與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已當二十僧中出罪若犯罪不覆藏僧應與六夜摩那埵行此法已便二十僧中與出罪羯磨若二種行法中間重犯隨所犯者與本日治行此法已然後出罪若行波利婆沙者得羯磨已奪三十五事在僧下行八事夾夜白僧發露供給衆僧盡覆日行之其摩那埵法與別住法並同唯在僧中宿為異懺偷蘭遮法罪緣兩種初明獨頭偷蘭有三差別如破法輪僧盜四錢盜僧食等名上品若破羯磨僧盜三錢以下互有衣相觸等名中品若惡心罵僧盜一錢用人髮食生肉血裸身著外道衣等名下品二明從生者十誦云從初篇生重應一切僧中悔若初篇生輕二篇生重應界外四比丘衆中悔若僧殘生輕一比丘前悔薩婆多云懺法與波逸提同前獨頭偷蘭懺法亦准從生上中下懺應知已前三懺罪事非輕悔法繁密理須精練自可持律行用是常餘者博尋然咸虛托必欲清薄即是智人觀緣執法固無有失蔵舒撰次非學不知徒費時功未辦前務故闕而不載必臨機衆御大鈔詳委懺波逸提法悔通俗別故前列三十唯據對首後列九十由貪慢財事輕重二心故分二位懺捨兩緣也前懺捨墮佛言犯捨墮衣不得還與人作三衣作波利迦羅衣若數數著用衣若淨施應捨已然後作淨此尼薩耆衣當捨與僧若衆多人若一人不得別衆捨若捨不成捨得突吉羅故知三種懺法又犯通僧別界分二所並委詳思僧中懺法要須五人以上為受懺者僧中捨墮有於三種初明捨財謂離罪緣中明捨心謂離罪因後明捨罪除

生死業此之三捨懺法宗途義顯通賢初明捨財三十捨中乞鉢作衣書
貨三寶此之三戒不對於僧餘者皆並通三境分擿取數犯者以為標首
捨法有三初五長之物二離受衣餘雜捨等辯定三說將往僧中佛言捨
與僧時將往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向上座禮互跪合掌應作如是捨言
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畜一三五八事長衣犯捨墮故離僧伽梨宿犯
捨墮自買得一事衣犯捨墮我今捨與僧一說若知數者隨多少言之若
衣財衆多乃云不憶數也唯除三衣一種以必有數若衣財多處並隨處
捨已然後懺罪由通染犯故也乃至罪名多少具明牒准律如此不可缺
作中明捨心薩婆多云衣已捨罪已懺悔畜心不斷當日明日得本異財
並犯由心染故三者依捨罪來悔畜心斷者若即日得本財異財犯吉羅
亦業諸律謝捨墮還財並由僧量不自專已式永棄捨或永入僧或還本
道俗或滴施七衆如律本斷壞入庫之例等是也故捨心決智無顧緣若
還本財事同斯得如法說淨淨應本白法今此律宗言非虛設所捨與僧
亦無繫故律本云若不還衣若著用破壞受作三衣但犯吉羅止是失
法之罪捨罪法佛言彼捨衣竟即於僧中懺悔乞懺悔法但律本後文出
當作是乞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是衣已捨

與僧今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從僧乞懺悔願僧聽我某甲比丘懺悔慈
愍故三說請懺悔主法佛言若一住處一切僧並犯罪者不得向犯者懺
悔有犯者不得與他解罪若有客比丘來清淨無犯者當一一往彼所懺
悔若無來者當請比近清淨衆中懺此比丘當還本住處餘比丘向此比
丘說犯名懺悔如是者名清淨五分律云若有命難因緣佛聽同犯不同
犯並得受懺若無緣者不得故律云有二種癡謂不見犯說犯者懺悔律
開請法今准義應須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請大德為波逸提懺
悔主願大德為我作波逸提懺悔主慈愍故三請未得答具不可和白法
應索欲問和已答云受波逸提懺悔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畜衆多
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是中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從衆僧
乞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比丘某甲受某甲比丘懺悔白如是作是白
已告知言可今正捨罪法具業途注論多有繁濫檢過則無不可妄指藏
罪者開隨犯方言布故削除有則如後應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
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向大
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懺悔則安樂不懺悔不安樂憶念犯發露知而不
敢覆藏願大德憶我清淨戒身具足清淨布薩三說已應說言自責汝心

生厭離答言余還衣法佛言彼捨墮衣應還比丘若不還者犯罪還法有
三謂五長等有緣者展轉還界五長者即應即座還若無緣五長者明日
還明了論中今一宿間故義須分識初即座轉付法佛言若衆僧多難集
比比丘有因緣事欲遠行者應問言汝此衣物與誰隨彼說便與是中有
一月衣急施衣過後畜長鉢殘藥長衣此五長戒依此法還之作如是言大
德僧聽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
僧忍聽僧今持是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白如是大德僧
聽此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僧今持此衣
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誰諸長老忍僧持此衣與某甲比丘
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與某甲比丘
某甲比丘當還某甲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祇云知識比丘
僧中得此衣已屏處分付後明即座直付法若非五長並依此法若是五
長曾宿者准此文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離僧伽梨宿餘二衣乃至地
僧物並准着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此衣還某
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離僧伽梨宿犯捨墮此衣已捨與
僧僧今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誰諸長老忍僧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者默然

已誰不忍者說僧已忍還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對四人
已下對首法若向四人懺者捨財文同於上懺罪須口和三人不得用單
白還財得作直付羯磨如上佛言若欲在三比丘前懺悔者應至三清淨
比丘所如前懺法具修威儀作如是捨言諸大德聽我某甲比丘故畜衆
多長衣犯捨墮我今捨與諸大德作如是捨已應懺本罪先請懺悔主其
請文如上僧中無異先中懺主應問餘二比丘言二長老若長老聽我受
某甲比丘懺悔者我當受彼二比丘答言可爾方告懺罪者言可還衣對
二人亦今對一人捨墮法佛言若在一比丘前悔者至一清淨比丘所應
如法懺今時行事對首懺多設須明立定式使彼易為顯揀捨衣法
應將一比丘至自然界中或在戒場並須盡集將所犯財並來一處已具
修威儀如是捨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長衣故離僧伽梨
宿犯捨墮今捨與大德二說請懺悔主法其文如上所說懺悔主應為分
別罪名及種與相也名為六聚差別種謂畜長離衣三十事異相謂一多
不同故律云一名多種住別異佛言若犯僧殘罪乃至突吉羅知覆藏應
先教作突吉羅懺後如法懺故知前須委問然後教悔明藏罪法若欲捨
墮具足八品突吉羅二品根本從生如後所列覆藏合有六品物二品覆

本隨生中二覆着用不淨衣生後二覆僧說戒默然生並經初夜二夜以去為率先懺從生罪共八品小小罪應總請一懺悔主文同波逸提唯以突吉羅懺悔主為異次正懺悔覆藏罪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故畜衆多長衣犯衆多波逸提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并着用犯捨衣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經僧說戒默妄語犯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並據有言之並犯突吉羅罪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治罪主誓並如上懺悔二根本小罪法善見云犯捨墮衣不捨而着隨着得突吉羅律云僧說戒時乃至三問憶念罪而不發露者突吉羅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着用不淨衣及經僧說戒默妄語並犯突吉羅罪各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詞同上此並據有犯者言之上來從生根本律合前後兩懺不出正文今義准諸懺理例可解故立正儀想無疑濫之也懺根本罪法應對前懺主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畜長衣不說淨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大德有衆多波逸提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文如上中乃至可治主誓還衣請法並准前條其犯捨財已用壞盡必妄種類及九十事並同懺悔懺後墮法大同三十中唯無財捨為異若懺前品從生

八種或有或無如新衣過量着用並犯理須准懺如妄語掘地無因而犯亦不必單通宜隨犯多少稱實前懺不得在根本後以佛制在前若懺根本別衆得開不同三十其請懺悔主文如上說若心正懺悔本罪文少有別應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故妄語波逸提罪餘有隨稱不憶數但犯單墮多不憶數自有者隨有言之實而非謗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詞如上乃至可責立誓亦令懺波羅提提舍尼法謂在村巷中從非親尼自手受食或食尼指授食等請律令請人為主說罪名種一說使此共詞曰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食比丘尼指授食犯波羅提提舍尼罪不憶數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為今向大德悔過僧祇云前人應問言汝見罪不答言見應呵責言慎莫更作答言頂戴持懺突吉羅法佛言若故作者犯應懺突吉羅又犯非威儀突吉羅若不故作但犯突吉羅律本具明故誤二心昌言兩罪餘別諸師不披律部但以五懺為宗遂即當同一聚輕重共同懺蕩且五懺明義止是別時偷蘭及墮有無多少互法非一理須顯明凡語難依聖言易信故毗尼母云若故作者對一人說懺誤作者責心懺此則與律扶同何得故執如律訶責揵度及明了論薩婆多等各有明據非唯抑度義須謹依餘有從生根本九品不同並如上

准酌例取正明懺儀律並無文准用前法理通除殘前明故作者先請懺主云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請大德為突吉羅懺悔主願大德為我作突吉羅懺悔主慈愍故三請捨罪法從生根本明須兩識種相多少並委審詳應對前人作是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不齊整着僧伽棃餘有准着犯一突吉羅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二說可責立誓如前誤作懺法具修威儀心生慚愧口言我某甲比丘誤不齊整着僧伽棃犯突吉羅罪我今自責心悔過一說

雜法住持篇第十

六念法律中並有其事而文意散落且本出本僧祇而彼言略意廣又當世盛行故須義加文云第一念日月數僧祇云念知月一日乃至十四十五日月大月小應知之五分云諸比丘應知半月數知布薩日悔過清淨律云念知黑月白月兩種數法若入聚落先須知之此則具含道俗兩法應作念言今朝黑月小一日乃至十四日言之若大言大也其白月者以純大故但言今朝白月一日乃至十五日第二念知食處僧祇云清旦當作施食念等今以諸部會通隨實作念言我常乞食若言我常自食已食若言我常食僧食若不常定者應作是念言我無請處今已食若食已食若檀越及僧常食等例知若言今有請處今依背

緣佛言若迦提月中若施衣若病等並開背請若言我有請處今捨與人佛言若一日受衆多請自受一請餘者施與人言長老我應往彼今布施汝僧祇云我今得食施與某甲比丘乃至沙彌尼若言某甲比丘今朝檀越施與正食廻施比丘某甲檀越於我不禁我當食三說十誦云此念法唯三種人得作謂阿蘭若獨住遊行長病飢時依親里住人如此得行心念第三念知受戒時夏數僧祇云日日自憶若干臈諸部律論皆滿應言我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若干影受具戒今無夏後若有夏隨多少稱第四念知衣鉢受持僧祇云當憶受持三衣及不受持作淨施者我今三衣鉢見並受持長財並說淨後有不受持不說者隨有念持念說念多少若第五念念食同別僧祇云念別衆食又應念言我不別衆食若准佛言別衆食有八緣開者應白入若無別緣者應白出若有者白言我有別衆食作此白已得食第六念身強羸僧祇云念若病不病應言我今不病堪行道若有病者應言我有病念須療治白同利食前後入聚法爾時畢閱城中衆僧大有請處皆畏慎不敢入城受請佛言聽諸比丘相屬授入城應告同請比丘如是言已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先受某甲請今有某緣事欲入某處聚落至某家白大德知佛言若屬授已欲至村而中道還或

諸不至所爲衆或爲至白衣家乃吏至庫藏處尼寺中若即白衣家還出
如是等皆失前屬授若欲往者當更屬授除施衣時者謂迦提一月五月
除此已餘時中勤化作食并施衣者若迦提時通開白非時入聚法佛言
若入聚落當囑同住比丘而不出囑法前餘亦囑僧祇云食難早竟若人
即名非時既無正文應義設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十誦律云至某城邑
聚落某甲舍前人答言可爾作餘食法佛言若比丘食有二種一者不正
食謂食枝葉華菓食油胡麻黑石蜜磨細末若粥出釜持草畫之無處非
食非請非足食二者正食謂飯麨乾飯魚肉等是請是食是足若於正食
中若食飽足已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若休僧祇但
前食堪足飽食咽咽已捨威儀者若更食即名犯足又依律本諸比丘受
不作餘食法者見上座來告云我受不作餘食法便不須起而得食竟散
知前境是足若起須作餘食法又尼敬僧戒中亦爾欲知尼亦有餘食法
若犯足者持食至未足者前白言大德我已足食汝知是看是彼取少食
已還與彼若不食者亦得與言長老我已食已止汝貪心欲便取食之律
云一足食耿尼作法已通一切足食者同食也呵責弟子法滿時諸弟子
不順弟子法不承事和上阿闍梨無慚無愧不受教授作非威儀行不恭

敬與難與語與惡人爲友好往婬女家婦女家大童女家黃門家比丘尼精
舍式叉摩那精舍沙彌尼精舍好往看龜鼈佛言和上阿闍梨應作呵責
有三種一者與弟子現前二者出過令伏三量過設呵又自量善惡非分
暢志並反欺負呵詞五種應言我今呵責汝汝去若言汝莫入我房汝莫
爲我作使若言汝莫至我所若言不與汝語是謂和上呵責弟子法阿闍
梨呵責詞亦同唯改第四呵詞言汝莫依止我弟子被呵責已應日三時
朝中日暮向和上阿闍梨懺悔當如是懺悔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
合掌作是懺言大德和上我某甲今懺悔更不敢作若聽者善不聽當更
日三時如上懺悔猶不許者當下意隨順求方便脫其所犯若下意隨順
而師不受其懺者如法治亦令餘比丘爲將順故令共至和上阿闍梨所
調和令早受懺悔彼和上若盡形壽呵責覓安居呵責又呵責病者不出
過不現前並名非法反治其師若弟子被治罰未相懺悔而受供給及以
依止者非法須治其師若弟子被輕呵責而不爲和上阿闍梨及餘比丘
執事勞役者佛言得罪應如法治之也弟子辭和上白謝法佛言若弟子
見和尚五種非法應懺謝而去白和上言我知法和上不知若言我不知
法和上不知若言我犯戒和上捨不教訶若弟子犯過和上捨者得令擄

合呵而癡故不貴不問若有犯亦不知若言若犯而懺者亦不知僧祇云
癡軟語諫師若不受者和上應捨遠去依止師者持衣鉢出界當明日當
還更依止比丘十誦云有四種和上若法食俱與名樂住若與法不與食
者餘處覓食名爲苦住若與食不與法懺謝而去若不與法食不問晝夜
即應捨去由出家本意志存道業俗壞圓遠斷結生死故成實言潔養眷
屬愛樂住處故墮迦陵伽等餓鬼中生餘廣如鈔諫作犯法時有比丘欲
犯波羅夷乃至惡說佛言諸比丘應如法諫作如是言大德莫作是不應
爾大德所作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見比丘言我今始知是法是戒經半
月說戒經中來者餘比丘復應如是諫長老汝曾經二三說戒中坐何況
多汝今無利不善得何以故汝說戒時不用心念不一心攝耳聽法故然
此比丘自知所作是謂也所諫非故作犯根本不從語突吉羅若自知所
作非謂他諫者是故作犯根本不從語波逸提比丘無知無解隨所犯罪
如法治重增無知罪波逸提若爲無知人諫應反語言也汝可問汝師和
上阿闍梨更學問誦經知諫法已然後訶諫薩婆多云若前所諫者有六
種人一心有愛憎二鈍根無知三若少聞見四爲利養名聞五爲現法樂
但欲自攝六若新出家愛戀妻子如是六人諫則有損若發散諫出言無

稱應反語但自觀身善不善行亦不觀他作以不作若反上六者則應展
轉相諫也諫止犯法時有比丘不學戒不讚嘆戒佛言餘比丘應如法諫
彼作是言大德當學戒讚嘆戒不自破壞不犯罪不爲智者呵責受福無
量長夜安樂若彼比丘言長老何用此雜碎戒爲我今不學此戒當難問
餘智慧持律比丘除比丘復應重諫言大德欲滅法故作是語耶大德既
不學戒不讚戒法故亦不自破壞多犯衆罪爲智者訶責長夜受苦不得
安樂若彼諫比丘癡不解者此所不諫比丘應報彼言汝還問汝和上餘
文如上如法諫已諫若爲知學者應當鄉問佛言五種持律若誦戒序乃
至三十是初持律若誦戒序乃至九十事是第二持律若廣誦戒毗尼是
第三持律若廣誦二部戒毗尼是第四持律若廣誦毗尼是第五持律是
中春冬依止四持律若違突吉羅夏安居應依第五若違波逸提佛言持
律人得五功德一者戒品牢固二者善勝諸怨三者於衆決斷無畏四者
有疑悔開解五者善持毗尼令正法久住佛言有四種斷事人若寡聞無
斷無愧若多聞無慙者在僧中言說斷事僧應種種苦切呵責令無慙者
不復更作若有斷者多聞若無斷者寡聞衆中言說斷事僧應種種佐助
開示若隨彼所說讚言善哉佛言有五種疾滅正法有比丘不諦受誦律

善忌文句後教他人文既不具其義有闕二為僧中勝人上座而多不持戒但修不善後生做習放捨戒行三為有比丘持法持律持摩夷不教道俗即便命終令法斷滅四有比丘難可教授不受善言餘善比丘便即捨置五互相罵詈互求長短疾滅正法佛言若上座既不學戒亦不讚歎戒若有餘比丘樂學戒歎戒者亦復不能以時勸勉讚歎我不讚歎如是上座何以故若我讚歎者令諸比丘親近習學其法長夜受苦我見如是上座過失是故不讚歎戒若中座下座亦如上作句次有上中下座能讚歎如此上座作句文反上即是佛言毗尼有五答一序答二制答三重制答四者修多羅答五者隨順修多羅答僧祇律言欲得五事利當應持律一建立佛法二令正法久住三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四僧尼犯罪恐怖者為作依怙五欲遊化諸方而無有閡是為篤信持律者五利十誦律諸比丘廢學毗尼多便讀修多羅阿毗曇世尊種種訶責已讚歎毗尼比丘就優波離學律佛告比丘有十種法住世令正法疾滅有比丘無欲鈍根雖誦句義不能正受又不解了不能令受者有恭敬威儀乃至不樂阿練若法又不隨法教不敬上座無威儀者令後生不學毗尼致令放逸失諸善法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樂世法故正法疾滅甚可怖畏諸比丘應如是知

善見毗婆沙云佛語阿難我滅度後有五種法令法久住一毗尼者是汝大師二下至五人持律在世三若有中國十人邊地五人如法受戒四乃至二十人出罪五以律師持律故佛法住世五千年薩婆多論云毗尼有四義餘經所無一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住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趣涅槃之初門四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具斯四義功強於彼佛言有四種廣說若比丘如是語諸長老我於某村城親從佛聞受持此是法是毗尼是佛所教若聞彼比丘所說不應生嫌疑亦不應呵應審定文句已應尋究修多羅毗尼撿校法律若聽彼比丘所說修多羅毗尼法律相應違背於法應語彼比丘汝所說者非佛所說或是長老不審得佛語何以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不與相應違背於法長老不復須誦習亦莫教餘比丘令應捨棄若聞彼比丘所說尋究修多羅若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者應語言長老所說是佛所說審得佛語何以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而不違背長老應善持誦習教餘比丘勿令忘失此是初廣說第二句從和合僧上座前聞第三句從知法毗尼持摩夷三比丘前聞第四句從一知法毗尼摩夷比丘所聞作句違順受者亦如是是謂四廣說是故諸比丘汝等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

法毗尼當如是學佛說如是諸比丘聞歡喜信樂受持　老病比丘畜杖絡囊乞羯磨文大德僧聽我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願聽我比丘某甲畜杖絡囊慈愍故如是三說僧與老病比丘畜杖絡囊羯磨法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僧今聽此比丘畜杖絡囊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右道宣比丘以唐貞觀中遊諸律肆博求異訣但見誦文信語部秩成宗及至討論赴要曾未標正乃頗命筆墨依宗本撰次雖不窮源究末庶得決事行用願以塵露山海照于萬代志之所及乃為遠矣十誦律受三十九夜羯磨文大德僧聽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誰諸長老忍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

界是處安居自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十誦律受殘夜法若比丘受七佛未盡而還事未竟佛言聽受殘夜法我受七夜法若干夜在受彼出一說僧祇律二十七事記羯磨文若為塔事為僧事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去者要有所得如是訖夜還凡諸部律受日又各不同後來諸師用事者各執一部不用餘部此亦是一家今詳此諸部律文及以前互用皆得所以然者如其定知前事須一夜即用十誦受一夜法乃至七夜亦如是或須三十九夜亦用十誦羯磨受法若須七日十五日一月日即用四分律文受日法若不定如前事數日當了即用僧祇律文受日法後有人不解即誦四分羯磨文為他受僧祇事了十誦三十九夜此皆非法不成何以知羯磨文中隙事各各不同故知不成也今畏諸人謬用戀抄諸部律正羯磨文呈簡諸賢任見作法隨事所用也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白如是大德僧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誰諸長老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解

只䟦結字作解字與諸文如前小界自恣團座大德僧聽齊如是比丘坐處僧於中結小界誰諸長者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九　三術

律

沙彌尼戒經　舍利弗問經

沙彌尼戒經。失譯人名。沙彌尼初戒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蜎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物蚑行喘息之類。而不手為。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為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某肥某瘦。某肉多好。某肉少也。意亦不念。嘗有所賊殺。於某快乎。某畜肥。某瘦。哀諸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特。普等一心。常志大乘。是為沙彌尼始學戒也。沙彌尼戒不得盜竊一錢以上。草葉毛米。不得取也。主不手與。不得取。口不言取。心不念取。目不愛色。耳不愛聲。鼻不盜香。舌不偷味。身不貪衣。心不竊欲。六情無着。常立權慧。則曰不盜。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婬妷。何謂不婬。真一清淨。潔心不婬妷。口不說婬。心不念婬。執己鮮明。如虛空。風無所倚着。身不行婬。目不婬視。耳不婬聽。鼻不婬香。口不婬言。心不存欲。觀身四大。本無所有。計地水火風。無我無人。無壽無命。何所婬妷。何所着乎。志空無相願。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兩舌惡言。言語姿詳。不見莫言見。不聞莫言聞。見惡不傳。聞惡不宣。惡言真譽。常行四等。無有非言。綺說道。不得論說俗事。不講王者臣吏賊事。常歎經法。菩薩正戒。志于大乘。不為小學。行四等心。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飲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着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持香華自薰。飾衣被履屣。不得五色。不得以衆寶自纓絡。不得着錦繡綾羅綺縠。不得綺視。當着麤服。青黑木蘭。及泥洹裹衣。低頭而行。欲除六衰。以戒為香。求誦深法。以為真實。三十二相以為纓絡。得植衆好。以為被服。願六神通無礙。六度導人。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坐金銀高牀。綺繡錦被。衆寶綩綖。不得念之。不得教求。索好牀褥席。五色畫扆。上好積拂。不得着臂釧指鐶。直信戒慙愧施。得聞智慧。一心精專。常求三昧。以為牀褥。心不動搖。衆慧自然。以為坐具。七覺不轉。志於道心。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聽歌舞音樂聲。拍手鼓節。不得自為。亦不教人。常自修身。順行正法。不為邪行。一心歸佛。誦經行

正以為法樂不為俗樂聽經思惟深入大義自不有疾不得乘車馬象當念輕舉八不思議神通之達以為車乘度脫八難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積聚珍寶不得手取不得教人常自尊精以道為寶以經為上以義為知解空無相無願為本至於三脫不求貪欲欲離凡惱住道甚久無窮無極無有邊際亦無所住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食不失時常以時食不得失度過日中後不得復食雖有甘美無極之味終不復食亦不教人犯心亦不念飯使無上自然食來亦不得食也若長都國王過日中後施亦不食終死不犯常思禪定一切飲食雖有所食裁自支命欲令一切解深遠願得十種力以為飲食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已受十戒原道思能行是十事五百戒自然具足譬如人頭手足眼耳鼻口身意腹背不毀諸根具足腸胃肺肝五臟諸節筋脉悉具譬如樹根安穩具足不枯腐朽莖節枝葉華實自然弘茂沙彌尼如是能備十戒之本其五百戒皆悉周滿可逮神通無所不達譬如好田種不腐敗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民得活沙彌尼如是能尊十戒五百戒則為舉矣譬如國君風化普平萬民安寧沙彌尼如是若能具十戒者五百之戒自然普備若父母慈和子孫眷屬奴客婢使自然率從又沙彌尼常尊三寶敬師和尚過於父

母百千萬倍父母一世和尚度無極無限念報返復不造反逆常厭穢身如人閉獄墮墜溷廁不貪女身不貌色欲如於大火譬若劇賊心念一切如父如母如子如身常慙本行懷愧不快乃獲斯身當解本無猶如幻化無男無女從行得之本無五道死男女乎求大乘者了一切空如幻化夢影響野馬芭蕉深山之響緣對而生本無所有信色如影痛癢如芭蕉思想如野馬生死如泡識如幻非我因緣合成無緣則無獨來獨去無一隨者欲為道者權慧為父母樂法為兄弟不離深義以為和尚慈悲喜護諦住正法以為男女六度無極以為伴黨神通之慧以為車乘不違經戒思惟空義以為屋宅又沙彌尼不得獨行同類為伴二人若三人若無沙彌尼當與清信女俱行若婢使不得與大沙彌男子同牀座坐不妄語又不得比等居止自不疾病不得數往返檀越請讀經乃說不得自用等輩相教隨年恭順不得慢怨轉相道說若有過失屏處相諫莫於衆中說聞善見善乃可宣揚聞惡見惡不得傳說唯可白和尚不得語餘人常自剋責見善思及見惡自察悲哀彼人意不及故若作沙彌尼求和尚者當得好聰明智慧奉順法者世世能度人譬若有船完具牢堅在所能度至於彼岸若師不聰明行不應法非是大師持作和尚譬如壞船乘欲度海中路

而沒既殺眾人師亦并命無有遺餘其初持法授人經戒正則為師聞大師欲以為和尚本作沙彌尼不得彼者遥稱名禮之以為師未必面見心近則近心遠則遠身雖相近心乖不同相去億里沙彌尼行路不得與男子共行同道相隨不得與男子沙門比房同寺各各別異法之大節焉

舍利弗問經東晉失譯人名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羅閱祇音樂傳下與大比丘衆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各聞十方結盡解脫八部鬼神等願聞法要舍利弗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佛是法王隨衆生欲散說法教令諸天人恭敬奉持或聞傳聞或行不行云何名行法者云何名不行法者佛言善哉善哉汝能為諸衆生作如是問諦聽諦聽吾為汝說夫行法者有聞而持有傳聞而持皆名曰僧如實事比丘聞佛所說諸行無常即觀生滅斷諸有漏真吾弟子是行法者其得聞者如觀身比丘聞汝說迦留陀夷說飲酒者開放逸門於行道者作大留難即入無諍三昧得見道斷集行我法者不行非法行非法者是名非法人非吾弟子入邪見稠林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為諸比丘所說戒律或開或閉如為忽起長春設供斷諸比丘不聽朝食如為村人請復聽食麵飯粳魚肉如為頻富村人請復不聽食飯但令薄粥如為頻婆娑羅王請復聽飽食飯食如為闍陀師利

請復聽多家數數食皆不得飽諸如此語後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云何奉持佛言如我言者是名隨時在此時中應行此語在彼時中應行彼語以利行故皆應奉持我壽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為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得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得付優婆笈多優婆笈多後有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上位顧問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為二猶如先王造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爾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常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師子哮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乍行死害督令勤與呼攝七衆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出家出家尼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好不衆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厲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寺塔八百餘所諸請信士舉聲號叫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險軍甲不能至故王恐不洗賞募諸國君得一首即償金錢三千君徒鉢歎阿羅漢又佛所

囑累流通人化作無量人現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請摩嵗一
切空竭王大忿怒君徒鉢數兇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
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飈颺及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
天次至牙齒塔塔神曰有虫行神光索我女我薄不與今誓令護法以女
與之使王心伏虫行神善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兵衆一時皆死王家
子孫於斯都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
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如是比丘比丘尼
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採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毯聞䍜諸羅漢
及與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為求學來難時有一長老比丘好於名聞
亟立諍論抄治我律開張增廣迦葉所結名曰大衆律外採綜所遺雜諸
始學則為群黨互言是非時有比丘求王判决王集二部行黑白籌宣令
衆曰若樂舊律可取黑籌若樂新律可取白籌時取黑者乃有萬數時取
白者只有百數王以皆多佛說好樂不同不得共處學舊者多從以為名
為摩訶僧祇也學新者少而是上座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他俾羅部
我去世時三百年中因於諍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於犢子部復生
曇摩尉多別迦部跋陀羅耶尼部沙摩帝部沙那利迦部其薩婆多部復

生彌沙塞部目揵羅優婆提舍起曇無屈多迦部蘇婆利師部他俾羅部
復生迦葉維部修多蘭婆提那部四百年中更生僧迦蘭提迦部摩訶僧
祇部我滅度時二百年中因於異論生起稗婆訶羅部盧迦尉多羅部拘
拘羅部婆收婁多柯部鉢蠟若帝婆耶那部三百年中因諸異學於此五
部復生摩訶提婆部質多羅部末多利部如是衆多久後流傳若是若非
唯餘五部各舉所長名其服色摩訶僧祇部勤學衆經宣講真義以處本
居中應著黃衣曇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益表發殊勝應者赤色
衣薩婆多部博通敏達以導法化應著皁衣迦葉維部精勤勇猛攝護衆
生應著木蘭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應著青衣是故羅旬喻比
丘分衛不能得食復以五體律衣更互而着便大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
執性多慳見沙門來急閉門戶云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教善攝念發心願
作沙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窮弊如此我法出家純服帶帬見死人衣因
羅旬喻故受糞掃衣也舍利弗言如來正法云何少時分散如是既失本
味云何奉持佛言摩訶僧祇其味純正其餘部中如被添甘露諸天飲之
但飲甘露棄於水去人間飲之水露俱進或時消疾或時結病其讀誦者
亦復如是多智慧人能取能捨諸愚癡人不能分別舍利弗言如來先云

若寒國土聽諸比丘身著俗服及覆頭首迦耶比丘行大林聚落值天大
寒鳥獸死盡村人與其俗衣世尊令其懺悔何耶佛言聽著染色置在衣
裹耳舍利弗言云何世尊常言諸比丘不得以鉢布地當擎以淨物若無
淨物當以草葉木葉若輸何比丘與其眷屬受日難王請行淨板擎鉢云
何世尊而為之言是惡魔行非行法者我言以清淨物不受染若淨無者
乃用草木之葉一用即棄不得用不皮木肉以其體中本有膠故若膠着
淼以受塵故若已枯燥本是有故濕熱更流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
聽諸比丘受施王請食及僧家常食云何蘭若提比丘受無畏長者請食
如來罵云是土木人不應食人食也佛言以破壞威儀行食之時但以舉
視不以手授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何況於食一切諸
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
器受則剔施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摩塵子是
名破戒聞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
時憂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
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
優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師言須酒五升優波離曰若為病聞如來所許

為已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慙猶謂犯律往至佛所慙愧悔過佛為說法
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摩塵子犯罪已積若
消病若非先所斷舍利弗又白佛言云何如來常言不得救衆生乃至蟻
子而以臘月八日於舍衛國長水河邊與輸麗外道鬭術先適以神力令
隨員蔭其生慈蓋投水自盡服視沉沒而不拯救不亦救乎方復告衆言
輸麗持此惡法惑亂衆生前世善熟滅此惡身轉生善見不亦快乎我諸
弟子當於此日設清淨浴洗洗身垢念除倒見身若清淨心亦清淨似結
使人無有慈悲佛言大智汝能為諸未通達者問斯誠要輸麗外道於無
量世中積習邪見障正法往昔燈明佛時我行菩薩道遇一村落人多
癘病死者繼積我採衆藥隨宜救濟皆得除愈其中一人名曰不載認是
梵志學自負多能不肯信服臨欲終時方復求我我語之云汝先可治與
藥不取今將氣盡方復有求如汝即時非藥能治不載曰我今不能復判
優劣願未來世共決勝負我若負者當救身求生為汝弟子汝若不如為
我走使時我報云善哉善哉故今生此土與我相值臨終善熟共契所會
發言失據恥其屈屬投水自害身雖死亡心發善故生我法中有勝進故
我不救也舍利弗言云何於訓戒中令弟子偏袒右肩又為迦葉村人說

戒箱經云我諸弟子當正被袈裟俱覆兩肩勿露肌肉使上下齊平現福
田相行步庠序又言勿現胸臆於此二言云何奉持佛言修供養時應須
偏袒以便作事作福田時應覆兩肩現田文相云何修供養如見佛時問
訊師僧時應隨事相若拂牀若掃地若卷衣裳若周正蔫席若泥地作華
若捉高足下若灑若移種種供養云何作福田時國王諸食入里乞食坐
禪誦經巡行樹下人見端嚴有可觀也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八部鬼神
以何因緣生於惡道而常聞正法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
以善故多受快樂又問善惡二異可得同耶佛言亦可得耳是以八部鬼
神皆曰人非人也天神者其文先身以車舉舍宅飲食供養三寶父母賢
勝之人猶懷慳悋諂嫉妒者故受天神身如普光淨勝天神等虛空龍神
者修建德本廣行檀波羅蜜不依正念急性好瞋故受人非人身如摩尼
光龍王等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負故在天上
空中地下乾闥婆者前生亦少瞋恚常好布施以青蓮自嚴作衆伎樂令
爲此神常爲諸天奏諸伎樂阿修羅神者志強不隨善友所作淨福好逐
幻僞之人作諸邪福傍於邪師甚好布施又樂觀他鬬訟故受今身迦婁
羅神者先修大捨常有高心以凌於物故受今身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

發菩提心未正其志逐諸邪行故得今身摩睺羅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
瞋恚故受今身人非人等皆由依附邪師行諂惡道以邪亂正俱謂是道
以自建立夫出世道者不雜魔邪諂悅之語諂悅之語非出生死是入惡
道諂悅邪人所可言說大亂似道細則貶鑠當依正法及行正法者當得
佛法僧乃解脫無爲若依相似法依行邪導師繫縛生死永淪惡趣是無
知人非求出世八邪見網邪導師者雖讀衆經以邪事業矯製邪科出邪
諂法誑惑凡人以求敬仰非人所知說云我知非人所得說云我得或人
難曰邪知邪得答曰空界天神幽中知識密以語我或云某年某月有利
有害遞相開示應防應救此滅彼興我得汝失如是欺誑薄俗之人不能
深思德本隨逐邪末失其正見興造邪業生領錢帛死入惡道拔舌吞銅
百千萬歲後作畜生亦無量歲復生爲鬼或在山林曠野河海舍宅盃懷
諂誑無有休息或迷謗行人使失道徑或示語邪巫言先亡形服恐動百
端甚可惡賤求人飲食無有終極值我弟子心懷正直不失正念者聞即
訶叱終敢復爲若我弟子心懷怯弱易失心者從其求見踰得其便千端
萬緒求索無厭如是之人無丈夫相爲邪所動死隨惡趣甚可悲念舍利
弗復白佛言八部鬼神依空爲空神依地爲地神耶佛言別有地神如淨

華光等過去世時好修布施多瞋難滿嗜酒喜歌舞故作此神著純白之
衣潔淨無垢舍利弗復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大王云我不
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般歎
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
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到累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
善其極憔至無復二向汝爲撥信隨事厚薄爲現佛像僧像若空中言若
作光明乃至夢想令其堅固彌勒下生聽汝泥洹舍利弗復白佛言如來
現世二十年前度諸弟子無有常施隨有便施自二十年後施多定物是
義云何佛言有長者子名曰分若多羅宿有善根生婆羅門家樂欲捨家
修無上道隨大目揵連於巴連弗邑天王精舍求受具戒目連語云汝可
七日七夜悔汝先罪皆使清淨無諸妨障者我當爲汝從僧中乞分若多
羅言云何得知妨障已滅云何得知我受得戒仰願諸佛加我威神令我
罪滅得見得戒之相佛告汝但勤誠誠至自見分若白佛謹奉尊教懇慎
日夜到第五夕於其空中雨種種物若巾若帊若拂若篦若刀若斧若錐
若鑷次第分別隨其目前分若多羅生歡喜心生得果心滿七日已具白
目連目連問我我語之曰是離塵相拂割之物也當以嚫師師其緣也夫

受戒者隨其力辦可以爲施不限於此不必備此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
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
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
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
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
若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
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不淨者猶爲破戒是
大劫盜是即餓鬼爲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非時輒與是典食者是
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
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喰外道梵志亦不邪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
濁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着無法人盜名盜食非法之人盜
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死隨燋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豬狗
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惟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都圊內瞰食糞
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所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
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劫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舍利弗復白
佛言如來宗親多有出家爲自發心爲佛神力耶佛言諸釋憍慢著樂何

能願樂持是父王宣勒宗室生二子者一人隨我阿那律人積善根深樂
正法勢率釋子跋提難提金毗羅難陀跋難陀阿難陀提婆達多優波離
澡浴清淨來至我所欲求出家時有上座名毗羅茶別度阿難阿難陀次
一上座名婆脩羅別度提婆達多跋難陀唯阿難修不忘禪宿習總持於
少時中得佛覺三昧積百萬川水攬以為雨雨水奔流入于大海阿難手
從海中取以分別色味不雜還置本源無有漏失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
舍利弗者如來常言其於聲聞中智慧第一不謂小心能問要義佛言其
久種明慧發揚我法以攝塵剎剎衆生故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
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
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
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
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進其所生乃次之耳又言當何名斯
經佛言當名菩薩問偷以廣大故又名舍利弗問爾時四衆聞說是已五
十新學比丘信根成立法眼清淨舊德天人八部等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

三衎

律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一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五備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是時目連從坐而起白佛言世尊我今欲有所問唯願世尊為我演說佛言善哉汝所問者能大利益無量衆生恣汝所問目連白佛言世尊未世比丘輕慢佛語犯衆學戒雜用三寶物當隨何處尒時佛告目連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若比丘無慚愧輕慢佛語犯衆學戒如四天王壽五百歲隨泥犁中於人間數九百千歲犯波羅提提舍尼如三十三天壽千歲隨泥犁中於人間數三億六十千歲犯波夜提如夜摩天壽二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二十億千歲犯偷蘭遮如兜率天壽四千歲隨泥犁中於人間數五十億六十千歲犯僧伽婆尸沙如不憍樂天壽八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二百三十億四十千歲犯波羅夷如他化自在天壽十六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五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

問佛事品第二　問佛物先在一處有比丘貪至餘處作佛事犯何事答犯棄一切佛物都不得移動若有事難衆僧盡去當白衆若衆聽得貴至餘處無罪問佛物得買供養具不答得問佛物遊堂與直可貸不答一切佛物得買不得貨問比丘作佛事得佛奴牛驢馬得借使不答若知本是佛物不得不知得以非法得故問僧地起塔用佛物作蘿蘿裏可住不答若知而故入犯墮不知不犯若知故住過三諫犯決斷過四諫轉犯重問先佛堂壞主人更出私財作堂用故財施比丘比丘可取不答言不得問僧地佛物用作都蘿蘿裏先有并果菜可食不答不得若是檀越物作佛事先要以果并菜施僧得食不要不得食若買五倍價若知不買而食計錢多少犯罪問欠負佛物云何償答直償本物以佛不出入故不加償雖尒故入地獄昔佛泥洹後二比丘精進聰明有一婆羅門見比丘精進聰明持女施比丘作比丘尼比丘即受其女妹好比丘後生染意作不淨行共生活用佛法僧物各一千萬錢用衣食而此比丘極聰明能說法使人得四道果自惟罪深重便欲償之即詣沙法國乞大得錢物還欲償之道路山中為七步蛇所螫比丘知七步當死云步囊便向弟子言何處償物遺還本國言汝償物已還我住此待汝弟子償物訖還報之即起七步

便死墮阿鼻地獄中初入温煖未至大熱謂是温室使衆大聲經唄呪願獄中諸罪人見聞經唄者數千人得度獄卒大瞋使衆鐵杖打之即命終生三十三天以此驗之佛法僧物不可不慎雖復受罪故得時出矣問佛塔上掃得土棄之有罪不答得棄不得餘用問佛物出與人取子息用犯罪不答與佛物用體供犯重出入合子與佛由故無福以壞法身而為形故問佛畵主遣佛奴小兒給比丘可使不答不得使以是佛物故問比丘要與佛作得食佛食不答不得比丘無容作之理何況取佛物衣食用耶問白衣與佛作得佛物用此物作食請僧僧得食不答不得食問佛事法事得捉金銀錢不答不得捉犯捨墮罪問人施牛驢馬奴造佛事法事可受不答得受使用但不得賣弓刀軍器一不得受問人施佛屋宅未用可寄住不答不得便是佛物問續佛光明晝可滅不答不得若滅犯墮雖云佛無明闇施者得福故滅有罪問非佛屋佛像在中可在前食卧不答得若佛在世猶於前食卧况像不得但卧須障若有燈光明不得足光中過住若自有燈得問上佛畵佛塔佛牆遠望犯何等事答不知不犯若必急難事上亦不犯知而上犯捨墮過三諫犯決斷過四諫故上犯棄問指物遣佛經更得他物不用前物得尒不答不得以許使是問得買佛上繒作衣不答不得問形相佛像犯何事答一切佛像不問好惡不得形相甚衆甚重必不可為問人作佛像鼻不作孔後人得作不答不得問佛牆得持物倚不答不得犯捨墮昔有一比丘入寺禮佛有婆羅門知相相比丘有天子相使語比丘我有一女嫁與比丘比丘言須我禮佛還比丘便持錫杖倚佛畵牆入寺禮佛已還出婆羅門便不復與語比丘問故與我女不婆羅門言不與婆羅門言向見比丘有貴相故與今無復此相是故不與所以尒者消其功徳故以是佛牆及塔壁不可持物倚既犯戒又消其無量功徳問佛物得作天人世人畜生像不答佛邊得作問比丘度人不知本末後度知是佛奴而不發遣犯何事答知而度犯重若先不知之便發遣若不發遣犯重問其人是大道不答非問自有私財顧比丘作佛像作者得取物不答不得問先上佛幡得取用作佛事不答佛事得用禮越不聽不得問得遶禮過去七佛不答得以法身同故問若人先許佛三會然後作一會或三行香三布施得了不答言不得自違言有罪問比丘犯決斷得佛地中懺悔不答不得問久遠故寺都無垣障不知佛地遠近若欲作者云何得知齊畔答不知當以意作齊畔以不知故增損無罪問佛物作鬼子母屋及作像有罪不答同以佛物施人問佛塔前得禮比丘不答

不得犯捨墮問比丘賣佛像有何罪答同賣父母問比丘自手斷樹掘地作佛塔寺及造形像有福不答尚不免地獄受大罪苦有何福耶以故犯戒故。

問法事品第三。　問高座說法前人著俗服可與說去不答聽法說者二俱犯衆多過三諫不改犯突吉羅問復過三諫犯墮復過三諫犯決斷復過三諫至棄若使不諫經三說戒轉增問為說法者如法餘聽者不如法得說不答同上問請人說法先高座一有帳蓋是供養佛物得於下坐不答都不知不犯知不得問僧坐先寄佛在上後可於上坐說法不答佛坐得先是僧坐不得問若人請比丘讀經及說法施物得受不答若有希望心受犯捨墮若無貪心受不犯若無衣鉢受不犯問僧中說法高座一得備机捉塵毛尾不答病得備机捉塵毛尾犯墮非毛得問秘經及戒律有事不答犯捨墮問師具着俗服向說法得禮不答得不病不得為說法問白衣頭上有幘得為說法不答除有病必須覆頭餘悉不得問經上有塵土草穢得吹去不答不得問比丘得書經取物不答不得取犯捨墮問經上有飯食犯何事答有慢意故為犯決斷不慢意犯墮問戒律不用流落可燒不答不得不知有罪燒捨墮若知燒有罪故燒犯決斷與方便破僧同亦如燒父母。

結戒法品第四。　問結界為云何答結界法若山澤無人處隨意遠近若在城邑聚落不得遠結亦不得夜結結時要須比丘在四角頭立不得使外人入外人入則戒不成先結戒場僧家白衣奴子盡著界場上然後規度四方結界時除四處一者聚落二者聚落外俗人田地常作事處三者若有阿練若獨處山澤恐說戒羯磨時有種種事難不得求白衆求別結小界衆若聽可彼無五人衆當遣僧與結別界此謂阿練若坐處四者受戒場先結界文均除結戒場除是結界以是其事或先結大界後結戒場於中受戒如畢公所云恐無所獲然云不知同於取別顯通此路可以俛倬其入云若有病比丘不能得往僧中求索別一屋中結界僧亦應聽先解大界與結別界訖然後結大界一切比丘不持衣夜中得入中有一住處有界一比丘亦可打揵椎廣說戒先向四方僧懺悔然後說亦可三語三語者謂三說問結界得遶佛地結不答不得於中受戒若先不知法已受得戒師僧若知故違有罪問行船船上得結界不答得若有沙彌白衣駛著岸上然後結界若不驅出當障隔著一處然後結界結界後比丘夜不持衣不得入中間大僧盡行唯有沙彌在界為得不答但有一清信士

界使不壞沙彌盡無一宿界壞若僧盡去不還亦不須解問賊來界裏
殺比丘界壞不答不壞問一人三四人行道或在白衣家得結界不不得
五人以上得結界問結界得通流水池水結不答一切亭水盡得分流不
得以不知齊畔故問結界後不打揵椎界壞不答不壞問結界得通王路
結界不答得當結界時遣人兩頭斷行人然後結界問無主地可得結界
不答得使知覺單曰法問先結界後有大水或掘坑長十五步或復於中
行欲此界壞不答盡不壞其人云飲使掘大坑深廣一由旬界猶不壞況
小小坑耶問比丘得比丘尼界裏宿不答得亦不得失衣但不得入其房
內耳問僧結界竟後來僧共住不持衣失衣不答不失當結時已通三世
僧故問僧不盡集得結界不答若有事囑授得無事不得問一結界得幾
時答不限年數若施主要增地更結耳問先僧結界不解而去後來僧得
於中結界不答得問結戒場時要須集一切僧為隨意多少答五人以上
得以無大界故衆不集無犯問結界場要須至場上亦得遝結耶答要須
至場上乃得結耳問二衆結界得互相叉結不答不得相叉得共通結耳
問一界裏得鳴二揵椎不答得但不得二處說戒及以羯磨種種僧事唯
得燒香飯食而已問大僧得與尼通結界不答得

問歲坐事品第五　問夏中幾日得結坐答從四月十六日盡五月十五
日日日可結此謂坐初有事難不得結或五三四日乃至一月盡不失前
坐此各三十日結坐一日受歲後坐人唯得一日結坐過七月十五日有
事難日日可受歲盡八月十五日此各一日結坐三十日受歲問結坐受
七日法為坐初受為臨行時受答若坐初受者好坐初不受亦可臨行時
受夫受七日法行不滿十日還復行不復更受計滿七日乃復更受若慮
忘亦可日受問夏坐中不受牀坐房舍十二物得坐不答不須受問結坐
而不坐得歲不答若先不知坐法受歲得若知故違不得問都不結不坐
受歲得不答若先不知有結不知有坐法受臘得有結知使應向僧悔若
先知法故違不得問不結而坐得歲不答同上事問夏坐中得入流水池
水谷不答界內盡得各受七日行過水亦得問夏中犯決斷不悔受歲得
不答雖有罪得歲所以尒者故是比丘故問受歲不和合得歲不答要先
懺悔然後受歲若其人不悔擯出得受若不擯出衆當三諫過三諫不受
犯決斷過四諫犯重若力能驅遣出界好若其不出當牢閉着一房中然
後受歲無若以其非復比丘故若惡人多衆所不敵當避出界若共受不
得歲問夏坐中得為亡師造福不答得但不得手自造事問夏中得捉扇

拂不答一切毛不得捉竹扇得問後坐人得七月十五日受歲起去不答
不得若先不知已受得歲若知法故為不得若已和合僧就受籌而已若
後坐人受歲時前坐人亦尒問前二人同臘小者前坐大者後坐前坐者
已受歲後者未受於一月中何者應大答先大故大計本日故問夏中不
受七日法暫小小出界故得坐不答懺悔得問夏中一因緣得三受七日
不答言得問夏中不坐或十人至十五人欲寄寄住共受歲得共住共受
歲不答若及後坐當結若不及後坐不得此人若全不知有坐法得容者
知有故違不得問夏中坐若為三寶事若疾病種種衆難得移坐不答得
坐當白衆中受三十九日法三十九法已有事使出界三十九日法三十
九日滿得還好若不得亦可彼處受歲無犯若坐初不受臨行時亦得來
若坐已滿三十九日者事使出界不須復受若不還亦得於彼處受歲問
不結坐或不受七日已受臘得不答不知法已受得臘不得夏若已夏僧
一諫取好過三諫不取犯戾語決斷懺還取得當取時白衆然可得問比
丘不受歲犯何事答若一比丘不受歲衆諫使受一諫至三受好若過三
不受犯決斷過四不受非沙門以不肯受法故問夏坐新受戒人日中後
結坐得歲不答得唯役夜不得問夏中坐忘不受七日法一出行得坐不

答憶即悔得一坐中不過二三悔過二三悔不得歲問受歲時若天雨得
屋下受歲不答得問既至異方結坐有礙不達得進遝結坐不答不得正
可到彼結後坐若道路有僧住處便應就坐住二三日治房室然後受三
十九日去若無僧住處五人以上共結界坐然後坐留一二人守界滿三
十九日乃可去若後人不滿三十九日去者前去人不知不失坐後人失
問一人至四人得白衣家結坐不答不得五人以上得問一人靜處得結
坐不答先有結界二人以上得一人以不得無人共受坐故無界盡不得
若欲別坐當更請僧結界坐然後得問比丘夏坐中得受請他施及受他
寄物或經十月至三月得尒不答作不貪受不限時節問夏坐中界內作
有為事得應坐不答福事得指授餘不得問受夏坐文云何房舍破當補
治為謂始坐坐訖時耶答三月中破即治問受歲時尼來界內求索受歲
應與受不答一尼以上得一不得所以尒者以尼獨出界犯重故

度人事品第六　問一人得度沙彌不答二人得問度沙彌得遝請和上
不答不得問未滿五臘度人犯何事其弟子為得戒不答若知非法而度
犯捨隨過三諫不止犯決斷若弟子不知是非法得戒若知不得問比丘
都不誦戒又不知法種種僧事而多度人或作三師有所犯不答此人尚

不應貪人信施死後度人問若人父母王法不聽比丘盜將去度犯何事
答犯重若官人走奴投比丘爲道比丘若知而受上來度亦犯重問若死
前出家父母後出家來投其兒其兒得度不答得問犯戒比丘得度人不
答若犯重無復度人之理若犯決斷罔上未滿五臘者若犯餘輕戒要須
懺悔然後得度問白衣投一比丘欲出家比丘即受更爲請和上戒師所
投比丘敢依師非答非師若後從受法者可爲法師若二隨者可爲依止
師問比丘多度弟子或作二師都不教戒犯何事答犯捨墮昔迦葉佛時
有比丘度弟子不教戒多作非法命終生龍中龍法七月一受對時火燒
其身肉盡骨在尋後還復則復燒不能堪若使自思惟我宿何罪致如此
苦耶便觀宿命自見本作沙門不持禁戒師亦不教使作毒念騐其本師
念欲傷害會後其師與五百人來乘船渡海龍便出水捉船衆人即問汝
是誰答我是龍問汝何以捉船答汝若下此比丘放汝使去問此比丘何
豫汝事都不索餘人而獨索此比丘者何龍曰本是我師不教戒我令受
苦痛是故索之衆人事不得止便欲捉此比丘著水中比丘曰我自入水
不須見捉即便投水喪命以此驗之度人不可不教戒

問受戒事品第七　問沙彌犯十戒一二三不悔受大戒得不答若憶而

不悔不得都不憶若不知法受得未受戒法師應問沙彌汝不犯戒不答
若言犯即教懺悔若本師不問壇上師應問若都不問師犯捨墮問以受
大戒得悔沙彌時所犯不答得懺悔法同沙彌時悔法問沙彌壇上欲受
大戒或著俗服脚著履屐或衣鉢不具假借當時爲得戒不答唯俗服師
不問不得其餘盡得師僧犯捨墮問若有比丘不捨戒作沙彌或即大道
人而更受戒不答不得問若不得戒前所受戒故在不答在問後師故是
師不答非問多人受戒而并請一人爲師可得十人五人一時受戒不答
無此理問沙彌更受大戒請一比丘爲大戒師而此比丘不知羯磨法及
受戒法更與請一人與受戒以何當爲師答與受戒者是師無戒法與者
非師問壇上師僧或著俗服或犯禁戒受戒者得戒不答若受戒人知是
非法不得不知得問受戒時衆僧不和合或相打罵爲得戒不答若壇上
僧和合使得不和不得問受戒爲有時節不答唯後夜不得初夜中夜無
燈燭亦不得要須相覩形色乃得問受戒時或值天雨更移場屋下受戒
得戒不答若欲移戒場當先解大界更結界場乃得受戒不尒者不得問
受戒時或有事難不得究竟是大比丘不答但三羯磨訖使是問受戒盡
十三事後諸戒師和上不續教戒得戒其不答若師不教誡至十五日說

戒身心聽受便是具足問受戒三衣不具有持衣直或染不染或裁不裁
得當衣不答盡不得問受戒時衆僧難得限齊數僧得受大戒答除三師
五僧以上得問沙彌曾詐稱爲大道人受大比丘禮後得受大戒不答不
得問沙彌辭師行事難不得還輙於彼處請依上師受戒得戒不答得戒
問若比丘誘他沙彌將至異衆與受大戒犯何事彼衆知應聽不答若其
師有非法事沙彌及將去者無罪若無非法將去者犯重壇上師僧犯捨
墮昔有一長老比丘唯有一沙彌贍視有一比丘輙誘將沙彌去此老比
丘無人看視不久命終因此制戒不得誘他沙彌誘他沙彌犯重若有一
比丘見他沙彌贍視老病人教使捨去沙彌若去此比丘犯重

受施事品第八　問比丘受禮越請四事供養所受物得分施人不答得
問以受四事長請小小緣事出行得食外食得服外藥不答施主聽得問
他人欲施比丘物先問比丘有無比丘實自有以貪心欺彼言無他即施
物犯何事答貪取犯捨墮妄語犯墮問若衆僧食偏與上座上座得食不
答上座貪心犯捨墮問比丘不病稱有患苦求索好食既得食之犯何事
答犯重問不着三衣受食犯何事答犯捨墮問禮越適請二人三人須衆
唱不答須唱問大比丘羯磨分物時尼來界內應得分不答應得問有人

寄物施一處僧物至後更有比丘來分時在生應得分不答打揵搥應得
不打不得問比丘行道中婦人施物得受不答觀里若相識得取問比丘
行道中比丘尼施物得受不答施僧得受非衆不得問供僧齋米僧去齋
主得供後人得食不答打揵搥得食若不打食一飽犯棄問四月八日覩
物七月十五日本僧已去寺主取與後僧後僧分取者犯何事答打揵搥
現在僧共分無罪若不打揵搥分者犯盜問白衣有貫覩物本道人去與
後人後人得受不答應取問主人本道人當來不答言永不來呪願取若
言或來不得取取犯捨墮知取犯棄是僧物故犯問比丘治生得物施比
丘衣食得受不答取衣犯捨墮窮厄無食處彼使白衣作可食治生道人
若白無言此物非我物是使人物若尒可食若主不白衆食犯墮二三人
亦可白若道人施他人他人言是我物可食問比丘得出物不答不得犯
捨墮問長受百日請中間得受他一食二食不答施主聽得不聽不得問
比丘食或唅一口飲吐之取一搏飯棄之犯事不答犯捨墮問乞食長得
與人不答先無貪心取長得施衆生若無衆生與著樹頭有衆生噉好若
無明日還自受水取食不得棄以信施重故所以還得自取者以更無主
故如鬱單曰取食法問主人慇懃得長受請不答若其處得行道無難無

短乏得拄問主人請食得遣人代不若主人意無在得若主人憔代去犯捨墮問兒子母食可食不答咒願然後可食問主人施比丘牛馬奴供食直得取不答得取用不得賣弓刀一切凶器仗皆不得受問人自出物供齋齋竟去餘物後僧來得食不答打揵椎得不打犯盜問比丘共盤食他分犯何事答若問聽無罪不聽取食犯墮若不問亦犯墮所以不犯者以共仰手放受問比丘乞前人問好比丘非答是得物至犯何事答實好言好犯墮不好言好犯棄問比丘一切長物施人言我後須還自取得尒不答得與可信者然後更語一人我物施某比丘若取還語不得輒取

疾病事品第九　問比丘病得離鉢食不答重病得小病不得問比丘疾病三衣不持犯何事答犬因無所識知得有覺知不得問看病人不語病者私用錢與他病人作食湯藥犯何事答若用五錢犯棄若後語病者歡喜不犯若病人恚不償犯棄問爲病故主人日供一百錢五十便足餘者得與餘病者作食不答病者自與便得問病比丘無人看比丘得與作食不答山野無人處日中不得往還得作七日先淨薪米受取得作問病人須酒一升二升下藥可與不答若師言必瘥得和藥服不得空服問比丘病得服氣不答不得同外道故問比丘腫病得使人醫咒不答得問比丘

病因或闕衣鉢施衆或賣用作福德犯何事答若更得弊故即受得無有犯捨墮

死亡事品第十　問亡比丘物都不打揵椎不羯磨而分犯何事答界裏一人以上盡得打揵椎羯磨若不羯磨而打揵椎亦不羯磨盡犯棄所以尒者亡比丘物盡屬四方僧故不得輒分若界外五人以上得羯磨分不打揵椎以無界故四人以下不得羯磨分若分犯棄當賣諸僧中若自取賣去至異衆初入界不犯出則犯棄如是後至餘衆一出界一犯棄弟子持師物去亦尒問比丘亡弟子不持師物與衆輒自分處供養僧僧可食不答其弟子先知法者有罪僧不打揵不羯磨而食犯捨墮問若師亡僧羯磨分物弟子應得分不答應得即是僧故問師亡更無餘僧唯有弟子或五戒十戒得羯磨分此物不答即是僧故得分但打揵椎羯磨不打不羯磨不得問病者無常供病餘物後人得與餘病者不答此是僧物不得輒與直五錢犯棄問師徒父母兄弟死得哭不答不得一舉聲犯捨墮可小小泣涕而已問或比丘死時在羯磨時不在或死時不在羯磨時在各應得分不答及羯磨盡得死時在羯磨時不在不得問比丘死後人與買棺木衣服塋理與者犯何事答曰白僧與泥洹僧僧祇支自覆自餘應入僧師物一切不得埋埋過五錢犯棄若弟子私物得亡者知法已得分處分者無罪問父母諸親死比丘與辦衣棺木埋不答不得若父母亡日若病無人供養已食與半若自龍綖線不得與食犯捨墮與衣犯捨墮兒復棺木塋理耶問病者無常衣鉢先與看病者竟不羯磨看病者貴爲歎僧得食不答衆未得羯磨食衆犯捨墮若看病者不知法已作羯磨得食若未作衆當語法問比丘借人物前人死得還自取不答一切不得自取取犯突言羅白衆衆還得取衆不還犯突言羅若衆不與獨取犯捨墮問比丘得與亡師起塔不答自物得用師物作不得問比丘得向師塚禮不答得雖已生是我師已死尚非比丘唯枯骨而已何由向禮答若佛在世應供養恭敬泥洹後亦是枯骨何以供養耶師生以法益人後亦應恭敬禮拜有何過也問分物時羯磨已訖更有僧來得分不答若羯磨訖不與無咎若及後羯磨猶故得分

問三衣事品第十一　問三衣事浣要須捨不答須捨若不捨犯捨墮當施與人還乃得更受問三衣盡得條成不答大衣得中衣小衣不得問小衣得著燒香上講不答無中衣得若不近身體淨潔亦得問浣衣出帛得用米粘不答不得犯捨墮日日從沙彌白衣受乃得著問三衣應施裏不

答裏施不施亦得問大衣得著上講禮拜不答無中衣得問三衣得用生絹作不答一切生絹衣不見身者得著問比丘瞋恚自壞衣錫杖犯何事答瞋惱自壞三衣鉢犯捨墮壞錫杖犯捨墮壞他物計錢犯事問三衣得借人不答不得出界經宿若同界內得不限日數問入聚落中不被大衣犯何事答著肩上去不犯若僧使或爲病人持去不犯問三衣破補便得受須復施他人耶答破容猫子脚便應施人人還乃得補受若先補後施人亦得

鉢事品第十二　問鉢云何失答若緣缺若穿穴若裂若油不捨盡是失緣缺穿穴不可復持裂者綴已施人人還更受油不捨亦尒若棄出界經宿不失問鉢得令覆著壁上不答若巾裹得合淨處著若囊或懸壁好不得覆著壁上昔六群比丘覆鉢壁上墮地即破佛因此制戒自今已後不得覆鉢壁上覆鉢壁上者犯捨墮地者犯捨墮問比丘早起得用鉢食不用有何咎耶答一切食皆應用鉢若一日都不用鉢犯墮問比丘食飯欲盡得側鉢括取飯不答得問食後已訖更歎餘果子得離鉢不答得若食未訖亦得暫離問比丘食鉢要當擎得放地不答要當擎若放地亦不犯戒問比丘以器盛飯停著鉢中得互用鉢食不答不得犯捨墮問鉢得炊

作食不荅不得炊犯捨墮

問雜事品第十三　問比丘或被劫盜物未出界主見本物不知諸物偕取不荅得取即取即用九十事中實相似者當先作念若有人認者不得取無認者白衆得取若無衆作界内物取不以爲己取物問衆僧打揵椎食而限好僧來不與食犯何事荅便是失利得突吉羅問先比丘教化作百人齋長一人以上應受不教化比丘有犯不荅打揵椎食應受教化者無犯所以尒者打揵椎請僧多過失揵椎法要作意請四方僧僧來若多若少一切分財飲食其於無咎問比丘教化白不供養衆僧若有外人來乞索得與一升五升不荅不得若知非法故與過五錢犯棄若白衆聽得問主人供養諸僧長請一日百錢用五十自供殘者得餘用不荅打揵椎得若無衣鉢不打揵椎衆和合得減用若自損施客僧最善問主人請比丘一日供十日食殘用作五三日好食犯何事荅不犯但不得更索索犯捨墮若不滿十日去亦犯捨墮問主人請供十日食自裁作一月食得不荅打揵椎得若不打揵椎僧有出去者若不施後人食後人食已分盡食他分一飽犯棄不飽犯捨墮問父母兄弟破壞得乞物贖不荅得但不得稱己須乞父母兄弟得若用訖有長不得自入還屬所贖者若語聽用犯

墮不聽用而用犯棄問至酤酒家得乞財不無事得坐語不荅酤酒門一切不得入若入犯墮更有餘門得入若請比丘會當問能受一日戒不若言能與受得住若不受但能一日不酤酒得住屠家亦爾問勸人飲酒犯何事荅接勸不飲犯突吉羅若飲犯墮問道人寄白衣物此人過期不來與餘比丘得取不荅不得取若活是有主物若死是僧物問比丘暮得捉火行不荅曰冬得夏熱燭亦得若犯大犯墮問本物直一匹因行至他方賣得五三匹可取不荅不得犯捨墮問一切藏貢他物不償犯何事荅藏取物及與盡犯捨墮問比丘嘗食得食不荅不得知而食犯捨墮前嘗食人亦犯墮若不即懺其罪日增昔有一執事比丘恒知處分當作飲食常手拄器言取是用是日日常爾不懺命終後墮餓鬼中有一比丘無着於夜上廁聞呻喚聲問汝是誰荅我言是餓鬼問本作何行墮餓鬼中荅於此寺中爲僧執事問汝本精進何由墮餓鬼中荅不淨食與衆僧無着問云何不淨荅衆僧有種種覓器器盛食見以指拄器教取是月是物犯墮三說誡不悔轉至重以是故墮餓鬼中兩手擘胷裂皮破内持喉吹擮問何以擘胷荅爲暖身痛故問何以持喉吹擮以口中毒故復問何以呻喚荅餓極欲死故問欲食何物荅意欲食糞而不能得問何故不得荅以諸

餓鬼推排不能前無着言我知索何願衆僧見爲咒願荅可尒無着即還向衆說彼人墮餓鬼衆僧問本行精進何墮惡趣荅本以不淨食與僧而不悔故願與咒願使得食糞不復呻喚以是證故知大比丘不得手遣飲食及住觸僧器物若非僧器手受得行與僧無犯問師令弟子販賣作諸非法得遠離師不荅得捨去有四因緣應住一者與法與食不與衣鉢應住二者與法與衣鉢不與食應住三者與法衣鉢與食應住四者與法不與衣鉢不與食應住若師都不與法不與衣鉢食應云問夫淨何者須淨淨有幾事荅葉菜須刀手火淨唯救术須大淨果已淨子無苦問禮拜得着靴鞋履不荅淨者得問畫作播華賣得物犯何事荅犯捨墮問比丘教他販賣犯何事荅犯捨墮問比丘畜奴牛驢馬犯何事荅犯捨墮不悔轉增問比丘救人爲道未度得食僧食不荅白僧得不白犯墮問爲僧乞食遺路已身得食不荅若去時先白僧僧聽好若不白還白聽亦好若不聽還償若不償犯重問若他人持食具寄屋中經宿有犯不荅不犯問續明油一升二升得着自房中不荅得問藥酒得着自房中不荅病得七日問都不用楊枝有犯不荅犯捨墮問未曉得用楊枝不荅明星出後得用問中食後口得用楊枝不荅得用若不用純灰皂莢汁都不用犯墮通

中亦犯墮中後除藥一切草本有形之味不得入口犯捨墮問若無楊枝口得用一切餘木不荅盡得問貧乏得入市乞不荅中前得中後不得亦不得乞錢若欲乞錢當得一白衣沙彌亦不得問人捉比丘貴得走不荅初時得經主不得問比丘戲得物得作食請比丘得食不荅不得犯捨墮問比丘尼不精進可勸罷道不荅無此理問合藥施人而不知裁節服者死犯何事荅好心與無犯惡心與犯重問比丘或十臘五臘竟不誦戒犯何事荅若不誦戒食人信施日日犯盜若先不知猶得懺悔問一切鬼神屋可寄宿不荅在路得宿有觸擾意住犯墮問比丘啖生肉犯何事荅犯墮問二男行欲不覓犯何事荅犯決斷問二男欲口戲擬使止犯何事荅犯墮成者犯決斷問牀席他人於上行欲其處可住不荅見處淨洗可住問以唱僧殿上座未食下座先食犯何事荅聞唱便食不犯問比丘不具六物犯何事荅不乞作犯捨墮若乞不能得不犯問比丘大寒得通衣卧不荅着衣得問比丘自稱貴姓及持戒披刀乞得犯何事荅犯捨墮問姊妹有腫病或有瘡處比丘手按此處可治犯何事荅若起心犯決斷不起犯捨墮問姊妹無兄息語比丘教裁方術比丘即教犯何事荅犯決斷問寄比丘物與人竟不與犯何事荅自取不過犯重着故壞還計直輕重問

聚落中都不著衣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啼犯何事答若聚落衆中一作犯捨墮三諫不休犯決斷問聚落中持弓刀看犯何事答先不知法無犯知突吉羅罪問比丘騎乘犯何事雖者一住犯過三諫不止犯決斷雖者一戴犯決斷問聚落中比丘看白衣鬪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暫捉恭手五本而戲犯何事答犯墮問聚落中三歲小兒抱鳴口犯何事答犯墮問聚落中合白衣相撲犯何事答犯突吉羅問聚落中看白衣合畜生犯何事答知非法故看犯捨墮不知不犯內起煴心口有染污言犯決斷問比丘食不足得囑未具戒者不答得唯除婆羅門問山中曠野中見一無主器物可取用不答得用要須語王若王家之人若語餘人得用不得持去犯捨墮問道人作醫得取物不答若慈心持得作惡心不得無衣鉢前人與得取若有衣鉢前人強與為福事得取若人不與亦不得為福乞犯捨墮問食巾或小多餅菜飯羹墮上要須浣不答不污亦須日浣若有沙彌白衣付之日從受不犯若已付著室中無苦若不付有不浣犯捨墮問比丘私房小小出不閉戶有犯不答犯捨墮問比丘私房內拍手笑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得躑過小水小坑不答不得犯墮昔有一優婆塞請一比丘欲與作一領好衣比丘即隨去中道有一小水比丘便躑度此

優婆塞便嫌心念我謂是好比丘欲與一領好衣而更跳躑溝坑我歸當與半領衣此是無著知其人念前行見水復故躑過賢者復念我歸當與一張麁氎前行見水復躑過賢者復念我當歸與一頓食無苦復知其念前行見水使舉衣涉渡賢者問比丘何以不躑渡比丘言卿前與我一領衣已一躑過水正得半領復一躑正得一張麁氎復一躑正得一頓食我今所不躑者恐復失食賢者乃知是得道人使向懺悔將歸大供養以此驗之知比丘不得躑過坑水問比丘走犯何事答犯墮有急事不犯問有人出家之後還來盜本家物犯何事犯棄所以介者初出家時一切盡捨非己物故問比丘本在俗時共父母兄弟藏物出家後家人盡死比丘還自來取物犯何事答若自取犯棄若有所親白衣可說使取作福應分半與官所以介者此物無主應屬官不得全取取犯重問師更受戒小弟子弟子得不臘下戒及在下行不若不下得為作禮不答都無此理問比丘行他田地中或有苗或無苗有事不答有苗犯墮急事不犯無苗盡得問大悔人已發露或五三日或有難衆僧分散罪得決不答更求衆乃決問王者問比丘吉凶事比丘為說然後供養犯何事答若得食犯墮得衣犯捨墮若說征伐得供養犯重問比丘有緣事俗田行不答得問比丘未滿

五臘不依止犯何事答不依止師若飲水食飯日日犯盜若先不知法猶得懺悔問若比丘或十臘不誦戒答同上依止問比丘市賣自譽己物過價前人信貴買犯何事答犯盜問比丘行迥路有食無人受云何得食答正得舒一手下向一捉食便止過犯捨墮問比丘船行水斧不得下得水中使利不答得問比丘書經竹木上誦訖拭去犯事不答犯捨墮問未滿五臘得並入誦律不答不得為可粗教誡而已若誦犯捨墮大戒不誡沙彌戒故是沙彌非答非問比丘晝眠犯何事答閉戶不得犯墮問比丘得倚壁伏地不答私房得衆中不得犯墮問比丘舍內都不著三衣犯何事答坐禪誦經不著犯墮問比丘行道著泥洹僧得繫腳不答大寒得問比丘畜漆器犯何事答漆木器盡不得用犯墮問比丘已食手或捨飲食污手更得受食不答得問比丘至上房中不坐輒坐犯何事答犯墮問比丘旋塔或比丘尼優婆夷隨後從有犯不答若有優婆塞不犯問比丘生菜已淨有根得食不答得問弟子遠行寄師物或師寄弟子過期不還或經年歲可取用不答若去時無言不得用若知在是有主物若死是四方僧物問比丘教白衣不祭一切亡人為是理不答非假使父母不食敬心供養亦得其福問衆中得共師並坐不答不接得共盤食問比丘不褰三衣

禮佛犯何事答衆多問比丘得手自合藥不答彼淨草得問比丘休道意已著俗服經時向其尊禮拜然後來投衆求復常位為應聽不答若不捨戒者應聽問比丘知其父母兄弟破落屬人而不贖贖有罪不答若為行道不贖無罪問若人白僧稱言聖衆得然可不答不得然可問若人持物施僧言施聖衆應受不答若不言得分得取以衆通有俗故問行道過水使人負渡犯何事答若不老病犯墮問衆僧家奴比丘得小小債使不答小小取與得大事不得問比丘養爪甲長犯何事答犯墮問上座比丘未浴下坐於前浴有犯不答犯墮問比丘器中忽有異物或復弊故不知誰許可取用不復可棄不答與僧不得私用問有一住處多去來僧所有遺亡或是神或是弊衣永無取用者可取不答與衆僧衆僧停一月一歲後得用若後主來償物價若是貴弥實衆後不能償者勿用問比丘有知舊白衣來遣己得語上座維那持僧食與不答僧先令得不令不得問比丘捨道還俗後更出家前師故是師非答非是問臨壇諸師僧可呼言師不答無此理不從受法者盡不得為師問一切師得呼為和上不稱為弟子不答不得正可敬重如俗中之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一

三術

律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二

三自歸事品第十四　問三自歸趣得人受復有不應受者答除五逆罪得問三自歸斯行何事答身口意不行邪事及不隨邪見師問云何犯三歸答好邪見隨外道師問若犯三自歸云何悔答向本師悔若無本師向餘比丘亦得問若不能持得還不答得問若還還云何向本師若一比丘言我從今日已後不復能歸佛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若不滿三故成就三歸問或人受三自歸乃悔宿命惡逆爲是理非答無此理問三歸正得從一人受復得從三人各得受一歸不答不得問受三歸法要終身復何得一年半年十日五日不答隨意多少問若從師受一年半年自歸日滿後故是師非答一從受法終身是師問三自歸得但受一二歸不答不得問受三師現前無師得違從文受不答不得問先受三歸犯不悔得更受不答不得要當悔若欲當受捨先所受若不捨更受者不得

五戒事品第十五　問不受三歸得受五戒不答不得問若受三歸犯而不悔者得受五戒不答不得問受五戒法可得但受五日十日一年二年不答隨意多少問受五戒不悔得更受不答不捨不得更受不悔亦不得捨問五戒盡得悔不答若殺人婬其所尊及比丘尼盜三尊財者不得悔餘得悔問五戒若不能持得中還不答得還若欲都還五戒者合三自歸還言從今日佛非我尊我非佛弟子如是至三法亦尒若還一二三四者但言我從今日不能復持某戒如是至三若不滿三戒猶成就問五戒可從五師各一戒不答得問既受五戒適所重可但分還一二不答得問五戒可但受一二三不答得隨意多少問比丘犯重戒或犯酒戒得不答不得問頗有八戒白衣不答無唯有八關齋

十戒事品第十六　問不受五戒得受十戒不答若先三自歸得以十戒中即有五戒亦不復受問犯五戒不悔得受十戒不答不得若先不知悔已受而不悔不得問若師犯重戒從受十戒得不答不得問若犯重戒從受十戒得不答不得問沙彌犯十戒盡得悔不答同上五戒

問沙彌品第十七　問悔須衆不答不須衆但向本師得了若現在無師向餘一比丘亦得問沙彌半月一說戒不答無此理所以尒者以沙彌戒不成俗人然終已可說須十五日一集問沙彌犯戒得還向沙彌悔不答

不得問沙彌得著俗服不答不得問師有種種違法事沙彌得𢇁求師不答得問沙彌叛師以白衣師綜習俗竟不捨或經年月還來投師故是沙彌非但悔過而已不須更受戒耶答故是沙彌但向師懺本不捨戒不得更受受亦不得戒問沙彌為賊所抄經歷年月或轉經主得逃不答轉經主不得問沙彌犯禁師僧已擯謝得更出家不答若不捨戒故是沙彌可懺而已問白衣時從沙彌受五戒然後出家受大戒本師故是沙彌得呼為師不答得呼為師但不得為禮沙彌應作禮白衣時從尼受五戒然後出家亦尒問比丘貪資之物其罪甚重昔有一比丘貪著一銅鐃死後作餓鬼衆分物竟便來現其身絕大黯黮如純黑雲諸比丘驚怖此是何物衆中有得道者言是死比丘貪著鐃故墮餓鬼中今故貪惜來欲索之諸比丘即以鐃還既得便捉舌舐救地而去諸比丘還取之而絕臭不可近復使人更鑄作器猶臭不可用以此驗之知貪為大患比丘貪著衣服乃有自焚之酷昔有一比丘意作衣晝夜染著得病困篤自知當死便舉頭視衣內起毒想言我死後誰敢著我此服者不久便命終作化生蛇還來纏衣衆與死比丘出燒葬訖道人往取衣物見蛇纏衣近胭吐毒不敢近即還白衆具說所見諸比丘便共往看之都無敢近者有一比丘得道便

入四等觀四等觀毒不中便往近之語言此本是汝衣今非汝有何以護之便即捨去不遠入一草叢火出然草還自燒身命終即入地獄地獄一日之中三過被燒皆由貪害　歲坐竟懺悔文若僧聽多薩阿竭所受歲坐比丘應尒我從歲始至今歲竟六月中多所違失常失者戒事除二尊貳事餘不除是世尊集和僧所教勑令我是思念共諸君發露陳說所違失事君各忍受我若九十日無世尊定無世尊智無世尊戒故多犯無世尊智無世尊戒故犯無世尊戒故犯無世尊智故多失教事無世尊定故多犯亂意或念欲法不行欲事或念盜法不行盜事或念殺法不行殺事或念欺法不行欺事或念僧伽婆尸沙法不行僧伽婆尸沙事此九十日中所犯事通成儀問白衣欲出家比丘即受更為請師不故是師非答非師若從受法者可為師若依隨者可為依止師問若有比丘不捨作沙彌戒即大道人而更受戒為僧不答得問若不得戒前所受戒故在不答在問後師是非答非問多人受戒而并諸一人為師可得十人五人一時受不答無此理門沙彌受大戒請一比丘為大戒師而此比丘不知羯磨及受戒法受轉請一人與受以何者為師答與戒者為師是無法非師授立戒比丘唯得授婆羅門於餘者尼授比丘不得問中間事問者犯僧殘問

一切所有王者不全施得不答王者不𢇁使得問見人行欲不可犯事不答前人可諫不諫犯捨墮若不可諫向一比丘好發露問比丘先犯事更受戒得共住不答犯重不得更受戒決斷講過得更作不悔亦不得况得共住問有急事比丘待方舫上船可隨去不答主犯重寄載犯捨墮問比丘宜適作非法犯何事不得作問二男共戲使止犯何事答成犯決斷問比丘盜聽二男行欲犯何事答無欲心聽犯捨墮有欲心聽身不失犯突吉羅問比丘病不能行得乘車馬不答維者盡得雖者無想犯捨墮有想犯決斷不知是雖無罪問比丘𢇁經不好賣去更作好者犯何事答賣經如賣父母罪同問二男捔力犯何事答犯墮問畜生行欲比丘驗令令別離犯何事答犯捨墮問著小衣行留大衣得受人施不答言得問比丘夏中得受僧物不答若施僧物即應分不得停問比丘有好知家結事委任之更異比丘從乞得物犯何事答觀主人意恐不得犯捨墮知主意好得取問鴝雀於人舍內作窠比丘破或塞鼠孔犯何事答鴝雀未有子得去有子不得鼠穴唯有一孔不得塞若有內外孔得塞內者問比丘得與師及同學得作書不答在他方情通異國不得問人出家王法父母不聽為得戒不答不得尒時目連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快說毘尼於如來滅度

後誰受持如是毘尼佛言目連思學毘尼者當知是人能修行如是毘尼佛告目連吾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誹謗如是毘尼者當知是人是魔朋侶非吾弟子如是人輩世世學道不成不出三界吾今憐愍諸衆生輩是時目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宋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譯　梵語求那跋摩華言功德鎧罽賓王之少子

殺戒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尒時淨飯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欲所請求以自濟度唯願世尊哀訓我志佛言可得之願隨王所求王白佛言世尊已為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制戒輕重唯願如來亦為我等優婆塞分別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識戒相使無疑惑佛言善哉善哉憍曇我本心念久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緣當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塗故尒時佛為淨飯王種種說已王聞法竟前禮佛足遶佛而去佛以是因緣告諸比丘我今欲為諸優婆塞說犯戒輕重可悔不可悔者諸比丘僉曰唯然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者自作二者教人三者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

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奪人命一者用內色二者用非內色三者用內非內色內色者優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餘身分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不內色者若人以木瓦石刀矟弓箭白鑞段鉛錫段遙擲彼人作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內非內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矟弓箭白鑞段鉛錫段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復有不以內色不以非內色亦不以內非內色為殺人故合諸毒藥若著眼耳鼻身上瘡中若著諸食中若被褥中車輿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復有作無煙火坑殺他故殺擲殺作穽殺撥殺毗陀羅殺墮胎殺按腹殺推著火中水中推著坑中殺若遣令去就道中死乃至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殺無烟火坑殺者若優婆塞知是人從此道來於中先作無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說以是人從此道來故我作此坑若是人因是死者是犯

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為人作無煙火坑人死者不可悔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為非人作坑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若為畜生作坑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若人墮死若非人墮死皆犯下罪可悔若優婆塞不定為一事作坑諸有來者皆令墮死人死者犯不可悔罪非人死者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都無死者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無煙火坑殺也毗陀羅者若優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召鬼咒屍令起水洗著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說我為某甲故作此毗陀羅即讀咒術若所欲害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或天神所護或大咒師所救解不成害犯中可悔罪是名毗陀羅殺也半毗陀羅者若優婆塞二十九日作鐵車作鐵車已作鐵人召鬼咒鐵人令起水洒著衣令鐵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說我為某甲讀是咒若是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諸天神所護若咒師所救解不成死者是罪罪可悔是名半毗陀羅殺斷命者二十九日牛屎塗地以酒食著中燒火已尋使著水中若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大水中滅若大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盡作所欲殺人像作像已尋還拔

滅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此像滅彼命亦滅若像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以針刺衣角頭尋還拔出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此針出彼命隨出是名斷命若用種種咒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中罪可悔又復墮胎者與有胎女人吐下藥及灌一切處藥若針血脈乃至出眼淚藥作是念以是因緣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若為殺母故墮胎若母死者犯不可悔罪若胎死者是罪可悔若俱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俱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殺胎故作墮胎法若胎死者犯不可悔若胎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母死者是中罪可悔俱死者是犯不可悔是名墮胎殺法按腹者使懷妊女人重作或擔重物教使車前走若令上峻岸作是念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胎者如上說是名按腹殺也遣令道中死者知是道中有惡獸飢餓道令往至惡道中作如是念令彼惡道中死者犯不可悔餘者亦犯同如上說是名惡道中殺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身根命根加羅邏時以殺心起方便欲令死者犯不可悔罪餘犯同如上說讚歎殺有三種一者惡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老病人惡戒人者殺牛羊養

雞豬放鷹捕魚獵師圍兔射麞鹿等偷賊魁膾咒龍守獄若到是人所作加是言汝等惡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是人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惡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人語不因是死犯中可悔罪若讚歎是人令死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是人死還到語言汝等惡人或以善知識因緣故親近善人得聽善法能正思惟得離惡罪汝勿自殺若是人受其語不死者是中罪可悔善戒人者如來四衆是也若到諸善人所如是言汝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奪命是人因是自殺者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殺者中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語自殺若不死者是罪可悔若教他死已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還往語言汝善人隨壽命住福德益多故受福益多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老病者四大增減受諸苦惱往語是人言汝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奪命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緣受是人語自奪命若語病人已心生悔我不是何以語此病人自殺還往語言汝等病人或得良藥善看病人隨病飲食病可得瘥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餘上七種殺說犯與不犯同如上火坑若人作人想殺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殺人中生疑殺皆

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殺。非人中生疑殺。是中罪可悔。又一人被截手足。置著城壍中。又衆女人。來入城中。聞是啼哭聲。便往就觀。共相謂言。若有能與是人藥漿飲。使得時死。則不久受苦。中有愚直女人。便與藥漿。即死。諸女言。汝犯戒不可悔。即白佛。佛言。汝與藥漿時。死者犯戒不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殺母而殺非母。是中罪可悔。若居士欲殺非母而自殺母。是犯中罪可悔非逆。若居士方便欲殺人。而殺非人。是中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殺非人。而殺人者。犯小可悔罪。若人懷畜生胎。墮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懷人胎者。墮此胎死者。犯不可悔。若居士作殺人方便。居士先死。後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若居士欲殺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耶。若定知是父母殺者。是還罪不可悔。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殺者。犯不可悔罪。若人捉賊。欲將殺。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尋是賊。若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居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語言。我見在是處。以是因緣。令賊失命者。犯不可悔。若人將衆多賊。欲殺是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逐。是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賊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瞋者。言我見在是處。若殺非所瞋者是罪可悔。餘如上說。若居士母想殺非母。犯不可悔非逆罪。若戲笑打他。

若死者。是罪可悔。若狂不自憶念殺者無罪。若優婆塞用有蟲水及草木中殺蟲。皆犯罪。若有蟲無蟲想用。亦犯。若無蟲有蟲想用者。亦犯。有居士起新舍。在屋上住。手中失梁。墮木師頭上。即死。居士生疑。是罪爲可悔不。問佛。佛言無罪。屋上梁人力少不禁故。梁墮木師頭上殺木師。居士即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作。好用心。勿令殺人。又一居士屋上作。見壍中有蠍怖畏。跳下。墮木師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好用心作。勿令殺人。又一居士日暮入險道。值賊。賊欲取之。捨賊而走。墮岸下。織衣人上。織師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不殺人。生疑。佛言無罪。若欲推石時。當先唱石下。令人知。又一人病癰瘡未熟。居士爲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癰瘡未熟。若破者人死。是中罪可悔。若破熟癰瘡死者無罪。又一小兒喜笑。居士捉緊撻令大笑。故使死。居士生疑。佛言戲笑故不犯殺罪。從今不應復緊撻人令笑。又一人坐以衣自覆。居士與言起。是人言勿與我起。使死復與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中罪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盜戒第二。　佛言諸比丘。優婆塞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用心。二者用身。三者離本處。用心者。發心思惟欲爲偷盜。用身者用身分等取他物。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者自取。二者教他取。三者遣使取。自取者。自手舉離本處。教他取者。若優婆塞教人言。盜他物。是人隨意取離本處時。遣使者語使人言。汝知彼重物處不。答言知處。遣往盜取。是人隨語取離本處時。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苦切取。二者輕慢取。三者詐稱他名字取。四者強奪取。五者受寄取。重物者。若五錢。若直五錢物。犯不可悔。若居士知他有五寶。若似五寶。以偷心選擇而未離處。犯不可悔罪。若選擇已取離本處。直五錢者。犯不可悔。離本處者。若織物異繩名異處。若皮若衣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皮衣狀。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毛等者一重毛名一處。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名諸處。居士爲他擔物。以盜心移左肩著右肩。右手著左手。如是身分名爲異處。車則輪軸衡軛。船則兩舷前後。屋則梁棟椽桷四隅及與背名異處。以盜心移物著諸異處者皆犯不可悔。盜水中物者。人檝材木隨水流下。居士以盜心取者犯不可悔。若以盜心提木令住。後流至前際。及以盜心沈著水底。若舉離水時。皆犯不可悔。復次有主池中養鳥。居士以盜心撥著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若舉離池水。犯不可悔。若人家養鳥。飛入野池。以盜心舉離水。及沈著水底。皆犯不可悔。又有居士內外莊嚴之具。在樓觀上。諸有主鳥銜此物去。以

盜心奪此鳥者。犯不可悔。若見鳥銜寶而飛。以盜心選待之時。犯中可悔。若以呪刀令鳥隨意所欲至處。犯不可悔。若至餘處。犯中可悔。若有野鳥銜寶而去。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待野鳥時。犯小可悔。又諸野鳥銜寶而去。諸有主鳥奪野鳥取。居士以盜心奪有主鳥取。犯不可悔。若待鳥時。犯中可悔。餘如上說。又諸有主鳥銜寶物去。爲野鳥所奪。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若待鳥時。亦犯中可悔。餘亦如上。若居士蒱博以盜心轉齒勝他。得五錢者。犯不可悔。若有居士以盜心偷舍利。犯中可悔。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亦我師。清淨心取者。無犯。若居士以盜心取經卷。犯不可悔。計直輕重。未盜田者有二因緣。奪他田地。一者相言。二者作相。若居士爲地故。言他得勝。若作異相。過分得地。直五錢者。犯不可悔。有諸居士應輸估稅而不輸。至五錢者。犯不可悔。復有居士至關稅處。語諸居士。汝爲我過此物。與汝半稅。爲持過者。達稅五錢。犯不可悔。居士若示人異道。使令失稅物直五錢。犯中可悔。若稅處有賊及惡獸或飢餓。故示異道。令免斯害。不犯。又有居士與賊共謀破諸村落。得物共分。直五錢者。犯不可悔。盜無足衆生者。蛭蟲于投羅蟲等。人取舉著器中。居士從器中取者。犯不可悔。選擇如上。盜一足三足衆生者。人及鵝鴈鸚鵡鳥等。是

諸鳥在籠葉中若盜心取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說盜人有二種一者擔去
二者共期若居士以盜心擔人著肩上人兩足離地犯不可悔若共期行
過二雙步犯不可悔餘皆如上說盜四足者象馬牛羊也人以繩繫著一
處以盜心牽將過四雙步犯不可悔若在一處卧以盜心驅起過四雙步
犯不可悔多足亦同若在擔壁籬障內以盜心驅出過四雙步者犯不
可悔餘如上說若在外放之居士以惡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時我當盜
取發念之機犯中可悔若救者自同救罪救已取五錢肉犯不可悔復有
七種一非已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
壞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輕物犯中可悔又有七種一者已想二
者同意三者暫用四者謂無主五狂六心亂七病壞心此七者取物無犯
有一居士種植蘿蔔又有一人來至園所語居士言與我蘿蔔居士問言
汝有價耶爲當直索答言我無價也居士曰若須蘿蔔當持價來我若但
與汝者何以供朝夕之饍耶客言汝定不與我耶主曰吾豈得與汝客便
以咒術令菜乾枯還自生疑將無犯不可悔耶往決如來佛言計直所犯
可悔不可悔堅葉華實皆與根同有一人在祇洹間耕墾脫衣著田一面
時有居士四望無人便持衣去時耕者遥見語居士言勿取我衣居士不

聞猶謂無主故持衣去耕人即隨後捉之語居士言汝法應不與取耶居
士答言我謂無主故取之耳豈法宜然耕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是汝
衣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將無犯不可悔耶即往佛所諮質此事佛知
故問汝以何心取之居士白言謂言無主佛言無犯自今以後取物者善
加籌量或自有物雖無人守而實有主者耶若祭心欲偷未取者犯不可
悔取而不滿五錢者犯中可悔取而滿五錢犯不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婬戒第三　佛告諸比丘優婆塞不應生欲想欲覺尚
不應生心何况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是中犯邪婬有四處男女
黄門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門二根
亦同於上類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邪淫犯不可悔若
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門二根二處行婬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婬未和
合者犯不可悔若二身和合止不婬犯中可悔若優婆塞婢使已配嫁有
主於中行邪婬者犯不可悔餘輕犯如上說三處者口處大便小便處除
是三處餘處行欲皆可悔若優婆塞婢使未配嫁於中非道行婬者犯可
悔罪後生受報罪重若優婆塞有男子使使人等共彼行婬二處犯不可
悔罪餘輕犯罪同上說若優婆塞共衒女行婬不與直者犯邪婬不可悔
與直無犯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共彼行邪婬女者三處犯不
可悔輕犯同上說若優婆塞自受八支行婬者犯不可悔八支無復邪正
一切皆犯若優婆塞雖都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
後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具足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戒身若善男
子爲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尚有可悔虧五戒身其
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龍王

優婆塞五戒相經妄語戒第四　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妄語讚歎不
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况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
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羅漢向羅漢者犯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斯陀
含若須陀洹乃至向須陀洹若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若得慈悲
喜捨無量心若得無色定虛空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
若得不淨觀阿那般那念諸天來到我所諸龍夜叉薜荔毗舍闍鳩槃荼
羅剎來到我所彼問我我答彼我問彼彼答我皆犯不可悔若本欲言羅
漢誤言阿那含者犯中可悔餘亦如是犯若優婆塞人問言汝得道耶答
默然若以相示者皆犯中可悔乃至言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者犯中可悔
若優婆塞實聞而言不聞實見而言不見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

妄語皆犯可悔若發心欲妄語未言者犯不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
悔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若心亂不覺語者無犯

優婆塞五戒相經酒戒第五　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
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牛羊驢騾駱駝無能近者
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長老莎伽陀遊行支提國漸到
跋陀羅波提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
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人民鳥獸不得到其住處秋穀熟時破滅諸穀
聞已乞食訖到菴婆羅提陀龍住處泉鳥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衣氣即
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
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雨雹
作釋俱餅髓餅波波羅餅龍復放霹靂莎伽陀即變作種種歡喜丸餅龍
復雨弓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牟陀華時龍復雨
毒虵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婆師華
瓔珞阿提目多伽華瓔珞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如是現德
已不能勝故即失威力光明長老莎伽陀知龍力勢已盡不能復動即變
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兩眼出已從鼻入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

來經行不傷龍身尒時龍見如是事心即大驚怖畏毛竪合掌向長老莎伽陀言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所歸依佛龍言我從今歸三寳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其所秋穀熟時不復傷破如是名聲流布諸國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諸人及鳥獸得到龍宮秋穀熟時不復破傷因長老莎伽陀名聲流布語人皆作食傳諸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諸長老莎伽陀莎伽陀黙然受已是女人爲辦名蘇乳糜受而食之母人思惟是沙門敢是名蘇乳糜或當令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是莎伽陀不看飲已爲說法使去過向寺中尒時聞酒勢使發近寺門邊倒地僧伽梨衣等漉水囊鉢杖油囊革屣鍼筒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尒時佛與阿難遊行到是處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爲我敷坐牀辦水集僧阿難受教即敷坐牀辦水集僧已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牀辦水集僧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問諸比丘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驢騾駱駝無能到者乃至諸鳥無敢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教善男子莎伽陀能折伏令善令諸人及鳥獸得到泉上是時衆中有見者言見世尊聞者言聞世尊佛語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答言不能世尊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俗凡夫如是過罪若過是罪皆由飲酒故從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訶責飲酒過失已告諸比丘優婆塞不得飲酒者有二種穀酒木酒木酒者或用根莖葉華果用種種子諸藥草雜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爲酒若優婆塞嘗咽者亦名爲飲犯罪若飲穀酒咽咽犯罪若飲醋酒隨咽咽犯若飲甜酒隨咽咽犯若噉麴能醉者隨咽咽犯若噉滴糟隨咽咽犯若飲酒澱隨咽咽犯若飲似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皆不犯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標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曆廣

先聖殿廡昔加崇孕室四廊靡不更理𥿄〻□墻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
金鄉侯以下畫圖于殿壁兗公鄒□□一□贊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
後於禮爲未協通遵欽式分繪于左右 以今年五月吉成欽遇皇帝御
極播告于天下上承祖訓嘉惠學校□□ 以風以興然勉勵宣明部
使者之職也盍與本原古者建學造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諸生予爲是
敢有請其竊惟朱子以道鳴于建閩之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
其道者蓋鮮前此猶曰有科舉之累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者
乎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今□□也寧德雖下邑居若是其近世若是
其未遠而孫君大書□科舉□□有所講聞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惟聖朝
之敦儒崇化州縣之爲政知本□□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已
宋林希逸竹溪集福清縣修學□□ 咸淳己巳春二月邑庠羣士友以書
來溪上曰吾邑空乏□學於今令今尹初來每攢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未
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名法從强起鎮吾閩憫諸邑之焦煎覓
其征而去其害□之特□心符而號呼於吏舍者痛絶之於是爲邑長者稍
得安意以慰□□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善察民之病隨事而藥
之空匱之餘則吏之蠹一念𢡄𢡄而册應之蠹事既登嘉禾薦瑞而井里

之衆以飽以遨乃得酬其初心以用力於予衿鼓誦之地蹤樂人籍入之
田獲其後秋緣之諱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爲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
則以俸繼之師吾而俞令以自慶於是飭材賦功練日鈐使正殿論堂戟
門經閣若廚若庫皆撤擧光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
室閣之後闢爲堂尤伉好鄒之役也必後雖强樂不憚工費太半出縣家
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造也其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令夫邑之難
曰難矣曰錢矣格令所限饋□□未視薄書如仇計者刻求脫卅其身之
寂寞苟求無愧於萌黎之人也□庶越流俗千百而況𢡄𢡄切切於困窘
愁嘆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迪□此其蘊積必有所自來者前脩軌則
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之不立焉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噫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
吾邑之書像與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其役余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
考成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生以□□□聞將見教明而俗美使
百世之士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遺其歲月忘可是從也始其月迄某日也
福州連江縣新學記 長樂居海南𪨊視中州爲支郡連江又居郡之
隅余之先寔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歸始至往拜于學頓基宇庠

陋在水之湄歲以大浸土穿木支鳥鼠不可游跪奠既降趨而出懼將壓
焉因喟然曰人之於窮達命也物之於屈伸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
無窮抑亦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遂有庠序在泮之盛頌於魯僖而後
世至有城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能致哉□□慶曆三年始詔天下立學
繼承緝熙至于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橫槊俎豆
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爲諱通都大邑僅有名存而況於遐方遠
服乎茲縣小而地偏政久不理蠹弊百孔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如治
絲如雕朽能起民瘼屛吏姦已是稱良吏暇議此哉是可嘆也紹興戊午
余官中朝友人林日華以書見□曰幸矣吾邑之得賢令尹也不簡不苛
不溺於近事之叢脞者剔抉之□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邑以大治
閔舊學之廢將改作焉俄卜于□□東南爽塏之地背長汀而南雲居前
案三山符古語胡蝶水中之讖可基焉又帥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茫
林鍔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吉于尹尹喜以十一月丙午既經
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成以圖來求爲記視其基高以固度其宇深以
崇重門修廊巍殿中峙駕說有堂繙經有閣居有齋休有亭繚以周墻蔭
以嘉樹閎壯之規煥若在目嗚呼事之廢興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廢

陋詎知今日之壯麗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其所以惠此百里者深
矣百里之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余聞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者而已故孔
子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至見於事業發爲文
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猶足以垂訓於後世亦推此而已去古
既遠聖人之道不得其傳士知尊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至玩歲
愒日盡心於彫篆筆恍之習以爲干祿記章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效絶
學可矣豈不大惑歟今邑之士游息於黌宇之下誦詩讀書參稽百家六
藝之說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蹤賢科登膴士見於有行以聖賢爲師而不
爲世儒之陋則不負尹矣可不勉夫噫學校王政之本也視其興廢治亂
之所繫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學成至溫陵溫陵之學
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連江邑也亦以學成來告會
建言者謂當修文事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
王道之復行也故因爲之記而書之趙□□逢兼館集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脩學告成邑士陳彥信與其徒十餘人謁予請記
寓居太傅盧君錢助其請者屢遂追陳生而告之曰予知邑大夫脩學之
意乎曰將以教也予知太傅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

而以聽見者與之語。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爲不以其道得。然
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富
於貧賤也。厭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爲君子也。故繼
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卽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
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
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
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
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蕃滂清裁。庶尚潛扶漢鼎。異
時殞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摭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
都之儒。非人言而衒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盛。行違之。資識者
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於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
名節。岐而二之。蓋未之深考也已。吾聞邑之前脩有黃公龜年。劾秦檜罷
相去。檜再相。黃寓霅溪。弃歸鄉。貫其人凜凜有蕃之風。吳公元美。多憤世

嫉邪之作。忤家檝以媚檜。至謫南州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
立卓然。晚進至有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
宮。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蕃滂自期。其於
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蕃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黃吳氣節。當先
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顏曾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諤諤蹇蹇者不磨。
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爲
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陳默堂集邵武軍光
澤縣學記　上卽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專脩文德。中外晏然。人用
體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卽行在所建太學。鼓師儒之官
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宗時爲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
下。願就誨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獎焉。仍以宸翰所書經子
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承流者。莫不以學校爲急務。竭力
赴功。唯恐居後。光澤之學成。蓋其時也。而余友傾興吳君津遣寓茲邑。以
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願有紀焉。余爲光澤得邑。介於江
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蓄財居貨之地。他日
爲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改築鄉校。祗上之德。先

之。訖事而民不以爲病。是可嘉也已。故爲敘其因。而益以余之所聞。庶以
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蓋學者學爲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爲信。充之
而爲美。積之而爲大。大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
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爲不足爲。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
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
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審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兼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審其入乎無間。而行乎
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欽其兄。亦豈利而爲之哉。純乎善而
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爲舜也。使學者憂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
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爲善而已。渠不信夫。今聖上躬舜孝於九重之
中。固已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宜其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
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聿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說。見
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漢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
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材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蓋先王北伐之後。方有
事於蠻荊。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

王君爲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知閩邑舊有學。又獘弗葺。學
徒雖衆。而藏修游息之所。署苦隘陋。以故圜冠方屨之士。動以千數。而進
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惻焉於是。爲力而新之。峻其欄
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異人間出。繼爲盛世之用。此亦爲人上
者愷悌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爲祿。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
誘人爲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
王君樂育之誠。則又善矣。王君名事求。福唐人。予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
意。亦可知其爲人焉。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劉將孫養吾集建寧縣
重修學記　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知本。昔者記禮者之言
之也。蓋爲學言之也。是故鄉舉里選之取士。黨庠遂塾之教民。風化之端
王道之始也。三代以降。破封建爲郡國。崇文藝爲貢舉。不以先後正本末。
而以高下示重輕。上好下甚。人心從之。古莫古於邑。然官或卑邑。謂不必
爲。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嘗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
徑稱贊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失衝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
也。皇朝造士。邁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興厲。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
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勸相交自勉。爲職業。諸邑校起廢改觀相望。

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越
在東門外閒阻斗角津漲不得渡徹望拜退宋南渡鄭令繼遷始遷之南
門灘水前横鳳岡後踞爲邑勝處暨嘉定己巳錢令衢廼建明倫堂以及
齋舍門序悉備宋壯甲諸邑高科顯仕項背相望肅七十三年爲至元辛
巳燬於郡盜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倥偬中念鄉校若
此無以見先聖廼捐家貲度巨材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扶繪事新美
顧講堂齋序未遑就朔望班剝墻立存綿蕞講師說過者俛首念不及此
元貞丙申山東錢侯龜來爲尹慨然肄習之無所宣其曰學會歲入幾何
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似助有差士亦用勸咸自竭力簿李侯
祐實董其役經始於大德丁酉冬明年春丁慶成恭事濟南滿公昂實大
書明倫堂揭焉堂五十楹縱横十丈挾爲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
湢整具其餘力以重覆殿廡如式及於門垣牆周廬嘉樹時植一日森然
臨川鄒君某來爲教諭列其始末請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
諭杉陽馮瑄孫實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
之紀也余曰願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謹具碑以俟余嘉鄒君盛年初筮言
不沒其前功而百年二令南北二錢相望爲斯學斯堂地亦若有數既爲

之次第工蕆書之則請有以復於二三子夫學何爲者也揭焉以爲名則
必有所事乎此矣學非爲人而學也致知格物正心脩身孰非己之事者雖
推之治國平天下大而伊傅周召經綸制作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跡亦
有時而熄而無名聞望揭天地而明日月者其言與之俱長則亦自爲而
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士不以三代自期學不以聖賢自任不知隨巷
易地有禹稷之道顧乃自菲於下州小邑殊時異事若無與吾責者抑道
不以窮達計孔孟皆匹夫也邑不以所居小陋騶皆附屬也思昔徽環歷
騁崎嶇窮困無所庇焉以明其道今也美之宮室以居之厚之米廩以食
之立之學官以掌之復之不征以獎之然且學之不講本之不脩升堂扶
策名焉而已諉曰世未必我用也是則世棄士耶士自棄耶叔孫通陸賈
抱遺經勞諸生轉側兵間移說焉上事雖力倍然千載君子之議猶有遺
責矕言渠本回首荒墟歲月幾何輪奐如舊衣冠衿佩在列洋洋圜賢大
夫絃歌之化以及此而撫今懷昔免於兵革之餘安居優游詠歌聖人之
道視昔賢不愈幸耶蓋聖朝如天之仁大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二三子
其何以報上哉是邑長官達式誠將仕燕人錢侯字龜卿貳掾臺肴長建
安總幕有能聲李侯字人治最方日有聞前教諭馮君鄉善士咸績可考

令教諭鄒君字成大世明經家才美特達邑士之有勞於是役者謝順父
謝權朱景昱俞世祥諸出入會當之最列碑陰 王直講集郡武軍建寧縣
學記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余讀書至此未嘗
不輟而嘆也曰嗟乎先王之法何其詳且至也蓋天子之畿其鄉六其閒
容黨百有五十其遂六其閒容鄙亦然由記者之言則是畿內爲學二爲
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其鄉遂各三則學與庠序蓋亦半之矧門
側之塾猶未與其數乎夫其建也多則容者廣近則趨者易小大有序則
處者宜以廣容易趨宜處之勢而又有渾深博正之業以充其肄有和樂
愷悌惇讓之禮以嚴其講有閑爲甿艾之師以成其智而詔其未諭有明
察確善之法以進其賢而柚其不肖其詳且至如此則人材安得不成而
天下之事安得不熙哉今也自京師至於郡縣徒各存其一學而縣猶有
拘於法而未嘗立者藉令任其事者嘗使一學之興則所肄之業所講之
禮與夫師法已非其正矧其興者十徒一二而已非重可歎也歟昔魯不
告朔而子貢欲去其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誠以謂羊者所以告
朔也以一羊屑屑爲可去則告朔之禮將使尋而不存矣廣是意也則學
者亦所以崇教也以一學之區區爲可廢則崇教之意亦將依違而不立

矣然則吏有任令之事而猶能惓惓於斯者豈非有志於崇教而賢於世
之吏者耶若南城李君山甫興建寧之學是也建寧舊有孔子廟天聖中
令危佑增屋於其旁以爲學迨今三十年而李君至又爲徙於縣南之江
上而以其高曠易址之庳隘以其堅完易屋之傾撓以其鮮埜易像之昏
剝而延縣之士使肄業於其中建寧閩縣也今之縣蓋古者諸侯之國古
以一國之地爲學百六十有餘而常興以盛今以一國之地徒存其一學
而廢且壞者相望也迹其所以豈獨今之法度皆不具哉亦繇任其事者
牽於時之習而因循偷惰無奮然崇教之意爾用是以觀則以李君爲賢
於世之吏者非耶嘉祐六年九月晦日記 袁潔齋燮建寧府重修學記
嘉泰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命開藩建寧始至謁先聖周
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
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
一心至貴至靈超然異於羣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
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
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途正邪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爲二者
原於此而已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柔嬰之膽若揭日月而

人心其有不存者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
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眞有助於風教因循弗葺頹敝日甚
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憑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厲俗此學校之脩所
以亦不可緩也建爲今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辭林之傑作牧于
茲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
豐其財擇官僚以涖其役役於官者日與之膳鬻於官者隨給其直賞賚
不靳無擾於民自奎畫所藏及先聖先師之祠至於兩廡重門自講堂及
直廬至于諸生所居傾敧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乏斷絕
者撤而新之既凳十二齋又爲几與案與榻皆百餘計既脩其祭器又爲
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諸書齋必寘焉所以使繙閱也
築圃及亭教之射藝所以觀德行也粗立小學訓飭童稚又所以謹其初
也糜金錢四百餘萬而關於教養切於人心者咸具規模既恢拓矣公於
是數詣焉延諸生教督之程其藝業東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
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篤於躬行
以古純儒爲法又作勸學詩勉以誠慤忠孝堅素守辨義利者其說甚備
惓惓之心庸有既乎儒學隆於上善教達於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強

弗友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爭白晝大都之中辛然交鬭或
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染還革廷及齊民
厥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桀暴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觀矣
久而益深又將有進於此者昔魯僖公既修泮宮風化所覃羣醜屈焉時
則懷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于以仰其高蹈然則今日學校之脩感格之
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其爲諸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觀其善政
急於先務卓乎爲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字正甫吳興
人涖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鄭君倩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建安志王遂撰

重建府學記　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豈惟
地大物繁賽舉輩出抑先儒之教有以倡之於先後進之才有以和之於
後然而學不能以家習人熟道未至於躬行心得者由夫共理之寄不能
倡率於其上則成學之效固難以責備於其下也建之有學尚矣百年之
澤既久而一日之功未聞其故何也渡江創始時則致堂胡公爲之記寶
慶更新時則西山真公爲之記游胡並祀則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咸記之
當是時游胡祖述周程行於閩嶠名公鉅儒項背相望足以表章中興之
盛及周程之教至朱氏而興四方學者輻湊雲集足以光昭道化之美自

孔顏曾孟之後千七百年廢壞而不明弊陋而無統者如日月關霽星斗
照耀無復難知難行之慮矣然而國家之設令方新學術之源流易遠其
有不游於時王之制者鮮矣是以民安於性之欲而不肯從事於隆師親
友之勝士忘其習之偏而未必眞有切問近思之美不幸而知識高廣則
陷於異端而無復大道中行之盛幸而志念乎實則溺於章句而非有通
經學古之益其玩意墜寛者懐書挾字以志科舉之術而脫迷場屋者計
日累月以求利祿之榮其大者以經術政事爲兩塗而不加之力其小者
以駢儷詩歌爲一技而謬用其心又其甚也竊竊大道鼓舞後生而去聖
門之教益遠雖有豪傑者出卓然自立也難矣然則道之不行不明也豈
皆知愚賢不肖之過哉性善之說不傳於後世脩道之教無與於生民故
也本朝表孔顏曾孟以覺民聖上尊周程張朱以立教親灑聖訓襃有
差所爲孳孳汲汲者豈特故事之美觀哉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
而郡學更乙未兵燹殿齋及門猶有存者屋老地庳不稱來學太守姚公
垢即以爲堂他未皇及王公伯大典漕計慨然以御書閣爲己責黃公壯
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費方公大琮代爲漕與諸生謀曰右廟左學前殿後
閣京邑制也爲圖以授博士趙君陛夫曰子之職也趙君曰吾之事也捨

是而不治何以哉辛丑十月乃始爲殿明年二月訖事又明年六月建閣
以次而舉大帥徐公清叟漕使項公寅孫庾使李公昴英趙公綸蔡公簫
太守王公埜聞之捐金相其役殿在學西從祀惟謹十齋來列以博學審
問謹思明辨篤行致知格物誠意脩身正心爲名而扁之中則爲堂榜曰
明倫後植閣以煥雲章之美下爲先賢之祠自游胡而下十二人先達宿
儒莫不咸在又北爲藏書之樓前設重門脩廡以嚴啓閉與方公之圖無
以異合於頖水之規次於辟雍之制大而新之踰三年而後備遂到郡見
其輪奐燦然無所加乎丹艧之功環佩井然無所益乎絃歌之盛他日陛
夫講學建安書堂私謂遂曰子誠有意於共理乎願一言以爲之教遂避
席不皇遲遲數月而不敢當因念夫郡守部刺史之經始廣大不可及矣
趙君之捐地更新亦甚難矣大非溪山清偉之勝也所謂富有之謂大業
是也新非宮牆觀美之盛也所謂日新之謂盛德是也然於其大而斂就
乎實則約己靠裏不爲尚虛其小也安知其非大也於其新而提醒之則
明善復初不求奇異其舊也安知其非新也此孔顏孟相授之密指而周
程張朱自立之要訣不可易也記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又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大與新之功其盛如此豈驚於外者所能致哉將見建安之士

自此而不容已者。而謂性之不善。道之不可以爲教。抑末矣。陸夫曰。此則陸夫顧與諸生承學之意。乃不辭而書。淳祐三年。六月朔旦記。　王遂又撰重修建陽縣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不由於學者。詢禮習樂。讀法飲酒。獻囚獻馘。無一不在於學者。嗚呼。學於王政爲大。而人心之所由以一也。故其體有道德性命之本。其用有詩書禮樂之具。綱以三綱。常以五常。六七聖人捨此不足以爲教。自時厥後。異端出焉。百家雜焉。秦不禁之。而禁士之學。孔孟而談六經者。卒使千七百年之間。人寡知學。家鮮知道。非以愚民。直自愚耳。幸而漢興。齊魯之間。習聞聖賢之教。有不待嚆然而興起。更數大儒。不能復舊。宋德休明。周子道其源。張程襄其流。而朱子集其成。斯民復見雍熙比屋之盛。而建陽令齋魯也。去聖賢之居若此其近。則傳聖賢之道如此其盛。宜其道振而不墜。教興而無仆。及遭值權門學禁。併以其人與書而廢之。至於毀其課獻講讀之廬。以爲鍾魚梵唄之地。不黜邑令不肯遣其門人。不止士至於恥以其學自名。大書廬居之禍。未有酷於此者也。不塞不張。不裂不全。以聖賢之鄉。而禁錮有甚於他郡縣者。是宜嘉定更化。首議褒表。淳祐繼承。持加臨饗。表章之盛。亦未有加於此者也。先是。劉文簡㷀奏請寺復

爲學。文公之子在。及游侍郎九功。徐侍郎清叟。相與倡議。彭尚書方協力爲之。規摹一新。而方右史大琮尤極其意。趙君與迴爲令也。獻高明而築沮洳。闢隘陋而固藩墻。月割俸以益之不足。又斥於縣之貲。禮殿中嚴。重廊外設。復濂洛關閩之祠爲五於左。以識其道之所由始。修前賢陳公洙師錫。游公酢。蕭公之敏。以文簡補之。爲五於右。以章其化之所由盛。宋范二太史室在東序。益以游文清。來則文公考也。范其先友也。游君九言少所共學。老猶不與時共好者也。劉魏二聘君室在西序。益以蔡聘君。劉君勉之。所學也。魏君挾之。其遊也。蔡君元定晚盡力於斯道而與之議所由起也。學始於儲令用成。於黃令千里。並祠於西北同室。宣化堂後。設先天之圖說亭之北。揭東陽洙泗之區。崇樓屹立。以嚴建炎御筆之藏。廬亭靜處。以本周氏爲善之教。學職之位四。諸生之位三。倉庫書籍之所亦三。建圖多士。建陽之來遊者亦衆。左山右溪。昔猶今也。深衣大冠。今猶昔也。會諸生而課試之。董其役者主簿謝德室。其亦庶乎不廢其舊矣。一日。與迴以圖授遂曰。主上銳情文公之學。予奉命以來。建安書院既立。而建寧之學復啓。得因其成而記其顛末。今建陽之宮。熊君堯記之。文公自爲之記。陳君孔碩。真君德秀又記之。豐碑巨刻。皆有取於附祀藏書之盛。而學之

廢興實關道之顯晦。顧求一言以詔後之人。遂初辭不可。又念已爲二建祀不建。其又何辭。則作而言曰。遂志學時。未及登文公之門。既冠脫棄場屋。讀其書而恍焉。一日之疑。多於一日。惕然師亡道散之懼。以遂之悔。不顧諸君之悔。悔重於遂也。今文公已矣。三王四代之事。無所質正。幸而因其地。新其學。諸君試以四書而讀之。於心能無疑乎。以經傳觀之。於自能無闕乎。以通鑑綱目而參考之。於事能無所拂亂乎。夫理之宜。至精之所由寓也。一聖人之言。數聖人之所同也。諸君強敏。必無至於遂之悔。而其所自得。必有甚於遂者。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昔者文公嘗以示白鹿諸生。盡心於此。安知後來之繼其軌者。不在斯學乎。咸曰。諾。因爲之書。淳祐三年九月朔旦記。真西山集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勤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理。顧瞻賓宸。雄本原風化之地。録慶元後。牘弗克修。喬三十祀。予奉天子命宴來。圖將爲國新材。以鉄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梱。惟厥攸居。其可弗飭。廼命屬從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太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寺書來俾識厥事。其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

以先長老請固辭而端甫寺書再至。瑜勉進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爲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脩之後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黯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浸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知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黯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蓋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邈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邪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

賦役之冗。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亨，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記。

胡寅斐然集建州重修學記　建州守張侯鉢仲來以書繪示頖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墜缺頹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鉢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馬徐范公請于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數匠董役，旹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為建人書之不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士隱人賓，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于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為多。蓋自唐常袞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聳動後進，至于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于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埽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摧擊漂蕩，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三公繼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月，為一堂十二齋，門廡庖庫咸備，寂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興洙泗之風，昭回薰播，作新多士。

掘衣負笈來游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閩粤，是可記已。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菜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令學者往往訾病後世以為無師也。顏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藩，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則瞠莫置對，豈不怍於事師之名而歉夫為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氏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為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况下此者寧足道邪？一日聞為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無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施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蒸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遲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關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長短而靡忒，其舍藏之汩溺，用行之絜然，亦直寄焉爾。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効，譬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荏菽麻麥之實，决也。何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于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指記誦詞藻為事業，一也。用於覓舉干

祿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數儒冠誤身，業而佗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老師焊蜣焉，一也。効官充職，以柱後患，文吏梧一切，謂政才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採索於語孟之微，易之數，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奧，則取適辭小道，凡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厲遠，睎顏若孔之徒與？識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志以仲尼為師，何不可之有？寅既為侯紀學之廢興，又申言此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為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紹興十有六年秋八月一日記。

元張西巖集崇安縣重修縣學記　學明人倫也，人倫不廢，學可廢乎？故大而京師，小而郡邑，通得祀先聖先師於學中。間因盛衰相尋，廢興不常，未有終泯而無復者，蓋關乎天地氣數，本乎風化然也。崇安舊有學，當天戈南下，燼宋將，臧為群不逞撤毀殆盡。至元己卯，張君茂來為邑令，政知後先，首建禮殿，修講堂，前以三門，旁以兩廡，至於先賢之祠宇，諸生之齋舍，罔不具舉。起庚辰冬仲，成事己秋，李宏巖蓮溪巍亞鄉學後一年，某取道是邑，邑士趙君等狀始末求記。愚謂自王道衰，有縱橫，有楊墨，有申韓，有黃老，有群儒之專門，有科目之時文，降及近世，又有禁於傳解，自我作古，蠱惑世人，死而弗悟，皆不得一意於有用之學。嗚呼，六

經所以載道也，道常著於六經未作之前，諸儒所以明經也，經嘗求於諸儒無說之際，要先正其心，脩其身，齊其家，然後發為文辭，措諸事業，教人為良師，臨民為循吏，事君為賢臣，又豈特尋事虛文空言，諺多闕靡而已。今國家混一，惟聖道是明，聖學是尚，無舉業之累，絕利祿之念，正學者為己之時，果能不為淫辭詖行之所汩，狹聞偏見之所溺，雖遠嶺去聖門數千里，安知他日不有舍近而遠，由南而北，游杏壇，詠舞雩，徜徉乎洙泗之上者矣。令本東魯人，盡以是語之。若夫溪山之勝，棟宇之備，竹石木瓦之費，學有能文者自紀於碑陰，兹略而不書。是年十月日記。

黃文獻公集松溪縣新學記　建為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為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驛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然獨存。識者知為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

為已任即命鈎考簿書徼理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賞以召匠市材擇日庀事侯躬涖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播紂事業弘道堂教諭李璿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明倫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甃茨銳覺熙要粲彤牽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妥神有禮配侑在列飛銅為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弦誦相聞鑽鐫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奠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楊森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為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横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為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學為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次而畢濆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專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肸焉來學衰朽詩眊從令載筆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跣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風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謬於

緩急之序如此云宋真德秀集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于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驰驚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千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佹為漢之經生雕鏤華靡為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敘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獎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今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是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圮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煥東西為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脩息游無一或缺又以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為然哉鷄鳴風興觸盼宴息皆學之時致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

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跡横舍之闑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徐椿埜集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某學不知體才不逮心謬守此邦動息懷思固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為憚然為政先後緩急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為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目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為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傚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復初此子朱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為善也孰禦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忘比見士友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至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愜皆未敢以為然及扣交代則知泮宮生員尚且增育堂職陞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急於教事之為不善

矣蓋亦與諸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率而出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宮之生員又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扣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救者論之不孝不悌之事頻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惟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己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為仁之本為人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亂常賣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捨君子之道而或為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聞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屬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

末流之弊前日牓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廣失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囙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為講經一職合與備牓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為日習常式

一早上大公四書輪日自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釋與經解參看

一早飯後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

一午後本經論策輪日自為程

一晚下通鑑綱目須每日為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

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用詩賦上看佳者供賞

一學職與堂職陞黜必關守倅

宋朱晦庵集南劒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𡼏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簉壓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為宜中徙縣北源上淺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為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囙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𡼏始至而病焉顧以斆學之初未皇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為囙其舊然亦緣以重欄嚴其陞楯而凡像設之

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聿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𡼏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為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為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為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

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趍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祗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為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斆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為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所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斆教作人之功於是為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為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為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黄裳演山集順興學記　元豐改元之移列郡各貢進士于朝南劒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學者首斆無預貢者温陵宋君遵來為順興令因推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為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劒在閩之中纍纍有人焉順興南劒之支邑前此有預計階者不見録於禮部七十年於此矣今歲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

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歟遂由縣學而觀之感其廡隅之卑度量之微環衛之弊具修之廢不足以壯嚴先聖之行在吞納多士之至止升堂降觀前揖後據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往散處里閭流入城闕之間誦數之學得以小說實其虛一如此者蓋久矣宋君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壯其廡隅固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據之勢然後招來多士而教之邂逅一鄉之所慕者十有四人請為儀倡願與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宋君如其請學者欣然預集于別館以俟學成而歸焉旁郡餘邑隨有望風而至者不日學成為之八齋翼于兩廡之間或背于堂或面于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問者有應疑者有質由者有戶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智者之水遂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計哉蓋大教學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學者無志於仕有如曾晳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信者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得長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儀履萬鍾之時如草芥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吏胥之卑腐

販之仵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之人有不及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可丈胥屠販之仵僕隸寇盜之類其名不實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與從生不知義者不可與從死不知禮者不可與交不知信者不可與守驪山之徒勝下之布衣興達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腸則為之使飽之則叛去是故黥布韓信之徒素不學道無窮之欲與之南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當平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仵之賤寇盜之惡入為公卿出為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怪也昔衛靈之朝有不知德者好枝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枝也害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為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求枝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爾君子亦奚以為哉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長司馬昔時鄉校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禮樂者非特鐘鼓玉帛

而已禮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軌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縱横之畫會集之算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猶及於此而況德行之學豈可億哉是故古之為公者以道為卿者以德為大夫者以智為士者以志為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衆為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難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特其人之衆也恃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綫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至柔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鼓學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剛繁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為皂隸之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學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來隆學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為道而學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學所以作於是乎書

鄭耕樵先生集沙陽重脩縣學記　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顧豈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貪則必有所懼未嘗有須臾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為人於天可以載福於式外故貪者慕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泉之下雖遠業深重者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宮所以輪奐奇勝殆遍天下非學宮比崇寧以來蔡京為冢宰辟天下學者納之貢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正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師長郡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為美觀耳部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叱吒所及官吏膽落故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絶今古可以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官我矣吾何貪焉州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淒淒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其可傷哉南劍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為卓卓然者舍法既罷學校亦廢仰雨傍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

建安鄧侯侍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如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置置而弗顧非為政之本也於是邦人之彥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者有殿齋官祭器無不備具棟宇凌空朱碧相照文有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秋鼓閭閻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殆不知邑大夫與邦人之彥者懼使者之督而為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為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鄧侯之志與邦人之彥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論事狂妄謫自左掖冷居里閈蓋將束書屏琴日造庠序以洗前日之愆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宮之與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推剝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籍聞于時牛刀割鷄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為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志誠則有濟乎其不可易者顧豈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鄧侯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宮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四　七集

學　郡縣學三十

莆陽志黄公度撰興化府學記　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來州裔晉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爲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莆之爲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滋有司病其隘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属蠹浸恚摧壓略盡紹興十有九年永嘉徐君士龍來居郡庠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諸生告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飭學校之意復白其狀于部使者鮑公延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閏月六吉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生之舍今兹東廟西學俾祇祠肄業異焉凡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閟御書後有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甃石瀦水約諸侯頖宮之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傳以廩藏庖湢爲屋凡四百八十間從推其餘爲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既乃合三縣生員涖日迎賓陳僎介首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文於公度以識其成公度曰昔者吾夫子一旅人耳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宮而無媿者以斯文所托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畔於吾夫子者則群居於此亦庶乎其無媿矣新而斂斂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爲知久而不復斂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己者遺于人行於今者遺于後其可也西京文翁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下睨趙張龔黄輩平盜賊理獄訟課農桑未免爲俗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猶以君冷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爲如文翁詎可量哉淳熙四年丰熒於火五年知軍事汪作礪因其舊而加葺之紹熙二年知軍事趙彥勵重修有記　王邁撰重修學記　毗陵張侯之治莆也下車之明日令於學曰莆壤壁褊小賦入薄不敵江浙一大戶而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韵士爲中州冠吾聞泮宮養士多而廩稍少實不黔者累月吾將爲蜀士續食爲主計以其經費闕若干來告籍既上於是指金錢二十萬濟其乏已而曰是苟紓目前耳如來者之不可繼何會吏白有廢剎曰崇福歲租餘三百斛例以供浮費於是又割其田相學度間三朔蒞學見諸生有聲于列者曰先生辱貺矜佩厔矣亦知十三齋旁風上雨之不可居乎盍諸往

下缺一頁

計。今又一戊戊矣。而復大修之。宜亦有關於氣數乎。侯名友文。靖之元孫。慊齋之孫。嗜學好修。趨向近正。刊艾軒慊齋文集以惠邦人。凡事關雅道者。為之忘倦。諸生肖侯之像而祠之。申吉後人。有引勿替。嘉熙己亥正月上元日記。　林選撰仙遊縣軍學錢粮記　趙侯燕來家縣其邦。予弟視其民。民不忍欺。訟以衆息。既乃月一縣學。登諸生課其所業以勸奬之。又為繕其居之宮室。飭其祭之器服以新之。爰有廢寺。計田園凡三十八頃九十九畝有奇。歲入為租穭九十餘。穀麥一千六百有二碩。遂悉以歸學。而官為代其輸賦。財計既充。百廢具舉。文物改觀。三邑人士風動。以不得升堂撰選為恥矣。進惟曩時春秋以試補弟子員。新舊相仍之交。較庖膳者彌月。鼓篋未游。驟合忽離。弗寧于居。青青子衿。在彼城闕。夫誰執其咎。而為政者漫不經意。間有自好。不過捐郡帑以補助。紓一時財可矣。而不可繼惠矣。而非政也。廠今緇徒如林。在在占膏腴以自奉。而郡養數百士。然不能自給。僧厨積香苾芬撲鼻。而士不厭虀鹽。嘗竊為有位者羞之。縱未能易彼而從此也。姑因彼之廢贊此之興。曷不可乎。君子謂是舉也。章學於目前文法之議。則却而不能為。震搖於身後禍福之說。則躡而不敢為。明足以見之。義足以行之。推此心也。用夏變夷。吾道於天下不為難也。

莆之來學者。今當益盛。侯之仁學者。亦益以無窮。游息而脩藏。川泳而雲飛。可不知所自哉。選遴分教是邦。樂侯育士之誠。且大懼弗稱。屬諸生謀刻石紀事。以其意來白。選曰。是不可不書也。今惟闡端之匪易。羋有以垂不朽。歲月深長。漫無所考。馴致欺奬。使侯之大惠不沾方來。將誰諉邪。此一宜書。有如他時生負轉盛。歲入不增。復以匱告。苟有意於為善。誠考其顛末。祖侯之遺意而推廣之。不亦懿乎。此二宜書。侯於此邦若與渠以濟涉。水門以利灌溉。亭傳以便往來。興廢補救。以次脩飭。而關名教。繫政體則未有重於是學者。選與學者之榮也。此三宜書。用是不敢以固陋辭。侯名彦勵。學懋訓。曆官所至有聲。諸司再以治行聞于朝矣。所有學司歲入之數。詳具于后。　又張邦明撰記　皇朝長育人材。由成均達于侯泮。制有等差。而崇勵之義一也。然成均月有試。歲有升。銖累而上。則吉于朝。爵命之。是以有志之士。不遠千里。肄業其中。星霜屢易而不肯捨。故教法為易行。若侯泮。自三舍之法廢。仕進之塗埋。已雖格以紀律。翔莆為衣冠俊秀之藪。後進之士如川方增。而學計反艱於昔。校官雖以私淑為心。拘於庖廩之不繼。則學政有所不盡舉。故教法之行也為難。今寺丞天台王公。奮自天子之學。魁擢容省。前列昕庭。天子召而領袖成均。其惠天下士多

矣。無何晉式農庵出守是邦。以經術儒雅整齊吏事。未幾而政成。慨然以學校為風教之本。凡昔人所未能行者。必為之經理。堂殿門廡。年深婁植。首捐金以葺之。觀瞻煥然一新。夾際先生鄭公艾軒先生林公。高風往躅可敬可尊。乃訪厥後得其遺像。創祠于學。繪而祀之。俾數十年廢缺之典。森然在人耳目。邦用一日承公命以學無大小。而法教則一。郡泮之班黌雖循習滋久。獨不可倣成均而修之乎。退而諗諸生徒。僉曰。雖莆士家拳舊矣。而義沚魏顏日茂。歲殷由廩膳未裕。則升堂橫講之外。幾其時游息往往難盡拘以成均之制。邦用恐虛公之美意。遂畧舉其梗槩。晨入學。則書其門籍。願止宿則優其考選。由是衿佩鏘如。絃誦紛如。來歌來游。漸洗其故習。公知教法可以次行也。遂斥浮圖之不濟者。額曰永寧。有田一十頃有奇。歲入租穀千斛。以濟學計之不足。　鄭子充撰記　莆學比年以來。生員日衆。而歲屢不登。主計者以匱告。事事者齒庖廩猶不繼。使人寬裕容博之意不得少施。是豈初心然哉。雖然。古者曰教曰養。各有所司。財用之豐耗。廩餼之出入。皆非教士者之責。移其訓導之心。而皇皇然為終歲不給之慮。吁可歎也已。秋擇奠禮畢。通守王公時攝郡事。從容語及學計。知無贏餘。慨然曰。是非所宜緩者。隨以仙遊因果廢剎之田二頃四十七

畝三十七步有奇。園四十五畝二步有奇。山九頃六十三畝二角三步。產錢五貫三百八十三文三分。歲收租穀三百斛贍之。語傳士氣斯奮。津津相吉謂公之攝事不旬月。而能為學校千百年之地計。其歲入輸于郡。不足以捐公帑之毫芒。推之學而使教士者得以盡其職。其益宏矣。　張如愚撰記　莆學養士甚盛。而學稍甚倫。淳熙以來。郡輟四廢剎之租以贍斤斤如也。況侵削之蠹乎。齋有大備使令也。彼不憚於役者。利吾有以給之也。初郡遺禁兵剩員充之。身役于學。廩給于郡。彼此俱便。久而轉移於他役之抽差。或更代之不時。與疲老之不勝任。學舍憚於陳乞之數。遂聽其去。而自顧募焉。募之誠便矣。抑有大不便者。仰給于郡。其給也不常。將取辦於學。欲辦而安出。廢之無策。議曰置若革。將為士子役。無已。分其所以養士者養之。循襲浸久。旬日之內。纔削一半。彼不得不取。此不得不與。駸駸乎賦權與之嗟。前後屢議。輒寢。郡侯宗丞溫陵曾公用虎。舊游上庠。董教每語如愚學校事。有當為者。盍言之。一日偕諸生以前事請。許。慨然垂聽。通守永嘉趙公汝駉贊其決。初議捐金以助。慮非久計。再議增廢剎租。又不可。乃議籍其見執役者一十三名。補廂軍剩員。不許抽差。有缺聽學自易置。其贍給已久廢。今漸復舊規。而區處尤嘉。善自此侵蠹可

少年。其時有推廣是意而增益之。又將拜公惠於無窮矣。　顧若愚撰記
肖爲郡。帶山附海。陂吏溪以溉瀉鹵之田。釃爲六十泄。以注諸海。壕塘
其一也。其後吏爲五斗門以殺水。諸泄漸埋而爲田。乾淳間悉以歸諸豪。
然夏潦之浸淫。秋濤之冒沒。蟻穴弗窒。隄潰巢又。濠塘實受衆流。去海尤
近。潮汐往來。觴嚙衝射。日積一日。補苴之力弗加。歲在癸未。秋潦驟至。一
夕盡決。風潮乘之。匯而爲淵。水失其性。農廢其業。三數年間。隄防蕩然。眷
歸屢興。公私爲之俱困。丁亥之秋。寺丞龍圖陳公宓。乃以所辭俸錢八十
萬爲之倡。通守陳侯振孫贊之。涉冬而內隄成。始議築抵海長圍。吏擇浮
屠氏之有智計者任其事。然後鉅費夥。不獲已。聽其稱貸。約後五年收其
租入。以三分之一歸于學。則與巨室共之矣。夫鄞之厚。君之薄也。不可以
不復。顧學廩僅足。安得餘力及此乎。會廬陵楊侯夢信。繇國子監丞來
守是邦。鞭朴不試。與民並生。其知教化先務矣。一日。鈐閣從容語及學政
者。愚避席曰。莫非政也。惟濠塘之田未盡復。舊諸先疇爲他人有。其子孫
宜餘食息安乎。侯慨然曰。郡計雖有限。且百費方殷。然於學校不當靳。遂
出公帑錢三十萬。諸生復請于出納之司。存那允養士錢三十萬以益之
而田乃歸。然捉衿肘見。不虞饑廩之弗繼也。侯聞之。又捐三十萬而周益

紓。惟侯天資豈弟。待僚屬如子弟。右禮下士。戶庭垣夷。有前輩風範。澹清
若未嘗一毫妄取妄費。而獨拳拳爲廩士計如此。諸生德侯之深。屬若愚
誌顛末。若愚聞諸耆老。蕭學有田舊矣。諸水泄隸焉。則自太守湍公時始
然隄之中潰也。微陳公首捐金錢以相是役。則難以復其舊。迨隄之既成
也。非楊侯再斥郡帑以償其貸。則難以復其全。況昔之守蕭。輟公府之
儲以佐學稍者多矣。其惠止於一時。孰興是舉。遺蕭士無窮之仁耶。陳選
江湖長翁集　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頹傾
訪得舊址規復之。又明年畢其工。杞有廟。講有堂。爲門爲齋。庖庫井垣。甚
備。而目巨湖映帶。軒豁爽塏。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與其費。工取於游手
之募。民不知其勞。又藉羨田爲養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
爲之言曰。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遠乎下也。蓋深民治於人
者也。士則將治民者也。而爲士孰使然。而刑驅威制。必欲不吾敢犯。果
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爲公卿大
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袪其奇衺好利之念。是立之學。京
師爲太學。諸侯爲頖宮。固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
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

人刺于衿佻達。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校強鄰大邦。其民愛
君效死而不畔。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成康盛時可知。皇家
以文治。凡山巨海瀕百家之聚。無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
雖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愨易治。蓋
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異。而士之才彥未多。
民閧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故其爲
政汲汲于學。經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過。請于郡。時守趙公
賢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郡使者亦嘉其意。贊
其決。果克竟其志。今之爲邑。旦夕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
不問。於法令無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而
用小邑作久廢。時無饑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
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
而多賢不易遇。故予樂爲書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意
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足侯之望。侯名貴崇。進卿蓋石林先生之孫
云。元陳旅安雅堂集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溫陵校官陳應麟馳書于旅
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于泮水之上。惟綿薄

不足荷茲寵也。則晝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辰謁宣聖廟。顧屋室凋敝。神
物故闕。下視廊門暨師弟子舍。皆缺惡墜漏弗妥弗嚴。蓋因循不葺二十
年矣。謂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爲傳舍。如郵之爲是官者乎。郵
以修興事白郡侯。怯來。侯矍然曰。事孰有尚於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
有既去之悔。乃召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衆材以籌費。既又曰。士廩滿不
可以大給也。民力疲不可以重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篤於義者。於是某
等咸欣助。官于學者。業于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
功。自禮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腹之。作靈星門。飾先聖先師從祀賢人
像。明倫堂學正錄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築。然地爲堂。塗闢齋所爲廣
廡。凡得杞者之祠。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蓋
侯能以是爲己責。而助之者亦以爲己所當爲也。皆可書。敢用請于執
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爲物至微
也。而周流於日用之間至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
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
隨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爲者有苟
爲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

從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嘗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游于藩者，蓋亦因脩泮宮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久，故老之存者益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諗同志。

清漳志溫革撰漳州府重建學記

國朝順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祖宗以來，而臨漳有學在貽陵之世，于時重熙累洽，風化淳美。聲名文物之盛，比隆成周。禮樂興行，極治之辰，然天子方且貪賢育材，益培太平不拔之基，乃詔天下郡國皆置學。實慶曆二年歲在壬午也。學據州治之巽隅，是惟文明之地。溪流自丁以朝焉，卜之云吉，多士宜之。厥後崇寧癸未，徽廟詔推行三舍之法於天下，諸生益衆，爲郡者乃截講堂爲二齋，而以貢院聽事爲講堂。至大觀間，增養士至五百員，則又以迎恩驛分爲四齋。政和癸巳，移學州治之左。至宣和辛丑，罷舍法，以科舉取士。率遵祖宗之舊，則學之遷蓋九年矣。自後連五榜，與鄉貢者輒皆不中春官之選。於是士子病之，謀復舊焉。時戶部貳卿李公彌遜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州事，教官令新娶倅范侯準率諸生以請。公忻然允之，乃以緡錢貳萬付士之有材幹者，自爲經營。基址仍慶曆之舊，規模惟政和之新，蓋建議

於紹興己未。經始於庚申，落成於辛酉也。由是累榜始復有登科甲者。華攝承州事之乏，范侯自延平來，始興學之職事，請記其事。華聞陰陽家者流，拘而多忌，儒生每恥言之。然自有龜筮以來，則有相方面勢之宜。蓋庚遷都，周公營洛，皆其事也。奚獨於漳學而疑之，抑嘗聞之，唐有周匡本先生者，讀書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峯。其後狀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謂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時君賢之，封天城山爲名第山。然則漳之儒學，蟬聯不絕，蓋有端緒矣。以周先生破天荒爲儒學唱，而我朝累葉崇儒興學之盛，歷覽江山之勝，按夫地勢之雄，將見異才間出，爲時髦傑者，肩摩踵接也。學之復舊，歲餘一紀，殿堂屋宇之宏敞，雖煥然在目，而土木之役，以工計，與修造月日，所當謹者，皆不可考。姑書其興廢之所以，儒學之源流，俾後之人識其梗槩焉。學之肇建，至是一百一十有四年，則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也。三月一日記。

趙與垣撰漳浦縣新學記

古者庠於黨，序於遂，縣之有學，微古制也。曩長泰有學，初創于登科山之旁，以地窄迫，不足爲士子藏修之所。遂移其學於祥光寺之東偏。自紹興楊公栻登第之後，未有續遵鄉者，士子病之，數謀數惟，欲遷焉而未果。歲在紹定癸巳，邑有寓公李蒿言調漳鄉尉，葉惟實調番禺丞。爪戍未及，與陰陽家者相方面勢，得

縣治之左臂，乃縣之主山。良崗鍾其秀，峯巒蔚然，若蛟龍之蹕蹣，祥鳳之飛舞。是殆天有以獻其巧者。聞之邑宰清源陳公純仁，公俞其請，白之于郡，朝謁夕報，遂與邑之士友相與并力叶贊，命匠鳩工，拓基肇址，磽嶢而夷，撤蔽而通，繩迂而直，廼斲廼陶，廼墍廼雘。大成有殿，講庠有堂，入直有廡，肆業有齋，中以棨門，面以欞星，庖湢垣墉，靡不具牀。肇脩胡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彪列一新。釋菜而衿佩襜如，絃誦而聲音琅如。屬役於是年之季春，考室於明年之季冬。陳公適以秩滿歸三山，鄭公師中來試邑令。又於門外鑿之以池，中累石爲梁，以其池水舊傳古龍湫出象之語，邑人爭取汲之。歲率遇秋詔殿庭之中，常兩桂子，自擘者異不以爲祥異。且曰是學之風水，必有盛事驗於一紀。來，而淳祐甲辰，郡之捷南宮者三人，邑居其二。陳君夢立魁占甲科，吳君遇聘聯名擢第。積年天荒，一朝而破。由癸巳而距甲辰，一紀之言，信乎不誣。迨丁未春，邑之瀛山張君漢傑，以國學內舍前廊擢名鼎甲，待歎休哉，邑之士子榮達，何其閟於昔而獨盛於今耶。雖曰學校陶成之功，人物穎秀之美，亦不可謂非學宮改建地靈人傑之驗也。予戊申視邑篆，萬修庠序之教。一日，前廊職事貢士許興龍等言於予曰：剏建所學，今餘一十五年矣。邑之士行將與令之長子孟鐵同

遊藺者，所望以趾美嗣芳，科名踵踵相接也。而學之記猶缺，恐後人無以知建學之由，屬予爲記。余曰：與坦學製此邑，簿書之暇，凡可以加惠邑民者，無不留念。顧令邑學有此盛美，烏得沒其實邪。雖然，建學之制，新學之政，諸公已智及之矣。如曰以此爲言，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抑知其所以建學之指乎。蓋文章特末技耳，科第亦假途耳，學者內而不外，本也，外而不內，古乎。入是學也，盡思夫若至闕里，若親孔墻，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退而思之，爲顏爲曾者何人，歸而求之，爲伋爲軻者何人。必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如吾漳之高東溪，顏定肅，聲名節槩，耿耿天地間，是則建學之意，亦余邑宰之所願望也。庶幾是學不爲徒建云，故此筆而爲之書。

宋朱晦菴集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皇祐初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隳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迨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顧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質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令數

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為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學化民為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已之士其庶幾乎乃為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萬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為二三子言之矣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數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元程雪樓集漳州路重建學記

異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為文公過化之地學宮禮樂他郡則之按宋慶曆二年始建學于州治之東南政和間移置治左紹興九年復慶曆舊基中燬于兵至元二十有八年重建禮殿于然於草莽瓦礫中甲庠苟且過者不知其為夫子之宮也聖上龍飛首詔各道肅政廉訪司勉勵學校雷行風動其曷敢不共僉事趙君弘道分司南還亟稱漳學興復一出郡博士鄭廷煒之力廷煒以二十九年夏五月涖來時廟之東西各有隙地有司據之以聽訟以畜馬廷煒喟然曰此而不復不可以為學白于公歸侵疆乃鳩工庀材肖崇殿宇像四公十哲明年儀門成又明年學門洎東西廡成又明年講堂成脩高廣深翼翼嚴嚴廊甃垣墉內外有截凡席炊爨百須具備郡人士又言屬縣廟學廢未復廷煒造漳浦班剕以祭觀者感泣是嘗是度捐俸為倡而漳浦廟學亦成長泰龍岩放焉余聞而異之既而漳之士以圖及創修顛末來求余記於是弘道之言益信惟學校廢壞比比相望前修彫謝大雅寂寥持牒來為校官匿濤歲月忽不省存鄭君乃能不愧於其職拮据捋荼卒致完美可謂難矣方今遭逢聖明敦儒崇化無有遠邇漳之士子歲脩游息於斯盍亦相與厲而行精而業為詞章者毋拘拘於科舉而用力乎詩書六藝之文明理義者毋嘐嘐於訓詁而篤志乎聖賢體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之禮義廉恥以維之

求放心然隨見而嚴恭祇畏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不至於古人不已是則朝家建學立師之意亦文公所望於漳之父老之裔孫也抑文公記漳學教授廳壁有云教授之為職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夫人能以自任不苟之心為心則天地萬物孰非吾事況一學乎鄭君蓋非苟然者其自任之重必能以是充之矣鄭君莆人紹興旌表孝子之孫少擢進士第文行皆可書元貞元年四月朔記宋劉後村集汀州重修學記

汀學凡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强也甲子踰再周脩廢者非一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壓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寶祐戊午冬詔以宗正丞兼吏部郎臨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贊歎踖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池架石梁一準學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而新之作正錄位葺諸齋霤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凡用木石圬墁之工九千六百有奇泉累若干緡石於是汀士祠公于學以配鄭公而正錄鍾明之周必等百餘人來請余碑其事余謝曰歌脩存校鄭人也頌僖脩泮魯人也為蜀守作中和樂職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柰何謙巽屬筆於耄荒之叟乎眾固請曰汀觜相去非若秦越也吾子非閩產歟余辭不獲則誦所聞以復曰古者一鄉一國必有善士脩於家游於校舉選於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之荀卿齊之浮丘伯伏生魯之申公一國之善士也脩而至於子思孟軻則又天下之善士焉瞻言茲土尚論先賢有權紹聖乙科崇寧詞科主上書入元祐黨籍者有舉隱逸八行不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權壓輿甲科歷館閣郎者剛介不苟合為餘干之上客考亭之畏友者此三數公之立身制行非諸君之東家丘乎吏部公之崇儒恢學非今日之常袞乎諸君益謇於是肄業於是矜式前脩熏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暴余與公並游三館議者患士馳騖罷遣京庠游學公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眾皆竦聽余又曰自昔治汀者類言其俗易動難安公書抵余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蓋公既私淑其秀孝又動拊其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思異時郡家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宿儲廟葉卒給全廩平糶佑厚盜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自下車積例卷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人見其厚於士民也不知其薄於己也諸君併記之學官何如眾曰唯唯公名大初南海惠蔣之奇撰廣州州學記

元祐元年番禺缺守有詔以命臣之奇來治州事始至下車既見吏民即謁先聖明年仲春上丁復行釋奠之禮陟降延佇顧瞻學宮多歷年

所堂廡庠陋隅與側陋師生所處曹某攸處講肄之次寖以毀廢怵然于心思所以完葺之會得鄉亭餘材悉輦置以充用先治兩廡次作講堂悅徒勸工不出旬月而兩廡翼如講堂眈如還顧夫子之殿益卑圮不稱議道之堂亦復摧撓乃規廣其舊而大新其構然計費甚鉅遂以謀於漕司欣然聽許增與之金益市材用伐山浮海不期而集而番禺南海三屬邑令實分董其事專精畢力日督月趣迺斷迺治迺塗迺塈勞徠勸勵功緒就畢越明年夏學成爲殿南嚮橫六楹縱四楹講堂議道堂及于兩序總四百二十有四楹於是興學之官與其正錄及凡在學之有職事者牆立而進曰學已完矣願有紀述以詔于後余曰此國學士大夫之職也其何敢辭然愚嘗竊觀古今綴文之士紀郡縣之學者蓋亦多矣其言率未嘗及於夫子之道以開學者之聰明而止叙其營作之近功與夫教學之淺事非所先也古人所謂因事以陳辭者庶幾以是求余之言焉余以謂夫子之道廣而大故極天地而不能以盖載夫子之道變而通故亘古今而不能以終窮彼其妙體存乎神而人莫之能原妙用藏乎易而人莫之能測蓋自體而出焉則始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其應也至於感而遂通自用而入焉則見於有爲有行聞焉以言而其極也至於不行而至化而

載之存乎變則一闔一闢之謂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則往來不窮之謂也精焉而不已以至於日新是之謂盛德運焉而不窮以至於富有是之謂大業是以其言則爲詩書其行則爲禮樂其法則爲春秋其燕閒談說造次踐履則爲孝經論語而其妙則總之於易焉自子貢門人之高弟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所可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顏淵歎於聖者也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則卓爾而難從奔軼絕塵則瞠若乎其後矣彼顏淵子貢之徒親見聖人而猶若是又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故自夫子之沒學而得其傳傳而得其意者孟軻氏楊雄氏而止耳至於荀況氏韓愈氏則擇焉而不精造焉而不醇吾未見其無疵也抑余又聞之有教無類立賢無方蓋上之行教也無華夷之限天之生賢也無遠近之間韶之曲江越在荒服受之日南介於外夷而猶有張九齡姜公輔之儔出焉豈以番禺之盛而獨無昂霄聳壑之材見於世哉始所以教養之道未盡其方耳番禺自古一都會也五嶺峙其北大海環其東衆水匯于前群峯擁于後氣象雄偉非它州比繇漢以來實爲南越屈強一方最爲强國自高后武帝時雖力征經營而兵鋒之出嘗輒挫衄漢之名臣如陸賈嚴助終軍之徒皆嘗奉使而諭意焉彼椎結之尉佗方以蠻夷大長老夫自處傳國五世九十餘年終以滅亡逮唐季之亂劉氏陟玢晟鋹四世竊據亦五十餘年窮奢侈酷刑罰誅近世戮群弟以至失國其治蹇淺不足稱列夫豈暇建庠序之事哉此其所以歷年之久而未有魁偉卓越之士聞於時者亦理然也庠序者國育材之地爲政者舍此而不務非知治者也夫謹簿書弊獄訟趣辦於目前而收功淺崇師儒興學校初雖若迂遠闊疏而其效嘗見於千百年之後雖至於衰亂之世而餘風遺烈猶未泯也務其近小而忽其遠大不可謂智是以衛颯下車必修庠序何武行部先即學宮彼蓋知所本云自斯學之成會朝廷適除教官專講導之任隆棟挺楹屹其山立褒衣峨冠望其雲至繇今以往將見人倫益以明禮義益以起而士之秀異者亦益以出則豈惟中州之人哉雖并蒙罽衣胡夷蜑蠻猶將躍躍而趨風鼓舞而嚮化永綏南邦同底大道然後爲斯學之成也余既爲之記又繫以詩曰諸侯之學是謂泮水詩人所頌魯侯戾止獻馘於是獻囚於是釆芹則美飲酒維旨淮夷來服獻琛搜夫其擘雖何元龜象齒區區曹邾陋無足紀維泮之興功烈如彼下逮鄭國學校不修青青子衿莫肯來游誰欲毀之僑吉厥猶視其所召藥之則瘳我得吾師實獲所求首善于京其達置郵刲在守長宣化承流德音不昭

維職之憂番禺之學莫原所作歲月其綿棟楹腐惡藩級板夷屋垣圮剝圖像之威弗丹弗雘聖經不誤束寘高閣講席其虛維塵漠漠彼弗殖萋其將落于嗟斯民誰啓誰覺釋老二氏尚能尊師豈伊吾儒曾是弗爲道藝若此莫或恥之振而起諸豈不在茲爰命鳩材僝工以時肇新兩序翼如翬飛載闢祠庭奐其輪而順指而化鬼設神施乃延師生來樂來躋匪怒伊教載笑載語籩豆有踐殽核維旅以安以侑禮儀具舉濟濟多士進退規矩夏絃春誦各得其所相彼錯薪有推雖楚遐不作人成是才諝在漢循吏時則文翁修起學宮成都市中常家在闕講導從容士比內州歲貢以充賢不天成有養自蒙誰謂越遠齊魯同風憬彼夷蠻來順來從南交底寧犄學之功

章楶撰廣州府移學記

我宋統一海寓百有三十七年于茲矣崇文躐儒聖聖相繼其禮義之教道德之化薰陶漸染寓里一俗雖在窮荒之裔僻邦陋邑畎畝閭閻之人皆知誦詩書窮義理潔身砥礪以待鄉里之選躐高科取顯名者比比有之嗚呼盛矣哉二廣㩀五嶺之南凡四十餘州而番禺爲鉅鎮至於士人之知名者獨少而業文排第及第於他州其故何哉按州圖去京師四千七百里帶山並海依險阻以爲固秦漢以來常爲姦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爲郡置吏統治

至者彈擘豪強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蓋水陸之道四達而蕃商海舶之所湊也群象珠玉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市井輕身射利出沒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死且無悔彼既殖貨浩博而其效且速好義之心不能勝於欲利豈其勢之使然歟又其俗喜游樂不恥爭鬬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巨室父子或異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少犯長老欺幼而不知以為非也嫁娶間有無媒妁者而父母弗之禁也喪葬送終之禮犯分過厚蕩然無制朝富暮貧常甘心焉豈習俗之積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歟抑長上之人不能廉己正身以先百姓使百姓無所視效歟此某所以日夜責躬自咎又痛為廣人惜之也古者鄉黨郡邑莫不有學學者賢人之所止而禮義之所自出也故余始領職即以庠序為先思與學士講論六經之言修飭五典之教明人倫親小民以風示境內漸摩礱錯期以歲月顧學舍在中城之西與尼寺相比迫近市廛喧譁冗雜殆非絃誦之所度地辨方又不合古制而轉運使傳公志康轉運判官馮公彥信亦嘗以是為言一日諸生百有五十一人以狀來請極道郡學遷置非宜條其所以然之狀願輸金於官擇地而徙焉總會所

輸之錢凡百有二十餘萬漕臺所助者半之於是為之相攸經畫參考陰陽家之說咸曰牙城東南隅有駐泊都監官廨直番山之前而風水且順建學聚徒此其吉地也若夫三代之學其略不可得而見孟軻氏去聖未遠止能道其命名之意爾禮記著四代養老之學有東西左右之辨而賈誼亦陳五學之說然所言者天子之學不及諸侯之制也是說疑漢儒穿鑿無所考證獨記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與今京師郡國建學之方無所乖戾然則位必東南理無疑矣於是為之請於部使者既得報廼揆日聚土且辟且築募工分領而斬之規摹無所變更也廣輪無所益損也先之以夫子之殿次之以義道之堂兩廡及門先後有序講堂最後為其渠棟未具爾舊門之外隙地猶廣因作重門為兩門之間又增建屋十四楹東西相向以為客次小學直學之廬舍以乙亥十一月丁巳鳩工明年六月辛巳告成諸生求為文以紀始末余勉從其請云嘗稽考載籍自晉唐以來守茲土者名臣鉅公不為少矣治效偉蹟班班見於方策大抵多以清白稱至於勸學育材作新人物則寂然無聞考尋學校之迹宜其無觀也惟西城舊市有夫子廟址慶曆中仁宗詔天下興學當時郡守奉行苟且即夫子廟以為之而其制度迫隘不足以容生徒皇祐二年知州事田瑜徙于州之東南始斥大之熙寧元年張田為州懲艾儂知高之寇請增築東城而學為城所侵因徙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其後郡人劉富納貲獻材裁力以自效殿堂廊序始將完矣轉運陳安道鄙其庳陋止富勿修盡以官錢市良材而樸斲焉始構東屋四十楹有畸以為生員廬舍太守程師孟繼成其在西者今開封尹蔣公穎叔初下車謁先聖憫棟宇之化壞懼廟貌之不嚴而議道講堂反卑於廊廡規圖經畫銳意於興作於是兩廡翼然植其旁大殿巍然起其中工告休而穎叔領六路漕輓之寄觀為撰記又系之以詩而二堂未喜宏偉乃以遺執政右丞蔡公公至未閱歲又改鎮東之命議道既建而講堂獨弗克就將去屬意于辭廟之祭文誘後人以成其緒自庚午迄今七年矣歲月不謂不遠竟未如公之志甚哉事之難成也如此始余欲從諸生之請或者曰前日欲構一堂淹久尚爾今築基徙學成無期矣余以謂天下之事無難易顧為之何如爾萬鈞之重可以并力舉也九仞之山可以累土成也不合衆智不能資聞見之廣不因人心豈足建長久之利哉是舉也微外臺倡其端別乘揆其衷賓幕軍佐樂事而赴功則區區白髮之太守安能致其力哉雖然太守之於廣人可謂無負矣其欲成就諸生之才亦以勸矣因學之成告

於諸生曰夫學不力不足以成德善不明不足以充擴其性誦孔孟之書學先王之道苟無至誠好善之實而不知性命死生之說外禍福輕富貴則何足以謂之君子儒哉文章可學而工也議論可講而到也巍科殊級可以力取也富貴利達可以苟得也此皆世俗之所貴彼所謂貴者非良貴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存心心之所存四端而已不識其意不足以正心不正其心不足以修身不修其身不足以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之道一本諸心而已矣諸生其勉焉若夫喪良心而逐外物君子謂之惑徇虛名而忘實行君子謂之盜盜可為乎哉惑可久乎哉前日賴叔為記論夫子之道以開諸生之聰明余今又陳正心誠意之方以破重外之惑諸生其與師友朝夕講論德誼寧心以明善琢磨言行使之內外如一暇日還家其長者當以是誨導子弟其少者當以是反復陳於父兄之前日切月劘使廣之風俗丕變如齊魯之國是太守之所望也雖然豈止於是而已哉異日諸生有能傑然獨立不以富貴介於心都高位據顯塗推廣所學以及天下之生靈使薦紳大夫傾心沐慕曰此番禺郡國生員也如是則太守亦有餘榮諸生其勉焉而無忘蔣公經始之勤澤文初前通判此州紹聖丙子七月六日記

程矩撰學田記　熙寧四年春

三月廣平程公以光祿卿直昭文館知州事兼經略安撫市舶勸農等使
六月詔寵治致還右諫議大夫再居是任不奪民志也初公下車延問諸
生講究風俗所宜去取者然而可否之教條警勸君屈指而掌表領也公
識略精給舉無遺畫以控制荒服廣為都會治府西偏異俗雜處貲積不
可訾計而無城郭以居且創賊儂之毒血肉煨燼殆無孑遺迺經始裁築
而上可其奏周環二十里五十六日而土工畢入糧安處焉昔不逞華觸
集剽暴必急於捕索則泛諸海而遁矣故有封裂之利期於懲止公晏若
鎮輯奪攘衰息此經略安撫得其任也遠人貿易琛貨之歸舶艫相銜按
籍較舊為歲計之倍此又市舶得其職也公建議計丁出衆不以貧富為
差是用驅游手率趨南畝窒詭避之狡穴固安土之常業此又勸農得其
理也況復宣諭內志使殊絕之域知有聖人之化以是注輦國商長來新
天慶道館無慮數百楹用祝天子壽然則屬威以制人而閭門有違者況
其遠者乎懋德以從政而桀驁有循者況其柔良者乎習尚美惡由教之
廢興也一人篤善則及於家而至於鄉豈以提封而止焉故曰俗之不利
師帥之過也公之聽斷雖訟牒紛委唯一言折之而日不移數刻庭間以
寂狀優游多暇闢視事之堂中巷在列切劇講解其弗帥者視之而知鄉

道也郡人試將作監主簿劉富居一日趨拜陛下曰富有負郭不腴之上
而廩庾居舍卒嘗改治之總其直與廢為錢百五十萬乞資于學官懷化
將軍辛押陁羅亦捐貲以完齋宇復售田以增多之其數亦埒富之入且
願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群處講學庶太平德澤無遠邇之限也夫厚哉
之人雖刀之末何嘗俾而不爭之至有以死生罪福夸說聳誘則胠篋探
囊未嘗為之懺恨豈有意於儒者之聚歟然於是也非狃陶教化而輒寤
者哉夫聖賢之道雖充足於己而油然樂於胸中必恃食以生始公以圭
田之收繼生員之給今有不待戒告而顧瞻其用是可語於善也噫子產
為鄭三年與人以田疇之殖子弟之誨誦之然其初也怨懟亦至公則不
然繇庚止而又之民畏民愛一之而已矣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耶矩齋
承之忝書判官事實詳其所謂因得以記之若頃畝場畔租賦之計悉識
諸碑陰七年四月十六日記　王十朋梅溪集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
合內外初無華夷遠邇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
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盟吾道樂育人才為己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
化並邁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于晚周之會木鐸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
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慨然欲居九夷惡人不知其

志誠以為陋嗚呼使夫子居之何異乎杏壇之上化雅結為冠裳變鴃舌
為弦誦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炎漢李唐之君尚文崇儒文翁
常袞以儒為群咸能興學官登諸生授以詩書王變蜀閩同風洙泗唯南
粵去王都為最遠至仁如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閒雖號為一統然
德薄化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如宋廣平
成者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褒衣博帶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與閩蜀
伴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妾僭偽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教而不誅變
汙染之俗為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廟以應故
事至皇祐間始建學于郡之東南隅熙寧初徙于西紹聖初守臣章楶改
創新學然規摹未宏不足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
正言龔公茂良自憲臺為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丁釋奠于
先聖先師顧瞻祠宇庳陋楹桷頹圮繪像不如禮豆籩簠簋無餘地可陳
廊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公喟然謂諸
生曰治孰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距以為堂閣御書於其
上東西十一楚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
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縣學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

煥然侈於他所門以欞星繚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貲出激賞
公庫撙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斂不民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
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溫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為
我記其略某與公嘗同事史館稔知其為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
為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愉甚力視棄官爵如脫敝屣至今朝野語
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
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曰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為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冊如張曲江姜
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
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興化人今為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記　廣州
府圖經志　揭傒斯撰增城縣重修儒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碑學校
修其政可知也廣之增城孔子廟大于兵邑進士李肖龍剏木主祠於士
人鄭聰老之家鄭遂徙其宅為學歷五十餘歲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年
前翰林從事郎江左祥縣廣州香山令潮州路經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
首謁學視湫隘傾圮遂東莞陳元謙事教是學賢士也合謀遷之得故址

於城西沖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山水縈廻如帶於是列士輸財群工効能顧濟陽侯冑其材顧宗與張侯道李觀壽李惟祐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訖明年秋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延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延有八尺堂十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有一延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八延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延二尺有五寸左右爲廡皆十有二楹崇一仞有一尺深二延有二尺堂之西偏稍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延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繚松竹堂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其巔可俯覧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釋菜禮吉成于先聖先師崇儒師使中其教復諸生使脩其業和人民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邑士南雄路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京師以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聖人之道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非有悉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名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其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其民棄其民者也棄其身者殃棄其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不知二邑之士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

爲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聖矣而增城既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崔公則祠之況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至順三年十月日記

連桂州志陳晋撰連州遷學記

溫陵留侯守連州之明年民歌于途士誦于校迺遷學于治城南因邦人之請也將迄役以書與圖來曰連山水之秀名天下蓋自唐賢以記詠發之繇是文風日振爲名進士者代不乏人至國朝尤盛見諸錢學士希白所爲書堂記班班可紀而邇來人物少不如昔故議者咸以郡庠斗辟一隅氣象鬱律爲言城南有列秀亭廼丞相然巖先生張公昔所游憩之地而扁牓則其子宣公南軒先生之手澤也其地爽塏而平衍一水縈廻四山環揖究然古頖宮規制殆天造神設若有所待者既定遷議並發帑廩爲之倡邦人喜風心之一旦獲也相率捐金唯恐後挽使李公華嘗爲是邦决曹掾遠致五十萬以助連師彭公錢常平使者黄公寀聞而韙之亦各致二十萬事力既裕百堵皆作於是有殿有廡有堂有序門有橋射有圃御書有閣禮器有庫齋廬庖湢靡所不具又祠先賢于學之左仍亭其前以有列秀之舊風氣宣暢人心作興詵詵成材或者其昉乎是歟顧爲我識歲月且有以惠告于連之人晋按不敏何以辱此而重辭侯命竊謂連舊隸湖南湖南學者寔宗南軒而此地又嘗經其品題然則是學之遷夫豈偶然哉抑聞先生之學得之五峯以仁爲天地之全體以弘毅爲求仁之妙法所謂豁然大觀以充其體卓然有立不同其波學者亦嘗從事於斯乎今其書家蓄而人誦誠能力探精索緣五峯之門遡伊洛之庭上有以闚見洙泗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其於藏修游息之間必有所警發他日之所成就亦必光明俊偉有大可觀而非直區區業文爲名進士而已山川炳靈當爲是乎在侯尚且見之惟爾連之士楙之侯名元長丞相忠宣公之孫所至有惠愛其治連也會鄰寇爲暴畢力捍禦州以無事調度頃費之餘又能興此鉅役此尤可書是役也學職蔡之武高子儀廖挺陳濟時陳用中黄甲劉念祖陳自信分任程督權司理連山簿尉顔純顔掌出納凡僦工市材率秖私直吏一不得與而經理規畫則郡傳士范會之之力云端平三年夏五月甲望

記循陽志宋李仲著撰古循重修儒學記

大哉乾元孔子之道集其大至哉坤元孔子之聖並其至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孔子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維持三綱五常所以明人倫者也其流傳斯道亘萬世而無窮者舍儒而誰歸自古帝王作成人材旁求儒雅無非自學校中來學校乃風化之本原其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先務也欽惟皇元德配乾坤明並日月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建國之初首重儒道加封先聖以大成之號立萬世爲治之本根內而國學外而郡庠書院學校設官分職教養生徒化民成俗迄今已有年矣日降德音宣諭憲司郡守勉勵學校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路府州縣應有學校去處無不畢舉惟循州學廟昔在郡之北陽鰲山巍其後龍川橫其前其興也屬夫宋之嘉泰其圮也在至元之辛巳重罹凶悖遂成廢土後市李守舊宅權爲廟學經今四十祀郡侯徐公震來守於此始至進謁堂下視其屋宇褊狭不稱廟學制度俯仰太息而有志焉期年政成公私事簡民裕財足侯乃闢故址於淺煙衰草之間倩工師於江左嶺表之外度村鳩匠復其舊地而一新之以延祐戊午冬始事越己未秋落成殿庭崇邃堂宇廣深神位清邃廊廡宏敞與夫晨門棲宿師生齋房無一不備既而文籍定堂僎給田而養贍之圖爲經久之計郡之士民父老相與聚觀而歎言曰侯之興學所以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相率立石而爲記吾故曰昔者文翁守蜀而興學天下郡國倣效之晏殊守南京

興學。而天下學校自殊盛。田錫知陸州。下車建孔子祠。民皆務學。倪若水
爲卞州刺史。增修孔子廟。風化興行。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揚名於
世。侯與諸公。世之相後數百餘載。地之相去數千餘里。其官同。志同。而道
同。若合符節。豈非千載一人也耶。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所以酌古準
今者。賢方伯也。列侯大興脩學。非徒誇壯觀。飾游聲而已。正所以布宣
聖天子之命教者也。實斯土斯文之幸歟。愚故特序其本末而志書之。
然非特明侯之志以勵脩民。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守令者。皆以
侯之心爲心。則聖人之教。聖人之化。不憂其不明於世矣。延祐陸年
歲在己未良月九日記。　耶律淵撰古循脩學復田記。皇元崇學右文
以教養人材爲急務。世祖皇帝以來。累詔天下郡邑贍學田土。諸人毋
得侵奪。所出錢粮。以供春秋祭祀。修造廟宇。與夫師生廩餼。貧寒老病
之士。皆有所養。惟憲有司奉行。不能仰體德意。視學校爲虛文。教養爲
餘事。莫之究心焉。列循爲嶺海僻壤。去天萬里。聲教所暨。無遠弗屆。前
守東岡徐公奉議。改創學宇。規模宏壯。繼今十有四年。而士類晨星。文風
不振。按厥所由。學廩缺支。有教無養。其何以勉勵作興焉。若稽簿書元額。
較今所收。十不存一。往往爲豪黠所有。重以貪汙嗜利。私其積結。顧乃
巧爲之証援。以遂其姦欺。致使贍士田土。皆歸于強有力之家矣。然天相
斯文。否極必泰。郡侯幹羅思奉議涖政以來。謂學校乃風化之樞機。綱常
之根本。思有以鼓舞而作新之。於是附郭佃居學地之民三百餘戶。若有
所感發興起。不待號召。咸願信從。增其租入。佃耕者亦如之。乃若豪民耶
士達者。聞風攝畏。亦自首于公。以所據龍川地售于濟渡堂之直。悉償學
而歸其侵疆。及徵排年所侵之入。鈔以中統計者。二千二百一十三兩。併
今歲佃租三百八十五兩。倘非我侯崇篤道義。至公無私。使其下不怒而
威。不言而信。詎能至是哉。嗟夫。禮義廉恥之心。人孰無之。爲政者皆能以
侯之心爲心。將見行者讓路。耕者讓畔。而攘竊侵奪之風。何自而生乎。侯
又以所增。計其贏餘。凡器之簠簋籩豆罍爵之用。編竹陶瓦者。則銅而鑄
之。殿之門楹柱石神倉之既樸斲而丹雘者。則漆而新之。大成扁牓。金而
飾之。增墉垣牆甃而完之。先賢有祠。教授有廳。且爲酌量教官儒職之廩
俸。大小主負之行供。則士有養而教日興矣。予忝貳攻是邦。故嘗樂成
其志。士友請記于石。愚不能文。姑摭其實而書之。無謏辭。且爲言曰。
予聞是邦先賢有二羅者。乃祖若孫。相繼而作。一拜翰林。一擢探
花。皆衰然著見於後世。其餘光明俊偉。代不乏人。循之士由是作

興。其必有接武翰林探花者出。亦必曰。我侯興教育材之力也。侯爲政廉
明。興利除害。具有偉績。百姓歌之。然記爲學作。故冝略。若夫新增田地
之租。續置器物之數。具列于碑陰。皆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八月朔日記。
陳次升撰循州興寧縣學記　上御極之十九年。壺山方公帥東廣。爲屬
郡循之興寧擇令。閩吏籍見封川尉陳君湯秩將滿。曰此吾端平初程士
別頭所取進士也。薦貟及格。宜爲令。辟之來。裁拜俞音。越二年。令祗邑事。
一之日。謁先聖先師于學。顧瞻殿宇湫溢。齋館頽圮。士無所肄其業。方有意
教道以厲士俗。而邑經兵火。財一星周。燒痍方補。生意未回。不敢亟議土木
之役。旨於弊事。苗稗芟薙。呈皇然膏枯醒暍。加惠田里。二考甫報政。適當
大比興賢之年。爰進諸生而經畫之。先是學宮在縣治之左。去公廨百餘
步。嘉定初。徙于闤闠之中。與安王易地而居。庚寅燬于兵。衿佩絃誦之地。
莽爲兵墟。曾趙二令尹僅綿蕞數弛之宮。姑以存學之云耳。至是鼎新大
成殿于舊學之基。復武安王于故廣。令劉倅金二十萬。米五百斗爲之倡。
士族翕然和之。崇門大殿。屹乎其高。旁列齋舍。明靚閑敞。冠蓋雲集。倍屣
前時。爲之講說以誘其衷。爲之課試以王其成。初望夫子之像。有湖湘舊
識所謂素王容津津喜之兆。是詔果有聯名貢南宮者。士相率以賀曰。
賢令尹之衣鉢。庶其有傳乎。令亦自賀曰。幸而歲薦有人。庶其無負詩書
元帥之所托乎。職事鍾捏等持書請識顛末。余曰。令之所望於循之士者。
豈特進取而已。鄒魯之門。以言行寡悔尤爲祿。而深詆其徒之干祿。以仁
義忠信爲天爵。而弗許夫人之要爵。豈非以身並三材。有不位之貴。心涵
萬善。有不貲之富。無所願乎其外歟。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有志於致君澤
民者。非科目不足以自見。子程子固嘗許人從事科舉。特戒之以絶利之一
源。子朱子未嘗不業進士。不失爲傳聖賢之正統。士之藏修息游者。要無出
於言行之祿。仁義忠信之爵。知修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而已矣。謂余
不信。則有是郡所刊令之先世諫議公讀論一書在。　何民先撰興寧
縣儒學復田記　昔之善治者務教化。教化必自學校始。漢文翁。唐歐陽
詹。是以教必有養。苟無其養。教焉施。炎趙以來。應郡邑學各實以田。嶺海
雖僻遠亦如之。興寧爲廣東著邑。邑故有學。學故有田。泰定丙寅二月朔。
邑長進義田當。令尹張承務綺。簿尉李從仕崇高。率其屬祗謁學宮。禮
畢升堂。見學舍弗理。訊諸生學廩栽何。教諭陳希旦等揖而進曰。若稽
古田計一十有六號。山泊塘俱與焉。至元丙子後。海濱未寧。章逢散逸。
前教諭陳米護其籍器貯而藏。　遭出之。邊幅徵廣。章未漸減。乃陳

縣易之以穢又不幸奪于強有力特摘學事朱文富直學澤漢南鳴于當
塗尋得教諭黎子春力復之所存纔十號爾歲收米僅二十四石五斗山
塘租鈔七十緡未復者過半皆良田也第仕于此邦者往往搆植豪黠
畏努忽義漫不之省職教者又虞其中傷噤莫敢言亦莫克伸以故
祭祀教養修造常不給焉二大夫聞其言憮然曰是非吾儕責歟聖朝
崇學校育人材興科目賸學地土諸人無得侵奪明詔如日孰敢干之
所以畀付者謂何而可後乎閱籍尋跡以綦賓參稽商之君曰然是誠
在官不在學遂下令悉力經理惟明惟果仍誘其衷由是豪民蕭全興
蕭夫文等既懾且悔自首于公盡歸侵疆是歲冬除元數外米之增
石一百三十有餘鈔之增貫二百二十有五倍蓰於前倘非諸君崇道
篤為義勇存心公疑力定安能至是哉宰一邑且如是他日推而一
路一道可知已昔范公尹襄縣為學買田熊君作江山縣尉倡建縣學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嗟夫好義之心人所同也聞風者可以勸矣使後
之士者擴而充之何患人心之不化學校之不興歟始予至五羊聞東
司為廣學復茶山嘖嘖嘆羡今復見興寧此事為彼易為此難諸公能
其所難偉哉所以惠邑學者至矣抑田未復時務在於養田既復時務

在於教學之士友自今克飫乎仁義嚌嚅乎道德日講明乎正心誠意之
學修齊治平之理養其大者兼養其小者是乃邦大夫學道愛人之初意
國家作養人材之深望也尚懋之哉鄉友邑簿李象明書來屬予記予嘉
乃事故為書之若夫田若干畝塘若干所某號某至某都某村碑陰悉已
不書新昌志皮元撰重脩州學記　皇元一統車書之同聲名文物之盛
詩書禮樂之富所以經緯天地綱維人紀陶斯民於泰和之域開萬世太
平之基實吾夫子在天之靈赫赫然相之其六經方策之施於用如日月
之明四時之行則萬代之有宮墻可不備宗廟之富百官之美今郡邑之
有學校其尊隆於祀典崇尚於禮文春秋俎豆之薦陳朔望班條之致敬
炳烈乎圭璋之像鏗鏘乎金石之音由乎肅恭禮無不備可謂集大成於
今日矣新州為廣東之屬郡文廟災於歲月之悠久禮殿傾於風雨之震
凌廊廡荒涼齋舍蕪穢累政藐然過之而不經意者無他治郡非文翁修
泮宮之未遇魯侯耳彼豈不知夫學校風化之原政治之本詩書禮樂之
所由興文章政事之所由出口孔孟而心管商者胸中無國子監也鍾山
周知武吾李公漢傑下車而知為政之先務皇皇乎學宮之是修不踰年
而禮殿之廢者興兩楹之仆者舉貴靡朱戶儼然供帳服御之居畫棟丹

擢炯乎彩色施彰之嚴匠工告訖士從士學快覩於落成輪奐一新
規模鼎新非為觀美端係化源起心上之經綸見眼前之突兀向也學
粮以適貧者之今則增衷四百六十餘石而有奇祭器之缺略弗完今
則鑄就二百二十餘件而具備將使絃歌之聲接乎鄰境木鐸之教振
於南邦備畫行六經之言誠可觀一州之政士薰陶於禮義農鼓舞於耕
桑化從狳於貴刃貫積之場肅官府施偃武修文之治民改過而遷善俗
反古以還淳以是而作州誠有德於新民者也昔漢之文翁興學校而蜀
郡化鄒魯之風魯之禧侯修泮宮而魯人賦詩歌之美李侯今之用心當
不遜二子下而又學正陳漢孫相與成之是可嘉尚毋嘆夫今之從者皆
朱墨之典會錢穀之興訟日與胥吏較得失顧弗肯騁目於不附己者之側
以顛倒是非角勝負競爭以取羸羨暇論得失於政治理與廢於學校哉
大抵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深造乎道義之源役心於貨科之徒者僅有於
申韓之事士大夫之得位能以詩書禮樂之澤施於事及於物思不易孔
孟之筆舌使學者游詠於聖門造其庭如至鄒魯升其堂若聞韶濩禮行
於揖遜教成於漸摩士之以明經進士者由於州達於邦國以師範明身
教以文雅經邦政力行乎致君澤民之事以成治功能知是請非侯之教育

可乎老書生牧乎侯之鄰邦嘉侯有修泮宮之能因友人鄭康斗之有請也
效魯人之歌詠將以風天下而為之記泰定丁卯良月日　又聖詔加封大成
之號天曆二年本州命工雕刊詔旨志諸石建亭於郡庠泮水橋門之前豎
碑其中亭廢乃遷碑于大成殿之側立焉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
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
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永為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
施行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皇上即位之初未遑他
務汲汲以尚文為第一義首明教化之本特發王音加封孔聖猗歟盛哉延者重
臣入奏宜令天下學院起立碑石俾後來知勸用心儒業是舉也不惟闕里榮
之天下榮之不惟天下榮之後世榮之臣等忝守新昌恭承明詔謹率郡僚
嘉與邦人鑱之堅珉樹于郡學以是方來傳之不朽贊曰大哉元乎混一疆
宇至哉聖乎斯文宗主大成加封可謂全美孔道彰彰文風振起天下士民
莫不鼓舞宸奎炳煥照耀千古億萬斯年永延玉祚陽江縣尉平志丁建
撰移建州學記　古之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出於上之風化然其本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

八　陌

陌 洪武正韻莫白切。田閒道。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又市中街亦曰陌。亦作佰。顧野王玉篇莫百切，阡陌也。吳棫韻補叶音末各切。龜筴傳：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又莫筆切，路也。蘇內翰九日湖上詩：婧然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華閒閒竽貴室表已飛役揚檀六書統明毋百畝閒路也。从自从百。又千井為阡，百井為陌。統注：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通作佰。前志：秦孝公開阡佰。前匡衡傳：南以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東西界閒者。佰之名也。倪鏜六書類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為陌矣。廣韻莫北切。字濼傳義通作百。韻會定正明格切。注見阡字。字切明格。明氏，眽陌。千家姓又姓。

篆　陌　說文見杜从古　陌　徐鉉集篆古文韻海　陌　篆韻。

隸書　陌　丁魴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陌　張鉌湊。　陌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阡陌 事物紀原：史記秦紀曰：孝公十二年開阡陌東地渡洛。又商君傳曰：商鞅相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始皇紀：太史公曰：昭襄已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史記蔡澤傳：澤曰：商君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注：索隱曰：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縣為田開阡陌。朱子語類：陳仲亨問阡陌。先生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都是一个橫得在，一个直得在。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但有陌。若十个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是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使人無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齊整。這開字非關剗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卻說寬鄉為　為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說從那　意上去。又曰：或問井田阡陌。先生曰：已前人都錯看了。來書　一陌者百　阡會千也。井田之夫，一夫百畝，則為遂。遂上有徑。此是　為陌。十夫　為溝。溝上有畛。此是橫為阡。積此而往。百夫為洫，洫上有　又為陌。千夫十萬畝則為澮。澮上有道。道橫萬畝則　又為阡　閒之，乃是　於田既不存，使以此物為無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　阡陌乃是如此。非謂變井田為阡陌也。又曰：商君廢井田開　皆謂廢古井田，開今阡陌也。阡陌乃是井田中許多溝洫澮道路，而商君壞之耳。蔡澤傳云：廢壞井田，決裂阡陌，此其證也。魔曆閒評：漢書項羽贊，載賈生過秦論云：先起阡陌之中。陌字讀者往往皆作錢陌之陌，然顏師古不音。又史記只作阡佰。以是知本是千百字。漢書猶為阡陌，只合作如字讀也。朱晦庵集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為秦制，井田為古法，此恐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閒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閒千畝，澮閒

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　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　且盡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盡矣。故　以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　阡陌以靜　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

劃削之意而非創置建　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
置矣所　者以衆　心竊據之姦也所謂豁生民之業者以無歸
授取予之　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為明白且
先王疆理　以為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
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為田隨田為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
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
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
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使於往來則
亦宜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
仲舒言富者田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
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
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
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
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可不惜也哉

畢陌

程大昌雍錄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
岐周既為一地則畢郢之名設當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
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

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
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
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
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
以為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按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
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而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予
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原之為地亘
渭南北有之故古記於畢皆著文武葬地者因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
其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
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劉
向傅臣瓚引汲郡古文為據曰畢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為渭南甚明安陵
有大冢皇覽明指其為秦文王墓安陵在咸陽則渭北之文冢其不為周
文而為秦亡……可據矣又唐令狐亘跡曰周武葬於畢陌無丘壟之處則
武王所葬　陌又可據矣若夫郢之一地尤難究的安陵有程地者
伯林父於山得姓為或以孟子之畢郢為安陵之畢程故人多信之然其
理不然也河南亦有上程聚蓋伯林父族世之在安陵者隨平王遷洛而

聚居此地也則程自為程不為郢安得謂畢為程耶設使程可名郢郢
在渭北不與渭南鎬聚相屬自無由兼稱畢郢也至於畢原也者語出左
氏曰畢原　之昭也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國而為四侯者也畢之與
原既非一　畢原之語必因其地有原名畢故名之以為畢原而未原
畢兩國未必同在此地也通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為之而周公之墓亦遂
兩出一云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則是自相
殊異可以見其不的矣予故知其
展轉生誤皆起於畢名之兩出也

陝陌

東漢書郡國志陝有陝陌博物記二伯所分

五城陌

東漢書郡國志常山國高邑有千秋亭五城陌光武即位於此
矣元一統志陌在柏鄉縣北十八里漢光武即位處有二石翁
仲尚在至今真定府趙州境內

黃亭陌

河南志鞏縣西南有黃亭又有黃亭陌

鳴條陌

太平寰宇
記鳴條陌在安邑縣東北十五里按地理志云鳴條陌在安邑西北尚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
桀逆拒湯陑在河曲之南
其地在縣北二十里是也

郟鄏陌

洛陽名園記苗帥園有郟鄏陌陌列七丞相之第

宮槐陌

莊季裕雞肋編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宮槐陌唐王維詩宮
槐陌仄逕蔭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裴迪
詩宮槐陌門前宮槐陌是向欹
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

閩陌

漢書匡衡傳南以閩陌為界陌者伯之名伯與陌同

錢陌

事物紀原自古用錢貫皆以千百皆以足梁武帝時自破領以
東八十為陌名東錢江郢以上七十名西錢京師九十名長錢
大同元年詔通用足而人不從錢陌亦少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錢以八
十為陌蓋自梁始也其事見通典唐昭宗時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河
南府以八百為貫筆談曰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為
陌謂之省陌蓋自五代漢始也迄今四方民間市易所用尤為八品不可
勝述也類數唐史憲宗元和二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後吳元濟王承宗
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
外復抽五十　一度支以贍軍後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穆宗即位京師鬻
金銀十　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
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後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昭宗末京
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以八十為百云五代史周太

祖用兵西方。王章供饋軍旅，以濟其乏。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二斗為省耗。緡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遂為七十七陌。珍席放談：唐末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代皆以八十為陌。漢王章建談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輸官，皆陌猶用八十，乃餘制也。溫革瑣碎錄：今之數錢，百錢謂之百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鑄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百。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開元錢重二銖四絫，今蜀郡亦以十絫為一銖。絫乃古絫字，傳之誤耳。

除陌 舊唐書食貨志：建中四年，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貨。法既行，時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新唐書盧杞傳：趙贊術窮，於是間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莫候切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會合市人，注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即就切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化，以召怨懟尹達切，又市達切亂，皆盧杞為之。

伍陌 韓書注：行杖者曰五百，本作五陌。伍，當也；陌，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驅除者。

紫陌 唐音賈至詩：銀燭朝天紫陌長。 劉禹錫詩：紫陌紅塵拂面來。趙書佛圖澄：建武末年，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

綺陌 韓同宿詩：鵷行參綺陌。

填接街陌 續後漢書袁紹傳：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登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車填接街陌，自大將軍掾屬以下，莫不善之。

填塞街陌 東漢書蔡邕傳：漢靈帝時，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引車入陌 東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八街九陌 三輔黃圖：長安八街九陌。有香室夕陰街、尚冠前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漢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縣槀街。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

詩文 唐李翰林詩：洛陽陌。士贊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齊賢曰：楚辭：獻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士贊曰：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古詩：回車駕言邁。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水，洛陽洛水之北。韋莊詩：春陌二首。滿街芳草卓香車，仙子門前白日斜。腸斷東風各回首，一枝春雪凍梅花。 嫩煙輕染柳絲黃，勾引花枝笑憑墻。馬上王孫莫回首，好風偏逐羽林郎。宋陸游渭南集：陌上。 陌上長歌任笑狂，此生得喪略相當。天將耄齒償貧悴，身坐虛名擬謗傷。溪水漸生朱舫活，野梅半落綠苔香。新晴快上蘭亭路，莫待春殘始一觴。史達奉先生集：柔桑陌。姑待三年來，聊為卒歲謀。可憐齊魯俗，乃欲比封侯。曾文清公集：柔桑陌。南陌綠成陰，園林正春老。能令蠶事辦，更遣鶉音好。僧文珦潛山集：陌頭。陌頭遊子矜年少，爭把夭桃比艷紅。老眼看來渾似夢，閑時便與落時同。楊誠齋朝天集：柔桑陌。繭館三眠老，桑村獨樹春。坐看黃更償，應有一寒人。許綸涉齋集：沃桑陌。種桑思采桑，蠶飢那可忍。日莫寒女心，無衣猶反本。張紫微先生集：柳陌。含風皆有態，夾路自成行。馴鵲朝暮集，接葉得深藏。洪适盤州集：沃桑陌。植桑非一日，斬伐良不忍。亦欲後人知，愛奇仍務本。張鎡湖南集：登春陌。里閭名花柳，破通津。幽居日日春。門前往來者，同是華封人。蘇仲滋雙溪集：柳陌。輞川題作浪，武昌栽屬官，愛思如孔楷。茸鬆擁奇觀。張仲容集：和宋顯夫南陌四十韻。仙籍冕邯鄲，池編笑買錢。幟塵飄繡重，抹鏑撣犀偏。燕勝窺娥翠，鶯瓮壓髻蟬。積車珠絡腦，騎譜繡侵韉。芳思瑶琴軫，柔情錦瑟紋。歌殘郢市雪，魂繞峽中天。夢別行雲遠，嬌啼急雨翻。擲衾渾似醉，面壁久無言。寶砌湘蘭紫，風簾紫竹斑。病餘羅帶緩，坐久鎖窗閑。謝豹來啼血，狸奴瞻紙鳶。屏遮百子帳，灯暗九枝蓮。轉盼迴秋水，含顰接遠山。隔帷聞玉勒，移鼎擲金環。寶篆縈

春意銅壺滴夜眠。迴文機上剪。尺素珮閒聯。玉肩堪爲食。金釵可磚寒。曉亭惆悵望。來沼自瀰漫。舞急腰頻折。身輕骨欲仙。丁香空結怨。豆蔻與爭妍。織女清泄畔。牽牛碧漢邊。璚臺青鳥遞。琪樹雪衣懸。新草籠晴暖。殘紅過雨霽。溅裙潭水月。蕩漿石城烟。下蔡紆春眷。東阿忘夕飡。熊肪凝體白。猩血注唇丹。袖向文園拂。衣羞楚客牽。簟舒窓葉賦。醫落菊花團。塵尾紅絲椗。罡囊綠繡縈。花祿薰獸錦。柳暗拂魚軒。仙客才芳節。王郎正妙年。彈棊嚴瘦巽。鬭草得芳荃。翠羽張飛蓋。青油列綺筵。清防雲母塋。步偉日緣鮮。琥珀鮫綃覆。瑚瑚鐵網穿。酬情明月珮。抒思白雲篇。留鏡閑心事。傾盃續恨端。銀樓紅桂滿。璇宇白榆殘。別緒憑鶯語。佳音待鴈傳。終鸞成永約。今古共悽然。元董嗣杲芙渠集陌上二首。水花粘稚蛙。野菜戀殘蝶。参岐苦薄收。青黃正不接。悵鶻啼桑顛。婦醜淚如洗。手中捻銀絲。陌頭情紅未。陳景仁詩陌上。銅駞陌上柳。繚繞舞東風。游冶誰家女。輕匀兩臉紅。

佰

洪武正韻莫白切。漢志秦孝公開阡陌。古阡佰字也。又云有什佰之得。注仟謂千錢。佰爲百錢。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佰。或作陌者非。又見下。陸法言廣韻一百爲一佰也。丁度集韻說文相什佰也。司馬光類篇博陌切。百人之長。韓道昭五音類聚莫伯切。漢書食貨志云。而有什佰之得。楊桓六書統明毋佰。姚注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通作陌字。漆博義漢志仟佰之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言數多相去。或彼一此百。或此一彼百也。趙謙聲音文字通仟佰田間道。南北曰仟。東西曰佰。作佰非。食貨志當者田連仟佰俗字。又市中街亦曰佰。三輔舊事長安八街九佰。俗字並得从人。意百聲。借千錢曰仟。百錢曰佰。雙音見樹音。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眡佰。

篆書 陌 六書統。隸書 佰 丁紡碑見洪邁隸韻。

貊

洪武正韻莫白切。北方國豸種。又安靜也。定也。本作貃。亦作貉狢。顧野王玉篇盲百切。蠻貊也。吳棫韻補貊叶音末各切。夷也。皇矣詩貊其德音。左氏傳禮記皆作莫。張戴七命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婁機廣干祿字貊狛。顏氏云蠻貊字。上通下正。其獸名者字作貘。戴侗六書故又貘各切。又作貘。貘貊。爾雅曰貘白豹。說文曰貊似熊。黃黑色。出蜀中。字林曰似熊而白。出蜀郡南中。郡志曰貊大如驢。頗似熊。所觸無不摧。廣志曰色蒼白。其皮溫煖。郭氏曰貘似熊。庳脚黑白駁。骨節強。身中實少髓。能砥食銅鐵及竹骨。其皮辟溼。音陌。用爲狄名。詩云其追其貊。孔子曰雖蠻貊之邦行矣。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本作貉。从豸各聲。孟子大貉小貉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一曰貊綸也。即綸繩也。謂牽綠貉之。又周禮凡祭表貉則爲位。注師祭也。於立表之處祭造軍法者。其神蚩尤。或曰黃帝。今文作貊。或作貉。史記天官書胡貉月氏。平水韻增別出貉字誤。字漆博義陌同上。韻會定正明格切。北裔種。字切明格明氏眡貊。

篆書 [古文] 古論語 [古文] 義雲章 [古文] 古尚書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草書 [草書] 張錦漢 [草書] 鮮于樞 並見草書集韻。

追貊

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貊。注追貊夷狄之國也。

穢貊

西漢書食貨志彭吳穿穢貊。注國名也。

小水貊

東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

俗過蠻貊

資治通鑑元和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風俗獷戾過於蠻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信威蠻貊

宋歐陽公集司勳員外郎周陵差充荊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朕頗惟荊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殆日未平。未惟蠻貊雖不通於禮義。而輕剽之性惟信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

忠信行蠻貊

密齋筆記施宜生北走降虜。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燾子公同舍。問張子公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問以翰林想未忘情本朝。對云宜生以忠行蠻貊矣。

貉

洪武正韻莫白切。孟子大貉小貉。又禡樂二韻。許慎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徐鍇通釋古音鶴也。汶白反。爾雅貉靜也。又定也。國貉蟲蠁。邢昺疏釋曰。此蛹蟲也。今俗呼爲蠁。一名國貉。一名蠁蟲。說文云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蠁蟲是也。顧野王玉篇莫格切。蠻貉。又貈同。陸法言廣韻北方獸。張參五經文字貉貊二同。上經典借爲貈字。下經典借爲蠻貊字。丁度集韻曰縮綸也。即綸繩也。謂牽縛貉之。郭璞說或

从百。張有復古編从豸各別作貊。从百非。婁機廣干祿字又曰惡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北方獸名。又胡各反。楊桓六書統明毋貊。北方國名。統豸貊。或從百豸貉。趙謙聲音文字通明貉切。作貉貊非。今書華夏蠻貊。合正史天官書胡貉月氏。俗字。又凡祭於立表之處達罪法者謂之表貉。又同蕃貉。貉獸名。父牛貉。作貊貊非。

篆書 並古論語。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六書統。隸書 貉 朱龜碑。貉 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貉

洪武正韻莫白切。史記天官書胡貉月氏。又藥韻。

總敘

太平御覽說文曰。貉似狐善睡。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土氣然也。爾雅曰。貉子貆。張華博物志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鵒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記異也。

玄貉

太平御覽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玄貉。以祭河宗。

白貉

符瑞錄晉起居注曰。成帝時獲白貉。

南貉

太平御覽後秦記曰。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狄。在南曰貉。何所問也。

狟貉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狟。狟貉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非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

貊

洪武正韻莫白切。詩貊其德音。本亦作貉。又作莫。劉熙釋名。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顏元孫干祿字。貊狛蠻狛字。上通下正。

其獸名者字作貘。

莫

洪武正韻莫白切。安靜也。定也。左傳說詩。德正應和曰莫。詩君婦莫莫。又慕藥二韻。丁度集韻。德正應和曰莫。鄭康成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陌。郭守正紫雲韻。按詩貊其德音。下注莫然清靜。左引此詩貊作莫。此是孫氏字說。樂記詩云。莫其德音。莫武白反。臣工維莫之春。楊桓六書統明莫。今見慕藥二韻。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一曰靜也。詩君婦莫莫。注言清靜而敬也。又左傳曰。德正應和曰莫。杜預注。莫然清靜也。通作貊。字滲傳義莫莫。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國韻。此亦轉注。或借貉非。今詩貊其德音。合正春秋傳樂記作莫其德音。韻會定正明格切。清靜也。詩莫其德音。謂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字切明格明氏眠莫。

篆書 六書統。真書 莫 虞世南。

䮘

洪武正韻莫白切。馲䮘驢父牛母。顧野王玉篇莫百切。陸法言廣韻犵狛。亦作馲䮘。丁度集韻䮘獸名。說文馲䮘。似驢而小。釋行均龍龕手鑑駱俗。䮘正。楊桓六書統明毋䮘。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五十先生韻寶駱䮘。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眠䮘。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並六書統。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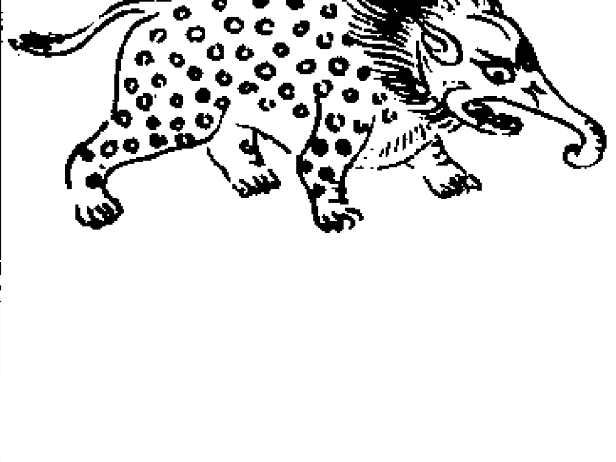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莫白切。郭璞曰。獸似熊。庳腳銳鬐。骨無髓。食銅鐵。白居易貘屏贊序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許慎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从豸莫聲。爾雅。貘白豹。郭璞注曰。貘二名白豹。字林云。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郭云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顧野王玉篇莫格切。陸法言廣韻食鐵獸。徐鍇通釋莫白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獸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楊桓六書統明毋貘。統聲貘。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今俗謂之白澤。陸佃云。虎為坐毯臥褥。則消膜外之氣。或作貘。前相如傳貘。貘通作貊。漢哀牢夷傳貊獸。趙謙聲音文字通貘作貘貊非。周書王會不令支玄貘。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民眠貘。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徐鉉篆韻。隸書 貘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貘獸

山海經。南方山谷中有獸名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舐食銅鐵。不食他物。



太平御覽說文曰。貘似熊。黃色。出蜀。廣志曰。貘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溫煖。抱朴子曰。劉子知二員之尸。東方生識啖鐵之獸。實賴禹禹之書。大荒之籍矣。爾雅貘曰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神異經。西荒之中有人焉。頭如人。著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曰貘鶲音偽伺人獨自。輒往就人。膝。先自捕蝨。得卧而舌出繫地丈餘。俟失石投舌上。於是而死。埤雅貘似熊。象鼻犀目。獅首豺髮。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銳鬐骨實無髓。皮辟濕。以為坐毯卧褥。則消膜外之氣。字从膜省。蓋以此也。舊云。貘糞為兵。可以切玉。其溺又能消鐵為水。事類備要貘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破落。火亦不能燒。人得詐為佛骨。佛骨以誑俚俗。白氏六帖白貘似熊十頭。群黑腳白。能食蛇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也。釋氏通鑑。金熙宗召衛州大一一悟真人蕭元昇赴闕。時武庫有獸耕損甲器。兵師除之。其狀尾似牛。首耳類師子。犀目象鼻。豕齒虎足。噬銅鐵如肉。元昇曰。此貘也。能食妖。乃令見形曰。汝前身歸可備吾使。唐白居易長慶集貘屏贊并序。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

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云。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劖。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驀 洪武正韻莫白切。上馬。又越也。許慎說文驀从馬莫聲。陸法言廣韻驀騎驀。徐鍇通釋曰左思賦曰。驀六駮。没白反。戴侗六書故超越也。今人猶言驀越驀忽。又莫駕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莫百反。騎也。又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明白切。楊桓六書統明母驀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又駱驀驢父牛母。作駍貊非。俗音駱。驀如蚝猛。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眠驀。篆書 驀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驀 徐鉉篆韻。驀 六書統。草書 驀 驀 並張錦溪。驀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百 洪武正韻莫白切。勵也。左傳距躍三百。後漢書注。五百字為伍佰。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又謂五百。又謂之問事。音陌。又見下。郭守正紫雲韻按僖二十八年。距躍超越。曲踊跳踊。鄭之秀精明韻音陌。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又唐謂行杖人曰五百。後漢書節傳注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續志伍伯赤幘纁構。即令行鞭杖者。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紺音。此特注。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眠百。篆書 百 百 並徐鉉篆韻。隸書 百 老子銘見洪邁隸韻。百 孟郁碑。百 何君碑。百 夏承碑。百 陳球碑。百 石經殘碑。百 劉寬碑並漢隸字源。真書 百 智永。百 歐陽詢。百 虞世南。百 顏真卿。行書 百 顏真卿。百 蘇軾。百 米芾。草書 百 智永。百 米芾。百 鮮于樞。百 趙子昂。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一　八陌

麥

洪武正韻莫白切。說文曰。來麰也。麥者芒也。受四時之氣。故性之温涼。隨用而變。白虎通云。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又姓。許慎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从來有穗者从夂。凡麥之屬皆从麥。徐鉉等曰。夂足也。周受瑞麥來麰。如行來。故从夂。莫獲切。徐鍇通釋。麥之言暮也。理之意。夂君穗自後躐之也。顧野王玉篇。莫革切。有芒穀。秋種夏熟。麦俗。郭忠恕佩觿集。麦。麥上力升翻。高也。下莫責翻。來牟也。唐玄度九經字樣。音脉。來麰之麥。自天而來。故從來。其下從夂。行來之貌也。宋重修廣韻。又姓。隋有將軍麥鐵杖。嶺南人。丁度集韻。俗作麦。非是。又古歷切。鄭樵六書畧。麥从來。象其實也。从夂。象其根也。象形。吳棫韻補。叶音訖力切。白虎通。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災匿章。鏇叙志賦。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辨乎菽麥。又莫故切。晉太康中。童謡曰。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婁機廣干祿字。麥。麦。禾屬。上正下俗。戴侗六書故。麥有大有小。說文曰。从來有穗者。从夂。侗疑。夂聲。夕譌為夂也。伯曰。禾生於春。成於秋。麥生於秋。成於春。稻晝吐華而夜合。麥夜吐華而晝合。北寒宜麥。南温宜稻。陰陽之義也。楊桓六書統。爾雅。麥來麰之總名。從來從夂。夂。後也。後於來也。黎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爾雅翼。麥者。繼絶續乏之穀也。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麥比他穀隔歲種。故號宿麥。大麥宜為飯。又可為酢。其蘖可為餳。又瞿麥藥名。通志曰。大菊曰燕麥。籥麥。雀麥。歐陽氏曰。从來不从夾。周伯琦六書正譌。麥从來象穗。又名來牟。以其繼續穀米。故名麥者。續民命脉也。俗作麥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麥歷冬春而夏收。从來下指其黍有距形。凡从者皆然。韻會定正字切明搭明民眂麥。

篆書 麥 義雲章 麥 古孝經 麥 汗簡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麥 徐鉉篆韻 麥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麦 樊毅碑見洪遵

漢隸分韻 麦 傒民祖碑 麦 西狹頌並漢隸字源 麥 六書統 眞書 麦 虞世南 行書 麦 蘇軾

草書 麦 章草 麦 並張錦漢 麦 鮮于樞

總敘

温革瑣碎録。麥屬陽。占四時。秋種夏收。西北麥經霜雪。南方少雪。故麪有毒也。又曰。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又曰。

麥最宜雪。諺云。冬無雪。麥不結。說文曰。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麧音紇。堅麥也。䴵音瑣。小麥也。屑覆也。麰磨麥也。𪌭麥覆屑也。十三斤為三斗。從商聲。𪎌煑麥也。麩麥白煑也。稍麥莖也。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小麥

本草小麥圖



廣雅。小麥。秠也。小滿前熟曰蚕白麥。曰松蒲麥。禿芒如松房曰娜麥。穗如大麥而米則小麥也。皆小麥之別。農書。王禎穀譜。小麥磨麪可作餅餌。飽而有力。若用厨工造之。尤為珍味。充食所用甚多。故春秋惟麥禾不收則書之。葢重其關也。廣志。虜小麥。其實大麥形有二縫。亦小麥亦而肥。出鄭縣。語曰。湖猪肉。鄭稞麴。山隄小麥至黏弱。以貢御。又有半夏小麥。鄱陽志。小麥有赤白二種。其別有青稈。有白蒲。有大青。有齊頭黄。又有僧頭。本浙種。皮厚而無芒。台州府志。小麥。有赤麥。白麥。早齊。鼠狼黄之名。保寧府圖經志。本府所産小麥。不及淮浙之美。其成麪而色黑。太平志。小麥五種。春二月可種。短管。赤殼。白殼。和尚。以穗光得名。濡須志。小麥四種。蚕白。中白。晚白。和尚。新安志。小麥則有長穬麥。麩厚而麪多。王惲玉堂嘉話。馬雲漢說。大庚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尚麥。本草名醫別録。小麥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止躁渴咽乾。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麴。温消穀。止痢。以作麪。温不能消熱止煩。陶隱居云。小麥合湯。皆完用之。熱家療也。作麪則温。明穬麥亦當如此。今服食家噉麪。不及大穬麥。猶勝於米爾。唐本註云。小麥湯用不許皮拆。云拆則温。明麪不能消熱止煩也。小麥麴。止痢平胃。主小兒癇。消食痔。又有女麴。黄蒸。女麴完小麥為之。一名䴷音桓子。黄

蒸磨小麥為之一名黃衣並消食止洩痢下胎破冷血也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自然兼有寒温麪熱麩冷宜其然也河渭已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闕二時氣使之然也　嘉祐本按蜀本云以作麪微寒主消渴止煩以作麴止痢平胃主小兒癇食痔　蕭炳云麥醬和鯉魚食之令人口瘡　藥性論云小麥臣有小毒能殺腸中蚘蟲熬末服　陳藏器云麩味甘寒無毒和麪作麴止洩痢調中去熱健人蒸熱袋盛熨人馬冷失腰腳和醋蒸抱所傷折處止痛散血　人作麪第三磨者涼為近麩也小麥皮寒內熱又云麥苗味辛寒無毒主酒疸目黃消酒毒暴熱麥苗上黑黴名麥奴主熱煩解丹石天行熱毒又云麪味甘温補虛實人膚體厚腸胃強氣力性擁熱小動風氣又云女麹一名麮子按麮子與黃蒸不殊黃蒸温補消諸生物北人以小麥南人以秔米皆六七月作之蘇又曰磨破之謂當完作之亦呼為黃衣塵綠者佳孟詵云小麥平服之止渴又作麪有熱毒多是陳裛之色作粉補中益氣和五臟調脉又炒粉一合和服斷下痢又性主傷折和醋蒸之裹所傷處便定重者再蒸裹之甚良　日華子云麪養氣補下足助五臟久食實人又云麥黃暖温中下氣消食除煩麩涼治時疾熱瘡湯火瘡爛撲損傷折瘀血醋炒

貼署麥苗涼除煩悶解時疾狂熱消酒毒退胃膈熱患黃疸人絞汁服并利小腸作虀喫甚益顏色　圖經曰麥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舊並不著所出州土蘇恭云大麥出關中今南北之人皆能種蒔屑之作麪平胃止渴消食水漬之生芽為蘖化宿食破冷氣止心腹脹滿今醫方用之最多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為五穀之貴大小麥地暖處亦可春種之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小麥性寒作麪則温而有毒作麴則平胃止痢其皮為麩性復寒調中去熱亦猶大豆作醬豉性便不同也蕎麥實腸胃益氣力然不宜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也藥品不甚用之　政和本食療云平養肝氣煑飲服之良又云麪有熱毒者為多是陳黦之色又為磨中石末在內所以有毒但杵食之即良又宜作粉食之補中益氣和五臟調經絡續氣脉　聖惠方治煩熱少睡多渴用小麥作飯水淘食之　又方主婦人乳癰不消右用白麪半斤炒令黃色用醋煑為糊塗於乳上即消　外臺秘要治痢色白不消者為末十分好麪炒右一味摝篩煑米粥內麪方寸匕又云此療法百行師不救者　千金方治黃疸取小麥苗杵絞取汁飲六七合晝夜三四飲之三四日便愈　又方治大瘡熱麪入梔子人末和油傅已成瘡者篩白糖灰粉之即燥差　肘後方主食過飽煩悶但欲卧而腹脹熬麪令微香杵服方寸匕以大麥生麪佳無麪以蘖亦得　又方治一切傷折寒食蒸餅不限多少末酒服之驗　經驗方治鼻衂以冷水調麪漿服之立差　又方吹奶以水調麪煑如糊欲熟即投無灰酒一盞共攪之極熱令如稀粥可飲即熱喫仍令人徐徐按之藥行即差也　梅師方治頭上皮虛腫薄如蒸餅狀如裹水以口嚼麪傅之差　孫眞人令麥心之穀也心痛宜食主除熱止渴利小便心氣　又方治酒黃取小麥三升杵和少水取汁服五合　又方治黃疸皮膚眼睛如金色小便赤取小麥杵取汁服一合　食醫心鏡主消渴口乾小麥用炊作飯及煑粥食之　兵部手集治嘔噦麪醋和作彈丸二三十箇以沸湯煑別盛漿水二斗杵彈丸湯內漉出於漿中看外熱氣稍減乘熱吞三兩箇噦定即止吞餘者加至七八丸尚未定晚後飯前再作吞之　鬼遺方治金瘡腹腸出不能納之小麥五升水九升煑取四升去滓綿濾使極冷令人含噀之瘡腸漸漸入冷噀其背不宜多人見不欲傍人語又不須令病人知腸不即入取病人卧席四角令病人舉搓須臾腸自入令十日中食不飽數食須使少勿使驚即殺人　別說云謹按小麥即今人所

磨為麪日常食者八九月種夏至前熟一種春種作麪不及經年者良大麥令以粒皮似稻者為之作飯滑飼馬良穬麥令以似小麥而大粒色青黃作麪脆軟食多脹人京東西河北近京又呼黃顆關中又有一種青顆比近道者力微小色微青專以飼馬未見入藥用然大麥穬麥二種其名差互今之穬麥與小麥相似而差大宜謂之大麥今之大麥不與小麥相似而差大宜謂之大麥今之大麥不與小麥相似而其皮穬脆宜謂之穬麥用此恐傳記因俗而差之爾不可不審也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小麥暴淋煎湯飲為麪作糊入藥水調治人中暑馬病肺卒熱亦以水調灌愈生嚼成筋可以黏禽蟲絡與本草小麥乃世之常食之物然皮涼而作麪性熱固顯然矣但取皮用之者罕惟麪世所用多矣然經火煑而食之其性壅熱善動風氣此甚驗也若生食頗利大腸然本經及諸方雖各分主治之宜即非起疾之物亦可作藥入藥為用其麥當云味甘平微涼無毒是矣處處種蒔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味甘平微寒肉熱全粒微寒有小毒讀說云楊氏方治盜汗異功散以浮小麥炒焦為末每服二三錢臨睡白湯點下凡飲盜汗自汗諸湯劑中並入浮小麥煎服　全王好古湯液本草青蒿散有小麥百粒治大人小兒骨蒸諸熱婦人勞熱元尚從善本草元

命苞小麥味甘微寒爲臣性有小毒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
氣爲繼絶續之穀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除燥熱治躁渴咽乾養肝氣止
漏血唾血殺腸中蚘蟲療下痢作麴消穀氣止洩痢磨麪助五臟補不足
麥奴苗上黑黴名奴解丹石治天行熱毒麥黄除煩悶下氣消食麥苗消酒
毒退胷膈熱患麩麩治撲損除瘀血傷折　胡仕可本草歌括小麥養肝除
熱燥撲瘡用醋和麩調一般大麥攻消渴作藥温中食可消　三元延壽參
贊書小麥性壅熱小動風氣治麪後覺中毒以酒蘸漢椒三五粒不爲瘡
麥藥久食消腎不可多　癸辛雜抄小麥具四時氣故性微寒爲麴則温爲
麪則熱爲麸則冷　方仁聲泪宅編小麥種來自西國寒温之地中華人食
之率致風壅小説載天麥毒乃此也昔達磨游震旦見食麪者驚曰安得
此殺人之物後見萊菔曰賴有此耳蓋萊菔解麪毒也世人食麪已往往
繼進麪湯云能解麪毒此大誤東平董汲嘗著論戒人煑麪須設二鍋湯
煑及半則易鍋煑令過熟乃能去毒則毒在湯明矣　藜璞樂府後漢桓帝
初小麥童謡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謡按元嘉中凉州諸羌
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
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

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小麥青青大麥
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
宋洪龜父清非集小麥青青歌　小麥青青大麥枯新婦城邊守茅蒲不
妨執熱餉婦姑奄觀銍艾相喧呼黄雲好在玄雲起雨如車輪未渠已繡
衣使者問麥秋令
乎麥秋又如此

大麥

廣雅大麥麰也立夏前熟新穀未登民屑麥
作飯賴以濟民饑曰晩大麥穟長而子多與
小麥齊熟曰六稜麥曰中麥曰紅黏稉麥堪作酒皆大麥之別　農書王
禎穀譜大麥北方所種極廣可作粥飯甚爲出息故春秋書無麥禾重
其闕也　廣志有秃芒大麥新安志大麥則有早麥中期麥青光麥又有高
縣麥亦呼高頭麥採之則粒出然難爲地方有糯麥宜爲飯台州府志大
麥有早黄紅了白晩麥緑麥之名　維揚志大麥四種麰短稈晩淮　濡須志
大麥四種白粉多紫又名糯可釀米微瘦番舊有此種來自北方　太平志
大麥三種六稜中麥紅黏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録大麥味鹹温微寒無
毒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又云令人多熱爲五穀長蜜爲之使　陶隱居
云今裸麥一名麰麥似穬麥惟皮薄爾麰音牟唐本註大麥出關中即青
稞麥是形似小麥而大皮厚故謂之大麥殊不似穬麥也大麥麪平胃止渴

消食療脹　宋嘉祐本挨藥性論云大麥藥使味甘無毒能消化宿食破
冷氣去心腹脹滿　孟詵云大麥久食之頭髮不白和鍼沙沒石子等染
髮黑色暴食之亦稍似脚弱爲下氣及膂腎故久服甚宜人熟即益人帶
生即冷損人　陳士良云大麥補虚劣壯血脉益顔色實五臟化穀食久
食令人肥白滑肌膚爲麪勝小麥無燥熱　又云藥微暖久食消腎不可
多食　日華子云麥藥温中下氣開胃止霍亂除煩消痰破癥結能催生
落胎　圖經文具小麥條下　政和本條蔵器云不動風氣調中止泄令人
肥健　大麥穬麥本經前後兩出蘇云稻是穀之通名則穬是麥之皮號麥
之穬猶米之與稻本經於米麥條中重出皮殼兩件者但爲有殼之與無
殼也蘇云大麥是青稞穬麥是大麥如此則與米注不同自相矛盾愚謂
大麥是麥米穬麥是麥穀與青稞種子不同青稞似大麥天生皮肉相離
秦隴已西種之今人將當本麥米糶之不能分也　聖惠方治妊娠欲去
胎以麥蘗二兩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分温三服　外臺秘要治妊娠得病
去胎方麥蘗一升和家一升服之即下神驗　孫真人麥芒入目煑大麥
汁洗之　兵部手集治産後秘結膨脹不通轉氣急坐卧不安供奉轉本
初與崔家方以麥蘗末一合和酒服食良久通轉崔郎中云神効　傷寒

類要治諸黄杵苗汁服之　又方螻螋尿瘡嚼大麥以傅之日三上　冕
宗與本草衍義大麥性平凉有人患纏喉風食不能下將此麪作稀糊令
嚥之既滑膩容易下嚥以助胃氣三伏中朝廷作麪以賜臣下作藥造麴
紹興本草大麥本經云温後云微寒主除熱後云令多熱此類無據矣即
非性寒除熱之物當云味鹹微温無毒是矣惟作藥諸方用之頗衆處處
種産之　金李東垣試效方藥象麥蘗炒黄色取麪補脾胃虚寛腸胃　王好
古湯液本草氣温味甘微酸無毒能消化宿食破癥結冷氣去心腹脹滿
開胃止霍亂除煩去痰治産後腹中膨脹不通二藥并神曲氣虚人宜服
以代戊己腐熟水谷與豆蔻砂仁木瓜芍藥五味子烏梅爲使　元朱丹溪
本草大麥藥化宿食消癥結氣虚人宜服師曰行上焦滯血尚從善本草
元命苞大麥藥爲使味甘温無毒戊己腐熟水穀温中焦消化宿食開胃
止霍亂除煩祛痰破癥結冷氣去心腹脹滿落胎孕催生水漬生芽爲蘗
久服令人消腎　唐杜工部詩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黄婦女行泣夫走
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
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大麥行
大麥半枯自浮沉小麥判水鏽緑針山邊老農望麥熟出門見水放聲哭

去年泠泠九月雨。秋苗不收一粒穀。只今米價貴如玉。併日舉家饘食粥。小兒索飯門前啼。大兒雖瘦把鋤犂。精時種麥耕荒隴。正好下秋無稻畦。李莊簡公集。晝午食大麥。　春來斗米欲逾千。麥熟家家費有煙。手磨旋推雲子落。脚鐺深煑蚌胎圓。香聞並舍兒童喜。効鋒奇方買海傳。信是書生能說食。杜陵饑客漫流涎。

瑞麥

嘉麥附　太平御覽埤蒼曰。秾䅘之麥。一麥二稃。周受此瑞麥。　漢書章帝元和中。嘉麥生郡國。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梁書本紀。元帝大寶元年。江安侯圓正。侍中張綰等。奉箋曰。雙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郊。　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唐書武德元年五月。隴州獻嘉麥。六月虞州獻嘉麥。一莖六穗。開元八年五月。平原麥一莖兩岐分秀。九年五月。絳州奏瑞麥七莖兩穗。一莖四穗。十二年六月乙巳。河南告成縣瑞麥生穗分岐。一莖三秀。十三年五月甲申。瑞麥生河南之壽安。貞元五年五月戊辰。宋州麥一莖九岐者百餘本。十三年閏五月戊午。陝虢李泌獻瑞麥一莖五穗。文苑英華任璦瑞麥賦。　建極惟皇。昭鑠于光。出豫考卜。乘時省方。西自鄭鎬。東巡洛陽。順天遊而有度。協日馭之云長。徵賢宣室。布政明堂。風雨時序。黎庶其康。盡物稱瑞。窮靈委祥。明含日

月。則階蓂恒秀。澤及草木。一作芥而隴麥登芳。於是闢離宮。通禁苑。都茲瑞之所應。實皇恩之獨遠。朝任得人。時維賢相。九流分職。三旗協亮。稱堯舜之允敷。同益贊而爲唱。曰珍瑞麥。生我王國。凌寒而秀。彰聖之德。願載觀之書。以歌南薰之則。既而帝曰欽哉。天爵聿來。俾予光于四表。惟爾翼於中台。念幽芳之遂性。知樸棫之當材。且夫麥之爲瑞。其德又至矣。居寒自生。當暑薦美。含實珠淨。耀芒鋒起。既標詠於詩人。亦稱奇於緣史。當其芃芃于野。漸漸其秀。將嗣穀以登年。豈凌霜而不茂。在昔唐叔。嘉禾伊貢。昭彼周王。天人斯務。今惟聖帝。此焉攸漱。涵之如春也。及冬而繁榮。就之以日也。求春而紛郁。則有小儒。怡然鼓腹。照水鏡之光鑑。忝歷選之題目。未登高而賦成。庶陳美於金竹者也。　高歛庭瑞麥賦　聖人順動。文思欽明。天地貞觀。品物咸亨。去憑虛而就安處。面周洛而背咸京。雲旗電發。霜戟林行。大陰用事。其日在斗。萬國來庭。百神奔走。衆潛動而荄落。水盈壯而冰厚。冠異氣於緣垣。吐嘉雙於寒藪。不忌風雪。全抽兩穗。通日月之光華。得雲雨之攸利。芒纖纖而擢隴。葉青青而聳翠。同黍谷之移暄。類揄林之因地。瑞紀增煥。嘉苗異植。出天苑之稱奇。訪人一作之寰而未識。凌玉霜而表勁。挺金莖而孤直。顧耀穎於年和。望生成於帝力。俾彼藩翰。其代天工。即漢庭之穗國。類晉室之清通。拜殊祥而北首。列圖史於南宮。紆粹容於有徬。冠鴻業而無窮。實穎實栗。是崇是奉。可以爲瑚璉之粢。可以爲穜稑之種。偉長至之馭序。同少陽之在候。成粒貴於烏街。覆苗期於雉㽜。夫瑞也。百王之珍事。其生也。二儀之大德。道泰則稱物呈形。政平則羣方皆感。伊小草之何幸。逢大人之允塞。願均照於離明。祈作禎於王國。

崔融皇太子賀嘉麥表　臣某言。伏見雍州司馬徐慶稱所部有嘉麥一莖六穗。　纖芒濯露。疑因黑壤之宜。香穗搖風。若吐黃金之色。豈非靈星昭應。睿德感通。降之自天。何必來雙之詠。嘗之於廟。先符孟夏之時。凡在含生。相趨動色。臣繆當居守。肅奉宗祧。一穗兩岐。徒說張君之詠。十畝千石。方輕氾氏之書。仰天意而增歡。顧人心而載躍。無任喜抃之至。謹附起居使某官某奉表陳賀以聞。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　開平四年。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省之不懌曰。今宋州大水。百姓不足。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究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爲宋州留後。友諒。友能。皆全昱子也。五代史後唐明宗紀。　天成二年。華州邪州進兩岐麥。　晉高祖紀。天福五年五月癸酉。宋州貢瑞麥兩岐。宋史太祖開寶八年。五月。鄭州梓州合州巴州縣並獻瑞麥。　太宗淳化五年四

月。永州縣獻瑞麥。　至道二年五月。泗州獻瑞麥。　三年四月。唐州。遂州。磐石縣並獻瑞麥。玉海乾德四年五月五日己巳。耀州貢兩岐麥。乙亥。開封府貢。庚辰。單州貢。壬午。澶州貢麥兩岐。至六岐者。凡一百七十五本。製瑞麥謳。　雍熙二年。五月壬戌。亳州獻兩岐秀麥。　五年五月壬子。亳州獻瑞麥圖。有分四岐三岐兩岐者。　淳化元年。十月丙寅。閬州言麥兩岐。至道二年。七月己亥朔。綿州言麥秀兩岐。　至道三年。真宗即位。五月甲戌。壽州獻瑞麥一本。百枝五穗圖。丙戌。合州獻麥兩穗圖。丁亥。黃州獻麥兩岐圖。　咸平四年。五月己亥。亳州言麥一莖兩穗。六月戊午。孟州言麥秀兩岐。　祥符二年。七月乙丑。梓州言麥五岐。七月癸未。原州言麥四岐。　四年七月己亥。光州言麥八岐。　九年五月辛未。施州言麥兩岐。天禧三年。四月壬寅。製玉宸殿觀瑞麥。作七言詩賜近臣。五月辛巳。開封府言麥一莖兩穗。　天聖六年六月。陳州獻瑞麥圖。兩岐共秀。命兩制館閣賦詩。五月。陳州言瑞麥一莖二十穗。宋景文公集陳州進瑞麥表。　臣某言。伏以厥田惟上。界王國之右藩。以穀俱來。告我年之紀瑞。事昭邦緯。美溢農書。中賀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茂擁蕃祺。恪經善物。弄漢田而勸嗇。揉神耒以訓勤。邑有九官。務盡耕耘之法。地雜五種。深防水旱之虞。屢敕

攸司勸登宿麥至誠上達嘉氣下翔發為兩岐告成八政田祖有神而稷
應守邦作繪以來圖甿穗孔蕃天心爲豫並詔儒館交撲頌章良史必書
無謝歸來之命升歌大備遂高多稌之詩臣庠局冗閒辭流涴詠僞從臣
之品無預奏囊致游畫之謡亦均嬉壞胥聞黼几集懼嚴淵謹夙夜齋戒
撰成陳州瑞麥賦一首隨表上進　賦曰冠三輔之上者莫過於陳援五
穀之乏者孰先於麥當來牟之令序挺降雙之瑞殖盛氣雲饕混鮮隰之
初霽寄穗金聚動星田之霽色兩岐青秀六穗牙出厥華芃芃厥穎栗栗
由晙弁告守臣駭觀俾來以圖悉生送官他穀弗書視麥禾之最重吾王
攸助知稼穡之惟艱詠北爰采罔紹手力農閫中盈種無閒於錫社詎若
天極歸覡明神效異偕蕃椒之盈升配命禾而合穗迎曆宙之休氣冠中
田之嘉穀續我於瑞圖輝我於凡菽衆至尊之渥患播頌聲於絃次上可
以薦清廟之馨品下可以助外饔之食劑宋元憲公集陳州獻瑞麥圖奉
詔作詩　光壤環中甸周畿冠百昌時均十兩潤天報兩岐祥善氣滋繁
粒薰風擢翠芒殊疑禾異畝更覺黍非香獻狀宸襟悅披圖國頌颺史臣
誰汗簡休應謹斯箱　瑞麥圖賦　天聖之六載也陪京近地宛丘奧封
厥有瑞麥飛驛聞上是時邦英臺彥鴻儒碩生被歡誦以踏蹀樂千齡之

希遇鄙臣不敏敢揚言而賦之曰何聖辰之有感兮見遺物之訴形伊嘉
生之育粹兮亦稱珍而效靈蓋茂昭於豐兆故絶出於祥經是月也候司
爍熱節紀朱明周氏謹土宜之法遂人勤時政之程畎畝疇摟田疇砥平
非藏裂之攸縱竟蹤遊兮資生青青交秀芃芃向榮或散穎兮共榦或連
岐而並莖顧我穡兮我理悉如坻兮如京民相歡而動色士覩奇而震驚
俄具載於繪事兮亟傳聞於禁庭寔惟天之輔德彰有年而順成若夫曆
草標祥朱英薦異茅三脊以儲社芝九莖而表瑞信徒假於書稱亦爲是
以擬議請言瑞麥之可嘉也協氣交生大鈞封植表天祐之孔昭顯坤珍
之有艶究彼神區契茲景則嘉種肇靈秀穡敷色浸潤兮芳澤之和鼓動
兮薰風之力餘粮雲委滯穗山積故陳陳而相因亦穰穰而叵測宜乎允
膺帝賚紹隆皇極豐功大業日躋兮著明溢美建休月書兮不息顧菲陋
之微才焉揄揚於盛德玉海皇祐三年五月辛亥眉州彭山縣生瑞麥圖
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比禁四方無獻瑞麥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
真瑞矣賜田夫束帛以勸之唐仲友說齋集西川麥秀圖贊　臣恭聞仁
宗皇帝誕膺駿命嗣無疆大曆服天縱上聖克知稼穡之艱難救本務農
澤切脣意親屈帝尊象耒千畝數移清蹕臨觀刈穫復於後苑創寶岐殿

歲命種麥以無忘稼事之勤天瑞應誠昭假紹至兩岐合穎史不絶書辟
遐方下邑去皇都千萬里之遠者均被和氣是生珍物粤皇祐五祀仲夏
之月井絡奧區曰眉之彭山以瑞麥圖來上一莖五穗者凡數本高瓌異卓
絶前古未有聖心懼偷發于音容顧謂群臣曰朕嘗禁四方獻瑞物今得
西川秀麥圖可謂真瑞矣臣聞天生神物錫賚聖萬世其發祥隤祉雜見
乎穹壤之間者雖不一而足然而兆南畝之豐爲農夫之慶未有若瑞麥之
爲尤懿也是以書紀同穎之獻詩頌來牟之貽著在簡策爲億世美談恭
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乾符坤珍光衍盈溢其於草木蟲魚之類皆抑而
不宣乃獨有取於麥秀之圖則聖人愛民之意豈不甚深遠哉是圖也秘
諸金匱藏在禁嚴以傳罔極以貽後昆使之披文而會意接謀而興思則
七月之艱難公劉之民事當有不待周召之詩而自知者顧不偉歟是宜
儒學之士拔飾厥文欽贊盛德臣愚不自揆度謹昌昧自竭贊曰　於皇
仁宗纂有丕基稼穡艱難不虞而知敦本務農念茲在茲黛耜朱紘躬耕
帝籍是刈是穫載移清蹕殿創寶岐言觀其麥天瑞應誠十雨五風物無
疵癘歲則屢豐黄雲亘野其苗芃芃協氣橫流蒸爲善祥迺獲瑞麥于眉
之陽一莖五穗垂穎穰穰維時農夫式舞且蹈吏民來觀欣欣相告我皇

聖明地不愛寶敢託丹青獻諸天子披圖九重照映黼扆舜瞳周視龍顏
則喜顧謂群臣可謂真瑞賓蓮合蹄嘉禾同蔕作會雖古效珍已細豐年
之兆天實予畀受言藏之祕諸金匱傳示後昆毋忘稼事詩頌來牟歸功
后稷書紀嘉禾成王之德若昔稱隆于今撡迹惟我太宗治盛雍熙內郡
獻圖九穗兩岐祖武可繼于今適追猗歟珍物天錫聖皇靈慶既啓藻繪
斯彰小臣欽贊萬世無疆玉海皇祐三年五月滁州進瑞麥一莖五穗至
和元年六月應天府貢瑞麥一本七十穗一本二百穗五年六月資州言
麥秀兩岐　嘉祐三年六月綿州言麥一穗兩岐七月泰州進瑞麥一本
百穗伊闕之野有麥穗合幹上飛白瑞麥字賜守臣　泰山獻瑞麥凡五
本五百一穗　熙寧九年譙縣有瑞麥一本三穗尉氏湖陽彭城並有瑞
麥一本兩穗　元豐八年亳州有瑞麥一莖二穗一莖三穗一莖四穗
元祐四年泰寧軍瑞麥異畝同穎六年汝陽縣美原縣兖州鄆縣有瑞麥
一莖數穗　元符元年安平縣生瑞麥二年達水軍瑞麥合穗十一月岷
州宕昌砦生瑞麥宋史徽宗政和元年蔡州瑞麥連野　魏惠憲王愷淳
熙元年徙判明州轄屬邑田租以贍學得兩岐麥圖以獻孝宗賜手詔曰
汝勤課藝殖農不游惰宜獲瑞麥之應加惟荆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

尹宋會要淳熙二年東淮旱甚詔諸州勸種麥郡守張冲以麥種振業之
貧民明年麥大稔清流野人得異麥於南門外一莖雙穗以獻于郡郡圖
其狀以聞時適建堂於小廳之西因扁以瑞麥令參政何公澹爲記刻石
堂中　淳熙三年四月四日詔明州解到麥連兩岐判明州皇子魏王愭
令學士院降詔奬諭仍宣付史館既而皇子判明州魏王愭奏伏見明州
管下兩縣連歲有麥秀兩岐之瑞竊見知鄞縣桃抬知象山縣高子莫職
事修舉勸課種麥委有勞効欲望特賜旌賞各得轉一官選人比類施行
合肥新志淳熙三年合肥縣境獻瑞麥雙穗至三穗四穗　瑞麥贊　淳
熙九年夔州麥大熟西門進士陳謙亨獻其近郊之秀將以頌聲數其穗
三十有六其中一岐而爲三羣目初見相與歎異命工圖之工欲顯三岐
之瑞而遺六六之數守臣林栗以爲不可俾具見爲圖成僅足其數而不
會諸芭乃知化工之妙有非人爲所能逮者謹滌毫而志之系之以詩曰
　淳熙天子御圖三七協氣所鍾嘉禾乃出巴夔之山亘連阡陌或兩其
岐或六其萼惟是西門近郊所植六六同穎函三爲一茲誠初見圖寫猵
逸乃知人爲不逮天力上方寅畏擯華務實臣不敢獻私志于室系詩之
官汗青之華編諸詩書示此其質太平州圖經嘉泰元年州民獻瑞麥有

岐而兩者有岐而四者宋史寧宗紀嘉泰三年夏四月壬寅福州瑞麥生
温州志嘉定二年夏瑞安麥雙穗因立雙穗豐場　樂清縣麥生雙穗嘉
香書穎遂改其處曰瑞應鄉　赤城志嘉定四年產兩岐麥怠州志嘉定四
年野人有獻麥兩岐粟一莖九穗者黄守嘗遂於郡圃建雙瑞軒至十七
年又有以兩岐者獻之王守挺是歲二麥大稔姜郡教容爲之頌并序云
嘉定十六年冬十有一月上命軍器監丞王公挺出守臨海郡越明年夏
四月二麥大稔有一本而兩岐者野夫奔獻邦人歡欣泚卜嘉祥證匪虛
應殆協氣所感也維侯布宣德意神比天同善政致和實猶枹鼓自昔同
穎之禾有書遠理之木有頌矧思文詠周漁陽歌漢則貽年呈瑞紀載尚
矣容忝掾文學宜有稱述詎敢以淺陋辭即事實錄庶傳示無極云詞曰
聖賢相遭綱舉目張軫念邦國選侯惟良猗歟霞城密拱帝鄉膏澤時下
江瀛沛滂侯承君令政罔不臧明矣弗察勤而有常吏立春冰民田康莊
王蘇薰洽嘉生效祥朱明盛長芃芃阜昌欽華就實隴畝相望一枝挺秀
雙穗聯芳天休聿至侯不敢當亟獻瑞揆歸功廟堂揆拜稽首天子之光
蕭勺萬類陶鈞八荒聖恩天大穆穆當陽臣職奉命恪恭爾將中和效頌
賡詩載揚自今以始時雨時暘氣調玉燭歲格金穰永同賢佐輔弼贊襄

皇帝萬壽傳世無疆次冬復有麥生土墻上王守挺自記云寶慶元年仲
冬有麥生於台城州治便廳西新築土墻之中四穗秀實挺然可觀其麥
又有續發生者姑命工圖之以紀其異是月上澣日郡守濡須王挺書桐
汭志紹定元年四月瑞麥生於縣境一莖四穗郡守袁君儒圖而上之因
刻石寘于縣治　上元志景定二年惟政鄉獻瑞麥有旨獎諭新定續志景
定壬戌夏四月九日郡民孔文桂等言麥秀兩岐在東郊公田中知州錢
可則遣視良實就采之得岐穗餘一百繪圖狀實以獻天子有旨宣付史
館會皇弟太師嗣榮王亦以所得函洁爲圖以進王音報曰祥非偶至應
必有先孫輝聯華萼以陶和致秀啓麥岐而薦瑞兆王師之不用慶農色
之告登上協天心美鍾地產繪圖來進嘉意良勤報聞邦人鼓舞歡悦願
托琬琰以詔將來太守不能遏也焉刻石寘郡治之高風堂唐仲友說齋
集代臨安府進瑞麥表　仁育含靈寖格三登之治瑞呈宿麥挺生千里
之纖並興擊壤之謠敢效得禾之獻臣某中賀竊以年貽嘉種詩嘗頌於
周王穗有兩岐民尚歌於漢吏蓋珍符之滋至在粒食以尤先獨擅前聞
莫如今日盈疇幪幪產近甸之神皋無穎芃芃協純乾之陽數密通躬耕
之地遠踰異畝之祥清廟薦新行講烝嘗之禮靈臺觀象已騰斗霞之輝

璽謂鴻禧固非虛應恭惟皇帝陛下至誠贊化善政養民載耒耜於御閑
率先千耦鑄劍戟爲農器罔奪三時調璿璣而五穀登和玉燭而四氣叙
祥風甘雨物無疵癘之傷潔粢豐盛神有馨香之感果蒙景貺來表昌期
效貢毫都上揜太宗之迹伻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臣無補涓埃謬司華
轂稱萬年而稽首幸覩宏休陳五瑞而作歌願追故實恭覩淮海集代蔡
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以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
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及諸縣節次申送
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云數十年來無
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以來功化日
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至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書
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任德翁得得戇草言衛州進瑞麥奏狀
　右臣訪問衛州近進瑞麥有一莖數穗者仁祖之時胥州彭山縣嘗貢
獻此瑞仁祖曰可謂眞瑞矣於是賜田夫束帛以勸賞之臣竊見近年以
來天下之俗爭言祥瑞而農夫憔悴南畝空虛大兵之後遺民相食河北
流亡至今未復衛州亦河北之地而有秀麥之瑞是天以豐年之祥慰陛
下之焦思也乞於所進呈之日出於聖意依仁祖故事特降睿旨庶使天

下之民。知陛下務農之意。益助和氣。以爲永久生靈之福。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年。是歲南京平州麥秀兩岐。故進士邢祥等六人及第。金史熙宗紀。 天眷三年。 月辛巳。京兆進瑞麥。 皇統三年。五月丁巳。朔。京兆進瑞麥。又七月庚辰。太原路進瑞麥。又進獬豸。并瑞麥。 興定元年四月。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開封進瑞麥一莖三穗。二莖四穗。元史世祖皇帝至元七年。瑞麥生東平。東平府進瑞麥一幹五穗。及三穗者。并爲圖具表稱賀。省臣以聞。上若曰。是素所無耶。對曰。臣嘗聞有一莖二穗。未嘗有五穗者。遂命藏之大府云。 至元十一年七月。興元鳳州民獻麥一莖四穗。至七穗。一莖三穗。 至元十八年。閏八月壬辰。瓜州屯田進瑞麥一莖五穗。 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廣元路閬州。麥秀兩岐。 至元二十四年。八月癸亥。濠州進瑞麥一莖九穗。宣城志至元丙戌。旌德縣民以瑞麥來獻。其莖有五。其穗三十有二。時雲中高可庸。爲寧國路總管。教授昌士氣。爲文以記之。旌德志瑞麥記 雲中高侯來守宣城。政洽化行。吏信民愛。境內廓清無事。乃一以力穡勸耕爲務。歲乙酉夏。出郊登父老而告之曰。嘔喻翔徉。若父兄之語子弟。民是用勸。其秋書大熟。越明年。循故實說于桑田。枝分戶裂。鬌爲十七條。髫髾幽風遺意。家傳人

誦。溢爲頌聲。曰。良二千石。其又有以淑我民也。何其辭愈詳。而意愈惻惻也。乃次旌邑門勞。未幾。野人以瑞麥來獻。其幹有五。其穗三十有二。邦之人士。嘖嘖稱贊爲盛德事。曰。勸耕冠蓋。無歲無之。未有能獲嘉瑞如此麥之薿薿煌煌。逮榮並秀者。其殆地不愛寶。以是顯邦侯牧養之政歟。乃相與圖其狀。鑱之石。謂士氣宜記。士氣聞之。后稷配天立極。詩人獨以貽牟頌之。春秋於無麥則書之。重民食也。合浦不孟嘗。則珠不還。潁川不黃霸。則鳳不集。吳興不柳惲。則嘉禾不同穎。漁陽不張堪。則麥秀不兩岐。天地間感應之理。各以類應。氣協則嘉禾生。心和則天地之和應。蓋有莫之爲而爲者。自侯之治宣也。以詩書爲治本。以禮義揭教條。白髮丹心。勤恤兩都循吏之政。庶幾見之。衛多君子。同寅協恭。集思廣益。開誠布公。吾見其和氣洽於僚友矣。明倫析理。誦詩讀書。泮水思樂。風雩詠歸。吾見其和氣襲於庠序矣。鄉化興誼。力本務農。雨暘雖時。年穀屢豐。吾見其和氣孚於田里矣。以和召和。是宜瑞應之來。如引鑑對形。援桴鳴鼓之不可揜。見其圖。思其人。觀其墨。知其政。千載而下。固將與合浦之珠。潁川之鳳。吳興之嘉禾。漁陽之秀麥。發濵澤然弟之矣。不其盛歟。上方選用循良。以治行第一入爲三公。厥有次公故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使泰和薰蒸。躋一世於

太平既醉之盛。其瑞應又豈止於麥而已。醴泉出。甘露降。鳳凰來於丹丘。朱草生於郊藪。皆侯所宜得。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爲侯記之。公名可庸。字用之。自號敬齋。熟文物於故家。著功名於治郡。今受嘉議大夫寧國路總管云。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望日。郡文學昌士氣記。 郝經陵川集瑞麥頌。歲壬辰。王師濟河。河南亡。囊堃餘燼。狡狡蝟興。兵鋒遺黎。虔劉殆盡。而又壤地聯宋。師出其閒。突蹂汴洛。披攘亳宋。至于徐揚。舵亘上下。千有餘里。姦宄抵隙。覇跨兩境。依險負巢。血入于手。二十餘年矣。今上即位。宵旰求瘼。詔太弟都督諸軍。謂將有事於宋。必先事於河南。河南既治。本根既固。藩墻不冗。資糧鎧爲。廩庾足而漢淮可圖也。於是詔分陝東河南諸道有金故地。置經略司於汴。命萬戶史公。行臺趙公。及中貴楂爲。公等既至。乃議事典。約法制。鉏禁驚。去姦賊。撫單弱。出滯淹。布屯戍。均賦輸。抉索利本。掊擿弊萌。進用老成。設施比次。井井以進。朞年報政。帑有餘貲。庾有餘粟。四鄙不驚。民狎於野。風雨時順。歲乃大穰。甲寅夏五月。旬入進麥一莖八穗。馳驛上聞。洞洞屬屬。歡贊四布。夫黃龍白麟。赤芝朱草。鳥獸草木之異。無益於時者。猶以爲休徵。豈若食民之天。有如是之盛乎。桑無附枝。麥有兩岐。猶媺美於漢。炳燿千古。矧如是之多乎哉。經越在草莽。不能贍望清

光。拜手稽首歌頌。布衣職也。乃作瑞麥頌。以爲四野謳歌之倡。其辭曰。河流湯湯。金源故墟。朔龍乾飛。千麾萬旟。蹈屬靡前。飲河長驅。河流不洋。曾不爲濡。汴蔡傾。遂伐荊吳。千里搶攘。翱爲萊蕪。白骨撐拄。枯血糢糊。宛宛赤子。鋒鏑之餘。暴劓抑元。巢貍窟狐。殆二十年。憤而不蘇。皇帝踐祚。丙丙當宁。同仁一視。廓清天步。乃眷曰咨。咨汝南方。神州王畿。可爲冠場。乃命太弟。俾長戎行。曰史曰趙。建爾旂常。爾爲朕行。彝彼夷傷。分陝建臺。固吾圉疆。汝修汝戈。汝峙汝糧。乃拜稽首。天子之休。不克負任。天子之羞。帝曰汝嘉。汝達朕憂。玉節煌煌。奉命南下。有澤其車。有灌其馬。鉏夷棘荊。扶拄壞廈。顛殭蹎蹶。崩崩解瓦。山通藪開。漸出單寡。髫童耇叟。傴僂羅亞。失喜驚呀。悲集淚寫。載中王度。載宣王化。民具萃止。夔夔茂舍。乃斧其桑。乃樹其穀。乃聚乃育。乃室乃稼。務嗇勸分。墾荒闢野。惟是帖妥。莫敢傍哆。惟是信義。莫敢狙詐。清以益燕。簡以益暇。緩帶輕裘。投壺歌雅。元氣油油。春我中夏。我庾既億。我倉既盈。雲霓濡來。呻吟不聲。山河改色。乾坤夷清。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皇澤瀰瀰。汪洋濛溟。惠風不鳴。震雷不驚。雨暘熯寒。弗凌弗乘。人和天和。年穀屢登。靈浸遼達。瑞麥乃生。岐岐薿薿。八穗一莖。旬人進只。幕府嘉只。何以致茲。臣當歸美。乃籍乃襲。獻諸天子。以益鴻

休以牓信史經也作頌以告休功匪惟頌功惟以勸終揚志行霜月齋集

集慶路瑞麥頌　至元二年丙子集慶路總管通議完侯在官之初年也率作統勤置舉交宜令洽惠行民用寧嘉儲和揚熙中暢旁溢治德陰感物禎顯乎維時溧水等州皆以瑞來及年同時而馳獻者擢兩岐而增秀表合莖而分榮於是合州之黃髮黔皙屢居壁處抃蹈呼舞相率而稱曰異哉是其仰分而俯遂合者足以表侯之善承本盛而末乃豐者又足以表侯之厚下至於曰來曰牟之生爲種不同爲穫不同而鍾祥顯異通縣爲無不同者從足以表侯理化之所施融小大精粗先後而一之也非侯之績耿耿徹爲於規爲矩度充而不匱有餘則何以玄通神達而適暢宜嘉植芃茂並隆休徵爲之賛豐康而彰社美者能盛哉如是乎是宜有以播宣侑能鼓著聲烈以華衍久合詞同忻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惟德發祥厥盛惟族神草靈芝嗜如嘉穀畇田油油瑞邦章休吁嗟乎來牟斯德之酬惟穌感物上順惟隆合分會貳孰異非同彼穎之特協偶于一吁嗟乎來牟斯穌之積惟愛育民本充末茂跗培無勤顛靡藪秀彼實之舒並分抽孫吁嗟乎來牟斯愛之孚惟治周方何粗何精靡有後先與時登成彼植之盛小大胥慶吁嗟乎來牟斯治之應侯膺殊禎秩登祿盈均和弘平頴蹐侯于鈞衡氏列侯德以嚴金石書朝妁夕永侯休于千億元史順帝至元四年夏五月辛酉彰德獻瑞麥一莖三穗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壬午朔洛陽瑞麥生一莖四穗雙穗三穗者甚衆陸子方集瑞麥圖序　大德改元之九禩春三月至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本養老恤貧議貸寬徭賜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金穀逋不能償者悉蠲除之萬姓大悅先是江浙歲比不登旱澇爲灾有司體聚未能如式元元懷憂膏澤隨下所以孚格天心導迎和氣信有兆矣夏五月麥大熟甸人獻麥一莖三穗得諸暨陽白康之原民許氏家其占爲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詩之侈張其事請聞于上惟漢之漁陽夫善爲政兩岐之歌流詠至今蓋生物一本乃理之常生二生三爲奇爲瑞今玆奇瑞視漢有加夫年之豐凶雖係乎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玆其驗矣守土臣不敢自以爲力謹摭民謠列之篇次自附於唐叔得禾之義以顯揚國家之休命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八陌

麥

句容新志

國朝吳元年麥兩岐者二產縣境知縣王成奉以獻中書省欽奉

聖旨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司奏民人李文興施仁獻瑞麥兩幹四岐以爲予之禎祥故捧而來朝予且悅且慮何也昔者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舜之功德感於天致鳳之來儀故也文王治岐山聞鳳有聲亦文王功德之所感此二君當治天下之時民乃和平故鳳依時而至當春秋麒麟至夫子惟之蓋出非其時當羣雄爭鬭之秋民人塗炭其禎祥之應豈不致夫子之惑也予身本布衣起兵淮甸東渡江左十有三年四征不庭拜戟繫重治頑惡者法律甚嚴所任非賢己身不德日夜憂懼不能自善其禎祥瑞麥豈在予感而至莫非新任有司得人或者農民自勤而格天地故生瑞麥以祥有司及勤農者也然此天地造化人豈能知今後令李文興施仁等慎心以奉天勿怠欽此　趙權瑞麥詩序

有吳建元之始年夏四月麥兩岐見於句容之近郊如是者二焉郊之氓走致之庭言於邑大夫王侯曰聞諸鄉之老成人是麥之祥也祥必有所繇致惟我侯來令吾邑公而勤廉而愛人是其應也夫公而勤則於事上也忠廉而愛人則於字下也惠而無傷公勤廉愛之所感召叶氣横流天降祥福宜哉矧茲祥也不于其他必於帝命率育之貽者發之豈非惠養之徵乎我弗敢匿敢告侯聞之慨然曰噫有是哉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邪今

上以英武之資拓迹開統建萬世無疆之業句容實惟漢豐沛南陽比又介乎輦轂之下上天眷顧儲祥委祉滂湃漫衍昭晰傳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玆其爲祥也豈臣子所得私邪不然何獨於玆一邑見之在宋開禧初其祥若是邑人刻石具在今

有吳之建元也其祥亦偶有是焉天既時運昭然暗合豈偶然哉以天之眷於爾邑吾知

聖心之不忘爾民也遂表其實以聞攉惟休徵之應德化之感古若今一也昔漢張堪守漁陽麥兩岐實生其壤民之頌之紀於史氏竟未聞歸美其君若侯者今侯不惟謙抑弗有歸德于上且指歸化原昭揭德本明著章徹若是非尊君親上公爾忘私孰能然哉推是心也上可以獲乎君下可以得

予民。權自今璽書褒嘉。恩頖兼至。寵賁霸於潁川。侯卑茂於密縣。使吾民
得以涵詠
聖化。沐浴膏澤。其不兆於斯乎。邑士民既鋪菜盛美。播諸歌頌。權拙訥不能。以聲
成文也。為之序云。 趙權瑞麥記。 邑大夫王侯下車之明年夏四月。民有
以麥一莖三穗獻者。二以為侯德所感云。侯受之謂其僚屬曰。吾何以堪
之。惟吾
王者定區宇。肇啓洪業。而句容密邇
王室。基本攸在。况今立號建國之始。而社祥君斯。天其豈無意乎。隱而不彰。是蔽
王家之美。而貪天功也。其可哉。遂表其實。獻大府以
予
聞。既以播告中外。
綸言撝謙推美歸下。激厲勸勉。嚴畏有加。匪頒下逮。恩禮優渥。於是吏慶民抃。
上下歡洽。膏澤弗愆。歲用大稔。邑士民乃相與謀曰。昔在宋開禧初。麥有
祥如是。文載於石。具在。今而不刻金石。將何以昭揭盛美。垂示永久。遂用舊
石謁辭。而以命予。權竊惟和氣致祥。天地之常經也。今侯嘉寵斯麥。以昭
有吳受命之符。下歸美其
上。上推功於下。君臣同德。以和召和。斯民蓋將被其澤。豈不重可貴哉。是足以
記夫。侯名成。字國用。蘄春人。其為治也。果毅以立事。廉公而愛人。縣丞劉
名復仁。字克禮。揚州人。主簿任名允。字執中。桃源縣人。典史汪名宏。字守
道。泗州人。同寅協恭。駸駸政績。圖當大書特書。茲未暇詳者。特記瑞麥云。
犁眉公劉伯溫集 瑞麥頌 并序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群猾并作。黎民惶
惶。并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浙江。
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
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洊臻禎祥。
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
者。二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李思齊張思道據
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
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
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漢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鼓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
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
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是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
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
哉。頌聲之作。不可闕也。頌曰。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儀。紫達平露。其實
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
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
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英英。
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濟彼原田。溢若雲煙。望
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
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容椽典權集 進嘉麥頌 并序 帝王應曆。澤
被群生。天降禎祥。以彰休德。故詠於詩。紀於書。載之史冊。傳之將來。凡所
以見諸文章以為美談者。抑亦詞臣有其人焉。
大明御極。赤精承運。八埏九有。罔不來庭。乃洪武六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壬午。
中主守臣來獻嘉麥。奇根耦穗。穎栗堅好。禮部以聞。
天顏悅懌。翼日癸未。薦之
宗廟。越三日甲申。召御史中丞臣陳寧率其屬十有七人見于
西苑。悉出有司所獻嘉麥圖。以示諸臣。蓋自渡江之初。以至今日。二穗三
穗以至五穗者數十本。命監察御史臣與權等十有五人。各為詩文以進。臣
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斯嘉麥也。其禎祥哉。是宜銘之彝鼎。播之雅頌。書
之竹帛。昭示後昆。臣與權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
皇明。赤符降精。篤生
聖人。應運而興。維此
聖人。天錫勇智。武以安民。文以圖治。飛潛咸若。動植蕃滋。群生既遂。禎祥以時。
雙穗有穀。同帶有瓜。貽我嘉禾。來牟孔多。守臣司牧。撫綏
帝鄉。天產嘉祥。入貢于庭。
皇帝曰咨。匪台之績。兆民莫安。
祖宗之德。乃召宗伯。乃召工祝。致告
皇靈。荷天百祿。穆穆皇皇。本固支彊。厥德無愆。壽考不忘。小臣司諫。稽首進言。
國朝永樂二年正月。總兵官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宋晟進到甘州
中衛瑞麥大麥三本。二穗一本。三穗一本。五穗一本。小麥二穗一十三本。

永樂三年六月秦府長史司進興平鳳翔等縣民人陳子和等所種大麥一莖二穗至五穗者一十二本。十一月山東青州莒州日照縣知縣戴原冨進大麥有一莖三四穗者。永樂四年六月南陽中護衛差百戶周貞進瑞麥四十七本內有一莖二穗至六穗者。六月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差訓導鄒玉進民人貫義等地內所產瑞麥一百八本有一莖二穗至六穗者。東漢書張堪傳堪拜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北史蘇孟業傳業皇建二年還東都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魏蘭根傳蘭根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饑寒柰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境。隋書令狐熙傳熙為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還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宋史張禹珪傳禹珪知澶州時頗勤政治以瑞麥生獄空連詔嘉獎。

韶州曲江志宋鄭酢傳酢字賔禮始興南城人徙家曲江少穎悟杜門讀書紹興初詣闕下上書召試授官進攻守三畧上嘉納之知虔州虔化縣夏秋二賦自為書與民吏不及門而集歲以大穰麥一莖數穗閭里歌之。太平州圖經志宋乾道二年當塗宰韓琳行野勞農得雙穗之麥獻于郡州民余氏又得一本六穗者以獻洪邁因以瑞麥名亭。句容新志宋開禧元年麥三穗同幹者一兩穗者三產縣境邑令江公亮刻之石徐筠為記。紹定元年靈芝兩岐麥同本竹並蔕瓜雙頭蓮五瑞並產縣境邑令張偘刻之石漫塘劉宰跋之曰有一於此足為上瑞況五者未備乎然則邑大夫與其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處州志鄭滁孫字景歐青田人知樂清縣教崇教化建宗晦書院以淑邑後學囹圄空虛有嘉禾瑞麥之應異政不泯至今遺愛在人傳頌未已。宋宇溪陽先生集紹慶府教驗瑞麥淳祐庚戌璉麥向秋於學圃得兩岐者二三岐者一前此未之見也先是平地溪細民牛產二犢嘉瑞迭至厥有攸自具以告州長金華王公先生曰是乃閫帥優漢中之休證麥以卜坻京之盈牛以兆田萊之闢天地順助委和而發祥矣揚興感先生之至言欲鋪張揚厲而材未之逮敢撰成古體三十韻以紀事實且獻且賀幸恕其狂斐而垂覽焉。耕稼問黔嶸禾黍慨培壤秀實僅有之嘉祥魏為睹府主金華仙農邑豺緬縷暖律笑吹鄒長府肯為耆節用寓封殖寬征從字撫去年民病穫公把漏天補今年趁春耕公有月額雨至和委來牟兩岐分藝圃雙秀可奇觀三穎駭珍吐一如荀氏龍頭角森踽踽一如賈氏虎偉彪稱最怒友于好弟兄長峙更傴僂芒穎乍崢嶸褓襁辭媼姆苗脉共根株萬物本乎祖見說西家牛二犢同一乳碎啄衆難並異聞沓前古歸功貳千石焉言物有主憶昔辛丑間紅塵飛白羽陸海沉炊煙原田沒榛楮厥角深顰憂宅西命山處太平登九年魚危鵲生聚長嘯孤雲端漢中我疆宇片心天地通助順知已許畜禁田不蕪麥瑞冨高庚萬竈飽饞餅日中已無虞坐縛長橋蛟行却九關虎翠還天子地醉言執童羖袞衣遂歸禾上瑞此為取癯儒喜聞言中夜常起舞欲補嘉禾篇俚詠驚尾飄。袁起巖詩仲春勸耕有獻兩岐麥者和丁端叔茶使韻　周原膴膴偉歌頌我訪春郊屆義仲市攜曲蛋古招提媚日暄風傍鞠鞬布宣德意父老喜醉飽盤餐兒女共眼看秀色藝頭多風落輕花枝穗重未呈生意滿阡陌不待池塘春草夢道傍瑞麥獻者誰秀出雙枝駭羣衆春風和氣下披拂產出禎祥呈妙用我思昔歲旱為虐幾度殘天香火共懸知政拙謾心勞助然弗稱甘衆從今年春到一

犁雨是處膏腴飽耕種樂趾于耜競東作剝棗烹葵翔田詠三農僥遂富庶樂四體如忘痾痒痛只今貽此來牟喜大手鋪張頌歷宋崆峒有詠拾遺語茂陵作頌相如諷司馬相如居茂陵作頌曰嘉穀六穗詩成豈待擊缽催句惡自慚操管弄與君拍手訪豐年姑置別離傾酒甕。吴泳鶴林集瑞麥歌　爰采麥矣泯之陽麥秀漸漸兮登我場歧歧而生自天產兩兩而並維星祥我行其野逢鄭長鄭長忻然持穗往自言此穗實秀時六稽俱垂惟麥仰晉之四穟唐六岐雖有其物無其時我君聖武綏萬邦我伕駿德為藩維君臣堯舜禹十風五日雨干戈偃息將兆和拍手齊唱崆峒歌。麥曾伯可齋集戊申和嘉興守瑞麥行　瑞麥歌懷安三岐及六穗嘉祥不虛出民以氣和致人言一草木華枯且為異況茲一日食有是三足記此邦今扶風中興號佳地去年歲于厄衆懼憂莫弭入春雨暘時嘉驗應期至賢侯政事師其清一杯水孜孜布上德念念在民事東都循吏馭漁陽史君似一麥露雙穎異世風同軌華黍續新雅嘉禾繼前瑞老夫卧陋巷聞此躍而起一麾猥受縢二天幸托翼誰謂大慶膺俯亦及憔悴自今豐年兆不若力田屢當知太守心根源自宮閫務農且重穀感召自茲類昔穗今五穗千里共衣被相逢二三叟相慶更相慰不圖田里歎轉作謳

歌喜酡顏溢鄉老歡聲洽鄰比餘波勝沾丐罔功有餘愧攄毫頌公德拜手反公賜長安咫尺天政聲轄閭易嘉汝黃績寬予堯湯備歸衮陳歸禾經綸展斯志吳芾湖山集和曾大老瑞麥什 別來長恨見無時不謂相逢總注岐愧我滯留身已老憐君偃蹇官猶卑思歸正續孤松賦溢美空傳瑞麥詩萬事從今休更問秖知痛飲是吾師吳縣志袁起巖麥三岐詩 用遇其才愧弗宜但於牧養要張弛未應拙政才兼月森出來年過兩岐長短異形垂美穗青黃間色識新枝懸知瑞應由明主自是豐年屬聖時范石湖大全集次韻袁起巖瑞麥詩此麥兩岐已黃熟其間又出一青枝亦已秀實傳記所未載也 民和神福圖其宜況有仁先四者施吳稻即看收再熟周年先已秀雙岐蕙風半老黃金瑞梅雨重舂綠玉枝樂不可支聊發詠田間日月是芳特南康志至元丙子陳晉諮任內瑞麥記

余攝守南康之明年四月望日屬邑都昌令師置中以瑞麥獻且述父老之辭曰雙岐一莖南北一統之兆弗產于他邑而產于都昌都者總會之名昌者熾盛之謂又豈非五穀皆熟為有年之占乎儻不有賢太守以奉行天子之仁斯瑞何從來哉請上之朝刻之石以彰天瑞顯治績詔永久副僉祈也余俾其歸而語父老曰自河圖授義祺祥之事代不絕書自

來牟貽穟麥之為利萬古一日至於登麥嘗麥呂令特重其事無麥之書春秋亦拳拳焉麥之不可忽如此今一梢特起兩穗翼結以人占天即物明理信有如父老之言者然自昔芝草嘉禾甘露醴泉之瑞有抑而不欲宣者有誇而張且大者要終而論抑者或至今不容泯誇者或隨以湮沒得無以和致和則為祥以乖致和則為異此傳不傳之所由別歟茲麥之祥余固莫知夫所以致之者何自若上之朝則歎於誇矣爾父老以為一統之兆有年之徵則此非太守之所得私而不可以不記盍刻之石以俟夫觀民風秉史筆者之採擇詢之於衆皆曰諾遂刻之朝列大夫江東西大都督府諮議知南康軍陳吏爾立石句容新志句容縣瑞麥記春秋書無麥禾范曄書麥穗兩岐經記異史記祥也江大夫以名家子為句容宰甫數月政化洽孚犴獄空閑叶氣薰蒸震于異麥有三穗同幹者一兩穗者三厥芒樸密厥實粟好邑人曰茲大夫之仁大夫不敢以自功獻之督率牧伯督率牧伯曰茲大夫之徵復以歸之乃繪事秀穎丕昭嘉應是年麥大有秋以經史所登載如彼是宜特書昔曾恭為中牟嘉禾生於使坐庭中州郡交舉致身三吏句容惡知不中牟哉詩云靡不有初大夫其勉旃將見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大夫名公亮常山人今官通直郎樊燕集瑞麥頌并序 蘄水王侯為句容之六年夏有麥一本而岐實者兩邑人告祥議美侯政侯不自有委諸王明諸生燕歡拜手稽首以作頌曰 於皇來牟厥明民受自天降祥于彼南畝莫其祥矣兩兩並秀岐然而實或左或右野夫族談斯祥斯覩誰其著之侯我父母繄侯來斯我財我阜植我良耜擷我稂莠瑞應遝集天寔民牖祝侯頌侯願無不朽侯曰咈哉乃言勿苟本本原原惰莫是究聖人龍飛百祥奔湊洪業所基此邦日舊方古豐沛肆朕先後神斯贊襄胡不畢厚矧茲體元儲祺伊首帝命率育兆固非偶念丕靈承詎曰官守敢竊天休私以自取目擊心抃獻之王后王后曰俞爾予足手是邦予懷爾弗予負今茲之禎其亦而輔宇爾民人俾庶俾富夫予膏澤以洽孤幼侯拜稽首天子萬壽永錫祚祐邦家之有小子作頌爰愧古甫式歌且舞庶傳悠久通州志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中統三年授太原路總管至郡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尺可以阜民者無不為之嘉禾瑞麥凡六出其境元許有壬至治集瑞麥賦 大名為河北大郡閒又屬州之大者也皇上新守令之法於是命吝吉月魯元臣白守忠公嚴皆以郎官慎選出守是州未幾政化大行瑞麥駢生或一稃而二實或一莖而兩岐二君寄圖徵言於有壬乃為之賦曰 靈芝

兮三秀珍木兮連理莖蒲兮叢生嘉蓮兮共蒂是雖委祥疊貺之可書曾不足以埒稃腹之殷雷效粒米之狼戾睠茲漳淵芃芃大田觸冰寖生細莖抽煙四運周歷六陽氣全冷霧兔殖赫兮實堅方翠浪兮漲陸倏黃雲兮際天乃鞘我穡揮彭電旋京坻善收中有異焉金芒蝟磔珠實蟬聯一稃二粒若子之孿一莖兩岐若首之駢羌倪駭膈奔走喧闐念休徵之允叶蓋有開而必先即影而求其形非振我黃堂之二賢乎二賢設施知所先後既基化於庠序尤盡力乎畎畝習福感其至誠坤靈獻其美秀漳陽張堪壽安劉懷之美寥寥乎無聞乃一旦而我有歸之二賢確不敢受歸之天子天子萬壽昔聞緣吏茲應昌期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歌曰天人變邀兮理則一機天不自為兮假人而為焉得九州兮皆若人斯俾我黎民兮永不阻饑隆子方詩題萬户府瑞麥圖 河中之野木連理文人作頌何所美經湖之水蓮雙葩史臣紀異不足錄本業饑來豈堪食蓮花遠觀空有色由來上瑞是豐年笑蔡城外麥連天一莖三穗攢秀穎好事畢中萬口傳閱武堂成政多暇刀劍不如牛犢價老農歌飯看昇平奇祥異產從天下香餌先收夏龍雲靈題可卜秋田稼絕儕西蜀杜參謀困餓空懷當世憂崆峒麥熟無人獲且問王師休未休句容志元江東之瑞麥謠

君不聞張堪作守漁陽時當時麥秀歌兩岐至今一千三百有餘歲漁陽之地田父野老猶歌之至正十四年句容瑞麥復產城東田氏持瑞麥歌縣令縣令便似張堪賢所願今年多穀更多黍五日一風十日雨更有嘉禾獻明府 樊淵詠兩岐麥寄陳清溪縣尹詩 鯉湖蓮幹雙函德芝莖九古來天地間嘉瑞亦云有芝蓮信美異未必可糧糗如何貽來牟侍哺說衆口不見春秋時筆削若曹叟有瑞皆不書無麥乃深咎麥登已足喜何况兩岐秀冨媪出秘珍此事夫豈偶向來瑞漁陽歌詠銘宇宙自從絕響後何人繼其右句容本山邑田少草木茂去歲罹旱災民食炊絕首冬雪兆宜麥大嚼觀田畝今年春雨多尚恐雷車吼豈意漁陽歌復歌千載後此歌賢令尹彼歌賢太守固知天人應政出造化手今君不為功益以謙自守但云麥雖瑞未必禾瑞否民間病已多一瑞未足救願言推君仁溥作八荒壽舜風妙長養傅霖澤枯朽豐年多黍稌三四錢米斗飽飯山中人黃雞酌白酒 程端禮畏齋集倪侯守濠州泰定四年夏產瑞麥自一莖兩穗至五穗 侯名顥字廷簡 君不見貞觀十二歲濠州野蠶成繭為唐瑞距今為歲六百八十九復產瑞麥一莖二穗至五穗泰定聖神方御極慎選守令司撫字茲州承宣寔倪侯庶冨而教心尸至田里熙熙致氣和

示此嘉祥見天意治先使民不饑寒穢麥為瑞固同地不數朱草與靈芝肯比醴泉及連理漁陽之歌未足多陜號所進差可擬唐叔得禾書所紀既云書所紀倪侯何不獻天子只恐功大心轉小却退祥瑞書災異 王惲秋澗集瑞麥農使苟正甫過鄗鄲得麥一莖九穗蓋未之見也作詩以紀其祥是年司農司復立一依已行條格丁亥歲夏五月也 麥秀從來說兩岐連枝九穗若為奇物關極數知陽盛人欽天和嚮歲宜同穎並歌唐叔稼駢莖休頌漢房芝天心似嘉農司復一扎恩光總舊規 釋大訢蒲室集題完者篤總管瑞麥詩 白下民登麥民歌秀兩岐樂邦原縣縣化日景熙熙書澤均千里薰蒸是四時舜琴方日奏鄒律協期吹玄測猶存象休徵不待龜誠通天自應氣感物無疵紀瑞農司喜披圖太史知聯纓珠的皪雙珮玉蕤甤宿雨含芳膩鮮飈動綠漪烏嚶金羽並雉雊景雲披充市邀湯餅比隣餉粿餈丙丁先薦祖庚癸免呼師翁飽夫顒睡兒閑鼓腹嬉不須秦代粟無復魯憂葵子產多遺愛張堪匪溢辭頌慙連理木歌忝九莖芝仙李彌蕃衍甘棠頼永思登膺期契理布治侍綱維展也風雲會懷哉雨露滋思文尊配稷洪範遠傳箕王道惟歸極民心貴秉彝來牟存古典貽訓可無詩 蕭勤齋集瑞麥詩 休因瑞麥闕詩工指有枝駢理亦同聖代災祥都不論只憑人瑞作年豐 曹伯啓漢泉集題王仲通瑞麥卷 吳興賢倅政無疵功比漁陽更倍蓰頼有石塘文翰老霜毫寫出路人碑

蕎麥

廣雅蕎麥七月種九月熟然畏霜得霜輒枯秋無霜則蕎麥熟凶年民饑有教以寄種蕎麥者於麥隴間雜下蕎子麥苗未長而蕎已刈是歲霜晚蕎熟民頼以濟然浙東藝麥晚有至九月者故土人亦或刈蕎而種麥 本草蕎麥南北之人皆能種蒔實腸胃益氣力然不宜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也藥品不甚用之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止躁渴咽乾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嗽血以作麴溫消穀止痢以作麪溫不能消渴止煩 味甘平寒無毒實腸胃益氣力久食動風令人頭眩和豬肉食之患熱風脫人眉鬚雖動諸病猶挫丹石能鍊五臟滓穢續精神作欽與丹石人食之良其飯法可蒸使氣餾於烈日中暴令口開使舂取仁作飯葉作茹食之下氣利耳目多食即微洩燒其穰為灰淋洗六畜瘡并驢馬躁蹄 新補見陳藏器孟詵蕭炳陳士良日華子圖經文具小麥條下 政和本孫真人蕎麥合豬肉食成風癩 兵部手集治小兒油丹赤腫蕎麥麪醋和傅之良 又方孩子赤丹不止蕎麥麪醋和傅之差 楊氏產乳療熱油赤腫取蕎麥麪醋和塗之 丹房鏡源蕎麥灰煑粉霜結輿

本草云蕎麥本經雖具性味主治然世作麪食之者亦衆發痼疾動風氣頗驗其療病即未聞及云挫丹石續精神未聞驗據西北地多種產彼人亦喜食之即非性寒之物當云味甘微溫有小毒為是 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蕎麥甘平性寒無毒實腸胃益氣力鍊五臟續精神久食動風令人頭眩猪肉同餌脫人鬚眉雖動諸病猶挫丹石 新安志蕎麥姿弱幹赤花白不類他麥秋種而冬食 王禎農書蕎麥赤莖烏粒種之則易為工力收之則不妨農時晚熟故也 農桑輯要蕎麥五月耕地經二十五日草爛得轉并種耕三遍立秋前後皆十日內種之待霜降收刈恐其子粒焦落乃用推鐮穫之 推鐮見農器圖譜 北方山後諸郡多種治去皮殼磨而為麪焦作煎餅配蒜而食或作湯餅謂之河漏滑細如粉亞於麥麪風俗所尚供為常食然中土南方農家亦種但晚收磨食穫作餅餌以補麪食飽而有力實農家居冬之日饌也 成都志按石泉縣皆深山窮谷土薄地寒無水田秔稌之利以蕎麥為生 番陽志蕎花白幹赤冬熟畏霜非二麥之類亦名烏麥或為粉或煎或蒸而食之 宋史高昌國傳 高昌即西州也地產五穀惟無蕎麥 宋胡銓詩夏旱至秋田家種蕎麥以補歲事 千里還經赤地連老農作苦也堪憐來年不復歌豐歲蕎麥猶能救歉年山色淺

深秋潑黛田毛上下曉披綿蕎麥花白天公莫遣霜如雪赤子嗸嗸要解懸田家相傳此麥畏霜陸放翁詩蕎麥初熟刈者滿野喜而有作 城南城北如鋪雪原野家家種蕎麥霜晴收斂少在家餅餌今冬不憂窮湖麻壓油油更香油新餅美爭先嘗獵歸熾火燎雉兎相呼置酒喜欲狂陌上行歌忘惡歲小婦紅糚穗簪髻詔書寬大與天通逆熟江南幾斛計李新野鬻先生集蕎麥 神農播百穀賜兄蕎麥種下子分苦甘甘幾苦家竈西山律候曉春種夏苗黃秋花深入雲風浪綺霞動漭瀁以時節收放遠原隴藏螢蝸負歸兎徑行錯總積聚連雲根叢拮亂墟冢赤莖墜釵股黑實盈歪甕銳首師鄒夫斯結友張仲一身多棱稜四角腹膨膿春閑鐵屑飛磨溜塵粉凍浸和陶甄手灰火助培擁劑堅牴鐵石薄厚擬輕重不問鏡月圓行王齊眉捧拌窪新炒香揉以牛羊湩不托連炊鮭芹美思貢奉宋牟莫我貽梲榔尚珍送犬宛來首蓿與爾俱闌茸中都千貴人侍食姬環拱流匙滑玉粒雕胡不在供四海會萬珍方丈無黙空戎狳犬豕性真可棘秕共有客飯黃粱渾忘夢中夢

穬麥

本草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 穬麥味甘微寒無毒主輕身除熱久服令人多力健行以作蘖溫消食和中 唐本註云穬麥微寒陶云性熱非也復云作屑與合散異此皆江東少有故斟酌言之 宋嘉祐本按蕭炳云穬麥補中不動風氣先患冷氣人即不相當大麥之類西川人種食之山東河北人正月種之名春穬形狀與大麥相似 孟詵云穬麥主輕身補中不動疾 日華子云作餅食不動氣若暴食時聞似動氣多食即益人 圖經 文具小麥條下 三元延壽參贊書穬麥西川多種山東河北人正月方種先患冷氣人不宜食 客語穬麥關中謂之青科麥其皮粗梗如稻穬云彼中麥只就山上堆積經年更不飛爲蛾

瞿麥

本草瞿麥圖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瞿麥味苦辛寒無毒主關格諸癃結小便不通出刺決癰腫明目去翳破胎墮子下閉血養腎氣逐膀胱邪逆止霍亂長毛髮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生太山川谷立秋採實陰乾蘘草牡丹爲之使惡螵蛸 陶隱居云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可愛合子葉而刈取之子頗似麥故名瞿麥此類乃有兩種一種微大花邊有叉椏未知何者是今市人皆用小者復一種葉廣相似而有毛花晚而甚赤 按經云採實實中子至細燥熱便脫盡今人惟合莖葉用而實正空殼無復子爾 宋嘉祐本按藥性論瞿麥臣味甘主五淋 日華子云瞿麥催生又名杜母草燕麥蘥麥又云石竹葉治痔瘻并瀉血作湯粥食並得子治月經不通破血塊排膿葉治小兒蛔蟲痔疾煎湯服并石藥發并眼目腫痛及腫毒搗傅治浸淫瘡并婦人陰瘡 圖經曰瞿麥生太山川谷今處處有之高一尺以來葉尖小青色根紫黑赤色形如細蔓菁花紅紫赤亦似映山紅二月至五月開七月結實作穗子頗似麥故名瞿麥立秋後合子葉收採陰乾用河陽河中府出者苗可用淮甸出者根細村民取作刷箒爾雅謂之大菊廣雅謂之茈萎是也古今方通心經利小腸爲最要張仲景治小便不利有水氣栝樓瞿麥丸主之栝樓根二兩大附子一箇茯苓山芋各三兩瞿麥一分五物杵末蜜丸如梧子大一服三丸日三未知益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也 政和本雷公云凡使只用蘂殼不用莖葉若一時使即空心令人氣咽小便不禁凡欲用須以謹竹瀝浸一伏時漉出曬乾使用 外臺秘要治鯁以瞿麥爲末水調方寸匕 又方治石淋取子酒服方寸匕一二日當下石 千金方治產經數日不出或子死腹中母欲死以瞿麥煑濃汁服之 梅師方治竹木刺入肉中不出瞿麥爲末水服方寸匕或煑瞿麥汁飲之日三 千金方同 崔氏方治魚臍瘡毒腫燒灰和油傅於腫上甚佳 寇宗奭衍義曰瞿麥八正散用瞿麥今人爲至要藥若心經雖有熱而小腸虛者服之則心熱未退而小腸別作病矣料其意者不過爲心與小腸爲傳送故用此入小腸藥按經瞿麥並不治心熱若心無大熱則當止治其心若或制之不盡須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八正散者其意如此 紹興本草瞿麥性味主治備載本經雖云採實陰乾今方家入藥莖葉實皆用但去其根矣治諸癃閉有驗味苦辛寒無毒是也又雷公有藥殼莖葉併使令人氣咽小便不禁之說無所據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瞿麥又云生絳州味苦辛寒無毒 金撰絜古 真珠囊瞿麥味苦辛寒陽中微陰利小便爲君去枝用穗 山居備用瞿麥只用蘂殼不

用莖葉。都使卽令人氣咽及小便不禁。尚從吾本草元命苞瞿麥爲臣味苦辛寒。主關格癃結治小便不通。逐膀胱。養腎氣利小腸通心經決癰腫明目去翳。下閉血墮子破胎。止霍亂長毛髮使杜丹惡螵蛸生太山川谷今處處有之。花如映山紅葉尖而青根如細蔓菁色紫而黑中夏開花立秋結作穗似麥故以名之。胡仕可本草歌括瞿麥主通關格病小便癃結可宣行。決癰明目能除翳。墮子催生利月經吐陵志瞿麥一名雀麥亦名燕麥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劉禹錫所謂兎葵燕麥者。

雀麥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雀麥味甘平無毒。主女人產不出。煑汁飲之。一名籥。一名燕麥。生故墟野林下。葉似麥。今註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穬麥而細生嶺南。在處亦有之。外臺秘要治齒𧏾并𧏾積年不差從少至老方。雀麥一名牡𢧵草俗名牛星草。一味苦。瓠葉三十枚淨洗。取草剪長二寸。廣一寸。厚五分。以瓠葉作五裹子。以三年酢漬之。至日中以兩裹火中炮令熱。內口中齒外邊熨之冷更易取銅器貯水。水中解裹洗之。卽有蟲長三分。老者黃色少者白色。多卽三二十枚少卽一二枚此一方甚妙 子母秘錄妊娠胎死腹中。若胞衣不下上搶心雀麥一把。水五升煑二升汁服 寇宗奭衍義曰。雀麥今謂之燕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踈唐劉夢得所謂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者也。紹興本草雀麥產田野處處有之。主治性味具載本經雖古方治胎胞不出。及齒𧏾等疾。然近世亦稀用之。當從味甘平無毒爲正。

燕麥 張華博物志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翻譯名義梵語迦師。後堂云。唐言錯麥慈和云。北人呼爲燕麥南人呼爲雀麥。南泉抄以錯麥爲大麥十稱指迦師爲小麥飯事鈔錯麥與迦師一物也。

青䵃麥 王禎穀譜世又有謂青稞麥不過名與大小麥頗異爾。種畝用子八升與大麥同時熟。好收畝得三四石每石得麥八斗。堪作餅餌。磨盡無麩但打時稍難。惟快日用碌碡碾過亦助二麥不足之用也。

䅸麥 蘇州府志䅸麥有赤白二種

穭麥 唐書代宗紀永泰元年四月盩厔生穭麥

旋麥 廣志旋麥二月種八月熟出西方。

稅麥 廣志稅麥似大麥出涼州。

舜麥 續夷堅志河東縣舜岩出麥顆如常而無縫。色稍白。每斗得麥十三斤。此地二頃餘。數家主之。踰如今歲東家舜麥成。來歲西家舜麥成。熟無定所。終不出二頃之外。

舜歌麥 蘇州府志有舜歌麥者別種。

紫稈麥 蘇州府志有紫稈麥者別種。

火燒麥 蘇州府志大燒麥無芒。名師姑頭。

密斯兒麥 國朝遣使者至密斯兒之地。云其國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間古有人種植。今但有雜果木。其所遺小麥種。大如黃豆。常自發生。

碧麥 太平廣記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登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戟。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禦風。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縝黑顏色不老。出杜陽編。宋詠史詩碧麥。麥名曰碧品爲珍。表裏渾然一色新。食此體輕風可禦。願詢大軫國中人。

金麥 杜陽雜編唐懿宗。賜同昌公主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枝國所獻也。

指星麥 王子年拾遺記晉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蘗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食腸酒。

昆和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昆和麥。能調暢六府。

醇和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令人可袒

翻雞麥 洞冥記玄都有翠水麥狀如飛雞。謂之翻雞麥。

延精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延精麥延壽益氣。

輕心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輕心麥。食者體輕。

含露麥 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

極異麥 王子年拾遺記嶺外大苔木蘭度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三寸。可容地數十年不壞。

穄麥 曲洧舊聞穄西北人呼爲穄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呼爲麥爭場。類說天子西征。至于赤烏。獻酒千斛。穄麥百載。穄以黍而不黏太平御覽穆王傳鵠韓之人無鳧。乃獻穄麥三百車。腸之黃金

雨麥 任昉述異記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自生麥 太平御覽穆王傳天子至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唐汝廬宿楚泗濠民田麥自生天禧五年四月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者四頃餘。

連理麥 宋史本紀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安州臨江軍產芝及連理麥。

種麥 治民書凡麥有大麥有小麥又名做來年。田家到麥熟時。正是四月。叫做麥秋。種麥最要及時。

常年白露節可種。下等薄田秋分等可種。中等田秋分後可種。上等田若種得大早，麥苗有節，又多生蟲；種得大遲，穗頭短少，又少結實。當種麥時若遇天旱無雨，先用柴水并蠶沙漬温麥種一宿，次早乘露水急種入土。若柴水浸過，使可耐旱；用蠶沙同浸，使可耐寒。到麥苗生時，若有黃色，使是種得太密，必用鋤減方好。 凡種蕎麥，要在五月耕翻田地，過二十五日，土中草爛，却再耕轉。凡要三徧，到立秋前後十日，並宜下種。假如耕地三徧，必得蕎麥著子三重。但候下兩重子黑色，上重子白色，即須收割，堆積在地，令白子日漸老黑，便是好麥子。若待上一重子黑，方去收割，那下頭兩重黑子都落盡了。北方多食秈子麪，即蕎麥也。種記月令：仲秋之月，乃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玄註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宜重之。 陰陽書：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戌，忌於子丑。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種瞿麥法：以伏爲時。一名地麪。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田三四升。畝收十石。渾蒸，曝乾，舂去皮，米全不碎，炊作飡，甚滑。細磨，下絹蓰，作餅，亦滑美。然爲性多穢，一種此物，數年不絶，耘鋤之功，更益劬勞。 齊民要術：種大小麥，皆須五月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種者，其收倍薄。崔寔曰：五月一日，畜麥田也。 種大小麥，先搾逐犁掩種者佳。再倍省種子而科大。逐犁擲之亦得，然不如作掩者早。 其山田及剛强之地，則耬下之。其種子宜加五，省於下田。 凡耬種者，匪直土淺易生，然於鋒鋤亦便。 穬麥，非良地則不須種。薄田徒勞，種而必不收。凡種穬麥，高下田皆得用，但必須良熟耳。高田惜擬禾豆，自可專用下田也。 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時，擲者畝用子二升半。下戊前爲中時，用子三升。 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用子三升半或四升。 小麥宜下田。歌曰：高田種小麥，稴䅌不成穗，男兒在他鄉，那得不憔悴。 八月上戊社前爲上時，擲者用子一升半也。中戊前爲中時，用子二升。下戊前爲下時，用子二升半。 氾勝之書曰：凡田有六道，麥爲首種。種麥得時，無不善。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且故反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耐旱，蠶矢令麥忌寒。麥生黃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之。秋鋤以棘柴耬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覆。黃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絶其乾葉，須麥生，復鋤之。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冬雨雪止，以物輒藺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

去。後雪，後如此，則麥粟早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旋麥。麥生根茂盛，莽鋤如宿麥。氾勝之區種麥：區大小如中農夫區。禾收區種。凡種一畝，用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成，鋤區間秋草。緣以棘柴律土壅麥根。秋旱，則以桑落時澆之。秋雨澤適，勿澆之。麥凍解，棘柴律之，突絶去其枯葉。區間草生，鋤之。大男大女治十畝，至五月收，區一畝得百石以上，十畝得千石以上。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穬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豍豆，盡二月止。 凡種小麥地，以五月內耕一徧，看乾濕轉之，耕三徧爲度。亦秋社後即種，至春能鋤得兩徧最好。 王禎農書務本直言云：麥種初收時，旋打旋揚，與蠶沙相和，辟蟲傷，資地力，苗又耐旱。大麥非良地則不須種，小麥非下田則不宜。說文曰：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夫八月乃金旺之月，麥於是月而生；五月乃火旺之月，麥於是月而死。是知物之生成，各有其時。種植之日先後，則所擲之子有多寡；種植之地肥磽，則所收之利有厚薄。大抵未種之先，當於五六月暵地。若不暵地而種，其收倍薄。凡種須用耬犂下之，又用砘車碾過，日種數畝，蓋成隴，易於鋤治。又有漫種一法，農人左手挾器盛種，右手握而勻擲於地，既遍，則用耙勞覆之，又頗省力。耬犂、砘車，見農器譜。 此北方種麥之法。南方惟用撮種，故所種不多，然糞而鋤之，人工既到，所收亦厚。溫革瑣碎錄：臘日種麥及豆，來年必熟。麥最宜江旱烏沙之地，熟耕如粉，然後種之，必盛。黃土地及高山之巔，却培壅則佳。鎮江志：麥有大小之分。大麥之種有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種；然又早熟，曰黃稈。小麥之種有三，曰赤穀，曰白穀，曰宣州。晉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暵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尤多。 農桑撮要：麥田宜熟耕犂。古人云：無灰不種麥。兩經社日佳。白露節後逢上戊日，每畝種子三升；中戊日，每畝種子五升；下戊日，每畝種子七升。以灰糞勻拌密種之。若當年杏多不蛀，則宜大麥，忌子日種；桃多不蛀，則宜小麥，忌戌日種。 種蕎麥：立秋前後，宜稠密撒。蕎麥種，則結實多；稀，則結少。古今事通：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註：首種，宿麥；一曰稷也，以其先種也。仲春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種藝必用：麥苗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蹂踐令稍實，則其收倍多。又曰：小麥不過冬，大麥不過年。呂氏春秋：得時之麥，稠長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

蚼蛆失時者暑雨未至胕腫蚼蛆而多病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莊季裕雞肋編陜西緣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釀膎唯原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方為佳遺談叢黃鸝口噤蕎麥斗夏中候黃鸝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宋劉原父詩種麥　禹稷躬稼穡春秋重麥禾勸耕聊及暇稱力為候多霜風雖淒緊日晏更清和輕裘頓自姿扶杖勸來過青青已布隴芃芃在伐柯農功欣嗣歲節物嗟騰波悵然念歸田自顧將婆娑虞儔詩和姜總管喜民間種麥　腰鐮刈晚禾荷鋤種新麥田家競作苦蒸豚勞歲久翠浪愜初懷黃雲期後穫晴暖得天時肥磽隨地力贍欲觀風謠未暇從阡陌寧唯餅餌奢庶已鞭笞青擬踏青州麴釀酒邀佳客蘇東坡詩鵓種麥行　霜林老鵓閒無用哇東拾麥哇西種哇西種麥青猗猗哇東已作牛尾稀明年麥熟芒攢槊農夫未食鵓先啄徐行俛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憶昔舜耕歷山鳥為耘次日史記舜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其後崩於蒼梧之野注引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又夏禹本紀禹葬會稽注引地理志云山上有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群鳥耘田故文選注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先生下筆稱快不復捨耳堯祖笠澤叢書云世謂舜之在下田于歷山象為之耕禹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今老鵓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鵓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鄉州重修圖志種麥行　霜林老鵓尾畢逋田間拾麥聲相呼鞠將不使家飢膆種在哇西行麥熟鄉民智豈耙不如長夏忍飢疲荷鋤穿甘辛苦號惶月就知他鄉餅餌如土連村墟蒼顏太守本耕者胎爾來年年種秋社明年分數上有司洪無浪費吾無欺陳貫詩種麥　新穀未升陳輕罄宵人托麥以為命今年種麥如去年去年滿屋今空田吁嗟皇天毋乃戾去年浙右當死歲湘中死寇淮死兵留得東州僅旅綴只今艱食遠如斯豈是造化有來除我無一語活四海對之泣下徒霑裾催租官吏如來濕里正打門急復急安得君眼如月長灼破麥田叢與笠陸游劒南集種麥　墾地播宿麥飲牛臨野池未能貪佛日正恐失農時砣砣鋤耰力勤勤祝史辭嘉平得三白吾飽豈無期蕭壽或心泉學詩叢種麥　荒林僻左地時已及來年頗學鵓種麥可憐入代十莫言耒耜苦且願甲兵休來歲如旋磨機輪向瀑流

鋤麥

農桑撮要麥地內有草鋤去尤佳不耘鋤者其麥少收道僧利諭耘地苗當耙去草根耙四畔浮土壅於根株之側則添陽土而壯盛又鋤去近畔四圍草　又曰須是五更乘露未乾耕鋤則苗易長

防露傷麥

農桑撮要但有沙霧用苧麻散絟長繩上侵晨令兩人對持其繩於麥上牽拽抹去沙霧則不傷麥王禎穀譜正月二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苗乃茂盛既秀不須再鋤直至收穫注鋤麥倍收皮薄麪多而鋒勞鋤各得再遍為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一八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郭宗義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九緝

集　文集名十三

王深父文集

文獻通考王深父文集二十卷。王回深父福州侯官人舉進士中第為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稱經傳語以為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唐中世韓柳作興之習俗相沿未遽盡革加以五代亂離死生於矛戟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陽公為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子之功誠不可泯沒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氏以前猶未數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燄始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惜無李杜詩不得不變也王深父曾子固不遇歐陽公亦豈作落霞孤鶩等語哉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愛人抱關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深父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父於是時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父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其一作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父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

文獻通考王向子直深父之弟。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父猶穎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無不香者然子直之有英氣而能力自矯屈以就法度可謂有意於文章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子直集序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歲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其文雖遠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眾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眾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序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

文獻通考王同容季子直之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容季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眾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七政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一作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

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同容季。皆吾黨客。長於叙事。深父爲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傳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余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回子堅。又集容季之遺業。屬余序之。余惆俗之媮。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猶次是説。以爲容季文集序。熙寧九年冬。南豐曾鞏 又爲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叙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苟于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内。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志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候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世。然晁陳二家書録。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纔十卷。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無傳焉。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胡安定公集

宋胡安定公集

胡寅進先公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它論著。其具以進。臣寧走使吉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没十有一載。遺文雖就編綴。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況天子崇高富貴。日有萬機。今主上眷言舊學之臣。久而未忘。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爲門次。繕寫以獻。惟鄒魯之學。繇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絶如綫。口筆衮衮。興乎身踐。其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興。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悦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已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秉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用。以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爲功。若夫記誦訓故。辨説詞華之習。一不興焉。其宏綱大用。奥義微辭。既於筆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照迪來今。啟國家藏。遂上　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聽聞。茲榮也。秖所以爲愧。輒謹序。

進先公文集表　臣某言。臣弟太常丞寧輪對奏事。伏蒙　聖慈宣問乃父既解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進者。衰衷尚舊故老。形思訓釋典文。原簡淵深之記。遺餘篇翰。史家清燕之表。中謝。伏念先臣早捐塵累。志希仕道。謀不爲身。心遠地偏。寄陶廬於三徑。人憂已樂。甘顔巷於一瓢。吟咏情性。而無彫蟲篆刻之爲。交際往來。而乏罕牘苞苴之智。中經徼擾。多所散亡。晚獲莫居。僅成編帙。精忠皎皎。每提撥亂之綱。莊語諄諄。多闡濟時之用。進則傾輸於君父。退猶關説於公卿。壯懷撥老而益堅。精畫抱病而彌勵。自期有補。終莫一伸。丘木成陰。蟬彰春秋之志。囊書奏御。倘殊旦暮之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典學裕身。崇儒化俗。華袞豈惟於一字。緇衣不間於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温顔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以校定外訛。分成門次。爰從傳置。進備覽觀。丞朝有光。既徹斗牛之象。涓涘無類。合供琉覓之須。

祖龍學文集

趙體國識　右祖龍學家集十六首。典雅粗藉。我國朝太平之大獻也。酋商有居合肥者。貧不給饘粥。能保此版。不妄予人。獨欣然以歸于學。其志可嘉尚已。然版之脱亡二十有九。不能爲完書。雖得別本。帑亡羡財。弗克治。故書目僅存其名。體國悚茲久矣。於是贍技刊補。首秩始備。庶幾可以傳遠。亦先哲之志云。紹定己丑十月既望。郡文學趙體國敬識于卷末。

華陽集

文獻通考　華陽集一百卷。晁氏曰。皇朝王珪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群書。慶曆二年。廷試第二。嘉祐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參大政。凡爲學士者十五年。後拜相。凡年六十七。謚文恭。　陳氏曰。珪典内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册詔令。其詩號至寶丹。以其好爲富貴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爲三旨。元豐末。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備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延。以召讒賊。云。宋王珪華陽集許光疑序　大觀二年正月甲寅。有　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以文集來上。臣仲儕等表言曰。先臣珪以文翰被遇四朝。輔相神考十有六年。晚膺顧託。首陳上自有子之言。以定儲議。不敢自以爲功。既没一紀之餘。仇怨摭功。架以奇禍。賴哲宗皇帝睿明。闢門得以全度。洎　陛下嗣守大位。于其爵秩祿其子孫。臣等雖

焉。是豈足以仰報聖澤之萬一。往承睿旨，宣取先臣遺藁，臣等被命感泣不自勝。謹序次成一百卷，繕寫以進。唯陛下哀憐先帝之舊臣，明其誣謗，而顯其餘烈，以示天下，不勝幸甚。上覽奏，惻然展讀嘉嘆，既又除罪籍，還贈謚，優䘏僇昇其遺息如故。夫賢者之處世，所可貴於天下者，不過事業文章而已。然鮮或兼之。昔絳侯有誅呂之功，而貽少文之誚；傳陸有立宣之績，而被不學之譏，則事業非不著也。相如以凌雲之賦游金門，而無關宗元；擅作者之稱，均司馬而殿，兒則文章非不工也。岐國王公揚飛登甲科，不出都城，致位宰相，當熙寧元豐之際，翊戴聖主，比隆堯舜。蓋自嘉祐之初，與歐陽永叔、蔡君謨更直北門，聲名振於一時，學者尤所師慕。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後雖當軸處中，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則事業文章可謂兼之矣。公少登顯塗，未嘗遷謫，故平生著述，多代言應制之文，而無放逐無聊感憤之作。仁宗嘗稱公文有體，英宗嘗謂輔臣學士唯王珪能草制。神考每有聖作，多令公視藁，嘗奉詔述高康王、衛王碑，天語稱以真大手筆。逮仁英二帝紀，批詔以比班馬。公薨垂三十年，後進之士聞公名，想見其風采，思欲誦其遺文而不可得。今家集既奏御，且鏤板以傳世，將使天下來世知公之受眷累朝，為時宗工，與古之作者並駕而齊驅，若延

忠精結于上心，謀謨著於廊廟，載在信史，播在公議，此不復書。謹序。宋王仲修進家集表。　臣仲修等言：竊以在治之金，以自躍而為恥；韞匵之玉，必待價而逃珍。念父書之久藏，當聖世而難隱。臣仲修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英猷天啓，睿學日熙，制規二帝之摹，言合六經之訓。握樞臨極，纂承禹績之嘉；肆筆成書，丕紹先章之煥。重念先臣，粗少緣家學，叅中甲科，校天祿之文，才稱金馬；視淮南之草，名在玉堂。作新兩漢之文，嘗潤色三朝之語命。世有儒宗之譽，史多天獎之詞，傳誦一時，豈特語言之妙；協成大事，固多翰墨之功。晚受知於裕陵，久登庸於宰路。當廊廟謀謨之暇，猶國家論譔之兼。畢罄精忠，仰贊格天之業；遠膺顧託，獨先定策之言。豈陷驕嵬之誣，但黍東方之牘。方陛下王揚先烈，追念舊勞，辨銷骨之讒，既昭前事；覽凌雲之作，恨不同時。悉裒平日之遺文，益愴他年之榮遇。啓金縢之策，不及於生前；上茂陵之書，徒嗟於沒後。今有先臣集文集一百卷，并目錄十卷，共五十五冊，隨表上進以聞。臣等無任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大觀二年五月日，朝奉大夫、管勾南京鴻慶宮上護軍臣王仲修等上表。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文獻通考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故相龐籍薦除館閣校理。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年六十八，謚文正。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猶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潛亮，以道德而藏之中，更禁錮，迨至渡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嶠，刻板上之。今光州有集本。　溫公傳家集陳冠序　　右司馬文正公文集總八十卷。公平生片文隻字，靡不畢載。然公初意止為傳家，則天下之士固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淳熙中，甫板行于界南，然後其書稍稍間出，歷年浸久，刓缺未可知。嘉定癸未，公四世孫遵出守武攸，慢以泉本刊于郡齋，諫工未及五六，一而罷去，事遂中廢。是年冬，寶婺處侯湘之寔來宣布之暇，閱其故編，喟然嘆曰：文正一代偉人，方其立朝建明，論議皆有關於治亂安危之大端，微而一話一言，亦足以警眾後進。是書也，雖莫為前，吾猶將彰之，矧既聞其端，其可已乎。於是益鳩木餝匠，嚴其程式，且俾冠訂正其字畫之舛訛，始于春仲，迄于冬孟，工告訖事，視舊本加核。自是以往，凡昔之願見而不可得者，皆可以家藏而人蓄之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吾夫子嘗贊之曰：詩之好仁如此。夫推其景行先哲之心，與天下共之，非好仁之篤，詎如是乎。然則是書之成，抑足以見侯之志云。甲申日南至，門生文林郎差充武岡軍軍學教授陳冠謹識。　宋毗陵張守乞宣取司馬溫公文集劄子。　臣伏見本路提刑司近得司馬光文集，鏤板已畢，緣光初被遇神祖，為臺諫侍從，啓沃居多，所上章疏具載文集。臣嘗竊觀其議論忠厚正直，深有補於治道。恭惟陛下聖德日躋，而學不厭，臣愚竊意可以仰資乙夜之觀，欲望聖慈下提刑司宣取，仍乞以副本藏之秘閣，取進止。　宋薛艮齋書溫公集詩。　不用須藏用即行，未分丘壑與朝廷。聲名惟得主來處，非但潛心醉六經。

范蜀公集

文獻通考范蜀公集一百二十卷。汪玉山序按蜀公墓誌云：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應辰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以意類次，為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哀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為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

温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廪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張少愚白雲集

文獻通考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晁氏曰張俞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郎召表乞授其父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爲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宋史文同傳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善詩文所著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丹淵集

文獻通考丹淵集四十卷　晁氏曰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東坡謂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者惟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也　陳氏曰東坡與之厚善墨君堂記篔簹谷記皆爲同作司馬温公稱其襟韻蕭洒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其爲人可知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人表出美人卻扇生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嘗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彩相鈎加銅螭逸銀鋭壓屋驚蟉蛇洞戶瑣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其無涯其語意深又騷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今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宋項安世詩讀文與可集效其體送新邛州范宗丞孫子李少邛州官多書大字宜盼晉中有與可集瑶琨府金盆王郎以贈我讀之泱紛紛每到和蘇作姓說字亦誤多稱蘇子平武號胡使君家使爲之諱其事蓋有云是時黨禍起無敢交蘇門子孫抱遺業塗改切竄焚至今集中字舛駁難具論最惜黃樓賦一字今不存哀哉諱作僞見此傷人魂君今當清時往駕刺史轅爲一布宣暇再三修此文

玉堂集

吳郡志元絳字厚之居蒂城稱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真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參知政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爲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衮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文獻通考陳氏曰參政錢塘元絳厚之撰絳之祖德昭稱吳越本姓危氏唐末危全諷其伯父也父曰仔倡兵敗自臨川奔杭州易姓元至今建昌撫州郡武多危姓絳能文辭晚歲以王介甫薦入翰林甚稱職遂柄用　晁氏曰絳錢塘中進士第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立朝無特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工文辭爲流輩所推許卒時年七十六　許應龍東澗集玉堂集序　文章經國之大業政化之黼黻其所繫蓋甚重也然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詩賦靡而頌炳蔚銘温潤而箴頓挫其體固自不侔若制誥則又所以導達德意使爲民和悅而止王面言必洪雅辭必温麗坦然明白不歷厭首然後足以鼓天下之動苟辭尚艱深意或隱晦則何以使癃老之夫扶杖而領觀武夫悍卒感泣而思奮哉翰苑之職昔人謂非大章不可爲然居其選者最艱其人必純粹明切如元稹體要典麗如裴度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如景先庶可追典誥之風而當絲綸之任少師陳公其有得於此乎學廣聞見才高識遠研精覃思於宏博之科一發中的蹤是而膺玉堂之選作爲詞章動合典則純乎若圭璧之無瑕鏗然如宫商之中節播告之辭則深切著明曲盡事情除拜之制則温潤典雅黙寓規戒表疏宣荅之類則其事實其意婉豐不餘而約不失今觀先皇帝践祚之初發號施令固有不感聳動一時之觀聽而丕應僕志者豈非斯文之力歟然文章特公之餘事耳蓋有德者必有言公外寬而內明氣和而心正修身踐行則中而不倚好賢樂善則休焉有容以一念之眞誠結九重之簡眷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豈非盛德之至者乎故形諸著述粹然一出於正誼又有以見公之全美殆不止於詞章而已吁德盛者其後必大端明元樞以奧學雄才得爲詞科魁輝■等而代言鑾禁後世其官使兩朝之號令文章前後輝映固足爲北門之偉觀基命宥密協贊廟謨行將偃武修文以化成天下功業日新少師益有光焉某竊窺傑作如獲拱璧不敢秘藏刊于鳳城俾廣其傳以爲天下之模楷　張方平玉堂集序　某在仁宗朝慶曆初知制誥時夏戎驛騷兵難連歲不解奉使諜帥多出西垣遷除更踐鮮得安其職者某白於朝請得專典辭命執政者亦欲見留故絲綸之地演潤獨多歷二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尋改御史中丞未幾復以禁職充三司使久之免邦計得請遂還禁林後改端明侍讀龍圖閣學士十易藩鎮英宗治平中復召充學士承旨辭不得命又還內禁居玉堂東閣翰林盛事昔

玉堂東閣謂之承旨閣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辭册因俾兩院吏繙錄前後所當內外制吉命令書詔及禁中諸辭語類次爲二十卷雖思致荒淺不足爲文章風體然國家典册號令至於史牘所載亦有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者非徒爲之空文而已也玉堂者太宗皇帝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於中極備于翰林舊志故以命篇云劉筆老序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張公謂河間劉某曰方平知慶曆制詔也是時王師問罪夏戎遐使命師多暇西掖嘗以病白於朝家留專典辭命故當直演潤視草行爲多踰年入翰林爲學士旋改御史中丞換以內職充三司使久之辭使還職治平中又自外官召充學士承旨熙寧某年乃罷暇日追惟榮遇凡歷內外制通若干年因錄其文爲二十卷昔者太宗皇帝飛白玉堂之署賜院揭於堂上方平實居堂之承旨閣於是做以名集而予宜爲叙其說某退而讀公之文稽載籍之傳而嘆曰重乎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爲事異理非言弗命四方異情非辭弗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傳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爲辭而后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尚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逾重夫以堂宁之一言行乎四方萬理之外不高深簡嚴

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宣不優柔曲折不足以究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是不可尚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世隻變其間承平之時訓辭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終於享娛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効豈小補哉自慶曆至於熙寧維仁祖恭儉寬大英祖克篤前烈主上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巍巍煥赫非尋常耳目所能聽觀而於斯時典册誥命多出公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固自卓越而述作之妙良有助哉至於供奉歌誦祠祝贊戒勒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然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贏餘又何其高也而公猶曰是焉足錄者顧以國家典章政令數十年間錯見是書因不敢廢嗚呼是故公之心也公行事間閱章章在人當修國史比弗論著獨記公之言推廣其意而爲之序元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尚書右司郎中劉某序

蒲左丞集

文獻通考蒲左丞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曾公亮薦除館職神宗謂宰相曰宗孟有史才乃同修國史入爲翰林學士除尚書左丞卒年六十六爲人

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爲中其膏肓之疾

趙懿簡集

文獻通考趙懿簡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趙瞻字大觀盩厔人少善爲古文慶曆五年登進士第治中爲侍御史論濮邸事及貶元祐中終於同知樞密院謚懿簡學春秋著書十卷其他文不皆奇也

鮮于諫議集

文獻通考鮮于諫議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景祐中登進士乙科神宗初上書言變其文以爲不減王陶元祐中仕至諫議大夫侁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詞尤精世以爲有屈宋風旋妖之武編次有序　東坡蘇氏曰鮮于子駿九誦友屈宋於千載上堯祠舜祠二書氣格高古秦漢以來鮮及　少游秦氏曰公晚年爲詩與楚詞尤精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爲有屈宋之風　石林葉氏曰晁無咎嘗云頃以諸王子見鮮于諫議子駿教之爲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雖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甚平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兮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爲酌無已夸乎其甚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爲然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世未有爲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發之後遂有

相繼得其味者也

呂正獻公集

文獻通考呂正獻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宋汪玉山集呂正獻公集序　應辰頃知成都始得中國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虯考訂刊削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閟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鋟板庶幾廣其傳焉應辰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文之賴豈不多哉乾道五年六月既望玉山汪某書

楊元素集

文獻通考楊元素集四十卷　晁氏曰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幼警敏讀書一過輒誦至老不忘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累擢翰林學士沈存中爲三司使恭其所爲王永年事因貶官終於天章閣侍制知杭州居無爲山號無爲子爲文立就

劉狀元東歸

集　文獻通考劉狀元集十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鉛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先是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澀，歐陽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為之愕然。蓋與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可謂速化矣。仕止於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傳輝既見出於歐陽公，怨憤造謗，為猥褻之詞。今觀楊傑志輝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援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又嘗買田數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蓋篤學之士也。肯以一試之淹而為此憸薄之事哉。

徐楳埜集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實幽閒，非人間世，真與胄次丘壑相料理。蒙次對趙公不過予臨江太守善部心目開明於峽之陰，菜宮以祠公。星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仙汝滲將闢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訛駁，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愚惟念往審陟峽予公於公之文，惟知王邑士馬達州溫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已為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誇其曾大父國器從玉山游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二。一旦啟秘得之，喜而忘其僭。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其大而略其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況少壯之相去，渠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溫飽，方其試藝三舍，角晉寸長，誠不免乎才氣之累。迨夫名與時顯，學隨年進，馳競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靜之指，又以歎二典光華盡萬物而不足，都其他著述，卓乎自有見趣。至若念祖、藏起、俗既平、水廟等作，又皆闡正義以正人心。早少孤，事祖母，生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授徒有塾，賑歉有廩，濟旱有陂，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使人猶為之激昂。悲嘗歎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為莽新語。公浩然剛大，發於石井聯句有曰：濯如周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斷諛佞，汲此洗觔血。壯哉是詩，有為而發。玉山服其高義，至俾稱其未至夫萼匪人，良以此歟。昔蘇文忠公精勁大節，詞詠善謔，或者病之，是欲以小害大，得乎。世人謂士工於文，雕肝琢腎，鮮以壽終，故王楊盧駱俱不得其死。吁，此非文之罪也。使文無實，生死何加損焉。公好學，亦頗之徒，頗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予，非以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為此邦重，汪之跋為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俟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不朽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振茲峽之清風，企玉山之君子，願相與勉之。

古靈集　文獻通考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于時。紹興初，詔首布之天下。集序李忠定綱作。宋李忠定公集古靈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頀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繪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阱，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事發為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貫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傳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為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為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與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浸被知遇，歷事三朝，號為名臣。判卹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稱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為人主之所欽瞩，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為文章溫厚深純，根干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大美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務為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紹興手詔、經筵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為二十有六卷。集成，來謁求為之序。某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如此，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為。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任，而家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為無補於時。今即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

士競業。所以稚寵之者甚厚。較敕判行遺文。用圖不朽。頒與一言以發明之。其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為之。則將有託儒以為姦者。而況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猶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為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為弄筆生。無足怪也。知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為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謹序。陳古靈集陳公輔跋。公輔為兒童時。聞陳公襄學先生名。今四十年。始過其長嗣中散來官臨海。得公遺文而觀焉。方熙寧間。新法用事。大臣以權利寵取天下士。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忠憤激發。忘身許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於青苗疏論尤詳。知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胎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言。豈復有今日事哉。雖然。豈知靖康以來。變故極矣。民力匱竭。邦財耗散。夷狄侵陵。國勢危迫。紀綱紊亂。禮義廉恥消亡。望祖宗盛時。邈不可見。推原其本。必有所自。譏者猶不以為然。況在當日言之。宜乎不見信也。公於他文章。皆渾全博雅。不為纖巧浮偽。片言隻字。無非至誠擇善。先義後利。出入乎子思孟軻之說。真所謂古之君子也。嗚呼。富貴易圖。名節難保。以公之道德才猷。遭遇人主。而其爵位終不至輔相。然高名偉節。則昭然獨著。萬世不可揜。亦安取夫富貴哉。建炎二年九月旦。右司諫陳公輔謹跋。　四世從祖家學公。平日所為文章。不知其幾。厥後裒綴為卷者。僅二十有五。目曰古靈先生文集。以聖天子詔冠之。簡有榮焉。里人大夫徐君世昌。嘗舉刻于家。而其間頗有舛訛。歷歲浸久。且將漫漶。輝竊有意於校正。因仍未遑。每以為恨。竭來章貢。屬數僚士參校亥豕。因命仲子燁推次年譜。併鋟之木。庶幾有以慰子孫瞻慕之心也。紹興三十一年。子月既望。孫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贛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輝謹題。

李誠之集

文獻通考李誠之集三卷。　晁氏曰。李師中。字誠之。中進士科。仁宗朝。權廣南轉運使。終天章閣待制。唐子方貶春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陳都官集

文獻通考陳都官集三十卷　陳氏曰。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舜俞慶曆六年進士。嘉祐

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蘇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其墓在城南之蘇灣。子孫猶宅於馬鎮。陳都官集蔣之奇序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為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侯中是選。故令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顒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為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寧越之山陰。狄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業。究窮古今。搜索秘辨。戲笑咀華。擷秀裒芳。日有所為。月有所增。況溢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為偉。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脩起百王之墜典。稽完萬世之闕規。以微弊者靡不更。語纖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遇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過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昔席之所談。以謂為道而不為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任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董賈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早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費。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為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為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為不若說以仁義為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于梁陳之間。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鞶帨。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充。識然於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為高弟。以名稱於輩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懼脩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為之。則不為無益。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中者乃得奉對於大庭。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聞直言。焉可

情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聞祖爲類聚其文爲三十卷屬余爲之序聞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壽而纂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顧以見諉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聞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爲第一於知獎爲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略云樓鑰序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曹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敢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曹公稱公之學曰推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皋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畢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摘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抱負素已不群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奏經濟之規撫定卷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表

宋書又皆人所難言追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戲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取膴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亦思不言宜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辭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貴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許宽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制定二公三傳而二卿出陳氏益大夫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陳杞曰曾祖都官以慶曆六年貫勝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首爲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會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監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杞無以爲籍先世遺烈叨職從班惟知兢懼以保門戶先考刪定實藏都官遺文杞頃爲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寮屬尚多差舛每以爲恨洎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

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郵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再加讎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孫曾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吳田曹集

宋楊龜山集吳田曹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吳錄其先君田曹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余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卒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儀去年以遺

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晟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張文叔集

文獻通考張文叔集四十卷袁州判官張彥博文叔撰宋曾鞏元豐類稿陳文叔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余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喪得嬰兒充充之遺骸葬之余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以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爲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爲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強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焉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卝始讀書就筆硯今儀冠甚偉文辭甚工有子使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爲之評其文而序之又尋道其父子屬又使知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

十七日序。

濂溪集

文獻通考濂溪集七卷　陳氏曰：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為一卷。餘皆附錄也。本名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其仕以舅鄭向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前，有溪，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并太極圖為一卷。遺事行狀附焉。周濂溪集　度正書濂溪目錄後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姤說同人寄之。先生乃屬令尋訪。後書又及之。正於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傅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溫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所以啓發後學於謁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慶弔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與夫談吟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錄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併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不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奧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粗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錄此篇，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程氏文集

文獻通考　程氏文集十二卷。陳氏曰：二程共為一集，建寧所刻本，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珦。顥之歿，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伊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珦之子也。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于朝，自布衣擢說書。未幾罷歸。紹聖中嘗謫涪陵。頤務讀經明道，深斥辭章之學。從其遊者多知名于世。朱晦庵集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感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脈，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擅說，而後通；如通誤作尊，今使擅說為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僅通；如常食葉是也，上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傳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來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擅說而後通耶。其肯故為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僅耶。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為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為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未嘗書，不容再閱矣。更已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當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涪沂獨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答楊迪及門人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人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為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直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責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涪沂獨子之說，以實前議矣。改涪為涔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為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去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涪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為涔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

衆卻殊進思似有種擇力取之弊。疑先主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袪後人之惑。使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固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夫耳。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胡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諭。蓋未敎但云姪。正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青未能普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於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況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禮子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

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存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甚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吳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掩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既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書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主在文義上徹窠窟。前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裹爲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借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其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後有所稽考也。懷家矜恕。不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胡宿詩。覽海東相公伊川集　將相文章主喬民。風流曾冠玉堂人。夢回方丈停批鳳。句就伊川止獲麟。洛下勝遊空綠野。耶中高調絕陽春。猶欣正始遺音在。三復能還舊觀神。

張橫渠崇文集

文獻通考。張橫渠崇文集十卷　晁氏曰。張載字厚之。京師人。後居鳳翔之橫渠。號學者稱曰橫渠先生。呂晦叔薦之於朝。命校書崇文。未幾。謁按獄浙東。既歸卒。

王直講集

文獻通考。王直講集十五卷　陳氏曰。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無咎嘉祐二年進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爲國子學官。未及而卒。爲之誌墓。曾鞏序其集云二十卷。今惟十五卷。王直講集南豐曾鞏序　補之殁二十有八年。二子絪縕既祜。廼克輯其遺文。以授其舅南豐曾鞏。且泣而請曰。先君不幸蚤世。文字散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離爲二十卷。願有以發明先世於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於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深父。及我伯氏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爲言。皆以尊皇極。斥異端。闡明先王道德之意。爲海內宗之。於時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之其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妻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遊最久。至棄官。積年不去。以追於卒。今其見於集者。質疑問辨於數公。爲多。攷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

於斯文。非苟然而已。蓋其於書無所不讀。讀無不記。於聖人微言奧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於諸子百家歷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稽而謹擇之。本茂華敷。源深流駛。故其爲文。貫穿古今。反復辨博而卒歸於典要。非特馳騁虛詞而已。充楠之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蚤獨嘗解論語十卷行於世。楠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楠之字也。平生喜飲。過酒輒醉。稍醒。雖暴夜衆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爲寒暑輟也。蓋其勤苦自奮。故能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也。楠之之葬。王文公爲之誌云。　宋汪應辰跋　南城王楠之。世指其爲王荆公之學者也。其鄉人傳次道。又掇取楠之之言。所以與荆公異者。表而出之。以明其和而不同。余謂荆公所學者仁義。所尊者孔孟。而文章議論又足以潤飾而發揚之。貧富貴賤。不以動其心。進退取舍。必欲行其志。天下之士其慕望愛說之者。豈特楠之哉。及其得志行政。急功利。崇管商。咈人心。慢公論。於是其素所學善如呂晦叔。韓持國。孫華老。李公擇。相繼不合。或以得罪。其所慕而友之。以爲同學。如曾子固。孫正之。雖不聞顯有所忤。然亦不用也。楠之沒於熙寧二年。使其少須暇之。豈見荆公之所爲。求必相與如初也。楠之之孫積。持其家集之僅存者以示余。卿其書以推其心。蓋切切然以聖人爲準。以謀道爲務。忘其位之卑。身之窮也。則其於荆公。豈苟然者哉。隆興二年五月日玉山汪　書。

按初藁與此不同。其略云。荆公平日以尊孔孟。學六經自任。士亦往往尊之以爲孔孟之徒。然而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以微子爲利而不正。則三仁之評可改矣。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以性爲有善有惡。則性善之訓可廢矣。誠者天之道。以誠爲可以爲善爲惡。則中庸之學誣矣。有欲明乎善以誠其身。則將安所去取於此哉。然則楠之名爲從荆公遊者也。而荆公名爲尊孔孟者也。次道視楠之爲鄉先生。固不可不爲之辨。孔孟爲世師也。則有家其聲而實背之者。門生弟子既不能辨。又從而尊之。是獨何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九緝

集 文集名十四

南陽集

文獻通考南陽集二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潁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用。其外孫也。卷首載鮮于綽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澗元吉無咎。其四世孫。南陽集潁川韓元吉題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後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爲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未終歲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謚。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集遷事曾叔祖留司御史。諱宗質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編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胸時槃之言。皆不傳於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槀遂逸。訪於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豐曾公兄弟所推。曾舍人既殁。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於內者深。其發於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偕而傳焉。懼有河清之歎。因裒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於瀾。歷階而望於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異日求於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

淳熙元年十月元孫具位某謹書。

無爲集

文獻通考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　陳氏曰。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郎。傑善談禪別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十之九。無爲集　宋趙士彰序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思爲論道者。一紀于茲。比詔有司修建太學。蓋以儒述粉飾治具。漸磨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右爲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字次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巍科。以雄文妙賦。醇德懿行。得名於時。中間立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泰山。觀日出於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遊。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

於釁壘允迪理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惜也。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彰誤恩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搢紳間，歲餘搜獲不一。公遺辭典麗，立意奧妙，因刪除其蕪纇，取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集，將以為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脩文之意，不其韙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啓共分為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請大夫、知無為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士彰謹序。

宋王之道序　大梁趙侯端質守無為之明年，始至才數月，民安清靜，寬學之政，如熱者之得濯，病者之得藥，飢渴者之得飲食。盛弊以蘇，流亡以還，境內翕然稱治。游刃恢恢，所向爛解。視一郡若無足為者，因顧其僚屬曰：文翁之於巴蜀，常家之於閩越，皆汲汲乎庠序之教是修，今正侯未暇，必欲學士俗而助王化，盍亦賦以動之乎？吾聞無為先生楊次公，淮海之望也，以道義文章知名當世，至今學士大夫咸推尊之。其博物洽聞，則有若劉更生，應諧不窮，則有若東方朔，探禮樂之本，而妙於制作，究韜略之微，而達權變，旁通道藏，妙解佛理，殆古人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者。孟子不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夫敦今其文集具在，自之曰無為，吾將使無為之人誦公之書，仰公之名，化公之風，而知所自勉。夫然後修庠序之教，庶幾其不肅而成，則斯集之傳為不可緩也。侯以之道於先生為鄉里後進，以序見託，義不可辭，敢述侯之所以語僚屬者而系之於篇末。

又別集序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而道非聖人不行，故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此道維綱四方，扶持萬世，載在方冊，命之曰儒。其後老聃氏得此道而一於清淨無為，是為道教；釋迦氏得此道而一於慈悲方便，是為釋教，三家雖建立不同，語言有異，而其誘掖警動吾民，使惡者化而為善良，邪者化而為正直，陰有補於吾教亦多矣。茲其所以更歷代之廢絀，經諸儒之排詆，而終不能以絕也。後之君子以浮虛畏而晉亂，齋戒修而梁亡，遂併罪其教，至恥言而惡聞之，不知當時君臣之所崇信，誠得夫清淨慈悲之奧，晉雖至今治可也，梁雖至今存可也。然夫故侍講楊公諱傑，字次公，無為人，少以文學敦身，簡肅而尤深於釋迦、老聃之教，元豐中嘗詔對便殿，問以佛法繼被，首修道門科儀。平生所著二家詩文最多，得大辯才，通達無礙。當時好談性理之學，如臨川王介甫、眉山蘇子瞻，猶或避路放一頭地，而況餘人乎。今無為集外有別集若干卷，載二家之詩文云。

清江三孔集

文獻通考：清江三孔集序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景仁，因求致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逸弗傳，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而已。慶元中，濡須王遹少愚守臨江，衷輯刊行。

清江三孔集周必大序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為世是程。盛取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繪事後素，不容參也。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儼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已謹信，雖官數，事上忠，其伯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自諫垣入詞掖，常歷師儒，掌內外制，毅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繞百餘年，而集業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遹實來，政脩教明，繪喬木而慕先賢，既與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為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

必大以序。昔太史黃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晁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為闊踈，則高古也。夫魯直於蘇氏，分兼師友，天覺於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傳雅具別書，此不備書。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王炎序　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蘊，皆天也。賈誼洛陽一年少耳，而論事漢庭，諸老先生盡出其下。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終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識論未有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京之季，士方馳騖於功名，而諸葛孔明、龐士元隱約襄漢之間，不輕以身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卧龍，士元鳳雛也。先主用之，俱以為軍師，則其才有以先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元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雖其年會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三，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主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蘊，人歟，天歟？使誼不遽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無據荊益，可以北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不幸也。清江朱元成，其同年生也，其為人工屬文，書論事，而年止四十，遂貴其志以歿。其來丞郡，元成歿已二十年矣，從其子遠得君文一編讀之，筆

力驅馳意音閒閑可以高視華流謝良齋爲序其文曰元咸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任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良齋許與不甚假而評論元咸斯言不浮也元咸官爵不顯于時事業不著於天下而徒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掩於瓦礫汨於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闡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累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詎止於是哉方今人物眇然士大夫勁特自立者蓋少故某讀元咸之文歎息以悲非特爲一同年生之無祿也　王邁跋　三孔先生曰文仲經父曰武仲常父曰平仲毅父元祐間是與二蘇齊名當時黄太史有二蘇上連璧三孔立分鼎之句其居鄉則與原父貢父相後先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有二劉三孔也兄弟俱進士高弟經父舉賢良方正對策極陳新法之害直聲尤凛然至属名節傳學工詞章則有未易伯仲者若歷官出處大槩實録載之爲詳獨其文世所見者惟毅父續世説珩璜論詩戲凡三集舊所稱經文集五十卷詩書論語説金華講義内外制雜文百餘卷與毅父他文今皆不復傳邁來清江敬拜祠像並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宜捜旁索日緝月綴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許咸之新蘄春知監徐傳之編次且屬新廣東帥幕劉性之新分寧知縣徐筠清江主簿曾煥校定邁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爲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傳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二郡闕事得以粗舉矣士君子之立言其傳與不傳蓋有幸不幸未遽以存亡顯晦爲能否工拙也況三先生名聲卓卓自不可掩奚待文而後見而邁竊有意於此蓋亦徒好其文欲因是以取重於時哉前輩之風流醖藉自以泯没凡可接以窺尋想像其萬一者幸未百年尚可訪求而卒置之則未免慊然于中此邁之所以拳拳也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訂終不無舛誤懼後散亡乃鋟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慶元五年四月望朝奉大夫權發遣臨江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濡須王邁謹識　黄文獻公集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繽紛況乃淵源曾中叟適從塵編識其奥想見世澤遺忠孝長公平主二三策太庭披腹驚群后風流班班仲與季翠茨來椽絶丹熙獨追古昔寫陽秋稍抉疵瘢到瓊玖却蟠餘力歸賦咏古硬清圓無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下逮百氏分户牖空言可託雁木藝巨筆待援須好手與刑木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兩夜幾與論微辭煩擘剖追慕政復愁捧心贊矣胡能付鉗口從遊起死不敢期黨把殘膏注空朽

西溪集

文獻通考西溪集沈遘十卷姚令威二伯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錢塘沈遘文通撰初以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官者不應先多士遂居其次實皇祐元年自是爲故事文通吏事精明孫敏爲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容閒暇風興治事及午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和中亦魁天下業水心集　西溪集序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畏懾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乙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僅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嘗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累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録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予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僅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絶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悉以辯孟子不若怨尤非予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致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予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長興集

文獻通考長興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爲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周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荊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遘誌其伯父振之墓可攷括出永樂事貶晚居京口目號夢溪翁自叙甚詳云　山谷黄氏曰沈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眞篤學之士也

雲巣集

文獻通考雲巣集　陳氏曰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叡達撰遘親弟也以兄任爲京官坐法流黙事見揮塵録自永徙池築室齊山號雲巣竟不復起以文三集刊于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雲巣集楊冠卿序　右眞應先生趙應之文公衛人雲谷之適孫操履文章俱有前人典刑醖藉風流蓋今奇士也平時重然諾賓客從遊未始輕許可惟某辱公知爲最深年未冠登公之門公即許爲文字交終始十年一飲不相捨探禹穴浮沅湘方舟順流歷江淮而遍吳楚尋幽弔古一觴一咏無不與之俱以是得公詩文爲多乾道初别公游淮壖文字散逸兵間既歸木綏庵公赴玉樓召遺橐爲好事者取去求之了不可得後八年於公經行之地得其詩文若干篇爲十卷授其子李皐季阜念其傳之之艱重加編次以廣其傳俾後世知有所謂眞應先生者庶不幸

所期雲巢公故隱因以名集云淳熙改元吳春二十有四日

蘇魏公集

七十二卷

文獻通考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紳之子也紳在兩禁人稱其陰詖而頌器局閎厚未嘗與人較短長其爲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稟宣仁獨頌必以曰哲廟其後元祐遷謫哲上以爲識君臣之禮故也年逾八十薨於建中靖國之初自草遺表卻醫屏藥死生之際了然集前後序汪藻周必大撰

蘇魏公集汪藻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辨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册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章洗浮而已喻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仿佛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致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敢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周必大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正平本朝盛極時也一變而至熙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視前日不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辟專門之學開衆正之路然議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爲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蓋五十六年之間士風學術無慮四變得於此必失於彼用於前必黜於後一時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況餘人乎若乃上爲人主所信中不爲用事者所疑下常見重於正論惟丞相蘇公爲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館閣者九年英宗責實公首預監司省府之選神宗勵精公則掌制尹京出漕入從眷獎尤渥厥後大用於宣仁垂簾之際榮歸於泰陵親政之日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獨爲儒學之宗嗚呼盛哉平生著述凡若干卷歸林汪公彥章爲之序其嘗得善本於丞相曾孫玭通顯謨閣直學士張侯哉仲出守當塗欣慕前哲鋟刻之學官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謂廣矣故以遺之而紀于後淳熙十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必大謹記

輞川集

文獻通考輞川集五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汲公之兄皇祐中進士除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爲河北轉運判官累遷寶文閣直學士三帥秦鳳晉伯侍極群書爲文尚理致有益於用章奏皆親爲文

誠德集

文獻通考誠德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鈞字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終于宣義郎鄜延路漕司屬官師張厚之贈學博文無所不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玉溪集

文獻通考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別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字與叔汲公季弟也登進士第嘗曆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從程正叔張厚之學通六經尤精於禮解中庸大學等篇行于世嘗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辭類相如始近俳獨倚聖門無一事願同回也日心齋正叔可之 朱子語錄曰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傳獻簡集

文獻通考傳獻簡集七卷 陳氏曰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傳堯俞欽之撰

赤城集

文獻通考赤城集十卷 陳氏曰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爲吏健敏頗爲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於世自適始也

西塘集

文獻通考西塘集二十卷 陳氏曰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撰治平四年中甲科小臣創上書人所不敢言上爲之感動略施行其言不惟不怒而已既而竟墮深譴良由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游從厚善遂起獄并陷之俠既得罪新法遂不罷而本朝之禍本成矣小人勿用之戒可不畏哉安石親惠卿而疏俠豈惟誤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監之

西塘集黃祖舜序 祖舜爲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既冠預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誨誘因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

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竊第東還。荆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為大慶居士自叙而讀之。有曰。幽暗閑寂。此正祗見看服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己。不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所行。與夫居鄉黨處患難。無一不合於道也。蓋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詠雪詩見賞。王荆公遂游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詭隨。持論益堅。其篤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論素合。公生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言。使友人不敢懼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此。自為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貶。顛跌艱阸。初無條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倘佯里閈。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簀。了無遺恨。尚能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還之句。則又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末。槩見於此。聲名雖暴於一時。道業不顯於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為詞章。雖數千萬言。特公之餘事耳。公之生平著述。頗多散逸。公之孫嘉正毫聯綫續。僅得十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尚也。學者儻能由斯文以究先生之學之守。誠可為末俗無特操者之戒云。先生諱伋。字介夫。西塘蓋其所居之地名也。隆興二年十月朔日。槃山黃祖舜序。

元孫鄭元清跋　先大父隆興甲申守盱江。以行藏高大父教授朝奉西塘遺文叙緝成編。蒙鄉據大資黃公為之序。遂刊寘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道丁亥。蘭齋侍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删其代人作者。又錄高大父之言行附于末。錢板郡齋。淳熙改元。太師左丞相史公出帥鄉邦。優取斯集親為題跋而刊之。皆以大資黃公所為序冠之篇首。嘉定庚午。元清倅數金陵酒樣。因思盱江所刊之本。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秘閣忠謂於郡侯張寺簿有嗜昔之好。特為貽書及之。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篇帙不素顛末。但其序已不復存。得非藏久而遂亡之耶。元清敬取匱中所藏副本。繕寫命工鋟之。亟附使郵還寘盱江書庫。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一日。元孫承議郎元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元清拜手謹書。

浩父及翁跋　士自一命以上。官無高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策名委質。臣後歸田已骸。臣肯比身本是報國之物。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若自有匿匪之躬。則必無蹇蹇之節。知乎此。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聞道夕死。致命遂志。皆職分之當然爾。介公。鄭介公之節也。熙寧大臣知公於未仕之時。濂溪寒齋之詩。擊節稱賞。及興已仕。曰。吾麋爾好爵。公祇如鴟得腐鼠而嚇鵷鶵也。低簪抱關監安直門。會流民圖。駁新法。蹤擅發馬遞。通銀臺司。裕陵覽奏惕然感悟。夜不安枕。翌日欽罷不便於民者十有八事。公之擯斥至死。豈裕陵之心哉。群憸笑譁呼。必欲寘公死地。噫嘻。公豈畏死者。每直書不曰乞斬臣宣德門外。則曰乞斬臣眾人之前。所謂蹇蹇匪躬之故。非公吾誰與歸。公冠而字曰介。伋而謚曰介。知死必往曰介。非公吾誰與歸。前太學博士林伯常甫生鄉公坊。慕介公節義。與蕆邑丐漳也。以公嘗侍親宦游。援引古誼。列祠學宮。刻公父集。昭示不朽。使漳士聞風興起。知勢利鴻毛之輕。道義泰山之重。關繫風化豈小補哉。伯常甫俾子為之跋。不謝不敏。又念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遍述介公之所以為介書者告同志。咸淳二年夏五月望。古浩父及翁謹跋。

廖挺識　先生忠於君。孝於親。仁於民。知為國而不顧其家。知為民而不顧其身。獨立有守。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切直之言。為時耆龜。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挺晚出。捻聞先生之風而恨未見其文也。隆興甲申。先生之孫出守盱江。挺承泛泮宮。一日辱寵示家集。挺伏讀至望闕臺記。乃知先生於流離困躓之餘。而憂國愛君之心有加無已。其視遺佚則怨。阸窮則憫者。賢否何如也。既而戴卑龔侯覽之。謂先生之文。渾全博雅。片言單辭。悉存教誠。乃白使君。請鋟版以

垂不朽。公從之。屬挺參訂舛訛。仍輸背鳩工。越三月告成。命以所刊版寘之學。俾諸生獲觀前輩之言。知典刑之大略。而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十一月朔日。延平廖挺謹識。

范忠宣公集

文獻通考。范忠宣集二十卷。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後有賢行。早年病廢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時禮部尚書之柔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

范忠宣公集樓鑰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望。如泰山喬岳。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每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侵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傾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如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曉而請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懇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

豈非平日之願顧平表學落何足以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讀越兩月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泰山孫明復種徐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其是似者哉而論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處顧謨柏業具載史冊不待贊言惟公本於忠恕傳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過有當為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直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論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為解黃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

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表明而貴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耶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且併纂中下遣同列贊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為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乎冀其死二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負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等初竄績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述其所罪亦因持心夫怨好惡任情以異己為怨讎以疑似為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聾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異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為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摩慰迎勞不絕公時在替發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直俟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為蔡所排而仕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早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詔世科實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陳宗道跋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世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詔後世而貽方來況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欽繹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修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錢叔郡庠俾宗衡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為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為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兆傳可為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衡再拜謹跋

劉忠肅集

文獻通考劉忠肅集四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凡四舉於鄉試禮部為第一登嘉

祐四年甲科劉元城為集序述其出處大槩劉忠肅公集劉安世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德府臨河縣丞劉路寓書於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為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恐家誣謗又家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歿者類皆不敢納銘於壙植碑於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於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於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浸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讒以老行三十年困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為知己之辱雖慷自顧不足之羞而異畝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於渤海聲譽籍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為第一下後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呈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為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猶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

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稱納公進益感過恩所以稱國
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
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
險詖中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歆吾于陛下是
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遂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
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
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
史落館職擬貴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
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
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發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
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為御史公受命之
始即具以熙寧吾神考之語復陳於哲廟之前兩宫聽納盡行其言曾未
朞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
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
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
為公在中書二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

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下封送何也對曰尚書
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
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
姦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復省裁定吏額皆
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狠愎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射司空府為局
召永壽草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
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
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邪他日又持奏稾以丞相
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慎密而速故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條
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更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稾屬色示公
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遷官時悅蘇
安靜時憚皆遷秩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在後
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冐
賞徇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彼省者
歛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遂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
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及

屢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
矣公語丞相曰吾曾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
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謗滿必屢
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
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嘖之呂丞相亦
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為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
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
之及為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先器識
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
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
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荅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
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為緣飾多見聽用與
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為盡
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三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
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匿處如一言皆可覆故三省事
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畋官下獄彥若奏與監司

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鞏除知宿州言者論鞏前在
揚州不法彥若鞏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
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鞏單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邪
怒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為異日計公心知為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
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觀學士守鄆給事
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
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於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
雖兄專以章邪事為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
公家子弟亦遊科場嘗至府弟而言者指為交通之迹邢恕謫官至京師
以書抵公公荅以手簡其末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為東排岸官
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職
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
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為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什從
官播紳共惡甚於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責行士論不直
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為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
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淳靜省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

杖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視族門人乃知公禍辱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謹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為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為人辭達而止不為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為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貴州又分司從蘄州謫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實足無所恨弟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奔馳見星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吾恐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飲貌安強無衰悴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諸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為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然後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

喪在洛陽邢恕責永州來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仕中司嘗彈擊其左司郎官恐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為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嘗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駁會公薨閒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為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叔儀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誣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冤後謚誥所坐皆得辨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於鄭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曹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蕃知陽翟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

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學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於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范子功集

文獻通考范子功集五十卷　鼂氏曰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姪也終於中書侍郎

畫墁集

文獻通考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　鼂氏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之用溫公薦為諫官仕至吏部侍郎復竄置房陵政和中卒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年為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浮休先生唐張鷟稱浮休子芸叟蓋襲之陳氏曰舜民初用於元祐至元符末為諫大夫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謝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以為譏謗坐貶

周紫芝大倉稊米集書畫墁集後　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鬻書者忽印張芸叟集售者至於塡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蓋其遺風餘韻在人耳目有不可揜蓋如此也前此當靖康間天下鬨然皆歌東坡南遷詞所謂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者是也今臨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詞乃元

豐間芸叟謫郴州時舟過岳陽樓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讀公南遷錄見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數十年之外矣紹興辛未余來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庾樓樓上獨有芸叟一詩其後云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知他落日駐多少偏照淮南數處山然後知東坡集中所載二詩為不止於此也

范太史集

文獻通考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　朱子語錄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徵時只胡亂寫去又曰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真西山集跋范太史集後　諸葛武侯文采不艶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擎節讀之有至吁戲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襞華織巧極其綢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氏定公立朝行己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覩而上思陵諫屈己封事責秦檜忘讎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壹使公平生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蜺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集平月日夜讀公文不勝嘆仰書于集之後以歸于公之孫集

汪王山集書范太史集後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韓休胡阜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八年四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集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灌園集

宋史呂南公傳南公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嘗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所著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文獻通考陳氏曰鄉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衮斧書將成而死其書亦不傳元祐初諸公欲薦進之不及矣南公灌園集符行中序　劉夢得嘗稱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吾鄉麻源地氣殊異江山炳靈視瀟湘間爲不足道近時人物磊落相望其位於朝光顯者固多而隱於韋布卓立傑出於灌園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獨愛重其文謂姑山秀氣世不乏人豈虛言哉先生幼而警敏力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章精深浩瀚自成一家名同舉子輩綴緝陳言氣象萎苶迎合有司之好熙寧初嘗預鄉薦既試春闈不利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務著書講道發揮聖賢妙旨且借史筆褒善貶惡垂世立訓遂以衮斧

名所居齋先生所養如此視一第得失奚足爲輕重耶元祐中在朝諸公交口稱薦欲命以官而先生不幸早世咸用盡傷余先君昔與之遊偕知其賢每嘆南城素傑之士如李泰伯王補之及先生其才皆有大過人者而所享皆不永泰伯補之雖得早仕則旋而死先生且未及仕造物者何奪之速殆難以理推蓋命也夫先生姪呂氏諱南公字次儒其子郁亦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先生遺藁編成三十卷紹興壬戌余領漕江右循行到鄉郁携見訪且屬爲序欲傳不朽因循久未暇作後二年移憲浙部不遠千里以書來請益堅義不得辭於是乎言時甲子孟冬旦日左朝奉郎權發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借紫金魚袋符行中序　宋崔紹序　宜興蔣公之治建昌以勤勞率慊屬以廉平決庶務取於民有制曰奉公上而已未嘗擾也施於刑有威曰守法律而已無所私也用其至誠而比歲豐稔抱鼓稀鳴圄非草出人以樂生公私富實爲善之應豈不信哉公曰民既富矣何以教之會今天子詔郡國興庠序公於是創爲新學區宇儀物品式條章皆法治古冠綏莪莪絃歌洋洋風化以行選還改觀既又建唐撫州刺史魯郡顏公祠堂於麻姑爲鄉先生李泰伯之像于郡學以屬名節以敦道義以崇學業又以爲未也則又訪灌園

先生呂次儒之文編摩校勘刊定鋟板以傳永久次儒好學能文出於天性砦節自守不肯妄求前輩鄉先生皆愛其文而服其行嗚呼公之刊此文也豈直爲好事哉將以勸千里士君子焉於學而志於文周旋於道而不改其操者公於政術既如彼於教化又如此可謂賢矣紹興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建昌軍司法參軍崔紹書　國朝月廷臣序　灌園集者泰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毫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崗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燹意其涉艱蹈危豈驥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免而且灌園三泖之上一欣戚寄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伯餘首出以示余諷誦之不啻敲空桑以破兀缶之音進大羹玄酒而撤蜀黍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斲琢肖之爲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自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攬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昌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萬天下之目聒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璧脫去凡近雄詞麗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猿嘯龍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

役別離燕游登眺之夕雨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互莽獵場觸髏煙草傷心墮淚之地覊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摹寫之妙婉而不迫哀而不傷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翱翔上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盛非復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趨於靡獲見文璧之詩得不亦擊節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伐檀集

文獻通考伐檀集序一卷陳氏曰知康州豫章黃庶亞夫撰自爲序廷堅其子也世所謂山魈水怪著薜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廷堅詩律蓋有自來也慶曆二年進士黃庶伐檀集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爲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乙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預大抵止於薄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業單得數百篇覽初省未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篇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

攟集且識其偶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元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豫章集

文獻通考豫章集序三十卷外集十四卷　晁氏曰黃庭堅魯直也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爲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爲校書郎是春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於同入館世號四學士嘗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責置戎州至徽宗即位召還嘗因朝謁忤趙正夫及正夫爲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　家傳曰公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矣驚以爲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瓌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實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游灊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公歷觀歎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爲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

鬬葉爲工號稱嵬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爲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翺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豫章別集一卷　陳氏曰皆集中所遺者如承天塔記黃給事行狀毀璧蓋其顯顯者也諸孫㽦子耕集而傳之後村劉氏曰山谷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稱而不能江洋趨趄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　山谷集十一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　陳氏曰黃庭堅魯直撰江西所刻詩派即豫章前後集中詩也別集者慶元中莆田黃汝嘉增刻　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年譜二卷　陳氏曰山谷詩文其甥洪氏兄弟所編斷自進德堂以後今外集所載數卷有晚年刪去者故任子淵所註亦惟取前集而已監丞黃㽦子耕者其諸孫也即會粹別集復盡取其平生詩以歲月次第編錄且爲之譜今刊板括蒼　黃庭堅豫章集魏了翁序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許者衆矣

江浙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考於先民之言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末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犖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衆賢彙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比元祐中末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于荊鄂永宜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衆正而殄焉公於是有黔戎之役既竄之所嘷求石之興居閒閑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躍躍興起也至其聞龔郡帥蹇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荊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恢廣而平實樂不至淫怨不及懟也然而猶爲小人承望時好擿撼承天院記語寓之宜陽雖游離險艱而行安節和純終不虧嗚呼以其所養若是故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得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譁衆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

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愠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爲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生發叢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于王氏不見章厚於邢趙婣婭也亦未嘗假以詞色猶無副衣匪媿臣妾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爲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僭於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申余同郡人　陳長方序　立言非君子之本心然古聖賢常由此以見於後歟世之士不知其因人而傳也遂謂言爲足恃疲精神窮目力爲書邀名以禁朽骨敝筆洸紙動千萬計而言之有補於人能傳於後者百無一二也亦果何爲哉先君豫章公少有經世之意聞一善士千里從之勝己則師類我則友雖不如己者亦各以其長而錄之一有未見又勤勤焉記其名氏州里嘗有大匠營室之論謂梁棟杜楠兼收早取然後夏屋可成適當道消之時志不克就退斂所有以善其身故事業無見於世者不刻意於文字語言而遇事應用亦時爲之其兄弟掊拾遺業爲上下二卷來者儻能觀瀾而知海則公之梗槩亦或於斯見之者夫

負高才蘊智術不用而耻爲直尋謎過之事急行道愛斯世不違而無憤
怨悲嘆之辭蓋所學者然也嗚呼唯天下善類知非父子之私言 宋張
嵲序 魯直詩文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魯直者或有
所愛憎而然也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蓋魯直所
學詩源流甚遠自以爲出於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而得其彷
彿者也故其住處往往與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
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着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
語爾至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偏局不能汪洋趍趄如其紀事立言
頗時有類處其詩雖特妙於樂府然惜乎擇之不精用古今語頗雜遂有
害騷雅處昔柳子厚讀鶡冠子以貪夫狥利烈士狥名誇者死權品庶每
生數語爲非鶡冠子何以知之曰不類況古語之與今語其類耶至其爲
黄夫人碑文似左氏辭以屈原可以濶步古今矣雖使柳柳州復生不能
出其右也 宋洪舜俞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詠不于
人物之盛而于其生我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
熙豐元祐間其生也類在神文朝如詩家曰蘇黄曰黄陳蘇公生於景祐
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公

得清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王挾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游放
爲篇章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坡翁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其集嘗擬
莊子分内外篇集如韓淮陰侯驅市人背水而戰暗與兵法合内集如諸
葛武侯八陣奇正相生鬼神莫窺其奥衆分之意嚴矣君子之學日進而
日新日新而日化進則人新則道化則天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以是也
文與詩亦然論詩者不泝其始無以知其進而新不極其終無以知其新
而化内集斷自入館以後極其終矣外集起初年溪上吟泝其始也眉山
任處士驥天成攟落拾舉之累真積於學書無不覽愛公詩若嗜欲然以
内集有任子淵注因注外集十二卷並年譜以推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
字必操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嘗經公手削而疑其多紛然使學者盡
見前輩少壯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予遂博習有家
法方注詩時兩鬢耽耽檢書捧研鎖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鄉守蜀臼首
矣懽父書無傳力自鞭校錢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俾序之某晚出未聞其
奥何敢贊揚攻魏謂宋宗儒摘阮歌戴道士彈琴詩不知何以分内外嘗
有能辨之者余聞李衛公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
與惠山泉通雜他水十餘壷試之僧指其二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能辨

水驛欲知内外之辨者請以是觀之 宋陸游跋 予集黄帖得贈元師
及王周彦三詩甚愛之有黄淑者家三葉見而笑曰紹興中再刻本也舊
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録
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觀書 宋林光朝詩讀韓柳蘇黄集 蘇黄之
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
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
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
我與別人也 家隱詩讀豫章集成栢梁體 元祐昇平超治古挺布人文
化寰宇道山翰苑郡仙處一代文章繼周魯斯道盟寒誰是主眉山二老
文章虎眉山鑿栽高難與網羅九萬將風羽蘇張超然鴻鵠舉秦郎繼作
翹翹楚餘子紛紛護旁午韓門猶況何須數豫章詩律加嚴苦洗空萬古
塵凡語後來鮮儷前無伍真是江西第一祖錦繡陸離纏肺腑寶唾珠璣
終日吐光賴煙煤驟如雨混然天成絕斤斧騷經柳怨知何補白雪陽春
空媚嫵囊括鮑謝包徐庾下視謫仙平揖甫近時作者宗無許入杜投名
仰成矩殘膏賸馥爭採取派別枝分已難數專黨同門伐異户陳言糟粕
棄如土宗門不絕僅如縷究竟畸能踵前武遺編璀璨瓊瑶譜八珍間列

羅樽俎誦之琅琅中宮吕心清何止頭風愈古人純全嗟莫覩徒咏篇章
想簪組鋪張盛美誇才譜自笑雷門持布鼓 徐衡仲詩次韻陳雲巽借余
士衡山谷集 一代風騷黄豫章殘編久失落書坊重參要與宣城合發
秘仍須李氏藏更爲不妨知古定借來寧復嘆今亡餘蹔續自江西出併
伏銖分別正旁 再次士衡韻 照眼珠璣詩一囊携持誤入菩提坊笑
君才大足進取如我病多甘退藏濟濟後生真可畏紛紛前輩亦云亡主
盟蓮社有公等困頓掛名靈運傍 宋李莊簡公詩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
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成小詩還之 墻角平來棗短檠損書熙生眼方
明知君欲嗣江西派淨几明窗付後生 近日呂居仁會入作江西宗派亮
以魯直爲宗主也 熊朋來詩黄元翁雲間長笑集 不見雲間長笑今但
聞雲間長笑聲未知長笑笑何事我亦仰天爲絕纓君家魯直更善笑出
門只見大江横何如雲間立脚高濁世僕爾黄河清 也帝仁笑如黄河清
言笑見月來遠想禪僧應電過曾聞玉女驚呈棚下棚弄傀儡東樓西樓
射明燈雲間仙人笑句句下界俗子走營營我老煙江無笑疾不奇司空
贊下錦囊盛 瓊機入洛見張華華令雲來樵曰雲
有笑疾華以錦囊盛其鬚雲並一見遂大笑不止

柯山集

文獻通考 柯山集序

一百卷　晁氏曰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兖五州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沒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人傳於世者尤多其於詩文兼長雖同時鮮復其比而晚年更喜白樂天詩體多效之云　石林葉氏集序曰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舅無咎而張則文潛也文潛之文殆所謂若將爲之而不見其爲者歟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初若不甚經意至於觸物遇變起伏斂縱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終不得窺其際也君與秦少游同學於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宋汪藻浮溪集柯山張文潛集序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哥又百八十有四裒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弃居毗陵因傳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復重定爲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耒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兖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爲名者居復黃時所作

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少公之客也公於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沒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禮制數賦音節跡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体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弃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錄云宣和五年五月日新安汪某序

淮海集

文獻通考淮海集三十卷　晁氏曰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除名編類橫州遇赦北歸至藤州卒蘇子瞻嘗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文潛張氏曰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　玉山汪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文字科紐坡云但如公上呂申公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輩如黃魯直陳無已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爲奇也呂丈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爲後人模楷者蓋篇篇皆有首尾無一字亂說如人相見揖引應對茶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銖兩不差非稱上稱來乃等子上等來也集曰人人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蓋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陳氏曰秦觀撰晁無咎言少游詞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秦觀淮海逆旅集自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志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是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惟其木而已魚遊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

之可畏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邪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同歸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淮海閒居集自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赴京師索文稾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删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四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右學士秦公元豐間自序云耳故存而不廢今又采拾遺文而增廣之合爲四十有六卷大槩見於後序覽者悉焉淮海叢編集宋祁序　詩爲天地蘊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輙窮蹶其命而怫戾所爲予略記其近者王摩詰顛於盜愁苦偃脫死杜子美客巴蜀厄沈湘寒飢不自存李太白跆於賤白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爲衆排迮終身恨望劉夢得流擯抵老弗見容是皆章章信驗者惟山林方外之人亟索亟用天不能抑其勢以無求於世與道彷徉者耶予友梵才吉公其人歟公貿能詩始來京師以

高言警章興士大夫相酬酬。士大夫爭從之游。名徹天子。故錫命服師號師亦以寵焉。後遂以南方巷天台凡三十年。年愈高。學愈精。自浙東西山溪鳥魚草木風雲人事法集靈所惟區一物一興。贈公之思。不能給而告疲焉。可謂取其蘊多矣。公又挾恩刀自在天界不能執之手。故前後所著踰千篇。分日數集。所謂淮海叢編。其第三集也。屬予以叙。公之得講人口貴人紙者固多。不待僕贊既顯矣。雖然。韻一言焉。公之徒若有辨如淨名者。或呵公以外學自郵。公云何而默。其可使予釋然云。　邵輯書　右秦學士淮海集前後四十六卷。文字偏旁。間有訛缺。讀者病焉。嘗以蜀本校之。十纔得一二。或者謂初用蜀本入板也。遂與同事諸公。商榷參考。增漏字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誤字三百有奇。訂正偏旁。至不可勝計其文之不敢臆決者存之。其字之瑣碎。如齊爲齋群爲群。教而從孝。戲而從虛。眞不從匕。戚不從戊。此類甚多。不可悉改。乃以其法授同事諸公。俟他日重刻則正之。長短句三卷。非止點畫訛也。如落紅萬點愁如海。以落爲飛。兩行芙蓉淚不乾。以兩行爲兩打。皆合訂正。又其間有下俚不經語敢於以筆墨勸淫。疑非學士所作。然又不敢輒刪去。亦併存之。以貽好事者。紹熙壬子上巳從事郎軍學教授永嘉謝雩跋　喻良能詩讀淮海集

五言未數韋應物。八面須還秦少游。花氣湖光吟鑑水。雷推雨電賦黃樓。

后山集

文獻通考后山集序二十卷　晁氏曰。陳師道無己。彭城人。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秘書爲正字。以卒焉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石林葉氏曰　世言陳無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專。不欲聞人聲。恐亂其思。故詩中亦時時自有言吟榻者。天下絕藝。信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　朱子語錄曰。陳后山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斂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甚多。通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字。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后山文字簡潔。極有法度。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　劉夷叔曰。陳無己作文最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及。恨其稍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爲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文字。多少自然雄渾。　復齋漫錄曰。予贈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隱君有道舉。化行鄉井淳。張侯公理流。美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皆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志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材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陳氏曰。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一卷。長短句二卷。師道一字履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按魏衍作集記云。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藁詩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孝越刊於臨川云。未見魏全仍其舊十四卷爲正集。蓋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有文。而詩不與也。外集詩二百餘篇。文三篇。皆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后山作。后山者。其自

號也。　又曰。陳師道無己撰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亦於正集中錄出入詩派。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後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弃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然。實豫章之所闕也。陳後山集謝克家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之踳駮而與美者爲文。文之駁錄而幼眇者爲詩。儒者以學成德。以德輔言。末之茂者本必深。委之廣者源必遠。蓋即古之名世之士而觀之。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雖有見於一篇。於吾孔子之意。未大相遠也。子貢以言語列於四科。其病之也。則宜不曰皮之不存。虎豹之犬安附。我余猶意其古之遺言也歟。抑亦有爲而言之也歟。彭城後山居士陳無己師道苦節厲志。自其少時。嘗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潁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棣州。入秘書省爲正字。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潁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辦香。敬爲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羅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

諸經皆有訓傳，於詩擅尤邃，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使喜誦其詩文，乃若與學至行，武異之關也。余於是概見之，以信夫孔子之言，尚俾來者知所先後云。爾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

宋陳仁子序：文壓遂古之初，興謨雅，虞盤誥聱屈，近古如漢獨雖之，班揚而降，寥寥濤騷悴。為唐，豈為宋？唐文悴，雜經韓柳已剝，氣脈奄奄，到今猶衆下人。宋文豈異時歐蘇祖左海內，士若涇注，墮地趯趯不易繁。文小故也。抑果關大氣會耶？黃峻巍，泰浩蕩，兆張深沈，游眉山門，人具一體，鬭巍藻太章施慶宇，最後后山翁，顏家細膩，時人尤未易識，虞儷息南榮，荷風裊人，抽卷讀記序，則靈榆古檀，偃蹇而蒼秀也。東論則泰宗封登，肩然有景光也。跌叢理究，又幽蘭之自芳，美璞之小試也。人言杜陵詩高於文，世稱公詩必曰陳黃，至妙處不墮杜後，獨於公文獻，欽思亭記，參寥序，餘米觀大方，因刊本諗四方操觚士，知杜陵公蓋兼之，持較蘇門甚矣，軒之似夫子也，軒之似夫子也。

孫覿跋：泰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己，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稾，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擯筆，徽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著述凡行述，而南豐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稾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

齊、襄、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為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無己，除布衣，特起為徐州教授，則無己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豐為檢討官不逾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己始入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牴牾如此，故事實錄有修撰檢討官，國史編修官，以首相監總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闢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橫筆，邢和叔遭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橫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為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闢，既知尊稱南豐，無己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鷄唱寢不寐，書付墳堪。余曰：幸付墳堪，若以示識者，則橫筆作徽聲，如公所云矣。

周孚蠹齋鉛刀編題後山集後：次可正平韻。疑疑陳夫子，高名天壤間，讀書能妙斷，行已有深閑，句法窺唐杜，文章規漢班，九原埋玉樹，遺簡仰高山。可正平詩甚美，元多悲嗟。公墮此間真為四君，次可献七年閑，汴泗空千載，兆叔用何斯舉僅一班，淒涼大陽僾埋沒，若何山。

濟南集

文獻通考：濟南集序二十卷。陳氏曰：鄉貢進士華山李廌方叔撰，又號月巖。集。東坡知貢舉，得試卷以為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獻詩有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之句，後竟不第。

李方叔濟南月巖集宋李之儀序：吾宗方叔初未相識，得其文於東坡老人之座，讀之如泛長江，遡秋月，直欲挐雲上漢，不知其千萬里之遠也。為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釋。目東坡笑相謂曰：子何歸觀之不捨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謝安蹈海至於風濤蕩潏而不知返，條問舟人曰：去將何之乎？豈涉是境界以追謝公乎？又曰：吾嘗評斯文如大川滿注，晝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余曰：不勝所得亦幾然。東坡曰：聞之歐陽文忠公曰：文章如金玉，固有定價，不能異人之目也。已而曰：或者患其多乎？頗覺乎？余曰：覺則始矣，惟其不覺，其始所以為斯文也。比從其遊，稍吃至於論事，削壹壹不窮，而語亦不甚才，信乎其吶於言而富於文也。從容既久，賦目所更，體制不得而一，乃雜舉而爭長，隨定，若不出一人之手，偉麗璀璨，無異入秦府庫，千奇萬騎，目為之眩瞀而不能已，又若泛剡溪交流，競秀，幾應接不暇，退之謂人皆劫劫，我獨有餘者，渠不諒哉？間與之即席分韻，余方點筆擬紙，則已爛然滿幅，傾坐賞歎，為不可跂及矣。求論其工，其敏妙絕倫，始天賦也。方天下承平，講明六藝，揭來一時人物，宜得過秦、羅擊珠厓之議論，上林、廣成之賦頌，以繪藻形容，鋪張揚厲，為一代

之所華，煥昔王勮當儀其眾集之際，五史分授，册詞燦然，皆給劉獻下直且就馬，命遽出，乃倚馬卻座，三揮九制，此皆方叔之任也。不幸不及祿以卒，天下知為文者莫不惜之，挪子厚謫死窮荒，獨退之祭之以文曰：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當有讀其文，或至掩卷流涕，重歎前人一何幸而退之之言為不妄發也。方叔沒後八年，其子頖秀川集其文為若干卷，號月巖，以書抵余曰：願有以序之。余得方叔之文多矣，集之成，則恨未見也。姑道疇昔之所欣慕與夫聞之先生長者之言，以報之。秀川卓特英發，甚似其先人，蓋駸駸其未已也。政和六年八月十一日，趙郡李之儀序。

周紫芝書月巖集：太華逸民之所作，而太華逸民，則李廌方叔之自號也。端州序其文，謂東坡嘗言吾評斯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也。今誦其詩，讀其文，然後知此老之言為有旨焉。然而自非豪邁英偉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為文詞，何以若是其痛快耶？紹興壬申春，滑臺劉德秀惜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遺之。

蠹齋筆記：李方叔號濟南先生月巖集。晁無咎號濟北先生雞肋集。蜀中有極小字本，又有中字本，奕恭所藏者小字本。余嘗云：早起檢小簿，極有味，作文必先讀古文，令口吻熟。奕恭曰：二事暗合東坡。今閱月巖

集信然。余經史之外，復列歐蘇黃陳秦張晁李八集于座右，朝夕饜焉。

李文叔集

文獻通考：李文叔集序四十五卷。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尤高雅條鬯，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邮吉勲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重蔡者薦引之恩，挽曾直五言八句，首云：曾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沒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傳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瘧，亦足敗吾勤。定是朱衣吏，未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誌言長女能詩，嫁趙明誠。又曰：李文叔筆勢略與淇水相頡頏。

鮑吏部集

宋汪藻浮溪集鮑吏部集序：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裒欽止之詩文為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為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粲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大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於經，而筆力豪放，自見於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於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於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於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恨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下雌黃，非讎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止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郡守部使者，久之，方竊用欽止，而欽止以疾發於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録欽止之平生大槩而併見之。紹興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新安汪某序。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夢禎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四

陀羅尼自在菩薩品第二之四　尒時世尊舉身顧盻觀諸大衆如象王迴而作是言諸善男子誰能守護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壞滅沒損減以待彌勒成正覺已十六年後供養彼佛及賢劫中五百如來是時會中有一菩薩名諸法神通自在王即從座起胡跪合掌而作是言世尊我能守護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壞滅沒損減以待彌勒成正覺已十六年後供養彼佛及賢劫中五百如來尒時衆中有一魔王名曰神通其所住國名四天下語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汝今安置如是供具并及寶坊置何器中而守護之令不毀壞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凡言器者性是無常而我此身常住無變善男子汝今應當諦觀我身尒時魔王聞是語已如教諦觀見其身中有一世界名水王光有佛世尊號寶使鉢羅其世界中有大寶山如來處中結跏趺坐與諸菩薩宣說正法尒時魔王見是事已心甚奇誑即禮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讚言善哉善哉大士我今始知汝有妙器堪任護持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滅尒時魔王即白佛言世尊我往來見如是菩薩未聞如是微妙時欲學聲聞入於涅槃我今既見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威神之力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假使我身恒沙劫中受地獄苦然後乃成無上道者亦終不捨菩提之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亦當得如是無量神通之力是時會中復有菩薩名師子幢諮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獲得何等陀羅尼門而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無有窮盡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有八陀羅尼菩薩摩訶薩若有得者則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而無窮盡何等為八一者淨聲光明陀羅尼二者無盡器陀羅尼三者無量際陀羅尼四者大海陀羅尼五者蓮華陀羅尼六者入無礙門陀羅尼七者四無礙智陀羅尼八者佛莊嚴瓔珞陀羅尼是名為八若有菩薩安住如是八陀羅尼則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而無窮盡師子幢菩薩言善哉大士唯願廣說菩薩聞已當得受持一切佛法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淨聲光明陀羅尼者菩薩摩訶薩若得住者能於無量無邊佛所具足成就無量功德得淨

四大以是因緣其聲微妙宣說法時其音遍滿一佛世界二佛世界五佛世界十佛世界二十佛世界三十佛世界四十佛世界五十佛世界百佛世界千佛世界萬佛世界乃至百千萬佛世界不可稱不可數隨所說法即得遍聞其說法時所坐法座師子之牀或一由旬或如須彌或如梵處坐如是處說有十方無量諸佛講宣道化普得聞之受持不忘善解字句及其義味自說法時及聽佛說於是二事各無妨礙於一字中說一切法一字者所謂為阿阿者諸字之初菩薩摩訶薩說阿字時即能演說一切諸法阿之言無無者諸法無根諸法無生諸法無初諸法無邊諸法無盡諸法無作諸法無來諸法無去諸法無住諸法無性諸法無出諸法無行諸法無增諸法無高諸法無滅諸法無主諸法無用諸法無願諸法無戲論亦無覺觀無說無聽無處無入諸法無我及無衆生無淨無命無名無主無有士夫無內無外無常無相無憶無量無為無跡無句無字無礙無共無隨他無隨己無收無教無取無捨無數無身無淨無纖無轉無變無受無聲無相無結無汙無狂無漏無有無覆無濁無對無色無受無想無行無識無因無界無陰入界無因緣無境界無受無欲無色無無色無諍無導無黑無白無渾無思惟無時無歸無淨無雜無燒無習無壓無丈無動無住無堅無脆無可見無可觸無光無闇無曲無罪無實無虛無癡無觀無證無修無見無聞無覺無智無觸無識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獲得如是淨聲光明陀羅尼時於此一字說一切法菩薩於此一字之中說無量義無有錯謬不壞法界不失字義菩薩得是陀羅尼已身口意淨舉動進止衆生樂見是名身淨凡所演說衆生樂聞是名口淨修習慈悲喜捨之心是名意淨菩薩得是陀羅尼已能淨二施財施法施能淨於戒見毀戒者不生惡心能淨於忍見害衆生不生瞋惱能淨精進修行善法無有休息能淨禪定壞憍慢故能淨智慧除無明故能淨於業壞惡因故能淨於眼得三明故能淨於耳獲得天耳聞佛聲故能淨於鼻悉嗅諸佛淨戒香故能淨於口於甘露味不貪著故能淨於身得化身故能淨於意善思惟故能淨於色三十二相故能淨於聲說妙法故能淨於香戒聞施等得清淨故能淨於味得無上味故能淨於觸修習無上諸三昧故能淨於法觀諸法界無分別故能淨於念如所聞法不忘失故能淨於意永不繫屬諸魔黨故能淨於行觀察甚深諸法界故善男子菩薩住是陀羅尼已隨說青聲所至之處身之光明亦如是照善男子是陀羅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無量器陀羅尼者菩薩住是陀羅尼已說色無常不可窮盡說色是苦

亦不可盡說色無我說色如沫如幻水月響響影焰亦不可盡說色無性
亦不可盡說色無相空不可說不可顧求不可造作不生不滅非是過去
未來現在非內非外非淨非穢非我我所非去非來非對非礙非一非二
非是衆生亦非壽命亦非丈夫非貪瞋癡非有非無非漏非無漏非有為
非無為非盲非聾非跛非躄非狂非亂非草木石非樹非地非水火風非
捨非宅非城非邦非大村落非山非圓非方非四大造非作非受非聲非
聞非是可說十二因緣不可窮盡非常非斷無業無果非陰入界非住欲
界色界無色界非同非異亦非煩惱非淨非汙非平非凹菩薩摩訶薩說
色如是不可窮盡善男子是無盡器陀羅尼者有無量無邊不可說分分
此一分以為千分於如是千分之中唯說一分猶不能盡無量際陀羅
尼者際者所謂常見斷見無量者謂十二因緣際者所謂無明行識乃至
老死衆苦聚集又無量者所謂生死又復際者謂無始終又復際者謂無
取捨又復際者無出無滅又復際者無汙無淨其性淨故又復際者所謂
可見又復際者所謂名色又復際者有為無為又復際者所謂三世內外
業果無業無果善及不善有漏無漏業及煩惱我以無我生死涅槃善男
子又無量者所謂微塵際者所謂地水火風是名無量際陀羅尼菩薩住

是陀羅尼已無量劫中為衆說法而其所說字句義味不可窮盡是陀羅
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大海陀羅尼者善男子猶如大海四天下中所有
諸色衆生卉木藥樹紋子日月星宿雲氣雷電國邑聚落城郭殿堂園池
山河如是一切諸種種色悉於中現菩薩住是陀羅尼已亦復如是一切
衆生身口意業各各於是菩薩身中一一印現十方世界所有衆生所有
口業悉於菩薩口中印現是故菩薩有所言說皆悉真實印者名無所有
謂諸法無有覺觀無說無邊無作無貪是名第一真實之義復有遮印遮
之言眼眼即無常可淨可見復有那印那之言名一切諸法流布故名真
實無名復有邏印邏之言世一切世間屬愛無明復有陀印陀之言十佛
具十力能化衆生復有波印波之言五如來遠離除滅五欲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復有敎印敎之言六如來真實了知六入故能調伏一切衆
生復有敎印敎之言六如來具足六念處故得大自在復有敎印敎之言
六如來具足六神通故能以神通教化衆生復有婆印婆之言座如來世
尊離左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多印多之言實如來善覺真
實之性故名正覺復有那印那之言彼如來等知此彼平等復有婆印婆
之言結如來遠離諸煩惱故名阿梨呵復有闍印闍言生老如來已過生

老之分故名世尊復有曇印曇之言法如來說法清淨無垢復有奢印奢
之言奢摩他如來成就修奢摩他復有佉印佉之言虛空如來知見一切
諸法同於虛空復有迦印迦言若行如來遠離一切苦行復有婆印婆之
言實如來所說四真諦者即是真實復有摩印摩之言道如來能說八正
之道復有伽印伽之言深如來所說其義甚深復有羼印羼之言忍如來
具足忍波羅蜜復有呼印呼之言讚如來常讚十方諸佛復有若印若之
言遍知是故如來名一切智復有婆印婆之言有如來已脫一切諸有復
有車印車之言欲如來欲於一切善法復有波印波之言前如來常為一
切衆生現前說法復有頗印頗之言果如來常說四沙門果善男子因如
是字演說諸法所有諸字悉於菩薩口業印現是名大海陀羅尼也蓮華
陀羅尼者菩薩住是陀羅尼已所說法處常出七寶淨妙蓮華以為法座
菩薩坐上宣說法化又復多雨無量蓮華是諸蓮華亦出種種清淨法音
其音深廣多諸方俞十二部音清淨之音斷煩惱音爾時菩薩默然而住
是諸蓮華皆能演法亦出種種無量光明一切衆生皆見菩薩坐諸華臺
施作佛事是名蓮華陀羅尼也入無礙門陀羅尼者菩薩摩訶薩說一法時
無有罣礙若說二法三法四法乃至百千無量無邊恒沙等法如四大

下微塵等法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法乃至恒河沙等諸世界微塵
等法於字句義亦無罣礙是名入無礙門陀羅尼也四無礙智陀羅尼者
所謂法無礙智義無礙智詞無礙智樂說無礙智東方無量世界衆生有
問法者菩薩隨以法無礙答南方無量世界衆生有問義者菩薩隨以義
無礙答西方無量世界衆生有問辭者菩薩隨以辭無礙答北方無量世
界衆生問樂說者菩薩隨以樂說智答是名四無礙智陀羅尼也佛瓔珞
莊嚴陀羅尼者若有菩薩獲得如是七陀羅尼其頂髻上有佛像現其色
真金有大光明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爾時菩薩身口意等悉作佛業其所
思念如佛所念菩薩具足如是佛業能知大衆種種之心知已隨意而為
說法若一日若二日乃至無量百千萬歲不能盡其所知法門文字句義
又復具足四種智慧何等為四一者知衆生心二者知諸字句三者知所
說無盡四者知於真實菩薩具足如是四智能調衆生為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善男子是名佛瓔珞莊嚴陀羅尼也善男子是八陀羅尼其分無
量於是分中分其一分以為千分於是分中唯說一分猶不能盡是陀羅
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爾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即說頌曰如來說八陀
羅尼若有菩薩具得者能解諸經種種義其辭句義不可盡具足善業得

妙脩能令無量世界閒衆生閒已脩善法修已獲得於解脱無量劫中説無法因一法根説無盡亦因一字解多義是名如來説除持人中牛王斷二除説中道義無有邊具足智慧平等觀雖成是持無得者四方色等現大海一切字印印菩薩説法之時無障礙成就大海陀羅尼坐寶蓮華演説法亦雨天華散大衆蓮華亦説無量法是名寂靜蓮華持説於一字無障礙無量字中亦如是説無量義無有滯具足如是無礙持説法深義無有盡辯及樂説無有邊能破衆生疑網心獲得無上智總持頂髻常出如來像身口意業佛無異若具如是八持者窮劫讚歎不可盡具足是八陀羅尼處世不汙如蓮華在世最高如須彌不可稱計亦如是世邪不動亦復然是人具足如是持能壞世道諸邪見猶如師子獸中吼若得無上陀羅尼能達世閒清淨行能增無量諸善法亦能教化多衆生具足如是陀羅尼能壞衆生無明闇作大光明如朝日亦能除破諸黑闇説法無礙如虛空為衆生行如猛風施於法藥壞煩惱如世良醫救病者若得具足無上持有讚功德不能盡能作清涼如秋月增長善法亦如是菩薩成就如是持能化無量諸衆生若具如是陀羅尼獲得自在如天王能化衆生於大乘能施法財破貧窮能降法雨如龍王摧滅煩惱如惡電若得如是陀

羅尼能化衆生於菩提無能説過如帝釋字義無盡如虛空若得成就陀羅尼一切大衆樂見聞其意不散常在定修習無量慈悲心清淨梵行遊神通是四皆如大梵天若得成就陀羅尼即能供養十方佛了了觀見十方界於其世界化衆生若具如是陀羅尼即得具足佛功德常為十方佛所念亦如父母念一子若有菩薩得是持能讚功德無量髮具足成就戒念慧能解衆生心所行若得成就陀羅尼無有憍慢及慳貪善知方便調衆生修習慈悲壞煩惱若得成就陀羅尼煩惱不汙如虛空善解衆生隨意語亦能隨意演説法若具如是陀羅尼悉能了知衆生根能解衆生種種解隨其所解而説法隨對治門為説法三十七品調衆生若得如是陀羅尼修奢摩他無有邊若得如是陀羅尼具足六度如諸佛了知一切煩惱界通達寂靜而壞之身口意業悉寂靜行住坐卧亦如是若得成就如是持無復煩惱諸習氣得淨法身無有邊非生所生常化生身口意業隨智行所有定念亦如是若得成就如是持有讚歎者不能盡尒時世尊讚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得是陀羅尼是故能善方便解説所有無量功德之義不但今日已於過去無量佛所亦作如是分別解説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尒時有佛号淨光明世界名淨劫亦

名淨純淨瑠璃以為世界猶如明鏡地平如掌所有林樹七寶所成妙寶蓮華大如車輪清淨鮮潔人所樂見其土人民悉處七寶樓殿臺閣如天無異貪欲恚癡漸已輕微土無日月唯有佛光青蓮華開則知是夜赤蓮華敷則知是晝時彼佛有六百萬億大菩薩僧出家之人不可稱計悉皆志樂無上大乘世界乃至無二乘名一切皆是不退菩薩其佛壽命具足半劫人之與天無有差別在地為人處空為天無有王者除佛法王其土人民無有宗事諸天邪神及歸依者亦無女身毀戒之名具足三戒何等為三一從戒戒二從心戒三從慧戒發菩提心厭惓生死名從戒戒修三昧慧名從心戒修習智慧得大智慧名從慧戒尒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光頂從坐而起頭面禮足右遶恭敬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言陀羅尼者云何名為陀羅尼耶菩薩住何陀羅尼中能持一切諸佛名号為諸衆生分別解説佛言善男子有陀羅尼名曰寶炬菩薩住是陀羅尼中能持一切諸佛名號為諸衆生分別解説隨諸衆言種種語言光頂菩薩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分別廣説我等聞已當得修持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説尒時世尊即説頌曰遠離一切諸煩惱清淨無垢猶真寶其心能作大光明是名寶炬陀羅尼身口意業悉寂靜猶

如秋月之明淨修習大慈心平等是名寶炬陀羅尼其心無有諸覺觀悉得遠離於二見亦非有想非無想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成就念意慧能入無上大法門清淨無垢如虛空是名寶炬陀羅尼遠離三種塵勞垢成就三種清淨慧已於三有得解脱是名寶炬陀羅尼能悉破壞貪恚癡亦得遠離煩惱濁除滅無明諸邪闇是名寶炬陀羅尼衆生音聲上中下一切悉能了了知能隨衆生意説法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甚深無量義亦復具足諸字句遠離於我及我所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成就四依法亦復具四無礙智其心常在於四禪是名寶炬陀羅尼能廣分別第一義具足而得四梵行修習具足五神通是名寶炬陀羅尼受持尊憶四念處精進獲得四正勤莊嚴成就四如意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五根及五力一切邪風不能動修習無上七覺分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定慧二翅翼遊翔平坦八正路趣向無上智解脱是名寶炬陀羅尼能踐菩薩之道地及住無上真解脱永斷一切煩惱習是名寶炬陀羅尼能作無量大光明猶如世間之日月能淨三種清淨眼是名寶炬陀羅尼能淨一切諸煩惱亦得遠離諸魔業觀察五陰味過咎是名寶炬陀羅尼善知調伏諸衆生永離六根之因緣為衆説法令得念是名寶炬陀羅尼住於如是陀羅尼能

到十方佛世界見佛至心聽受法亦能廣說如是法既聞法已至心持能爲衆生說字義以大念力因緣故能解諸佛微妙語能說無常苦無我諸法悉從緣得果了了觀察諸法界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樂說無礙智三明三慧亦如是若有住是總持者乃能得八解脫義佛說無量陀羅尼悉來攝在此持中若得如是陀羅尼是名成就無量持若入無量諸禪定及得無量諸神通皆由如是總持力是故名爲持中王如四大海無障礙一切河泉皆投之諸法衆流亦如是皆悉歸趣是持海得身無邊意無盡能廣分別說法界成就無量功德者乃能獲是陀羅尼若得如是微妙持即得三十二相好其色殊勝上種性多饒財寶得自在於諸有中得無生能廣分別諸法義安住不動不退地皆由得是陀羅尼菩薩若欲修菩提當修如是陀羅尼得是持已修道時能演說法調衆生於無量劫說法時字義二法不可盡能淨衆生諸煩惱以得如是陀羅尼能轉無上正法輪能令衆生脫衆苦能進衆生無上道以得如是陀羅尼若有衆生千萬口一口而有千萬舌不能宣說成持者所得無量之功德善男子尒時淨光明佛說是法時光頂菩薩及與三萬二千菩薩悉皆獲得是陀羅尼善男子汝知尒時光頂菩薩豈異人乎即汝身是是故汝今能廣分別是陀羅尼是

大衆中得是持者汝最第一尒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得寶炬陀羅尼得已不失能以此法調伏衆生善男子若有菩薩安住慧根造作慧業如是菩薩能得是持得已不失能以此法調伏衆生慧聚菩薩復作是言善哉世尊唯願演說云何慧根云何慧業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至心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未聞智慧而得聞之是名爲根聞已廣說名之爲業始觀諸法名之爲根觀已廣說名之爲業初觀善根名之爲根轉以化人名之爲業觀不放逸名之爲根轉以化人名之爲業調伏自心名之爲根調伏他心名之爲業住於寂靜名之爲根淨身口意名之爲業知於一乘名之爲根爲衆生說名之爲業修奢摩他名之爲根具三種慧名之爲業修三解脫名之爲根證得三慧名之爲業修四念處名之爲根不念於念名之爲業修四正勤名之爲根離煩惱性名之爲業修四如意名之爲根知無如意名之爲業修習信心名之爲根放捨一切名之爲業修無所畏名之爲根能廣說之名之爲業修習三昧名之爲根知定次第名之爲業修習智慧名之爲根知一切法名之爲業莊嚴菩提名之爲根得菩提時名之爲業證苦集道名之爲根證盡滅時名之爲業不依不了義經名之

爲業初聽受法名之爲根依止其義名之爲業不依於人名之爲根依止於法名之爲業見法無常名之爲根法無生滅名之爲業知諸法苦名之爲根知法無作名之爲業知法無我名之爲根知法性淨名之爲業知涅槃淨名之爲根知法本淨名之爲業聞義不畏名之爲根依止於義名之爲業聞真不怖名之爲根依止真法是名慧業知字不畏名之爲根知已樂說名之爲業聞說如來無礙智力不生怖畏名之爲根依止如來無礙智力名之爲業生法二緣名之爲根無緣之慈名之爲業憐愍衆生名之爲根能爲壞苦名之爲業思善得喜名之爲根心不著法名之爲業無愛恚捨名之爲根無一無二名之爲業念佛名根念於法身名之爲業念清名根知法性淨名之爲業念僧名根知僧無爲名之爲業念戒名根知無持者名之爲業念施名根能捨煩惱名之爲業念天名根獲得淨天名之爲業聞已思惟名之爲根不著世間名之爲業知本無今作名之爲根無作無受名之爲業知於涅槃名之爲根得大解脫名之爲業自利名根自利利他名之爲業受持八萬四千法聚名之爲根通達其義名之爲業能演說法名之爲根解無明等名之爲業勸諸衆生於菩提道名之爲根勸修智慧方便不退名之爲業不畏諸有名之爲根願生諸有名之爲業捉

聞得思名之爲根思惟得者名之爲業隨意得思名之爲根因不生得名之爲業餘一生在名之爲根最後邊身名之爲業坐菩提樹名之爲根了知諸法名之爲業說是慧根慧業之時一切十方諸佛世界及此寶坊六種震動尒時慧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方世界及此塵空七寶坊庭如是震動善男子是慧根慧業亦是過去諸佛所說是故此地爲大震動尒時具足四無礙智菩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慧聚菩薩名之爲聚佛言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功德藏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善生劫名無垢其土衆生一切純善尒時佛有三萬二千大菩薩衆八萬四千聲聞大衆尒時世尊欲試菩薩以百億事問諸菩薩諸善男子於是衆中誰能解說如是等義其中有言我當思惟經一月日乃能解之或復有言我過半月復有言曰我過七日或言我過一日一夜乃能解之尒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念意白佛言世尊我今不起此坐能解是義尒時菩薩於大衆中師子吼已其地即時六種震動放大光明勸諸地神乃至阿迦尼吒諸天一切悉來詣如來所尒時大衆所坐之處縱廣滿足百萬由旬念意菩薩見諸大衆悉以集會以神通力智慧念力陀羅尼力四無礙力無

所畏力佛神力故於是百億一一事中解百億義不隨思惟無有傳說
是義已是大衆中六萬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四萬衆生得無
生忍從地神諸天乃至阿迦尼吒天一切悉聞說法之聲善男子汝知介
時念意菩薩豈異人乎即慧聚是以是因緣名爲慧聚尒時世尊即說頌
曰聞說法故名爲根讀說法故名爲業思惟諸善名爲根解說深義名爲
業如法而住名爲根隨意說法名爲業修奢摩他名爲根具三種慧名爲
業四種念處名爲根四正勤法名爲業信等五根名爲根信等五力名爲
業七菩提分名爲根八正道分名爲業不依止字名爲根依止於義名爲
業不依於人名爲根依止於法名爲業不依不了名爲根依止了義名爲
業不依於識名爲根依於智慧名爲業了知無作名爲根通達無生名爲
業生法二慈名爲根無緣之慈名爲業無所畏懼名爲根能宣正法名爲
業六思念處名爲根六念之義名爲業能自利益名爲根自利利他名爲
業受持正法名爲根能爲人說名爲業餘一生在名爲根最後邊身名爲
業若菩薩心得不退即能了知慧根業能得無生之上忍能聞無上菩提
門介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所說法不可思議無上菩提
亦不可思議何以故非字說故非字攝故如來所說無量無邊故入無量

無邊法門故十二因緣深難解故著二法者不能知故利智之人漸漸知
故非是六情所知見故亦非二乘智境界故世尊如是菩提悉是一切諸
法之印不可造作猶如虛空非是屋宅離屋宅故知一切行一切衆生所
有因果一切智慧廣大無邊莊嚴一切無量善法能爲善法而作應器能
以神通顯示於人住二道者示以無二示一切佛平等無差無字無義不
可宣說不可聽聞能示衆生三寶正聚及三脫門解脫三界示三種慧金
剛定因住於一切諸佛正法悉聞一切諸佛智慧利一切衆生亦能宣說
一切諸佛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作如是讚歎菩提所有功德得聞
如是方等經典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名能報諸佛之恩佛言如是如是
善男子如汝所說得無量功德善男子一切十方諸佛世界滿中七寶以
獻如來若有人能受持是經書寫讀誦解說其義所得功德無有差別介
時世尊告諸菩薩善男子於此衆中誰能於我滅度之後護持如是無上
菩提廣說是義令法久住介時衆中有諸菩薩及諸天人各六萬億同聲
而言我等能於如來滅後護持如是無上菩提廣說是經令法久住唯願
如來加之願力介時世尊即說偈言若我實同十方佛永渡生死大苦海
如是功德無上法應當久住無毁滅若我無量世修慈真實爲於諸衆生
觀衆平等無有二是故正法得久住若我具足二莊嚴無量世中利衆生
以是二法化衆生是故正法得久住若能破壞煩惱結并及除滅諸邪見
具足一切諸善法故能善發是願力善男子不獨汝等一切人天一切魔
梵於我滅後悉能護持如是正法善男子虛空可作色色可同虛空我願
神通力不可得令異介時四天王作如是言若有人能於佛滅後受持是
經讀誦書寫解說其義我等常當隨逐守護諸梵天言我等當捨禪定妙
樂守護是人兜率天言我等亦當守護如是持經弟子時魔波旬復作是
言世尊若有人能受持是經我於其人終不造作魔業魔事功德藏天子
言世尊一切諸佛所得菩提悉在是經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當
知是人即得菩提彌勒菩薩言世尊我當於彼兜率天上廣宣如是無上
經典大德迦葉復作是言世尊我聲聞人智慧雖微要當任力受持讀誦
宣說其義阿難復言世尊我於此經真實受持乃至不失一字一句如佛
口出無有異也若有衆生發菩提心我亦能爲是人廣說佛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等悉能於我滅後護持正法不令毁滅善男子若有衆生未於
大乘未得法忍受持是經當知是人不過七佛便得受記若聲聞人有受
持者彌勒成佛在初會中若緣覺人有受持者於我滅後得成道證說是

法時無量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衆生成就忍辱無量衆
生得不退心無量世界六種震動十方世界諸來菩薩以好香華妓樂旛
蓋供養於佛咸作是言我等來此七寶坊中得大善利若我脫有少福德
力願以此力令釋迦如來久住於世如是正典流布遍滿十方世界無有
毁滅若有優婆塞優婆夷等持是經者令離一切憂愁怖畏無諸病苦令
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世尊今所說法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一切邪諍
不能傾動乃是一切善法之本三乘根栽復是一切諸法初門若有衆生
未聞我言是法何名云何受持當云何答唯願說之佛言善男子是名大
悲說大悲法名如來業受菩薩記當如是持
說是經已人天大衆歡喜頂戴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五

寶女品第三之一　尒時世尊故在欲色二界中間大寶坊中師子座上與諸大衆圍遶說法尒時會中有一童女名曰寶女即從座起右手執持白真珠貫而作是言若我真實能於十方無量世界受持如是大集正典讀誦書寫演說其義廣流布者願此珠貫著佛頂髻及諸菩薩說是語已即擲珠貫以佛神力及以誠言珠貫即在如來頂上亦遍一坊諸菩薩首而諸菩薩各各自於首貫珠中見其未來世成佛之時所有世界菩提之樹衆生調伏及往願力了了見知見已各各生奇特想白佛言世尊是寶女者云何乃有如是無量大功德耶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所有誓願今於一念悉見了了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是寶女者已於過去九萬六億那由他佛種諸善根發大菩願所生之處常得真實是故是女凡所思念言無虛發若欲令此大千世界滿中寶華即言而有若言欲令滿此三千大千世界種種妙香言已即有若欲示現種種形色轉輪王色天帝

釋色梵天王色或沙門色婆羅門色或比丘色比丘尼色優婆塞色優婆夷色如言即得若風災起時轉為火災火災起時轉為水災水災起時轉為風災如言即轉若有魔王將諸兵衆執持刀杖弓弩箭矢鉾矟戈楯欲令轉變成寶華者如言即成若於空曠無水多乏為諸衆生發大誓願其中即有城邑聚落人民大小漿水無乏若願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色如如來色即如其言成佛妙色若言一切所有大衆悉住虛空言已即住善男子若是寶女欲於此處虛空之中遍聞十方諸佛所說如言即聞善男子寶女童女成就如是無量無邊諸大功德尒時寶女即於佛前說偈歎曰我今成就大寶聚故能讚歎無上尊遠離一切諸煩惱具足大寶助菩提如來具足無上寶大光能照無邊世無上寶幢佛世尊我今獻寶以供養硨磲碼碯青琉璃金剛真珠日月寶以如是寶供養佛為令衆生成菩提世尊身光勝諸寶衆生樂見無疲猒處在一方見十方令衆各見前有佛有見如來身行住或見坐卧及說法或見默然無所宣或見入定修智慧如來一一毛孔光能照十方諸世界光明清淨最無上猶如秋月淨蓮華尒時寶女偈讚佛已復作是言世尊我今於此大集經中欲少問義如來若許乃敢諮啓佛言善哉善哉寶女隨意發問若有疑網我當為汝而除滅之尒時寶女即白佛言世尊云何實語云何為實云何法語云何為法云何義語云何為義云何毗尼語云何毗尼義佛言善哉善哉至心諦聽善當為汝分別解說寶女菩薩摩訶薩有三種實何等為三一者不誑諸佛二者不誑己身三者不誑衆生云何名為不誑諸佛己身衆生寶女若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貪著聲聞辟支佛乘是則名為欺誑諸佛己身衆生云何不誑寶女若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若在地獄受大苦惱若遇魔業邪見罔止若生惡國起惡煩惱身遇刀矟所刺燒炙於如是時終不捨離菩提之心不休不息不畏不悔令菩提心更增廣為諸衆生受大苦惱見受苦者心更增廣勤修精進欲得菩提不為邪語之所誑惑一切邪風不能傾動是名菩薩不誑諸佛己身衆生寶女若有菩薩不誑諸佛己身衆生是名菩薩真實之實寶女不誑諸佛復有四事一者其心堅固二者住於至處三者具足勢力四者勤修精進不誑己身亦有四事一者淨心二者至心三者不誑四者不曲不誑衆生亦有四事一者莊嚴二者修慈三者修悲四者稱取實女是名菩薩第一之實菩薩實者初發願時不捨衆生復次寶女菩薩實者不多語守護語不麤語真實語若在獨處大衆王邊發言誠實非為財貨而故妄語

非為自在而故妄語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尚不為之而生妄語況餘小事而妄語也寶女如是實者有三十二淨何等三十二一者衞語二者功德語三者愧語四者柔軟語五者不虛語六者無譏呵語七者不貪著語八者不畏語九者閑諸惡道語十者開諸善道語十一者聖行語十二者慧行語十三者內淨語十四者外淨語十五者樂受語十六者樂聽語十七者不澀語十八者微妙語十九者分別語二十者妙音語二十一者純善語二十二者不誑語二十三者不執語二十四者歡喜語二十五者自勸諭語二十六者勸諭他語二十七者不失語二十八者安隱語二十九者福田語三十者如佛語三十一者實圍遶語三十二者淨口語復次寶女菩薩實者凡所言說口意相稱云何名為口意相稱修習捨故獲得菩提非因慳貪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能捨一切名之為實修習淨戒獲得菩提非因毀戒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如戒而住名之為實修習忍辱獲得菩提非因瞋恚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具足修忍是名為實勤行精進獲得菩提非因懈怠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精進故名之為實修習禪定獲得菩提非因亂心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習定心名之為實修於智慧獲得菩提非因愚癡

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智慧故名之為實三十七助菩提之法四無量心亦復如是復次寶女夫真實者所謂聖行聖行者苦無常行又復聖行所謂知苦遠集證滅修道知於五陰無出生相是名知苦五陰因者所謂愛結畢竟遠離不貪不著不讚不求不去不來是名離集滅一切相然其滅時無一法滅不平等法作平等法是名證滅觀奢摩他毘婆舍那其相平等無覺無觀無有平等無繫無取無作無變是名修道真實了知如是等諦又能分別廣說其義是名菩薩摩訶薩實說是真實法時十千菩薩得真實忍復次寶女法語者凡所演說依法而語觀法念法奉行於法行至處法求法欲法樂法修法法幢法仗莊嚴法器法燈法明法念法意法有法所莊嚴瓔珞法林法儀法護法財法無窮盡廣大無邊法事法身法口法意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如是等法是名法語法語者真實之語守護法語教人供養父母和尚耆舊有德讚歎菩提及菩提道令人不捨菩提之心至心繫念不忘菩提不離莊嚴修菩提法親近賢聖善知識等修習信心專念聽法慕求正法勤於精進不貪著法知恩報恩樂於寂靜不斷聖種教化頭陀勸行十善讚歎惠施一切善法願向菩提至心受持清淨戒律修習忍辱除去懈怠修淨禪定智慧方便慈悲喜捨修四

真諦趣向於諦四無礙智得大神通隨順法施修四念處乃至修習八聖道分定慧二法得智解脫如法解說聲聞緣覺菩薩諸乘讚說一切所有福德當觀十二甚深因緣分別空門無相無願無所畏懼說五陰如幻如化說十八界如虛空相說諸入性同於空性常說七財六念六數解說具足六波羅蜜說六常行修六神通具足五眼說第一義流布世間成就業語一切衆生其心平等讚歎佛語寶女若有菩薩具足如是法語口終不說我語不說衆生語不說壽命語不說士夫語不說斷語不說常語不說有見語不說無見語不說兩斷語不著中語不說聚語不說滅語不說諍語不說偏語不覺知語不顛倒語不增疑心語不逆法語觀法界語破憍慢語說法菩薩如法而住如法而說實語法語不斷語不折語說法菩薩一切世間不能共論見者怖畏法語菩薩能演說空無相無願不著三界及以諸有則不受生本性清淨義在寂寞不從他乞寶女法者則不可獲無有文字而無言說亦無辭無色無見亦無所趣無言誨亦無所教無心意識無有塵垢無明無闇不繫屬他不繫屬自無有高下不雜一切境界因緣清淨寂靜無有導首難知難覺不可思議不可思惟行清淨智者乃能知之無受受者永斷諸受過於三世不滅無滅相不生無生相無有豐

儉無斷無增無減無當有無已有非修非見非魔見非真實見非相非非相非一相而亦一相非有屋宅遠離屋宅非近非遠非離非別非縛非解非有漏非無漏亦非相似非苦非樂非具足非不具足非名非色非著非脫非破非完雖非金剛不可壞相真實如金剛非近非遠無色無因亦非頑嚚非此非彼非內非外非自非他非見非聞非憶非忘非識非知非識境界非知境界寶女是名為法若能廣說如是等法是名說法復次寶女法語菩薩不與一切世間諍競不輕不慢於他未學心不輕笑不生高心不自讚歎不謗他說不以飲食為他說法不遮他善令生疑惑見他犯罪終不說之於他法中不生輕賤不遮止他所修行法凡所說法不離於空無相無願終不分別一切法界不動法界不動實性不依字識人不了義雖不依上亦不誹謗於自他衆不生分別亦不誹謗十二因緣非在世間淨於世間非法淨法無貪無慳無有毀戒不捨破戒無瞋無垢無有懈怠不失道心不忘菩提為欲莊嚴無上智慧不休不息心不生悔於他法中心無妬嫉不以著於非修多羅謗修多羅毗尼摩得勒伽亦復如是於正法所終不見非不因於慢而增長慢不謗因果及業果報於正法中心無退轉知恩念恩報之不忘終不懷抱瞋恨之心不著我見不嫉他利於怨

親中無有二想待他譏刺終不報之不作兩舌鬪亂彼此不懷諂曲願其惑衆不為他害受菩薩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式叉摩那戒沙彌戒沙彌尼戒優婆塞戒優婆夷戒住空閑處思惟寂默勤心受讀十二部經不為勝他故受持守護如是等戒不為供養現作知足不為順他不知足故自修知足不言諸佛無上菩提他之所作不造惡業邪惡活命不捨七財不貪於食不斷聖種不誹謗他不自讚歎於佛法中不作數量讚歎大乘心無厭足是名法語尒時世尊復告寶女菩薩義者云何名義所謂信心修莊嚴時無有虛誑為欲莊嚴一切善根至心專念修行善法破衆生疑不求果報施諸衆生安隱快樂護持禁戒不失忍心勤修精進增長善法修寂靜定攝諸散亂具無上智破無明闇修習慈心等諸衆心修習悲心隨衆所作觀往營理修習喜心施衆法喜修習捨心不觀苦樂捨財法已心無悔恡所言柔軟壞衆惡心利益於他具足甚深修行同事勸發大乘以是四攝調伏衆生見一切行皆是無常苦空無我淨諸煩惱依止於義不依於字依止於智不依於識依了義經捨不了義依止於法不依於人說義無礙無有窮盡而於法界無所分別說辭無礙獲得解脫說樂說無礙如法而說莊嚴惠施不知厭足莊嚴於戒善願成就莊嚴多聞如法而作莊

嚴功德具足相好莊嚴智慧知諸衆生上中下根差別之相莊嚴於定為心清淨莊嚴於智得三種慧修四念處為心不散亂修四正勤為得善根修四如意往來諸方修習五根辯分別句修習五力為壞煩惱修七覺分為知諸法修八正道不為恐動修習神通為不退失菩薩摩訶薩解如是義是名為義若有菩薩能說是義是名說義復次寶女又復義者修習空定壞諸有法修習無相壞諸法相修習無願不求三界若能演說如是三空是名說義一切諸行不可修行是名為義菩薩說是不可修行是名說義斷一切生是名為義菩薩若說諸法無生是名說義諸有無出是名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四真諦者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無我我所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字不可說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真實之義名之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一切菩提之法不可稱計是名為義菩薩摩訶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多聞之人如法而住是名為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一切諸乘大乘為最是名為義能如是說是名說義復次寶女無所分別名之為義無有衆生亦無壽命一味不動不盡一實不生不出不來不去不滅不二不可覩見無有造作無為無作心不諂曲三世平等三分無差不失不得不熱不冷不淨不穢不行如尒不取不捨

非道示道非常非斷亦非中道不瞋不濁不觀於法及以非法非一切字音聲詞語無心意識於貪瞋癡不生分別一切諸法作相有相空無相願是三即空真實入法等與不等皆悉平等因於智慧獲得解脫寶女菩薩若能具如是義是名為義說如是義是名為義寶女云何菩薩說於毗尼佛說毗尼凡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犯毗尼二者煩惱毗尼云何為犯云何毗尼犯已尋覺不善思惟因於無明顛倒虛妄欺誑煩惱著我衆生疑網之心不得解脫悼悔憍慢放逸寡聞因如是等是名為犯若破疑心獲得解脫得解脫故見有犯處即是非處亦非非處非身口意不取不捨不可覩見非是身作及心口作若是三作即是滅法若是滅法誰作誰犯如犯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諸法無根無住無處若能破壞如是等疑是名為淨是名不熱隨師教作是名有信是名有定是名毗尼云何煩惱云何毗尼十二有枝所謂無明乃至老死是名煩惱性能調伏一切煩惱是名毗尼何以故空無相願能調諸法若法是空無有性相不可願者云何而有貪恚癡等無作能調一切諸法若一切法不可作者云何而有煩惱諸結一切諸法從因緣生若從緣生云何可見見如是等十二有枝亦知煩惱及煩惱相若是空智能觀菩提即以此空空於煩惱若能觀察如是平等

是名毗尼若能如是演說義者是名菩薩能說毗尼若是毗尼能知我者即是了知煩惱毗尼云何名為知我毗尼謂觀無我觀於我性知我淨我實知我分別我空我修知我不動不說不著不生不滅若能如是知於我者即是了知煩惱毗尼若實無我而作我想於無煩惱作煩惱想亦復如是若我本無煩惱亦尒若有具足毗婆舍那則能如是觀察了知是名知我煩惱毗尼煩惱者非過去未來現在若能不作不念不求是名知於煩惱毗尼毗尼亦非去來現在如心非色非內非外亦非中間煩惱亦尒非色非內非外及以中間何以故無覺知故無諍競故無清淨故無造作故若能如是知諸煩惱不出不滅是名了知煩惱毗尼寶女菩薩若得如是等知煩惱毗尼亦為衆生說如是法是名菩薩演說毗尼說是法時十千菩薩得無生忍尒時寶女心大歡喜前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真實法義及以毗尼不可思議若有菩薩能如是說是人則能實知實見尒時舍利弗語寶女言汝今已具如是等法能演說不寶女荅言大德舍利弗實名無貪無貪即義如是義者即不可說不可說者即是毗尼大德若如是者云何可說復次舍利弗實者即滅滅者即法法者即淨淨者即義義者即毗尼如是等法無有文字若無文字云何可說大德實者即如如者即法

法即無二無二即義夫無二者亦不可調若不可調云何名調如是等法悉無所有若無所有云何可說舍利弗言汝今成就何等寶故如是名名寶女耶荅言大德有三十二菩薩寶心如是心中悉無聲聞辟支佛心何等三十二一者發心為度一切諸衆生故二者發心為令佛種不斷絶故三者發心為持佛法不滅盡故四者發心守護僧故五者發心為施衆生聖法之樂六者發心為諸衆生修習大悲令衆遠離煩惱諸苦七者發心修習大悲捨內外物八者發心護持禁戒調毀戒故九者發心修忍破壞不忍憍慢恚心顛心醉心狂心故進自在心故十者發心精進為破懈怠畏退悔心調伏懈怠諸衆生故十一者發心修定為破亂心狂心妄念為令衆生獲得四禪及八解脫調伏欲界諸衆生故十二者發心修智破一切闇真實知見入於法界十三者發心為知衆生平等無二皆一味緣十四者發心為得無貪無瞋利衰毀譽其心無二安住善法苦樂不動為如是等護衆生故十五者發心為得無怖無畏欲解甚深十二因緣離一切見十六者發心為欲莊嚴智慧及以功德無有厭足十七者發心為欲不離見佛常聞法故十八者發心為欲如聞而說十九者發心為得廣大法聚心無貪惜二十者發心為欲讚歎淨戒如聞而住教化慰喻毀禁人

故二十一者發心爲破一切衆生七種慢故二十二者發心爲知一切衆生上中下根二十三者發心爲破諸魔惡業二十四者發心爲施衆生安樂二十五者發心爲欲破壞衆生所有衆苦心不生悔二十六者發心爲欲具足成就得佛法故二十七者發心爲知有爲之法一切無常苦無我故知已不離心無厭悔二十八者發心爲樂修習一切助菩提法二十九者發心爲見空無相願以衆生故而不取證三十者發心爲於翫長諸有亦護諸有三十一者發心爲於見生死過而不厭悔三十二者發心爲於若近菩提受無上樂捨是妙樂爲衆生故受貧窮苦舍利弗是三十二發心之寶悉無聲聞辟支佛心是故菩薩名爲寶聚尒時世尊讃寶女言善哉善哉汝真實說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而菩提心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不可窮說三十二事何以故非聲聞寶能得佛寶非緣覺寶能得佛寶以菩薩寶能得佛寶得佛寶已則得聲聞辟支佛寶菩薩佛寶是故菩薩名爲寶聚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寶女所說不可思議我觀其說是女似得四無礙智佛告舍利弗汝今方謂是女未得四無礙耶是女久已成就具足寶女說法字不可盡文句義味亦不可盡時舍利弗語寶女言仁者今當廣分別說四無礙智寶女言大德四無礙智於一切法悉成其事大

德菩提心者名無礙句何以故菩提心中攝諸義故是名義無礙智一切法界入菩提心是名法無礙智實無文字而說文字是名辭無礙智不可說法說不斷絕是名樂說無礙智義不可說名義無礙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名法無礙無言說業名辭無礙於六入界無有障礙名樂說無礙了達於義名義無礙樂於寂靜名法無礙字不合法法不合義名辭無礙說即是聲名樂說無礙如來正覺即菩提義名義無礙菩提義者能生於法名法無礙法可作句名辭無礙說已得義名樂說無礙法義者名義無礙解脫者名法無礙演說法相非有法性名辭無礙分別法界及非法界名樂說無礙僧即無爲名義無礙諸僧一味名法無礙和合僧故名辭無礙說僧功德名樂說無礙大德是四無礙遍一切法時舍利弗言世尊是女人者發心已來爲久近耶在何佛邊種諸善根佛言舍利弗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尒時有佛號分別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大淨如兜率天與菩薩僧七萬六千一切皆是清淨梵行得不退轉陀羅尼門尒時有轉輪聖王名淨德報王千世界而得自在復宮婇女八萬四千千子具足其力皆等蓮華力士尒時聖王於三萬六千億歲種種供養佛及菩薩所謂房舍卧具衣服飲食病瘦

醫藥舍利弗言世尊不審彼佛壽命幾時舍利弗其佛壽命滿十中劫時轉輪王與其後宮眷屬婇女及外人民九萬二千億那由他賚持種種無量無邊供養之具往至佛所以八千億上妙珍寶而散佛上頭面作禮長跪合掌口宣是言世尊我今所設供養之具頗復更有殊勝供養勝我者不時佛答言大王有異供養勝諸供養如是供養於此供養百分千分萬分百千萬分不及其一王言世尊是何供養願樂欲聞惟願說之尒時世尊即說偈曰如恒河沙等世界滿中妙寶持用施與有如是無量福不如慚愧發菩提無量億寄恒沙佛淨妙華香以供養如是福德猶不如發菩提心七不退如是發心即爲施戒忍精進禪智慧若爲慚愧發大心其福無量不可盡上色力財上族姓是人乃能發菩提王千世界至梵天得大自在乃能發君樂喜發菩提心如是乃能斷惡有能爲人天開正路能開八難邪嶮徑諸根具足不盲聾皆由至心發菩提能見十方諸世尊能聞天上甘露味若能至心發菩提是人能破疑憍慢無量智慧得自在能爲衆生說法界衆生見之如父母亦如良醫師友想能療衆生煩惱病教誨令趣菩提道尒時聖王聞佛說是發菩提心所得功德其心歡喜踊躍無量與其眷屬內外人民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佛前而說偈

言我今憐愍於衆生是故發此菩提心若欲獲得大自在不應於此生退轉生死無量受苦惱而於自他無利益寧發此心受大苦非以不發受安樂若有衆生發菩提即得人天聖王樂及得無上菩提樂最上慧忍三昧定具四無量及六度三種淨慧六神通四無礙智大自在無上十方力四無畏及三念處及大悲成就具足十八法如是皆由發菩提能動十方諸世界亦知十方衆生心能度無量諸衆生皆由發於菩提心舍利弗說是偈時四萬天人無量衆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聖王復於萬億年中供養彼佛供養佛已厭世出家既出家已思惟四句一者實句二者法句三者義句四者調句於一億年常思如是四句之義舍利弗汝知尒時轉輪聖王豈異人乎即寶女是也舍利弗言世尊何業緣故受是女身佛言舍利弗一切菩薩不以女業而受身也乃以神通智慧之力示女身耳爲欲調伏諸衆生故舍利弗汝今實謂寶女菩薩是女身耶莫造斯觀何以故受女身者即是慧力神通之力舍利弗是女久已於無量劫中離男女身如是身者非是過去亦非未來現在此身即方便身化此世界九萬二千諸女人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示現是方便身尒時寶女語舍利弗大德汝今能以女人之身說正法耶舍利弗言我於

男身尚生猒悔。况女身乎。舍利弗。汝於男身生猒悔耶。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大德。是故菩薩勝諸聲聞辟支佛等。何以故。汝諸聲聞所猒悔處菩薩於中受樂不悔。聲聞之人。不求諸有。菩薩於中甘樂受之。聲聞之人。於諸功德生知足想。菩薩之人無有猒足。聲聞之人猒離煩惱。菩薩之人處而不懼。舍利弗言。寶女菩薩之人有何等力。以是力故。心無猒離。寶女荅言。大德。菩薩摩訶薩有八種力。處之無猒。何等爲八。一者慈力。心無礙故。二者悲力。爲調伏故。三者實力。不誑諸佛己身衆生故。四者慧力。離煩惱故。五者方便力。心不悔故。六者功德力。無所畏故。七者智力。壞無明故。八者精進力。破放逸故。是名八力。菩薩具足如是八力。其心不悔。舍利弗言。寶女。汝今已具是八力耶。荅言。大德。言具足者。即是顛倒。顛倒者。即是二相。二相者。即是有爲。有爲者。即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平等。大德。若平等者云何有力。云何無力。云何可說。一二之數。大德。一切諸法。皆如虛空。而是虛空。不可說内。不可說外。不可說明。不可說闇。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若一切法。同虛空者。云何可說有力無力。一二之數。大德。菩薩摩訶薩亦有力。亦無力。云何有力。云何無力。無煩惱力。有智慧力。無慳悋力。有惠施力。無破戒力。有持戒力。無瞋恚力。有忍辱力。無懈怠力。有精進力。無亂意力。有

禪定力。無無明力。有智慧力。是故菩薩。無惡法力。有善法力。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說。即是實說。寶女菩薩。說是法時。五百菩薩。成就忍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六

寶女品第三之二　尒時寶女復白佛言。世尊。如經中說。如來具足十神力者。爲即十力是世尊耶。爲離十力有世尊乎。若即十力是世尊者。是名二法。若是二者。即是無常。若離十力有世尊者。云何如來說諸法等。世尊。若一力中具十力者。何故如來不說百力。若不說百。當知一力。非十非百。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如來世尊。非一非二。若非一二。云何言十。云何言百。菩薩摩訶薩遠離一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世尊。非即十力。非離十力。能說十事。故名如來。具足十力。如來雖說如是十力。而一力中具無量力。爲流布故。說言十力。寶女復言。善哉世尊。唯願廣說如是十力。佛言。寶女。至心諦聽。吾當爲汝分別解說。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求聲聞乘。及造惡業。無有是處。以是堅心。得菩提時。成就初力。如來成就如是力故。於大衆中。作師子吼。能轉法輪。如是法輪。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了知諸業。悉是一業。以是力故。了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業。業因緣處。及以

非處。得菩提時。成第二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了衆生根。知已說法。以是力故。得菩提時。成第三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衆生界。觀已隨界而爲說法。以觀界故。得菩提時。成第四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諸衆生。上中下根。觀已隨解而爲說法。以知解故。得菩提時。成第五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至處道。若有爲道。若無爲道。若聲聞道。若緣覺道。若菩薩道。以觀道故。得菩提時。成第六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恭敬尊重。修諸禪定。爲調衆生。而說法要。以修習故。得菩提時。成第七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於過去善根。不生誹謗。成就念心。不作放逸。不放逸故。得菩提時。成第八力。復次寶女。菩提修行菩提道時。見未學者。不生輕心。自既學已。不生憍慢。能施衆生智慧光明。以施明故。得菩提時。成第九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教諸衆生。遠離漏法。不令增長。讚歎解脫。修無漏道。亦爲衆生說無漏道。以修無漏。故得菩提時。成第十力。寶女。菩薩修習如是十力。能具如來十種之力。寶女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行何法。得四無畏。及十八法。佛告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所得妙法。不生貪悋。不作是念。若我教彼。彼則勝我。於諸衆生。其心平等。能捨内外。施於一切。觀察法界。無種種相。以是因緣

得菩提時成初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諸邪道法了了而知以了知故不行不隨如是邪法亦不稱讚不以教人知邪道已而遠離之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二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淨道常說淨法修治莊嚴得淨法故如是莊嚴亦自修治亦教衆生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三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終不起於憍慢之心終不自說我知我見覆藏功德顯露罪過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四無畏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失道衆生示以正道除去道路瓦石惡刺津渡險絶施作橋梁闇冥之處爲設燈明見犯罪者能令調伏能除衆生所有疑悔於非犯者不强言犯除壞衆生疑法之心施法光明勸請說法見說法者稱讚善哉恭敬尊重不生輕心欲解一切衆生言音不正語者心不輕之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初無失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實語法語義語時語調伏語不錯語離諸惡語聖人之語若聞法已轉爲他說爲於自利及利他故說時不輕不生諍訟信佛法僧亦令衆生信佛法僧觀諸法界不可宣說以是因緣得菩提時知一切語得無量門總持方便是故其身一切相好一一毛孔悉出如來微妙音聲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六念亦化衆生令修六念以是因緣得菩提時不失

念心亦得法證總持方便無量衆生於無量劫思惟深義一時來問如來不假思惟之力而能一時各隨問答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護一切衆生之心不與衆生作亂心因諸苦惱因見諸衆生行善法時不遮不亂善知諸法悉如幻相於諸衆生其心平等知諸法界同於一味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其心常定得無邊聞總持方便得是持已心常在定爲作佛事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想不顛倒心不顛倒以不倒故於無我中不作我想衆生命人士夫男女憍慢煩惱常斷有無善惡垢淨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生死涅槃等想一切衆生有顛倒故有如是想若無顛倒則無是想行於中道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一想無有二想修是定故得無盡罣總持方便以是持力心常修習無想三昧憐愍衆生修習大悲說法不息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修習捨心捨於苦樂不苦不樂不喜不愁不愛不瞋以是因緣利衰毁譽心無有二常觀無常苦無我等亦化衆生修如是捨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大捨得是捨已得大海印總持方便以是持力雖得人天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天梵天恭敬供養不以爲欣邪見惡人輕慢罵辱不以爲慼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風不上不下不動不濁修大慈悲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

道時至心求菩提甚深之法種種善根不求聲聞來修習大悲如是等心無有退轉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如來故無增無減得金剛幢總持方便得大自在知云何說知說何事知何時說知何處說知爲何衆生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勤精進於諸善法不知猒足恭敬供養和上善友亦常親近樂聽正法隨聞而持如是精進爲調衆生爲欲供養無量諸佛爲令無量無邊衆生得無上道亦令獲得如是精進入於法門以是因緣得聞佛法總持方便是故菩薩得菩提時成就如來精進無減以精進故具足神通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具足念心修四念處觀內外身無常苦無我受心法念亦復如是修空無相無願三昧爲如來身觀身念處不證解脫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如來念心無減得知心通知諸衆生根界解業煩惱行習心處善根惡根果報生滅諸有次第諸佛世界諸來大衆菩薩諸行得受記莂父母親族師長和尚知如是等心不失念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智慧利慧疾慧無邊慧甚深慧解慧淨慧不動慧無礙慧無勝慧了知聲聞緣覺乘慧無上慧不知足慧具足如是等慧求慧求法持法說法甘樂於法以樂法故於內外物不生貪著於師和尚能忍衆苦以所須物奉獻貢上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

世界珍寶奉施法主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佛智慧無增無減如是等智名爲無礙知衆生心善不善無記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垢法淨法生死涅槃一切法門一切菩提事一切菩提道一切世界一切劫一切微塵去來現在於如是事通達無礙說時無盡以是因緣如來能於一法之中說無量法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不樂在家求受五欲樂處空閑修出家法樂修深義及三脫門以是修力得無礙法門無罣礙智過魔境界莊嚴具足遠離煩惱及諸惡見說甚深義破衆疑心除去一切諸惡覺觀破於欲界色無色界爲貪衆生演說正法令離貪心爲喜瞋者演說慈心令離瞋恚爲愚癡者說十二因緣令離無明爲慳貪者說檀波羅蜜爲破戒者說尸波羅蜜爲瞋恚者說羼提波羅蜜爲懈怠者說毗棃耶波羅蜜爲亂心者說禪波羅蜜爲無智者說般若波羅蜜爲凡夫人說四真諦爲顛倒者說無常無淨無樂無我爲結縛者說三十七助菩提法菩提具足如是等法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解脫無增無減如是解脫無能動者畢竟清淨畢竟解脫能知能見一切聲聞辟支佛

乘亦得清淨總持方便以持力故能說解脫於一切法得大自在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恭敬智慧得智勢力得智光明知眷屬智知無貪心知無瞋心知無癡心知無愛心知無垢心知無諍心知無食心知無貪心知無上心知無礙心知無記心知善心知不善心知惡心知淨心知不淨心大心小心狹心廣心遍知心不遍知心貪心捨心持戒心破戒心忍心不忍心懈怠心精進心定心亂心癡心慧心凡心聖心正定聚心邪定聚心不定聚心聲聞心緣覺心菩薩心苦諦心集諦心滅諦心道諦心雖知如是而不取證為調眾生常說正法謂四真諦十二因緣遠離斷見及以我見說因緣果從緣而生非因於我眾生命等了知無明因緣於行行因緣識識因緣名色名色因緣六處六處因緣觸觸因緣受受因緣愛愛因緣取取因緣有有因緣生生因緣老死憂悲苦聚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老死憂悲苦惱滅大苦聚滅作是觀已復作是念如是等法實非我作眾生壽命士夫等作非常非斷若非眾生士夫等作是名為空如其空者即是無我眾生壽命及以士夫無常無斷若無常斷即無生無滅無生滅者三世不攝三世不攝即名

為無如其無者不可算數無算數故即第一義第一義者即如來語如來語者即無鬪諍無鬪諍者名沙門法沙門法者即是虛空若能了知如是等法名真實知若觀思惟諸惡因緣則生無明至大苦聚惡思惟滅則無明滅乃至大苦聚滅作是觀已不著常見不著斷見知一切法從緣而生從緣而滅知一切法無我眾生壽命士夫不見此彼及以中間何以故若無彼此云何有中是故菩薩如是說法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解脫智無增無減亦得無邊總持方便以得持故依於法界觀虛空界說是處非處至漏盡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宣說甚深祕密之藏兼以是法化於眾生是名不與二乘共之身口意業具足神通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身業隨智慧行不欺眾生而作妨礙不貪不慳無有害心梵行清淨勤修精進集助道法不惜身命為諸眾生起大慈悲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一切身業隨智慧行得一切光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作種種方便之身所謂天身龍身阿脩羅身迦樓羅身乾闥婆身緊那羅身摩睺羅伽身梵身釋身四天王身剎利身婆羅門身毗舍身首陀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示現如是種種身已為諸大眾隨意說法說法既竟即滅不現令一切眾不知所在或身滅已而故說法一切眾生六情聽對

而無厭足若不見時心常緣念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口業隨智慧行不欺眾生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常安隱語法語毗尼語不熱語佛語義語善聞語樂見語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一切口業隨智慧行獲得三分總持方便以是持力善解一切眾生語言說諸眾生所有之業佛所出言是真實語十二因緣語隨解脫語不貪語寂靜語因緣語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意業隨智慧行不欺眾生不妬不害不作邪見修於正見起大慈悲於諸眾生其心平等終不忘失菩提之心具足智慧捐除憍慢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一切意業隨智慧行獲得無垢總持方便以是持力住一心中能知一切眾生諸心觀眾生心悉皆平等如幻化相本性清淨觀諸眾生身業平等皆如水月見諸眾生悉在己身己身亦在眾生身中猶如影現能令眾生悉作佛身亦令己身作眾生身一切無有能動轉者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過去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驚不怖信過去佛世界眾生已得調伏信如來身遊十方界往返無礙能解一切眾生吉語隨其種種而為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過去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眾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等心信無疑亦化眾生令同

已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知過去世智慧無礙因往修習勇健三昧獲得健行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過去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過去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眾生業果神通亦知過去所有諸劫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麤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得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未來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生驚怖信未來佛世界眾生悉當調伏信於如來遊十方世界往返無礙能解一切眾生語言隨其種種而為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未來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眾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等心信無疑亦化眾生令同己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知未來世智慧無礙因修悉定得師子吼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未來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未來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眾生業果神通亦知未來所有諸劫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麤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得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現在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驚不怖信現在佛世界眾生悉得調伏信如來身遊十方界往返無

礙能解一切衆生言語隨其種類而爲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現在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衆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事心信無疑亦化衆生令同已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如來知現在世智慧無礙因修淨定獲得金剛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現在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現在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衆生業果神通亦知現在所有諸刹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麤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能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寶女是名十八不共之法如來復有不共之法謂無見頂何以故無邊身故無能勝者名不共法何以故一切事具故見者除惱名不共法何以故身如藥樹故處衆無畏名不共法何以故一切清淨故處衆無怯名不共法何以故四無畏故知衆生心名不共法何以故隨意說法故從衆寂靜名不共法何以故隨師教故出言清淨名不共法何以故不說無義語故凡所宣說聞者歡喜名不共法何以故離恚觀想故說法之時齊衆而聞名不共法何以故餘無利益故各各見佛正在己前瞻對之時目未曾眴名不共法何以故身不可思議故聞佛所說要生善芽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無量諸功德故見者無厭名不共法何以故覺一切法舉身迴顧如象王視名不共法

何以故威儀清淨故大師子吼名不共法何以故具足大力故威儀純善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身業隨智行故口業純善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口業隨智行故一切眼目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意業隨智行故衆生樂聞名不共法何以故語微妙故受上供養名不共法何以故無上福田故無盡功德名不共法何以故不求果報故無能壞者名不共法何以故一一節中有那羅延力故說事不虛名不共法何以故知諸根故爲一切師名不共法何以故通達一切故壽命無盡名不共法何以故得法身故有親近者得大利益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一切諸善法故所得智慧無能涸者名不共法何以故知三世智性清淨故出身血者得五逆罪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一切諸善根故煩惱習盡名不共法何以故了知一切煩惱因故知一切行名不共法何以故覺一切法故寶女是名如來不共之法爾時寶女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得三十二相是何業因之所成就佛告寶女如來成就無量功德是故得成三十二相我今於是無量事中當略說之如來至心護持淨戒得足下平相修行種種惠施業故得千輻輪相不欺一切諸衆生故得足跟臃相護正法故得指纖長相不壞他衆故得網縵相妙服奉施故得手足軟相淨飲食施故得七處滿相善聞佛法故得鹿王腨相覆藏他過故得陰藏修善法故得上身如師子王相常以善法化衆生故得缺骨平滿相救護怖畏故得臂肘臃相見他事業樂佐助故得手摩膝相常修十善故得清淨身相常施病藥故所食之物至恢急現相常發莊嚴修善法故得師子頰相於諸衆生其心平等故得四十齒相和合諍訟故得齒密相珍寶施故得齒齊相身口意淨故得二牙白相護口四過故得廣長舌相成就無量功德故得味中上味相於衆生中常柔軟語故得梵音相修習慈心故得紺色目相至心求於無上菩提故得牛王睫相讚歎他人所有功德故得白毫相恭敬父母師長和尚故得肉髻相樂說深法故得身柔軟相施數具故得金光相遠離聚說世間事故得一一孔一毛生相樂受善友師長教勅故得身毛上靡相不以惡事加衆生故得髮色金精相常勸衆生修三昧故得身圓滿如尼拘陀相生生之處作佛像故得那羅延力相寶女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獲得如是三十二相寶女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快哉如來善說佛法爾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一切衆生聞是義者即得具足無量功德聞已信者亦得成就無量功德說是法時十方無量無邊世界六種震動無量衆生發菩提心五千菩薩得無生忍虛空諸天雨

種種華鼓衆伎樂以供養佛若有衆生已於無量無邊佛所植衆德本乃得聞是如來十力四無所畏不共之法三十二相是人聞已能生深信信已能於大衆之中作師子吼說如是法何以故下劣之人不能得聞如是正法假使得聞未必能信上人持戒智慧具足乃能得聞聞已敬信信已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寶女復言世尊佛不可思議法僧亦尒不可思議聞信是經亦不可思議若有信者是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法行寶女菩薩摩訶薩不捨親舊知恩報恩憐愍一切有歸依者終不捨棄至心念於菩提之道修於忍辱難施能施攝取衆生慈心護戒思惟善義護持正法樂法念法持法樂靜獨處空閑心無悔退善護衆生淨身口意爲四無量發大莊嚴常勸衆生於菩提道凡所講論先讚大乘不先許人後生悔心清淨其行知足少欲不慳不妬不斷聖種心無諍訟了知因果信聞戒施慚愧智慧親近善友隨師長教心無憍慢恭敬禮拜長老有德離貪恚癡我及我所常念佛法僧施戒天得供養時其心不高常勤修行六波羅蜜空無相願諸善方便不見我常衆生壽命士夫之相修四念處乃至八正道分是名菩薩修行法行又法行者無眼無色無色想行無耳無聲無聲想行無鼻無香無香想行無舌無味

無味想行無身無觸無觸想行無意無法無法想行非色行非色非非色行非色苦行非色非非色苦行非色我行非色非非色我行非色空行非色非非色空行非色無相行非色無願行非色無行行非色性行非色實行非色寂行非色生行非色出行非色因緣行非色聚行是名法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寶女若無如是陰入界行是名法行無欲界行色界行無色界行無住無脫是名法行無去無來無有住處無心意識無見無聞無知無識無有身業口業意業非法非非法非一非二非去來現在非垢非淨非聚非散非我衆生壽命士夫非常非斷非我非我所非始非終是名法行是名我法是名住處是名法性是名法處是名空處非處名畢竟處不動不住無有相貌無出無滅無所修行無取無捨無受無捉若能知見如是等法是名真知是名實知是名法知若有菩薩能作是學為諸衆生行於生死而於涅槃無所動轉是名菩薩真實法行說是法時八千菩薩成就忍辱爾時寶女復以種種珍寶雜物供養於佛而作是言世尊若有菩薩行是法行即是修行一切佛行即得受記坐菩提樹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舍利弗語寶女言汝知菩薩不退印耶爾時寶女即說偈言諸衆生界及法界若能平等觀無異不生分別一二數是名菩薩不

退印過去未來及現在十方世界諸世尊皆悉平等觀法界是名菩薩不退印觀有為界皆無常有漏無漏亦如是知一切法本性淨是名菩薩不退印觀於生死無有量不可稱計知其數若能一念通達知是名菩薩不退印一切世間諸法界及以出世諸聖法若能平等悉真實是名菩薩不退印若能了知諸法界及以諸魔波旬界通達是二無差別是名菩薩不退印貪欲瞋恚愚癡等一切衆生諸煩惱知從顛倒因緣生是名菩薩不退印生死之法及涅槃無上正道及菩提觀察是法無差別是名菩薩不退印知見五陰如菩提如菩提性入界然觀是諸法無有二是名菩薩不退印地水火風及造色觀之猶如虛空等如是即得真實印亦如十方諸佛印如眼界等菩提然是二平等無差別自能受持為他說是名菩薩不退印知諸衆生所有心能為一切心因緣如是因緣無障礙是名菩薩不退印能遍觀察諸衆生所有諸根上中下能觀生死盡彼岸是名菩薩不退印所有字義句無盡於無量劫而演說無能破壞作障礙是名菩薩不退印虛空邊際尚可盡世間猛風可繫縛菩薩所有不退心一切世間不能轉成就無量陀羅尼於諸法中不失念次第演說諸法義如佛口出無有異十方世界佛世尊為度衆生說無量悉能受持解深義是名菩薩不

退印無量劫中所聞法猶如現聞而演說無量世學陀羅尼獲得如是無盡印成就具足如是持及以無上真智慧若得菩薩不退印則能宣說如是法若觀一切諸法空亦不親近不遠離若有成就不退心當知是人有空印一切諸法虛空印其性本來無生滅若能了知是法界是名菩薩不退印諸法皆從因緣有離於衆緣無法界若能了知如是者當知是有不退印所有威儀諸色聲能於一念悉示現為欲教化諸衆生即是菩薩不退印意地之心如虛空無量劫中不可盡成就無量諸功德即是菩薩不退印修習淨戒為佛戒獲得佛戒如虛空成就如是無上戒即是菩薩不退印一切衆生所有戒及以學戒無學戒雖有如是無量戒不及不退十六一若得寂上無生忍成就無量無有邊若得如是無生忍如過去佛之所得為衆生故善莊嚴無量世中不休息當勤修習精進行即是菩薩不退印常樂修習諸禪定亦為衆生宣說法雖復示現諸威儀而其內心不離定具足無上正知見遠離一切煩惱習若有成就不退心則能近於佛境界具足三種之神通及其如來善方便若有成就不退心是人欲得正覺印一切衆生不能知是人心行及境界為諸衆生無量行即是菩薩不退印其實未得無上道而能示現如來身生及成道轉法輪處衆示現大

涅槃未捨菩薩不退印亦能獲得如是印猶如虛空無有邊所得佛印亦如是說是偈時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六種震動五千菩薩得不退印爾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快說菩薩不退轉印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寶女定得不退轉印是故能作如是宣說若不證者何能如是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寶女久已得不退印忍辱成就已盡大乘甚深邊底爾時寶女白佛言世尊何故名大乘佛言其乘廣大故名大乘於諸衆生無罣礙故故名大乘是一切智善根根本故名大乘無有煩惱諸結黑闇故名大乘所有光明無處不遍故名大乘周遍其邊有眼目故故名大乘本性常淨初無玷汙故名大乘斷諸煩惱一切習氣故名大乘護持禁戒故名清淨修習定故名為安住修智慧故名為無漏修解脫故名無繫縛示一切法等無二故名解脫智攝十力故名無能動具四無畏故名無怖懼攝取十八不共法故名為無礙修習大慈故名平等破壞一切諸魔衆故名為最勝摧煩惱魔故名寂靜摧陰魔故名不可數破死魔故名為常住具足檀那波羅蜜故名為富足具足尸羅波羅蜜故名為無熱具足羼提波羅蜜故名為無恚具足精進波羅蜜故名為無動具足禪那波羅蜜故名無漏無轉具足般若波羅蜜故名勝一切世間出世間具足方便

波羅蜜故名為攝取一切諸來斷諸有故名無有有因八道故得名為安具究慧莫所往無礙調諸根故名大神通修正勤故能見一切諸佛世界修念處故遠離惡法親近善法修七覺分遠離一切諸煩惱結無為無漏無勝無上無能見頂無能知者無有遮障無有聽聞無入出處大衆大堂一味不作不作數量平等無二得大名稱十方無礙一切人天之所恭敬成就無量無邊功德永斷一切慳悋破戒害心懈怠亂心無明能令衆生獲得多聞為作安樂斷一切苦令作善業佛智無礙智無上智平等智一切智是名大乘說是法時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發心已復作是言若有衆生能發如是大乘心者即得無量善法利益爾時寶女白佛言世尊何障礙故不令衆生疾得大乘佛告寶女有三十二事以是因緣為作障礙何等三十二一者樂聲聞乘二者樂緣覺乘三者樂釋身故四者樂梵身故五者樂為世樂受持禁戒六者樂修一善七者常懷嫉妬八者多財貪者慳悋九者不樂勸化衆生令修善法十者心憍慢故十一者不求菩提心故十二者是菩提心故十三者於一法中生著心故十四者不善思惟故十五者不能親近師長和上善知識故十六者誹謗餘部故十七者不能淨於身口意業故十八者不能護持無上法故十

九者得少法味恬不說故二十者少解法義生大慢故二十一者遠離四攝故二十二者不能恭敬同師同學故二十三者不樂念於六波羅蜜故二十四者遠離三聚故二十五者不發願故二十六者少善根故二十七者倒解義故二十八者不歎三寶故二十九者誹謗大乘菩提事故三十者自不解義誹他說故三十一者不覺了知諸魔事故三十二者樂生死故是名三十二事障礙大乘不令衆生疾得大乘寶女如是障礙其事無量我於今者但略說耳大乘所有功德無量障礙之事亦復如是亦如涅槃功德無量障礙之事亦復無量如生死過無量無邊即是大乘之障礙也寶女若有人能遠離如是無量惡法當知是人即得大乘寶女若有菩薩能得淨心是人即能獲得大乘世尊衆生云何速得成就無上大乘寶女有三十二事衆生修習能速得之何等三十二一者衆生不請而往親附二者見他福德不生妬心三者至心修習無量善根四者營他事業不生愁惱五者其心不濁身口意淨六者不為利養改四威儀七者如說而住八者於諸衆生其心清淨九者終不放捨菩提之心十者清淨莊嚴檀波羅蜜十一者清淨尸波羅蜜憐愍毀禁故十二者淨忍波羅蜜不惜身命故十三者淨精進波羅蜜得十力無畏故十四者淨禪波羅蜜遠離煩惱故十五者淨般若波羅蜜除煩惱習故十六者修勇健定壞諸魔業故十七者至心度脫諸衆生故十八者修四攝故十九者心平等故二十者不捨一切諸衆生故二十一者知恩報恩故二十二者護持正法故二十三者修助道法不休息故二十四者於諸善法無猒足故二十五者破憍慢故二十六者供養三寶故二十七者於一切法不生謗故二十八者善解十二深因緣故二十九者具七財故三十者於一切法得自在故三十一者修六神通故三十二者修習定慧故是名三十二事衆生修習疾得菩提說是法時七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一切諸天以諸華香種種伎樂供養於佛尊重讚歎作如是言若有得聞如是等經當知是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梵天釋天四天王天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演說如是無限量義了了之義壞煩惱義摧諸魔業破諸邪見能持一切無上正法我等亦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若佛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廣說之者我等亦當為作衛護若有惡見欲為是人作娩害事我當遮止不令成就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於爾時若能護我諸弟子者即是護持我之正法如是護者法則久住爾時世尊告阿難言阿難汝當受持擁護演說如是經典若有菩薩於無

量劫樂修慈悲復有菩薩受持是經讀誦書寫為人廣說修大慈悲無以比義勸人令學其人所得福多於彼亦能速疾獲得大乘阿難白佛言世尊是經何名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真實法義陀羅尼方便成就發心無量寶聚無量陀羅尼十力四無所畏不共法聚菩薩摩訶薩不退轉印廣說大乘寶女所問如是等名汝當奉持

爾時阿難及諸人天聞經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虞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十

海慧菩薩品第五之三

爾時世尊復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有二法利益大乘一者樂念佛法二者樂離聲聞復有二法一者擁護解脫二者能演說法復有二法一者求菩提心二者調伏衆生復有二法一者觀菩提心猶如幻相二者觀諸衆生悉無有我復有二法一者不捨菩提之心二者觀法平等復有二法一者淨於善根二者無作無淨復有二法一者爲善法故而修莊嚴二者畢竟復有二法一者自身畢竟二者衆生畢竟復有二法一者內淨二者外淨復有二法一不作罪二作已悔復有二法一能布施二不求報復有二法一平等施二能迴向復有二法一者持戒二者不求善果復有二法一不自譽二不毀他復有二法一者忍辱二者濡語復有二法一者於貪不貪二者於瞋不瞋復有二法一者爲於善法勤行精進二者不輕懈怠復有二法一身寂靜二心寂靜復有二法一求禪枝二調伏心復有二法一者樂在禪定二者不猒欲界復有二法一者求法二者樂法復有二法一者觀法二者欲法復有二法一者樂求善友二者恭敬供養復有二法一至心聽二至心受復有二法一數諮問二如法住復有二法一者知法二者知義復有二法一者聞已無猒二者知已無猒復有二法一者修善二者離惡復有二法一者樂說正法二者於受法者生憐愍心復有二法一者於法無慳悋心二者說時無有貪想復有二法一至心聽二至心受復有二法一離五蓋二修七覺復有二法一者喜二者樂復有二法一者知己二者知時復有二法一信果報二作善業復有二法一者不斷聖性二者實語復有二法一者如說而住二者不藏如來功德復有二法一者淨身二者遠離三不善根復有二法一者觀身猶如草木二者爲淨心故修行善法復有二法一者淨口二者遠離四過復有二法一者觀一切法悉不可說二者觀聲如響復有二法一者淨心二者遠離無明嫉妬邪見復有二法一者內淨二者外無行處復有二法一者修慈二者遠離瞋恚之想復有二法一觀衆生猶如虛空二者修慈復有二法一者不捨悲心二者求善不悔復有二法一者能調不調二者調時不悔復有二法一者持法二者護持法者復有二法一者樂法二者護法復有二法一者稱揚人善二者樂藏他過復有二法一者離貪二者離

瞋復有二法一者不捨衆生二者修捨復有二法一者念佛二者知無念
處復有二法一者觀身無常二者求三十二相復有二法一者念法二者
化諸衆生令住法中復有二法一者觀無貪處二者於貪者生於悲心復
有二法一者念菩薩僧二者依無退僧復有二法一者觀於無僧二者擁
護四沙門果復有二法一者念戒二者知菩提心不可宣説復有二法一
者觀戒無作二者護毀禁者復有二法一者念施二者施已無悔復有二
法一者遠離煩惱二者離煩惱故演説正法復有二法一者念天二者寂
靜復有二法一者具足念心二者擁護亂心復有二法一者功德莊嚴二
者智慧莊嚴復有二法一者觀無造作二者樂修善法復有二法一者無
縛二者縛著解脫復有二法一者遠離誑心二者至心修淨復有二法一
者知息二者念息復有二法一者説一切過二者而遠離之復有二法一
者自修聖行二者化他令行復有二法一者顧求善法二者心無厭足復
有二法一者遠離惡法二者親近善法復有二法一者請佛説法二者至
心聽受復有二法一者知一切法不生不滅二者説字句義復有二法一
者知無衆生二者以已善根與衆生共復有二法一者遠離諸相二者深
求三十二相復有二法一者觀空二者將護衆生復有二法一者修習無

願二者願及衆生復有二法一者修一切善二者願諸衆生同修善根復
有二法一者智慧無礙二者受諸有身復有二法一者不動二者不悔復
有二法一者斷二者愧復有二法一樂寂靜二求靜法復有二法一者修
習無諍三昧二者觀無衆生復有二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復有二法一
者覆藏他罪二者顯露已過復有二法一者觀十二因緣二者深信復有
二法一者無我二者無衆生復有二法一者防自煩惱二者壞他煩惱復
有二法一者觀無作無受二者樂修善法復有二法一者觀生死過二者
不斷生死復有二法一者自樂生死二者化諸衆生令度生死復有二法
一者求波羅蜜二者求已無厭復有二法一者求知二者化他令同已知
復有二法一者不求供養二者為供養故造作諸業復有二法一者於有
恩處常欲報之二者於恩無恩等而報之復有二法一者修不放逸二者
修無緣慈復有二法一者入於出家二者既出家已心生愛樂復有二法
一者自成功德二者於無德者生憐愍心復有二法一者修於身念二者
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受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
心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法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
一者遠離不善之法二者親近能生善法復有二法一者遠離已生惡法

二者護持已生善法復有二法一者為令未生善法得生二者為令增廣
而擁護之復有二法一者獲大神通二者得已教化衆生復有二法一者
安住法界二者遍見諸佛世界復有二法一者信心不動二者化不信者
令同已信復有二法一者淨心二者教化狂亂之人復有二法一勤精進
二化懈怠復有二法一者具足無礙智慧二者化彼無明衆生復有二法
一者觀界二者觀緣復有二法一者求智莊嚴二者其心不悔復有二法
一者觀諸煩惱二者出煩惱已了知解脫復有二法一者一切法解脫二
者煩惱不合三界復有二法一者莊嚴菩提二者修學菩提復有二法一
者盡智二無生智復有二法一者觀聖道方便二者觀生死方便復有二
法一者畢竟道二者知退轉道復有二法一者如法而住二者於諸法中
不生著見復有二法一者從緣生滅二者從緣解脫復有二法一知魔業
二知已離復有二法一者於恚生忍二者於恐生愛復有二法一者為菩
提故而修莊嚴二者雖修莊嚴心無貪著復有二法一者不捨煩惱二者
不捨修善莊嚴復有二法一者知處非處二者以諸善根迴向菩提復有
二法一者觀菩提心猶如幻相二者修向無上菩提莊嚴復有二法一者
觀諸衆生及以菩提等無差別二者知諸衆生因緣菩提而得解脫復有

二法一者知法無生二者為生善法而修莊嚴復有二法一者不可説法
而能宣説二者一切衆生悉同一乘復有三法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
親近善友心不生悔三者修習大悲心不退轉復有三法一者破壞慳悋
二者惠施一切三者攝取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具足淨戒二者調毀禁者
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心無瞋恨二者調瞋恚者三者迴向菩提
復有三法一者於生死中心無悔退二者甘樂營他所作事業三者迴向
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得三昧定二者不生憍慢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
一者求於多聞二者得已不生憍慢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生緣
二者法緣三者無緣復有三法一者自悲二者悲他三者離自他悲復有
三法一者為於自利修習智慧二者以是智慧轉化衆生三者自利利他
復有三法一者知過去已盡二者知未來無生三者知現在無住復有三
法一者為正定者修習慈心二者為邪定者修習悲心三者為不定者修
習解脫復有三法一者淨身二者淨口三者淨意復有三法一者修不淨
觀為壞貪欲二者修慈為壞瞋恚三者觀十二因緣為壞無明復有三法
一者安二者樂三者知足復有三法一者聞已能持二者能廣分別文字
向義三者觀察罪過復有三法一者具足七財二者能大法施三者能施

衆生復有三法一者實義二者真義三不誑義復有三法一者自知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復有三法一者五陰法陰平等二者諸界法界平等三者諸入法入平等復有三法一者修空二者無相三者無願復有三法一者不謗因果二者方便生法皆從因緣三者和合因緣而得名字復有三法一者信佛不可思議二者信法不生誹謗三者信僧良祐福田復有三法一者遠離貪欲二者遠離瞋恚三者遠離愚癡復有三法一者世諦二者第一義諦三者不著二諦復有三法一者遠離煩惱二者遠離憍慢三者於福田所禮拜供養復有三法一者不染欲界二者不著色界三者於無色界不生憍慢復有三法一者供養不喜二者毀辱不恚三者離世八法復有三法一者藏覆諸根二者解了諸根三者寂靜諸根復有三法一者趣向善地二者離善地障三者觀善地德復有三法一者至心二者淨心三者淨莊嚴復有三法一者學戒戒二者學心戒三者學慧戒復有三法一者受樂不生貪遠二者受苦不生惱恚三者不苦不樂修習於捨復有三法一者轉因不造作故二者轉於煩惱不觀相故三者轉於三世無願求故復有三法一者眼空二者色寂靜三者受無作處復有三法一者藏戒二者護定三者觀慧復有三法一者憶持念法二者思惟觀法三者如

法而住復有三法一者音聲因緣聲聞解脫二者十二因緣緣覺解脫三者六度因緣菩薩解脫復有三法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畢竟施復有三法一者護法二者護持法者三者護持大乘復有三法一者行於生死二者觀其罪過三者知已遠離復有三法一者至心聽法破除五蓋二者常樂寂靜三者如法而住復有三法一者依義二者依法三者依智復有三法一者求多聞已樂於寂靜二者樂寂靜已思惟善法三者善思惟已知法平等復有三法一者親近智者二者諮問多聞三者護於善人復有三法一無貪心為人說法二見聽者慈心視之三者一心觀於菩提復有三法一者視諸衆生其心平等二者觀心平等三者觀佛平等復有三法一者過去不盡二者未來不合三者現在不住復有三法一者觀苦無常二者諸法無我三者涅槃寂靜復有三法一者聞已堅持二者三昧堅持三者智慧堅持復有三法一者犯已不覆二者悔先所犯三者至心護戒復有三法一者破壞疑心二者破壞悔心三者破障礙心復有三法一者善欲二者離談世事三者樂於寂靜復有三法一者忍甚深法二者說甚深義三者解種種義復有三法一者具足聲忍二者具思惟忍三者具於順忍復有三法一者智慧方便二者大慈三者精進堅牢善男子菩薩具足

如是等法能利大乘善男子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為四一者聽不應聽二者不欲聽受菩薩法藏三者行諸魔業四者誹謗正法復有四法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不樂求法復有四法一者嫉他得利二者於財慳貪三者樂誑法師四者不樂親近見善知識復有四法一者於善知識生惡友想二者於惡知識生善友想三者非法法想四者法非法想復有四法一者不樂惠施二者施已生悔三者施已觀過四者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者為欲而施二者為瞋而施三者為癡而施四者為畏而施復有四法一者為名字施二者為本而施三者為善友施四者為勝飲施復有四法一者不至心施二者不自手施三者不現見施四者輕慢施復有四法一下物施二少物施三不至心施四者輕慢施復有四法一者妻施二者刀施三者不淨施四者無利益施復有四法一者見持戒者生瞋恚心二者見毀禁者生愛念心三者隨惡友語四者不念施戒復有四法一者非法求利二者如法得財不與人共三者斷他供養四者心不知足復有四法一者為利養故攝持威儀二者為利養故下聲而語三者其心諂曲四者邪命自活復有四法一者於同學所生瞋恚心二者於同乘者生瞋恚心三者不知魔業四者樂說他過復有四法一者憍慢不聽正

法二者不能恭敬法師三者不能禮拜父母師長善友四者意隨惡業復有四法一者覆他功德二者廣說他過三者增長憍慢四者瞋恚堅固復有四法一者懈怠二者不樂聽聞善語三者不隨順語四者住於非法復有四法一者不調二者不淨三者不藏四者不忍復有四法一者不喜聞受無上善法二者樂在城邑聚落村營三者毀破禁戒樂受供養四者不能調伏根門復有四法一者不能攝取衆生二者不能調伏衆生三者不能護持正法四者樂說法師過罪復有四法一者不修信心二者不能觀察生死罪過二者不觀惡知識過四者不觀疑心罪過復有四法一不觀內二不觀外三者無慚四者無愧復有四法一不知恩二不報恩三者背恩四樂邪見復有四法一者誹謗聖人二者將護世人三者不信福田四者呵毀施法復有四法一者不淨身業二者不護口業三者不捨意業四者歌悔大乘復有四法一者為破和合而作兩舌二者於師和尚出麤惡語三者為壞利益作無義語四者欺誑人天而生妄語復有四法一者不護戒因二者亂禪定因三者不信後世四者樂著世事復有四法一者麤獷二者憍慢三者樂說世事四者常樂睡眠復有四法一者假菩薩名而受供養二者不能瞻視病苦之人三者不種善子四者不向菩提復有四

法一者自輕二者輕法三者輕福四者數念聲聞辟支佛乘復有四法一者貪身二者貪心三者貪命四者貪戒復有四法一貪房舍二貪檀越三貪邪見四貪破戒復有四法一者多作二者多語三者多受四者多視復有四法一者我見二者邪見三者斷見四者常見復有四法一者不作二者作已轉三者心悔四者不樂復有四法一者不向道地二者不修禪定三者退失智慧四者不樂方便復有四法一者障礙於法二者障礙善業三者煩惱障礙四者魔業障礙善男子如是等法名障大乘說是法時四萬四千人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二萬八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虛空之中無量天人異口同音作如是言善哉善哉世尊今日如來大師子吼憐愍衆生開大乘門世尊若有衆生於是法中得少分者即得斷除三惡道苦漸漸當得無量法寶世尊譬如有人於村邑外見太寶聚見已憐愍即還入村告語衆人誰欲斷貧當與我俱是人說時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其中信者即與相隨俱至寶所隨意採取即破貧苦而是寶聚亦無增減亦不念言聽是人取不聽彼人彼是人貧不破彼人聽是持去不聽彼持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於無量世勤求如是無上法寶求已得見生大憐愍以大梵音語諸衆生若有欲壞生死貧

窮當至心聽有諸衆生薄福不信則不能壞生死貧窮其中信者隨任智力取聲聞乘辟支佛乘菩薩大乘是大寶聚亦無增減若有至此寶聚之中乃至不能取一寶者是人常住三惡道中若有能取一字一偈乃至一念受持之者是人能壞生死貧窮何況取是大乘經典一品二品及其具足聽受讀誦爲人解說爾時世尊讚諸天人善哉善哉諸天子若有受持如是經典是人則具一切善法頂戴如來無上佛智是大智聚能大利益無量衆生爾時世尊即說頌曰諸乘之中大乘最猶如虛空無邊際遠離一切生死有趣菩提樹無障礙若能清淨其心意所有恩施於一切至心受持清淨戒趣菩提樹無障礙於諸衆生心平等常觀煩惱諸過罪能勝一切下劣乘調伏衆生於大乘若有至心受讀誦具足寂靜戒忍辱具足智慧壞魔衆憐愍衆生趣道樹莊嚴慈悲乘四禪智慧利刀摧魔衆道樹下觀十二緣起已愍衆說大乘十方衆生乘大乘乘無增減如虛空大乘神力叵思議是故如來修習之安住念處嚴正勤如意爲足根勢力道八正路採覺寶是故如來趣道樹其心寂靜離煩惱壞破諸闇獲智光是故梵天及帝釋故禮如來乘大乘具足六度六神通具善方便修三昧能壞諸魔及邪見是故如來乘大乘若有具足諸善根及以成就不善根有信

則得破煩惱是故大乘難思議所有一切世間法及以無上出世法若有學法無學法一切攝在大乘中若有衆生行惡道親近邪見惡知識憐愍是輩修方便爲調伏故說大乘下劣不樂於大乘心近不能壞人結常求自樂捨餘人聞說大乘生恐怖若有智者具力勢憐愍衆生作利益聞說大乘心歡喜壞衆苦惱心不悔若欲了知衆生行一切衆生諸界根菩薩一念能通達是故大乘難思議得身寂靜相莊嚴得口寂靜衆樂聞得心寂靜具神通如是皆因趣大乘若有人能行大乘是則不斷三寶種能爲衆生作利益破壞貧窮諸苦惱能到十方諸世界現見無量佛世尊如是趣向大乘者是人即得無量福一切世間無能勝趣向無上大乘者具足大力壞魔衆是故大乘難思議得色得力大自在梵釋轉輪聖王身若有乘此大乘者是人受於三界樂施已終不生悔心所重之物不恪惜捨身自施修慈悲是故大乘難思議持戒精進樂梵行能以通力障日月不貪著身善果報修如是乘調衆生說法有受不受者於是不生瞋愛心身心勤修大精進爲得難得之大乘能得無上大法王亦得難忍之忍辱無量劫中受苦惱爲得大乘勝一切勤作利益多衆生身口意業悉柔濡修習慈悲及神通爲住大乘大利益了知法界生滅性無我無諍調諸根若能

安住於大乘即受安樂如先佛具足念心及精進四如意足神通力依止正法及真義皆由樂住於大乘具足無上無所畏能師子吼無上尊微妙相好自莊嚴皆由樂住於大乘具足三種之神通調伏教化諸衆生其心寂靜無憍慢若行大乘具忍辱具足梵音聲微妙一切衆生甚樂聞若樂修習大乘者是人善解衆生語所作諸業爲淨土不久當得無邊身若有至心聽是經當受無邊無上樂能遊虛空盡邊際能知大海水數渧不能演說大乘德是故是乘難思議　爾時世尊復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若欲受持如是等經欲自寂靜其深心者應當受持門句法句金剛句至心觀察門句者一切法中而作門戶所謂阿字一切法門阿者言無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波亦一切法門波者即第一義那亦一切法門那者諸法無礙陀亦一切法門陀者性能調伏一切法性沙亦一切法門沙者遠離一切諸法多亦一切法門多者一切法如迦亦一切法門迦者一切諸法無作無受娑亦一切法門娑者一切諸法無有分別伽亦一切法門伽者如來正法甚深無底闍亦一切法門闍者遠離生相婆亦一切法門婆者於法界中不生分別奢亦一切法門奢者具奢摩他得八正道佉亦一切法門佉者一切諸法猶如虛空叉亦一切法門叉者一切法盡若亦一切法

門若者諸法無礙吔亦一切法門吔者一切諸法是處非處盡亦一切法
門盡者觀五陰已得大利益荼亦一切法門荼者一切諸法無有畢竟迦
亦一切法門迦者身寂靜故得大利益至亦一切法門至者心寂靜故鄲
一切惡優亦一切法門優者受持擁護清淨禁戒吔亦一切法門吔者言
善思惟替亦一切法門替者住一切法修亦一切法門修者一切諸法性
是解脫毗亦一切法門毗者一切諸法悉是毗尼毗尼者調伏己身時亦
一切法門時者一切諸法性不染汙阿亦一切法門阿者一切諸法性是
光明婆亦一切法門婆者修八正道娑亦一切法門娑者一切諸法非內
非外善男子是名門句能淨念心能淨其心知衆生根法句者一切諸法
解脫印一切諸法無二印一切諸法無常斷印一切諸法無增減印一切
法等如虛空印一切諸法五眼通印一切法如虛空印一切諸法無有分
別如虛空印一切諸法八法界印一切法如印一切諸法無去來現在如
印一切諸法本性淨印一切法空印一切法無相印一切法無願印一切
法無處無非處印一切法苦印一切法無我印一切法寂靜印一切法性
無過咎印一切諸法第一義攝取印一切諸法如法性住印一切諸法畢
竟解脫印一切諸法無時印一切諸法過三世印一切諸法味同一印一

切諸法性無礙印一切諸法性無生印一切諸法性無諍印一切諸法性
無覺觀印一切諸法非色不可見印一切諸法無屋宅印一切諸法無對
治印一切諸法無業果印一切諸法無作無受印一切諸法無出滅印善
男子是名法句如是法句即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菩提如是法印句攝
取八萬四千法聚善男子若能如是觀法聚者即能獲得無生法忍善男
子若有未種善根之人聞是法已即得種之壞於魔業善男子若如是觀
即能獲得無盡器陁羅尼如是等法悉能攝取八萬四千三昧八萬四千
衆生行性是名法句金剛句者其身不壞猶如金剛何以故法性不壞故
智慧之性能破無明是故智慧名金剛句五逆之罪壞一切善是故五逆
名金剛句不淨之觀能壞貪欲是故不淨名金剛句慈心之觀能壞瞋恚
是故慈心名金剛句觀十二因緣能壞愚癡是故觀緣名金剛句一衆生
心攝取一切衆生之心名金剛句一衆生心一切衆生心悉皆平等名金
剛句一佛一切佛皆悉平等名金剛句一福田一切福田無盡平等名
金剛句一切諸法如虛空等名金剛句一切諸法等同一味名金剛句一
切諸法及以佛法平等無二名金剛句金剛三昧能壞一切諸魔惡業名
金剛句如來如音壞諸惡聲名金剛句觀無生滅過生老死名金剛句善

男子如是等法名金剛句名堅牢句名不壞句名不破句名平等句名為
實句名無二句不退轉句大淨寂靜句無能作過句不增不減句無有有
句無有法句真句有句不謗佛句依法句共價句如余句分別三世句勇
健句梵句慈句心句虛空句菩提句不依句法相句無相句心意識無住
句破魔句無上句無勝句廣句行已境界句入佛境界句無覺觀句於法
界所不分別句無句句善男子若有菩薩能解如是等句義者必當坐於
菩提樹下金剛師子法座之上說是法時八千菩提得入法門陁羅尼亦
獲一切衆生平等三昧爾時十方諸來菩薩以妙香華種種妓樂供養於
佛說偈讚曰我今敬禮無上尊能知一切衆生聲說相無相實一相而得
妙相三十二若有衆生一一心平等攝諸衆生心說行無行實一行是故
我禮無上尊如來真實知因果故為衆生說業報真如法界非有無是故
我讚無上尊一切衆生無覺觀其心本淨無有貪從因緣故生貪欲是故
我禮真智因我見佛身種種色而如來身實無色愍衆故現無色色我禮
人中師子王一切福田入一田而是一田無增減不動法界不轉移是故
我禮人象王觀諸衆生心如幻諸法菩提亦復然知一切法皆平等是故
我禮無平等觀諸法界悉平等故說諸法無一二非有非無是解脫是故

我禮斷二見日月可說墜落地猛風可說索繫縛須彌可說口吹動不可
說佛有二語實語真語及淨語身心清淨如虛空世法不染如蓮華是故
我禮無上尊若有能讚如是德即獲如是之功德我為如是諸功德敬禮
如是功德聚 時諸菩薩既讚歎已白佛言世尊我大寶者所謂佛也佛
出世者即是樂出佛出世者即是信出佛出世者即是念出佛出世者即
是智出佛出世者即是施出戒悉精進禪定慧出佛出世者即是慈出悲
喜捨出佛出世者即是十二因緣法義智出佛出世者即是念處正勤如
意根力覺道一切善法出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生
老病死出於世者即是佛出無明愛出即是佛出貪恚癡出即是佛出一
切疑網煩惱出者即是佛出何以故若如是等法不出世者佛以何緣出
現於世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爾時海慧菩薩言世尊若有不
見如是等法是時如來為出於世不出於世善男子菩薩初發菩提心時
真實不知如是等法是故我為而宣說之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
菩提之心二者修行菩提之道三者堅固不退菩提四者一生當補佛處
發心菩薩見佛色相見已而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具足一切善法
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退菩薩見如來身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一生菩薩

不見如來所有功德及一切法。何以故。所得慧眼了了淨故。斷二見故。淨智慧故。若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見淨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是人即能明見如來。善男子。我昔如是見燃燈佛。見已即得無生法忍。亦能了了知得無得。得已即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處空住已。了了得知一切法界。了了知已。心無所住。無所住已。得六萬三昧門。時燃燈佛即授我記。摩納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於爾時都不聞是授記音聲。亦無佛想及授記想。我於爾時。三種淨慧不見我想。不見佛想。及授記想。復有三淨。不見於我。不見衆生。及以正法。復有三淨。不見名。不見色。不見因。復有三淨。見一切陰悉入法陰。見一切界悉入法界。見一切入悉入法入。復有三淨。過去已盡。未來不生。現在不住。復有三淨。觀身如水月。觀聲不可說。觀心不可見。復有三淨。空無相願。若如是見。即是真實見。於受記善男子。若有善薩作如是見者。是名實見。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七 九屑

集 大方等大集經十一

海慧菩薩品第五之四。爾時海慧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若有具足如是等見。發何等願。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如本發願。菩薩摩訶薩若心在定。若不在定。為衆生故。如本發願。善男子。譬如人有甘蔗稻田。其滿一頃。其地平正。欲溉灌時。開其水口。縱之令去。更不施工。自然周遍。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在定中。繫心思惟。若不在定。不思惟時。為衆生故。如本發願。所作善根。悉皆願與衆生共之。共已迴向無上佛法。菩薩心淨。戒忍定慧亦復清淨。觀於佛法及諸衆生。平等無二。雖有是願。初無有心。是故菩薩雖復無心。於諸衆生。而誓願力。未常不及。所有善根。悉與共之。共已迴向無上菩提。善男子。如安羅樹有人斫伐。根既斷已。隨所而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習三昧。常向菩提。假使有人唱言是樹莫所處墮。是樹猶故隨所處倒。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所修善法。欲令不向無上菩提。則無是處。何以故。法性爾故。菩薩摩訶薩所修善法。唯為

不斷三寶種性。為淨佛土。為莊嚴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為莊嚴口。說法之時。衆生樂聞。為莊嚴心。觀諸衆生平等無二。為得佛法諸佛三昧。菩薩雖不貪如是法。而能自然得如是法。何以故。誓願力故。善男子。譬如陶師泥在輪時。不得物名。既成器已。名隨物立。菩薩善法亦復如是。未發願時。則不能得波羅蜜名。是故菩薩一切善法。要當發願。善男子。譬如金師金未成器。亦不得名。及其成已。得瓔珞名。菩薩善法亦復如是。未發願時。則不能得波羅蜜名。善男子。譬如比丘欲入滅定。先立誓願。我今入定。若揵椎鳴。乃當起出。而是定中無揵椎音。以願力故。鳴揵椎時。則使出定。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憐愍衆生。作如是願。諸未度者。我當度之。諸未脫者。我當脫之。修菩提時。入深三昧。以大悲力故。念諸衆生。不證聲聞辟支佛乘。是故菩薩雖復修習三十七品。而不得果。善男子。菩薩所行不可思議。雖入深定。亦不證得沙門道果。善男子。譬如二人欲過猛火。其一人者著金剛鎧。即能過之。其一人者身被乾草。為火所焚。何以故。草則易燒。金剛堅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憐愍衆生。專念菩提。莊嚴甚深無量三昧。以三昧力。能過聲聞緣覺正位。不取果證。從定起已。得正覺道。如來三昧。被乾草者。喻於聲聞。聲聞之人。厭悔生死。於諸衆生無慈悲心。是故不

能遍於聲聞緣覺正位何以故二乘之人於福德中生知足想菩薩之人於福德中心無厭足金剛鎧喻空無相願大猛大者喻諸行法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無相願而能不證沙門道果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是事不可思議修是三昧而不取證行生死火不爲所燒菩薩摩訶薩成就方便入一切定亦不爲定之所誑惑具方便故雖行諸行心無染著雖爲邪見說沙門果亦自不證沙門道果佛言善哉善哉實如汝說善男子如三染汁盛以一器所謂羅若鬱金青黛染三種物所謂麁氀及憍奢耶衣麁以漿浸則成青色氀淨浣故成於黃色憍奢耶衣先以灰浸則成赤色如是三物雖同一器受色各異善男子三乘之人亦復如是器者喻於空無相願三種色者喻於聲聞緣覺菩薩隨衣受色喻三種菩提空無相願亦不生念與如是界不與是界善男子麁喻聲聞氀喻緣覺憍奢耶衣喻菩薩乘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如聾如盲無有衆生如是見時心無染著無有悔退是時心中其實了知我於衆生非有利益非無利益亦爲衆生修習大悲善男子譬如微妙淨琉璃寶雖復在泥經歷百年其性常淨出已如本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了知心相本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障汙而客煩惱實不能汙清淨之心猶珠在泥不爲泥汙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若我心性煩惱汙者我當云何能化衆生是故菩薩常樂修習福德莊嚴樂在諸有供養三寶樂爲衆生趨走供使於生貪處不起貪心護持正法樂行惠施具足淨戒莊嚴忍辱勤行精進莊嚴禪杖修習智慧多聞無厭清淨梵行修大神通三十七品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如是法不爲煩惱之所染汙不著三界菩薩摩訶薩行善方便功德力故雖行三界身心不汙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心甚愛念其子游戲誤墮圊廁時母見已穢惡不淨父後見之呵責其母即便入廁牽之令出出已淨洗愛因緣故忘其見穢善男子長者父母喻於聲聞緣覺菩薩廁喻三界子喻衆生母不能拔喻聲聞緣覺父能拔濟喻諸菩薩愛因緣者喻於大悲菩薩摩訶薩具善方便入於三界不爲三界之所染汙是故道有二種一者聲聞二者菩薩聲聞道者厭於三界菩薩道者不厭三界善男子菩薩修習空無相願雖行諸有不墮於有既不墮有復不取證行三界者是名方便不取證者是名智慧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無有二相若觀法等衆生亦等如是等者涅槃亦等是名智慧若能如是等觀衆生不證涅槃是名方便清淨惠施是名爲慧發願迴向是名方便世尊云何施名爲清淨智慧清淨方便善男子菩薩若見無我衆生壽命士夫是名爲慧若修習空

無相無願以諸善根願及衆生迴向菩提是名方便復次善男子知諸衆生下中上根是名爲慧知已隨意而爲說法是名方便淨智慧故雖行諸有心無染著淨方便故雖修二乘不證其果善男子若能不爲一切煩惱之所染汙是名爲慧能調衆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菩薩發願悉令衆生得無盡財無盡福德增長善根諸學無學聲聞緣覺一切菩薩隨意得法名淨方便若能受持一切佛法廣分別說無窮盡說無障礙說不空而說隨樂而說是名淨慧菩薩摩訶薩生生之處不失無上菩提之心是名淨慧生生之處所作善法願及衆生名淨方便淨慧因緣知菩提心無住無根淨方便故化諸衆生趣於菩提世尊菩薩摩訶薩若具如是二淨所作諸業無非菩提何以故一切法中悉有閒障壞閒障故即是菩提是故菩薩常不遠離於菩提也菩薩若作如是念言我解菩提當知是人不得菩提若念我今有菩提者是人菩提有淨不淨若能如是觀諸法者即得菩提即是淨智方便也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邊光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不眴劫名光味爾時世尊初坐道場菩提樹下未成佛時十方世界一生補處不退菩薩悉共覲見來至其所以種種華而供養之華處空中高七多羅樹成佛道已放大光明遍照十方十方世界多有諸天見佛光已各作是言無邊光佛真實出世彼佛世界莊嚴嚴飾如彼他化自在天宮彼劫初時過十千年有佛出世號曰光味是故此劫名曰光味善男子光味劫中有十四億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其佛世界有九萬六千小國一一國土縱廣八萬四千由旬一一國有八萬四千城其城縱廣滿一由旬一一城中居止人民八萬四千彼土具足如是等事其土純以四寶校飾所謂金銀琉璃玻瓈多饒飲食無所乏少其土人民無我我所猶如北方鬱單越土其佛壽命滿十中劫聲聞大衆九萬六千億菩薩大衆萬二千億土有二城一名樂二名淨其佛世尊生於淨城住於樂城其土有王名曰淨聲七寶具足統領三千大千世界後宮綵女三萬六千姿顏端嚴如天無別有十萬子雄猛勇健悉皆具半那羅延力各各成就二十八相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八萬女清淨無穢形容瓌異如天無差一切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王爾時經二劫中供養如來及聲聞菩薩大衆爲如來故造作寶坊滿五由旬是寶坊中復有寶樓其數十萬爲供養僧爾時聖王與其眷屬一切皆修清淨梵行時佛教化無量衆生於大乘法復化無數於聲聞乘爾時其王供養佛

已與諸眷屬俱至佛所頭面禮足右遶恭敬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大乘不隨他語云何菩薩生得畢竟云何菩薩得無所住云何菩薩得無動慧云何菩薩得清淨慧云何菩薩力能遠見云何菩薩諸根猛利云何菩薩具足佛土云何菩薩行不放逸云何菩薩聞甚深法心不怖畏云何菩薩得名菩薩佛言大王有四事法修行大乘不隨他語何等爲四一者具足聖信出於世界二者具足智慧觀諸法性三者具諸神通四者修淨精進爲化衆生大王菩薩具足如是四法修行大乘不隨他語復有四法生得畢竟何等爲四一者知於善法爲調伏心二者不貪己樂三者爲諸衆生修習慈悲四者常樂大乘是名爲四大王復有四法得無所住何等爲四一淨於心二淨莊嚴三離塵垢四修堅慧爲具福德足名四法大王復有四法得淨智慧何等爲四一者淨眼二者以四攝法攝取衆生三者淨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四淨佛土觀淨法界是名爲四大王復有四法能得遠見諸根猛利何等爲四一者念菩提樹下不捨菩提心二者念佛智慧亦不著智三念法身修習於空無相無願四者念佛涅槃於生死中心無厭悔是名爲四大王復有四法具足佛土行不放逸何等爲四一者受帝釋身爲化諸天命不放逸二者受梵天身爲化諸梵命不

放逸三者受轉輪王身爲化衆生令不放逸四者受於大臣長者之身具足珍寶爲化衆生令不放逸是名爲四大王復有四法聞甚深法心不怖畏何等爲四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善友爲說甚深佛法三者善能思惟四者如法而住是名爲四大王復有四法得菩薩名何等爲四一者求誠羅蜜二者爲諸衆生修習悲心三者樂求佛法四者化衆生時心不厭悔是名爲四善男子時淨聲王從彼如來聞是法已及諸眷屬一切皆得無生法忍捨其國土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爾時世尊告彼王言大王汝今出家即是報佛若能如是生信捨離是名大報是大功德多所利益大王菩薩出家有二十四利益之事何等爲二十四一者捨於世事得大自在二者捨於煩惱獲得解脫三者身服袈裟得無染道四者具足四事得四聖種五者樂於頭陀遠離一切大欲惡欲六者不捨戒聚受人天樂七者不捨菩提獲得佛法八者常樂寂靜離世談話九者不著法故得大淨心十者具足禪技得禪定故十一者求於多聞得智慧故十二者破壞憍慢得智慧故十三者破除邪見得正見故十四者不生覺觀爲真實如諸法界故十五者等觀衆生得大慈故十六者化諸衆生心無疲倦得大悲故十七者不惜身命爲護法故十八者寂靜其心爲得神通故十九者念於如來

爲見佛故二十者修善思惟爲得十二緣深智慧故二十一者得於順忍二十二者得無生忍二十三者信一切功德二十四者得佛智慧是名二十四善男子爾時聖王聞是法已轉以教化一切男女眷屬臣民時彼國中有九萬九千億衆生悉共出家善男子淨聲比丘既出家已復白佛言世尊我今云何得名出家佛言比丘汝名淨聲當淨自界自界既淨則名比丘則名出家爾時比丘聞佛說已心樂寂靜作是思惟界者即勝觀眼空者即是淨界求淨界者即是佛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意者即界若觀意空即是淨界求淨界者即是佛土即是一界即是空界即衆生界即無相界即無願界即無作界即無爲界善男子淨聲比丘如是觀已即時獲得身輕心輕身心輕已得無量神通得神通已得樂說無礙陀羅尼門善男子汝知爾時淨聲比丘豈異人乎即汝身是男女眷屬即汝所將來菩薩聽法衆是說是伊帝目多伽時萬八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八千衆生得無生忍善男子若有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如法說如說而住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說而住善男子若有人言我當作佛請諸衆生許以法味請已不能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微妙經典不能護持清淨禁戒勤修精進不修知足於善法中少得知足是名欺誑不如法說不

如說住若有人言我當作佛請諸衆生許以法味請已受持讀誦演說護持禁戒勤修精進少欲知足多得善法不生足想是名不誑如法而說如說而住善男子譬如國王多請賓客請已不設供賓之具賓客既至方云未辦於是賓客各作是言昨受王請家不設食令赴王信復無所得呵責愁恚怨歎啼泣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請諸衆生許以法食不求多聞持戒精進不修三十七助道法衆聖呵責人天涕泣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如作應如作說不應欺誑一切衆生復次善男子復有衆生請求菩薩爲我說法菩薩許言當爲汝說許已放逸衆生既見菩薩放逸即便勸喻既勸喻已方爲說法說時或問甚深之義以放逸故而不能答不能答故心生慚愧護於身心誑於衆生而便捨離善男子菩薩若欲如說而住無惜身心以護衆生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搏取獼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我今啓請大鷲王唯願至心受我語幸見

為故放捨之莫令失信生慚恥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若必護是二子者為我故應捨是身　師子王言我今
為護是二子捨身不惜如枯草若我護身而去說云何得稱如說行　說
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鷲王復說偈言若為他故捨身命是人
即受無上樂我今放汝彌猴子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時師子王即
我身是彌猴者即迦葉是雌彌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彌猴子即今阿
難羅睺羅是時鷲王者即舍利弗是善男子菩薩為護是依止者不惜身
命善男子云何名為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當惠施即便大施是名菩薩
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能持戒即化一切同已護戒是名菩薩如說而住
菩薩若言我修忍辱即化衆生同修忍辱是名菩薩如說而住菩薩若言
我勤精進為於佛法即化衆生同修精進為於佛法是名菩薩如說而住
菩薩若言我修禪定即化衆生除去亂心修習禪定是名菩薩如說而住
菩薩若言我修智慧如法分別是名菩薩如說而住善男子菩薩若言我
當壞破一切惡法即便修習一切善法是名菩薩如說而住善男子能莊
嚴者名為如說能畢竟者名為如住能發心者名為如說得果證者名為
如住能淨心者名為如說能至心者名為如住能發心者名為如說不退

心者名為如住至心聽法名為如說聞已如住名為如住能淨口者名為
如說能淨身者名為如住初受戒者名為如說至心護持名為如住發菩
提心名為如說行菩薩道是名如住得住惡地名為如說住不退地名為
如住得一生身名為如說得後邊身名為如住趣菩提樹名為如說得菩
提果名為如住善男子是名菩薩如法而說如說而住說是法時五百菩
薩住無生忍地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蓮華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
說如住不可思議如佛所住即是如說即是如住善男子汝於是事能了
知不已知世尊若知正法是真實者名如法住山王菩薩言世尊無所住
法名如法住何以故見一切法無有覺故以無覺故不見一法名之為覺
若無一法云何有住若如是見名如法住福德王菩薩言世尊若隨心者
非如法住若有菩薩觀意如幻名為無住若無住者名如法住燃燈菩薩
言世尊無有貪心名如法住云何貪心謂於法中有損有益若無貪心名
如法住日子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有所著者是名為動若於法中心無
所著是名無動若無有動名如法住勇健菩薩言世尊一切世間皆隨心
行若知心行名如法住樂見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因受受苦若能不受
諸受則斷若能不取諸取則斷雖不受受不捨衆生名如法住香象王菩

薩言世尊一切衆生悉有重擔所謂五陰若有雖知五陰真實為壞陰見
棄捐重擔而於諸法亦無擔想名如法住持世菩薩言世尊若行世間非
如法住若正莊嚴名如法住正莊嚴者見一切法等如虛空堅意菩薩言
世尊若有菩薩不生於生不滅於滅亦復不見生滅之性名如法住光明
遍照高貴德王菩薩言若能知見真實涅槃見法是滅及無生滅一切衆
生悉有佛性為趣菩提而修莊嚴名如法住光無礙菩薩言世尊若有行
處即是魔業非如法住若無行處則壞魔業若壞魔業名如法住淨進菩
薩言世尊若作念言我當得法為是淨法勤行精進如是精進是空精進
若能觀察諸法不定以是不定勤修精進名如法住過三惡道菩薩言世
尊一切諸法無作無變無覺無觀無覺觀者名為心性若見衆生心性本
淨名如法住不可思惟菩薩言世尊知諸衆生一切心性不作心想名不
可思惟而思惟也若能於是不思惟中而思惟者名如法住樂寂靜菩薩
言世尊若有菩薩淨諸心界是則能離一切諸漏若能遠離一切漏者是
名正行若正行者名如法住商主菩薩言世尊菩薩若有清淨善法福德
莊嚴智慧莊嚴觀二莊嚴平等無二以功德等觀智慧等以智慧等觀功
德等無差別者名如法住維摩詰菩薩言世尊不觀於二名如法住若於

法界不壞不別名如法住依義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依於正義不依於
字為正義故受持讀誦廣說八萬四千法聚無失無動名如法住淨意菩
薩言世尊若有菩薩發菩提心至心擁護是菩提心修菩提時知諸法性
夫法性者非處非非處名如法住畢竟淨意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遠離
垢穢如洗去垢能令煩惱不汙其心名畢竟淨其心淨已隨菩提行名如
法住海慧菩薩言世尊若有親近惡知識者非如法住不修聖法非如法
住若近惡友則行魔業墮於魔處世尊若有欲離一切魔業諸魔行處諸
惡法者當近善友佛言善男子汝今真知魔業行不已知世尊善男子汝
今當為無量菩薩大衆而說世尊夫魔業者即是眼色若人見色生貪著
心即是魔業乃至意法亦復如是復次世尊菩薩修行檀波羅蜜時不愛
之物持用惠施所愛財貨貪悋不捨受者則施惠者不與分別受者及以
財物若有分別如是二者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尸波羅蜜時讚
持禁戒近持戒者讚嘆己身毀皆破戒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忍
波羅蜜時於大力者能生忍辱於少力者不能生忍見大力者輭語謙下
見少力者麁語輕慢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時說聲
聞乘說緣覺乘說菩薩乘修菩提時輕慢聲聞辟支佛乘口不宣說樂於

世行不樂供養恭敬三寶所謂華香繒蓋妓樂尊重讚歎不求多聞見多
聞者不能親近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禪波羅蜜時復得禪定不
能調伏一切衆生心生悔默貪著禪樂呵說法者不樂講論讚歎寂靜貪
著禪味呵毀二界愛無色身壽命極長不見諸佛不聞正法遠離善友不
知方便受捨修捨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時知於因
果不以四攝攝取衆生而調伏之不知衆生上中下根是名魔業復次世
尊菩薩若樂空閑寂靜樂寂靜已受寂靜樂不樂聽法說法問疑以寂靜
故煩惱不起以不起故不知知想不離離想不證證想不修修想不得實
義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若有修習多聞好語樂語微妙之語軟語善
語若為衣食財具利養而演說法若有信解能至心聽而不為說若有欲
逆致供養者便為說之可為說者而不為說不可說者反為說之是名魔
業復次世尊若有菩薩說法之時祕藏深義有諸天人得他心智知已不
悅即作是念我為如來真正法養不為世間淺近語來是人欲毀如來正
法不能增長若人有毀佛正法者我不樂見聞其所說即便捨去是名魔
業復次世尊若有菩薩於惡知識作善友想惡知識者不以四攝攝取衆
生不修多聞不化衆生不說出法樂說世語不知法不知時不知義是名

魔業復次世尊惡知識者不能聞亦分別解說聲聞緣覺菩薩佛法不化
衆生令修慈悲遠離八難修行施戒柔軟語言親近平等教忍無力說言
佛道甚為難得無量世中勤苦乃獲是名惡友名為魔業復次世尊菩薩
若有憍慢之心以憍慢故不能供養佛法衆僧師長和上父母長宿同學
同師若見勝己不能親近聽法問疑是故雖聞聞已便失見己下者親近
愛念是故惡法漸漸增長惡法增故遠離善法世尊譬如大海漸漸深故
一切諸流悉共歸之菩薩壞憍慢亦復如是漸漸增長一切善法菩薩若
不壞憍慢者是名魔業世尊譬如有人高原陸地種瞻波樹水常行處復
作堤塘地既高燥又不得水漸漸枯乾不能增長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
如是憍慢增故不親善友不聞正法雖聞復失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身
色具足端正自在多有眷屬福德莊嚴未能具足智慧莊嚴以是因緣生
於憍慢以憍慢故若有菩薩具智莊嚴思惟正法身體羸瘠見已輕慢不
能供養以是因緣復增憍慢無明放逸不調魔業如是菩薩為己生慢是
名魔業爾時世尊告海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分別宣說魔業
善男子至心諦聽吾今當說壞魔業道善男子一切諸法其性空寂若知
諸法其性空已亦知一切衆生皆空既知空已而修慈心調伏自身是名

菩薩破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相而為衆生修習慈心是名菩薩破壞
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願為諸衆生至心求有既求有已隨而調伏是名
菩薩能壞魔業觀一切法性是無貪衆生之性亦復無貪為調伏貪而攝
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恚衆生之性亦復無恚為調
伏恚而攝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癡衆生之性亦復
無癡為調伏癡而攝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觀諸法性無生無滅壞生
滅故宣說正法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觀一切法性是平等雖說三乘不捨
大乘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不貪著心意識等亦能遠離一切因緣為諸
衆生得解脫故修治莊嚴雖過諸行終不捨離菩薩所行是名菩薩能壞
魔業說是法時天魔波旬莊嚴四兵來趣寶坊如先趣向菩提樹時如來
見已告海慧言汝說魔業我說壞魔以是因緣魔王波旬莊嚴四兵而來
至此欲設何計以當衛之海慧菩薩言世尊我今欲持魔王波旬及其眷
屬置莊嚴國我身當住魔所住處爾時舍利弗言善男子莊嚴世界去此
遠近佛號何等舍利弗在此東方過於十二恒河沙等世界其土有佛號
破疑淨光今現在世為諸菩薩說淨菩薩行彼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億
魔一一魔王有十千億人兵眷屬其佛初坐菩提樹時如是諸魔悉共莊

嚴至菩薩所爾時菩薩先為諸魔講宣正典令其得住不退轉地然後乃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正法輪彼佛世尊其大弟子及侍使者亦悉
是魔如是等魔悉能教化調伏衆生是故我今取魔波旬安置彼土為欲
壞其所行魔業莊嚴如來無上正法時魔波旬聞是語已心生恐怖四望
顧視欲求退處四方障礙不得從意復欲滅身亦不能得方計不立借復
生嶮曰佛言世尊唯願大慈少見救護佛言波旬我於此事不得自在汝
當歸向海慧菩薩求哀懺悔時魔波旬即向海慧合掌而言善男子我從
今日不敢復作如是魔業唯願仁者聽我懺悔海慧菩薩言我於汝所都
無瞋心菩薩之法常應忍辱一切衆生波旬汝可往彼禮觀彼佛汝身當
得無量利益爾時菩薩即以右手摩其頂上作如是言若諸菩薩於諸法
中無貪悋者以我神通令汝必至彼佛世界言已波旬即生彼土既生彼
土見佛敬禮却住一面彼諸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國土有如是等不淨
之人而來至此佛言善男子西方過十二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彼有世界
名曰娑婆佛號釋迦牟尼為過數量諸菩薩等說大集經彼有菩薩名曰
海慧說魔業時是魔莊嚴四種兵衆來至會所海慧菩薩以神通力移來
至此彼世界中諸菩薩等語波旬言善男子汝今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遠離魔業我當與汝共為同學時魔波旬聞是語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諸菩薩即請波旬昇師子座聞波旬言承彼如來為諸大衆說大集經斯有何事唯仁說之時魔波旬以海慧菩薩神通力故宣說所聞乃至不失一句一字彼諸菩薩即白佛言我等願樂欲見彼佛釋迦牟尼及衆菩薩彼佛即告諸菩薩言且待須臾自當得見此寶坊中諸菩薩等復白佛言世尊我等欲見魔王波旬於彼世界為何所作爾時世尊觀此彼界衆生心已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汝今當以此佛世界示彼菩薩爾時海慧菩薩即於十指放大光明其光即過十二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遍照彼土此間大衆悉見彼土佛及菩薩魔王波旬處師子座說大集經時諸菩薩即從座起向彼如來頭面敬禮散種種華而以供養所散諸華當彼佛上變成華臺彼諸菩薩見是華臺即白佛言世尊如是華臺從何處來佛言善男子娑婆世界諸菩薩衆所散供養諸菩薩言世尊云何令我得見彼土娑婆世界佛言善男子汝等今當敬禮是光至心念持自當得見彼佛世界時彼菩薩如佛所言敬禮光明至心念持即得見此娑婆世界見已即起禮釋迦牟尼佛以諸香華遙供養之又見三千大千世界淨水澄滿猶如大海彼所散華至此世界大寶坊中當如來上變

成寶蓋時魔波旬白彼佛言世尊我當云何還彼世界佛言善男子若欲還者應當至心念於海慧時魔波旬至心念於海慧菩薩念已即得還此世界時舍利弗見魔波旬即作是言波旬汝得見彼佛世界不波旬言舍利弗我已見之及見彼土清淨菩薩所住之處舍利弗言汝於彼土作魔業不大德我至彼土至心勤求無上菩提何緣復得造作魔業若有至心求菩提時見魔業者是人則得勤修精進此界大衆見魔波旬還來至此六萬衆生十千魔衆同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如是言願我等輩所受身形如彼菩薩身形無異海慧菩薩言世尊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多有怨敵善哉世尊為護法故建立神通以神通力故是經當得久住於世佛言善男子我今所立善願神通為諸衆生種於善根爾時世尊告四天王汝等當知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書寫廣說如是等經汝等四王當深護助無為欲樂而作放逸吾今出世為衆放逸護正法故而說呪曰所謂三咩一九介切三摩三咩二沫嚬禰三婆羅跋坻四陀禰五陀耶跋坻六抜禰陀耶跋坻七阿婆散提八阿摩隸九毘摩隸十闍毘羅提十一迦羅提十二迦羅耶十三阿梨十四阿羅跋坻十五阿隸婆散根十六涅伽旦尼十七阿跋坻十八沫提十九摩呼沫提二十摩羅夷提二十一毘首提二十二毘首提跋坻二十三尼薩隸二十四莫䍐泥二十五善男子是名四天王呪若有法師受持是經當誦是呪誦已修慈緣念十方至心念於四天王等爾時四王當示其夢或自往護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我等四王聞是呪已即與眷屬至法師所擁護侍衛若是法師所須資生我當方便令其得之遠離病苦身受安樂爾時世尊告海慧菩薩善男子汝今至心聽帝釋呪所謂闍耶一闍耶末坻二阿跋坻三毘跋坻四摩拘隸五斯陁跋坻六輸泥七聻帝羯隸八檀提曇摩尼九多迦隸十叉耶叉耶目佉十一阿跋蔕那十二涅伽蔕那十三莎坻十四莎坻散提十五來憍尸迦阿修羅壞諸天則勝諸天勝故佛法增長憍尸迦欲受安樂當護正法善男子是名釋呪善男子若有法師欲說法時當先洗浴令身淨潔持妙香華正東而禮一心憶念十方諸佛慈心普及一切衆生然後乃昇師子法座誦如是呪而作是言憍尸迦來四天王來為諸大衆除却障礙消除煩惱爾時帝釋及四天王念法師故即便共來是故大衆樂聞說法善男子汝今復聽十方諸魔及眷屬呪所謂耆咩一耆摩跋坻二耆摩寤啼三阿浮隸四摩羅欵坻五耆崛隸六婆羅絺七迦由犂八坻祁跋坻九阿盧迦尼十比舍荼尼十一尼末坻十二阿跋

持十三匿匿隸十四伽羅薩尼十五憂目企十六耆寥坻十七波羅目企十八槃檀那涅伽黙坻十九耆摩嬔二十如是呪者力能繫縛一切論師一切魔衆是名佛印不可破壞魔眷屬怨善男子若有法師受持讀誦如是等呪昇師子座專念諸佛慈及衆生自於己身生醫師想於所說法生良藥想於聽法者生疾苦想於如來所生善友想於正法中生常恒想若能如是說正法時其處四邊各一由旬魔不能到時魔波旬白佛言世尊若佛弟子有能讀誦如是神呪其身清淨我當擁護不作魔業我以海慧神通力故捨於魔業隨有國土城邑村落說是法處我當化身親往聽受佛言善哉善哉波旬汝若能得如是心者則壞魔業亦當獲得如是等法善男子復當至心聽梵天呪所謂迷多伽隸一迦樓那伽隸二無經多伽隸三憂比叉伽隸四佛陁伽隸五曇摩伽隸六僧伽伽隸七蘇羯多毘闍耶八摩訶毘檀尼九毘獸提目企十尼波隸陁耶十一烏闍跋坻十二烏闍嚴禰十三棣檀尼十四曇摩波坻吒跋尼十五薩遮坻憂波跋坻十六毘獸坻十七莎析多憂波舍禰十八烏盧迦耶梵摩十九毘盧迦耶梵摩二十若欲具足受持如是梵天呪者當行梵行清淨持戒讀誦是呪請召梵天梵天汝來擁護如是大衆令其至心樂聽正法念於三寶轉正法輪

護持法城若有法師能調諸根王心淨護身口意等勤修戒忍精進多聞發菩提心修四無量昇於法座誦如是呪誦是呪已梵天王等與諸眷屬悉來集會是講法所爾時梵王白佛言世尊若有法師諸誦是呪我在初禪聞是呪已當捨定樂而往其所當施八法何等為八一者施念持所聞故二者施慧思惟深法故三者施解分別深義故四者施樂說無礙為壞疑心故五者施辯無礙為解一切衆生語故六者施無所畏為衆無勝故七者施法光明為不謬說故八者施其不謬授記世尊我等亦能廣宣是法善男子我涅槃後如是等天當護正法海慧菩薩言世尊如來正覺涅槃之後若有信者應以此法付囑其人令得久住爾時世尊眉間白毫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如來化身充滿其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足莊嚴歎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卉木莖節枝葉是諸化佛同作是言十方諸佛釋迦如來同願正法久住於世何以故雖有一切惡魔眷屬不能破壞如是等法大地可壞大海可燋須彌山王可碎如塵衆生諸心可合是一虛空可盡四大可轉諸佛誓願不可變易爾時世尊即告阿難汝當受持如是等經讀誦廣說海慧菩薩言世尊今此會中多有無量諸大菩薩如來何緣顧命阿難令受持之時諸大衆咸有疑心海慧阿難誰念心

多爾時世尊知衆會疑告太迦葉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數為多不甚多世尊迦葉假使如是無量衆生悉得人身常聞如來如來所說不可窮盡無有障礙善男子如天降雨無有障礙一切衆流歸集大海而是大海無增無減海慧菩薩所可受持十方佛法亦復如是迦葉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具足總持如阿難等欲比海慧所受持法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不及其一說是語時百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妙華香首上供養海慧菩薩爾時蓮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人能信順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供養恭敬如是經者得幾所福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滿三千大千界　七寶奉施十方佛　不如信順是經典　受持讀誦福多彼　四法所成諸功德　佛說無量無邊歎　發菩提心常法施　如法而住修習悲　佛說四法無邊量　智者聞已不怖畏　虛空之性衆生界　如來正智菩提心

說如是等法寶聚時十方所來諸菩薩等以妙香華種種妓樂供養於佛尊重讚歎作如是言世尊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是等經所得功德不可稱量十方諸佛說不能盡何以故世尊衆生若聞如是等經無有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是故此經名大寶聚爾時一切大衆人天一切聲聞及阿難等迦樓羅乾闥婆等及世間人聞經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十二

虛空藏菩薩所問品第六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遊如來行處妙寶莊嚴堂上。如來威神大功德莊嚴衆相具足。因於本行佛地。得報菩薩宮宅。稱無量讚如來神力之所建立。入無礙智行處。生勝喜悅。思念進智。分別巧說。衆德具足。來世所歎。世尊正覺。善轉法輪。善能調順無量衆生。於諸法中皆得自在。知諸衆生心所趣向。善能分別一切諸根彼岸。善斷結習。永盡無餘。所施佛事自然成辦。與大比丘衆六百萬人俱。其心調柔。結習已斷。皆是如來法王之子。行甚深法。善能解了無所有法。殊妙端正。威儀具足。是大福田。止住如來所教法中。復與大菩薩僧俱。度一切諸行。不捨菩薩所行。得無生忍。於諸衆生不捨大悲。過諸世間而順世法。勸化衆生。亦能善入如來行地。又復不離菩薩行地。其名曰首明菩薩摩訶薩。無礙眼菩薩。於一切法自在王菩薩。無礙行處菩薩。分別辦覺菩薩。淨無量網明燈王菩薩。不染行處菩薩。壞魔冤敵光明菩薩。如是等不可計阿僧祇。不可思。不可稱。不可量。無齊限不可說菩薩摩訶薩俱。爾時世尊。說諸菩薩出要之行。名無礙法門。莊嚴菩薩道。成就佛法。諸力無畏。得知諸法自在。入陀羅尼印門。入分別諸辯門。入大神通門。入說不退轉輪諸來平等門。入一相法界無分別門。入說隨衆生根所解差別門。入堅法分別壞諸魔界。善順思惟門。入斷諸結。及見無礙智慧門。入無等領方便智門。入諸佛等智門。入諸法無滯礙如實分別門。入無變異平等法門。入甚深十二因緣門。入功德智慧莊嚴佛身口意堅固思進念慧無盡門。入四聖諦門。為調伏聲聞故。入遠離身心行門。為調伏辟支佛故。入授一切智記門。為調伏菩薩故。入諸法自在門。為顯佛功德故。所謂開示解說顯現令解。教諸施設次序門張。分別令易隨順正說。爾時世尊。如是善分別大法方便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諸色像若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王。及諸黑山四天下。及閻浮提聚落城邑舍宅。大海江河。衆源陂池。藥草樹木。及諸叢林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宮殿。地神宮殿。虛空中諸神宮殿。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及梵天宮殿。上至阿迦膩吒天宮殿。一切大地。及欲界色身衆生悉皆隱蔽眼所不見。喻如劫盡大災起後大地燋盡。大水未出。當

爾之時。乃無一色與眼作對。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亦復如是。亦無少色。是欲色界所攝。唯除妙寶莊嚴堂中所見色像。爾時於妙寶莊嚴堂上虛空中無所依著。自然而有無量百千那由他寶臺。微妙莊嚴。世所樂見。喻如大妙莊嚴世界。一寶莊嚴佛土。菩薩所住寶臺。此諸寶臺亦復如是。見諸大衆坐寶臺中。於妙寶莊嚴堂內。自然踊出淨妙真金師子之座。高十千由旬。此師子座。出妙淨光明。普照此三千大千世界。映諸菩薩光明。令不明顯。爾時大衆。歡喜踊躍。心情悅豫。歎未曾有。合掌向佛。作如是言。今者如來必說大法。現此瑞應。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從寶臺起。更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有如是等。生勝喜悅。現大神變。世尊。此諸大衆。皆生疑惑。願如來說。何因何緣。現此未曾有事。爾時佛告舍利弗。東方去此過八佛世界。微塵數等佛土。有世界名大莊嚴。彼國有佛。號一寶莊嚴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以何因緣世界名大莊嚴。若廣說彼世界莊嚴事者。一劫不盡。是故彼土名大莊嚴。何因緣故。彼佛名為一寶莊嚴。舍利弗。彼如來因一寶說法。所謂無上大乘之寶。是故彼佛名一寶莊嚴。彼佛與諸菩薩衆。各昇師子座。踊在空中。高八十億多羅樹。為諸菩薩。說虛空印法門。何謂虛空印法門。如一切法以虛空為門。無住處故。一切法無住處門。無形相故。一切法無形相門。過諸行處故。一切法無行處門。內外淨故。一切法淨門。性無染故。一切法無染門。自性寂靜故。一切法寂靜門。心意識本無故。一切法本無門。離物非物故。一切法無物門。無教相故。一切法無教門。無形段故。一切法無形段門。離因緣境界故。一切法無因緣境界門。寂滅相故。一切法寂滅門。離二相故。一切法無二門。捨別異故。一切法無別異門。入一相故。一切法一相門。自相淨故。一切法自相淨門。過三世故。一切法過三世門。不離平等故。一切法不離平等門。幻化相非相故。一切法幻化相門。體不實故。一切法無體門。無作相故。一切法無作門。身心遠離故。一切法遠離門。離相無相故。一切法無相門。不動故。一切法不動相門。無依處故。一切法無依處門。住無際故。一切法無際門。無樔窟故。一切法無樔窟門。無我無我所故。一切法無我無戲斷門。無主故。一切法無主門。性無我故。一切法無我門。內清淨故。舍利弗。彼一寶莊嚴如來。為諸菩薩。廣說如是虛空印法門。彼如來說是法時。無量阿僧祇諸菩薩。解知諸法性與虛空等。於諸法中得無生忍。舍利弗。彼大莊嚴剎土。一寶莊嚴佛所。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虛空藏。以大莊嚴而自莊

嚴於諸不可思議願最為殊勝得一切功德中之威德無礙知見不可思議菩薩功德以自莊嚴以諸相好莊嚴其身以善說法隨所應度莊嚴其口不退於定莊嚴其心以諸總持莊嚴其念入諸微細法莊嚴其意順觀法性莊嚴於進以堅固誓莊嚴淨至以必成辦莊嚴所作以從一地至一地莊嚴畢竟捨諸所有莊嚴於施以淨心善語莊嚴於戒於諸衆生心無有礙莊嚴忍辱衆事備足莊嚴精進入定游戲神通莊嚴於禪善知煩惱習莊嚴般若為救護衆生莊嚴於慈住不捨衆生莊嚴於悲心無猶豫莊嚴於喜離於憎愛莊嚴於捨游戲諸定莊嚴神通得無盡寶手莊嚴功德分別諸衆生心行莊嚴於智教衆生善法莊嚴於覺得慧明淨莊嚴慧明得義法辭應莊嚴諸辯壞魔外道莊嚴諸無畏得佛無量功德而自莊嚴常以諸毛孔說法莊嚴於法見諸佛法明莊嚴自明能照諸佛國莊嚴光明說不錯謬莊嚴所說神通隨所樂說莊嚴教授神通到四神足彼岸莊嚴變化神通入佛密處莊嚴諸如來神通自悟正智莊嚴法自在如說而行無能壞者莊嚴一切善法堅固彼虛空藏菩薩成就如是等無量功德與十二億菩薩摩訶薩俱發意欲來詣此娑婆世界見我禮拜供養恭敬圍遶亦為此大普集經分別少法門分說又為此十方諸來會菩薩生大

法明故又為增益開大乘法故又為受持如來法故又為無量衆生善根出生故又為以善法調伏諸魔外道故又為示現菩薩師子游戲神通故彼虛空藏菩薩欲來至此是其瑞應爾時世尊說此事已即時虛空藏菩薩與十二億菩薩摩訶薩恭敬圍遶詣一寶莊嚴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欲詣娑婆世界見釋迦牟尼佛禮拜供養彼佛報言欲往隨意宜知是時即頂禮一寶莊嚴如來足下已右遶七帀承佛游戲無作神足於彼大莊嚴國土忽然不現以一念頃與諸菩薩衆俱來至此娑婆世界寶莊嚴堂妙寶臺上爾時虛空藏菩薩雨妙華香供養世尊及此大普集經所謂曼陁羅華摩訶曼陁羅華波梨質多羅華摩訶波梨質多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盧遮那華摩訶盧遮那華水陸諸華大如車輪百葉千葉百千萬葉皆出光明香氣普熏妙香適意開敷鮮淨雜色光耀眼所樂見稱如是等種種無量妙華滿妙寶堂中高一多羅樹作諸天樂其音皆出無量百千法門之聲與檀波羅蜜相應聲尸羅羼提毗梨耶禪那般若波羅蜜相應聲與四無量相應聲與四攝法相應聲與助道法相應聲與三脫門相應聲與四聖諦相應聲與十二因緣相應聲爾時虛空藏菩薩供養世尊頂禮佛足遶七帀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彼一寶莊嚴如來應供正

遍知致問無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彼一寶莊嚴如來又言有十二億菩薩與虛空藏菩薩俱往至彼娑婆世界願世尊說如是如是法使諸菩薩得自然智亦使成就大法光明已還來至此所以者何以世尊昔來已曾化此善男子等發菩提心爾時虛空藏菩薩當世尊頂上化作大寶蓋廣十千由旬以青琉璃為軒真珊瑚寶為子以琉璃及閻浮檀金為斗番雜妙真珠綖網瓔珞寶鈴和鳴其蓋光明普照十方與諸妙華互相綺鏡爾時虛空藏菩薩於如來不思議功德深生敬重合掌向佛以偈讚曰法義智慧最勝尊本淨無垢無所著喻如虛空無染汙我禮不動聖足下行無與等無涯底現法嚴身最殊勝佛真法身如虛空普生大悲而濟度人中師子能示現百福莊嚴世尊身斷諸言語無音響離諸言說無戲論離知如是而現說無性衆生令悅豫諸心非心得此心能知非心幻化性善知衆生心行性而能不住彼我心示現威儀濟衆故善逝身無作不作佛知衆生隨所樂即能示現如是形世尊於法不計我不生憶想著於法能知以何法受教而隨所悟應時說大衆渴仰贍世尊世所希有最無比世尊無心於示現然能令諸大衆悅此等諸法從緣生虛無寂寞非真實世尊善知如是法得至清涼泥洹道去離二邊不著中知虛非真無

自性此等諸法無作者善說業報非斷常法無衆生命及人寂靜無名如虛空如實分別無衆生而安多衆生甘露昔行多劫不思議求進勢力勝菩提所為妙行今已成至無至義覺無餘一切諸法上中下悉知平等常無異智者所知知不著是故世尊定不亂陰入諸界如幻化三界皆如水中月衆生虛偽性如夢以智分別說是法世人假稱名得道實無有得無得相如道無得輪無轉如轉無轉無度者故能度衆於四流自度度彼繫顛倒善能安慰苦惱者自滅滅彼至無為衆生無生無涅槃衆生本淨不可得道及衆生猶如幻自覺此際覺多衆如虛空中不見色一切群生色亦爾諸法離色及色相能知此色則得離以諸妙喻讚歎佛執見而讚是其毀佛德如空無差別無所限量是讚佛故禮淨尊淨他者無緣無心入微心如佛功德世尊知如佛功德我今禮能知衆生無我者知諸法際離欲者見法身者則見佛即為供養十方佛　虛空藏菩薩說此偈已即時妙寶莊嚴堂及虛空中諸寶臺六種震動一切大衆心淨悅豫踊躍歡喜歎未曾有皆言虛空藏菩薩善能說此妙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行此法者乃至夢中不見有法以漸皆當得師子吼如虛空藏菩薩爾時虛空藏菩薩以如斯妙偈讚如來已白佛言世尊欲少所問唯願聽許若聽問

者爾乃欲問所以者何世尊有無量知見能知衆生諸根有淳熟未淳熟者世尊明達去諸闇冥故世尊了義善說分別諸句義故世尊知時不過限故世尊所説不謬如説不錯故世尊知時隨諸衆生行説法故世尊善遊戲通達諸神足故世尊善觀體衆生心行故世尊最無衆於諸法中得自在故世尊自悟覺了諸法故世尊正御邪趣衆生教令入正故世尊是大醫王能令無始世界衆生諸病永斷故世尊大力成就十力故世尊無畏成就四無畏故世尊無勝成就十八不共法故世尊大慈行救一切衆生心無礙故世尊大悲行知見無我拔一切衆生苦故世尊大喜行禪定解脫三昧到彼岸故世尊大捨行斷一切憎愛心如虛空故世尊得平等覺了諸佛法無礙故世尊無憎愛心畢竟清淨毀譽不動故世尊無悕望智慧滿足於利養讚嘆無欲求故世尊一切知見一切佛行處到彼岸故我知見世尊有如是等無量無邊功德成就是故我欲於法門中少有所問虛空藏菩薩作是語已爾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我當聽汝問隨汝欲問恣汝所問吾當隨汝所問悅可爾心爾時功德光明王菩薩問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汝為誰故欲問如來即時虛空藏菩薩以偈報功德光明王菩薩言　一切等心諸衆生平等能至彼岸者遊戲無垢悲心中我為是等問世尊能到正見無垢穢已無猶豫斷彼疑自得了達利衆生我為是等問世尊知我無我無與等為衆發心不著衆能脫衆生計我見我為是等問世尊能護威儀順所行其心清淨如虛空堅固不動如須彌我為是等問世尊進心無涯慧無等勇健能害煩惱怨已結已斷斷彼結我為是等問世尊樂施威儀調伏心常住閑靜戒忍力禪定諸通勝慧明我為是等問世尊樂空無相無願法而現受形處生死無生無終達寸露我為是等問世尊知見甚深無涯際聲聞緣覺所不及而知一切衆生行我為是等問世尊善能了達樂正行於法非法繫已斷常處正定心不亂我為是等問世尊不斷佛種諸賢士能護正法及與僧名聞三世諸佛讚我為是等問世尊　爾時虛空藏菩薩以此妙偈荅功德光明王菩薩已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云何行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云何行功德與虛空等云何行智與虛空等云何菩薩不離如如如來所許念佛念法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云何菩薩修行諸法平等如泥洹云何菩薩善分別行相云何菩薩持諸佛法寶藏隨如來所覺法相性如實知諸法相性已不取不捨云何菩薩分別衆生從始已來清淨而教化衆生云何菩薩善順

發行成就佛法云何菩薩不退諸通於諸佛法悉得自在云何菩薩入甚深法門諸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入云何菩薩於十二因緣善得勝智方便離二邊諸見云何菩薩為如來印所印如如不分別智方便云何菩薩入法界性門見一切法平等性云何菩薩淨至堅固猶如金剛於此大乘心住不動云何菩薩自淨其界如諸佛界云何菩薩得陀羅尼終不失念云何菩薩得無障礙如來加持辯云何菩薩得自在示現受生死云何菩薩破諸怨敵去離四魔云何菩薩利益衆生莊嚴功德云何菩薩世無佛時能作佛事云何菩薩得海印三昧善能得知衆生心行云何菩薩能得知諸塵界無礙云何菩薩威儀行成就離諸闇冥得勝光明於諸法中得自然智速得成就一切智行爾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能分別問於如來如斯妙義如汝已曾供養過去無量諸佛種諸善根心行平等喻如虛空禮敬諸佛至慧明處發勤精進欲度一切諸佛妙法不捨一切衆生度大慈悲彼岸及過諸魔行不離世法以虛空同量之心成就此無上大乘妙法虛空藏汝之功德無有邊際難可校量汝已曾於過去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問如此事自亦能說虛空藏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所問諸菩薩事復過於此能得無上大乘如來自然智一切種智虛空藏菩薩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虛空藏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為四善男子若菩薩於一切處無障礙不分別行檀波羅蜜以我淨故於施亦淨以施淨故於願亦淨以願淨故於菩提亦淨以菩提淨故於一切法亦淨善男子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檀波羅蜜何等為八離我能施離為我施離愛結施離無明見施離彼我菩提相施離種種想施離希望報施離慳嫉施其心平等如虛空等施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檀波羅蜜離此八法是為淨施喻如虛空無所不至菩薩慧心行施亦復如是喻如虛空非色亘見菩薩所行諸施不依於色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受苦樂菩薩所行諸施離一切受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想結菩薩所行諸施離諸想結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是無為相菩薩所行諸施無為無作亦復如是喻如虛空虛假無相菩薩所行諸施不依識想亦復如是喻如虛空增益一切衆生菩薩所行施諸利益衆生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可窮盡菩薩所行諸施於生死中無有窮盡亦復如是善男子喻如化人給施化人無有分別無所戲論不求果報菩薩亦復如是如化人相去離二邊而行諸施不分別戲論希望果報善男子菩薩以

智慧捨一切結使以方便智不捨一切衆生是爲菩薩行禪波羅蜜與虛
空等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燈手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
白佛言世尊何等菩薩能行如是禪波羅蜜佛言善男子菩薩若過諸世
間得出世間法非色無體無行知見清淨非闇非明離一切諸相至無相
智際成就無盡忍近如來知見已紹菩薩決定界於已得受記爲不退轉
印所印已得灌頂正位已行善行知衆生行相至一切處亦無所至如是
菩薩能行是禪波羅蜜說此法時萬八千菩薩見諸法性猶如虛空得無
生法忍佛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尸羅波羅蜜與虛
空等何謂爲四善男子菩薩知身如鏡中像知聲如響知心如幻知諸法
性猶如虛空是爲菩薩成就四法行尸羅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
成就八法能護淨戒何等爲八善男子諸菩薩不忘菩提心能護於戒不
求聲聞辟支佛地能護於戒持戒不限於戒能護於戒不恃諸戒能護於
戒不捨本願能護於戒不依一切生處能護於戒成就大願能護於戒善
攝諸根爲滅煩惱能護於戒是爲菩薩成就八法能護淨戒善男子喻如
虛空離諸希望菩薩以無求心能護於戒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清淨菩薩
持戒清淨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垢汙菩薩持戒無垢亦復如是喻如

虛空無有熱惱菩薩持戒無惱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高下菩薩持戒
無高無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巢窟菩薩持戒而無所依亦復如是
喻如虛空無生無滅畢竟無變菩薩持戒無生無滅畢竟無變亦復如是
喻如虛空悉能容受一切衆生菩薩持戒普能運載亦復如是爲利益衆
生能護正戒善男子如水中月無持戒破戒菩薩亦復如是了知一切諸
法猶如月影無持戒破戒是爲菩薩行尸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
成就四法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爲四善男子若菩薩他罵不報
以分別無我想故他打不報以無彼想故他瞋不報以離有想故他恣不
報以去離二見故是謂菩薩成就四法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
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羼提波羅蜜何等爲八善男子菩薩善淨內純至修
羼提波羅蜜善淨外不希望修羼提波羅蜜於上中下畢竟無障礙修羼
提波羅蜜隨順法性無所染著修羼提波羅蜜離一切諸見應空修羼提
波羅蜜斷一切諸覺應無相修羼提波羅蜜捨一切諸願應無願修羼提
波羅蜜除一切諸行應無行修羼提波羅蜜是謂菩薩摩訶薩成就八法
能淨羼提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憎無愛菩薩修羼提波羅蜜無憎
無愛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變易菩薩畢竟心無變易修羼提波羅蜜

亦復如是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有虧損菩薩畢竟修羼提波羅蜜心無虧
損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生無起菩薩修羼提波羅蜜心無生起亦復如
是喻如虛空無有戲論菩薩修羼提波羅蜜心無戲論亦復如是喻如虛
空不望恩報菩薩修羼提波羅蜜於一切衆生不望果報亦復如是喻如
虛空無漏無繫菩薩修羼提波羅蜜離一切漏不繫三界亦復如是善男
子菩薩行羼提波羅蜜時不作是念彼來罵我我能忍受亦不見罵者受
罵者及所罵法不作是觀不作是戲論言彼空我亦空亦不作是思惟音
聲如響何由而出亦復不作是觀我是彼非人復不作是見彼無常我亦
無常亦復不作是念彼愚我智亦不作是想我等應行忍辱善男子譬如
有人求娑羅枝爲娑羅枝故賫持利斧入娑羅林中至一大樹下斫其一
枝餘枝不作是念彼已被斫不斫我等其被斫者亦不作是念我已被斫
餘者不斫二俱相於不生憎愛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羼提波羅蜜時觀
知一切法性如草木牆壁瓦石等而示現割截身體爲教化衆故無憎無
愛無憶想分別善男子是爲菩薩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
菩薩摩訶薩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四法行毘梨
耶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爲四善男子若菩薩勤求一切善法而知一切

法自性不成就以一切最勝供具給侍供養諸佛世尊然不見如來及所
供侍之法能受持一切諸佛所說妙法亦不見文字而可受持亦能成就
無量衆生見衆生性即是泥洹畢竟無生無起善男子是爲菩薩成就四
法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毘梨耶波
羅蜜何等爲八善男子菩薩爲淨身故發勤精進知身如影不著於身爲
淨口故發勤精進知口聲如響不著於口爲淨意故發勤精進知意如幻
無所分別不著於意爲具足諸波羅蜜故發勤精進知諸法無自性因緣
所攝不可戲論爲得助菩提分法故發勤精進覺了一切法真實性故無
所礙著爲淨一切佛土故發勤精進知諸國土如虛空故不恃所淨爲得
一切陀羅尼故發勤精進知一切法無念無非念故不作二相爲成就一
切佛法故發勤精進知諸法入一相平等故而不壞法性善男子是爲菩
薩成就八法能淨毘梨耶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有疲倦菩薩於無
量劫發勤精進無有疲厭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悉能容受一切諸色然此
虛空無有覆障菩薩爲容受一切衆生發勤精進平等無礙亦復如是喻
如虛空能生一切藥草叢林然此虛空無有住處菩薩爲增益一切衆生
諸善根故　發勤精進無所依著無有住處亦復如是喻如虛空至一切處

然無有去菩薩發勤精進為生一切法故而無至無不至亦復如是喻如
虛空非色而於中見種種色菩薩為一乘故發勤精進而為成就彼至故
示諸衆差別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本性清淨不為客塵所汙菩薩發勤精
進本性清淨為衆生故現受生死不為塵累所染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
是常法無有無常菩薩究竟為不斷三寶故發勤精進亦復如是喻如虛
空無始無終不取不捨菩薩發勤精進無始無終不取不捨亦復如是善
男子精進有二種始發精進終成精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
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唯所集善根見是平等所見平等亦
非平等善男子喻如工匠刻作木人身相備具所作事業皆能成辦於作
不作不生二想菩薩為成就莊嚴本願故發勤精進修一切業於作不作
不生二想去離二邊亦復如是善男子是為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
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
就四法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男子若菩薩身其內心亦不
見內心違緣外界諸心亦不見外心行處以己心平等故知一切衆生心
平等亦不依二法心及平等思惟法界定性無掛無亂知一切法性無有
戲論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

法能淨禪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若菩薩不依諸際修禪不依諸界修
禪不依諸入修禪不依三界修禪不依現世修禪不依後世修禪不依道
修禪不依果修禪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禪波羅蜜喻如虛空無所依
著菩薩修禪無所依止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所受戀菩薩修禪離諸染
著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著諸見菩薩修禪捨離諸見亦復如是喻如虛
空無有諸慢菩薩修禪離諸憍慢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究竟無滅菩薩修
禪善入法性究竟不退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可破壞菩薩修禪不壞本
際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變易菩薩修禪不變如如亦復如是喻如虛
空非心離心菩薩修禪離心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以平等心修禪
非不平等心云何心平等若心不高不下無求無非求無作無非作無分
別無非分別無行無非行無取無捨無闇無明無知無念無非知無非念
不一不異非二非不二無動無不動無去無不去無修無非修心不緣於
一切境界是謂平等心以菩薩心平等故不取色去離眼色二法而修
於禪以心平等故不取聲香味觸法去離意等二法而修於禪善男子喻
如虛空火災起時不能焚燒水災起時不為所漂菩薩不為諸煩惱火之
所焚燒不為諸禪解脫三昧所漂受生自無定亂亂心衆生能令得定自

得已淨不捨精進與平等等示現差別而不見平等及不平等之相善能
通觀智慧真性其心不為愛見所覆於諸行中行無所著與虛空等善男
子是為菩薩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與
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四法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
男子若菩薩以我淨故知衆生亦淨以智淨故知識亦淨以義淨故知文
字亦淨以法界淨故知一切法亦淨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般若波羅蜜
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八法能淨般若波羅蜜何等為八
善男子若菩薩精勤欲斷一切不善法而不著斷見精勤欲生一切善法
而不著常見知一切有為法皆從緣生而不動於無生法忍善分別說一
切字句而常平等無有言說善能辦一切有為無常苦法於無我法界寂
靜不動能善分別諸所作業而知一切法無業無報善能分別垢法淨法
而知一切法性常淨善能籌量三世諸法而知諸法無去來今是為菩薩
成就八法能淨般若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非行無行菩薩行般若離
一切行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能破壞菩薩行般若一切諸魔無能壞者
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常寂靜菩薩行般若覺見寂靜亦復如是喻如虛
空性常無我菩薩行般若了知無我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非衆生菩薩

行般若離一切衆生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無有命菩薩行般若離一
切命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無有人菩薩行般若離一切人見亦復如
是喻如虛空非物非非物不可名字菩薩行般若離物非物見亦復如是
善男子般若是寂靜句義無微覺故是不作句義自相淨故是無變句義
無得相故是真實句義不發動故是不誑句義無有異故是了達句義入
一相故是通明句義斷習氣故是滿足句義無欲求故是通達句義能正
見故是第一句義無所得故是平等句義無高無下故是牢固句義不可
壞故是不動句義無所依故是金剛句義不可摧故是已度句義所作辦
故是真淨句義本性淨故是無闇句義不待明故是無二句義不積聚故
是盡句義究竟盡相故是無盡句義無為相故是無為句義離生滅故是
虛空句義無障礙故是無所有句義其清淨故是無處句義無行跡故是
無巢窟句義無所倚故是智句義無識別故是無降伏句義無群匹故是
無體句義不受形故是知見句義知苦不生故是斷句義知集無和合故
是滅句義究竟無生故是道句義無二覺故是覺句義覺平等故是法句
義究竟不變故善男子此般若不從他得自證知見如性行故知一切文
字句義其猶如響於語言音隨應而報其辯不斷亦不執著文字言說苦

薩摩訶薩如是能於一切言說中善能報荅如諸音聲言說如響解不可
得故不生執著亦不戲論善男子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爾
時世尊欲重明此義而說偈言離著而行施普及遍衆生終已無礙心亦
不生分別我淨故施淨施淨故願淨願淨菩提淨道淨一切淨無我我所
想離受及諸見捨除彼我想施心如虛空去離諸想施無有望報心捨嫉
妬心結施心如虛空空非色無倚無受想分別亦無行及識施時心亦然
如空益一切始終無窮盡解法施無盡利益一切衆如化人相施不望所
施報慧者施亦爾終不望其報以慧斷結習方便不捨衆不見結及衆如
是施如空如身如鏡像如聲猶如響如心如幻化法性如虛空不捨勝菩
提不求於二乘於過去諸佛常欲慎護戒不捨本願故能於諸趣中善成
就本願攝意護淨戒如空無希望無熱惱高下無濁無變易淨戒者亦爾
如空受一切水月不持戒護戒者如是淨戒如虛空罵打瞋恚事忍力故
不瞋無我及彼見以去離二想內純至善淨外行亦清淨純至故無瞋恨
如法能忍離諸見忍空捨覺而離想無願無希望捨諸行所取無變如虛
空不戲不懷悵無戲不求報無漏忍者爾無忍無罵者彼人眷如響非是
及無常無如是戲論彼忍及我智無生而示生亦無是分別是修無生忍

如斫娑羅枝餘枝不分別斷身無分別此忍淨如空勤修無所依供佛無
佛想持法不著文度衆無衆想淨身淨法身淨口無言說淨心無意行具
諸波羅蜜具助菩提法淨土如虛空成就辯總持求如是佛法如空度無
倦故能生叢林遍至無形色精進亦如空常淨如虛空無始亦無終人精
進亦爾無始無終成如撒開木人所作無分別行者無二想其進如虛空
如止住內心攝外覺界心自心彼心等依止無心禪諸法性常空以無漏
智知不依陰界入亦不依三界不依於三世不依界道果如空常無依修
禪者亦爾空無愛見慢修禪者亦爾空無退壞變修禪者亦爾平等寂解
脫智者不緣界無結無禪等是故禪如空我淨衆生淨智淨識亦淨義淨
文字淨法淨界亦淨斷不善及習大士集諸善如有為緣生無生不著滅
善分別文字說無常苦法示現受業報言有垢及淨如法性常淨而籌量
三世空無行非行慧無行亦爾如空無能壞無我人壽者非物非無物拔
斷二邊見知句似不柔不變真實句滿足通達句達義慧等句等不動牢
句金剛度淨句明盡無盡句無為虛空句處巢識別句降伏體智句斷集
滅道句法覺智慧句如響隨聲應無
盡辯亦爾說法無所依此慧淨如空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陸萬春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九　十合

劄　啓劄雲錦素慶賀三

啓劄雲錦素仕宦慶賀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生調元化。鎮撫華夷。上契
天心。下慰人望。
鈞候動止萬福。某跽遲
袞繡。荐易星霜。岱岳高明。辰昏
瞻仰。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參決政事。翼佐元良。惟
時介休。興國無極。
鈞候動止萬福。某睽間
符采。歷日彌長。倚慕聲華。寸心引
注。

賀丞相

某茲者共遇渙號。珮宸書。登槐
位。新朝廷之儀表。爲邦國之棟
梁。先左右厥辟宅師。丕聳具瞻
之望。惟圖任舊人共政。允符爰
立之期。矧外裔休。民物生意。

賀參政

肅奉宸綸。參秉國柄。共政叶股
肱之寄。運籌資心腹之謀。忠叶
弼諧。贊一日萬幾之細務。職稱宥
密。總三軍五兵之大權。行正台
偕。坐持魁柄。

賀僉書

榮陞端殿。僉贊宥庭。宗右府
以登賢。拱北辰而經武。典夙
夜宥密之命。允屬宰工。及國
家閑暇之時。預嚴戎事。峙正
上公之位。進司台宿之杓。

某邈膺賓贊。阻拜下風。謹勒短箋。
上承鈞覽。不勝悝懽。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樞使

某茲者共遇臨軒。懸丹策。冠位
紫垣。班密近於上台。權實專
於右府。惟恢決勝千里運籌
有賴於子房。文武爲憲萬邦
受祉。執先於吉甫。精神折衝
宮府如一。

賀知院

誕敷龍綍。登冠鴻樞。合文武
以兼資。佩安危而注意。求懿
德而肆時夏。方永保於秦弓
惟吉士以相我家。乃獨登於
院事。即調元化。以慰民心。

賀同知

顯膺宸綍。光剗元樞。肆籌體
國之勳。晉貳奉兵之柄。股肱
在忠力。少弭夙夜宥密之勤。
道德成安強。旋收乾清坤夷
之效。行司鼎軸。坐鎮華夷。

某敬修稟目。訓候記曹。借祀
尊威。伏深戰慄。仰祈　鈞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羽儀道山。彌綸省闥。
台候起居萬福。某遲侍　袞舄。
屢易星躔。仰尊勤拳。寸忱傾注。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冠冕禁林。德業光大。
台候起居萬福。某不奉函丈。久歷
月琯。山斗傾慕。晨夕彌勤。

賀宰執

某茲者伏遇寵冠郎曹。職參
揆路。最中臺之綱紀。禪上袞
之經綸。議論宏深。國論尤資
於審訂。智謀高遠。政謀有賴
於恢張。暫煩董正之功。行拜
寵光之命。

賀樞屬

某茲者恭遇宸陞演綸。樞庭
東屬。佐上府甲兵之問。總宣
頭綱要之煩。職典適歷。爲廟
家之高選。地居周密。亦職事
之預聞。精神固可折衝。獻納
即膺持橐。

賀臺官

鳳閣演綸。烏臺就簡。敢言吐
氣。正色立朝。風采素高。辯官
府元條之邪正。威稜遠振。措
邦基國勢於安強。少爲肅物
之風霜。即展濟時之霖雨。

賀諫官

渙恩宸扆。晉長言責。矛立栽
冠。鶚飛諫紙。風生白筆。振朝
綱於更化之餘。日奏皂囊。納
君德於無過之地。始晝蔵規
而入獻。即膺鈞軸之攸司。

賀翰苑

拜恩中禁。正位北門。秉歸院
之金蓮。吟翻階之紅藥。形容
王度。神化麗乎丹青。粉澤典
章。盛美充乎天地。是亦爲餞
途之任。行即膺秉國之鈞。

賀尚書

祗奉贊書。峻躋常伯。冠從途
而絕鄰宰。鉉以平躋。喉舌所
司。觀象暫符於北斗。股肱是
寄。占祥即驗於中台。姑聯八
座之班。即懋三階之選。

某敬憑箋史。少寄　賀忱。瀆
尊爲事。尚祈
原貸。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後省

楓宸錫命。鑾省代言。持紫橐
以朝昕。入青瑣而拜夕。侍玉
皇之香案。誤願清華。紬金匱
之圖書。有光論撰。願奉玉音
而摛藻。即專金鼎以調元。

賀侍郎

大昕疏寵。小宰陞班。爲政事
之本原。作朝廷之羽翼。禮樂
自天子出。正資獻納之嘉猷。
籩豆則有司存。尤賴德特之
宏才。顧從禁路。即東國鈞。

某敢布柔緘。少伸
賀典。帥越有咎。仰弓
矜容。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玉立駕行賢望僤卓
台候興居萬福某遜遣
台範屢易星躔道德傾心昕昏在念

賀郎官

某茲者恭遇渙號跳恩望朗廊寵上有同於列宿名書禽於亨衢攄華軒實朝廷之清選典樹省闥為廊廟之真才何勞為出峯之宜佇進以侍郎之值

賀常卿

渙恩宸扆握典秩宗班聯九棘之尊服修七旒之飾秉介圭而覲帝所方受宜室之釐司綿蕝以為卿位爰任曲臺之長望風胥慶即日來休

賀理卿

跳榮楓陛晉長棘庭戴榮踐於九卿憲實司於三尺獄者係生民之命允賴持平刑焉盡君子之心正資審克暫就圜扉艷草行慶面披判花

賀時卿

寵貳列卿光司外府掌九賦受藏之地為四時出納之司貨若泉流謹泛沙之耗用帑如山積公天地之珍儲暫勞內帑之司即預中臺之選

某亟叛泓頴敬染柔毫少效
賀忱伏冀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譽望隆重隱顯扶持
台候興居萬福某伏自判違
台表不覺幾換歲星第深
瞻仰

賀秘省

某茲者伏遇寵壁秘府仕歷要途給札玉堂陳天下久安之策藏珍石室觀人間未見之書照夜青藜此日作群英之領袖清風黃閣異時展大用之經綸

賀宗卿

鳳掖演綸麟宗率屬階六聯之華選換九列之清班邦族攸司寔賴親賢之重宗盟是主允資耆壽之尊既擢為磐石之師宜佇俟鈞衡之選

賀農卿

恩綸跳寵農扈墜華遙躋列棘之班君自握蘭之直九年之蓄必有掌兵民遷食之司一歲所入幾何對錢穀內史之問用裨國計佇進朝班

賀學官

親膺顯命光奉承均作吾道之棟梁為國人之矜式橋門冠帶道仰慕於尊嚴璧水衣儀善允資於教育自此作群儒之倡行而為帝者之師

某謹紡管翰傾叙
賀忱陪略有誅尚祈
原貸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業詎功崇天求人賢
台候興止萬福某睽違
英塵屢易歲華
山斗瞻依朝夕勤切

賀經筵官

某茲者恭遇恩渙綸閣道尊經幄承咨訪討論之益於從容閒暇之時聖學緝熙光明允顯見聞之益經道簡嚴易直式資論責之功允畫箴規郎膺擢用

賀東宮官

光膺帝命贊奉春之位遍正於東宮教育明於南國太子正而天下定允資翊衛之賢有德進而朝廷尊增重元良之貳人茲仰望佇矣登庸

賀將作監

顯拜寵恩擢升難監俾煕縡於庶績膺掌領於百工分土木之技能爰咨董正勤梓材之削斲式謹繕修暫從踐政於奐輪佇見王朝之柱石

賀受六院

九重錫命六院躋榮內傳告成之獻外領凡兵之寄班高事簡司路藏於畿門年除歲近掌綠綸於內禁當屈長才而為用行觀法從以超升

某敬憑墨卿肅馳介中閱箋史以
賀頌祈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帝眷忠嘉寵命優渥
台候興止萬福某一問
台符幾更月晦
杓明岳峻夢想神馳

賀史館官

某茲者伏遇躋瀛帝扆躋榮史局歷刪修之清選居檢討之要官書法森嚴國典惟公於潤色文詞雅正帝瓚式賴於裁成鏞張績紀實功業彰擢尊峯稱

賀王府官

忻覩選重宗邸得師士林風重於典刑帝冑發親於模範金枝賴秀允資論教之功玉歷從容克稱親尊之任所賴作成宗裔更觀侍讀經筵

賀軍都監

蹤遲宸廷擢綱軍監俾掌司於器械明閑暇之政刑萬人誓眷辟力典司必謹九石弓三屬甲制度惟精少資修兵政之能即聽顯相材之用

賀交四對

明綸跳寵內轄躋榮某熟製鎮之珍提領離珠之府百貨聚日中之市所賴總司一賢制天下之財允符遴選暫假大才經畫行膺顯用登庸

某謹脩尺楮申
賀上瀆
中消仰冀　高明特賜
垂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緐吁瑞節輝煌列城項額。
台候神相萬福。某遡速
旌麾。倏更歲曆。
山斗在望。朝夕不忘。

賀受督府

某茲者伏遇晉專國寄。併董戎韜。震萬里而揚聲。塡百蠻而號鬼。運籌決惟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有刋兵權之總。行觀相揆之登。

賀受宣撫

宣威玉帳。寵位二樞。慰兩河塗炭之民。董數路飛輓之旅。機庭經武。風動森雨之恩。遂閫宣威。坐震靈山之重。即路車而遣進。宜衮繡以促還。

賀受發運

蹕寵楓宸。餉軍輸塞。千里命汎舟之役。一陶均畝賦之恩。民自樂輸。尉無勞於捜粟。士皆宿飽。適何有於荒巾。暫爲給饋之勞。行見超迁之峻。

賀受留守

光膺明綍。出守留都。顯草木之威名。增金湯之形勢。瑤幢紅旆。總江淮表裏之權。紫蓋黃旗。擁吳楚東南之會。允賴石城之險。即還鼎鉉之司。

某謹遞泓函徹聲　賀屏。上瀆
崇嚴。竽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緐吁制閫崇嚴。威惠孚暢。
台候神相萬福。某拜違
旌鷁。屢轉斗杓。
岱岳尊高。惟切敬仰。

賀受制置

某茲者伏遇鎭臨荊楚。督護蕭相。授制閫以崇嚴。塡外臺而登肅。允華使節。已聳動於臣民。鎭重元戎。壯蕃宣於軍國。膚上關中之計。即諧道右之迎。

賀受總領

承詔胼庭。峙粻天塹。內總太農之政。外司中壘之權。操天下之贏貲。特其寄徑。節邦中之財用。正爾問津。小煩足兵食之覬。佇告嘉謀猷之益。

賀受京尹

恩奉綠綸。榮司輦轂。振劇迁之威重。攉天府之聲名。廣漢稱神明。未足伸於遠業。蕭何善塡撫。庶丕紹於前聞。行趣命以佐君。宜自尹而入相。

賀受經畧

暫班近侍。分閫帥連。聳威重於列城。沸歡聲於一路。玉麥羅帶。江山分一半之天。金節油幢。庭户行千里之地。寵節已加錫命。衮衣行促歸期。

某敬具柔尺申秦　聽衡。少寓
賀私。伏冀
亐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緐吁帥閫崇嚴。天衆人慕。
台候起居萬福。某違睇臺城。不啻
荃陽。誠傾誠仰。星北水東。

賀受安撫

某茲者伏遇光奉宸綸。榮分制閫。稟外臺之霜節。聳列郡之風聲。部位訓齊。總五兵之有備。旌旄持重。借六纛以蕃宣。蹔少安宅牧之權。行即拜典樞之命。

賀受提刑

寅奉綸音。申放憲節。列城震悚。一道澄清。春色滿江皐。送皇華之禮樂。仁風翔海表。慶畫象之衣冠。暫花繡衣持斧之威。即聽衮衣正席之命。

賀受坑冶

玉殿跪恩。冶臺陟命。利阜通於五府。職摠攝於三官。紅旆拂天。奏安邊之要策。青錢流地。新富國之良圖。暫司寶冶之充饒。即見綸音之促召。

賀受茶馬

奏最蕃宣。易司推牧。爰俾摘山而市駿。誠宜運海以摶鵬。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取月團三百片之羨。表以湘奩。暫斂轉輸。即膺迁擢。

某僭越申　賀。不任勤拳。塵瀆
主籤。伏丐
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吁對越。龍光戎嚴。莅旆。
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遠
星階。屢移月琯。久睽
參省。實切詹依。

賀轉運使

某茲者恭遇光奉制書。榮持漕節。建一臺而率屬。總列郡以餉屯。峙粟於倉。永遺千百年之利。出緡於帑。代輸十萬户之租。暫資儒術之宗。行對寵光之突。

賀受提舉

中宸出綸。外臺司庾。福民生而胥慶。掌邦計之得人。問俗觀風。式賦將明之政。裕財足食。聿修平準之書。即膺命以秉樞。敢馳情於賀牘。

賀受市舶

寵膺制命。榮領舶臺。通上國之海航。溢王府之琛貨。飛艎逐浪。珠隨合浦之還。黃寶充庭。珍修南蠻之貢。少訖運輸而宣力。即膺迁擢以超朝。

賀受太守

蹤榮嚴陛。出典名藩。馳傳檄以星飛。慶歡聲之雷動。朱幡皂蓋。新凝畫戟之香。紫綬金章。光照青春之賁。愧莫下賓塀之拜。膺先陳記室之恭。

某敬裁　賀箋。仰瀆
籤史。草率有譴。幸乞
賓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對揚天寵。稍有后皇。
台候動止萬福。某不瞻
祭戟。屢易幾銜。
喬岳明星。勤拳一念。

賀受通判

某茲者恭遇光膺宸綍。榮貳郡倅。半居刺史之權。任重監州之選。清風明月。添別乘以平分。高蓋華軺。偕使君而並駕。佇見策勛於銅印。即歸接武於玉堂。

賀受幹官

疏恩印紫。使事外臺。智勞上府之英。密贊皇華之使。機謀參決。榮分帥節之嚴。帷幄論思。爰作輶車之佐。會見交章於鶚表。即聆布武於鵷行。

賀受幕官

疏渥嚴宸。贊籌大府。佐賓筵而裨政。將從事之名流。駕册柱之拂風。聞香譽。依紅蓮之幕。益展英游。藩翰地雄。暫淹事業。文章日省。行布名聲。

賀受書記

渙恩朝陛。載筆侯藩。爰司參畫之選。乃位奏記之任。精於簡牘。參裨府幕之僚。進以文章。擢任賓賢之重。暫就蓮池而馳檄。即陞蘭省以搴香。

某敢奉陳言。少伸　賀臆。塵瀆為懼。
原亮是祈。等丐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縉紳屬望。神物後先。
台候動止萬福。某違拜
竊覆浸越星躔。
岳聳豹明。朝瞻夕睇。

賀受參議

某茲者恭遇榮奉宸恩。肅參帥閫。神司牧之妙手。總贊畫之良圖。嚴武鎮川。幕下賴杜陵之佐。孔明鎮蜀。宮中資蔣琬之賢。少勞叶議兵機。將見銘功天府。

賀受教官

顯奉塗芝。榮司采藻。俾宣明於教化。肅正於衣冠。君子所樂三。在待英材教育。天下達道五。正資師席講磨。少由泮水栖遲。將見紫垣步武。

賀受僉判

疏榮宸宬。贊畫侯邦。作盛府之元僚。有佐治之才業。參論因之過。力為持平。懋把積之勣。首詳僉擬。紀綱上郡。暫屈壯圖。步武中朝。佇膺殊渥。

賀受推官

疏檢宸庭。贊條蕃府。式借清油之重。上連綠水之猷。參紙猾之賓賢。振琳琅之風。譽大府叢委。正須從事之才。猷當路吹嘘。行接華塗之步武。

某祇飭柔訥。膺劾　賀誠。借瀆懷羣。
尚祈　原宥。伏幸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新渥沓來。璽脩簡相。
台候起居萬福。某由是自違
風度。無從一趨座隅。寸忱深切
瞻仰。

賀受知錄

某恭審光膺宸命。榮糾郡曹。以廊廟之儲才。為紀綱之上掾。京兆錄囚之問。治者幾何。曹相趨蔡之言。戒在勿用。即交進鶚書之薦。直上聯鵷序之班。

賀受司法

疏榮宸陛。讞獄侯藩。職參法律之曹。民樂寬中之政。議事守正。與太尹而決是非。斷獄台情。對刺史而辯疑誤。豈久司於法掾。行入拜於理函。

賀受知縣

光膺帝綍。榮領宰章。來司製錦之邦。咸徯鳴琴之化。牛刀初試。無盤根錯節之難。鳧舄雙飛。有萬里青雲之望。暫爾棲遲百里。行將促奉九芝。

賀受主簿

光被宸恩。榮膺簿領。乃屈丹鉛之點。暫為朱筆之勾。以栖鳳之大賢。偕從棘路。展掣鯨之巨手。糾正花城。寧久屈符檄之司。行趣奉絲綸之命。

某未展慶於　堦庭。膚修誠於
竿牘。不及畫申。切丐
省察。不宜。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天渥寵臨。神休熙相。
台候起居萬福。某拜違
朝範。浸越歲華。
岱岳瞻依。朝夕欽敬。

賀受司理

某恭審疏榮宸宬。司憲侯藩。佐大府之上僚。負高才而作掾。綦因稱職。爰擢任於強明。治獄得情。有過人之氣節。俯就圜扉而詳讞。即膺琪闈之論思。

賀受司戶

命自王庭。掾于藩府。慶光生於戶版。聽喜溢於輿情。拔清要官有政。仁而相戒。號霹靂手。豈司訓於不行。暫茲署判於南山。行矢捧泥於北闕。

賀受縣丞

肅膺芝檢。榮貳花城。俯為涉筆之遊。來贊鳴琴之化。深林翠竹。久觀停峙之風。古縣老槐。民賞吟哦之句。寧久趁行於鴈鶩。行將接武於夔龍。

賀受縣尉

疏恩楓陛。試吏梅仙。以文學之大才。居少府之要職。花村無犬吠聲。百里絕鳴桴之虞。茅舍聽雞鳴。展萬室有安枕之樂。暫從華徑。行步亨衢。

某未皇詣　賀。伏切神馳。謹熏
柔削之恭。上瀆
主書之聽。不宜。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耕呼譽望隆重。隱顯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聞刖
道山。蔭蒋嚴月。無從修敬。第切傾心。

賀受主學

某茲者共審顯奉宸恩。榮司鄉校。文治興而習俗美。師道立則善人多。教化明倫。樂育賢才之地。仁誼化邑。作新庠序之風。穿為廣文冷官。符歷華塗顯用。

賀受監鎮

膺命中宸。司征華鎮。振廉勤之美譽。掌會計之大權。等租賦於庶民。惟公其取。謀奇贏於闤市。必立之平。付聯鶏表之交馳。即慶鶯翶之接武。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耕呼凭摩宣勞。穹示協力。
台候動止萬福。某稱遣
誇藥。幾度部華。
山斗傾心。朝夕起敬。

賀受監稅

某茲者共審光奉綸綸。榮膺征轄。乃任均輸之責。爰司會計之權。審百貨之重輕。俾充歲入。下九戎之助徵。以奉邦常。暫勞心畫之勤。佇聽最聞之奏。

賀受監鹽

寵奉宸綸。榮膺醝務。爰領均輸之寄。以供調度之需。纂擇海場。任煎和之重責。推求池鹵。宜生息之倍稱。暫煩謹衡石之勞。行奉作鹽梅之命。

賀受監倉

絲綸錫寵。倉庾榮司。伊出納之得人。舉公私之衆利。錙銖而校。固當謹於司存。陳陳相因。將有稗於國用。暈久任常歲之責。行即膺峻美之除。

賀受監場

顯承寵命。榮典繕征。刬經畫之有方。慶歡欣之載路。鑿山出寶。思裕國以裕民。達嶺為場。大通財而通貨。佇有蹤恩於中禁。即膺美任以調鈞。

某未遑面　賀。先叙冊素。仰冀
高明俯垂
炤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監酒

自天錫命。寄徑推酤。諒鞠糵之惟時。伊水泉之必潔。耕名授法。備從董正於糟丘。課最升功。學因薰蒸於酒局。行有濟時之業。即擄作醴之才。

賀受都監

錫命楓宸。護兵藩府。職爰司於訓練。事恭掌於警巡。智略深沉。久仰將軍之好武。才猷敏邵。未珉烈士之壯行。姑少羇於中權。即榮升於內閫。

某愧　賀莫前。飭箋申敬。上瀆
穹聽。等合
昭鑒。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耕呼戎律嚴明。清寧叶贊。
台候起居萬福。某自違
台表。幾易星霜。瞻仰彌深。斯須不替。

賀受統制

某茲審渙號中朝。特兵外閫。才實萬人之傑。望居百將之先。安邊境而立功名。為古名帥。執干戈而衛社稷。號真將軍。暫司中護之權。即奉內宣之命。

賀受鈐轄

顯膺朝命。出總州兵。爰參委於戎鈐。用控持於軍政。兩拖金鎖。鎮安虎陝之閑。威閃朱旗。坐弭龍編之警。姑爾涖兵於藩府。行將設壇於齋壇。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耕呼光奉贊書。榮膺華次。
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判違
星風。不覺幾易梅萁。下情深切膽
慕。

賀受路分

某茲審欽承詔旨。進司軍律。綱藩維之倚重。合士卒以知名。總一道之虎戎。乃宣號令。統三軍之熊士。大振威聲。暫勞持節以忱師。行矣建旄而授鉞。

賀受將領

宸命寵頒。戎韜榮領。慶威聲之所至。動營伍以生輝。韜略縱橫。廣番揚於威武。才猷傑特。宜敦著於熏庸。佇聞褒詔之疏榮。入衛國廬而秉鉞。

賀受巡檢

命拜中宸。職司外禁。爰總戎行之寄。載嚴兵戍之屯。十室相依。何敢患文以治。四郊無警。尹資威武之功。行將榮捧於鶏書。即見顯升於虎衛。

賀受兵官

榮被殊恩。司董戎政。抱全才之文武。為當世之英豪。任元帥之謀。昔尚詩書禮樂。持兵事之重。有歸韜畧權綱。管須談笑封侯。即聽躋升要路。

某敬紡墨卿。上干　籤史。賀私莫
既。候　面以陳。伏丐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巡轄

鼎膺寵錫。晉領傳郵。戍命既頒。逾卒胥慶。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始賴於警巡。萬人曰俊。千人曰英。尚資於恢復。行有褒近之命。即期亨衢之階。

賀受借補

寵膺錫命。榮歷仕途。以量能而授官。俾撰職於從政。名不可假。休哉孔氏之格言。職稱為真。自有從人之故事。是乃講之寄徑。行即步於要津。

某敬修訥牘。申寫　賀誠。簡師是懇。
原貸為禱。伏丐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天寵鼎來神休咸介
台候動履萬福某違拜
儀範久歷星躔尋常無謂之緘不
敢爲下執濆惟
山斗之仰每寘諸心

賀受文蔭

某茲審顯膺賞澤峻陟華階蓋
將大振於家聲益見增崇於慶
閥行膺異擢允紹前猷

賀受武蔭

寵錫自天賁廷於世不徒光啓
於後嗣亦將酬報於忠功佇觀
建旋即聽受鉞

賀中銓試

得俊銓衡晉登仕版歷聊伊夕
遡紫凌青遂宜益振於前猷行
即大攄於素蘊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詩禮餘間清寧森介
台候興居萬福某逖遠
英標倏更歲籥瞰約在望珍汗
脩牘剥封莊誦之餘私情懷感者
至某入事

答

叨承祖緒誤被賞延自慚弗振
之蹤實借餘休之庇未修謝牘
先辱慶緘

答

偎被賞延致身右選自慚庸孱
何以克承乃蒙慶問之厘益重
赧顔之愧

答

不量淺學冒試銓程偶幸中衡
實由巨庇方深悚悝而增感辱褒
美之過情

賀中法科

程能辟府擢冠闈科宜推平允
於九章抑且具明於三尺其爲
贊慶實倍筭倫

賀中敎官

藝優蘭省職宅提宮詞章經術
之該通政事文學之兼備士林
欽服吾道有光

賀中曆官

深推天道榮被國恩共惟曆學
之素明爰列日官之清屬即登
今正以究設施

某敬紡手箋庸代面慶
台仁不外采矚爲榮併告
炤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依經論辟幸中闈司雖占詳之
得宜實獎提之有自捫心知愧
拜教尤慙

答

綴名仕籍復較微能自慙撲樕
之才濫玷師儒之選睹惟俛首
實出獎提

答

粗諳曆學幸中臺司深慶運算
非精尤恐推測失度尚賴垂訓
甚愧褒嘉

某謹修短劄申謝
司箋百千其懷再三莫既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天寵惟新神休咸集
台候起居萬福某奉別
龍章倏更屬曆切裔雲之芘蔭仰
韓斗之清高尊慕惟勤斯須不替

賀慶恩官

某茲審天錫耆齡朝頒異數指
南山而同久對北闕以疏榮未
及遣賓墀蒙先馳賀牘

賀中醫官

學優盧扁職列醫林活人有方
自天錫命會見君榮於丞判不
勝贊喜於親朋

賀進納官

自天錫捡拜命入官令名已經
於釋之有位可期於卜式實惟
舊典初匪諛言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燕處夷猶神物交贊
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違
芝範倏改榆陰
北斗尊芒每動詹仰西風益寵莫
訃寢興伏拜藤緘如侍玉峙

答

某駸駸暮景六六膺年辛際慶
壽之朝叨受疏恩之寵未皇具
謝首辱賀緘

答

粗習方書愁非國手蒙恩收錄
實切凌兢更祈訓誨之來庶免
疏庸之譏

答

不量事力妄意入貲賜爵叨榮
深慚弗稱仰荷吹噓之力豈勝
懷感之情

賀軍功官

緯著戎勲晉登仕版行見宣威
於沙漠即膺著勝於旃裘萬里
侯封此時發軔

賀綱運官

光被渙恩榮增華秩實自究心
於輦運故宜疏寵以優褒更乞
勉旃以待殊寵

賀班直官

著績內班登名宦籍宜特伏士逐
之賤抑將增閭里之榮行逐美
除以前亨奮

某謹研墨濡毫布露忱悃以爲侍
書者之　賀伏干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側跡戎行挂名赤籍但知効力
殊乏寸長叨承恩寵之榮實
自獎提之賜

答

部運微勞濫膺進秩靖惟僥倖
實出提撕伏承嘉獎之詞殊有
忸怩之色

答

效厮役於禁嚴幸苟逃於汰斥
誤沾恩沛俾厠官途雖足爲榮
實逾所望

某憑毫楮寫布心聲膺帥懷惭
駟炤是幸伏告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寵遷方新，顯幽有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違
台表，倏易星周，仰詹
雲漢之昭回，徒切
泰嵩之喬峙。心旌所向，食息靡忘。

答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燕居中如，神明秀午。
台候起處萬福。某不奉
竹梧之表，正懷
岱嶽之瞻。忽歷專使之臨，寵示
華緘之貴。披封莊誦，如對　高風。

賀堂史官

某茲審翊貫揆庭，著昭偉績。光
被宸恩之賚，數從躋仕版之恩。
榮慶忭良深，敷宜周既。

答

某久矣揆庭，倫負介夫。令爲仕
版，被命虛名。

賀部史官

才能久著於文，爲優賞特加於
偉績。鋌膺明命，榮陟華階。贊善
之餘，榮笔以賀。

答

看曾承乏官路，叨榮自惟刀笔
之卑，獲預簪紳之末。有顏則靦，
揆分奚宜。

賀公史官

宣力公庭，登名仕版。有來感裏，
實出陰功。未遑展慶於台墀，
先此寓忱於記室。

答

效能皂隸，苟逭譴尤。偶引用於
年榮，獲叅登於宦簿。靖惟僥倖，
實自犄提。

賀受官歸

晉拜新除，榮歸舊里。蓋自才宏
而用博，故宜秩美而職清。歡忭
之深，敷宜周既。

答

效官無庸，隨例參選。獲廁班聯
之末，實懷曠敗之虞。尚賴箴規，
有以訓飭。

賀赴新任

吉涓穀旦，榮赴瓜期。政令一新，
吏民胥悅。會見顯膺於綸綍，即
應入侍於冕旒。

答

往祇賤役，偶及瓜期。雖指日以拂
蟲，深赧顏於使鶴。政慮瘝曠，尚
賴扶持。

賀人交割

朋龜叶吉，視篆惟新。吏民聳觀，
江山增重。行矣促歸於禁近，壯
哉大展於經綸。

答

已祇賤職，猶闕告新。深懷瘝曠
之虞，時賴箴規之益。俾免于戾，
敢林所歸。

某謹滌淑瀆少叙　賀忱。伏惟
台慈俯賜
采鑒。不宜。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原本缺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紫宸東注，蒼赤贊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阻奉
台躔，欽周星紀。
蓬萊弱水，兩地懸思。
北斗泰山，一忱詹仰。

答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德威業隆，天米人敬。
台候動止萬福。某闊藏牍，遙阻脩尺
素，遡風
詹仰。第切寸丹，緩吏攄臨。
實翰謙貢。

賀人權攝

某茲者共審鼎膺公擢，晉攝重權。
曾勞經濟之大才，來試循良之美
任。休聲所至，異龍交馳。

答

某比聞有命，擬以代庖。自愧不
才，豈能勝任。將虞靜之亟惰，覺
愧汗之滿懷。

賀人辟差

辟書交上，諾肯肆頒。撤紅蓮綠水
之英，副皂蓋朱幡之望。鼎來騎氣，
歡動輿情。

答

叢觶不才，青爲膺辟。雖若寵
榮之異，方君驚喜之間。將問甚
勤，懷慚惟厚。

賀人轉官

顯膺渙渥，峻陟華資。英規流傳，
善績脊悅。行即縉紳之交薦，宜
淹州縣之徒勞。

答

滿歲爲真，敢希進比。自天錫寵，
忽拜殊遷。靖惟微胄之由，端有
揄揚之賜。

賀人改差

光膺綸命，榮易治封。從馭所臨，
宗陰布藹。竟未遂鳧趍之願，且
聊伸厲贊之恭。

答

遜祿爲賓，換差及戍。自愁西走，
又復東馳。未知叔後之規，敢辱
過情之譽。

賀人書考

莅事得民，榮書上考。能聲治最，
當路總聞。行即膺迅召之榮，宜
不俟政成之後。

答

昧膺涖政，初無寸長。僥倖及朞，
已書下考。尚賴挈提之力，何勞
嘉獎之榮。

賀待舉剡

薦剡蹤榮，衆褒特美。既已獲
吹噓之力，宜立登華要之津。
拜手勒箋，投誠稱賀。

答

致職罔功，誤膺論薦。情惟僥倖，
實出獎提。未修一札之恭，先辱
五雲之寵。

某悚跂龍門，阻馳燕
賀。輒憑柔翼，少叙慶誠。尚幾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凌遽占言，未殫謝悃。膺幸之罪，容
俟　面祈。伏幸
電詧。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道高德重，神人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遄遵
元宇，積月遲遲。瞻仰
魯岩，停雲藹藹。未獲面承於君子，莫
勝心畫於猶人。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進德修業，天相人依。
台候動止萬福。某一違
犀表，素繹蘭思，有牛馬不及之風。
無鱗羽便象之日，政瞻
韓斗，数拜鄒雲。

賀人改官

某茲審金閨通籍，畫錦還鄉，不煩施化於琴堂，旋見召還於蓬島。其為願望，罔既染濡。

答

某仰庇帡幪之芘，載沾河潤之卑，遂以微勞，因而脫選。幸甚逾望，猥辱貽書之問。

賀老誠歸

公持文柄，還在治封。取予當而士論歸，英茂騰而當路重。鶚書交薦，指日可歸。

答

被檄校文，回供賤職。不明是詰，疲駕良多。願安承教之期，光辱貽書之問。

賀人赴召

光膺芝檢，趣覲楓宸。課惟治最之升，聞宜爾帝心之簡。在行膺不次，式展壯猷。

答

叨被宸恩，召還闕下。雖若寵榮之至，方居驚喜之間。重辱貽緘，豈勝懷感。

賀人再任

晉膺新命，復涖舊封。屬茲久任之覲，受舉借留之典。政成效著，敬為執事艷之。

答

叨捧渙恩，畀令再任。恐吏民之已玩，致治理之罔功。雖足為榮，尤深懷懼。

賀人復官

紫詔頒新，青氈復舊。玉既耗磨而不磷，金雖在鍊以愈精。公道大明，縉紳胥慶。

答

叨冒倖恩，已獲收叙。不為明主終弃，皆自故人獎持。荷問甚勤，懷慙惟厚。

賀人兼局

榮捧徽書，借才尊職，實自見知於臺府；啟煩璽組於清華，行即中除，式符輿頌。

答

迂闊無堪，濫膺數職。雖上官之委眷，僅綿力以難勝。欲免曠瘝，止賴提誨。

某辱知惟舊，聞命方新，敬飭素箋。少伸慶典，伏祈
丙在。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愧謝牘之未修，辱慶函之先還。占復庸率，伏吉
炤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顯膺天寵，陰介神休。
台候起居萬福。某靖言詎月，幾見
霜飛。
岳峻杓明，瞻依莫近。
天長水遠，晤嘆奚勞。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農居優暇，神物後先。
台候起居萬福。某睽間
半儀之久，候驚梅朔之臨。
山斗之高，方勤渴仰。琳琅之墜，深慰
眷思。

賀美任歸

某茲審綦龜南解，琴鶴言旋。民皆去後之思，日有超升之寵。光生閭里，喜動輿情。

答

某尸素無庸，文承有幸。實出芘休之及，俾全善解而歸。未拜謝緘，先勤賀牘。

賀改章服

顯被宸恩，榮加服色。慶增崇於灌秩，喜換授於腰魚。欣躍之私，數宜無已。

答

假恩易服，即命方真。皆由垂芘之休，乃辱華章之遺。褒美過溢，感佩無窮。

賀受祠官

光膺玉檢，均佚琳宫。雖良愜於雅懷，實未符於公論。行看環召，入侍宸嚴。

答

才極迂拙，分當欽休。伎老許閑，奉祠得請。乃遽承於慶幅，益增愧於私懷。

賀人致仕

引年抗牘，得謝掛冠。備優老之典章，隆尊賢之禮。貌當朝儀，矩有識典刑。

答

凋落暮年，誠宜請老。漢音賜允，賤迹生還。方茲問舍之初，辱惠桑雲之寵。

賀封父母

加寵楓宸，疏封芝檢。不負義方之訓，宜膺錫類之恩。公衮重褒，綵綸疊拜。

答

誤沐宸恩，濫叨散秩。僥冒雖因於子，省循見愧於人。伏辱華褒，愈增顏汗。

賀人封妻

顯膺鸞誥，疏寵魚軒。命既錫於中宸，道益聞於內助。庭懽動喜，閭里生輝。

答

叨承綸渙，疏寵褘褕。是雖慶典之常，尤積微躬之愧。過壓褒諱，益重赧顏。

某未遑躬慶，敬裁短劄，申涸司箋。伏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尚稽詣謝，敬勤桑劄，仰復中消。伏乞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餽饋簡劄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請違
風度已隔雲泥詹慕
彌深與寢不替即辰
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自別
台顏久闊星曆岩詹方
切。
琢染俯臨。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趾違
英標。屢移月琯。方茲
仰手伏辱貽緘。共審
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銓中

茲審龜列銓闈。雄
躋脫佶。縉紳交慶。
里閭生輝。某物中
獻。聊充勞謨之需。
倘辱笑存。不勝幸甚。

答　受

妄試銓衡。偶叨中
選。榮逾意外。辱枉
齒問。伏勤禕禮之
頒。兄仍眷慶之篤。
祗領不勝愧汗。

答不　受

隨例赴銓。僥倖末
綴。實出望外。矣以
榮爲。乃辱慶禮之
頒。仰佩愛私之厚。
無謂不敢祗受。

送賀出官

光被宸恩。榮登仕
版。里閭增慶。親黨
有光。聊以某物。少
寓賛慶之忱。輕瀆
懷韋。判入是荷。

答　受

叨被天恩。幸玷縉
紳之末。過蒙寵貺。
尤深眷愛之厚。引
郤恐獲不恭。祗兹
拜嘉。感與愧併。

答不　受

誤蒙恩寵。俯逮孱庸。
皆出庇休之力。伏蒙
寵貺之頒。不敢冒昧。
祗承謹從差來使者
齎納。

送賀受蔭

顯膺賞澤。榮陟華
階。伏惟歡愜。仰恃
眷私。敢以某物。若
干聊伸燕賀之禮。
幸乞判入爲榮。

答　受

茲忝賞延。濫登仕
版。皆出台庇之及。
未遑報謝。遽辱寵
頒。郤之不恭。登拜
以還。愈增顏甲。

答不　受

碌碌無庸。濫叨世賞。
何足上瀆齒錄。乃蒙
眷愛。特有多品見頒。
惟是不敢領此。謹用
返璧。

敬飭毫牋。上干
主記。輕瀆爲懼。
媿亮是祈。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亟憑手墨。申復
主書。輪囷謝私。伏
面以既。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崖畧沾　謝。未究下忱。
餘儲　嗣音。伏丐
台察。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自違
几格之侍。倏驚絃朔之
更。景仰高標。拳拳
中抱。時令
台候萬福。某

某逖違
龍門之久。采塵燕生之
思。天風忽來。
寶墨飛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不詹
捨竹之標。屢易晉冀
之葉。仰尊方甚。飛翰
俯臨。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注差

茲審頃膺美調。待
意榮歸。未充恭詣
台屏申賀。僭有某
物。聊獻少見區區。
非敢言禮。幸乞判存。

答　受

調官而歸。奔走千里。
方茲抵舍。旨荷訪休。
政圖進謁謝私。直辱
珍貺下遺。拜領不勝
皇恐。

答不　受

碌碌庸才。隨濱選部。
力綿仕重。方恐不勝。
多品見頒。仰見愛厚。
惟是不敢冒昧而受
此賜。

送賀到任

消剛視篆。與頌歡
傳。共惟歡愜不腆
某物若干。肥獻。少
見區區之忱。甚愧
瀆尊。判入爲感。

答　受

致官此來。亦叨小恩。
忽蒙縟禮。均潤枉忱。
不敢崖實。而外草賜。
邑魄。祗茲至意。不勝
惶汗。

答不　受

到官之初。未知攸濟。
方茲凜凜。珍饋鼎來。
無謂不敢冒昧登嘉。
謹授來使齎納。拜賜
均矣。

送賀滿任

解龜美替。未馴榮歸。
里閈增光。親朋交慶。
某物中獻。聊爲祝史
之禱。殊覺輕瀆。判存
爲幸。

答　受

薄宦言還。莫非大芘。方
圖趍謝。遽沐寵頒。禮厚
意重。不敢自外。敬下茲
嘉之拜。第增感耳。

答不　受

空食無補。解篆來歸。
實賴芘及。賦禮下頒。
非所宜蒙。三肅以從
來使。功告復兄。毋填
吾人。

送賀改官

榮換官途。顯躋要任。
伏惟慶抃。即易某物
若干中獻。聊見一縷
之忱。幸與矜存。毋賜
郤拒。

答　受

隨賞換官。實出芘方。
圖鳴謝。伏辱寵頒。禮侵
意厚。不敢不拜。謹三肅
登嘉。愧感交併。

答不　受

茲爲換職。僅脫選途。
何足稱賀。有來載禮。
難以祇承。謹授來价
齎回。幸毋再遣。拜賜
均矣。

敬此以瀆下執。未究
賀忱。尚餘
嗣布。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姑此以復。未既
謝私。餘存
面詩以既。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亟此以復。將命冒干
謝誠。餘俟
面既。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自别
風儀之遠。浸更月籥之
多。展
謁無繇。瞻依罙切。時令
台候萬福。某

某久違
誨藥。屢覩更蓂。不勝落
月之思。伏拜
飛雲之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違遠既久。驅慕方深。
忽屢專使之臨。適拜
尺箋之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贐赴銓

茲審銓閣較藝。枝騎戒途。立登要津。由茲發軔。輒有某物。馳獻聊備行庖之需。尚辱判留為感。

答　受

才圖膚淺。隨例就銓。行將首途。賓籍休芘。乃蒙眷愛。特有寵饋。下拜登受。不勝多感之至。

答　不　受

冐試銓闈。未卜得失。何足上廑彩記。伏蒙盛禮見贐。自惟非所宜蒙。敬用肅回。切告寢免。

送贐赴部

消吉剛辰。調官輦轂。行膺異擢。以副輿情。某物申獻。少見區區。非敢言贐。得蒙旨留幸甚。

答　受

汨沒宦途。每為銓事之擾。茲為赴調。復辱寵貺。實厚意所臨。安敢見外。尊賜祗領。惶恐。

答　不　受

茲為隨序赴部注擬。正賴芘休。伏蒙愛厚。且有見貺。何足以當此盛意。謹授之來差肅納。

送贐赴任

戍瓜及期。差穀就道。光聲所至。美譽交騰。某物少効芹誠。瀆尊為慢。萬告不外。特賜判留。

答　受

跬蹕之遠。祗赴官期。方懷遠別之思。贐禮備加。愈增依戀。不敢引卻。下拜祗受。愧感不勝。

答　不　受

不才之官。肖然祗赴。正恐不能勝職。伏蒙寵貺。安敢祗承。謹用返璧。其與拜領尊賜均矣。

送贐赴召

光膺芝檢。促覲楓宸。載嚴大斾之行。即拜華途之寵。輒有微禮。少見區區之忱。判存是幸。

答　受

叨膺召命。且晩就道。無非吹噓之賜。乃蒙入要。贐以厚禮。下拜肅入。以還不勝惶汗之至。

答　不　受

濫沐君恩。幸爾趣召。正賴教誨之賜。伏承嘉禮見遺。幸惟不敢冐受此賜。敬用肅回來价。

先趨于墨。申候　典籤
趨　賀有期。尚容面侍。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使人鶴立。治報弗莊。百
千　謝忱。悉儲
副謝。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敬憑短削申復　主書。
餘儲　嗣音。以究
謝悃。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一别
英標。又新鳳曆。拳拳仰
止。不替寸心。即辰時令
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自違
星風之久。倏驚
飛翰忽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違侍
誨藥。幾換蓂葉。
高山企仰。
華緘倏遺。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銓歸送物

赴銓來歸。百兄紛集。未遑晉會。輒有京都某物。番騰新樣可取。聊充一芹之獻。幸賜音留。未遑進侍。

答　受

銓闈恨意。已遂榮歸。未及展慶。光蒙頒貺新巧。既出盛意。焉敢不承。肖昧發嘉。惶愧之至。

答　不　受

決勝銓衡。榮歸舊里。共惟歡忭。未敢進見。伏辱寵頒。肖顧蔑効芹愧。宜返受尊長之賜。

到官送物

祗承此來。家遍越落。莫効贄見之禮。輒有某物少見土宜。輕鮮瀆尊。幸與笑留。不勝多感。

答　受

消剛視篆。與頌歡傳喜。有依來之便。頒貺土宜。尤佩眷愛。三肅下拜登嘉。宜勝愧悚之至。

答　不　受

龜言剛辰。榮諧禮上。幸獲依憑治下。未及展賀。伏辱土物見惠。豈敢無謂受賜。謹用返璧。

任滿送物

蝗秉于外。幸爾善還。無非大芘之及。敢以土物若干馳獻。少寓千里鵝毛之意。幸與旨留。

答　受

報政榮歸。光生鄰里。未遑展賀。且有列珍之貺。卻之不恭。黽勉拜嘉之餘。一味一感激也。

答　不　受

榮諧美任。已遂解龜。政圖詣賀。伏辱佳品。見遺寒微。禮出創置。不容祗承。茲敢肅回尊賜。

送過客酒

遠揚朝旆。寄住郡城。餉易餼牲一牽。晉醞二壺。專人馳納。少薦慰鞍貺酌之需。萬告勿外。

答　受

跬蹕之遺。道出治封。禮合晉拜犀旆。伏蒙台慈。特有上尊柔毛之貺。下拜祗領。不勝愧感。

答　不　受

假道治封。借爾晉見。方思進瀆。伏蒙餽犒。見貺。尤重汗顔。不敢當辱禮。茲用還授使者。

敬憑尺箋。上干
崇聽。伏乞　台亮。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勒此以復來　命之辱。
尚圖他日　面謝以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价旋。略此以　謝萬一。
崖率是懇。尚乃　台炤。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五十

劄　啓劄雲錦裳四

啓劄雲錦裳宴召簡劄

某加拜覆
某人稱呼某適進
賔墀。重歷
主禮。降對之際。如坐春
風。即辰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銓中請人

冐昧銓衡。偶叨中
選。無非吹噓之力。
敬謀卮酒。少叙謝
悰。併延誨論。少刻
即乞迂臨。爲感。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　蒙
賜訪。不及欵延。方此悚
懋。伏蒙
賜汗。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赴

銓衡得意。晝錦榮歸。
未及奉賀。幅先勤戒
食之寵。仰感眷愛。敢
不趍侍。即刻容摳衣
以進。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適辱
寵賁。蓬廬生輝。方以不
欵爲恨。伏承
賜書。感感。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赴

龜列銓衡。雄躋膴
仕。倚厘寵召。下及
微賤。盍即趍承。適
有猥幹。有方嚴命。
其與拜賜等矣。

受差請人

碌碌小才。循序注
擬。僕僕來歸。皆出
巨芘。略具小酌。扳
屈。少奉從容之誨。
萬乞肯臨爲幸。

赴上請人

陞伏芧字。偶促往
期。行矣問途。遂睽
誨論。略具小酌。少
抒慕戀之情。佇辱
[illegible]然不勝多感。

答赴

顯被美除。榮歸故里。
未遑瀝拂。先辱佳招。
仰辱矜存。曷敢不拜。
少刻即容趍侍以謝
來命。

答赴

候騎盈門。拂麾有日。
未及絜觴。少寓祖餞
之意。先辱佳召。敢不
趍赴。少刻即容晉侍
座末。

答不赴

榮膺新渥。已領異
除。宴及胥人。仰見
不外。自合趍侍。偶
爾感寒。弗果進拜
座末。徒切懷感。

答不赴

遠次久需。瓜期已
熟。乃蒙閙宴。何感
如之。賓值拙恙未
瘳。難於侍誨。坐是
甚愧。有方來命。

敬削柔箋。申瀆
崇聽。坐邀有谷。尚冀照
[illegible]。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匆匆丞此申復來
命。尚容　面侍。以既謝
私。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价旋治報。深懼不雅。
他有所懷。别日
面謝。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遲
台墀。重蒙溫接。獲拜竹
梧之表。欽聆
金玉之音。判袂方新。仰
德如昨。某入事。

交薦請人

自愧疎庸。誤蒙求
録。得逾所望。慚甚
於榮。翌午略具草
酌。攀挽聚重。少欵
片時。萬望惠顧。

轉官請人

隨資換秩。仰符芘
休。未遑進謝。午刻
絜一觴爲壽長風。
非有禮具。但圖求
教耳。伏幸賁臨。

某昨辱
寵臨。繼審謁
謝。自奉粲霏之論。眾
增懷仰之私。復拜
藻驚。如承謦欬。某入事。

答赴

政聲洋溢。薦墨琳瑯。
立登要津。引領以俟。
伏承寵召。仰佩眷存。
敢不趍承。以拜台命
之辱。

答赴

榮增美秩。行歷要途。
共惟慶恨。未及詣台
墀。進賀。先辱寵命。仰
見不外我之意。少刻
拜命。

某頃承
賜訪。獲奉笑談。逃懷
感德之私。隨沐
飛緘之墜。再三披讀。一味
感戴。某入事。

答不赴

政譽藹騰。剡章交
薦。晉登要任。指日
可期。拜賀未果。伏
辱收招。適以小冗
他之。拜命不及。

答不赴

顯奉宸綸。進迁覲
序。賜金加秩。人所
共慶。方圖進拜。伏
承佳招。恰先有某
人命。不及拜赴。

改官請人

膺瑣不才。僭爾換職。
仰蒙休庇之及。少刻
具卮酒攀屈崇重。略
奉從容。幸不外賁臨
爲感。

任滿請人

仰席餘輝。幸獲解印。
久疎談笑。第切瞻依。
帥易一觴。以聽别後
之誨。萬告不外。特賜
寵臨。

答赴

換官要職。歷任華
途。不日高遷。諒惟
欣慶。伏承佳命。尤
感眷隆。不敢自外。
少刻敬當趍赴。

答赴

解紱榮還。方欲薄
延。騑從。以抒久别
向慕之情。先辱佳
招。尤重感激。少刻
敬當拜侍座末。

答不赴

榮膺選階。進登朝仕。
親朋交慶。閭里歡騰。
未及進賀台墀。特承
召命。恰值小冗。拜侍
不前。

答不赴

報政還朝。榮歸故里。
未及爲長者湔拂。先
辱佳召。適爲感寒所
拘。弗及趍侍。其拜賜
一也。

敬此僭
屈。不合生激。仰祈
涵貸。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餘存　面侍。以究
謝悰。仰干
台炤。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敬此申　復。未既
謝誠。尚遲
面控。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辱
騎從賁臨。隨詣
賓墀稟謝。不遑而退。仰
尊愈勤。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昨造
台階。重蒙
尊降。方茲仰德。忽沐賜
緘。披味欣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頃嘗伏謁纔辱
寵臨。方此仰尊。伏蒙
賜汗。跪讀良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餞人赴銓

榮赴銓闈。顧膺甄擢。吉消穀旦。將遂介途。敢申祖餞之忱。望允斯須之請。賁然惠肯。幸甚。

荅赴

才蔑才長。濫膺世賞。隨例勉就銓衡。何足挂念。乃蒙酌以餞盃。仰見愛念之篤。安敢自外。

荅不赴

叨承祖澤。浪試銓闈。政此戒途。伏承宴餞之命。適與某人堅約。隨即起行。不及進拜塵末。

餞人赴部

榮赴吏銓。喜覲天陛。中除有命。賛慶無涯。輒具卮酒。少爲行李之餞。仰辱惠然。幸甚幸甚。

荅赴

碌碌無庸。貪嗜早秩。奔馳道路。深自忸怩。過蒙祖餞。爲禮甚優甚腆。敢不仰承眷愛之意。

荅不赴

庸才之人。濫爾調部。政恐不如素願。伏承宴命。合即趍承。以臨行有撥置之冗。不能陪侍。

餞人赴任

榮赴瓜期。行膺芝捡。促裝在旦。近史盈門。介侍眷私。敬潔一觴。少叙別懷。伏望賁臨爲禱。

荅赴

瓜戍及期。萍蹤如寄。未知攸濟。皆藉庇休。寵餞之招。自非眷愛。何以有此。敢不祇拜台命。

荅不赴

祇赴官期。已將問道。伏蒙契愛。特有寵呼。所合追承。以諸近卒滿前有又違冗。拜命不前。

餞人隨侍

緋衣榮侍。輒冀遠揚。未即遂承教之期。敬滌一觴。聊餞易諸別。初無治具耳。切望肯顧是幸。

荅赴

侍親遠行。于職當然耳。况友朋契闊。豈無離索之懷。乃蒙宴餞。何足當此。祇承台命皇恐。

荅不赴

隨侍親命。往赴官所。求違進請台墀。下稟違拜。伏辱宴餞之呼。恰先諾某人命。趍侍不及。

謹裁短削。申悃
主書。仰祈
台照。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稟報弗莊。即容侍
謝。伏乞
台答。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姑此稟　復。餘存
嗣真。伏乞
台照。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請
台墀進賀。伏辱延遇。逆
令銘感。
仰尊惟切拳拳。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比承見訪。求及伏謁。
方勤
手仰。忽墜
瑤緘。披讀慰懌。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日外伏承
寵顧。隨即控謝。不遇而
退。茲辱
賜書。跪誦感感。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請中銓歸

榮中銓闈。晉登仕版。伏深慶慄。輒具小酌。聊拂征塵。拜屈案嚴。切幸不外。惠然肯臨爲禱。

荅赴

不才誤入銓鑒。方此言歸。未及辦一盃以寫契闊之懷。顧以口腹爲新舊之擾。愧悚多矣。

荅不赴

濫試銓衡。幸叨末綴。今茲抵舍。實出庇休。伏辱佳招。仰荷厚意。恰以小冗所絆。拜命不前。

請選部歸

光膺新命。榮歸故鄉。敬具蒲拂之盃。少叙闊踈之論。倘蒙不外。特賜惠然。不勝榮幸之至。

荅赴

才不逮人。循序受職。方茲抵家。乃蒙親愛。拔寘芳筵。佩意甚厚。少刻敬當趍侍。以聽誨論。

荅不赴

茲焉參部。隨例注擬。政愧不能稱職。方此還舍。伏辱寵呼。自盡拜命。恰以拙恙。不及趍承。

請任滿歸

解龜美督。乘駟來歸。恭惟欣懌。仰侍眷私。輒具小酌。擬聽清誨。片時切乞垂訪。爲幸爲榮。

荅赴

爲貧折腰。契闊數載。抵舍後。方欲具雞黍之款。乃爲執事先之。靦愧再拜。趍承汗顏如甲。

荅不赴

解章得替。方爾善還。皆荷休芘。抵舍之頃。伏承寵招。禮出倒置。偶有猥幹。他之不及。拜命。

敬飭柔箋。上干
典記。仰丐
台察不宣。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輒憑尺素。申
復寸忱。併丐
穹照不宣。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亟呼泓潁。申控
謝忱。竚祈
台亮不宣。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賀間簡劄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亨衢得志。新渥照人。
台候神相萬福。某一膺
台範。屢易月華。驚鶴英姿。每形中
夢寐。鴻罕便。莫貢尺箋。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盲採六藝。心達百篇。
台候神介萬福。某別日易久。每形水
壺玉鑑之思。 仰斗方屢懸墜
寶墨琅函之況。宛如覿面。益起感心。

賀中狀元

某茲者共審射策龍墀。冠名虎榜。光生朝野。歡動縉紳。共惟慶扑閣下百世儒宗。一時人物。奏策方陳於乙覽。決科巍占於甲魁。行展經綸。遂施事業。

答

某旅對斯庭。叨恩首選。自慚齷齪。實出提撕。謝牘未修。慶緘先辱。尺下珪璋令望。杞梓良材。第一手文章。姑為韞玉。三千字禮樂行對宸旒。有懷莫既。俟面以陳。

賀中榜眼

名傳鴻唱。位亞鰲頭。士論交歸。輿情稱允。共惟慶扑閣下元精毓粹。名世惟奇。宜縱橫禮樂之陳。用引領神仙之步。佇陪近侍。即遂美除。

答

進策彤庭。亞名黃甲。雖為榮遇。亦賴庇休。馳謝未遑。貽慶先辱。尺下挺龍駿之秀。為鳳穴之英。文出自然。學為有用。行乘一鶚。即跨六鰲。

賀中探花

策射天庭。名魁台拯士林增貴。吾道有光。共惟慶扑閣下筆掃雲煙。胸羅星斗。對龍墀三千之字。屬胪傳一二之聲。式展鵬程。佇膺鴻渥。

答

誤恩賜第。濫玷上流。實出使覦。皆由提誨。未脩謝牘。先辱慶緘。尺下學業紹箕裘。家傳詩禮。文如翻水。思若湧泉。進身有期。指日可俟。

某捧賤刺以未遑。修慶緘而敢後。尚賖待日。更冀 順時精加茵鼎之調。即見芝函之召。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更冀律呂此辰。金玉遠業。寵光有赫。虔禱式符。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代劄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音乖來。神職環衛。
台候動止萬福。某遜違
犀表。屢轉駒陰。尺紙闕修。寸心嚮
仰。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皇若燕適。文光豹蔚。
台候神介萬福。某竭角空縈。屢誤久
濶。政屢 手仰。忽奉
寶函。

賀中釋褐

某茲者共審解褐拜華。蒙恩賜第。共惟歡慶。尺下儒林魁楚。學海鰲瀾。曲禮三千。富春誦夏絃之學。圜橋億萬。高月書李孜之功。果擢巍科。即膺殊寵。

答

某脫迹貧閻。綴名仕版。以半生之黃卷。易一命之青衫。正賴提撕。延屢獎異。尺下胸羅星斗。筆掃雲煙。行將射策於三千。即聽胪傳之第一。

賀中特科

蒙膺特命。高擢巍科。歡洽輿情。光生閭里。共惟歡慶。尺下望藹圭璋。操堅松栢。剡朝家寵遇。政有望於老成。耐晚節久而行。即膺於擢用。

答

南廊賜對。前列濫升。景已逼於桑榆。心何期於霄漢。伏承褒譜。第切包羞。尺下山斗巨儒。淵源富學。暫韞濟時之才業。遠施異日之工夫。

賀中童科

夙鍾天性。早擬童科。今古所難。見聞稱服。共惟歡慶。尺下挺不凡之姿。有非常之遇。倘求事業。繼揚晏之芳。慶大展經綸。究伊周之素學。

答

粗知幼學。妄試童科。偶爾僥覦。實由獎拔。謝牘未修於箋。雲褒辭先及於齒髫。尺下氣質不凡。才華無敵。顧陪程於鵬路。即對影於龍墀。

賀武狀元

名登甲第。魁占右科。共惟歡慶。尺下胄中兵甲。紙上干戈。富六韜之才。飽三略之學。齋壇肅拜。待佐治於中興。推柄任專。行總戎於外閫。

答

濫叨賜對。偶冠右科。自愧荒疏。實由提獎。尺下才瑞一國。心醉六經。筆掃千軍。詞傾三峽。秋風騰鶚。衣少待吹噓。春日步蟾宮即膺亨奮。

某捧賤刺以未遑。修慶緘而敢後。崖略有谷。原貸是祈。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冗未遑於躬 謝愧先辱於齒慊
占報弗莊。
炤亮為禱。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音鼎至。神職參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粉鄉。揖違
梧韵。岩詹斗仰。風籍晨興。

賀中宏詞

某竊者共審久推傳學。榮擬
大科。捷音甫傳。與論允愜。共
惟歡慶。足下名世之大才。當朝
之英物。呈能角試。宜脫穎於露若。
蘭注淵衷。將立登於津要。

賀人中省

得意蘭宮。登名桂籍。斯文增重。
吾道有光。共惟歡喜。足下抱尊
主芘民之學。富經天緯地之才。
獨步蟾宮。特其餘事。連班龍陛
行矣唱名。

某伏以時令共審
某人稱呼天相斯文。神僎遠業。
台候動止萬福。某一別
貴犀之表。幾圜烏兔之輝。
仰斗方勤。 飛雲忽望。

答

某妄試詞科。幸叨首選。實出提
撕之力。不勝感激之情。未貢寸
箋。先勤尺牘。足下負材俊碩。蓄
學洪深。留心姑待於黃槐。唾手
即挐於丹桂。

答

妄試南宮。濫塵前列。有自提撕
之誨。宜勝銘篆之私。鼎拜慶緘。
益增顏汗。足下多文為富。大雅
不群。揮毫寂陳馬之聲。唾手舉
連鰲之釣。

賀武及第

榮登上第。魁占右科。英俊歸心。
縉紳動色。共惟歡慶。足下筆扛
發鼎。義徹孫書。行看戎幕之運
籌。即慶齋壇之受鉞。僉言所屬。
非敢薦諛。

賀武學舉

學富龍韜。名表鶚標。金鈴奏喜。
珂里生輝。共惟歡慶。足下齒頰
風霜。論兵獨步。筆端風雨。種學
尤精。八面却敵之不難。一鳴驚
人之可必。

某素出撫存。未遑
慶拜。先憑子墨。申闕
主書。伏乞 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程能武觀。勝第嚴宸。當國樂武
之數膺。尚乏濟時之韜畧。伏蒙
褒語。第覺汗顏。足下懷瑾握瑜。
滋蘭植蕙。寧久埋於韞櫝。行即
播於芳名。

答

文經譾薄。武畧空疏。幸忝薦名。
尚資提誨。足下春月鄉之態度。
秋水骨之精神。當吐鳳文。袖拔
鯨手。韞玉豈終於埋鏤。沖天將
見於蜚鳴。

某未貢謝緘。先蒙
慶語。敬裁短削。申復
消曹。仰祈 穹在。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仙籍浮香。神天送喜。
台候動止萬福。某間別
鸞標。閱脩魚素。其於興寢。徒切領依。

賀太學舉

某竊者共審得雋賢關。蜚英貢
籍。儒林增賁。里黨生輝。共惟歡
慶。足下久有辟雍。素推珪璧。
水橋門。面奉天顏於咫尺。雲梯
桂斧徑從月殿以躋升。

賀國子舉

得志秋闈。揚名胄貢。蜚聲所至。
輿頌交欣。共惟歡慶。足下天資超
邁。地望穹華。學博而用宏。文雅而
體正。多佇登於虎榜。慶益侈於龍
門。

某伏以時令共審
某人稱呼席珍待聘。穹來介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久別
霞裾。屢移月琯。方聳球庭之仰。忽屢
寶墨之頒。

答

某久困儒官。幸叨薦選。尚賴片
言之譽誨。庶緣寸進於有成。足
下才氣瑰奇。天資俊逸。富淵源
之學問。燦星斗之文章。前擬巍
科。特其餘事。

答

冒膺貢舉。自愧非才。荷屢慶語
之寵頒。尚賴大賢之提誨。足下
材獻天授。學業淵深。允主為希
世珍。實劍試明時用。功名榮進
朝夕可期。

賀中漕舉

較藝漕臺。登名天府。英聲居列郡
之最。儒術擢一時之榮。共惟歡慶。足
下學問淵源。詞章粹美。秋風薦鶚。
已副僉期。春浪化龍。行膺大用。

賀領鄉舉

秋闈鏖戰。天府登名。共惟權慶。足
下辭高黃絹。學富青箱。逐桂風高。
已奮九秋之鵬翼。隨桃浪暖。行翻
三級之龍鱗。非我私諛。乃君餘事。

某荷愛甚深。未遑馳
慶。聊憑濡削。申候興居。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旅進漕闈。濫膺未薦。待逾畢望。
過辱褒辭。足下望聳儒林。學探
聖閫。筆端瀉三江五湖之水。胷
次飽九經五子之言。行即奮揚
以究施設。

答

濫充賓詔。偶中有司。大敵在前。
望洋知畏。正資警誨。遽辱褒辭。
足下天上麒麟兒。人間鸑鷟鷟。
囊錐脫穎。藹著鄉評。豁筆飛雲
即瑞王國。

某敬飭赫蹏。仰謝籤書。有懷莫既。伏
面以陳。等祈
穹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耕吁凱奏文闈，拊環神職。
台候興居萬福。某伏自
犀表一違，鴻實兩見，有稽
貢問，常若負芒。

賀再發舉

某茲審吐鳳高才，射鵰妙手，復取青氊之舊物，重增梓里之光輝。共惟歡慶。執事筆拂千里，誠誇五總，行矣對三千之禮樂，即將摶九萬之扶搖。

賀人三薦

楊葉巧穿，棘闈首冠，真謂萬人之敵，連收三捷之功。共惟歡慶。執事學問淵源，文章粹美，所冀龜傾詞峽，高湧文瀾，直上龍門，榮題鴈塔。

賀父子同薦

橋梓齊芳，鄉閭增喜。共惟歡悵。執事一經教子，萬卷蟠胸，思若湧河，文如翻水，聯名天府，並為周室之賢，能接武月宮，更作董家之父子。

賀兄弟同薦

棘闈校藝，■萼聯輝。共惟歡慶。執事學得家傳，文由己出，崑山藏美玉，滄海養明珠，萬里秋風，看鴈行之齊舉，三層春浪，更龍榜之同登。

某適泪俗塵，莫克躬
賀，亟憑毫楮，少布心微，徑率懷慙，䫻
焰吳章。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欲審
某人味道春容，有神湛裨。
台候興居萬福。某不覩
高標，又逢素節。
雲箋飛墜，圭復感藏。

答

某學非濟用，才不過人，未能一戰而成功，乃至再生於萬物。執事一鄉善士，五福吉人，蘭馥爭芳，椿齡未老，佇見門閭光大，益增里閈光華。

答

近都之鶚，無意高飛，射國之侯，辛茲三貫，當免此行之費，錄式能少效於蚩鳴。執事氣質不群，才華無敵，佇作陵雲之賦，行為步月之游。

答

浪試文闈，愧非才品，偶同兒輩，忝預計偕，正資提誨之塵，乃辱褒辭之寵。執事道傳姬孔，心慕顏曾，積中玉雪，久韜光席上珍，行將鏈彩。

答

弟兄偕試，幸獲連名，朋舊貽褒，特其溢美，得逾所望，慚甚於榮。執事業紹箕裘，家傳詩禮，文襟浩博，筆力縱橫，行展歐韓名，以釋燕許手。

某未即拔雲，徒勞望斗，虔修納翰，
申復　記曹。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耕吁事衡得志，神物參扶。
台候起居萬福。某困林泉之身，迹邈
霄漢之聲華，方寸一忱，咫尺千里。

賀中待補

茲審較藝秋闈，豈羨乙榜。共惟歡慶。執事雄文劍峽，奧學泳涯，暫淹大才，屈居小捷，然成均育化之地，正宜資學，來春此行，首膺青選，可必矣。

賀人升舍

得隽膠庠，榮升上列。共惟歡慶。足下價等琳琅，允為一世之傑，志薄紈綺，被以六藝之文，佇看解褐取青，行即登金步玉，某當拭目以俟。

賀人析分

舍選較優，榮膺陞次。共惟歡慶。足下負才駿茂，蓄學龐洪，積水乃能成淵，由近始能致遠，況有司之至公至明，文章遇主，解褐在旦暮矣。

賀中太學

鼓篋賢關，兼名帝學，諒惟慶抃。足下學術淵源，文詞英發，自此身依日邊，筆妙天下，庶不負聖時育材之意，行將奏名解褐，此特易事耳。

某未遑晉　謁，徒切忻愉，敢奉魚書，
少伸燕賀，偕瀆為愧，
圂貸是祈。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耕吁遁原澤遣，神物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睽違
圭璋之表，磨依
珠璧之躔，政切懷人，忽廑飛汗。

答

某揣己小才，綴名亞榜，方塵貽笑，乃辱見褒，揣己遇情，有慚愛我。執事天姿粹美，學問洪深，摛經笥之奇，洗詞江之彩，行登高第，允壯家聲。

答

摟迹賢關，濫升舍選，正有類諸明之刀，茲乃蒙褒飾之辭。執事才擅斗南，群空冀北，摘髭科第，袖手功名，行奏凱於棘闈，即晝英於蘭省。

答

甘分韲鹽，較能緣粟，正資誨益，乃辱褒辭，雖謙德之所加，亦愛我之不淺。執事學該業廣，體博用宏，佇觀鵬路之翱翔，即向龍池而奮迅。

答

茲以凡才，謬為升學，仰藉提撕之篤誨，且蒙褒美之過情。執事譽望穹隆，姿稟粹異，先儒領袖，後學範模，行首擢於巍科，宜益光於祖業。

某敬托回翔馳
謝，先辱叢究所蘊，始候縷陳，伏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音鼎來，儒相環衛。
台候動止萬福。某拜違
台範，倏忽數月，𥶡仰惟切，拳拳。

賀中武學

某茲者共審甄優石序，榮占上游，鄒音甫傳，輿論交慶，共惟欣忭。執事志識宏恢，韜鈐洞貫，孔明之兩全將相，李陵之兼備文武，文有如大才，可擬前哲。

賀中郡庠

文富珎淵，名登黌泮，共惟欣忭。執事天挺奇才，日新速業，一經接踵，不難拾芥之功，萬卷蟠胷，寧久暮采芹之樂，行將大用，豈比小成。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燕居中，如鴻造介祉。
台候起居萬福。某正
仰德中，伏拜
教汗，剩封琅誦，披味感戢。

答

某較能武學，濫綴末名，方圖官謝於中消，遽辱貽褒之溢美。執事詞林根柢，吐作奇芬，學問波瀾，潄為芳潤，行即膺於亨會，宜高掇於巍科。

答

才卑襪線，名綴膠庠，正資磨琢之功，乃辱褒嘉之美。執事挺琳琅之秀，含圭璧之輝，道闡妙宗，文壇雄帥，行擢巍之要，式符輿頌之私。

賀中邑庠

較甄邑庠，榮膺首選，共惟欣忭。執事儒林翹楚，學海波瀾，暫魁百里之英，才自茲以始，卓冠四方之豪傑，行將見之盛事之來，拭目以俟。

賀中義試

義塾英標，月評推重，共惟欣忭。執事毫端泉湧，胷次冰清，茲暫屈於大才，遂擢魁於小試，自此益勵詞鋒，前鏖孰敵，摘髭取第，特餘事耳。

某未即盍簪，徒勤望履，敬憑柔翰，代叙賀私，伏冀
炤察。
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偶以庸才，綴名邑學，自顧僥覦之致，實由提誨之深。賀問過情，愧浮于邑。足下才涵萬狀，文擅一家，留心姑待於黃槐，唾手即攀於丹桂。

答

區區義試，校藝而行，本無得失之心，偶預優長之選，何足為道，乃辱慶緘。足下材高天稟，望重月評，行穿鵰鶚於西風，即掣鯨魚於東海。

某未由影附於輝光，尚類遠貽於青顧，敬馳謝牘，以復先施，筆祈
台亮。
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餽饍簡劄

某加拜覆
某人稱呼某自違
星儀，屢更月琯，遡風馳
仰，與日俱新。即辰時令
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覆
某人稱呼某不覩
玉麈，又轉金風，正仰魯山，
忽蒙
鄒汗，共審時令

某加拜覆
某人稱呼某久疎
誨藥，幾換翔蓂。
瞻斗惟塵，
飛雲忽墮，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登第

擢第龍墀，登名虎榜，親朋交慶，井里生輝。某物若干，少伸賀腆，台慈不外，判入為榮。

答　受

叨綴末第，感荷吹噓，方此言歸，未遑走謝。盛儀下逮，尺仍眷隆，拜領以還，愧感交併。

答　不　受

誤恩賜第，深愧非材，重荷尊慈，寵頒盛禮，第覩戒所賜，例不敢祗承，謹撥來差回納。

送賀特奏

榮膺特命，魏綴高科，共惟歡慶。輒有某物，聊為犒郵之需，輕鮮瀆尊，倘辱判存為幸。

答　受

叨恩賜對，濫綴魏科，正為尹俊所嗤，過蒙盛禮，益重汗顏，勉強下拜，祗承不勝銘感。

答　不　受

桑榆晚景，濫玷君恩，何足為觀，舊援伏蒙眷愛，特有盛禮見頒，不敢登嘉，敬用肅納。

送賀中省

禮闈擢桂，蘭省題名，共惟歡慶，率易某物，專人馳獻，聊助慶筵，甚愧非禮，幸乞判存。

答　受

濫試春闈，偶叨末綴，是皆教誨之及，豈足為榮，未具謝忱，先辱厚賜，拜領惶恐之甚。

答　不　受

強顏西欠，僥倖綴名，曲荷眷隆，特頒盛禮，請惟卑賤，非所宜象，謹用肅回，幸勿再遣。

敬憑柔削申瀆
司箋，待蒙
頒試，榮幸攸依。
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人回姑此以復來
教，甚愧膺帥，伏乞
炤原。
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匆匆治
報，未究謝私，嗣有便風，
却容布露。
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不覩
英標游史，冀奚望風有阻。
仰手惟壓，即辰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自遅
芝宇政切葵心，綢便寵
賁，恨輸虫脫，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判剔
鶯標幾赴蛇壑，方茲仰
手，伏辱
貽箋，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發舉

儒林發藻，藝圃穿楊。鈴報風飛，歡聲雷動。輒有某物，聊充勞提之需，待蒙笑留幸甚。

答受

原本缺

答不受

浪試文闈，冒叨鄉薦。賓由提誨，何足褒嘉。伏辱仁私，特頒盛禮，不敢祗拜，謹用肅還。

送賀上庠

較藝成均，榮登首選。行整觀光之飾，即收解褐之功。某物聊表賀儀，台茲判留是幸。

答受

叨中上庠，實出望外。謝忱未控，盛禮俯頒。仰荷眷隆，不敢辭郤。下拜肅入，益重愧惶。

答不受

拙甚轉才，迂途義並，何足上塵賀問。特蒙腆賜盛儀，不敢冒昧祗承，謹授來差肅納。

送賀待補

鏖戰文闈，登名亞榜。暫淹大用，屈就小成。共惟歡慶，不腆某物，聊表賀忱，判存為幸。

答受

茲以不才，綴名乙榜。正虞貽笑，豈足為榮。盛禮寵頒，仰見愛篤。肅拜祗領，倍覺汗顏。

答不受

濫試文場，僅收小效。初何足齒，乃辱寵頒。自顧寒茲，無謂不應，受賜敢用肅回來价。

送賀郡補

榮領郡庠，巍居首選。共惟歡慶，略有某物，馳獻少寓芹誠。甚愧輕鈔，瀆尊幸乞勿外。

答受

較能泮水，幸綴末名。何足為賀，伏蒙愛厚，特有寵頒，禮意歷腆，百拜祗領，倍切愧感。

答不受

庸庸淺學，收效郡庠，初不足為輕重。且承寵惠，尤重汗顏，自顧難以祗承。謹用返璧。

敬裁短劄，晋匱
記銖筆祈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略憑箋素，少叙
謝悰，佇存　面布。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敬托回翔，少伸
謝悃，尚遲　嗣具。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某比者進詣
台墀，展慶隨沐降
尊，還教良切仰頌。即辰
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非承
台旆寵訪，即已遣謝，方此
启詹，伏拜
台汗，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頃當進遣
賓墀，謁謝，重承降對，纏
是方壓
仰尊，伏辱賜教，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贐赴殿

伲紫鄉里，入對漢廷。五色成文，奪魁可必。餉易某物若干，聊表贐行之儀，判存是幸。

答受

旅進天階，實賴雲芘。乃蒙台慈，特有某物，以旌此行，郤之不恭。拜領盛賜，尤重泚顏。

答不受

冒試帝庭，尚求藥誨。伏承眷念，特有贐儀，禮意腆甚，難以祗承，謹用肅回。與賜均矣。

送贐赴省

揚鞭西浙，奏捷南宮。已即驅車，不違擧餞。帥易某物，馳獻少效區區，得辱音留為感。

答受

偶捧鄉書，冒昧還省。曲荷眷愛，特有盛禮寵頒，不敢不拜。登領以還，一味愧感而已。

答不受

冒昧入京，較藝闈省，未遑稟別，乃辱寵頒。仰見愛隆，增惟難以祗拜，謹用回授來使。

送贐參學

翹紫執道，鼓篋圜橋。異渥鼎來，私情贊喜。輒有某物，聊易馳納，少效贐儀。切告判入。

答受

濫中成均，妄圖參學。橋門億萬，豈久某一人而已。伏蒙頒況，祗領之餘，深切負愧耳。

答不受

綴名六館，冒昧參齋，正賴芘休，特塵寵遺，實非某所敢當。敬用肅回，與拜尊賜等耳。

送贐赴監

泮礪文鋒，問津璧水。消吉戒途，不能遠餞。某物帥易馳獻，少供行廚之需，判留是禱。

答受

妄試上庠，跋涉之勞，徒自取爾。曲蒙眷愛，賜以贐儀，不敢為不恭之郤，惟是惶愧耳。

答不受

躋蹬不才，冒試儒館，未及下稟違之拜，乃先塵寵贐之儀，揆理有難祗承。是膺肅納。

函裁尺素，
申寓寸忱。萬告勿外。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申控謝箋，未究萬一。等
馬　台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匆匆治報，拜　謝不專。
伏乞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某判別

星鳳之次。伏深斗岳之詹。秉鴈音然。尺紙奠寄。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自別

芝眉屢移歷日。仰慕嵩高之切。伏壓賓輸之臨。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問別

屢誤屢移斗柄。方壓詹仰。伏辱賜緘。披讀感愧。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膻解試

辦嚴行李。榮赴踏槐。鶚表橫飛。鴻禧萃止。師易其物。少爲行色之需。幸乎判留爲感。

答受

荒踈不才。兔強就試。乃蒙親愛。特有寵頒。仰佩盛意之厚。不敢引卻。下拜祗領。

答不受

膚才之人。隨例應舉。敢圖求數。乃辱臚儀。惟是不容冒昧祗領。敬用肅納。拜賜則均。

登第送物

蒙恩賜第。僕僕來歸。皆芘之及。輒有京紅一段。率易馳納。聊見鵝毛之意。幸與盲留。

答受

茲審榮登甲第。衣錦吉辰。方圖修賀門墻。詎意先蒙盛禮。下拜祗受之餘。良切愧感。

答不受

茲來名登金榜。都騎榮歸。謙惟慶懷。未遑進賀。先辱寵頒。不敢無謂祗拜。敬用返璧。

試歸送物

比造城闈。備員就試。方茲抵舍。未及拜見。輒有某物。師易馳獻。聊表芹誠。判存是荷。

答受

茲審鏖戰秋闈。歸途愜意。佇觀高占首選。未及拜觀。兗文。先辱垂況。拜領不勝汗顏。

答不受

茲承秋闈得意。魁𢩋榮歸。未遑展賀。先辱寵頒。揆禮非所宜蒙。敬用肅回。幸勿賜責。

遊學送物

妄意遠遊。殊無所得。徒手而歸。赧然無以少效芹獻。偕有某物申潰微薄。幸乎領試。

答受

茲審遠遊來歸。解雖多暇。未遑走見。先辱寵儀。色色珍奇。拜領以還。一味一感激也。

答不受

茲承遠遊帝學。懷意榮歸。共惟慶忭。方圖造賀。且蒙寵頒。不敢冒昧祗受。敬用回納。

輕紗潰　尊。不寒而慄。等乎穿任。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惶恐。擘箋紋　謝深懼不群併告　台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敬勤回箋。少鳴　謝聽。它容　面既。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宴餞簡劄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一別英年。陰經旬浹。有懷德誼。縮蘇以之。即辰　時令

伏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正此懷人。忽領寶汗。下拜莊誦。慰懌叵量。敬審在辱　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仰手方壓。緘雲墜既。剝封莊誦。甚感眷隆。共審在辰　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登第請人

誤恩賜第。寶出維持。日遣來歸。冗擾殊甚。午刻偕具卮酒。少抒感謝之懷。切望榮賁。宜邀有各。

答赴

茲承擢第楓宸。增光梓里。共惟歡忭。慶儀未展。寵命先臨。敢不敬承。少刻即容趨侍。

答不赴

茲審榮登上第。首占高名。特有佳招。極感厚意。適以拙疾作梗。拜命不前。爲愧多矣。

中省請人

浪赴春宮。幸叨末榜。皆荷芘休。未及詣謝。略具一酌。攀迎崇重。倘辱寵賁。不勝榮幸。

答赴

茲承蜚英蘭省。榮占高科。甦騁言旋。未遑稱賀。且承眷愛。特有寵招。敢不拜命之辱。

答不赴

茲審春榜登名。榮歸故里。未及進賀。伏辱見招。偶以某親相過。未容棄出。妨命爲恐。

參學請人

溢中賢關。遂參帝學。方茲抵舍。未及奉顏。略具一盃。敢屈崇重。少圖歡語。萬乞肯臨。

答赴

茲承參赴上庠。榮歸故里。未遑詣賀。特辱見招。仰荷眷私。不遺孤子。少選即當趨侍。

答不赴

茲審榮赴上庠。勤回旌馭。未及進賀。伏承寵呼。偶以冗拘。弗及拜命。有辜來戒爲恐。

併圖　面謝。伏乞　台察。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謹貢悅素。少　謝萬一。伏幾　乎照。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幸鑒甲悰。勿賜見外。是荷是幸。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某比蒙
郡騎臨賁荒居應酹稍
紛尚稽造
謝賀愧深矣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昨審趍
賀重辱降尊正仰德中
忽辱
具墨捧讀騂顏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比審晉謁重荷
謙光稍跌
紫芝之眉忽沐郇雲之
汗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中補請人
濫試上庠僥倖中
選實由提誨之力
敢具盃酒少欵清
誨片時得辱惠然
不鄙至幸

答赴
茲承螢英璧水方圓
請教雅作乃蒙不棄
特有召命焉敢不承
即當趍赴以侍座末

答不赴
茲承登名學宥伏
深賛慶未及進陪
賀餐伏蒙見招極
荷不棄適有猥幹
拜赴不前

領舉請人
濫溺場屋叨被薦
名靖惟僥倖皆作
成之賜執具小酌
攀屈高軒伏賜賁
臨為感

答赴
茲承秋闈較藝桂籍
登名稱慶未遑先蒙
寵命豈勝銘感不敢
自外少選計當趍承

答不赴
茲承榮捧鄉書共
惟歡慶伏辱眷念
特有佳招本合拯
趍偶以感冒未果
有妨來命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百五十　十七

待補請人
才淺學疎濫叨亞
選為造物見戲姑
謀小集陪欵笑言
以釋此懷耳萬告
惠肯為荷

答赴
茲承較先詞場螢英
亞薦未遑修敬先辱
佳招仰仍愛隆不敢
不拜即刻敬當趍侍

答不赴
茲承秋闈較藝亞
榜登名特辱寵呼
良認至意自合趍
侍偶以小冗所拘
莫進慶進

郡補請人
才學空疎郡庠僥
倖皆琢磨之賜極
感著之誠借具一盃
少延清誨萬乞特
賜賁臨

答赴
茲承文擲金聲名高
璜泮未遑致敬先辱
寵呼尺仍眷存敢不
拜命即容趍侍席末

答不赴
茲承較藝泮宮榮
魁多士猥辱寵招
良佩眷存所合拜
命偶以小冗他之
趍侍不逮

尚賴　熏仁郎
賜叱馭伏乞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稟謝弗莊　丞貸為禱
等千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倘蒙殢免不勝幸甚
仰祈　丙在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某久欽名理之誨極深
懷德之私偶獲披雲慰
茲仰手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比者晉謁重荷
謙光稍跌
紫芝之眉忽沐
郇雲之汗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項嘗進拜
牆仍重蒙降接如立春風
伏辱
貽緘捧誦感激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餞赴南省
茲審揚鞭西甫奏捷
南宮九萬鵬程翱由
茲發攀屈都從少欵
清誨片時勿外為感

答赴
僥倖薦名隨例春官
之赴何必齒錢覲受
不鄙酌以榮行禮意
俱隆敢不下拜尊秉

答不赴
冐叨鄉舉監赴春
闈正賴提誨之及
伏蒙盃餞盍即趍
承偶以小冗所羈
弗克拜侍

餞赴上庠
茲審皷篋橋門著鞭
雲路兩優解褐好事
駢蕃踏甬一觴少叙
別懷萬祈惠肯為幸

答赴
纔名亞榜為造物戲
匙為上庠之行適塵
軫念且有餞盃之招
既出厚意謹用趍承

答不赴
濫叨亞選浪赴賁
闈伏辱薦盃之呼
良仍眷愛之篤悋
先諾某人之命拜
赴不及耳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百五十　十八

敬呼泓頴塵凂
崇清仰祈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敬飾赫蹏塵報
叢掌伏乞　冂鑒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飭箋申　謝深懼不虔
伏祈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寫書官中書臣周紹濂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吴璥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　十合

賻

啓劄錦語六

賻贈門　喪紀事要。總叙。　薨逝。爾雅釋名死者逝也。諸侯曰薨。薨。壞聲也。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言不復食祿也。又以死爲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又云二品以上官曰薨。背薨逝。五品以上曰棄背。次曰傾逝。

小斂。溫公書儀。古者死之明日曰小斂。

大斂。同前。又明日曰大斂。夏后氏斂用昏。商人斂用日中。周人斂用日出。今事辦則斂不以時

成服。大斂之明日也。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應三年及期喪不數閏。禪月及大功以下並數之。其閏月亡者祥祭及忌日。皆從所附之月。　所謂易月者。謂若本服期喪者止十二日。大功者九日。小功者五日。緦麻者三日也。

服制。　斬衰。用極生布爲之。不緝。　衣縫向外。裳縫向內。衣長一尺二寸。又背一尺。足以掩裳上際。　袖口尺二寸。負方一尺八寸。負在背上。綴於領下。垂放之。辟領方四寸。綴於負之兩傍。亦綴於領下。衰長六寸。博四寸。

綴於前領下。當心。帷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是爲兩帷。每帷長二尺五寸。掩裳旁際。並綴於衣。衣之兩旁。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爲三襵。

齊衰。若齊衰。則衣外緝。裳內緝。冠布則稍細。於衰右縫。並作三襵。襵向右縱。縱之以紙糊爲材。而以布爲三襵也。兩頭皆反屈於武下而畢於外。故謂之外畢。通屈一條繩爲武下。垂爲纓。　首絰大圍九寸。左本在下。　腰絰大圍七寸三分。是謂五分首絰而去一。交結處以小繩帶繫定垂之。長與絰齊。又有絞帶亦絞苴麻爲繩。以作帶繫於腰絰之下。其帶如繩。管屨已低爲管。齊衰之首絰。則其大如腰絰。而右本在上。青絰又稍小圍五寸七分有奇。布帶不用麻爲絞帶也。疏。

苴杖。竹也。

削杖。桐也。杖扶病也。爲父杖用竹。爲母杖用桐。皆高齊其心下。本謂根在下也。今之齊衰期布襴衫布幞頭布腳布腰帶布屨。婦人亦用極粗生布。爲大袖及長裙。布頭𩭿。　笄髽布蓋頭。粗麻屨。衰切以背子代大袖。婦爲姑亦緝其衣裳。無子麻爲絰。餘皆如父與舅。餘親齊衰以布稍粗者爲寬袖襴衫。稍細者爲布四腳。其制如幞巾。前綴二大腳後綴三小腳。以覆髻

自額前項。後以大腳繫之。大者則屈後小腳於髻前繫之。謂之幞頭布帶麻屨。婦人以布稍細者爲骨子及裙。露髻。生白絹爲頭𢂰。蓋頭。著白屨。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爲骨子及裙。大功露髻。以生白絹爲頭𢂰蓋頭。小功緦麻勿著華采之服而已。凡縫者皆向外𦁤之。三年之喪。既葬。皆者非績縩及見賓客。服白布欄衫。白布四腳。白布帶。麻屨亦可也。

朝夕奠。服成之後。朝夕奠蒸饋。蓋湯沐之饌如他日。

朔奠。朔日。則爲殷奠。有薦新如朔奠。

七七。此乃浮屠教。禮文不載。

卒哭。死之百日也。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三虞而卒哭。

祔。卒哭之來日祔于曾祖考。

小祥。十二月一朞也。小祥則易練服。除首絰負及衰。記檀弓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緣爲飾縓緣之屬。

大祥。二十有五月。兩朞也。白帖莫遲。將徹幃帳一牀。

禫祭。大祥後間一月禫祭。記服記。既祭乃服禫服。

除服。踰月而除服從吉。適二十七月日也。

居喪　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爲男子喪次。寢苫枕塊。既虞寢有席。其爲母同。若餘親齊衰期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內。婦人不若廬不寢苫。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飲食。三年之喪。三日之後食粥。既葬而疏食。期九月之喪疏食。既葬食肉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若有疾。雖父母之喪。食肉飲酒。疾止復初。五十不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堊室。檀宮正賤者居堊室。倚廬。記問喪。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泣血。記。泣血三年。擊胷。記。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徒跣。記。親始死。　水交手哭。惻怛之心。讀禮。記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哀哀。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易冠。新居喪。唯治葬則出。有急至親知家。則易冠而往。食菜菓。記。既虞卒哭不食菜菓。小祥食菜菓。飲糜粥。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鄰里爲糜粥以食之。寢苫枕塊。記問喪。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稽顙觸地。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哀之至也。哭泣無時。並同上。蔬食飲水。記食肉飲酒。見上注。布衰鞖屨。父母之喪。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布幕車韓。同上。婦人以布幕車韓。不爲外服。身爲庶子而爲父後者。不爲外黨服。止爲嫡母黨服。不得撫膺。父母在有朞喪大功。臨喪不得撫膺。荒頓所加。居親喪有疾。親朋相省荅。以荒頓所加。不得言損於將理。反服其服。居重喪。後遭輕喪。爲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服其服。

憂劇。　發書。劉書儀云。卒哭後。方發外人書。如未卒哭。則以孫代名。慶賀問候。固不當發。若事不獲已。豈可不發。　持服。有官居喪。居禫。禫服。稽顙。三年之喪以喪拜。稽顙而後拜。記雜記。泣血。曲禮。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殃罰。陳子昂集。不圖殃罰。老父見背。嚳號罔及。匍匐。記問喪。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孤子。父亡自稱。孝子除去郡望故也。哀子。母亡自稱。孤哀子。父母俱亡所稱也。草土臣。居喪上表也。申心刺心喪。嫡孫承重。男稱孤孫哀孫。女稱孤女哀女。罪大惡極。御文。酷罰罪苦。居心喪。母在父亡。偏罰罪深。父在母亡。居心喪云。所怙所恃。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弔答書疏。亘以父云所怙。母云所恃。飲泣茹悲。白樂天。銜哀茹恤。王元功。柴毀骨立。張九齡文。苟延殘喘。父喪母亡。謝人書疏。不得言偏侍。當云即日苟延殘喘。哀侍蒙恩。母亡父存亡。即日哀侍下蒙恩。霜露悽愴。記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見圖而泣。金日磾。見母畫圖常拜嚮而涕泣。受人惠物。君賜即云。時賵其物。親知即云沾助。溫公書儀曰。財物曰賻儀。衣服曰襚儀。香酒曰奠儀。不次。凡居五服之喪。書疏皆稱不次。不次者。謂哀痛言。謂無次序也。或弔它人。亦言不次者。蓋悼亡者。或也。其或具慶下不可稱也。無禮封字。於書背上。書孤子姓名號疏。或哀疏。並無禮封字。蓋面爲陽吉。背爲陰凶。五情震悼踊天踣　謝平原表。

諸喪　喪父。　無怙。詩蓼莪。無父何怙。終天之痛。喪父。陟岵之望。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喪母　陟屺。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無恃。詩。無母何恃。養親。子欲養而親不待。剪髮之喪。喪母。

喪夫　曰寡。孟。老而無夫曰寡。從子之戚。婦人夫死從子。變俗之哭。孟。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喪妻　炊臼。酉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客歸。妻已卒。鼓盆。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云云。斷絃。夫婦中道而喪。如琴之斷絃。房空。白居易悼妻之詩。月冷房空不見人。

喪子　舐犢。楊修死。父曰。老牛猶懷舐犢之愛。情鍾。勿予。失明。子夏喪其子而失明。嬴博之戚。延陵季子子死之。葬于嬴博之戚。

兄弟　棠原。詩。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裒矣。

姊妹　假石。邵宗元云。姊墓誌云。斂石書焉。脫纓。庾聖殂。傷女弟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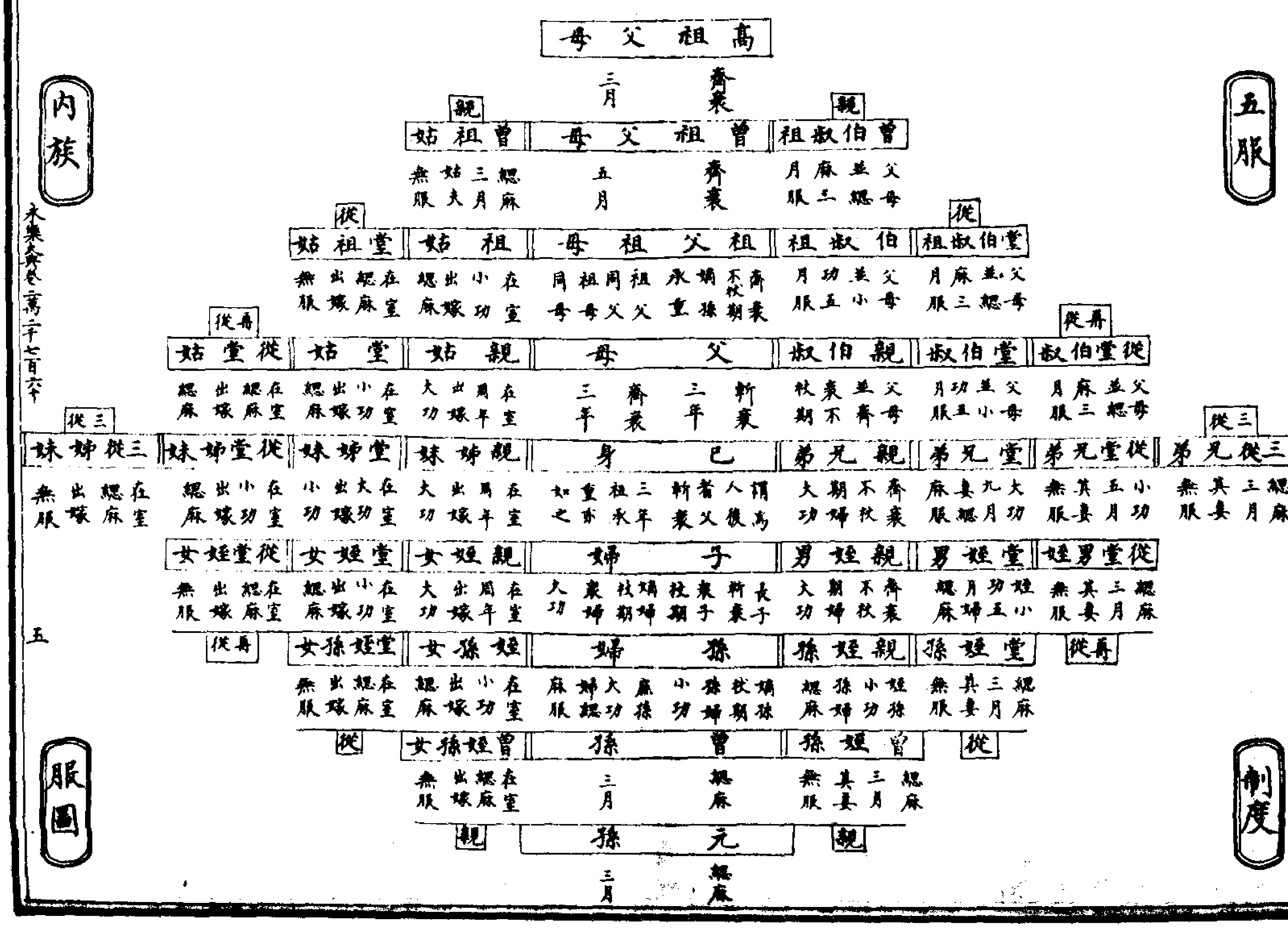
脫其纓。尙右之戚（喪姊。）昆娟之戚（喪妹。）
通喪　捲笄之戚（喪姑）　嵩位之戚（喪嫂）　承諱（門人亡也。）
居憂（居喪）　大故　憂中　制中（同上）
壽器（預造棺）　素旗（銘旌）　美櫝（棺材）　秘器（同上）
卒官（死於官）　縗杖（大服）　幽宅（墳墓）　壞廈（同上）
奔訃（急弔死）　既練（小祥）　私艱（丁憂）　執喪（同上）
就木（死入殮）　緦像（緦麻）　禮竟（脫服）　服竟（同上）
稅服（追喪服）　諱辰（忌日）　初諱（初忌）

夫族服圖



外族服圖





同居繼父	不同居繼父	從繼母嫁
齊衰不杖期謂子無大功之親從母適人所適者子無大功親	齊衰三月謂先隨母與繼父同居後異者元不同居者則無服	齊衰杖期謂繼母嫁而子從之寄育者若不從或繼母出無服

養母	嫡母	繼母	慈母
齊衰三年謂養同宗及遺棄之子同親母	齊衰三年謂妾生子喚父正室母曰嫡母	齊衰三年服是謂父再娶之母與親母同	齊衰三年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之爲母

嫁母	出母
齊衰杖期謂父亡而母改嫁適人者其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齊衰杖期謂父在而母棄被出之者其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乳母	庶母
緦麻三月謂小年曾乳哺己者謂之乳母	緦麻三月父有子之妾所生子喚曰庶母

藝術事要

琴　焦桐。蔡邕聞爨桐爆聲，因以製琴尾。號焦尾。綠綺。晉傅玄琴賦序曰：齊桓之號鐘，楚莊之繞梁，司馬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皆名器也。李勉之響泉。黃帝之清角。鶯鳴。琴訣：凡彈琴輪指曰鶯行，側輪指曰鶯鳴。鶴舞。史記：師曠援琴而奏，而玄鶴舞。白雪。韋應物琴詩：留連白雪意。朱絲。杜詩：朱絲有斷弦。琴操。韓文：將歸，二猗蘭，三龜山，並孔子作。曲越裳，周公作。五拘幽，文王作。六岐山，周公爲文王作。七履霜，尹伯奇作。八雉朝飛，牧犢子作。九別鶴，商陵牧子作。十殘形，曾子作。十二水仙，十二懷陵，並伯牙作。琴弄。河間新弄二十一章。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長清，短側，清明君，胡笳，廣陵散，白魚歎，風入松，烏夜啼，石上流泉，雙鸞，辟陽春，綠水，悲風之類。流泉。李白：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泉音。玉指。居易：聽別鶴，操歷捻朱絃，況吟將玉指。聽伯牙琴。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高山，曰：峩峩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高山流水。見上注。

棊　禮子。棊訣：貴家以弑禮心爲棊子。玉盤。棊天洞覽：用響玉棊盤，與律聲相應。手談。世說：支道林以圍棊爲手談。消日。唐李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棊。坐隱。王中郎以棊爲坐隱。賭郡。宋文帝好棊，與羊元保賭郡，元保勝，補太守。紋楸。棊盤也。梓線道也。方罫。棊局線間方目曰方罫。罫，方買切。黑白。古詩：圍棊鬭白黑。靜中忙。古詩：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蚖龍牙。棊訣：取蚖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横出。

字　銀鉤。杜詩：洒落若銀鉤。注：草書字勢也。金剪。唐司馬承禎善篆，別爲體，名金剪書。龍走。李白草書歌：時時只見龍蛇走。鸞翔。韓石鼓歌：鸞翔鳳翥衆仙下。草聖。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韋仲將謂草聖。五絕。虞世南書。太宗稱其五絕。王曰書翰。三昧。山谷集：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无出其右，可謂入筆墨三昧。八體。六帖云：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隸書，行書。易鵝字。王羲之。換羊書。談錄：晉卿戲東坡曰：昔右軍爲換鵝字，韓宗儒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三文書爲換羊書矣。後宗儒作簡以圖報書，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畫工　正經。名畫記：晉顧凱之、陸探微、張僧繇，唐吳道子爲正經。三史。同前。北齊楊子華、隋董伸仁、展子虔、唐鄭虔爲三史。百家。同上。餘畫爲百家。三祖。談實錄：顧陸張所畫通神，爲畫家三祖。善丹青。古文：良工善得丹青理。天機所到。王維畫思入神，人云天機所到。迹簡意淡。名畫記：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

傳神　不點眼。顧長康每畫人，數年不點眼。人問之，答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兼移神。趙從令韓幹周昉寫照，郭汾陽女爲前畫，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頰上三毛。顧長康圖裴楷，於頰上加三毛，神明殊勝。畫謝鯤石巖裏。人問其故，顧答之曰：鯤嘗云，一丘一壑，此子宜在壑中。寫樂天集賢院。白樂天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畫佛　壽聖寺佛母壁。王鎮集：天下良工畫神彩飛動。天星寺舍那像。張僧繇畫，有光發座。

鱗毛　包鼎虎。宣州人，精於畫虎。忠崇鵝。建陽人，工畫鴟鳥鵝鷺。點龍眼。張僧繇在金陵寺畫四龍，不點眼，點則飛去。畫馬鳴。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踶齧長鳴。號爲畫聖。誤點成蠅。吳曹不興誤點屏風，因畫成蠅，孫權以手拂之。誤筆成牛。桓溫使王獻之畫扇，筆誤落，因畫一駁牸牛。五龍生霧。後畫品：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石飛動，天將雨，即生烟霧。六馬殘塵。異人錄：寧王畫六馬殘塵，號明皇最爲奇。玉面花驄，風鬃霧鬣，纖悉備具。滕王蝶。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戴嵩牛。蓬山志：本朝太宗出古畫藏秘閣。韓幹馬。薛稷鶴。黃筌白兔。東丹王千角鹿。並同上。

山水　畫師五代營丘李成字咸熙妙畫山水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師
通神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嘗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真通神
佳手韋偃石畫斷云人知其畫馬不知松石尤工　薰羽水江左人善畫水
花木　擇仁松永嘉僧擇仁畫松一日夢青四百條龍自是臻於神　伯鸞
竹蜀黃荃子居寶字伯鸞善畫竹　趙昌花寫生逼真日中牡丹歐公古畫
吳正肅公云云　雪裏芭蕉王維畫袁安卧雪圖有雪裏芭蕉
樗蒲　呼白書叙指南云賭戲曰呼五白五木李翱五木經樗蒲五木玄
白判入坑則有據　博塞杜令夕行相與博塞為歡娛　一擲百萬晉劉毅與
帝樗蒲一擲百萬　度支郎才楊國忠　管中窺豹晉王獻之嘗觀門生樗蒲
日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投壺　樂賓記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晉齊宴左晉侯與齊侯宴投壺
即兩楹記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雅歌投壺後漢祭遵在軍旅
對酒設樂雅歌投壺
醫　總稱　良醫　神醫　醫醫　上醫　高醫　醫師　侍醫書叙云
診御脉者　女醫婦人行醫也　瘍醫外科　乳醫產科　扁鵲古之良醫者
說相　十全貴術士相王欽若一尺面桑維翰　眉過其目袁天綱相岑文

本耳白於面　借相歐陽公　虎頭燕頷相者謂班超曰虎頭燕頷飛而食肉
萬里侯相也　伏犀貫腦袁天綱相馬周　奴有侯相鉗徒相衛青當刑而王
容相黥布　鼻氣如龍虎王庭奏寐於道側有駱山人熟視之曰鼻氣如龍
虎龍虎氣交當王
占卜　決疑記龜筮先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　定吉易定天下之吉凶
莫大乎蓍龜
星命　一日閱四相張鄧公舉進士時與寇準張齊賢王公隨謁卜肆卜
者驚曰一日之內閱四相　天貴星臨門王處訥通星曆太宗時謂僧贊寧
曰師生時天貴星臨門
地理　卜地陳希夷為种放卜地豹林世出名將　青囊郭璞受書曰青囊
經　佳城夏侯嬰侯滕公得石槨一枚書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滕公居此室吾死其葬於此　伏牛岡陶侃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老曰前
岡牛伏其地葬者位極人臣又猪云公地出二千石　葬龍角古文而閑郭
璞為人相墳地微服觀之謂主人曰葬龍角必滅族主人曰璞云此是龍
耳當有天子至
工匠　規矩孟子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繩墨記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梓匠韓文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　利器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國
工指南叙藝之妙曰國工　巧工禮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　郢匠石匠也莊
子郢人匠石運斤成風　追師玉工也　歐陽詹巧冶鐵匠也王褒頌巧冶鑄
干將之璞　金工金銀匠也周禮攻金之工　埴工瓦匠也周禮搏埴之工　鞮
人針工也出周禮
干借事要　干求　求書　贈河北一書類苑元載在中書有文人來謁
載度其人朴不任事贈河北一書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及析視之更無
一詞惟署名而已大海怒欲回試謁院吏斯須有大校持箱請書書入館
之上舍留連數日奉絹千匹　補孫明復學職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
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曰老母無以養日得百錢
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之才非乞客也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
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後十年聞太山有孫先生
道德高邈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文正嘆曰貧累大矣倘索遊至
老雖大材猶將汨沒之
喪事　指麥舟范淳仁見故人有喪貧不能葬指麥舟與之
貧賤　一瓢顏子一簞食一瓢飲　四壁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鬼哭南史

劉伯龍貧窶甚忽一鬼在傍大笑　兒號韓文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
飢　食硯坡詩我生無田食破硯　通來枯硯磨不出　結鶉衣荀子子夏之結
懸鶉知衣　割鷺股後山詩我無置錐君立壁春秦作糜甘勝蜜　割白鷺股
何足難食鶺鴒肉未為出　窮到骨杜詩　貧無錐漢　數滴泉于頔鎮襄陽鄭
大務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乃為膏
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　甁無儲粟陶潛　囊空留錢杜詩不愛井表深無衣
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知遇　解驂齊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遇之塗解左驂贖之　倒屣蔡邕
奇王粲聞粲至倒屣迎之　指囷周瑜求粮曾肅有兩囷米指囷與之
假借　借書　四癡杜預云有書借人一癡借人書二癡取書三癡送書
還人四癡　三瓻唐陸龜蒙傳借人書歸必為三瓻刊正
借馬　借乘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華廄呼人為阮顏延之　俞
騎引馬人也　大中興郡賦騶騎阿引也　鄭肅之　青芻杜與奴白飯與青
芻　騶伍隨馬從者　虞郎　駿足　驊騮　代步
借轎　筍輿　籃輿　肩輿已上並通用　板輿母車也潘安仁魚軒婦人
車也左閔公　藩車太守車也　陳遵　輜車使者輕車也　文選　華輅賓者

車也。出刋子。又左傳。車如雞棲。車至小也。陳蕃。駕馬狡車。帶車馬也。

刋子。

借船 巨艦。大船。文鷁。厚舟。好船也。扶衡。飛廬。船上重屋者。說文。舲船。船有窗也。文選。艄艘。行艫。音盧。舟也。已上通用。青翰之舟。王侯舟也。說苑。篙人。篙工。棹卒。已上皆水手也。

歌妓 雪兒。李密之愛姬。每見賓僚文章中意者。令付雪兒歌之。紅粧。坡詞。聞宴出紅粧。樊素。白樂天有二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酥香。元才人所為歌詩。悉飫諷之。囀春鶯。王晉卿之歌者。西清詩話云。回首青樓雨況絕。春鶯休囀沁園花。杜韋娘。劉禹錫詩。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書吏 脫腕。唐蘇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曰乞公徐之。不然。手腕將廢。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借錢 阿堵物。王衍疾其妻貪口不言。常曰舉阿堵物。孔方兄。晉魯褒辨神論。親之如兄。字曰孔方。掛荻標。梁武帝弟蕭宏。聚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蕭援作辨惑論譏之。貸金券。王文正為舍人時。嘗貸金以贈兄弟。過期至王質以馬償。公得其券示家人曰。前人清風。假五鏹。丁晉公授饒倅。周平白鎮為判官。以片紙假五鏹。晉答王伯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 異名 白水真人。 青蚨。 鑠物。 青銅。 鵝眼。

借米 戰國策。粒米如玉。長青米也。周急。語。君子周急不繼富。貸粟。莊子貧。往貸粟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轍中有鮒魚焉。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神也。君豈有升斗之水活我乎。曰。激西江之水可乎。魚曰。不如索我於枯魚肆。貸米家。山谷。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乞米。顏魯公有乞米帖。

慰父類

尉喪父三幅 劉子 馮姓

某伏以梅衣待素。柳眼顰青。緬惟 某人大孝陟岵銜哀。居憂讀禮。神以倚福之禍焉 台候介某端拂。判藤敬修。齋蘇饘粥之間。仰祈委鑒。

某兹者不圖慶門凶變。先大夫某官倏忽棄離。堂請書之所。疾還蓉館。每誦移文舌嗣者。莫不涙涕。況親炙函丈者乎。切惟先大夫有凌雲之志。馮時凡其磨鐵硯。勵螢窓。直欲馮京之兆。在驗手間。馮京狀元。夫何天不憖遺。金榜之名未揭。而玉樓之識已成矣。嗚呼天乎。斯人而止於斯乎。抑顯揚為孝之大。終身之慕。有不在擗踊哭泣之間。少抑哀情。以襄大事。是所願望。某亟欲詣繐帷。伸一痛之感。適以事拘。徒切悵惘。謹呼墨客。代我面慰。尚希原恕。

某皇恐晉越再拜敬問 北堂孺人。即日共惟衰疚方新。鑑候萬福。老妻敬致起居慰唁之問。哀閣台眷長稚均祉。有委不外。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 劄子

時景撰易聯

正月 花垂雨淚。柳帶煙愁。 二月 岸柳顰煙。湘桃泣雨。 三月 桃臉淚紅。柳眉顰翠。

四月 鶯咽聲悲。鵑鳥韻慘。 五月 池荷泣露。院竹悲風。 六月 蟬聲號日。燕語悲風。

七月 蟬聲號晚。蟲韻悲風。 八月 風蟬恨冷。雲鴈淒寒。 九月 菊黃泣露。蘆白悲風。

十月 風木聲號。雪山頭白。 仲冬 陽舒陰剝。風慘雲愁。 十二月 歲華頹暮。雪虐風號。

起居 端居讀禮。追慕方深。神護寢苫。孝履支持。萬福均慶。孝惟理聚。自喬松以至立竹。蒙福無艾。

中幅換易氏族聯 閥閱 適者不意德門凶變。府嚴遽辭榮養。竟促真歸。閩計不勝哽咽。入下諒惟

泛槎而去張 諒惟府嚴孫堅松竹。張中 清邊尊驢。張翰 記書三篋。張安世 將謂得時行道。上金鑑之錄。張九齡 揭青錢之選。張鷟 夫何老天無眼。亟亟使之還銀槎之泛耶。張騫

講學東堂周 諒惟先丈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某夏間相會。常得議論於羽扇綸巾中。何意靡已而至於上東堂之講耶。後漢周磐卒。夢與來里先生講上東堂。

井中生桑丁 諒惟先丈號五經笥。直欲與諸儒講論於白虎。丁鴻 夫何天不假年。夢松生腹之兆。轉而為井中之桑矣。丁固夢井中生桑。後四十八歲卒。所可恨者。堂有皤皤之老也。所不恨者。聚書多必有好學為吾子孫也。丁度家貧。多以置書。

甑釜生蓮滕 諒惟先大夫氣吞雲夢。眼空湖海。滕宗諒 其志之所蘊。真小范甲兵等。天不憖遺。赤色蓮花。遽産於釜上之甑耶。滕景直炊。釜聲如雷。甑中蓮花生而赤色。俄頃姜景直旬日卒。 剗孝如曇恭。滕曇恭。號滕曾子。身親當之乎哀慟。奚啻於乾坤之崩也。

玉燕符下李　諒惟先大夫以琴書爲業李嶠出衆貧人李士謙自合仁
者之壽享陰隲之福也玉燕符下遽形於黃衫之報何耶李卿卒夢二黃
衫人曰奉至須玉燕符下也
旌旗墮空邵　諒惟先府君博覽經史邵疇刻勵爲學邵雍意謂對群玉
殿下其議論者時人尤以爲優也邵亢不知遇者何恙靡已隨旌旗鶴
隲自空而下也邵康節一日晝暎覺曰吾夢旌旗鶴隲自空而下道吾行
亂山中吾神往矣無以藥相通也
一蛇蠟鏡朱　諒惟先府君散盈室之積以此祈禳固可以免無妄之災
也朱正辭耶鄲一夢覺嗅不驅得非一蛇之蠟鏡中耶朱叔異遇異人一
日晨起中得二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卒朱正辭積財盈室
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
乘麻南遊呂　諒惟先大夫學術英博非後昇下阿蒙呂蒙自謂壽能懸
之兆呂望何恙靡已遽乘麻而南遊耶呂操嗚呼天乎死者誰不死斯人
乃止斯
雲山墜筆鄭　諒惟先大夫闢道德門鄭玄士無貴賤皆被推敬鄭莊自
合天瑞有五色雲矣鄭仁表夫何雲山之遊方吟而墜地之筆已識鄭居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百六十　十二

中寫五字云雲山遊已遍筆忽墮地而終　嗚呼今後見廣文者乎鄭虔
變綃兩足沈　諒惟先丈清癯鶴相必豐其壽夫何綃匹之識竟爲魏夢
之遊沈慶之死夢人與兩足綃天耶天耶得非清癯者非鶴相也乃郊居
賦之思索也沈約賦覆
瑤樹遠摧王　諒惟先大夫濯濯如春月柳非神仙中人王恭乃風塵外
物王衍瑤林瓊樹遠起謫仙忽摧之嘆李白詩王家瑤林樹二樹忽先摧
嗚呼天乎逝者如斯夫雖欲乘一變之馬亦不可得乎王僧
元龜何寄任　諒惟嚴府君擷杏壇之芬芳任不肯期桂籍之榮耀何恙
靡已而使殷芸輩長吁哲人之云亡耶嗚呼元龜何寄指南何託任昉死
殷芸與劉溉書云云
無三甲相陸　諒惟先府太文章魁世陸機內相魚業陸贄袖手而待聘
者久矣奈何有六丁之狀捨而無三甲之主張皇天不仁而至於斯耶王
甲者背也劉公撫陸子俊詩主張禄壽無三甲狀捨文章有六丁
太極編郎莊　諒惟先府君禮文績學方將問牛渚而闖蟾宮蝴蝶主夢
遽有太極圖編郎之去耶莊周夢蝶
酒壚啓嘆嵇　諒惟先府君文章學問晉人才之器局也誰謂晉爲竹林

之遊今啓酒壚之嘆耶王戎經黃公之酒壚曰昔與嵇阮爲竹林之遊今
亡矣今才爲羈紲視此雖近邈若山河雖欲昂昂然鶴在雞群亦不可得也
王屋道君鹿　諒惟先府嚴平生事業未展騏足鹿旐何恙靡已相敬如
賓之夫婦轉而爲撫鏡之孤鸞耶逃氏鹿公王屋山末爲虛廊道君之辰
不憐慕閣而使之㑹弃崇養也嗚呼天乎鹿翁死爲王屋山道君
主芙蓉城石　諒惟先府嚴叔視金谷之園生平祖萊之節不至於萬石
君不止也蒼蒼何意遽使之主芙蓉之城耶石曼卿夏葛冬裘朝飯夕蔬
何莫非愁時悲景之悽愴也呂黎爲石洪序夏葛云云
遊廣桑山孔　諒惟先府君得玉牀之中庸孔伋探杏壇之妙學斗大龜
印之未鑄皇天已無眼也孔瑜嘗見龍龜貫敖漢養龜中流左顧者數四
及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而顧使之廣桑山之遊耶孔子廣桑山
道君
地下修文卜　諒惟先府嚴四科巨擘卜商一代宗師賈二十八宿於胃
中爲郎宿爲客星在人間享壽即地行仙也何恙不已遽使之地下修文
郎耶卜商
九江眞人劉　諒惟先府丈煙蔡古學劉向氷柱奇材劉向謂其獻寶苑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七百六十　十三

秘書屏一揮九制之才也劉歆既不得志而起大鈞之問劉禹錫居無何
而使之爲九江之眞人耶劉沆嗚呼不復見斯人乎
墨池荒廢李　諒惟府嚴先丈胷中繡錦筆下生花李嶠耆艾老君之壽
不特長庚星之燦爛也李白何恙靡已而至於騎鯨而去耶抑爲錦囊所
崇一至於斯也李賀吐血而死墨池荒廢草空青擬畫軒昂太白星林逋
詩亦無以寫胷中之哽咽也
擁驢而去寇　諒惟先大夫胷中所蘊縱不能到鳳凰池亦合繪麒麟閣
何恙靡已至於擁驢而去耶寇準亦毋乃爲閻浮提王耶寇準平生事業
未究一二賀者求登門而吊者紛紛也
白雞在酉謝　恭亦嘗侍先大夫坐席之末起歎起慕娃有芝蘭謝元女
有柳絮謝道韞謂宜高臥東山三壽作朋矣乃今忽有大故何造物者嗇
其後而嗇其壽耶謂其白雞在酉而太歲非吳金之年也謝安曰吾夢乘
輿行十六里止見一白雞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在酉今太歲在酉吾病
不起乎安本貴卒何爲王曇不勝悲感而詠子建之詩也安死甥王曇輒
樂彌年不由西州路嘗大醉不覺至州門悲感以馬策叩扉詠子建詩
嗚呼今古誰不死聰明去作神而後有風流驅藉者乎

上帝司斛呂　有自某處來者皆謂先大夫播靈爵爵藏翊森森永極貴
喜云胡一旦仙遊天上耶得非上帝司斛未有分付者耶呂梅　亦李長吉
同歟記玉樓之成也嗚呼上界底無人乎
鶴雛堂上林　先府嚴身似雲間之鶴清如雪裏之梅林道　壽考百年方
羨水錫難老石鶴雛堂上月空圓以鶴而壽者反以鶴而終耶不能不重
爲鄭立之痛哭也鄭立哭林棣詩鶴雛堂上月空圓林棣年才七十忽有雙
鶴下棣狀然抱得一隻恐其一隻放是夕棣卒
節衰挽易聯就第二幅下節　然先府君可以無身後之憾者有賢昆玉
原缺　將見青氈綏舊黃卷纂緒衣鉢聽拜於先塋之前則
人亦云亡寔有生意況顏殤彭壽定數莫逃又當照破此理毋庸以戚戚
爲之
活脫歎句　志在金華江淹　身欄芸閣江要孫　南金待價虞世基
利器堪驚虞翻　名垂落帽　志在焚舟孟嘉　喬射石志熊渠　著匱
金書熊衰　志期豐梅　操碧金石傅
賢伯仲乍失所天攀號無地痛當奈何罔極奈何然雖無死如先大夫死
亦不朽矣何者有子萬事足坡仙蓋嘗云耳　伏想某人乍失所天悲攀

無地其爲哀慕罔極之情當如何耶擗踊哭泣者情之彰殤修短者數之
數不滅性者禮也父子之間豈能忘情亦惟覺之以天數之自然而寬其
抱裁之以古禮之當然而抑其過而已　閣下孝誠至性驟失所天何以
堪之然不毀瘠者聖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子之大孝敢請強歎淳康
稍進溢茶濮之玄成唐之德裕世襲台鼎趾美世德此某所望於閣下者
孺泣難繼哀不勝喪豈某所望於閣下者　矧惟某人天性純孝乍罹此
若其爲哀痛罔極奈何然先丈存詩書之澤有伯仲以踵其流公侯之慶
有孫枝以昌其後原缺　諒亦無憾　修門天杜杞猶　上界司斛呂
梅　仙侍靈芝王平甫　作記玉樓李長吉　九江水部
仰惟昆季孝通神明乍罹凶釁號痛及痛慘胡堪然死生定數智者莫
逃達人大觀又當以理開釋毀不滅性有聖門之教在乎　伏想純孝棗
鍾芳美顧叔一旦罹此大變摧慕奈毒未易堪處然以一身獨當前人之
責爲甚重切幸痛自節抑以襄大事以盡顯揚之道光大夫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
未暢挽易聯不及脇魁　某忝居族玉誼合一運素惟致辦香歎未何兄
奪行武尼之謹走墨鄉專致信問仰覩玉山之高賜金銀海之照　某以

山居俯在閣之也復予之也覆責我知已言之恒況且以老病不得發斧
會哭敢遣弱持奠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　某並欲請纏
帷仲一痛之來適以事拘徒切恨惘謹呼墨客代我面慰尚希原恕　某
把現書詞驚喜未既忽見訃音先丈奄棄榮養既久外除欲吊則已欲不
吊則已跡二罪當并發也若以地近人遐爲解則後之一罪又浮於前之
二罪矣朋友道絕之誅不敢逃遁敬自歸於大府之司敗伏希惕若
某人遠稍緣侍諒惟賢昆玉乍失所天罹此荼毒痛當奈何罔極奈何聞
訃之初魂驚魄失聲一味驚慘當審扶櫬遠歸難入下聯
淮歸　朔風號寒止屬爲之衡蘆矣
浙歸　平灘淺瀨帶潮聲之號矣
湘歸　斑斑淚痕之竹黯黯湘江之雲矣
廣歸　嶺梅含淚未臘而先縞矣
廣西　哀聲一慟尤黯海氣之雲矣
川蜀　朝修劍南之雲暮黯井參之雨
江西　長江萬古流盡英雄之淚矣
江東　江濤洶湧潮聲爲之怒號矣

湖北　愁帶雲夢之澤悲慘洞庭之雨
福建　哀哭號慟尤帶三十六灘之悲聲矣
通用　穡燕爲之悽愴畫鵲亦且靈色
某誼合越渡奔迸面布慰恍居無何賤軀夫理河魚作祟伏枕追今敢遣
騎持其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　某辱在交遊之舊托庇
不薄義合奔赴戀慕一哀出涕小館纏絆尚阻于行勢必作假如可求見
或襄期何許便郵果得賜報徑須勇往臨紙馳情不炙而汗　某劇欲俟
孝庭試雪之初俯伏靈筵以申一瓣之香適以歲事崢嶸百冗交櫻速與
心違敢勒此以代　面慰
　觀家喪父五幅劉子王祛
某換辰棣聽淚粉柳眼悲青共惟　某人大孝陟岵銜哀天惘人悼孝履
支持萬福某瑞滌雪泓敬修號拳几筵之間仰祈委鑒
某身自去秋頻灘衰雪得拜金蕤琳琅之貺今玉片銀花又在蹤影撰斛
奐猪客見譴不能嗣音簡慢忽畧之罪殆不可以口舌爭冰壺在上定賜
原宥
某茲者不圖慶門凶釁先大夫棄戲綵堂掌靈芝宮王平甫　德人云亡知

典不知肯爲派涕。況在姻黨，又嘗君何。切惟先大夫玉塵揮風。王衍 珠麈詠雨。王勃 撰曰飛雙鳧之錫。王喬 夫復何憾。所可憾者，三槐蔚蔚。王旦 欽如椽之筆。王珣 佩呂虔之刀。王祥 不使見之於老萊之娛，而乃見之於草萊之墓。可重人子終天之痛耳。抑顧揚爲孝之大，終身之慕，有不盡在擗踊哭泣之間者。少抑哀情，以襄大事。是所顧望。某忝緣姻婭，又當開錫往吊修擗香敬，且寫一衷。阻疾不果。外此惟有行書又隨賚卑，懷不自已。謹此代控。冥儀不腆，敢與白諸靈而焚之。弗躬弗親，併伏情恕。

某端拜上問。某人 稱呼 泊 親闕眷幼而下，即日伏惟均介侍福之福。

某僭瀆中調。某人 稱呼 僧 總幃列仙寶婕，即日伏惟咸集頎否之泰寒。鄉倘有委，毋惜條示。某人以下，竟不此殊。

右謹具申

月　日　觀不　姓　某　劉子

時景摸易聯

正月 梅衣持素。柳眼犁青。梅肥泣雨。

二月 雨杏啼紅。雪梨戴白。免曆平義。

三月 榆陰騎日。柳色攢煙。六月徂暑。

四月 麥熟悲秋。　五月 楚江哭屈。　六月 一雨悲秋。

七月 雨悲素節。風悽昔昏。　八月 燕別雕梁。蟬號古木。　九月 西風吹恨。秋葉辭柯。

十月 雨荒院菊。霜殞池荷。　仲冬 冷結氷霤。愁添日線。　季冬 景迫凋年。霜歸寒日。

第二幅摸易聯 大族

年踰八旬　切惟某人年踰八旬，身備五福。道遺蘆境，孝子順孫，撤手仙遊，死亦何憾。所不滿者，庭闈拜綵不在生前，泉壤焚黃尚遲身後。可重人子終天之痛爾。

人鑑一 已親　有如先文漢宰相之風流。魏相 唐棣臣之器局。魏徵 事業春竟，殞星告變，人鑑爲之亡矣。所可望者，秉祖風烈，尚有魏謩之在後也。

妖逢庚子 梅　夢異戊子，妖逢庚子。梅聖俞

夢蛇之歲 鄭　有如某人推轂馳聲，守節抗志。太歲在巳，竟符知命之讖。遂使螭頭之筆，鄭朗 轉而爲玉樓之記。重爲人子痛天之恨耳。所可望者，大鄭公之去，尚有小鄭公之在後也。鄭從 祖孫

瓶破雀飛 王　伏惟先大夫忠孝名門，文章偉望，營寃事業，自謂續嘉定之臚傳。在此一舉，瓶中之雀翼然而飛。楞嚴經注 一身精神如瓶破雀飛。

豈地下修文四爲筆，欲俟其代邪。抑玉樓之記，長吉尤遊其大筆也。嗚呼天乎，雲中白鶴不復見乎。劉存 孫稱劉許如半天來霞，對敵如雲中白鶴。

廳前之柳，不復覩乎。某 繫稱劉巘

井中之蛇 黃　某嘗得侍先大夫之側，汪汪若千頃波。黃叔度 康健之身，一日千里之驥，未足爲喻。李常稱黃山谷 何意靡已，忽至大故。豈井裏四蛇之作祟邪。傳云 井裏四蛇 催命促 嗚呼天乎，風雷示信，頭角崢嶸，不見於庭前之拜綵，而見於泉壤之焚黃。深重爲先大夫之痛乎。南 朝州 黃裳

二鼠嚙藤 鍾　嘗謂與國咸休，箕翼齊壽，先大夫儻二鼠之嚙藤。譬喻 日月 俱迫 則曲中人不見，昔爲湘靈之賦者，今爲命終之讖矣。錢起

薤上朝露 田　某嘗訪先大夫於萬卷之樓。田弘正 珠履之客，不虛席也。謂其詩書收効，將爲國之珍也。田子方 柰何月明星稀，而薤上朝露之易晞邪。田橫 嗚呼，紫荊之花不復茂乎，衆事何許。田真 人死一去何時歸。薤露歌

當首爲萬里之哭乎。萬里 作家 地 田橫事

故衣殘藥 楊　某昨嘗侍先大夫鱣堂之側。楊震 議論鏗鏘。楊政 端是臺閣中人物也。何疾靡已，而至大故。楊寬 所可痛者，故衣猶絜上，殘藥尚頭邊。所可望者，一家三書，昌黎筆之所樂道。楊凌 三子 登科 尚存於身後之

蒙也。

兒啼女哭 陶　某昨嘗謁先大夫於醉石之上，精力強健，以與遲覺不殊。何意靡已，忽生八翼，而飛天上邪。陶侃事 嗚呼，嬌兒索父啼，良女撫我哭。淵明自挽 誰不爲之痛情也。重可痛者，皤皤之母，空垂剪髮之情也。

牛炙白酒 杜　春間荆識，先府如坐武庫，得撰熙漆凝脂於談笑間。杜預 不謂人傳訃告，驚倒無地。昌黎謂家家白酒，處處牛炙，常人胡爲不此死耶。嗚呼，得非白雞之年乎。今太歲非酉也。得非龍蛇之歲乎。今年又非辰巳也。斯人乃如此而止耶。所可憾者，一門三秀才。杜正倫 不使先大夫見於綵庭，而乃見焚黃於泉壤。重爲人子之痛也。

卒於八月 司馬　先大夫文詞藻贍，即南豐典吏之遺。學問淵源，得涑水言志之妙。云胡一疾，竟以不起。月沒酉兮八月，司馬牛之讖。果不逃司馬之讖邪。抑易簀而去，不可得而挽邪。先丈死尤不死矣。書種留香，將復見蓮花之瑞。曾從龍狀元 惜不於綵庭而見拜綵，乃於泉壤而見焚黃。重爲人子罔極之痛爾。

夢泰山裂 李　昨嘗登龍門，見先大夫人如玉筍。李宗閔 詩如錦囊。李賀 將謂夢筆生花，召見金鑾，而論事朝爲玉樓之成而作記邪。李長吉 李虞

中興韓愈曰吾夢泰山裂未幾虞中卒訃告之來意者夢泰山而裂耶
杏花零落孟 昨嘗過先大夫之門此時人面桃花同一光輝忽聞訃音
黃金之榜尚未掛名而玉樓之記俄歸夢倪嗚呼杏花零落矣張籍哭孟
寂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蘭無香氣矣賈島哭孟郊蘭無香
泰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斷機之母空無倚門之望矣嗚呼誰不痛哭
也誰不爲之流涕也
愁眉雅齒張 先大夫嘗與予曰槐黃過人予意其績淳熙之大儒張孝
祥驪積浦之芳躅張九成必此人也未何以金榜掛名之候遽爲玉樓作
記之遐嗚呼向壁愁眉無復畫狀床雅齒已能啼本是張祜哭顏尹詩有
張敏事誰不爲斯人之痛哭乎所可望者有安世之在其後張湯之孫死
尤不死也
生芻一束郭 嘗得侍先大夫之側聆其議論似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倘
得明時際遇三公服之褮郭賀郭表當是前身之太白也郭祥正一旦騎
鯨而去風雨悽愴尚遺折肩之巾耶其材匪孺子不能爲生芻一束之敬
對其靈而白之郭林宗親喪徐孺子來弔之生芻一束於前而去林宗曰
詩云其人如玉吾無德何以堪之

春闈訃告 花殘泣雨先大夫果以訃告聞竟不知主芙蓉城耶丁度掌
靈芝宮也王子月玉樓之成時無好手不容李長吉之退遜也嗚呼痛乎
夏闈訃告 風竹悲聲忽吹訃告先大父竟以真歸不知爲天上修門耶
爲上帝司糾耶呂誨地下修文則卜商詞學不容人世之模楷也
秋闈訃告 西風一起天色黯然先大夫竟以仙逝聞不知爲廣桑山真
官耶爲王屋山道君龐籍耶王魚符下昌黎攫扶天機不容李翱之繼其
芳也嗚呼世復有斯人乎
冬闈訃告 朔風號悲瓊田萬頃忽聞先大夫訃告乾坤亦且無白矣不
知爲太極編郎耶莊周爲九江真人耶劉沆在天上長吉欲爲之侶在地
下顏商願與爲之三也
溺死 嗚呼不情河伯作梗先大夫忽以訃告豈靈光之賦不容王延壽
之獨擅耶韓愈弔杜甫之詞曰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況汨羅底亦不
知爲謫仙之騎鯨耶爲三閭之汨羅耶要亦非牛炙之役使也杜甫其實
靈光賦之薰心也後漢王延壽到蒙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
夢功名轉爲死夢換易熊氏族
碧光來層 槐黃伊邇初謂碧光來層乃金馬玉堂之兆誰謂上界無人
召作玉樓之記耶高宇求夢夢得詩曰碧光來層天外聲乃高宇也
吹起鴈行 槐秋過眼意謂吹起鴈行乃鴈塔題名之兆誰謂萬里無雲
之句乃天上玉樓之成不容老筆之在玉堀也唐必勝得夢萬里無雲天
一色秋風吹起鴈行高
榴花瑞讖 雲路已迫意謂榴花瑞讖乃祖洽臚傳之兆誰謂修文地下
不爲桂葉之馨香而爲杏花之零落耶葉祖洽詩已分桂葉爭雲路不買
榴花結狀根
不行殿下 蟾宮月近鵬路風高意謂殿下不須行乃龍飛不放殿試之
不待問也何玉樓之成而爲天上之行則平生五色筆意竟於此而旋耶來
極得夢得詩溫貴前後並殿下不須行
詞林學海李 初與先大夫交遊觀其議論則學海之儒龍觀其詞章則
詞林之文豹意謂一箭定天山必此人也夜如何其夜未央羌笛一聲忽
傳訃告昌黎哭李虛中詞林枝葉盡學海波濤乾信復有此人
及第未久蕭 嘗讀先大夫廷對策縷縷萬言意謂壽數之長亦如是縷
縷也未何一病不起竟以真歸嗚呼中書空籍賢能士上界邈徵翰墨官
不復見綵衣之新剪乎

俗不如古江 秋風鏖戰吉兆紛紛俗不如古之夢端自斯人得之也江
俞何恙靡已轉而爲人古耶嗚呼公卿無命到造化大兒嬉豈五色之筆
竟以才思摛艷而奪之乎江淹江俞治餐律賦大乾廟夢見王者坐於
殿庭屏退左右告之曰俗不如古后解試聖上禮以皇質賦破云俗不如
古聖期再淳
年至五十劉 學易之年正努力功名之秋先大夫何恙靡已而仙逝耶
人言方知買臣貴天命纔知遣父終劉斯人不復見於斯乎
不容追韓 李翱夢黃衣云必待王魚符下先大夫忽以訃聞得非文寶
姚姒王魚符下耶王遠知著周易上帝攝六丁雷電追取要亦著書滿家
難以追取歟不容翱追韓步也
風鬼雪鬼鄭 王延壽作靈光賦鄭居中作雪山詩並見前注誰知皆仙
遊之兆耶亦先大夫非此而去耶嗚呼爲愛詩名吟到此風鬼雪鬼去難捉
辰年之惡鄭 桂籍未香莫是卧龍頭角困今年歲在辰鄭康成以讖
合之命終其殆敎數頭角入亨衢之時乎先大夫反以此而不起嗚呼人
皆期大用天不畀脩齡果以辰年爲惡乎歲在龍蛇貴人嗟竟不虛其應
乎鄭康成

七九之年李　李晉公夢一老父曰。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令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也。後晉公以六十三卒。先大夫竟以此數而逝。其豈非萬羊將滿者乎。李德裕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十六百矣。旬日振武軍節使饋羊四百。公大驚。而平生用度不敢踰越。要亦蓬萊海上不逃劉道仙遊之識乎。道士劉道爲德裕作仙遊亭詩。宅時駕鶴遊滄海。門前蓬萊海上春。后晉公卒。

金昆玉季　其亦嘗侍先大夫坐。席之末。起敬起慕。金昆玉季。競秀一門。世間罕有。異時稼芳齋輝。爭榮仕版。坐二老於堂上。拜八士於堂下。燕山之實風斯下矣。乃今忽有大故。何造物者嗇其後而嗇其壽邪。

步健如飛　共惟先大夫舊學耆英。著龜昭代。謂百年如衛武。千歲若廣成以重邦家。亦閭上下。巖堅步健如飛。與客爭棋。申旦不寐。不知邁日何意靡已遂至大故。

已領鴞薦　追惟府嚴德醇躬履譽望。鄉評早魁鴞薦之榮。已近龍墀之對。嘉會突來。亨衢方啓。況萱庭福壽綿綿。未艾蘭。指事業蹱蹱相輝。謂宜仁者而壽。上可以終縣侍之娛。下可以觀義方之效。彼蒼者天。何不慭遺而使至斯極邪。

心地坦夷　有如先丈。心地坦夷。性天昭徹。仁者之壽。孰不謂宜。豈意天不慭遺。而使之遽捨九京邪。

六經蕪廢　先大夫奄忽夢楹。棄捐戲綵。始得道途之所傳。不敢以信。山賊抵城。乃聆其眞。驚呼熱腸。方食失匕。有如某人。

習春秋　習中襄疑。方欲雄伯斯人。不使鼇狐之先登。何意靡已遂至大故。豈嘗麟獲郊。王伯之辨。竟使之鉗其口。緘其聲邪。

習禮記　孔子枕中之書。曾參得之。今先丈枕中秘書之未傳。而地下修文之已逮。孰事孝如曾子。未傳之書。累無人以領之乎。

習周禮　周官三百六十。乃王府之書也。何轉爲玉樓之記邪。以天官一卷。爲上帝之司糾也。

習尚書　道出羲黃。文窺姚姒。典謨訓誥。蓋謂伏生輩所不及也。夫何學過於伏生。而伏生年登九十。未得其三之一邪。

習毛詩　以黃鍾大呂之器。而奏清廟朱弦之音。方將期玉堂之大用。何造物者嗇其壽。而使之作玉樓之記邪。詩始於關雎。終於清廟。有以合其識也。嗚呼。斯人已矣。風雅不發。

習周易　韓昌黎曰。上帝勅六丁雷電下取。將謂王知微著周易而言也。

先大夫嘗曰。漏泄天機。亦合勅雷電而取。將何上帝奪其算邪。嗚呼。八卦不畫。六爻無象。

習篆律　王延壽作靈光賦。未至湘江而卒。先大夫號八叉手。不知何意靡已而仙逝邪。豈以詞章如延壽邪。嗚呼。玉樓作記。必以摛章大手而後爲乎。

僉判　先府僉陰德在人。壽一身以壽王家。理也。依王儉綠水之蓮爲今孤金燭之蓮。亦理也。何天不慭遺。遂轉爲滕景眞金龜之蓮邪。

縣尉　先府梅仙忽主蓉城。僉棄縣奉。某初聞慘報。切謂流言。至再至三。審而後知其實。先大夫壽體康健。未嘗坎坷。何意不已。以僭獳鷫鷫之飛轉爲康節鵑鵑之墜邪。嗚呼。射鴨堂之草。不復有生意乎。

知縣　不意名門。變鍾巨測。先大夫知縣郎中。捐棄色養。日月弗居。奄經換朔。諒惟某人罹此之苦。痛裂心腸。無所忍處。某初聞慘報。切謂訛言。近得塗傳。將食失匕。先大夫康健如衆。公精力如衛武。不審何意。脫變兒之舄而爲隻鶴之飛。佛佛嗚呼。鄴堂籍記。將馳召上界樓成。不假齡。今復有斯余

長句活脫聯　牢落黃粱之枕。高寒白玉之樓。帝所摩召。方喜貫頤之行。天上樓成。遽有長吉之厄。名通金闕之籍。夢記玉樓之成。

兵官　嚴細柳之營。爲隕星之營。　丞　戢庭下之松。便井中之桑

司法　試墨曹之祿。記白玉之樓。　倅　題屏星之駕。爲西月之殘。

簿　展治中之驥。逮井棗之雕。　敎　坐泮水之宫。爲泰山之梁

敎　坐戴馮之席。講周磬之堂。　敎　得堂上之體。故瓶中之雀。

節哀歔欷　不及服闋

異隱之過哀　異隱之執喪。哀毀過禮。雖激悲於韓康伯之母。然不得中道。稍失聖賢之制。所冀少抑哀情。以終大事。是所顧望。

青陽孝子　何汀哭踊無數。雖號青陽孝子。終失聖賢毀瘠滅性之義。顧言刪割哀情。以副顯揚之望。

誠守孝子　王綏居處飮食。每事貶降。雖號誠守孝子。然孝經未聞毀不滅性。此乃聖賢之格言。願言少自抑哀。以副九京之望。

董孝名鄕　董黯之孝。其從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鳥。然亦不在擗踊哭泣之間。願言遵從古制。以理自遣。以副揚名之望。

劉孝子　劉敦儒居喪毀瘠。號劉孝子。然聖賢立訓。惟欲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正不在號天扣地之間。少抑哀情。以襄大事。乃所顧望。時贈之儀刋諸具陳。願告諸靈以白之。

溢米水漿　制閔且異爵古人溢米之典戒曾子水漿之悔況人子之孝
正不在於摧肝裂肺毀不滅性格言如丹敢誦此以告
江革巨孝　江革巨孝之稱不在於擗踊哭泣所祈少抑哀情勉由中制
遵先聖不滅之訓全孝子不匱之情某伏楮馳情不勝黙望
牛徽之孝　然人之生死猶朝與昏逝者而已矣空復追念牛徽之孝牛蔚
豈盡在裂肝決腸之痛顧言剛制哀情以副顯望
閔騫之孝　死生晝夜此理之常毀性傷生古人所戒閔騫之孝一字所
稱何嘗盡在擗踊哭泣之間顧言支力扶持以終大事乃所願望
韋賢有子　先公之賢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獨
不朽況韋賢之後有玄成者乎顧言撙節哀情以副時望
顯揚後世　自古孝子止以顯揚後世爲緊切昆仲學問如許功名咄使
驂靳之擬不如宋玉奚至爲地下之修文郎邪
換　使帖字之寫不坪羊欣奚至爲天上之作記邪　寒窓事業如九經
三史之註述盡東之高閣玉樓記始來使先君不復剔劃萬象天何得奪
之識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一　十合

劉　啓劉歸語七

賻贈門　喪母類喪父附

慰人喪父三幅劉子

某伏以露菊萎霜風梧殞黃共惟　直閣大孝驟膺陟岵之哀偏奉樹護
之養天棐純孝孝復支持萬福某欽上記典籤伏惟肘辛
某屬者先丞相茸壽就國奏記屬報切知申甫蕃宣之喜奠龍孫健之身
錯壽百年未艾也近旬決聞遂傳訃告聞問哀慟一引欲絕仰惟先丞相
尊予四朝元勳冠于一代　皇上爲之震悼朝野罔不相弔直閣孝誠至
性驟失所天何以堪之然不毀隮者聖人之大戒樹立門户者人子之大
孝敢請強歠淖糜稍進溢米漢之玄成唐之德裕與本朝之呂晦叔范堯
夫世襲台鼎趾美名德此某所以望於直閣者哭泣難繼哀不勝喪豈某
所望於直閣者某老病不克駿奔會哭于繐幕之前敬遣某人一行不腆
奠儀列之香狀祭文矣敢冀台察
某皇恐晉越再拜啟問北堂國太夫人即日共惟哀疚方新鬱候萬福老
妻敬致起居慰唁之悃哀閣台眷長稺均祉諸令弟直閣附此弔問有委
不外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劉子

慰人喪母三幅劉子

某伏以虞琴悲弦霜筠染淚欽惟　某人至孝忌罹凶變神佑孝思台候
孝履萬福某謹布柔削以貢興居之問僭率皇恐
某茲不虞慶門主變母夫人遐捐色養丞迓輿遊悲風始間方飯夫乚不
任慘戚重惟夫人賢淑如許彼蒼愍遺足可膺受看文昌峨之福何慧不
已至于大故欽想某人終身之慕移作終天之痛哀焚奈何尚惟以一身
係於家國者亦重惟禮制是遵毋毀瘠以滅性以盡孝誠以期顯揚
某猶自下稟違之拜奇蹤跛竟尚不得安職近方稍定是以修慰稽緩令
尊遣家僕歸其祭饌令學生躬詣靈幃代伸奠禮東望門屏但切哀號伏
冀鑒詧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劉子

時令換易句

正月　花露啼紅　　二月　燕調怨語　　三月　苍殘苦雨
無烟慘碧　　鶯訴愁聲　　參凝愁雲
梅雨助泣　　恨浮菖玉　　蛙鳴舊恨
四月　菖風扇悲　　五月　淚滴荷珠　　六月　蟬躁新悲
鳫淚悲聲　　豆苍泣雨　　菊慘秋容
七月　蛩吟苦韻　　八月　桂子悲風　　九月　楓番曉淚
十月髙良　　風梅吹愁　　寒烟悲林
十月　一寒作苦　　十一月　雨竹洒淚　　十二月　嚴風慘物
風物纏悲　蓼莪罔極　色慘蒿莪　聲酸薪棘　天相
神相悲摧孝履支勝

起居換易句
廬寢體力支持

第二幡換易叁

有曾孟訓　先大夫人奄終上壽戴星奔馳既已旬日聞訃以來同深悲愴切惟先堂閫範之隆於曾不愧義方之訓視孟有光天錫純嘏康寧壽考所以報稱者固不一而足瑤池歸侍神遊莫追夫復何憾然淵騫之思鯢天地罔極哀痛何有窮已

如曾傳母　恭聞萱堂大夫人壽考康強弟祿無父如曾傳之母謂宜三壽作朋眉壽無害不審何恙弃人間戲綵之養而歸天上瑤池之樂聞訃之初悼心怛然共惟盡孝如曾子騃懼哀疾何以堪之

有陶孟風　壽母國太夫人忽奄棄榮養覽報驚惻恭惟夫人婦德母道不減孟陶淑閫柔儀有光國史訓迪其子爲時名勝魚軒象服裒對壽觴瑱宜衍萬有千歲之祉而婺丈忽遷聞函温凊定省一變而爲擗踊哭泣愛敬之至何以堪之

松貞玉潤　共惟先太夫人婦道母德松貞玉潤年近期頤益封疊至方以爲慶門盛事益蒙書恩忽聞奄棄榮養不勝慘愴豈金玉滿堂之富貴尤不如瑤池珠室之優游邪

如戴勝仙　全生介在村落如坐井底乃不知有萱堂之戚不獲俛生芻之弔今拳尺素訃告乃始聞焉共惟夫人康健之身如戴勝之仙何恙不已捨魚軒象服之榮而就西方寂滅之境邪遐想遐想淵騫之痛不能堪此

雙鳳集拳　捻聞先大夫人平生賢德福祿未艾方且坐觀子弟飛騰享天人之樂未有窮日不謂一朝頓成萬古豈婺丈得雙鳳集拳之夢而然邪嗚呼最憐昔日稱觴處桂茂蘭芳萱草殘人子之痛莫何以堪 張氏求官夢雙鳳集拳後母喪

軻母斷機　某惜别雖舊聞變巨測先大夫人奄棄榮養共惟先夫人斷機如軻觀意謂長壽無艾也俟其大夫五鼎而後終邪一疾不起竟以訃聞嗚呼萱草奈何空緑砌蟠桃催熟宴瑤池人子之痛莫何以堪

陶母剪髮　先大夫人年齡八十坐享人間富貴豈謂朝露之晞竟爲偃月之返豈以婺丈夢生八翅飛到天門而然邪不然瑤池之宴群仙畢集天獨不愁遺剪髮之嬉也

年齡九十　先大夫人考終大耋坐閲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君子稱孤於童丱中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創鉅痛深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六七十皆注於經終身之慕不在於號天扣地之間所與折衷從禮

堂前戲綵　共惟先大夫人清凝瑤瑟共調不老之春涼徹銀床自愛偏長之夏人人皆謂之佛母何恙靡已堂前戲綵之歡轉而爲靈前縞素之哭邪嗟乎王佩傳聲催母宴獸蕭吹恨替人愁淵騫之痛何以自堪

陸績懷橘　欽惟壽堂稟柔順利貞之德享康寧富壽之業理也何恙靡已棄陸績懷橘之奉而從王母蟠桃之遊嗚呼堂前萱草空餘簌匣裏菱花半掩塵日居月諸何以堪處

月殿之遊　某嘗登戲綵堂見萱堂夫人意謂壽考康寧曾傳之母戴勝之仙不是過也蟠桃催熟致使花語尤未軸金而竟從月殿之遊邪　母儀天下之式　婦道世間之師　鬢剪陶閫之月　機緣孟織之霜　相夫之恭有禮　持己之儉無華　令孟母之訓慈　古共姜之誓節　嘉謀壼内之相　懿行女中之師　深居林下之孫　節婦傳中之賢

婦儀　共惟壽堂夫人端處北堂萱緑介無疆之壽安行南澗蘋蘩躬薦米之儀將擬鳳綸大國之封忽報鶴馭神山之返哀痛奈何罔極奈何

共惟壽堂夫人挑燈課子剪髮延賢仁人之婦天必相之以九五之福八千之春何瑤池桃熟速歸侍宴不使之見玉堦之萊衣邪嗚呼讀盡周詩三百首令人愁看柏舟篇悰惟純孝如顥叔不能堪處

有子領薦　共惟壽堂夫人如劉恢之母不敢自賢如康伯之母見賢不敎陰德之壽當合洪範之數蒼天何意不使如陳恭肅之母扶輿侍蟠桃之宴限見曳竟黯黯於偃月之遊邪嗚呼旁曾婁鶚薦身不及魚軒寧不爲九京之恨乎

一門盛事　去冬在壽母之旁見其庭前戲綵辟雍名續於弟兄見其摹

外章絲屬範禮行於娣姒是殆曾傳之母當與之三壽作朋也瑤池缺侍
遂使之乘鸞而去邪嗟乎女史書彤管詩人詠柏舟萱室之草空黯黯而
不章乎

湘妃揮淚　某去歲壽先夫人觴時蘭庭堦玉花誥軸金和氣一堂瑞藹
葱鬱近聞訃告未敢為信山臧入城始得其的共惟壽母夫人暫運覺之
保訓傳業之軻造物有情盍使之受五鼎之報登八重之榮內供孟軻何
戢雲郁郁竟使之揮湘妃之淚邪嗚呼鸞鏡梨花羞缺月鳳臺萱草恨鸞
霜葉砧之痛何以堪之

節哀啟套不及臨慰

誼同吾母　某辱在與游嘗展升堂之拜誼同吾母痛悼切至更顧酌古
人溢米之典戚曾子水漿之悔以襄大事以寄門戶某不腆酒綿已具別
紙致問台閣孝眷共惟哀痛惟均婦兒列拜慰問

係風捕影　悼念之情固未易拂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
置則與係風捕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冀尊生日廣以襄大事某不腆酒
綿已具別紙伏乞財幸

感動鄰母　契丈哀毀過禮使韓康伯之母輟瀋投筯吳隱之喪母然聖
賢立制中正而止顧言剛制哀情以答親之所以屬望者乃士大夫之所
祈冀禮不腆別紙說聞伏乞財察

感動鄉社　契文哀痛過傷鄉社即輟然孝經十八章固以節哀言於末
者蓋欲全其立身揚名使死之日猶生之年聖賢蓋有意願言從制少抑
哀情不勝至祝

居喪慰人喪母劉子五幅

某切以露草泣曉風梢號寒共惟　某人至孝端憂讀禮擗號方深百神
起敬孝履支福某扶力奏記申候輿戴筆墨滄擊仰丐矜恕

某修調初筮肅嚴前陳既在隱憂不敢重瀆欽惟孝通幽顯誠格神明允
見於動息之間當自有休祥之應更乞聽時倍養撙制節哀既大事之克
襄即奪情之有詔歎以輿論私告消人

某伏聞慶門大變先大夫人奄棄榮養遽輟眞歸仰惟某人誠孝自天執
哀盡道號奉追慕其何以堪居諸迅速已踰齋七兩間鑒臨若為感傷地
靈啓秘風水勝處佳城已闢土木勞煩良不易此某辱在契家子姪之列
聞問驚怛長號失聲待盡倚廬無從躬致一哀之奠遡風哽咽不任下情

某一介無怙不自投死先君小祥調護遠棄諸孤痛泣號天追從無地伏
蒙尊慈篤叙先契覲屈法從下唁素幃吊死問生衰形辭色懷哉此德何
日而忘扶載抵家即憑子墨攀其確謝之私燕几靖深必蒙電覽自持厭
後縱縱喪居奔走山林經營宅兆凶惡姓氏不應數至防閤尊仰道德雖
衰痛顛躋不廢也

某姓名厭諱不敢僭申總幃大眷之問且屬居喪不兼二事未敢致使令
之請伏乞　原宥

慰人喪母三幅劉子

某伏以淒風吹葉哀厲鳴秋敬惟　某人至孝乍罹凶變神佑孝思台候
孝履曼福某謹布柔削以貢興居之問僭率皇恐

某自寶祐以至改元凡十餘年每登眉壽堂見萱堂恭人中心自信謂有
壽者相文自尊丈化去之後賢伯仲尚小先大夫人一力主持家園富矣
亦不斜不貴我先大夫人之心力凡人之生受艱難者其壽必長雖自昆
仲析姻之後可以坐享三五年間頃成宅世初得舍姪書報傷痛逾月頃
恨門下其初不使迎侍同往華下使之覽觀勝地以慰風昔期予之顧靜
而思之若從初同為此行其勢必不先歸大數一盡不可復救道阻且長
扛舁顛頓却不為便令之所恨但以門下在外不得躬親湯藥聽臨絕之
音使人予有終天之痛良不滿耳然人生遊宦如此者所不能免但在不
忘罔極之恩所以圖報者何若孝經所謂棺槨衣衾卜其宅兆此非有巨
力者所當慮某敢以為告

某皇恐拜問哀闕中外由尊及稚即日均介轉否之泰有幹邑驅使拱聽
劉下

右謹具申

服中慰人喪母劉子

某伏以松聲號風運肥泣雨欽惟　某人至孝風木興悲蓼莪罔極百靈
矜憫孝履支持萬福某不意德門禍鍾先大夫人奄棄色養淑德懿範照
映閨閫而遽止於斯邪某頃罹荼毒不自生存每覩萱花畫永藤綺春融
則為之起嘆歎羨感激淚下天不憗遺倏爾朝露傷哉痛哉去秋首蒙遺
我以書辭卑意苦謝墨未乾其歎復以悽愴之語形諸言牘方圖躬詣帛
位寓之一哀第　為一制未容易服以出引領雪帷神魂飛去某陟屺之
思踰年未艾歎不敢節抑之請輒進於劑厂痛深之初然顯揚之貴華于
一身強加饘粥以從中制豈以是為常談而弗吉尚惟勉之堊廬中外四
大惟均此有委蜀蜀以請

慰人喪祖劉子

某伏以燕衎春恨蝶惹花愁共惟　某人省允乍罹變故神相悲摧孝履起居萬福某昨拜劉汗審知尊翁致政暫異節宣意謂無妄之灾可勿藥而喜閒訊東風乃聆燕賓靈椿未霜先折可恨可嘆夫以吉德眉壽舉按偕老賢伯仲磨礲遠業着鞭功名之場造物者正當假算年使之耳聽走鈴之聲目觀拾青之業亘數月以需矣青雲咫尺乃以四親具慶不得大書鴈塔為九京恨痛當奈何某雲山礙人弗克以面叙梗塞端便附此臨楮惆惆然未即盍膂所冀痛排無益之悲圖其遠者大者以慰平日抱孫之望同舍之願也擊里有委伏乞　條示

時令換易聯

正月　苦雨慳霽　凝雲結陰
二月　野鳥啼春　岸花泣曉
三月　蝶恨花殘　鶯啼春老
四月　梅肥泣雨　參熟悲秋
五月　荷傾淚雨　槐擁愁雲
六月　涉難泄恨　林暑吉殘
七月　草根泣露　顔木悲風
八月　蘆鴈聲悲　尊鱸思苦
九月　菊慘秋容　稻蚕晚淚
十月　螢音吟苦　鴈陣悽寒
仲冬　楓懸丹旐　梅覩素裝
季冬　凍雲閣淚　臘雪胚愁

起居換易聯　一畫孝思　百尔神相　號泰几筵　孝心昭格

神相　神佑悲惇孝履萬福

均慶　衆問倚漢寶聚如星韡杜叢禧表衷均福

凶變　不意道義之門遽慘凶酷之變先祖考奄弃榮養聞訃之初心驚惻怛

曾賀壽來　某昨嘗上令祖之壽此時（原本缺）惟見虎丘山上南極老人之光燦也何悲靡已獨不能需令秋蘭桂之香為終別槐柯之夢邪嗚呼平方垂八八幻已夢三三獨不重慈孫之愴然邪

維縣占夢　酌兕升堂　祥開夢燕　事紀垂弧　日逢初度　天與修齡　祥開華旦　岳誕真儒　杓璇正午　瑞紀長庚　律應黃鍾　星明紫極　列星應昴　嵩岳生申　坤鉉紀度　星昴標祥　日吉書丑　天佑生申

曾叅書　某昨嘗拜令祖書得家回劉見其（原本缺）意謂趙充國之康強馬伏波之老健不是過也靈椿一折辰木風號訓孫燈火之勤轉而為哭祖風霜之慘所可望者蘭庭芬香桂籍書衎祖某故不仕之家狀尚可為天府之登版耳

笔頭生春　書眼如月　句橫韓愈　字說羲之　句句金玉　字字精明　句強柳骨　字硬韓筋　筆挽千鈞　句挾九鼎

判秋未久　愚嘗望會稽之山覩老人星之輝耀及登眉壽堂見其令祖龍髯鶴相若參之九老圖中可與文潞公仙貌相似殆未可以數測也西風吹訊泰山忽裂諸孫弦誦之聲皆轉而為哭泣號訴之聲誰謂斯人（原本缺）其數亦不可及於百邪慈孫痛裂何以自堪

博大純明　端正重厚　年高德邵　貌古心研　剛方靜重　修潔精明　端厚有容　亘方不撓　望實高華　典刑秀整

白鬚紅頰　愚嘗過剡溪精舍見令祖延師訓孫嘗自吟詩曰白鬚映紅頰鼠皇向上人居無何殿風寂寂忽傳訃告以南極老人之星遽為西方淨土之遊堦蘭護郁獨不見庭椿欝秀哀情當如何邪

老望成名　愚嘗登化龍書堂見令祖磨礲事業其志不特見孫子拾青取紫而自期尤欲襲涑灝之衣鉢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也天不慭遺無疾而終床頭周易竟為焚黃之悵念重可哀邪

無子　去歲先大夫厚夜愚嘗有挽歌一聯可能蘭砌無遺恨爭奈椿堂有白頭豈謂令祖遽有騎鯨而去邪嗚呼過庭而詩禮鯉也無聞枕上中庸仍為可倚獨不為孫子之痛乎

四親缺一　令祖生為天下之士死為地行之仙固無憾也有傳經之名子又有能賦之耳孫亦無憾也所可憾者前是嚴君後是兒不見於四親具慶之時而見於雙親未老之日為令祖之深可憾爾

學道　令祖肘傳丹篆口誦黃庭許遜雞犬同升亦侯王皇勅下也哀風撼撼遽以訃聞嗟乎半夜寒蟬留蛻殼何年遼鶴返鄉閭堦庭蘭玉獨不潛法者乎

子不修讀　令祖（原本缺）造物顯相正當佑令秋之桂膺目覩蘭孫發茂四親具慶洗開無端之俗眼也虎榜將揭鶚駕遽飛白袍舉子兩為吉凶通服慰與賀并喜與憂合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五全箕子之福　三逢孟軻之尊　康寧七旬之壽　節儉一生之身　二子徐卿之亞　諸孫竇氏之方　文潞公之器局　趙充國之老成　身似雲間之鶴　心如雪裏之梅

不及臨慰　某忝在葭莩之末亟欲奔走素幃修瓣香之敬寓一哀之慟禮也過以俗事絆身弗克造前謹呼墨卿楮友聊罄萬一之忱冥帶不腆

與之偕行告而焚之乃所願望某人而次雷此唁問

慰人喪祖母劉子

某伏以苦雨悽霖凝雲結陰共惟　某人乍離變故追慕方深神以轉否爲泰台候福壽母夫人均膺倚稠之祉某適者遠聞令祖母太孺人厭三釜神遊五雲令祖母早高德邵體力康強鶴髮皤皤鶯詰翩翩子婦孫曾扶床坐席膝與綺蘿愉愉滌髓之奉綵衣藍綬績績婆娑之舞享人間之眞樂一旦以無疾而終所謂佛地中人也不知靡日何忽遂至大故然修短有數皆以預定偈生之理況其燒之茲不敢贅某拙疾所拘莫由往弔遠望長嘆此懷難諭

凶變換易聯　令祖母瑀女柔儀麻姑瑞相蘭庭暢茂蓀葉繁禧副笄六珈如山河而偕老提封萬井衍國邑以顯榮思慘西風遽吉不起其豈非蟠桃三結子之將終邪其豈非靈椿八千歲之將滿邪

無子可痛　前歲先丈之葬曾有挽詩一聯云倚門猶望靈車去落葉凄風不忍看如此酸苦天盍使之見蘭孫之貴也槐秋逼眼桂籍香飄不使先丈見之於堂前之戲綵今後使令祖母見於墳前之焚黃翻思熊膽訓孫之時何其痛邪

嘗蒙索藥　前之歲蒙索藥病即愈去之歲蒙索藥病又愈今歲嘗拜珍字皆謂令祖母勿藥而喜某亦謂三壽作朋從吏花詰之疊封也夫何夜來忽有訃音之報邪嗚呼過大可燒延壽藥有金難買返魂香雨洒蘭堦何以自堪

劉商之孝　劉商孝於祖母見於思董契丈之於祖母不減劉商造物相之當使綵衣之戲轉而爲綠衣之榮何彼神之汁未賜而麻縞之慘先見邪可恨者此也無可恨者短紫之弄墻角尚熏挑燈之跡邪

守孀極久　有自某處來者皆謂令祖母春介眉壽二因克家孫扶笵秀每極贊喜云朔一旦辭老萊之戲而仙遊天上眞所謂擺脫便行矣嗚呼兩茅蘭䓁秀方茁一節柏舟盟愈堅翻思守孀之久如之何不重子孫之感邪

喪妻類見弟附

慰人喪妻劉子

某伏以柳蟬號日槐翠悲風共惟　省元莊盆伊戚孔室自歌天棐敢恩尊候動止萬福某判別未久豈謂禍變不測聞政宜人遽弃百年偕老之聲悠爲五雲長往之遊切惟契丈一力詩書雖由天性且得過庭家訓之妙然從吏苦學不無衷言之助秋風扶搖鵬路寬展斷在斯舉則修書運報鳳樓人豈非　閣下素志遺物小兒乃獨不容　閣政少侍遽息舉案之風永別畫眉之處可勝痛哉然人之生死尤朝與昏逝者已矣空獲追念某欲請素幃申䌓香敬塵冗室集遂尼其行欽冀善調飡鼎以遠大自期此乃令壼九京之望亦堂上雙親之願也臨書致懇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劉子

時令換易聯

正月　梅銷宿粉　桃黯晨粧

四月　風竹聲悲　雨蕖淚濕

七月　荷東女稽　竹流妃淚

十月　玉龍號空　塩虎眠石

二月　梨雨滴恨　蕙風吹愁

五月　蒲風吹恨　艾扇添愁

八月　巖花泣雨　畝稼眠雲

仲冬　寒煙悲林　嚴霜慘物

三月　鳥吟春碎　蝶怨花愁

六月　柳蟬號日　槐翠悲風

九月　滿城風雨　秋意悲悽

季冬　梅腮傳粉　柳眼愁青

凶變換易套

悲撫遺奩　某茲不意德風禍伏某人遽與齊眉之願諒惟伉儷義重續祀助多乃今懷舉案於既往撫遺奩而興悲奚以堪處然死生不齊皆有於數門下達人大觀憂樂不足以動其心則蒙莊周之歌武侍御之悲必能適中以自寬

采鸞弃月　共惟閣政以表儀閨壼之賢吉蠲蘋蘩之孝訓習義方之仁俟爾采鸞而弃月宮竟以何疾仰惟起家艱難相叶君子福祿方茂謂宜享偕老之壽而遽嬰悼亡之戚與齊義隆在饋任重驟失良助何以堪之

夫榮子貴　不謂　台閫禍變淑人遺悅金霞游神寶月顧如夫榮弁綬子擬名科方當席福履富貴之未艾何宰物者珍瘁至此極也婦德爲室家之則山谷於戒丘諒不勝情於此矣觀澗蘋莫助豆籩之蔬亦付之無可奈何

翰林鳳隻　茲不意崇閫變生中閨嗚呼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斯壓如彼翰林鳳變飛一朝隻山谷詩諒惟賓敬情鍾歲寒誼重朧朧朗月悲懷奚堪

莊周箕踞　比聞內則安人奄弃蕙軒潛騎免殿郵音之來意恐是夢中語越一日收學生安閣通知親丈累罹閨閫之變驚呼失聲泪落入埋殊

爲賢淑惜也某切惟內則安人婦儀婉慝婦訓臺嚴謂宜終相夫子廓方
來之慶享偕老之年何意不已遽至大故伏計厚德君子遭此逆境觀蘭
蕙之僅遺嘆蕨蔡之非孫悽愴奈何
令之女師　惻聞閣下有鼓盆之戚共惟淑人孝慈柔惠之德允爲令之
女師敎事尊章輔贊君子閨門昌熾中衣睦姻奄弃厚夜羇旅天涯嗚呼
魚軒方過平生顧鸞鏡何期此日孤伉儷之情何以自堪
詩聯換易
留下衣笥　衣笥忽聞香未減　鑑臺永別月空圓
兩手幹蠱　雖有雙珠能繼業　可憐半鏡早分輝
辛於春月　破霜梅蘂難禁晚　帶雨梨花不奈春
使見夫業　傳聞有閨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惻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
前在世婦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殁皆可以無恨所可恨者藁砧登第新
剪綵羅襴助傳家遠披麻服餘同短檠之辛勤而不同長檠之珠翠耳
自喪其妻　顧凋不眷魚軒飛隱佩環之歷風燭須臾帝圖慶門遽奪賢
儷變故不測何痛如之某方深擧案之悲莫弔漆園之吏嗚呼只愁分歲
屠酥酒不見雙娥共飲時伉儷之情兩何以堪

事姑之勤　有自成康之鄉而來遽謂閫政有求鸞而去某聞之且疑且
信未幾聞冷風吹信果以訃聞有如閫政桃臉新匀享王母蟠桃之樂折
眉濃畫攬謝姜咏絮之工竟以何疾而弃世邪嗚呼事姑中櫛依然在不
見雞鳴盥漱人兒某在表弟之列其情尤其慘邪
能容小妾　閫政宜人人謂女相如我謂女侍中金菊持觴尤見其勞天
上麒麟也果何疾而庭前遽慘梅花之白邪嗚呼列屋能容花解語趁庭
但欲桂成叢藁砧之情何以自堪
養頻蛉子　婦順不嫌姑老病　母慈寧許子親疎
劉氏淑女　共惟閫政孺人原本缺　意謂享夫榮張敞之畫
眉得子賡韋賢之緖豈期朝露竟以夜遊諒惟伉儷義重續圯助多乃
令撫新斷之弦覽孤鸞之鏡情異堪處　沛宮貴胄　天祿名姬　風高
林下　雪咏空中　名家淑女　當代良姬　心地平夷　性天柔淑
長自名門　歸于令族
產子而卒　去臘某家人之貴成歸妹之歡此特珠履錦陳瑤仙畢華獨
閫政澂灑魚軒之飾輝煌鸞鑑之粧竟以何疾遽弃僊月嗚呼生鳳來丹
穴騎鯨上玉都藁砧之痛將何以堪

結髮齊眉　某共惟閫政宜人九畹滋容丹砂入骨自合享長生不老之
春遽結髮之因緣輒畫眉之嫵媚也誰知一疾不起結髮轉而爲斷髮畫
眉遽爽於齊眉梁鴻之痛情何以堪
釵絮遺悲　古之稱賢淑者如梁鴻之妻勤儉自將如王獻之婦才學自
任閫政恭人一身兼之誰謂龍蛇歲惡一疾不復起邪嗚呼痛乎荊釵爲
秋風之淒泣柳絮助寒雨之辛酸者予諒鼓盆之歌不自知其苦也
弦琴遽斷　昔季樺居以白蝙蝠遶庭飛而妻卒閫下遽失賢助亦豈一
曲之作祟邪嗚呼弦琴遽斷難尋可調之聲匣鏡既分安有再圓之影諒
枕上之情無以自釋
慰兄弟凶變換易
養疾城邪　不圖凶變遽鍾德閫令弟某人溘先朝露聞訃之日方食夫
已初聞養疾城邪私謂小小淫末之疾不久當有瘳豈意騎鯨一去弃世如
遺曾未閱月失此良友可爲於悒也已划閣下以手足之誼鴒原之變方
切於中其將何以爲懷
哲人萎矣　比者昆玉到邑怡怡愉愉華萼相輝令弟臨别猶諄諄然以
功名爲語誰謂壽之不百某日某人由仙里而來倏以訃告聞之驚怛追

惟曩者樓屁之時把臂捉膝如令弟亦古君子之交哲人萎矣誰與論心
言之至此不覺隕涕如雨天倫之情其何以堪
羽翼一折　不意某人以鼎盛之春秋遽弃人間世甘從赤松遊何其忍
邪惡風西來吹以凶訃聞之良切悽哽想惟執事手足情鍾友愛素篤下
有鴒原之感適虧羽翼之全傷悼之情何以自遣
才豐齡嗇　茲不圖慶門變啓令兄判簿以強仕之年亨衢折軸悲風雨
來殊深悵快切惟令兄學優而仕將以廉勤當路刮目方當羅致而推轂
之獻閒黃扉謂宜遠到天胡不仁乃財之豐而齡之嗇謂之何哉欽想執
事在原義重觸緖悲生羽翼乍凋肝膺如割痛當奈何
風雨違床　禍變靡測至于大故聞者莫傷矧閣下以手足同氣之親動
風雨違床之想能無隱乎然靜觀造物之變直者生仁者壽每每獨於賢
士大夫而恕者何哉豈瓊京玉樓真有取於君人記之邪不然長於才蓄
於文者天豈不欲福之也抑命有數焉君子不謂屈也
均氣同體　平日切慕慶門伯仲塤箎雁序整整非人所及殊以爲喜茲
焉不虞令弟某人偶爾違俗意謂無妄得之旋可勿藥彼蒼者天何其速
於玉樓之記而傷君之手足邪諒閣下懷均氣同體之義悲慟慘戚其將

奚堪

義同胥衡　共惟令弟省元當春秋鼎盛之時負邁往絶人之器揮聯萼秀出蘭芽方足為伯仲慶一夕長往天何慘哉緬惟執事義同胥衡情鍾手足鴻鴈成列而離其序脊鴒飛鳴而失其群平日友于之意一變而為悲悼何以堪之

顧影惟隻　切惟雪伯霜仲萼柎輝映麗叶奏杯酒必同酌步武必聯縣恍死關墻袗臂者多矣人莫不指為瑞世之珍造物何為不仁僉離傷歎遽促仙遊西風鴈行顧影惟隻想必有大不堪者

鴈行失序　不圖德門禍變至於斯極令弟遽尒長遊聞訃不勝哀怛有如令弟文章倒三峽之瀾筆力挽千鈞之弩得扶上羊角赤手拔鯨牙近布朝夕方當勒馬吳山問柳西湖之始乃奄地為黃粱之夢值行記白玉之樓聞者莫不酸楚況某託在親盟之末耶目斷文江助為溯風而隕淚諒惟鴈行失助手足下睽此情何以堪此

蘇堤問柳　某秋闈全令弟試妙齡嶄然卓詭絶出揮五色筆掃千人軍與寒士一戰而霸娃字方將武林問津坡老堤邊詢柳神柒綠之濃淡青

永童子奉玉皇之勑而作玉樓之記不使親身鶯殿貂瑠脫靴貴人捧硯老蒼何如是之奪蒐邪嗚呼彼紛予由同聽雨帝思長吉速歸天手足之痛奚何以堪

鴻鴈失群　令兄負蜚騰英茂之望蘊光明俊偉之才揮鞭華塗趾步雲漢竟以何疾卷燕公子之手而行皆長吉之爪戍邪嗚呼夫妻鏡裹鸞分影兄弟行中鴈失群在原之痛將何辭以釋其意邪

陰德缺報　某半生尊令弟之德善美不一而足然廉之一字為最着自合享廣成子之壽以受陰德之報何瑤京促召玉床之風雨方新玉樓之高層聳就遂使鴒原分翼鴈序失群可勝痛哉

露殞荊花　載惟令兄適丁妙年時方秀發意謂聯芳花萼迭奏塤篪胡為一旦風摧棠　露殞荊花池塘失得句之人風雨聿對床之語想手足失助呼天嗚咽此情殆不能以一朝居也

上任未久　仰惟令兄以鼎盛春秋擬取科第方發軔薄書先聲庋籍意者稱梢春信首露調羹金鼎預有消息以大藍田舊家之聲豈謂孔席未溫墨突未黔邯鄲一夢竟與不醒蒼天夫何使之此極

慰長叔伯由變猶易

抱中郎厄　令叔致政耆德宿望鄉曲典刑而遽止於是邪道路往來聞者嗟惜矧方器仲容之質指切度之略續劉阮不傳之燈以亨特也以濟道否天胡不使慰平昔之望而使執事抱中郎之戚交游慨嘆不獨為一鄉惜而亦重為天下惜也

兄死未久　某契闊覿特悲歡兩處昨日鴈行驚序鴒原折翅某聞之已切傷悼亟欲上狀慰唁而未果亦曰否極即泰禍倚於福此人事之所占而天理之所必至也居無何有客來自錦里遽又以令伯致政訃告

賀襯以弔　令伯學士懷材抱藝緯著鄉評比自族邸獲拜荊州聲色揮溫略無凝滯夫何別去未久遽何微疴而有幽明之隔嗚呼朝方聞道夕死矣賀未離門弔踵之猶子之痛奚何以自釋邪

為呂誨代　有如令伯風骨露頫恬養素充松幹檜身期願未老造物者何遽奪之邪得非天上樓成邪有長吉也得非地下修文邪有卜夏也要想呂誨為上帝司糾直欲令伯為之爪戍耳嗚呼平生讀盡經和史留與玉皇別奏聞猶子之情不能自釋

哭姪　前之日與門下握手堦庭之蘭尤青也忽聞摧折豈以妥石之泰未終而謝元遽作爛柯之夢邪思昔囊時吐哺之恩諒重為鄒鑒之痛也雖然痛則痛矣昌黎之哭老成亦自有節

慰賢嗣散套　令似當春秋鼎盛之時負邁倫絶人之器貴名日起士友推表倏焉委世竟以何恙仰惟堦庭驟嬰此蘭摧玉折之戚父子天性何以堪之　令似容裹何恙奄忽不淑聞之驚吁潸然淚落雖未從阿戎談而辱在與游之後已覺悲不自制而況父子之情眼看白玉埋黃壤乎　令似以天上玉麟之姿方當氣欲食牛之秋已自俊楚如此等而上之必可遠到奈何孔釋之抱送未幾而顏冉之切期已違前日之喜適以重今日之悲邪　令似以岐嶷之資遣萊庭之戲聞訃之初柎膺驚悼不覺淚流顧惟門下素鍾紙犢之愛乍罹悲挽何以為情　伏自令似宣教訃音之傳某側聞士大夫論皆謂宜有遠到夫何遽止於斯　令似以春秋之盛年慕玉樓之長往滕邊動念其何以堪

將嫁之女　漢張芒之女名驪英吳王芮欲聘之其女乘紫雲升天而謂芮曰我乃金星之精今更厭人間世忽忽游仙得非金星之精不欲人聘邪

節宣散套亦名開釋

慰妻　雖然人之不能逃者數也心之所當悟者理也況士大夫仕止時之泰否關焉長才如公民望攸屬倘不為廟朝加重而過於戚可乎哉然合者數也睽者亦數也執事惟無以情處而姑以理處斯可矣　然易

散者彩雲難全者玉筭某求有以相釋者若曰以情從禮以哀從節舍是不知所以告下執事　然命於兩間而為人東生西役孔盡必夜刲蘭孫桂子芬馥滿庭洪範五福一無所欠何憾之有此蒙莊所以斂泣涕之流而為鼓盆之歌也　然劬去矣追悼何及惟當勉親庭以戲綵之歡易鼓盆之感

慰兄弟　切應手足義重桃仆孝悲然而有生必有死萬古一理尤望剛制哀情以禮自遣勿過為悼痛以保重不貲之　然死生若晝夜之有經聚散若雲烟之無定但以理自遣況悼亡久不若邺孤也　然死生猶轉燭之輕聖賢每以節哀為重親家必先得我心之同然初不待某之喋喋也

慰子姪　仰惟階庭驥蘖此蘭摧玉折之感父子天性何以堪之然彭殤有數參夏有戒回經有興妙學卓識素所知者必能考履先王之典以節至愛之情　然彭殤一理椿菌一數達人大觀一付之天而已感感本無益也　聞有哭子之感天性所鍾悲惋不已然子夏喪明見譏聖門惟當恢達人之觀勿留胷次乃所望於門下

不及臨慰散套　某僻巽綿深未由即造素幃攄唁問之忱致聞釋之請一箋坦然顧言寬抱勍茲饗渴益昌遠業此先壺安人九原之意抑蘭玉

衰衰之望某嗁動散告　某為門下車魚之客舊矣誼當躬造繐帷申辨香敬齋館匏繫如困鹽車遂成缺典　某無福不得更借ㄔ者數年之庇也亟欲進見為撫棺之痛其奈歲無多日戶門事繁茲辦小齋聊為供獻之助且乞吡留正旦首當詣柩前焚告以盡哀敬　屬緣山居其病也不即問其亡也不即弔負罪何已禮合躬詣申一奠之敬屬有監視公役遂絷其行已令舍弟候慰謹馳泐緘數此衷曲未會顧言惠序尊主以昌遠業　某禮宜匍匐躬致唁忱負薪阻疾執事增哀尚容致趍人之弔未聞敢以順變為請　某辱在肺腑誼合即趍素帟中致唁恭屬以坐蹇身於百冗之棘左掣右絆未符此心亟遣子壻先之未見敢乞抑情寬抱厚自金玉以為遠者大者之圖某臨楮欷歔　某忝在姻婭誼合詣靈帷申辦香敬一嶺懸絕心與願違佳城何期即當執紼以從靈輀伏乞丙在

謝慰類

謝慰父母劄子

某伏以草茅黃嫩卯眼青歸共惟　某人經史余閒神祇森庇台候動止萬福某罪逆深重歲未一周遽失怙恃向荷義薄雲天遠賜臨慰豐儀騁奠罪罪兄前衷殘币存兩喻寵渥蟄室銜荷雖荒迷中弗替第窮居茹素之具款延其衛也又浮于感矣卒哭日亟欲率弟輩趍謝實以祇奉靈几弗容遐去況是跡不祥豈容躡達慶燕用是敢熏薇亦蘭代趕萬一之悃顛倒失次仰乞矜體某姓名凶恐不敢上貢親閡尊幼起居之問倘有委來願聞

謝慰長父四六劄子

某酌令月蕭啓夏雲參登秋共惟　省元氣涵天粹材應時需列神孝翼贊之休尊候集蕃禧之福某寄依綈里獲締姻盟睽違星風之占屢閱霜鴻之至雖寒暄等語未嘗至函几之前然企仰寸忱每若在曹巖之側思而及此亦已慊然頃書畫嚴之冬遠泣先君之禍乃辱親慈之眷念且承令器之慰臨辱貺鼎來孝閩貴飾慰生弔死荷意彌深感德佩恩閡日滋久未敢詣賓墀而謁謝謹先憑子墨以寫誠仰冀高明俯賜融亮　某人攜叶泊道山列眷　某人太孺泊閬苑群仙某未由參晤弟切尊瞻所冀加闡和毓粹之功于以副啓佑光前之祝有鶴馭者願索言之

謝慰長母劄子

某伏以天涼剝棗風冷思蓴恭惟　某人燕處怡然鴻休萃只尊候動止萬福某罪深惡極不自殞滅禍延先妣當此天摧地陷之時一線余息奚

斷幾續哀乎痛哉夫三日而成服禮也某攜燮猝至先妣吉終萬萬十旬始克以線經哭奠不孝不敏負罪名教伏蒙台慈特在真禮唁辭奠禮所以矜軫存歿者悬意稠重某茹痛銜哀正此荒昧本不敢以書尺為恭禮血手筆獲敬先施心緒亂絲紙筆縱橫茲謝也祇其所以為謔數戡累倒辱流閟列拜謝忱無趣居制中不敢請委仰祈　台丙

謝慰長祖劄子

某伏以小春綻梅清霜染橘共惟　某人燕居優裕翼相森羅台候動止萬福某向者特沐高軒貢臨寒門增耀恨無金鼎味可獻玉堂人大人方圖劈牋以露謝忱萬一不謂先祖遽爾奄弃荒迷中竟成廢禮執事不事暫過乃俯寵貺劄誨慰唁諄諄自非崇篤宗盟疇克至此豈一感而足也大人不敢僭拜中澣之敬令某代申起居婦兒以下併列致即日問禮或有委役於山中敢不拱聽行下

謝慰長祖母劄子

某伏以金神按節玉宇生涼共惟　某人圖史春容靈祇拱翼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犀表一違鴻賓兩見清風滿院渴想故人明月異鄉空勞飛夢原淑有稽於貢問晨夕常若於負芒所賴貽翮必賜原宥某命與仇謀

未堪多難哭先子之淚未乾而哭祖妣之聲復響兩年遭此凶變悼痛興
嗟司造化者何忍乎至此極邪仰蒙尊慈特賜矜惻唁幅下畀無非開釋
之辭兼辱齋儀非荷眷隆曉克至此秪受不勝哀感之至某屬在孫嫡叢
迷罔知未克端拜謝悃尚容卒哭日尊狀控布伏蒙　台諭舉掛之期尚
在此月某日敢不申　稟仰冀　矜照
右謹具申
月　日承　重姓　某　劉子

閏月時令

月		月		月	
正月	歲肇三微　月添一閏	二月	仲春紀閏　積雨留寒	三月	三春告抄　一閏歸餘
四月	月琯歸閏　風弦奏薰	五月	維夏之中　正時以閏	六月	月臨三伏　斗指兩辰
七月	三秋肇序　一閏正時	八月	素商登平　清曆紀閏	九月	月臨閏位　菊黃又新
十月	三冬肇序　一閏歸餘	仲冬	天關于正　斗指兩辰	季冬	歲華殿晚　月籥歸餘

起居神相換易　燕處大中　神相勞午　里衎優游　格思扶衛　盛
德在躬　靈秪參翼　鬭館燕順　靈修翼贊
叙別散套　一自長亭搔袂之後不知幾更月簷夢寐清標無由合并淵
明之賦停雲杜陵之憶春樹念君之切幾與二君子神交於千載之下也
邀聞龍章屢馳駒影參辰不相比區區之忱每於北斗光中仰韓而已
伏自江頭話別之後蟻城滿流遞更寒暑握爪思君子動竹疑故人耿
耿懷抱晨夕如之　自屠前索笑之時此梅花破白之候也今西風吹雪
乃蘆花飛白之景矣一歡一悲僅周歲爾洒淚剥封不覺潸然已上居重
喪不可用
謝人臨慰
謝人慰父母散套 係重喪不可用時令叙別
辛哭中謝　某捻纍之深天不假宥禍延某人百身莫贖肺腐肝裂傷痛
奈何罔極奈何雖斯方殷廼辱來慰於纍增榮哀感詎易究自後物制理
紛弗克言謝諒蒙原照近更卒哭念欲趨請少叙此誠恐勞　延降遂此不
果謹憑尺楮以布區區伏冀尊亮
抆淚撫膺　不孝之罪上徹于天禍不及身而及某　人罰之酷矣靡所號

許乃承恩庇下憶几筵薦奠之禮祭周弔傷之意備至非篤親誼詎易至
此寸心悲感旦夕靡忘念圖造請以展謝忱謹抆淚撫膺度修寸劄恭謝
患弔之厚
存殁受庇　罪逆深重覆載不容降之酷罰不自殞滅驟失所怙攀號擗
踊無所逮及哀肝摩潰無望生全仰蒙熏仁胃暑澈修薦賜臨顧稟日瞻
旬先駐都騎金玉誨言以慰其孤冝帑經薦以貢其殁多品時儀以助其
役親誼知許哀感之至作切下情于時乍罹荼毒荒迷失措至不能盡款
延之禮別不能申摧謝之恭迨今思之又重不滿茲託大庇苟延視息奄
踰卒哭禮合躬造屏著跪謝伏乞　台察
全幅格式　某稽顙再拜申稟　某人某斬焉衰絰之中不果事瞻凉契
闕彝敬首祈台恕某乃者受天降罰先君傾逝未由號訴先辱臨慰吊往
矜存契誼彌篤無任哀感卒哭後禮宜躬造賓擗申叙謝憶屬以道阻且
修不容久離几筵坐是行或尼之書首不敢亦墮督鼻負罪何逭所恃冝
以度外辱賜涵貸並剡此楮又愧厓略并祈台察
罪罰深重登聞于天不自隕滅禍及某人舉慕號絕百身莫贖乃辱台念
親舉玉趾三酹奠靈禮意隆腆自非親愛詎易臻此云云

姓名面惡　天降酷罰不在其身而上延所怙肝摧腸裂所欠一死乃辱
眷存慰語盈幅擗淚讀情文俱至豈惟施及未亡抑使九京之下俱有
光焉某姓名面惡不敢上貢親闕起居之問某居制未敢致使令之請伏
乞原宥
居喪不二　某命蹇數終變生不料某人一旦倏逝象關由不孝之負愆
顧何從而赴愬門下貽書慰唁荷意勤渠茹悲禱楚信筆占報簡脫廉廉
猶幸財幣某荒迷中未敢僭躐申問漕府列仙之起居某居喪不二事又
不敢離次効奔走之役伏乞鑒察
苟存視息　藐者罪業盈貫身不自死延禍先子含哀茹苦惟知有死豈
望更生閤下縣戀未忘遠貽現祭唁吊辱復誨我以傷生之戒迪我以定
數之言由是得以苟存視息皆賜之及哭制初終禮合徑造丈席少叙謝
私病不克前遡風弟增隕涕用敢重攄楮滕代控萬一之悃顛倒失次仰
丐矜覽
不移白字　某私門積釁鍾及先子極永今以寵臨持賜慰撫追夫婦室
日復承馳驚于道中在某愈重不孝之罪念欲造門屏敘叙謝忱而百冗
絆身竟莫能進謹裁短劄以代面敘伏冀親仁特垂亭炤　仰荷足下篤

姻親之義曲賜撫存凡匱之奉且承臨慰既而奉襄就緒重辱奔走于道深思德誼重厚如許使人愈增感泣　仰荷仁慈俯賜唁問某前曷亟室日月棲飛追令還延弗及詣謝缺典之罪其何以逃　極承發使吊問持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意尤厓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而成就之願在私心宜何以報　親洒賓翰不遠數十里而吊死問生每一號誦感極而慟　乃沐撫摘既賜唁幅抆淚剝封倫認眷愛使殞者增陰存者悲感捶謝之私病不免前惟有哭泣而已

實壞弃人　先子自夏徂秋忽然抱病療治百端日以憂懼不累奉記室間一罹大變遂爲實壞間弃人坐是益踧左右憫然殘生將廬卧病思念門墻無任隕涕辱書慰存甚厚然未能一劄也吊客紛遝上狀不詳百千謝恍姑容續列

亦是一格　某泣血言罪重釁深死有餘譴天假殘息移禍訓庭創巨寃號殞首何殯日月飛馳條經卒哭神色荒越百骸攪腸伏蒙仁私遠垂慰牘深體至意倍激哀誠謹扶力具狀以告迷塞不次伏乞矜察

謝慰妻散套

孤遺滿眼　某茲者私門不天貽禍荊室纏綿一疾竟以不起孤遺滿眼

其將曉俠進及念此惟切寒心遽辱親仁貺賜唁幅情文周密開發良多佩服眷隆何可云喻正坐憂欝治報弗端伏乞台察

抆淚沾襟　某比年厄於黃楊之運釋毋喪服纔及朞月而鼓盆之禍荐至悲懣殆不自勝執事矜憐獨無遐心委心唁問禮意渠渠發函伸紙不覺涕泗之交顛謹抆淚沾襟來況憂患之餘行墨顛倒伏乞恤照

不受寮助　某賤累多故禍延拙婦遠尔傾逝遇承慰問之逮唁賻三俵宛如見面第以某物之饋我實不敢拜賜況以近喪之故凡朋友寮助之至例不敢受備於門下獨受而不辭則獲譴於親朋者多矣仰旋歎勒斯楮中謝伏冀　台察

謝慰兄弟散套

羽翼摧折　某私門薄祐禍延舍弟鴿原之義已虧手足之親未助天之降割如此其慘遂使羽翼生全一旦摧折雖擲長江爲淚莫盡哀淙痛蒙眷誼天如雲錦吹落弔生傷死靡所不至主僕之餘愈增悲感排悶作報不悍諒必矜恕

露櫬來歸　禍鍾鴒舍變起鴒原季弟奄摧乃心如割划惟易簀遽在異鄉繫露櫬之來歸尤天倫之至慘仰蒙親丈崇篤姻誼曲賜存憐既念我以傷怛之思復曉我以寬釋之理渠渠慰撫倫極情文感激于中何嘗可已

俯仰交叢　謂禹數奇遭家多難長弟驟嬰奇疾百試罔功竟成長夜四十九年兄弟之情爲千萬古死生之訣天乎何罪遭至於斯白髮之親哀哀哭子無髫之稚呱呱失怙俯仰之責一向相叢如此逆境尤未易堪相望阻修無從泣愬乃蒙宣慈遠貽唁幅撫悼與至悲感何窮

謝慰子姪散套

豐厖俊爽　運蹇之人福輕於羽幼子抱疾數月救療百端竟至夭化追惟此子頗覺豐厖俊爽所期他日或可起家六載恩勤一旦空虛舐犢之悲曷不能堪親誼不見遠特爲撫問勤渠義爾襟膺豈空銘刻之地惟是歲事碎事如髮勞殘占謝未免嘗人之卑以情炤之則幸　星運衰微天不予祐舍姪以微恙奄忽棄世辛勤教養一旦成空興念及此心爲蠱傷乃辱台緘貺賜慰問　自非誼隆豈易臻此　泣誦一再　開釋惟周　涕零感極　不可窮已　種德關心　大類刻舟　也賽異常　惡況總集　老生獨思　百感交集　人非木石　豈無悲傷縱不萬念　對景莫堪　朝夕慕念　實勞我心　悲愴衰悼　無地寄情

兄弟　手足驟隕　悲悼莫堪　情鍾友愛　傷痛莫堪　對床義重　悲愴何窮

妻嫂　伉儷情重　痛裂五情　慕念號苦　觸物增愴　哀摧感塞　苦痛莫勝

不敢問眷換易套　某仰企蓬萊五雲之表是爲崇閥玉眷某居制不敢申問恐犯清嚴　某仰鈞庭列仙容與璇霄之上履此芳辰鼎來洪祉某制中不敢申敬　某姓名不祥人所鄙忌何敢僣躐申燕祉繹聯之間請委換易套　某祇奉几筵無能爲役不敢具文以請尚祈台炤　某制拘不敢事不情之語以拜委訓之請仰祈台丙

喪紀門　弔慰類

五提頭慰劄

一伏以雖時孟春共惟　某官孝感神明陰有佽相體力支持台候動止萬福某遠廩廩稍未涯參觀謹布記承候下執事

二某切惟先某官道德文章海內宗仰又有賢嗣大名遠業光紹家世議者謂積善之報當見慶門父子同升禁近萬鍾五鼎列于家庭孰謂天不慭遺先德騎箕而去識與不識同興殄瘁之悲況惟　純孝罹此鉅痛何以處　某區區之私切謂哀毀過制非聖人中道而揚名顯親乃人子之終

孝顧少節抑無損天和下情拳拳至和
三某違遠門庭閒時浸久向況之悰靡有間斷中間嘗一拜記白復控偲
不獲嗣教必蒙照亮允提挈易節入闊方託有道之庇遽失依賴此情痛
悼不可勝言比嘗亟馳慰唁併寓一衷之情數莫草草悵不如儀方此慘
惕延蒙親灑教翰累幅勤渠三復尺誌識眷之厚感稽載謝不究悰悃尚
幸　財察
四某伏承眷聞扶護靈輀還仙里神明陰護道途無虞此皆純孝所感想
無遺憾聞見營襄奉塋已卜吉壤否深恨官次拘縶不獲躬執紼之役或
有可委便次致　諭
五北堂太夫人即日共惟　尊履安寧緬惟　台眷伏想　中外寧謐荊歸
而下並拜　起居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　姓　某　劉子

慰趙先生書方壺山

某甲申初夏擁篲老師之門邂逅于塗得欵言笑別來五見怪落雖短箋
時登慶庭乃不得專候致興千里一心且愧且

仰某不圖禍變倏興章泉先生蟬蛻緇塵鯨遊碧落訃傳遠邇誰不涕洟
況仲至孝根心遽罹酷烈何可堪勝先生海濱大老林下一人方以勁節
清風砥礪頹俗高文大冊表倡儒林雖年近期頤難躋天數然頹倖童孺
見號地仙嗣家援漢故實歸申公之帛命商皓之車俾南山之基益隆東
序之言可乞夫何厭人間世遂乃與造物遊閬苗竹之一軒訣泉扉於千
古嗚呼痛哉斯文不振吾道疇依最是臨終之時謝醫屏藥卻粒飲泉猶
不忘教人拘纏清死凝神不亂之意雖曾子之啓手足淵明之自祖祭無
以過此誠身之學生死以之天下識與不識益深嘆仰佳城已得吉卜吾
化鶴吊門紙牛報穴宜有陰相而默助某兄弟朋友甚念相率一慟素幃
窮居每事牽制卒墮因循抱愧何極祖載消剛尚幸叅報湯茶香燭聊寓
生芻一束之義兩詩莫盡風節姑以相高蓮之歌辱與昭白幸甚
右謹具
呈　月　日　位姓　某　劉子

藝術門　薦托類

薦導撰易小劉

某思潰思具惟用台聽不敢專某入事

薦人撫琴　建安邵君以詩來訪撰造論文又且深得絲桐之雅操非知
音莫能聽之是用進扣閭人切幸與進
薦人下棊　浙閩某人手談高妙近偶至此且有湖湘之行借進歸里有
數冊局面投獻得蒙降納尤有它長非尋常棊客也
薦引書生　吾友精勤事業編纂必多筆吏某人借易薦進或可以備膳
寫之需
薦人傳神　嘗觀聞元傳信記有吳道玄傳神記容如歡笑言令有某人
得道玄之筆法士大夫喜之今挈　台屏以聽驅策
薦人燒墨　新安墨士吳其姓者以友人薦書來訪觀其取煤品膠用藥
揉劑與衆迥別　門下文房焉好可不進見以備使令
薦人醫藥　近聆　貴體微爽實調有某人者明於診視藥術如神特為
推薦進之退之惟命是聽
伏幸　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緘付　某　拜覆

回答

某久缺承教致切馳情入事
答薦撫琴　邵文携琴來訪款不青眼即令舍弟館穀之矣當副紛靜慮
少聽清聲幸乞軒過同為半日之欵
答薦下棊　棊士相過留此經月紋楸圍玉時對一枰亦具樂也所患棊
勢嫩惡半之不敢有辜　門下之盛意薄賜行囊喜形于色
答薦書生　書齋抄錄政苦無人伏承　鐫戒欣謝之甚即令入齋編寫
矣想其人淳確可無它虞
答薦畫士　恩承某人挾高藝携　薦緘來訪足仍不鄙如某者神馳而
容老何足勞大手刻畫然盛意所臨當料親舊以酬之
答薦墨士　吳君以携緘至出示所製香煤清馨光黑果異常流恐無器
用未必製造聽其所售悉為收之既出鼎言當檀欵而津送
答薦醫士　承薦至名醫深為病軀之幸即見調理若獲痊安更生之賜
感當何如
冗敍謝愧不如儀切乞矜體
右謹具　呈
某人緘付　某　拜覆

薦導術藝小劄

某不敢尊牘首祈冰焰輙有瑣稟入事

薦人地仙　閩先大夫未安幽宅宜卜佳城贛川某人家傳真術得淳風之龍法明郭璞之囊經縉紳之家多信用之薦諸塏埰以奉要求

薦人命相　浙中某人明人倫之奧旨究星數之精微見識甚高議論可取有如足下功名不日試以前程決之

薦人竹匠　里中某人精於竹工籠篘箱筥皆其所長且言使宅有少工夫願備使令之列亦不敢必可否供聽　指麾

薦人木匠　茲聆鼎新甲第尚未命工匠有某人世業執斲得繩墨三昧借易薦至塏埰恐可以奉役使

薦人銀匠　昨承約束以呼銀匠見囑茲有三山某人寓鄰居製作厥藝甚精堪備一驅役如用之即爲遣至

薦人針匠　今有城中針匠徐其姓者善於細衲儘有可觀而衣服裁制尤爲貼體未審足下用之否進退一聽處分

伏乞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稍呼　　姓　某　拜稟

某人稍呼

回答

某正傾斗仰之忱忽拜雲緘之貺跪伏啓誦深感眷存入事

答薦地理　某倚廬卧病欲襄大事宅兆之吉未卜茶茹之苦方增晨夕憂思莫知爲計地仙薦至存殁感恩

答薦命相　某屢頭風目命蹇數奇爲造物所戲政不能自曉高士寵臨一見而談論風生再見而憂疑冰釋然相期以遠者大者吾未之言

答薦竹匠　承遣至竹匠家間適有些少工夫足下推揚必其妙手悉以付之善希知至

答薦木匠　某妄興土木之工規先震凌之患承推良匠正副鄙懷願俟其至當以都繩任之

答薦銀匠　曩以呼匠爲執事之浼累蒙介念特辱惠緘但所製盤盞務在精巧諒月眼主盟必不誤也

答薦針匠　縫人之薦荷愛良深第些少粗衣已令某人裁剪矣然又不可虛辱鼎言亦望遣至別有以處之

幸乞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稍呼　　某　拜覆

呼薦藝術小劄

某闊誨甚久嚮仰良勤有少悉衷冒瀆神用入事

託請書生　挽責在日丹桂驚心欲抄寫時務兩冊敢乞訪問得稍善筆者允佳此又不以彝禮待之也

託請畫工　比嘗小閣行遂畢工擬欲少佳藻繪聞珂里有丹青妙手煩爲一人勿外是幸

託請醫士　久苦沉痾未能痊愈仙里必有醫之良者敢煩津遣得遂更生皆君之賜

託請地仙　鄙意欲就溪南宗數隊爲游息之地貴里有善以陰陽爲家者敢乞指導此來早欲求一定向

託呼銀匠　息女非久大歸敢丐鼎言呼一巧匠造少酒器香爐之屬所製不多未知其肯來否全藉威重

匆匆幸　恕不謹

右謹具　呈

某人稍呼　　月　日　某　拜覆

某人稍呼　　月　日　某　拜覆

回答

某致懷山斗俄拜緘縢入事

答請書生　契友留心事業着意揣摩承諭備書某人者老成善札令歲不曾處館容旦夕扣之使見

答請畫工　禁閣落成未及一觀輪奐盡人之諭有某人者山水得摩詰精微花木有趙昌家數敬遣詣前以聽驅策

答請醫士　近聞體履愆和念欲候問恐勞清重不敢以前承諭醫工有某人醫學甚長用藥平穩舊嘗識之敬遣緘約其來也

答請地仙　倪文昌云陰地好不如心地好足下天官素善靈府坦夷吉人凶其吉尚何俟乎尅擇令承來諭以某人候見幸察

答呼銀匠　切承閫秀擬封行有乘龍之喜伏蒙門下以銀匠見委今有城居某人奇巧鈒鏤一任指使尚須旬日方得候參

敬此以復下執

右謹具　呈

某人稍呼　　月　日　某　申復

干求門　謁見類

旅次干求劉子新式

某起歎泰北大矣拜別未遂慕藿拳拳伏易某經從治封僅合來覿乃蒙
鼎搏红顏仰仍惧華而兄撥時時令共惟視欵優暇有神介扶台候動止
萬福某僭瀆崇聽
旅中干稅官　歸自天庠些少行李雖無可稅者欲乞旨麾津吏即與放
行俾不濡滯至感至幸
求書見稅官　擬訪親於武林行李雖無貨物常山例有邀阻而稅官與
門下有舊得賜一緘携往見之得無滯濡為幸
旅中干雇船　賤迹欲緣水道之某處欲乞台旨差雇一小船須得慣事
篙師庶水路可無虞也僦直即不敢吝
旅中干雇腳　賤累稍衆負荷之人欲干借腳夫數名送至某處切告薰
慈特賜矜允
發回腳致謝　昨以腳夫干瀆極荷周旋已次某謹用發回凌遽不敢伏
謁恐勞降重
撰易　餘遲面達以謝　道用　勤此叙謝莫既萬一　發回腳用

仰祈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回答
某稔服英聲累日如渠每以未及披覿為慊欵蒙台翰撰易適承左顧足
仍瑱揭嬪揭行軒張僅延佇以茲感仄戚外方緘共審就辰時令行禮在
道絡思護持台候動止萬福某
答旅中干稅官　伏承　尊諭良荷　不俟即戒津吏　放行矣
答求書見稅官　聞有省覲之役是可喜事常山稅官之書敢不效力一
見即解維矣　行李必無阻滯之憂
答旅中干雇船　雇舟之諭敢不如　戒已差人前去排備矣尚須解纜
即得　面達
答旅中干雇腳　下諭夫腳任荷　不外少刻即如　命遣至拱聽　約束
答發回腳致謝　伏承台諭腳夫已令和雇遣前伏幸　台悉它有委令
毋靳班示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干凂需求劉子新式
某撥時秋冬之交共惟　台候萬福某一別芝眉屢更蓂莢寸心馳系良
切勤拳瓣恃愛隆借有禀凂入事
求書見教授　某一介貧儒來試郡庠幸而無黜今來未蒙學官照例書
食欲乞　台慈婉賜一緘某得以執拜府傳先生堂下萬一倘如早惘受
賜多矣
干人求學職　某材如樸樕珠之寸長濫就眷補誤塵前列於例合充職
事照得縣庠見有齋長諭闕負欲望　台慈挖照先例補充實拜主成之恩
干人治葬事　某不孝罪大所怙弃捐家貧力薄未辦入土之計欲望
台慈惻然興念使先父獲歸安宅庶幾参舟之風冥冥之下當不番某報
干人為貧計　某斗升不神一貧作祟東馳西騖未免啼號秋高矣饑不
敍膚稍熱矣粒不充腹欲望仁人特賜矜憫指廪解衣倘沐周旋銜環吐
珠當圖論報
仰祈　台詧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答式
某伏以異氣送秋共惟尊候萬福某漫去光儀歷時滋久方深仰德候辱
華箋某入事
答求書見教授　伏蒙寵需郡傅士之書敢用揮投來介吾友人物學問
有不待見而知者書食之事幸毋慮焉
答干人求學職　伏辱下諭仰仞不鄙有如先輩茲者高中甦選自合升
補職事第以近制縣學止存六員之例無以奉周旋非有司敢吝也
答干人治葬事　伏承　寵諭先大夫喪事某辱在　鄉契之末自當少
効綿力第以寒舍百冗蝟興日不暇給既辱嚴戒薄有十券少助　襄事
徹眇皇悚
答干人為貧計　茲蒙　俯諭良感　不鄙貧者士之常　君實何慮有
如　賢德又豈無哀　王孫者某雖力薄累重敢不少効區區輕眇可愍
謹此以謝先季切冀台炤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假借類

假借人物　劉子

某邊建玉表屢轉銅儀欽詷輿居幕深聽邇即日時令共惟台候動止萬
福某少洗聽官入事

問人借書吏　近得一書曰事意淵海幾千萬紙欲就使治借事書吏五
名以助謄寫干冒　崇嚴不寒而慄

問人借歌妓　偶會同僚小集諸公淡飲頗覺無味歌者欲乞借差幾名
使稱祖不至於冷落實拜大賜

問人借人力　欲作某事偶乏人力指揮之下力事可任者就假數名自
當厚謝不敢虛辱望爲遣至

問人借花園　春光可人不欲虛負擬假　盛苑爲一日遊賞之樂自當
愛護花木無慮毀折幸乞垂允

問人借廨舍　適到鄭鄉未遑請見客舍喧雜早意欲就假一幽僻處爲
數日之寓倘荷憐憫銘感

問人借亭船　小女夫見訪且災　使宅飛廬華舫以爲非尋常艅船之
比擬欲攜覩輸與某攜辦小酌借乞　左右攜拖欵禱切幸不鄙

尊人中　稟伏幾　煥管

右謹具　呈

某人牒子　即刻　某　代劉

答式

某一別音徽幾經弦晦方深仰斗欵辱賜雲實省在辰時令台候福以萬
集某入事

答借書吏　不知淵海果何書也簡秩若是之富筆吏之謫謹遵約界發
去五輩以備使令

答借歌妓　蒙索歌妓敢遵台命即遣一甦五妓更馳十恭五得少助清
歡欣希徹哭

答借人力　承需從僕歆聞　命矣如期當遣詣　彈下以聽　旨揮

答借花園　伏蒙垂諭敢不遵命小圃何幸增輝即戒園吏迍掃亭館祗
候華軒倘有所需毋靳班曉

答借廨舍　喜聆都騎光賁弊鄉有夫郊迓所諭敢不遵戒即飭小童迅
掃齋亭以爲君子之居即乞訪還

答借亭船　伏承小舟之需敢不如戒欵想玉潤氷精相與輝映于綠波
之上洗盞對酌扣舷浩歌又何俟小子之厠側適以小冗不果趍承
欵便來介幸恕弗莊

右謹具　呈

某人牒子　刻中　某　代劉

假借器用小劉新式

某奉聞芝眉條更信宿緬思藥誨罙切勤拳屬時時令敬惟燕居神相尊
候萬福某少事瀆聽入事

問人借轎乘　賤迹擬嗣旦以幹之某處艱於徒行欲就使宅借筍輿兩
日纔歸即得遣納倘蒙允諾續遣人告取毋慮其損汙也

問人借鞍足　急有入城之役合間廐馬偶爾傷足不堪代步　上駟暫假
數日不至闕報數切幸毋阻回即遣歸盛廐

問人借舟船　翌日過某處親故欲就假仙舟數日得蒙垂允則泛長江
而杭葦皆門下息波之及也

問人借帳設　某日會賓就假帳設一二副以爲陋居之華飭當令臧獲
勤視斷無損汙之虞如蒙不外幸荷深矣

問人借雨具　早上天色晴明不以雨具自隨倏雨翻盆歸途泥濘釘鞋
油繖就假片時若蒙允從頂踵受賜

倖愛不合瑣擾伏冀原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牒子　即刻　某　拜劉

答借不借附

某別德方新仰尊如昨龍汙鼎至不啻空谷之聞足音忻審辰中時令天
相吉人台候福以億萃入事

答借轎乘　下諭肩輿如戒納去方適新造煩丁寧腳夫少加愛護
不借　承需兜子偶舍弟乘之往庄所矣价人徒手而返某奈愧恨何

答借鞍足　欵段見需但駑蹇下乘不足旋於王良造父之手如命納去
回鞭萬乞垂訪　不借　蒙需小馬偶兩日亦傷足碍未能行以違尊旨
恐悚之甚

答借舟船　舴艋承見需即解纜党來使矣歸途能迂訪否計未必與畫
也　不借　承需小船棄擲多時偶不堪用無以應命膚汗顏赧

答借帳設　承需帳具遵命供納紅紫各一副切幸示入　不借　承諭
偕恭偶姻家有花燈之宴昨已遣人攜去矣吉日多同關命不早徒使人

悵快而已

答借雨具　釘鞋兩緉即使盛綱蒼宣聖占爲畢之兆齎兩具而出吾兄豈念不及此耶　不借　雨具之需適值某欲往某處廼晚方捉應命不及值以坐兄占後不薛仰弓高明特垂孚宥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即刻　某　申覆

假借器用代劄新式

某睽違英猷後經時序一誠仰北萬析歸衆即辰時令伏惟台候神介萬福某少意胃稟入事

問人借書籍　文府𢹂架牙籤不減萬軸欲得某書檢閱輒敢就假閱畢即便納還必無四癡之誚不外是幸

問人借琴撫　偶有親客至深得綠綺金徽之趣欲聞一曲舍間素乏此輙就盛軒暫假應用　足下知音者能見過同此意否

問人借棊具　親賓相過高於黑白欲試扣之愧無弈具輙欲浼借想不見斥丁丁對談　足下素得其樂　勿吝垂顧爲幸

問人借酒器　偶欲會賓殊闕器用某物輙欲就宅帑暫假兩日即得馳

納不敢久稽得蒙寵借寒舍增光皆　門下之賜也

問人借茶器　適親舊見惠月團數片欲試淪之器具不俗輙以此爲門下浼用畢即奉還也不外是幸少刻欲賜還訪否

餘留　面覩以罄謝悃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即刻　某　代劄拜覆

答借不借附

某伏蒙揮翰良仞謙撝披味以還肸蠁增愧寅當在辰時令神相吉人台候多福某入事

答借書籍　承喻仰見力學之勤某書之需敢不如戒一覽之餘幸早發回　不借　承需某書齋中正闕此不及如戒惟宇量能照之否

答借琴撫　承需焦桐苦無佳韻謹授來介愧非知音少刻亦當走聽　不借　俗務裝懷不事絲桐久矣已覺徽弦不具難以應命

答借棊具　承需枰局如戒納上足下素非下人者必有高藝少刻或得竭觀也　不借　飢軀勢迫久與紋楸絕交仰辱見需不及應命無任皇恐

答借酒器　承需酒器謹如數授來介伏幸檢入第恐不甚精雅　不借

蒙需某器第以古舊毀之久矣無可應命切吉不外

答借茶器　茶具之需敢不依命供去少刻敬當如約一求餘瀝以潤喉吻　不借　承需茗具良荷不外寒舍所有瓦瓶石磨而已無可應命鶴立候報不如來儀幸乞孚照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在刻　某　代劄拜覆

假借錢物小劄新式

某因守衡茅久暌誨藥其爲仰德何可勝情借有懇悰冒干清聽入事

問人借米穀　偶有在陳之厄敢就盛廩那借玉粒十斛以應目下之用旦夕外庄搬致即拜納也

送米穀還人　承以玉粒見假濟用良多今專人依數拜還伏幸睬入

問人借錢物　偶有急用擬就使庫權假鏹物百緡倘辱垂濟旬日間即令庄幹辦納稅延非所慮也

送錢物還人　青見若干緡良荷　見假謹如數納還伏幸　知至

問取借錢穀　昨承假去粒鏹物若干欲得支用得蒙飭庄幹早賜撥下爲望

再取借錢穀　外日所禀粒泉物未蒙遣至不免再此浼聞伏幸擲還良

愧催督非用急不敢尔也

取借物通用　某物昨蒙借去想已用畢擲還爲幸

還借物通用　某物荷見假爲資多矣敬用歸還伏幸日至

特此申稟仰覬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某　拜上

答式

某不揆光霽致切傾依忽辱貽緘閒讀悚感

答借米穀　承需粒物當如來戒供去若干斛幸乞檢至

答不借某長腰承命敢不如戒第寒舍支費百出倉窖久虛支應不及非辭也

答還米穀　粒物瑣事何必介懷特承支還交領如數甚爲感悚

答借錢物　方兄見需良用不鄙偶未有見金輙納去楮券若干貫則從衆伏告悉深　不借　承需鏹物寧敢有違值舍間數時敗難以應命

答還錢物　阿堵物何介念之深特承擲還敬已領矣

答還錢數　玉粒青蚨久假為濟甚隆方飭庄幹賫餅乃承索及專人送納交入爲幸　未還　重承索及某物久假不歸不勝愧仄更須兩日專得馳納

答借錢數　玉粒　雖物久假不歸深切芒負方欲馳上從勞嚴命謹如數拜納甚愧稽遲

答借雜物　承以某物見假不合久留忽勞需及皇恐之深　還　敬授來人幸撿至　未有　更望寬假兩日毋虞損汙幸　勿外

答還借物　某物荷　還回已領何速若是耶

敬此復下執事焰其畧

右謹具

呈

某人指揮　某　拜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寫書官監正臣畫　忠

圈點監生臣傅通文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三　十二先

玄

太玄經目録

序　述玄　解贊　陳仁子序
圖　太玄準易卦氣圖　太玄分目圖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
首圖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
經　天玄　玄總叙　中　周　礥　閑　少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鋭　達　交　耎　傒　從　進　釋　格　夷
爭　務　事　地玄　更　斷　毅　裝　衆　密　親　斂　彊
睟　盛　居　方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人玄　減　唫　守　翕　聚　積　飾　疑　視
沈　内　去　晦　瞢　窮　割　止　堅　成　闕　失　劇　馴
將　勤　難　養　玄衡　玄錯　玄攡　玄瑩　玄數　玄文　玄
棿　玄圖　玄告　易玄星紀譜　太玄釋文　太玄索隱　太玄詩文
張行成翼玄

太玄經序　陸績述玄　績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嘆楊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脩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當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為仲子之思慮誠為深篤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彼睹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也績不敢苟好著作以治盧擧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為後世所尤而已昔楊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班固贊序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楊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

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當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論陰陽之事足下果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楊子雲之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瓿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事於是為淵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玄之四百其興乎漢元之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遠其最後優乎且以歆歷譜之隱與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論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為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為神妙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雖曰師曠之調鍾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脩

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為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楊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為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虞平子其將興之期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瞽言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母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睿作聖孟軻田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轂順天道履仁誼固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績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晉范望解贊　楊子雲處前漢之末值王莽用事身勢亂世深退無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厄抑而繫易仲尼當衰周而述春秋為一代之法以彰聖人之符子雲志不伸顯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為本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桓譚謂之絕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疇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乃到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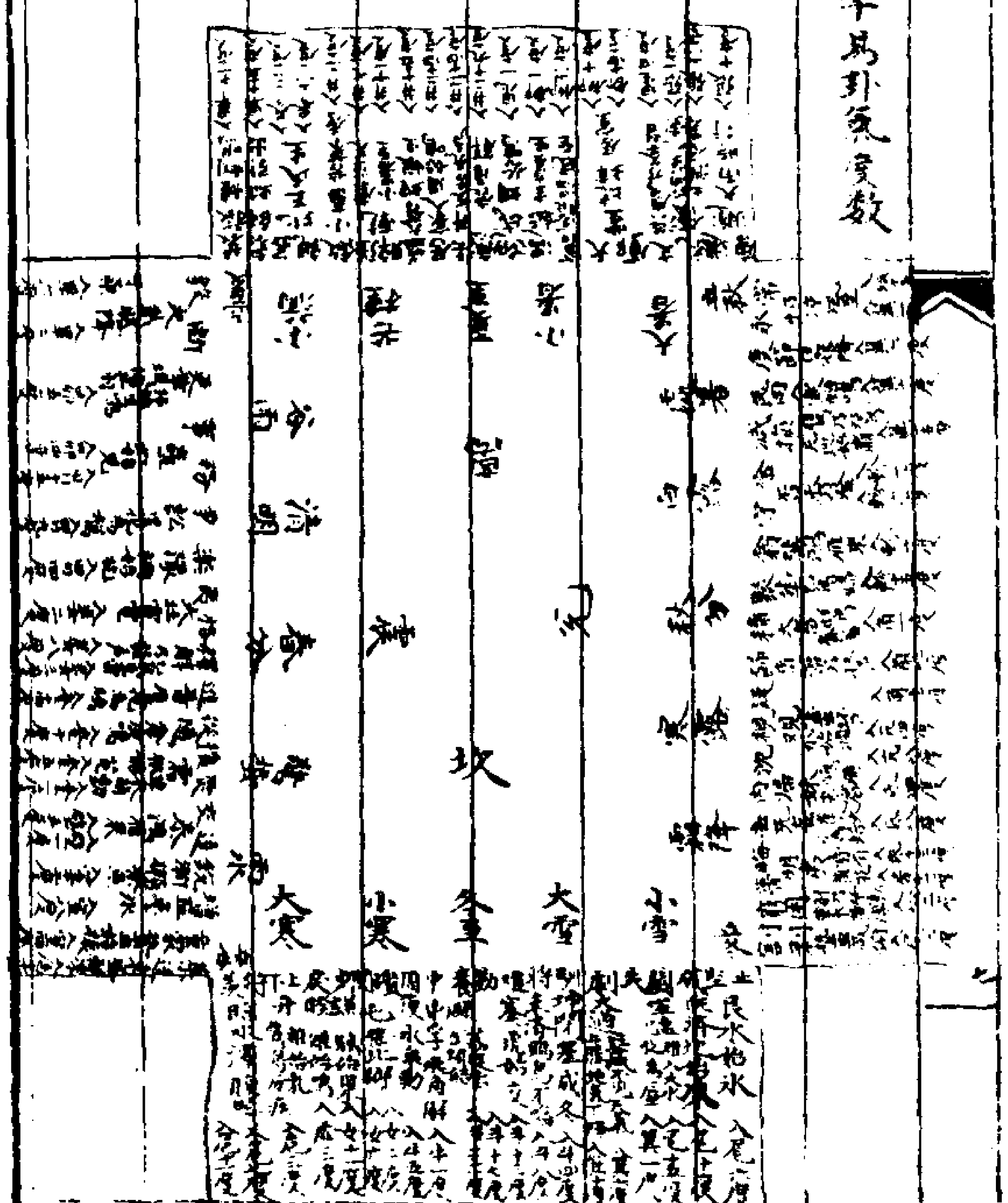
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各以淵道之才窮核道
眞爲十篇解釋足以根其秘奥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
婉妙並冝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歷久傳寫文字或有脫誤宋君創之於前
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并集或相錯雜或相理致文字撰畫頗爲穿多於教
者勞於誦者勸望以閣因學不博識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復轉爲郎離講
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爲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望其本末令更
通率爲注因陸君爲本録宋所長捐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
卷注文之皮中訓理其義以測爲據合爲十卷十萬餘言意思褊淺猶損
不能發暢揚氏幽微之旨稗闡後學未覺也楊氏始作之本已畫方州部
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爲天地人三玄惟宋陸注本不畫
首象其餘矣世虞翻注本並畫首象近世林氏撰玄後序云瑀今以舊經
方州部家隨首畫象以四位之數列首之下五行之性參次其中三材之
儀各從方位昇測之辭散於贊末若此數事皆范叔明注時所定今林氏
爲己意未知孰是故兩存焉宋陝仁子序　易者何變易之書也或曰非
變易也易從日從月陰陽根本希微凝寂之謂也是希夷受諸麻衣翁然
也玄準易者也源於一究於九表裏河洛之數也分以陰陽錯以五行主

以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倍乘之以八十一首截乎階陀堂陛之序也亦
易也而世之窮易者難窮窮易者易窮何也世會無窮理亦無窮聖人非
不可一蹴抉而泄之也易愈窮而愈不易窮奇耦畫矣八卦生矣三百八
十四爻衍矣康角之解也芸草之生也以至獺祭魚豺祭獸也撫卦氣比
之千歲之日坐致指掌間易以一定而叙無難也天有先有後或有小有
大體有正有伏有互有參上經首乾坤而二老對立也下經首咸恒而二
少合体也頤與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也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未濟
之前也以至否泰之相傾也剝復之相繼也一爻之立各有其意一卦之
設各有其序其義深其例密聖人迭包藏而雜糅其中未嘗括而爲一定
之說夫周防後人之自窮者也是以言者尚其辭也動者尚其變也制作者尚其
象也卜筮者尚其占也析之而知其同也合之而知其異也究之而知其不可窮也玄之爲
書也乾始於子終於離也坤始於午終於坎也以一測當一晝一夜以四日五分當一日周配
月令卦氣六十之圖落下閎六日七分之說也而較諸易之窮無窮何如
如也嗚呼易更三聖而後成韋絕三編而始悟雄以一人之見覃數十年之思欲並
擬之宜世人皆可一覽窮也眉山翁論雄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夫世之深淺
非辭也理也雄之說亦得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以一定求之鄙於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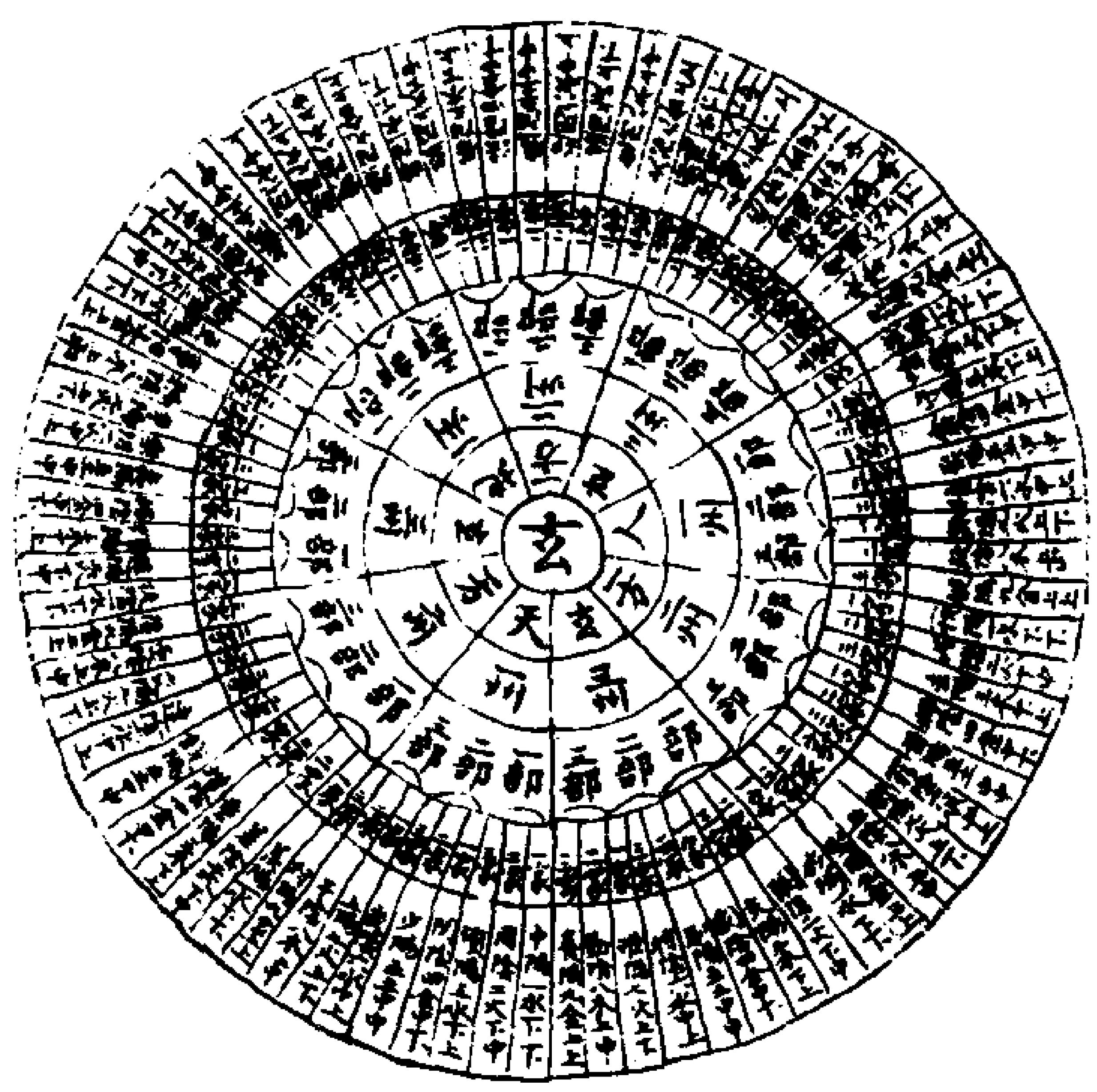
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後學古迂陳仁子同備書

太玄準易卦氣度數

圖



愚曰易卦氣以一卦統四卦每卦當六日震離坎兌分列四正而不例於其數太玄則或二首當一卦以疑應沈難排列氣候度數而疑象震居西此亦小異



二 達	二 增	二 差	二 狩	二 上	二 少	二 礥	二 中
壁 一	一	春 一	一	一	一	一	冬至 牛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室			虛	盧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大寒 危			
交 九	銳 九	童 九	羨 九	干 九	戾 九	閑 九	周 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雨水					小寒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女

二 裝	二 斷	二 事	二 爭	二 夷	二 釋	二 從	二 耎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奎 一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立夏				胃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眾 九	毅 九	更 九	務 九	樂 九	格 九	進 九	傒 九
一	一	一 穀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驚蟄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觜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昴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清明		婁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參		畢					

二 文	二 大	二 遇	二 應	二 居	二 睟	二 斂	二 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礼 九	廓 九	竈 九	迎 九	法 九	盛 九	彊 九	親 九
一 張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鬼		芒種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大暑 星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小暑					小滿 井

首	贊	首	贊	注
逃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唐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常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度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立秋　翼
永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昆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減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處暑　軫
守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翕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白露
聚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積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角
飾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疑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秋分　亢
視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沈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氐
內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去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寒露　心
晦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瞢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冬　尾　霜降
窮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割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illegible]
止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堅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箕
成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闕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失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劇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小雪　斗
馴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將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大雪
難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勤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首	贊
養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唐王涯　說玄　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顯闡幽觀象察法探吉凶之联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也是故八十一首擬乎卦者也九贊之位類夫文者也易以八八為數其卦六十有四玄以九九為數故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也以變而玄之筮也以逢是故數有陰陽而時有晝夜首有經緯而占有旦夕參而得之為之逢者乎其辭驗乎其數則玄之情得矣或曰玄之辭也有九玄之位也有四何謂也曰觀乎四位以辯其性也推以柔剛贊之辭也別以否臧是故四位成列性在其中矣九虛旁通情在其中矣譬諸天道寒暑運焉晦明遷焉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玄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為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七首而轉故有三方三方之變歸乎一者也一謂一玄也是故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八十一三三相生玄之數也三長直亮切者七八九得一二三探法備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其數周而復始於八十一首故為二百四十二表也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踦嬴二贊以備二儀之月數立天之道有始中終因而三之故有始始始

十二

中始終及中始中中中終及終始終中終終立地之道有下中上立人之
道有思福禍三三相乘猶終始也以立九贊之位以窮天地之數以配三
之元故玄之首也始於中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大元甲子朔旦
冬至推一晝一夜終而復始每二贊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而周爲三百
六十五日節候鍾律生躔斗指於五行所配咸列著焉以應休咎之占配
陰陽之數故不觀於玄者不可以知天不窮渾天之統不可以知人事之
紀故善言玄者於天人變化之際其昭昭焉故倀倀而行者不避川谷瞶
瞶而聽者不聞雷霆其所不至於顛損者幸也非正命也　右明宗一

夫玄深矣廣矣遠矣大矣而師不傳者何邪義不明而例不立故也夫言
有類而事有宗故可得而舉也有類故可得而推也故不得於文必求於
數不得於數必求於象不得於象必求於心夫然故神理不遺而賢哲之
情可見矣自楊子雲研幾探數創制玄經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
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當世俗儒拘守所聞迷忽道真莫知其說遂令
斯文幽而不光鬱而不宣微言不顯師法殆絕道之難行也若是上下千
餘載其間達者不過數人若汝南桓譚君山南陽張衡平子皆名世獨立
拔乎羣倫探其精必謂其不廢厥後章陵宋衷始作解詁吳郡陸績釋而

正之於是後代學徒得聞知其旨而玄體散剥難究其詳余因暇時竊所
窺覽常廢書而嘆曰將使玄經之必行世也在於明其道使不昧夷其塗
使不囍編之貫之皭若日月則楊雄之學其有不興者乎始於貞元丙子
終於元和己丑而發揮注釋其說備矣夫極元微盡玄之道在於首贊之
義推類取象彰表吉凶是故其言隱其旨遠寀之有不測之深抽之有無
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至於瑩攡錯衡文數圖告此皆互舉以釋經者
也則夫首贊之義根本所繫枝葉華藻散爲諸玄而先儒所釋詳其末略
其本後學觀覽不知其然殫精竭智無自而入故探玄進學之多或中道

而廢誣往哲以自爲切問學淺道缺而賢人志士之業不嗣也故因宋陸
所略推而行之其所詳者則從而不議也所釋止於首贊又并玄測而列
之庶其象類曉然易知則玄學不勞而自悟矣玄之贊辭推本五行辯明
氣類考陰陽之數定晝夜之占是故觀其施辭而吉凶善否之理見矣苟
非其事文不虛行觀其舊說以闕而述雖時言其義文本其所以然蓋易
家大例有得位失位有無位之說以辯吉凶之由是故玄之本數一晝一
夜剛柔相推晝辭多休夜辭多咎奇數爲陽耦數爲陰首有陰陽贊有奇
耦同則吉戾則凶自一至九五行之數首之與贊所遇不同相生爲體相

剋為咎此其大較也至於類變因時制誼至道無體至神無方亦不可以一理推之然則審乎其時察乎其數雖糺紛萬變而立言大本可得而知又吉凶善否必有其例晝休夜咎至有文以非吉而例則不凶深探其源必有微旨此最宜審者至於準繩規矩不同其施舊說以為非吉然此首為戾其辭而始戾而終同知規矩方圓之相背而終成其用若琴瑟之專一孰聽其聲方圓之共形豈適於器此其以戾而獲吉也其有察辭以美而推例則乖者至如士中其廬設其金輿居士之中乘君之乘吉之大者也而者考於其例當夜理則當凶推其所以然則廬者小舍也漢制宿衛者有廬廬在殿庭中土中正位也小人而居正位又乘君子之器禍至其亂故下文云厥戒渝也凡此之例略章一事以明之餘則可以三隅返也又如中之上九既陽位又當晝時例所當吉而君陽亢極有顛靈之凶與易之亢龍其義同驗如此之類又可以例推所謂玄之又玄眾所不能知也又一首之中五居正位當為首主宜極大之辭究而觀之又有美辭去六然則陰首以陰數為主陽首以陽數為主其義可明玄之大體貴方進賤已滿七與八九皆居稱中而辭或極美窮則變極則反也大抵以到遇之首為天時所逢贊為人事居戾之時則以得戾為害處中之時則以失中為

凶消息盈虛可以意得其餘義例分見注中庶將來君子以覽之也

右立例二　經曰凡筮有法不精不筮不執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一當其致精誠厥有所疑然後陰言其事呵策誥乃令蓍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此已上並令蓍辭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三扮配也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玄筮以三十三策令筮既畢然後別分一策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艻此餘數欲盡時餘三及二一也又三數之并艻之後便都數之中不分矣前餘及艻不在數限數欲盡時至十已下得七為一畫餘八為二畫餘九為三畫凡四度畫之而一首之位成矣玄之有七八九猶易之有四象也易卦有四象之氣玄首有三表之象　右揲法三　首位既成然後有陰陽晝夜經緯所逢占之欲識首之陰陽從中至養以次數之數奇為陽數耦為陰數晝夜者九贊之位於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為晝二四六八為夜於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為夜二四六八為晝經者一二五六七也旦筮用焉緯者三四八九也夕筮用焉日中夜中雜用一經一緯凡旦筮者其占用經當九贊之一五七也遇陽家則一五七並為晝是謂一從二從三從始中

終皆吉遇陰家則一五七並為夜是謂一還二違三逮始中終皆凶旦筮則一五七為所逢之贊而占從焉二六九為日中故經云晝夜散者禍福雜也凡夕筮其占用緯當九贊之三四八也遇陽家始休中終咎若日中夜中筮者二經一緯當九贊之二六九也遇陰家始中休終咎所用贊下為始次為中上為終故經曰觀始中決從終大抵吉凶休咎在晝夜從違若欲消息其文則當觀首名之義及所遇贊辭與所筮之事參其象稽其美惡則玄之道備矣或有晝夜既從而首性贊辭遇於違戾則可用也經云星時數辭從星者所配之宿各以其方與本五行不相違克也假如中首所配牽牛北斗水行與首同德是星從也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節氣相逆順也假如冬至筮遇十月已前首為逆冬至以後首為順也數者陰陽奇耦之數以定所遇之晝夜夜為咎晝為休辭者九贊之辭與所筮之意相違否也凡此四事並當參而驗之從多為休違多為咎　右占法四

十六

天玄二十七首中　周　礥　閑　多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耎　傒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地玄二十七首　更　斷　毅　裝　衆　密　親　斂　彊　睟　盛

居　法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人玄二十七首　減　唫　守　翕　聚　積　飾　疑　視　沉　内　去　晦　瞢　窮　割　止　堅　成　闕　失　劇　馴　將　難　勤　養

中者萬物之始且得中（辯首之辭具在經）主九雖當晝亢極凶　狩者臨也進萬物扶陽而九雖當晝終亦凶也　應者應時施宜五七九當晝吉自此後陰生故有戒也　大者陽氣盛大象豐卦九為大極雖得晝而微凶　唫者陰陽不通象否卦二四六八當晝當唫之時不能無咎極亦凶也　窮者萬物窮極思索權謀自濟也九處窮極晝亦凶　親者貴以其身下人則親交之道著八雖當晝而處亢不能下人故君子去之也　右辯首五

十七

宋涑水先生司馬光讀玄　余少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歆所云也余亦私怪

雄不賛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廼更
為一書且不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奥
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
於块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
其可跂而及也於是求之積年始覿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
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
曰嗚呼楊子雲直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
荀殆不足擬况其余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
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
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
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
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
狀而不違槩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
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賛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淺
而過知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賛易
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爲之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

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
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楊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
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
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
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専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
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鍼已𡋯矣然子雲
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令疑先儒之解未能盡
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
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
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
八十一者也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為方州部家為八
十一首凡家每首輙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礥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
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羨從
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
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
玄每首九賛合為七百二十九賛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

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叅分陽氣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為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叅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叅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六〔玄〕首四重而别為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皆當朞之日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

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變其名稱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為貞直東方也於易為元蒙南方也於易為亨酋西方也於易為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

罔蒙相極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為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捜一作遇）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易有七八九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皆畫卦首之數也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繫辭玄有攡

瑩掜圖告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易有說卦玄有數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易有序卦玄有衝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玄有錯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礼也　宋老泉先生蘇洵　太玄論　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常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於天而不以人參焉故

後之學者苟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楊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足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楊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蠱之不為疾蠱蘖其有得於心也疾蠱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蠱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

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邪唯其所得於心之不足樂故太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數邪以為為道邪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唯其求之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功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

玄者所以擬易也覌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其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

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楊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楊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合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乎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其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為耦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

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而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關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戕也固已明矣況乎加跨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故震離坎兌各守其方六十卦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雄以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爲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關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爲首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耦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

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奇羸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之者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玄一爻而三變一變而卦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益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爲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五

變是非九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推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救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蓍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摹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皆耦日中

二十六

中中用二經一緯皆奇耦雜是凶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若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蹄與其羸加其首之一分損之蓍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已　希夷先生陳摶麻衣易註　先天謂卦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二陰二陽相間倍數至三十二陽相間太玄謂首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三陰三陽相間倍數至二十七陰二十七陽相間此其理何在也以時物推之自祖孫父子

有衆寡之漸自正二三四五六月有微盛之滋皆數之所以明是理也

伊川先生語錄　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知易其實無益或問太玄之作何如曰是亦賢矣必欲撰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周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歷法須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推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事不濟事　邵伯溫聞見錄謂文正公以誠以謙為學之本果於玄無所見昔為此言乎程伊川以玄為贅者非也伊川之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　康節先生邵堯夫經

二十七

世書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日當四日半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天一地二天三四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也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二為四三三為九四四為十六五五為二十五六六為三十六七七為四十九八八為六十四九九為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落下閎改顓頊曆為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

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隅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正數而生也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斷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也落下閎但知歷法惟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年再閏

蘇老泉太玄總例并序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請揚子雲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語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誇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終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休與觀焉　四位玄首之位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筭備矣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畧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與

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筭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筭止於八十一率一筭而九贊係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筭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六應乎六爻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耦或以為晝或以為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耦首之晝在乎贊之耦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福禍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於五十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皆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謂中羨從更睟廓減沈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為耦首初一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耦之一而後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為五日而耦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礥之初一日入女二度玄棿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蠃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爲不及故踦與蠃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備矣夫方州部家之筭雖無舉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筭而以九乘焉故夫筭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縣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筭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爲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筭十有八九之半之爲八十一日三部之筭六九之半之爲二十七日三家之筭三九之半之爲十三日有半而踦蠃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爲圖玄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一二三之別數是爲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爲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爲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扐天故揲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以一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扐之多不過乎六而其餘二十七首可以爲九而不可以爲八九况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爲二及九以

爲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爲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輙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爲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輙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則是星從否則違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後筮而又遇應以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數者首贊奇耦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陽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辭多休夜詞多咎太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爲緯取三經以爲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爲夕筮之一表三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爲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曰一違二違三從

始中咎終休夕望而遇奇首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大率如此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观其表之辭始中決從終　推玄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筭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十以九乘四十明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則增二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耦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得日之晝此非一首之問一為奇二為耦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九之首為贊也一首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容有不盡求其九贊故減而後增半之者為日也一贊為一日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去冬至㊀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八十十筭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㞢也除筭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

日也日一日而行一度斗振而進天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違與日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而復於北斗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於北玄日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求之可也而月不書月行速也歷法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朞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故其勢不得書月也茍月而不書則夫歷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朞而此五盡者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朞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宋蘇軾荅謝民師書　楊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

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則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　晦庵語録　楊雄太玄全模倣易它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　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陽若省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　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它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二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　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玄到三月便是地玄七月便是人玄夏至却在地玄之中却不成箇物事　漢上先生朱震論　太玄準易　右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為東壁營室東壁者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為亥於律為應鍾於時為立冬此顓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漢巴郡落下閎運算轉歷推步晷刻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朔

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落下閎能知歷法而止楊子雲通敏叡達極陰陽之數不唯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玄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歷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為八十一卦凡九分共二卦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日準六十卦一日卦六日七分也中中孚也周復也礥閑屯也少謙也戾睽也上干升也狩美臨也此冬至以至大寒之氣也差小過也童蒙也增益也鋭漸也達交泰也耎傒需也從隨也進晉也釋解也格夷大壯也樂豫也爭訟也務事蠱也更革也斷毅夬也此立春以至穀雨之氣也裝旅也衆師也密親比也斂小畜也彊睟乾也盛大有也居家人也法井也應離也迎咸也遇姤也竈鼎也大廓豐也文渙也禮履也逃唐遯也常恒也此立夏以至大暑之氣也永恒也度節也昆同人也減損也唫守否也翕巽也聚萃也積大畜也飾賁也疑震也視觀也沈兌也内歸妹也去無妄也晦瞢明夷也窮困也割剝也此立秋以至霜降之氣也止堅艮也成既濟也閑噬嗑也失劇大過也馴坤也將未濟也難寒也勤坎也此立冬以至大雪之氣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踦贏二贊有其辭而無其卦而附之於養者以閏為虛也踦火也日也贏水也月也日

月起於天玄之初歸其餘也蓋定四時成歲者以其閏月再扐而後掛者田於歸奇六日七分必加筭焉以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不齊也坎离震兑四正之卦也二十四爻周流四時玄則準之日右斗左乘巡六甲東西南北位緯交錯以成八十一首也一月五卦也侯也大夫也卿也公也辟也辟居於五謂之五君卦四者雜故也玄則準之故一玄象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贊象大夫八十一首象元士其大要則歷數也律在其中也體有所循而文不虛生也陸績謂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申自甲申至甲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四百四十三章皆無餘分其鉤深致遠與神合符有如此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太玄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者坤極生乾始於冬至之時也此之謂律歷之元　或曰太初之歷不作子雲無草玄乎曰不然逸周書曰維十有一月既南至昏昴畢日短極其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降恊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迴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會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又曰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書所謂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即太初歷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昔劉向藏三代之書其子歆有所不知以問子雲子雲之於律歷之元固已博極羣書而知之矣是以落下閎得其歷之法而子雲獨得其意云　水心先生葉適賢良集進卷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之爲道也有以見天地之心後世之爲易也有以見聖人之情天地之閒雜剝解散更逝迭移孰能測之哉其所以相離而不相去不相待而相爲使者聖人有以見其心以故聖人之所以得其心者皆見乎書後世之人徒私以其情求之而不能見聖人之情夫不見聖人之情而天地之心尚奚得焉故其書僅存而道不明夫模陰陽測宇宙綿絡內外出入萬物此幾足以求聖人之情與天地之心矣雖然未也楊雄爲太玄以準易世多譏之易準天地而得天地玄準易也幾得易也得易而得天地矣而何傷又奚譏焉天下患易之難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書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得者三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數起乎一轉入於萬物其往無窮分而爲二十四節以應寒暑其候雜而無差焉是星官歷師能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分之卦之揲之扐之有禍有福有從有違是有易者之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玄曾是以準之乎天地之與人也雜揉衆大揔

然而不相及也幽而不明微而不章渾淪而不能知是其初也聖人以爲何以治之夫是以見其要而執其紀而名之爲易夫其雜揉衆大幽微渾淪者皆易也而後天地之道燦然矣於是立之卦以告之重其畫以明之以爲其所以易者如是也探鬼神之賾而出之鈎陰陽之動以陳之以爲是卓然而不可惑也聚九州四海之珍藏於一人之耳目而使得兼焉將以明已也非以衒已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爲易者明天下而已矣其義明其甚辭微天下見其辭之微而莫以爲不可識也而不知其所以明之也今夫玄之書起冬至之首而終於養偹一歲之經循而索之若貫珠焉是未

始不明也而其曰玄何也其言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心爲玄又曰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渺其根攘其功而憂其所以然嗚呼得之矣彼固以爲聖人之易也期於天下之不能明也則吾之所謂玄者亦期乎天下之不能明而已矣是以出乎冏入乎冥其思瑩瑩莫見其情且易之明也而天下晦之易之顯也而天下隱之此聖人之所痛也今顧而得玄焉是其準易也而微若是乎噫乎易其愈微乎然則易之不明玄佐之也是其不得者一也卦之有八也是文字所以從生也時也羲也德也其爲六十四卦也猶其爲八也彖以寔之象以形之爻以偹之所

以明其義之必然也聖人之與愚夫愚婦上古之與後世皆用之而不能違者也六十四合而易可見易見而天地可準也以正以反以冬以夏錯出而致順焉而已耳今夫玄之有八十一也其所以明名是首者何也豈將以助天下後世之用使之若用易之六十四者也抑徒以自記其陰陽之由而已者也爲曆則與以其義爲義則與以其曆且其名也雜取於爻字之餘而非其要則天下之人有不能用也其首順其辭逆其使天下之人由於其中以至於其養者也易以逆爲順故天下能從之玄以順而求其不敢逆也則懼夫天下之不能也是其不得者二也名之爲易者上古

之聖人也道也卦伏羲也重文王也彖孔子也蓋聖人之始作也自以爲名而後世猶患其微是以聖人更起而名之至於孔子以爲周矣然而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所以見易之無窮也後有作者庸詎知焉今夫雄之爲玄也而以名之參摹四分而已首之及表及贊及測衡錯瑩攡文告凡易之詞無所不具以一人之思而備羣聖人之力是其所以爲準易者耶雖然此既濟之易耶此未濟之易耶言既濟者使之愈明而不愈微言未濟者其畧可也而何若是之詳焉是其不得者三也噫雄之爲書勞矣　漁樵問對附集　太玄論一作太玄準易是非論　邵子曰準天地者

莫過乎易準易者莫深於太玄然易與太玄意趣同而指用異也夫易有兩儀四象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故三百八十四爻備焉玄以一而生三以三而生九而成八十一首故七百二十九贊備焉此生數之異也易之体本乎八象玄之用配乎五行此体用之異也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卦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也所謂生數之異者蓋易以一而生兩玄以一而生三兩者自天地而起三者自三方而分及究其陰陽分配法象顯著不虛其數不失其宜此其所以為同也所謂体用之異也易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体則五行在其矣玄以水火金木土為用則八象在其中矣此其所以為同也所謂始終之異者蓋其卦以陰陽盛衰人事消長相揆其義玄次決其首以日之躔次宿之分度以周其然其間二氣迭運變化不窮此其所以為同也夫易之作始於伏犧而終於孔子其道備矣而楊雄獨以賢者之才盡兼九聖之業再探其頤繼而為之其立法其配象其設辭其為教豈能復出於聖人乎宜其意趣大同而指用稍異也然則玄之不作易寧有闕玄之既作易寧有補若然則其為是乎其為非乎昔者楊雄挺誠明之性生禍亂之代内窮聖域識洞天人顧易之道求而得之故研其慮覃其思以盡其

性理以闡其幽奧故玄不得不作也蓋雄自謂深明易而作玄以準易也非敢與易並行矣其辭微其旨晦保其存慎其亡蓋當乎亂世而歷一有其字艱險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此亦可見雄之志矣然玄之既成雄頗自厚謂世不我知當俟知我者故劉歆嚴尤或以為非桓譚張衡或以為是非之未必廢是之未必興蓋其道之深也嗚呼自雄殁於今千年未見有如雄者況議雄之是非乎班固謂雄非聖人而作經故絕其嗣此迂闊之甚矣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若雄者可謂大儒也不及雄者宜非之乎　敬齋先生古今黈　老泉既破楊雄太玄以為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為樂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玄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玄總例何哉玄既不取則總例亦不可也今作為總例而無取於玄是疑其父而信其子也而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冥賾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胡次和集解司馬云諸家皆謂之太玄經陳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揚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

之耳今從之宋陸依楊子舊本分玄之贊辭為三卷一方為上二方為中三方為下次例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挽圖告凡十一篇范散首測於贊辭之閒王因之小宋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則準小象文準文言攡瑩棿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吳因之范本於覌覽講解矣更今從之宋陸又於贊之前列天始始始中終始中始中中中終終始中中終終地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下上中上上人思內思中思外福小福福大禍生禍中禍極諸家本皆無之　班固曰雄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覌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覌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玄推一晝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閏之以休咎緐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挽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存焉桓譚曰楊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

為本統而因附著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謂之玄此乃所謂事異而道同者也張衡曰予披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非特傳記之屬寔與五經相擬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卒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乎　章陵宋衷仲子作解詁　吳陸績字公紀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范望字叔明吳人後仕晉初在吳時注玄四萬餘言後當晉時又注玄十萬餘言此題晉范望乃後本也　司馬光曰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玄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為之注泰州天水尉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為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　章詧曰太玄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腹心為玄由是子雲知三儀同科則可以窮神之變盡物之情遂索其數以為法一索而得天再索而得地三索而得人

故玄一動而生三是以一玄生三方一方生三州故有九州一州生三部故有二十七部一部生三家故有八十一家玄為君居乎中以御其方方之大也以統乎部部之大也以御乎家故玄曰一玄都乎三方方同九州枝載數部分正群家凡八十一家各以首為名以顯時義也始自冬至之起起中首終於大雪之月為養凡八十一首一首九贊凡二贊為一表一家三表故表二百四十三一表三贊故贊七百二十九凡一日晝夜行二贊而三百六十四有半日既行天度歲功以終終而復始歲歲相盪而無窮也為首者本也蓋義取本其事若易之卦一首九贊贊助也首之有贊若卦之有爻以首為主以贊為助若臣之佐君而成其用也贊之復有測測者知也以測之辭重明其贊若易之有象也測知可以知微知彰也贊理未顯則義盡於測也子雲之作首贊測各為之卷後因范望散於注中如易之小象本經也不可混諸注中今復之于經以次于贊蓋子雲作太玄覃思渾天其義至測復作玄衡以準序卦玄錯以準雜卦玄數以準說卦玄文以準文卦玄掜以準下繫玄圖以準上繫又以玄道隱秘難以發明復以攡瑩告三篇而舒明之然子雲無文以言準易而其法悉有準為大槩以九九之數以準八八之義非亦一辭一義而皆準之凡玄有九

天九地九人天之道有始中終地之道有下中上人之道有思福禍九天者八十一首九而列之九首之始則曰天故中羨從為始三天更睟廓為中三天減沉成為終三天復以九天為三統自中至事二十七首為天統自更至昆二十七首為地統自減至養二十七首為人統凡一天九首自一至九各以五行之數而配之一首九贊亦以五行之數而辯之故首之與贊有相生者有相剋者同類之者一首之中其辭美醜或以氣或以類忠以晝夜而為君子小人以分休咎凡陽家之首即奇故以奇數之贊為晝偶數之贊為夜陰家之贊即偶故以偶數之贊為晝奇數之贊為夜故晝辭多休夜辭多咎以是推之萬物之本鬼神之情咸可得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四　十二先

玄 太玄經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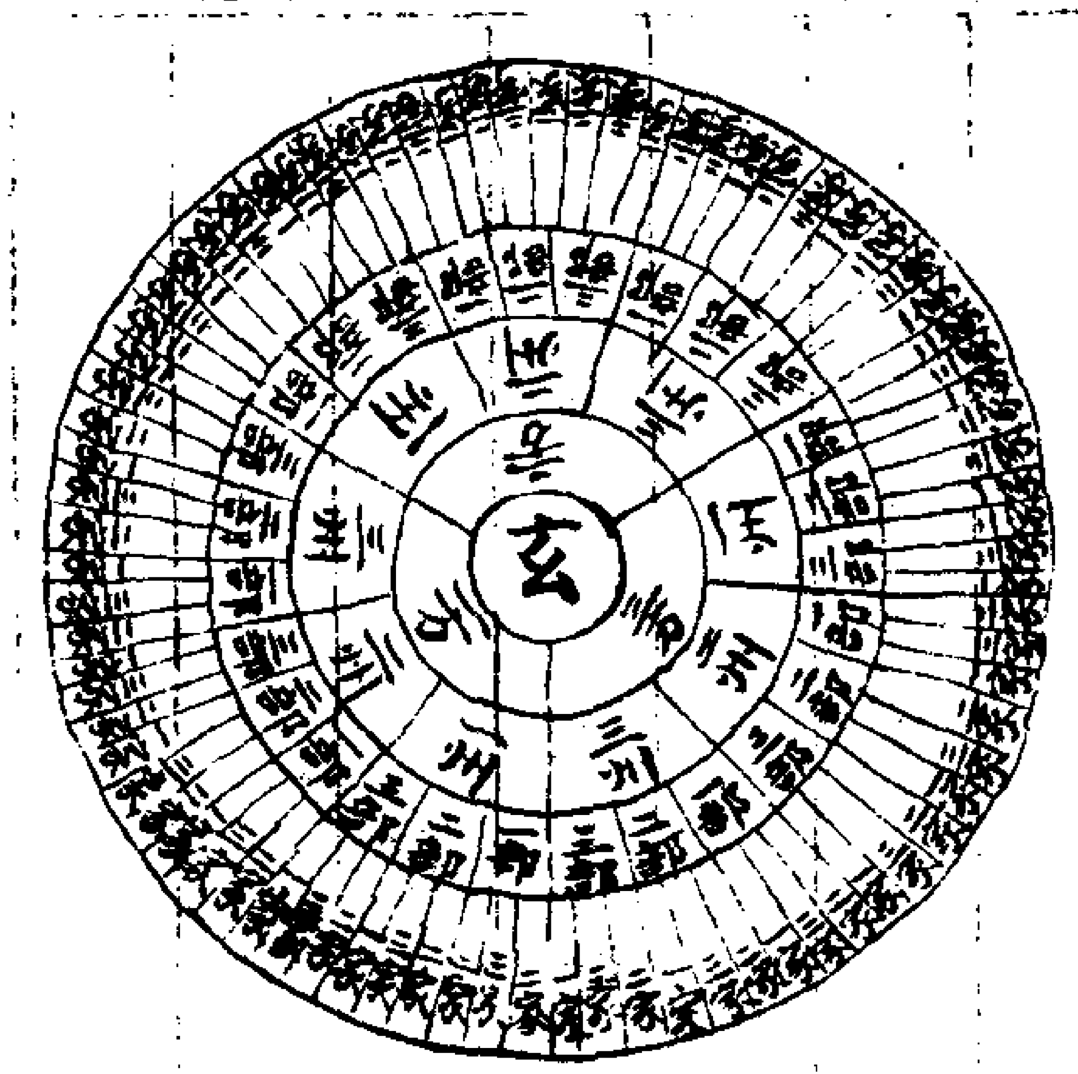
吳澂支言集太玄叙録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衆合於歷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外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子雲此書未能見重於當時後世雖有好者亦未可謂大行也宋大儒司馬公安之甚嘗有集註晚作潛虛以擬之以邵子範圍天地之學卓絶古今之識而亦稱其書要之惟宋子所論可以為萬世之折衷本經八十一首分天玄地玄人玄三篇盖擬易之上下經經後十一篇則擬夫子之十翼而為太玄之傳晉范望始依周易彖傳象傳附經例升首辭於經贊之前散測辭於各贊之下而測兩篇之總序無從而附則合為一以冥經端其牽綴割裂無復成文殆有甚於易經者易經有晁氏呂氏定從古本而宋子因之故今於此書亦俾復舊而第其目如右兼以讀者病其揲法不明驟觀未易通曉復為之别白其辭以著于後雖非願為後世之楊子雲亦欲使後之學者知前人之作不可以已意妄有易置揲法言序篇監本共為一篇繼十三篇之末今本亦如書之小序各冠篇首併為考正於子雲之書盖不無小補云

吳澂纂言楊氏太玄

玄

天一　地--　人---

一玄肇分	每方再分	每州各分	每部又分
天地人為	天地人為	天地人為	天地人為
三方	九州	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
第一畫也	第二畫	第三畫	第四畫也



易之畫一奇一偶倍其法自下生上六畫成一卦

玄之畫一天一地一人三其法自下生下四畫成一首

太玄八十一首

天玄一中 中孚

周 復

礥 屯

閑

少 謙

戾 睽

上 升

干

狩 臨

羨

差 小過

童 蒙

增 益

銳 漸

達

交 泰

耎 需

傒

從 隨

進 晉

釋 解

格 大壯

夷

樂 豫

爭 訟
務 蠱
事
地玄二
更 革
斷 夬
毅
裝 旅
衆 師
五
密 比
親
斂 小畜
彊 乾
睟
盛 大有
居 家人
法 井

應 咸
迎 咸
遇 姤
竈 鼎
大 豐
廓
文 渙
禮 履
六
逃 遯
唐
常 恒
度 節
永 按太玄註永首亦象恒卦合次常首之後度首合在永首之後
昆 同人
人玄三
減 損
唫 否

守

翕 睽

聚 萃

積 大畜

飾 賁

疑 震

視 觀

沈 兌

內 歸妹

去 無妄

晦 明夷

瞢 明夷

窮 困

割 剝

止 艮

堅

成 既濟

闕 噬嗑

失 大過

劇

馴 坤

將 未濟

難 蹇

勤 坎

養 頤

踦

嬴

太玄之作楊氏自以為擬易易以奇偶之畫象陽陰玄一二三之畫象天地人易之畫自下而上六畫成卦者數以二起而倍其法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之畫自上而下四畫成首者數以三起而三其法故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起數之元蓋取律法故與史記律書生鍾之數合至若以八十一首配六十

四卦而其次序則依卦氣卦氣者漢世伎術家所傳僅有十二辟卦不出本月義猶可通其餘五十二卦紛亂無紀當時京房董皆信用之子雲號通儒然且染習於時習而不覺其非今不復論亦不足論也　胡一桂外翼

太玄經云太玄經者新莽大夫楊雄之所作以擬易者也其畫四以方州部家爲次自上而下最上一畫爲方一長畫爲一方二短畫爲二方三短畫爲三方州部家皆然第二畫爲州第三畫爲部最下第四畫爲家每四畫爲一首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成八十一首首各有名以擬易六十四卦每首雖四畫而贊則有九以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爲次而分水火木金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土每首九贊八十一首共二百七十九贊末一百上九後獨增踦贏二贊以擬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業數直日詳其于後首之下各有辭宋政和七年許良肱上太玄每首之又又增首測一卷以擬太象今分附逐首之贊亦各有辭贊下又各有測辭以擬文之小象又有玄文以擬文言有玄攡力支反分也張也與離字同韻玄瑩玄棿魚稽切與輗同車木也玄圖玄告以擬繫辭有玄數玄衝玄錯以擬說序雜八十一首分天地人三玄七百二十九贊又加踦贏分晝夜日

星節候以直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以擬卦氣又有揲法筮首贊以斷事之吉凶其學不傳世罕有其書余得之友人查顏叔抄首末數首贊及日星候揲法等于左以見一書之大槩若其是非得失之論又具載于後云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　玄圖曰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玄始三方方有三州州有三部部有三家皆一生三故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

天玄	中周礥	閑少戾	上干狩	羨差童	增銳達
	交耎傒	從進釋	格夷樂	爭務事	灋傳遭
地玄	更斷毅	裝衆密	親斂彊	睟盛居	法應迎
	遇竈大	廓文禮	逃唐常	度永昆	
人玄	減唫守	翕聚積	飾疑視	沈內去	晦瞢窮
	割止堅	成闕失	劇馴將	難勤養	

𝌆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首測曰中擬中孚天玄陽家一水下下曰在牽牛初許良肱注曰且稽古本太玄并前漢志參次撰成首測一卷布於八十一首辭之末愚按此注則首測本自成卷在八十一首末今注本後人分散於逐首之下正如易經之紊亂也

首序曰馴乎元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批參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始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贊上群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

歲事咸貞注方州部家之晝與三才之位離而踈咸爲貴無自而然耶自其合而言之曰枇參自其離而言之曰踈咸自天玄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每二贊一日而周于三百六十五日節候日星無不備此歲事所以咸正也贊序曰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道或否或臧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升降相關大正乃通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記歲而百穀時雍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注旁薄天之象昆侖地之形思者人之心一者思心之地舒王曰幽昧而未判也初爲晝爲君子思無邪故也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注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方主火火爲神舒王曰首與時爲水而二火也故曰神戰于玄其陳陰陽善惡并者二爲夜夜爲小人心雜故也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舒王曰首與時爲水三爲木木生於水龍亦生水故曰龍次四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曰庳虛無因不能大受也注四於贊爲陰爲虛語曰小人不可大受言不量力而無辟故以否言之次五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舒王曰五爲中位爲晝陽明盛而中故曰日正于天注五六天地之中故稱

日月與乘中之剛逢星之陽所以爲利自子至亥皆謂之辰以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愚謂五爲一首之主故曰貴當位也次六月闕其摶下如開明于西測曰月闕其摶明始退也舒王曰首時爲水六又水而次五福上水上行而著者六又爲夜故曰注月闕其摶始退之象開明于西方進之象太玄言五以上作消損盈之意可知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注衆所歸謂之酋愚謂次七有大魁象卦時爲水七爲火水火不相射而相生息有頤水包之象不相滅息而相生息亦正道也水爲主則火爲臣有任臣法則之象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注黃者中色中則二中故曰黃八爲夜夜爲小人故曰不黃八雖上之中以木近金故有中德之失時爻于酋酋而有秋常之貺故曰黃不黃覆秋常上九巔靈氣形反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注極上則顛氣形殄滅然九爲晝爲君子能順性命之理而與時偕極焉　此下則係玄文以擬文言文多不具載　右中首乃太玄第一首也故有首序贊序玄文自周以下只首贊測三者而已

三三二方二州二部二家應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注經曰中則陽始應則陰生當應之時陽極于上陰萌乎下一陰方生上下相感氣

至而鹿角解候至而蜩始鳴首測曰應擬咸地玄陽家五土中中日在井
二十九注月令夏至五月中鹿角解漢志曰井三十一夏至鶉首中初一
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離君也注幹羅如強也枝離如弱
也深根固本不可拔也周封建附離於君亦若此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
之非則否測曰上施下和匪其實也注上歷施之足以紀歲下律和之足
以和聲上下相應是則然非則否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罝罝測曰一從一
橫經緯陳也注從橫所以整理也一從一橫曰緯其經則天網罝罝踈而
不失焉東西南北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其陳可知次四援我罘罝絓羅于野
至測曰援我罘罝不能以仁也注罘罝所以絓羅飛潛空廣之地靡所不
至飛潛無所容其軀矣不能以不仁不能愛物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
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注龍健也翰于天可謂健矣貞栗其鱗髙而危
故也與胥靡登髙不懼遺死生異矣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
萌地陽始退也注熾承于天陽氣極于上之謂冰萌于地陰信萌于下之
謂也君子遺消之意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注
應之道衰乎心日彊其衰俾之不弱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之時也君子齋
戒處必揜身之類其惡敗類也如此次八陽極徵陰不移而應測曰極

陽徵陰應其發也注陽之召陰陽速若影響猶冬鑿冰夏造冰不移日而應
非吾所謂道也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過止
也注日月麗天則大而高之極也君子於此應以大疾則明而作離焉舜
升聞類矣稷訓疾　右應乃太玄第四十一首也中爲陽氣之始應爲陰
氣之始其第五贊曰當一百八十三日節爲夏至星爲井三十一度係之
於二方二州二部二家之下也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養陰弸于野陽蘯萬物赤之於下注陽主動動則
蘯於外陰主靜靜則弸諸内一内一外交養而萬物紐牙焉漢志辰在丑
謂之赤奮首測曰養擬頤入玄陽家九金上上日在斗二十二初一藏心
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注淵虛而靜初一之水藏心於
淵則神不外精精之養神美厥靈根夫是之謂善養次二墨養邪元函否
貞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注二逢夜況之墨陰火也次三糞以肥丘育厥
根荄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次四燕食扁扁其心儇儇利用征賈測曰
燕食扁扁志在穎也注志之所穎非五而何次五黃心在黃心在腹指五白骨生肉指四黃腹白骨生肉孚
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注黃心在腹指五白骨生肉四指黃土
色心土之形而腹者心之宅白金色骨金之形而肉者骨之外得君子爲

可信而已不求人之必信宜其上得天助也次六次次一日三饌秖牛之兆肥不利測曰次次之饌肥無身也注六爲宗廟一日三饌祭之數也瀆矣牛兆肥不利卜姓也肥無身者物雖厚不誠其身耳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注小子婦人牽象徽猛柔弱勝剛彊之意中養不中才養不才病者君子養之測貴革而不因次八鯁不脈毒疾發上讟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注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測曰星如歲如終如養也注月令星回于天歲將幾終之謂復繼之初易言窮則變變則通終則有始天行也踦贊一凍登赤天晏如元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注踦水嬴嬴屬火水以一贊以補其陽之不足耳踦贊陽以陰作首則嬴贊陰以陽作首可知也嬴贊二一虛一嬴踦奇所生測曰虛嬴踦奇禪無已也注養受群餘故以二贊繼養之後右養首太玄第八十一首也故繫踦嬴二贊於七百二十九贊之末今具此起中末三首亦可以見首贊測之規模次第矣

玄衝七愚按玄始於中至第四十一首而爲應中則陽始應則陰生中與應對周與迎對八十一首皆然對則相衝故玄衝之文專以兩兩相衝之首論之

十五

玄錯八愚按錯雜也雜八十一首論之不以其序也注衝則一往一來以序其體錯則一吉一凶以明其用縱橫交雜與八卦相雜同經曰錯絣也

玄攡九愚按攡音離分也張也極論玄之爲義陰陽之運日星之行度

玄瑩十愚按經云瑩明也泛論玄義以明之也

玄數愚按首論天地生蓍及命筮揲法五行生成支干配數以及律呂之類此下不紀次序

玄棿愚按棿無稽及擬也注論玄之所擬如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棿擬之晝夜之類

玄圖愚按圖象也首論方州部家及天地人之三天以分八十一首之類

玄告愚按告示也亦多論天地人之道及陰陽晝夜與玄之辭　愚按司馬溫公讀玄云易有彖玄有首論一首之義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以解贊易有文言玄有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棿圖告五者推贊太玄易有說卦玄有數論九贊所象易有序卦玄有衝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解之易有雜卦玄有錯雜八十一首說之是也又按宋政和間許良肱進表云政和七年撫州草澤臣許良肱謹錄太玄經解十卷八十一首分爲七卷衝錯攡瑩爲第八卷數第九卷棿圖告爲第十

十六

卷并序一首不見有太玄序恐即中首內首序贊序是也黨撰到首測一卷猶易大象載諸八十一首辭之末隨表上進觀此則太玄首序贊序本只自爲一序許氏首測亦只自爲一卷今皆附入首辭之下又元棿下有曰元之贊辭云云又曰故首者天之性也衝對其正也錯解也測所以知其情也攡張之瑩明之數爲品式文爲藻飾棿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所謂文非中首內玄字乎所謂測非贊之下測乎測與文文本只列於衝錯之下今皆附入於首贊之下矣此後人欲便觀覽隨類分附非復許氏表進之舊明矣嗚呼鄭玄王弼亂易經於前茲非其所謂尤而效之者乎可爲之三嘆

十二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

此係王薦所作見元圖發微內

首名擬卦稱宿／贊配日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中（中孚）	晝一日 冬至十一月中 牛一 蚯蚓結	夜	晝二日 牛二度	夜	晝三日 牛三度	夜	晝四日 牛四度	夜	晝五日 牛五度
周（復）	夜	晝六日 牛六度	夜	晝七日 牛七	夜	晝八日 牛八	夜	晝九日 女一度	夜
礥（屯）	晝十日 女二	夜	晝十一日 女三	夜	晝十二日 女四	夜	晝十三日 女五	夜	晝十四日 女六
閑（屯）	夜	晝十五日 女女	夜	晝十六日 小寒十二月節 女八 雁北向	夜	晝十七日 女九	夜	晝十八日 女十	夜
少（謙）	晝十九日 女十一	夜	晝二十日 女十二	夜	晝二十一日 虛一 鵲始巢	夜	晝二十二日 虛二	夜	晝二十三日 虛三

首名擬卦稱宿／贊配日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戾（睽）	夜	晝二十四日 虛四	夜	晝二十五日 虛五	夜	晝二十六日 虛六 雉始雊	夜	晝二十七日 虛七	夜
上（升）	晝二十八日 虛八	夜	晝二十九日 虛九	夜	晝三十日 虛十	夜	晝三十一日 大寒十二月中 危一 雞始乳	夜	晝三十二日 危二
干（升）	夜	晝三十三日 危三	夜	晝三十四日 危四	夜	晝三十五日 危五	夜	晝三十六日 危六 鷙鳥厲疾	夜
狩（臨）	晝三十七日 危七	夜	晝三十八日 危八	夜	晝三十九日 危九	夜	晝四十日 危十	夜	晝四十一日 危十一 水澤腹堅
羨（小過）	夜	晝四十二日 危十二	夜	晝四十三日 危十三	夜	晝四十四日 危十四	夜	晝四十五日 危十五	夜
差（小過）	晝四十六日 立春正月節 危十六 東風解凍	夜	晝四十七日 危十七	夜	晝四十八日 危十八	夜	晝四十九日 室二	夜	晝五十日 室三
童（蒙）	夜	晝五十一日 室四	夜	晝五十二日 室五	夜	晝五十三日 室六	夜	晝五十四日 室七	夜
增（益）	晝五十五日 室八	夜	晝五十六日 室九 魚上水	夜	晝五十七日 室十	夜	晝五十八日 室十一	夜	晝五十九日 室十二
銳（漸）	夜	晝六十日 室十三	夜	晝六十一日 雨水正月中 室十四 獺祭魚	夜	晝六十二日 室十五	夜	晝六十三日 室十六	夜
達（泰）	晝六十四日 壁一	夜	晝六十五日 壁二	夜	晝六十六日 壁三 鴻雁來	夜	晝六十七日 壁四	夜	晝六十八日 壁五
交（泰）	夜	晝六十九日 壁六	夜	晝七十日 壁七	夜	晝七十一日 壁八 草木萌動	夜	晝七十二日 壁九	夜
耎（需）	晝七十三日 奎一	夜	晝七十四日 奎二	夜	晝七十五日 奎三	夜	晝七十六日 奎四	夜	晝七十七日 驚蟄二月節 奎五 桃始華
傒（需）	夜	晝七十八日 奎六	夜	晝七十九日 奎七	夜	晝八十日 奎八	夜	晝八十一日 奎九	夜
從（隨）	晝八十二日 奎十 倉庚鳴	夜	晝八十三日 奎十一	夜	晝八十四日 奎十二	夜	晝八十五日 奎十三	夜	晝八十六日 奎十四
進（晉）	夜	晝八十七日 奎十五 鷹化爲鳩	夜	晝八十八日 奎十六	夜	晝八十九日 婁一度	夜	晝九十日 婁二	夜
釋（解）	晝九十一日 婁三	夜	晝九十二日 春分二月中 婁四 玄鳥至	夜	晝九十三日 婁五	夜	晝九十四日 婁六	夜	晝九十五日 婁七

十八

卷四千九百二十四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格 大壯	夜	晝九十六日 婁八	夜	晝九十七日 婁九 雷乃發聲	夜	晝九十八日 婁十	夜	晝九十九日 婁十一	夜
夷 大壯	晝一百日 婁十二	夜	晝一百一日 胃一	夜	晝一百二日 胃二 始電	夜	晝一百三日 胃三	夜	晝一百四日 胃四
樂 豫	夜	晝一百五日 胃五	夜	晝一百六日 胃六	夜	晝一百七日 胃七 清明三月	夜	晝一百八日 胃八	夜
爭 訟	晝一百九日 胃九	夜	晝一百十日 胃十	夜	晝一百十一日 胃十一	夜	晝一百十二日 胃十二 田鼠化鴽	夜	晝一百十三日 胃十三
務 蠱	夜	晝一百十四日 胃十四	夜	晝一百十五日 昴一	夜	晝一百十六日 昴二	夜	晝一百十七日 昴三 虹始見	夜
事 蠱	晝一百十八日 昴四	夜	晝一百十九日 昴五	夜	晝一百廿日 昴六	夜	晝一百廿一日 昴七	夜	晝一百廿二日 昴八 萍始生
更 革	夜	晝一百廿三日 昴九	夜	晝一百廿四日 昴十	夜	晝一百廿五日 昴十一	夜	晝一百廿六日 畢一	夜
斷 夬	晝一百廿七日 畢二 鳴鳩拂羽	夜	晝一百廿八日 畢三	夜	晝一百廿九日 畢四	夜	晝一百卅日 畢五	夜	晝一百卅一日 畢六
役 夬	夜	晝一百卅二日 畢七 戴勝降于桑	夜	晝一百卅三日 畢八	夜	晝一百卅四日 畢九	夜	晝一百卅五日 畢十	夜
裝 旅	晝一百卅六日 畢十一	夜	晝一百卅七日 畢十二 立夏四月 螻蟈鳴	夜	晝一百卅八日 畢十三	夜	晝一百卅九日 畢十四	夜	晝一百四十日 畢十五
衆 師	夜	晝一百四十一日 畢十六	夜	晝一百四十二日 觜一 蚯蚓出	夜	晝一百四十三日 觜二	夜	晝一百四十四日 參一	夜
審 比	晝一百四十五日 參二	夜	晝一百四十六日 參三	夜	晝一百四十七日 參四	夜	晝一百四十八日 參五	夜	晝一百四十九日 參六
親 比	夜	晝一百五十日 參七	夜	晝一百五十一日 參八	夜	晝一百五十二日 參九	夜	晝一百五十三日 井一 小滿五月 苦菜秀	夜
欽 小畜	晝百五十四日 井二	夜	晝百五十五日 井三	夜	晝百五十六日 井四	夜	晝百五十七日 井五	夜	晝百五十八日 井六 靡草死
彊 乾	夜	晝百五十九日 井七	夜	晝百六十日 井八	夜	晝百六十一日 井九	夜	晝百六十二日 井十	夜
晬 乾	晝百六十三日 井十一 小暑至	夜	晝百六十四日 井十二	夜	晝百六十五日 井十三	夜	晝百六十六日 井十四	夜	晝百六十七日 井十五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盛 大有	夜	晝百六十八日 井十六 堂郎生	夜	晝百六十九日 井十七	夜	晝百七十日 井十八	夜	晝百七十一日 井十九	夜
居 家人	晝百七十二日 井二十	夜	晝百七十三日 井二十一 鵙始鳴	夜	晝百七十四日 井二十二	夜	晝百七十五日 井二十三	夜	晝百七十六日 井二十四
法 井	夜	晝百七十七日 井二十五	夜	晝百七十八日 井二十六 反舌無聲	夜	晝百七十九日 井二十七	夜	晝百八十日 井二十八	夜
應 咸	晝百八十一日 井二十九	夜	晝百八十二日 井三十	夜	晝百八十三日 井三十一 夏至五月 鹿角解	夜	晝百八十四日 井三十二	夜	晝百八十五日 井三十三
迎 咸	夜	晝百八十六日 鬼一	夜	晝百八十七日 鬼二	夜	晝百八十八日 鬼三 蜩始鳴	夜	晝百八十九日 鬼	夜
遇 姤	晝百九十日 柳一	夜	晝百九十一日 柳二	夜	晝百九十二日 柳三	夜	晝百九十三日 柳四 半夏生	夜	晝百九十四日 柳五
寬 鼎	夜	晝百九十五日 柳六	夜	晝百九十六日 柳七	夜	晝百九十七日 柳八	夜	晝百九十八日 柳九 溫風至	夜
大 豐	晝百九十九日 柳十	夜	晝二百日 柳十一	夜	晝二百一日 柳十二	夜	晝二百二日 柳十三	夜	晝二百三日 柳十四 蟋蟀居壁
廓 豐	夜	晝二百四日 柳十五	夜	晝二百五日 星一	夜	晝二百六日 星二	夜	晝二百七日 星三	夜
文 渙	晝二百八日 星四 鷹乃學習	夜	晝二百九日 星五	夜	晝二百十日 星六	夜	晝二百十一日 星七	夜	晝二百十二日 張一
禮 履	夜	晝二百十三日 張二	夜	晝二百十四日 張三 腐草化螢	夜	晝二百十五日 張四	夜	晝二百十六日 張五	夜
逃 遯	晝二百十七日 張六	夜	晝二百十八日 張七	夜	晝二百十九日 張八 土潤溽暑	夜	晝二百二十日 張九	夜	晝二百廿一日 張十
唐 遯	夜	晝二百廿二日 張十一	夜	晝二百廿三日 張十二	夜	晝二百廿四日 張十三 大雨時行	夜	晝二百廿五日 張十四	夜
常 恒	晝二百廿六日 張十五	夜	晝二百廿七日 張十六	夜	晝二百廿八日 張十七	夜	晝二百廿九日 張十八 立秋七月 涼風至	夜	晝二百卅日 翼一
慶 節	夜	晝二百卅一日 翼二	夜	晝二百卅二日 翼三	夜	晝二百卅三日 翼四	夜	晝二百卅四日 翼五 白露降	夜
未 節	晝二百卅五日 翼六	夜	晝二百卅六日 翼七	夜	晝二百卅七日 翼八	夜	晝二百卅八日 翼九	夜	晝二百卅九日 翼十 寒蟬鳴

首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昆	同人	夜	晝二百四十日 翌十一	夜	晝二百四十一日 翌十二	夜	晝二百四十二日 翌十三	夜	晝二百四十三日 翌十四	夜
減	損	晝二百四十四日 處暑 翌十五 鷹祭鳥	夜	晝二百四十五日 翌十六	夜	晝二百四十六日 翌十七	夜	晝二百四十七日 翌十八	夜	晝二百四十八日 軫一
唫	否	夜	晝二百四十九日 軫二 天地始肅	夜	晝二百五十日 軫三	夜	晝二百五十一日 軫四	夜	晝二百五十二日 軫五	夜
守	否	晝二百五十三日 軫六	夜	晝二百五十四日 軫七 禾乃登	夜	晝二百五十五日 軫八	夜	晝二百五十六日 軫九	夜	晝二百五十七日 軫十
翕	巽	夜	晝二百五十八日 軫十一	夜	晝二百五十九日 白露八月節 軫十二 鴻雁來	夜	晝二百六十日 軫十三	夜	晝二百六十一日 軫十四	夜
聚	萃	晝二百六十二日 軫十五	夜	晝二百六十三日 軫十六 玄鳥歸	夜	晝二百六十四日 軫十七	夜	晝二百六十五日 角一	夜	晝二百六十六日 角二
積	大畜	夜	晝二百六十七日 角三	夜	晝二百六十八日 角四 羣鳥養羞	夜	晝二百六十九日 角五	夜	晝二百七十日 角六	夜
飾	賁	晝二百七十一日 角七	夜	晝二百七十二日 角八	夜	晝二百七十三日 角九	夜	晝二百七十四日 秋分 角十 雷始收聲	夜	晝二百七十五日 角十一
疑	賁	夜	晝二百七十六日 角十二	夜	晝二百七十七日 亢一	夜	晝二百七十八日 亢二	夜	晝二百七十九日 亢三	夜
視	觀	晝二百八十日 亢四	夜	晝二百八十一日 亢五	夜	晝二百八十二日 亢六	夜	晝二百八十三日 亢七	夜	晝二百八十四日 亢八 水始涸
沈	歸妹	夜	晝二百八十五日 亢九	夜	晝二百八十六日 氐一	夜	晝二百八十七日 氐二	夜	晝二百八十八日 氐三	夜
內	歸妹	晝二百八十九日 氐四	夜	晝二百九十日 寒露九月節 鴻雁來賓	夜	晝二百九十一日 氐六	夜	晝二百九十二日 氐七	夜	晝二百九十三日 氐八
去	無妄	夜	晝二百九十四日 氐九	夜	晝二百九十五日 氐十 雀入大水化蛤	夜	晝二百九十六日 氐十一	夜	晝二百九十七日 氐十二	夜
晦	明夷	晝二百九十八日 氐十三	夜	晝二百九十九日 氐十四	夜	晝三百日 氐十五 菊有黃華	夜	晝三百一日 房一	夜	晝三百二日 房二
瞢	明夷	夜	晝三百三日 房三	夜	晝三百四日 房四	夜	晝三百五日 霜降 房五 豺祭獸	夜	晝三百六日 心一	夜
窮	困	晝三百七日 心二	夜	晝三百八日 心三	夜	晝三百九日 心四	夜	晝三百十日 心五	夜	晝三百十一日 尾一

首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割	剝	夜	晝三百十二日 尾二	夜	晝三百十三日 尾三	夜	晝三百十四日 尾四	夜	晝三百十五日 尾五 蟄蟲咸俯	夜
止	艮	晝三百十六日 尾六	夜	晝三百十七日 尾七	夜	晝三百十八日 尾八	夜	晝三百十九日 尾九	夜	晝三百二十日 尾十 水始冰
堅	艮	夜	晝三百二十一日 尾十一	夜	晝三百二十二日 尾十二	夜	晝三百二十三日 尾十三	夜	晝三百二十四日 尾十四	夜
成	既濟	晝三百二十五日 尾十五	夜	晝三百二十六日 尾十六	夜	晝三百二十七日 尾十七	夜	晝三百二十八日 尾十八	夜	晝三百二十九日 箕一
闕	噬嗑	夜	晝三百三十日 箕二 雉入大水化蜃	夜	晝三百三十一日 箕三	夜	晝三百三十二日 箕四	夜	晝三百三十三日 箕五	夜
失	大過	晝三百三十四日 箕六	夜	晝三百三十五日 小雪 箕七 虹藏不見	夜	晝三百三十六日 箕八	夜	晝三百三十七日 箕九	夜	晝三百三十八日 箕十
劇	大過	夜	晝三百三十九日 箕十一	夜	晝三百四十日 斗一 天氣騰 地氣降	夜	晝三百四十一日 斗二	夜	晝三百四十二日 斗三	夜
馴	坤	晝三百四十三日 斗四	夜	晝三百四十四日 斗五	夜	晝三百四十五日 斗六 閉塞成冬	夜	晝三百四十六日 斗七	夜	晝三百四十七日 斗八
將	未濟	夜	晝三百四十八日 斗九	夜	晝三百四十九日 斗十	夜	晝三百五十日 斗十一	夜	晝三百五十一日 大雪十一月 斗十二	夜
難	蹇	晝三百五十二日 斗十三	夜	晝三百五十三日 斗十四	夜	晝三百五十四日 斗十五	夜	晝三百五十五日 斗十六	夜	晝三百五十六日 斗十七
勤	蹇	夜	晝三百五十七日 斗十八	夜	晝三百五十八日 斗十九	夜	晝三百五十九日 斗二十	夜	晝三百六十日 斗二十一	夜
養	頤	晝三百六十一日 斗二十二	夜	晝三百六十二日 斗二十三	夜	晝三百六十三日 斗二十四	夜	晝三百六十四日 斗二十五	夜	晝三百六十[illegible]

踦	半日之半 四分度之一
嬴	半日 半度

揲蓍法　命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九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如日之曜卓然示人遠矣

愚謂此命筮之辭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虛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六算而策道通也成首之數也　愚按三揲有餘一餘二餘三而無餘七餘八餘九之理解者甚多皆不通意者子雲之法以餘一準七餘二準八餘三準九只餘一二三則七八九自定矣故曰餘七為一八為二二九為三只倒用一字故稚曉若作餘一為七二為八三為九人無不曉矣王薦曰凡四揲而成首初揲定方二揲定州三揲定部四揲定家自掛至定晝共成一揲故四揲成首也愚謂此明揲蓍之法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禍福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以九贊之位復各有三皆以下中上別之以晝為休夜為咎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玄以陽家旦筮一五七大休以日中夜中筮二六休九咎夕筮三休四八咎陰家旦筮一五七大咎日中夜中筮二六咎九休夕筮三咎四八休玄之筮用以三表其知來若神乎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旦則用經夕則用緯觀始中決從終星者日所舍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時者命之運而歲所總也數者一二三四而歷所紀也辭者各指其所之也旦用經一五七而從夕用違三四八而橫一水七火水火合為從三八木四九金木合金為橫占者考逢所逢如何耳觀始中決從終茲終吉則吉終凶則凶之動也　愚謂此明占吉凶之法也

數配五行見太玄玄數下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五行用事者旺旺所生相故旺廢勝旺囚旺所勝死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注自太極函三為一故參一為三子一陽生故成於寅而備於申故自子至申其數九自丑至申其數八自寅至申其數七自卯至申其數六自辰至申其數五自巳至申其數四故女起午一陰生成於申而備於寅故自午至寅其數九自未至寅其數八自申至寅其數七自酉至寅其數六自戌至寅其數五自亥至寅其數四故男起丙寅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注自甲至壬其數九自乙至壬其數八自丙至壬其數七自丁至壬其數六自戊至壬其數五乾天道順行以壬為始自己至丁其數九自庚至丁其數八自辛至丁其數七自壬至丁其數六自癸至丁其數五坤地道逆行以丁為始　愚按世俗鈐數算法蓋本於此而不知其所以然觀此可以見矣

泰中積數見太玄玄圖下玄有六九之數注易老陽九老陰六準而為太

玄策用三六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二一也二二也二三也三一也三二也三三也天地人合之為十有八策儀用二九二九一十八玄其十有八用乎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蓋天地人各十有八三箇十八合為五十四并終始策數半之為泰中并終始二者之策數總之為七十二蓋總上十八策與五十四策之數也半之為泰中者以七十二中分之以三十六策為泰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泰積圖象辯疑曰一首九贊一贊三十六策一首計三百二十四策八十一首共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是為

泰中積數愚謂此所謂以三十六策律七百二十九贊也每贊必三十六策者即揲法以三十六策盡三用三十三策故備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辯疑曰兩贊直一日一夜一日一夜計七十二策而周天三百六十五日當二萬六千二百八十策又加四分度之一實於七十二策中得十八策通計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其八十一首即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七十二策為一日只得三百六十四日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曆行辯疑曰更欠半日當三十六策及四分度之一當十八策計欠五十四策遂加一踦贊計三十六策補其半日通成三百六

十五全日又加嬴策準十八策以為四分度之一則知元策與周天無不合矣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元之道也注故自子至辰八十一自辰至申八十一自申至子八十一冠之以甲而甲子至甲辰甲辰至甲申甲申至甲子千五百三十九載為一統一統周而餘分盡焉由是十九歲為一章一章而閏分盡則一朔旦冬至之首名焉若傳五年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共二百四十三朔旦冬至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一會月食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一統朔分盡自子至辰自辰至

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六甲分盡則章會統元四者之法與月食俱沒而餘分盡焉茲元之為道也

星數　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斗二十六右班固律曆志凡三百六十五度不盡四分度之一一元七百二十九贊周於三百六十四度半

先儒論太玄　朱文公語録曰太玄經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偶便有四象揚子雲見一二三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

曼淵問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歷又曰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且是去推求然而太玄亦是拙底工夫盖天地間只有箇奇偶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走不得而子雲却添而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潘時舉錄又曰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黄義剛錄

三山林駉德頌曰淵哉太玄之為書乎易以八玄以九易之蓍也以七玄之蓍也以六易之八也八而八之凡六十四卦然不易者八反易者五十六實以三十六卦而六十四也玄之九也九而九之凡八十一家然不易者九反易者七十二實以四十五而八十一也蓍之七也七而七之凡四十九策其虛一也存一而盡之也蓍之六也六而六之凡三十六策其虛三者取其三而虛之也易以當日玄亦以當日易以當歷玄亦以當歷其闔闢變通無一而非易也至若易有彖玄則有首易有爻玄則有贊易之文有象玄之贊有測以玄文而準文言以攡瑩掜圖告而準繫辭此又其文之粗爾然亦識有可疑者易之天五配以地十玄也有五而無十非易也易之六畫加以六位玄也有畫而無位非易也易之畫即易之爻玄之重為重玄首四重方州部家贊自贊玄首九贊非以四

重為贊非易也玄以玄文擬文言似矣然玄文不加之晬玄以晬準乾而加之中如其有心於卦氣也則去玄文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玄以首名準卦似矣然或以一首當一卦而或以二首焉如其有心於歷法也則自為之名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節文愚謂太玄以八十一首繫之於方州部家四畫之下於象與義初無所取特不過以四畫分之有八十一樣借以識八十一首之名又有七百二十九贊散之於八十一首之下每首九贊皆是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首首一樣更無分別而七百二十九贊亦與八十一首象與義皆無相關以八十一首名彊附於四畫之下以七百二十九贊又彊附於八十一首之下然以中之初一作冬至第一日積起至養之上九而一歲節氣三百六十四日半一周又加踦贏二贊以足日之餘分而起閏又自冬至一日係之以牽牛星之第一度日一日躔星一度至三百六十四日半而斗星二十五度半亦周又以踦贏二贊係斗星餘度而一歲周天之日與星湊合恰好太玄之要法全在於此而老泉又甚議其增二贊之非且曰始於中之一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爾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可以見矣又曰玄四日半以

為首而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數定去踦贏而
道勝吾與憶焉爾
太玄總叙 胡次和集注章詧云此經五十六字子雲作經之首時贊與測各
為之篇此訓本以冠經首范望散測之後以文置之上也馴乎玄渾行
無窮正象天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馴順也玄天也渾渾天之儀渾淪而行
也無窮謂晝夜不休無窮已也玄正取象於渾天故言正象天也 此玄
首都序也楊氏本連首辭自為一卷范望解贊時昇此序於經之首將首
辭散在八十一首方州部家注之下 胡次和集注釋文云渾戶昆切渾
淪天也鄭氏云胡衮切渾音訓有二訓濁音魂訓雜則音混淪盧昆切渾
淪者所以為渾也渾者所以為圓也溫公集注云宋曰馴順也陸曰渾然
象天周運光謂楊子嘆玄道之順渾淪而行終則復始如天之運動無窮
也陰陽𣅀參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參三也𣅀比也以陰陽相比次而三三
相乘轉為九矣 胡次和集注鄭氏云集韻𣅀𣅀至切配合也楼注云𣅀
比也說文有坒字亦音鼻𣅀相次比也意與注合溫公集注云宋𣅀曰𣅀二
也王曰𣅀配合也光謂一生二二生三配而三之以成萬象以一陽乘
一統萬物資形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資取也陰陽相參以為三方一陽一

方也一統天統也擧一方一統則二方二統可知也三統相承以主萬物
故萬物取形於是 胡次和集注溫公集注云一陽謂冬至也太初上元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
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
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為一元一統朔分
盡一元六甲盡方州部家三位踈成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踈大也陰陽乘
一統為方州部家之數則三統之位乃大成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踈與
疏同集韻衍或作踈疏溫公集注云范本疏作踈王小宋本作疏今從宋
陸本宋曰疏布也光謂楊子名首之四重以方州部家者取天下之象言
之故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玄者天子之象也方
者方伯之象也州者州牧之象也部者一國之象也家者一家之象也上
以統下寡以制衆而紀綱定矣三位一二三也以一二三錯部布於方州部
家而八十一首成矣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方一四
位乃運為八十一首陳列乎其中故曰九九以數生也 胡次和集注章
本作日陳其九九以數生溫公集注云陸曰玄數起於三為方州部家轉
而相乘以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數也章氏疏日者行而不息之